

孔子演義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虞陽丁寅生著

孔子演義

嚴獨鶴題



3 2173 2456 9

自序

粵夫倉聖造字。聿啟文明。周任直書。創成信史。道統傳自禹湯。周德衰從幽厲。九鼎遷而名器失尊。五霸出而干戈不息。興言及此。感慨系之。爾乃聖人出而黃河清。東周有可爲之望。孝經成而赤虹化。上天示厭亂之心。是以尼山講學。英才薈萃於一堂。闕里傳薪。弟子精通乎六藝。人望令蠻夷折服。師表與秦嶽並尊。克念作聖。非偶然也。博學多能。有以致之。萍實浮江。識爲無根之果。續羊在缶。辨明藏土之精。陳隼貫矢而傷。追述遠方遺貢。商羊獨足而舞。預知淫雨爲災。退藏則爲博物君子。用行則成治國良臣。記自始宰中都。路遠不遺。而民知恥。泊乎位居司寇。聽訟無私而民慎刑。攝相正夾谷之盟。汝陽歸地。戡亂定公山之叛。費邑墮城。陽虎敗亡。害馬除而羣黎安枕。少正伏誅。典型整而

奸宄寒心。雍雍乎魯國有盛治之期。戚戚焉齊侯使沮賢之計。女樂共文馬並
 呈。無非以聲色爲蠱。視朝與祭天俱怠。致慨夫大道難行。乘桴與浮海之嗟。非
 得已也。棄官作忠諫之計。豈徒然哉。僕僕風塵。周游東西南北。悠悠歲月。飽嘗
 雨雪風霜。既應名世以挺生。何故懷才而不遇。適衛見辱於南子。問陳而行。去
 宋被圍於匡人。彈琴解厄。羈旅又遭伐樹之險。館人忠而告密潛逃。阻途更切
 絕糧之憂。從者病而徵車忽至。令尹沮阻。書社莫封。衛君信讒。明危忘怨。雖然
 遇難無傷。終覺所如輒阻。徬徨若歧路之羊。阨隘如幕巢之燕。殆命厄之終窮。
 抑世衰之莫挽。於是再求攀返轍之轅。有子披著書之簡。息影家園。消閒泉石。
 贊周易而闡明卦義。俾作筮宗。刪葩經而剔除淫風。嘉惠後學。定禮樂而天地
 鬼神尊。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東山隱鳳。慨德衰焉已而興歌。西狩獲麟。傷道
 窮兮溘然長逝。一生事業。冠冕人倫。半世栖皇。針砭末俗。嗟乎。生前未展素王

之志。身後偏留青史之芳。哀榮膺至聖崇封。千秋享祀。記述援編年體例。一氣呵成。貫系統以立言。成章回之演義。付梓刊行。吮毫自序。

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季秋下浣

海虞丁寅生序於臨水小築之西窗下時年六十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孔子演義目次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世澤綿延追溯微子 | 黃河清澈誕生聖人 |
| 第二回 | 俎豆簠簋嬉戲習祭禮 | 晦明風雨勤讀得名師 |
| 第三回 | 早完花燭慰慈親 | 徵收田賦充委吏 |
| 第四回 | 滋蕃息充任司職吏 | 受欺朦去位讓賢能 |
| 第五回 | 赴周京師事老子 | 問武樂敬服襄弘 |
| 第六回 | 仁人贈言心長語重 | 季氏專政國亂君逃 |
| 第七回 | 高昭子誠意留大賢 | 齊景公遣使問怪鳥 |
| 第八回 | 商羊起舞預防水災 | 韶樂習聞不知肉味 |

孔子演義

1 (一)

- 第九回 奉命主祭子貢徒勞 越俎代謀冉求失禮
- 第十回 子貢辭行宰信陽 琴張請假弔宗魯
- 第十一回 見機卻祿出境代辭行 歸里主婚量才雙擇配
- 第十二回 百里負米服勞養親 五事贈言銘心作宰
- 第十三回 問冠禮仲尼引古證今 還贖金子貢壞法知過
- 第十四回 閒居講道暢論明王 昏夜閉門峻拒奔婦
- 第十五回 魯國有奇男可風末俗 孔門多賢士列表題名
- 第十六回 論前賢太息臧武仲談兵 證古事預知東野畢佚馬
- 第十七回 子奚請繁纓輕視名器 顏回尙氣節詳問立身
- 第十八回 曾參受杖非孝非慈 伯魚趨庭學詩學禮
- 第十九回 仲由治蒲邑簞食施民 孔子游農山瓦甌果腹

第二十回 子路言志不脫武夫氣 曾皙抒懷迎合聖人心

第二十一回 習鄉射威儀服衆 問刑罰議論超羣

第二十二回 鑄刑鼎晉君臣亂制 聽獄訟古聖王恕民

第二十三回 刪詩經剔除鄭衛淫風 論奇偶闡明人物生理

第二十四回 子貢傲岸輕視同學 不齊賢能玩弄小臣

第二十五回 阻民刈麥杜絕倖得心 獲魚棄河感戴至誠意

卷二

第二十六回 誠子蔑治本教民儉 訓無加改妝守姑喪

第二十七回 至誠化民兒童知孝義 副業生利役吏兼工商

第二十八回 牧民牧馬意義相同 行德行法治績美備

第二十九回 孝思迫闕損辭職養親 客游逢師襄學琴請益

- 第三十回 入境聞絃歌言偃改良風俗 讓火惜寶器子產獨矯衆論
- 第三十一回 觀治績入境讚仲由 慕賢名問政論宓子
- 第三十二回 聖母飾終哀榮盡禮 權臣將死逆料無差
- 第三十三回 饋豚肉謝禮遇陽虎 識犢羊博學服季斯
- 第三十四回 萍實甜如蜜浮生水面 骨殖大盈車久埋土中
- 第三十五回 原壤太放浪踣踞受杖 子張慕虛榮詢問入官
- 第三十六回 以鳥名官鄉君詳言祖制 獻玉失禮邾子不諳聘儀
- 第三十七回 朝廷作則敬禮高年 中都爲官採風紳士
- 第三十八回 力行節儉戒奢侈 路不拾遺無盜賊
- 第三十九回 陞司空季斯切隱憂 見相國孔子論內禍
- 第四十回 季斯優柔寡斷禍伏蕭牆 孔子持重多謀計衛相國

第四十一回 聞人少正卯挑撥謀亂

邑宰公斂陽編練防患

第四十二回 陽虎爭權深宵定計

林楚救主半路疾馳

第四十三回 家臣叛主中箭身死

賊首劫君奪路敗逃

第四十四回 仲由率兵駐費邑

陽虎行詐奪讎陽

第四十五回 子路奮勇追賊臣

陽虎放火劫關稅

第四十六回 齊君納忠言拘囚亂賊

匡人受苛政謀殺逃臣

第四十七回 別士性開關富源

陞司寇攝行相事

第四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相禮取威

責黎彌齊君歸田謝過

第四十九回 戢野心定議墮私城

聽峻使戕官奪邑宰

第五十回 討亂賊州仇敗北

乞援師侯犯降齊

卷二

第五十一回 駟赤巧計逐侯犯 仲尼服衆赦不狃

第五十二回 保城垣公斂陽信讒 請斧鉞少正卯伏誅

第五十三回 整飭吏治折服三家百僚 閒游觀宮闡明七情十義

第五十四回 孔子攝相推尊文王 黎彌沮賢進謁季氏

第五十五回 汪錡死社稷哀榮盡禮 孔子去鄉邦審慎擇棲

第五十六回 顏讎由下榻留聖人 衛文子當筵問賢士

第五十七回 私立廟文子詢廟制 好用兵靈公問兵戎

第五十八回 解匡圍蘧瑗邀孔丘 救魯難子貢說田常

第五十九回 吳使見齊君求婚勸和 聖人見南子出游陪乘

第六十回 姑布子卿攔路相仲尼 司馬桓魋在朝譖孔子

第六十一回 捨車易服避免桓魋害 飛隼貫矢知爲肅慎祭

第六十二回 館人喪脫駟贈賻 佛佉召駕車欲行

第六十三回 物傷其類臨河返轍 賓至如歸促膝談心

第六十四回 論諫君仲尼闡明五義 毀鄉校子產獨闢羣言

第六十五回 過蒲被阻公良孺拔劍陳辭 返衛戢兵端木賜驅車游說

第六十六回 爲士師掌刑持訓誠 逐嬖佞決意肅宮闈

第六十七回 減刑懷德踰危藏賢 被困絕糧子路問難

第六十八回 顏子淵炊飯食棄粒 楚昭王派兵迎大賢

第六十九回 配五行詮釋五帝德 覽楚史評論楚王奢

第七十回 楚令尹嫉賢沮封田 阿谷女知禮拒求飲

第七十一回 楚狂接輿高歌諷孔子 長沮桀溺冷語嘲仲由

第七十二回 子貢切問勾踐仇吳 葉公評論伯嚭悞國

第七十三回 仲由借宿遇高士

丈人避面拒來賓

第七十四回 子產朝晉遭責問

孔丘赴吳受歡迎

第七十五回 孔子見符述來歷

西施裝病撒嬌癡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館舍屯兵仲尼知機遠引

祖餞設席子胥慨嘆將來

第七十七回 痾瘻人捕蝮覓利

意怠鳥藏拙保身

第七十八回 世子出亡太孫嗣位

黑牛應瑞白犢連生

第七十九回 衛孔悝倚子路作干城

儀封人稱仲尼爲木鐸

第八十回 公明賈飾辭探孔意

冉子有禦敵逐齊軍

第八十一回 劫甥要盟削贖復國

救主被醢仲由喪身

第八十二回 蘭生隱谷寄慨操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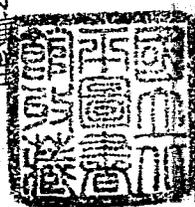
湍激呂梁驚看蹈水

- | | | |
|-------|-----------|-----------|
| 第八十三回 | 仲尼歸國息影優游 | 陳恆弑君請兵聲討 |
| 第八十四回 | 顏回歿世贈賻舉喪 | 子華成名任俠好客 |
| 第八十五回 | 宰我再三問古帝 | 再求報告伐顛臾 |
| 第八十六回 | 柳下季知危沮行 | 孔仲尼冒險游說 |
| 第八十七回 | 捋虎鬚僥倖脫虎口 | 召賢臣諮詢選賢人 |
| 第八十八回 | 謀聚斂季氏加田賦 | 恨權奸吳商傳死謠 |
| 第八十九回 | 王慶功子胥忠諫喪身 | 君賜食仲尼賤桃貴黍 |
| 第九十回 | 召會盟夫差謀霸 | 守館舍子貢解圍 |
| 第九十一回 | 越王見怒盡致敬意 |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 |
| 第九十二回 | 哀公問吳越興替事 | 孔子因不夢感衰頹 |
| 第九十三回 | 會舒州越國要盟 | 遊原野慈烏傷類 |

- | | | |
|-------|----------|----------|
| 第九十四回 | 冉伯牛惡疾纏身 | 端木賜片言歸地 |
| 第九十五回 | 賀收地魯君問命 | 論損益曾子知機 |
| 第九十六回 | 藜蒸不熟曾子出妻 | 失雞不歸商瞿善卜 |
| 第九十七回 | 決疑團叔魚憂子 | 設奇問徙宅忘妻 |
| 第九十八回 | 讀詩經惕然如懼 | 對君問暢論不祥 |
| 第九十九回 | 狩西郊君臣盡樂 | 見死麟聖賢道窮 |
| 第一百回 | 子貢聞歌喆人其萎 | 聖人辭世說部終篇 |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孔子演義卷一

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



第一回 世澤綿延追溯微子 黃河清澈誕生聖人

孔子演義

1 (一卷)

話說周朝的孔子，是個萬流景仰的聖人，百代儒宗的先師，祇爲他生在特強爭霸，政出權門的春秋時代，和他所抱的王道主意，有些扞格不通，以致栖栖皇皇了一世，終究道大莫容，不能爲當世所用！更不幸生前的著述，經過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浩劫，被李斯一把火，不知燒掉了多少。那時候幸有個孔氏後裔，叫做孔子襄的，把名貴的祕本，藏在曲阜孔宅的牆壁中，直到漢朝魯恭王毀壞孔子故宅，壁中的藏書，盡歸了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原本盡

是科斗文，由安國譯爲今文，最有價值的，祇有孔子家語一書，乃是孔門弟子及當時公卿大夫與孔子問答的言語；還有論語一書，是弟子有若從家語中摘錄出來的正實切事的言論，流傳後世，儒家奉爲必讀之書。孔子的言行，除家語論語以外，諸子百家中也有記載着，雖都是一鱗半爪，那孔子的教化，卻能够流傳萬世，與日月爭光！不過他生前周游列國，到處有崇正闢邪，匡君澤民的言論和事業，若無有系統的記載，後人憑甚麼來作楷模呢？是搜羅羣書，旁徵曲引著作是書，以供尊孔者的矜式，楔子說明，書歸正傳。

且說孔子本是成湯的後裔，何以姓了孔呢？這個譜系的來歷，很爲複雜而久遠，祇就周朝開國時候說起，周武王既滅殷紂，得了商朝的天下，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朝歌，等到成王繼位，武庚作亂，周公東征討平以後，改封殷紂的兄長微子啓爲成湯後裔，國號稱宋；八傳至孔父嘉，公族多得不可勝數，於

是援用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的慣例；凡孔父嘉的子孫以孔爲姓，這是東周時代的慣例，猶如魯國的公族，別爲孟孫、叔孫、季孫、三氏，一個樣子的。孔父嘉爲孔子的六世祖，嘉生木金父，父生，夷，夷生防叔，因避華氏的禍亂，始從宋國逃到魯國，就此世居曲阜，防叔便是孔子的始遷祖，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便是孔子的父親，壯年從軍，隨主將孟孫蔑攻打偃陽，全軍中計，沖入城中，驀地城上放下千斤闌板，正遇叔梁紇經過，亟伸雙手托住，高呼城中有埋伏，速退。魯兵將方得全部生還，叔梁紇就此名聞當世，都曉得他是個勇冠三軍的虎將。後來委任爲陬邑大夫，叔梁紇初娶施氏，多年不能生子，納一小家女爲側室，生一子名孟皮，字伯尼，生性愚魯，且有足疾，乃父因他體貌不全，不能夠繼承父業，希望生一個跨灶子，隔了多年，妻妾兩人，都未能生育，不得已援七出之條，與施氏離婚，另選名門淑女爲繼室。聞得曲阜顏氏有三女，才德俱備，都

沒有出嫁，遂托媒人登門求婚。顏女的父親顏襄素知叔梁紇的家世，祇爲他年紀比諸女大出一倍有奇，未便作主，特地走入內室，向女兒們說道：「今有陬 邑大夫 叔梁紇 央媒來求婚，他是聖王成湯的後裔，名聞當世的英雄，可稱得門當戶對，不過他的年紀卻比你們大出一倍多了！不知你們那個願意嫁他爲妻？這是你們的終身大事，願不願應該要回答我的。長次二女低着頭，不作一聲，第三女閨名 徵 在，年紀最輕，才德推他爲最，這時立在二姊背後，緩緩說道：「女子在家從父，那是古禮，女孩兒家許字，當憑父親作主，何必問我們呢。」顏襄聞言，卽轉身向外，卽將徵 在許婚，叔梁紇擇吉日，迎娶成婚，同居多年，也不見生育，徵 在頗覺憂悶，便向叔梁紇說道：「我的年紀雖輕，你的年紀將近半百了，恐怕挨延歲月，難望生男，吾聞尼山神，頗著靈異，誠心往求，都能應驗，我們何不同往求子？」叔梁紇欣然答應，來朝夫婦同車至尼山前下車，步行登山，至

山神廟拈香禱告，早生貴子。祈禱畢，由原路下山，徵在望見道旁的草木，上山時葉葉上仰，這時下山，卻葉葉下垂了，頗覺奇異，便指着草木，告知叔梁紇。叔梁紇說道：在我看來，並不奇異，當我們上山時，朝露未乾，草木帶着朝氣力勁，所以葉葉向上翹起；這時候草木被太陽光曬得力弱了，所以葉葉皆下垂。他倆且談且走，直到山下登車，逕回家中。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當夜徵在睡到三更時候，忽得一夢，夢見一垂髻仙女，口稱奉北方黑帝命來召，說着引導到宮殿上，祇見南向坐着一個身穿錦帔羅裙的黑帝，降諭道：你不久將生聖子，當擇空桑爲產地，說罷，頒賜玉尺一柄，徵在伸手接來把玩，見上面鐫有「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十個蠅頭小字，正在細看玉色，忽然失手落地，遂從夢中驚醒，自以爲日思夜夢，不足爲奇，未曾告知他人，隔不多時，果然懷孕，腹部日漸膨脝，挨延到十月滿足，又得一夢，夢見垂髻仙女手牽一頭狀似

小牛，滿身龍鱗的獨角獸，背上坐着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孩，仙女口稱：此獸名叫麒麟，專爲送子而來。徵在就解腰間綉紵，向麒麟角上縛住，麒麟霍地張口狂鳴，嚇得徵在從夢中驚醒，夢境如在目前，連想到得胎時的夢境，更覺奇異，來朝就將前後兩夢詳告叔梁紇，并問：近處有無名空桑的地方？叔梁紇答道：相傳文王生時，他的親母也夢麒麟送子，諒來是吉兆，徵在催促道：得此夢兆，快要生產了，你速去找尋空桑地方吧。叔梁紇就帶着家人，到城內外尋訪，經人指點南山有一石竇，俗稱空桑，亟往觀看，卻是個小石洞，終年無日光照入，陰森潮濕，並且風吹雨打，怎能等在裏邊生產！家人也說：這個石洞，即使窮到無屋居住，也不敢等在這裏生產，只好另尋地方，假稱空桑，方爲妥當。叔梁紇依言，在陶邑城外昌平鄉賃定空屋一所，回家向徵在說：空桑地方已找到，房屋也賃定了。徵在快活非常，當日就搬往昌平鄉居住，次日，孔子從聖母懷中

呱呱墮地，時在周靈王二十一年，歲次庚戌，冬十月庚子日。這位萬世師表的孔子，誕生在魯國曲阜，正是魯襄公時代，那時混濁的黃河，忽然清澈見底，這就是聖人出而黃河清的出典。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寫。

□ 夕陽紅淚錄

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本書用劄記體裁。描寫明末時之朝野軼聞。道人所未道。筆墨簡潔明淨。實足以補正史之不及。

▲訂一厚冊 廉價洋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半

第二回 俎豆簠簋嬉戲習祭禮 晦明風雨勤讀得名師

且說叔梁紇得此佳兒，正是喜出望外，等到滿月，盛設筵席，款待親友，並爲孔子題名，因他是秉承尼山靈氣所生，取名叫丘，號稱仲尼，從小生得活潑可愛，啼聲宏亮，父母愛逾拱璧，光陰迅速，孔子長成到三歲，呀呀學語，父母教以稱呼說話，一遍卽會，永久不忘，這是天賦聰明，不是常人所能冀及的。徵在因見愛子生着異相，特地邀相士到家，替孔子看相，相士端相了一回，說道：年紀太小，面上部位尙未生長完全，難以相定終身，祇就三停平等，眉宇開豁而論，將來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不過右目稍高於左目，只恐早年剋父。徵在以為江湖亂道，並不深信，那知隔不多時，叔梁紇忽然得病，初時只道偶感風寒，練過武功的人，打幾路拳腳，出一身暢汗，毛病就會好的，用不着請醫處方。

吃苦水的。不料他已往偶爾生病，只要打拳出汗即愈，這次並不是感冒，那是虛症，出足了汗，反爾昏暈，病勢一日加重一日，徵在焦急異常，請醫生診脈處方，親手煎藥，日夜衣不解帶的侍奉，那知病入膏肓，百藥無效，就此與世長辭的死了！千斤重擔都卸在徵在身上，忙着報喪成服，直到安葬，方得告一段落。這時孔子祇有三歲，飢飽寒暖，色色要母親留心，那伯尼已是九歲了，早已入近處塾中讀書，不料同學頑童，見他撐着拐杖，縱跳入塾，個個拍手大笑，伯尼窘得無地可容，一日，被一頑童把他的拐杖帶走了，弄得伯尼不能回去，等到傍晚，他的生母差人來接回家中，就此伯尼發誓不肯到塾中讀書，只願受嬸母徵在的教訓。論徵在的學問的確比塾師高得多，並且大賢大德，可憐見伯尼少年失父，又是跛足，只好忙裏偷閒，教以詩書，循循善誘，伯尼獲益頗多，因此孝順過於生母，和孔子友愛非常。他家於孔父死後，即由陬邑搬回曲阜故

里居住，曲阜是魯國的都城，宗廟和孔宅相離不遠，遇到禘祭的時候，伯尼奉徵在命，挈弟同往觀祭，逢祭必到，所以孔子在五六歲時候，祭禮看得爛熟，便到玩具攤上，買着許多雛型俎豆簠簋，拿回來，逼着伯尼同他戲演禘祭，神氣實足，也有主祭，也要上香，獻爵，奠酒，行禮，讀祝，燔柴。伯尼一則年紀大六歲，二則行步艱難，常常躲在徵在房中讀書，孔子雖則穉氣未除，卻也曉得不能夠荒廢哥哥的功課，只好做獨腳戲，一個兒把各色木質小祭器，排列在桌上，按着禘祭的次序，逐節戲演，精神充足，始終不倦，而且天天做這齣老戲，不覺厭倦，看得徵在麻煩極了，便向他含笑問道：你天天戲弄俎豆，難道想學會了禮制，要去做管宗廟的禮官不成？孔子答道：母親你只肯教哥哥讀書，不肯教我，那末我終日沒什麼玩耍，只好拿俎豆來消遣，徵在說道：你既然肯讀書，明天起和伯尼同讀，不過上學以後，你便是學生，不能夠再貪玩的了。孔子笑逐顏

開的唯唯答應，徵在恐怕他未會上學時希望讀書，等到上學以後，卻厭惡讀書而逃學，這是孩子們的通病，所以預備了三百個科斗字，備作他一月的功課，不料來朝上學，徵在教授他認字，一遍卽熟，片刻功夫，三百字個個讀熟，徵在見他如此聰明，格外愛護，恐怕他多讀生厭，對他說：「明天讀罷。」孔子說道：「媽，你整日價教授哥哥，教我只有片刻功夫，這不是厚待哥哥薄待我麼？不可以的。」徵在只好再備方字再教，這一天整整的讀熟了一千個，忙得徵在幾乎飯都沒功夫吃，次日，改授書本，那孔子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徵在很辛苦的註明了句讀，教授了十行，孔子一讀卽熟，逼着母親再教，一天讀熟了一百行，孔子還嫌太少；可是徵在被他累得家事一概不能過問，便把他們送到有規則的塾中去讀書，伯尼有兄弟在旁，同學也不敢戲弄他；孔子有兄長同學，也不覺寂寞，兄弟倆同學了三年，孔子要換學堂了，對他母親說道：「先生懶，每天只肯

教授我一次生書，我讀熟了，再要他教授生書，他說：學生多，個個要一日教授兩次，我一個人沒有這許多功夫和精神！因此我要換一個勤懇教師。徵在說道：送你到外祖父跟前去讀吧，我的學問，就是他傳給我的，他是個博學老師，近來因為年紀老了，怕麻煩，不再收徒講學，但是你聰明絕頂，容易教授，並且他素來鍾愛你的，送你去受教，諒來不會推卻的，不知你願意去麼？孔子答應了願去，次日，徵在挈子歸寧，向老父說明來意，顏襄生平最愛這個女兒與外甥，欣然答應道：我自問禮樂書數四科，足當外孫的師表，至於射御兩科，我不過略知一二罷了。徵在答道：我僅生這一個孤子，決不放他去從軍，射御兩科，不要教他。當下母子倆留住了幾天，徵在告歸。孔子常在外祖家受教用功，寒暑不歇，數年不倦，顏襄把胸中的學問，逐步傳給他，隔了幾年，變成了一個博古通今的儒者，生着特別強固的記憶力，別個讀書人，必須熟讀數十遍，方能

強記，隔得久遠了還要忘記，他卻儘你卷帙衆多的書本，祇須隨手翻閱，默讀一過，就能够永遠不忘，顏襄見他這樣的天資聰明，好學不倦，還兼生得牛唇獅鼻，海口輔喉，虎掌龜脊，身高九尺六寸，堪稱天生異相，必非凡品，我當導之以正，使他將來能够承傳禹湯文武的道統。由是時常拿三皇五帝的大道，講給他聽，并勗勉他要作君子。孔子問道：怎樣叫做君子？顏襄答道：君子有三思，一是年少不勤學，年長了一無所能；二是年老不講學，死後無人紀念；三是有財不佈施，窮了無人救助。孔子答道：丘當謹記不忘，顏襄又道：君子還有四恕呢，有君不能事，出仕求差使，便不是恕；有親不能孝，有子望他報，也不是恕；有兄不能敬，有弟要他順，也不是恕；有友不先施，有施望厚報，也不是恕。恕就是拿自己想到他人的解釋。孔子答道：這四恕，丘都不能！有君不用我，有父已作古，有兄不能敬，有朋友不能先施，因此心中常覺戚戚！顏襄微笑道：你年紀尙

輕，還在求學時代當然談不到這個恕字，將來你若然出仕，能够居高位，掌國政，應當遠宗堯舜的道理，近守文武的法則，順着天時，察看地理，小則可以教民安樂，大則可以平治天下，謹記吾言，將來能够擔任周公傳遺下來的道統，這纔算是頂天立地的大聖人，惜乎我已老了！看不見你成名的了。孔子唯唯受教，不料那年九月裏，顏襄就壽終正寢，孔子伴母守孝百日，送過出殯，隨母還家，是年孔子十九歲，發育完全，身體強健，徵在便欲替他訂婚，要知孔子和誰氏訂婚，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早完花燭慰慈親 徵收田賦充委吏

且說徵在希望早得孫兒，急欲替孔子成婚，便向孔子說明，孔子直言拒絕道：男婚女嫁，本當憑父母作主，依禮是不可以不遵母命的！我祇爲學問毫無，趁此少年，將往列國游歷，訪求名師，學成濟世之才，將來方爲世用，至於成婚，當遵古禮，男子三十而娶，母親你也曉得的，這是周公訂定的婚制呀！何必急於要替我娶妻呢？徵在徵嘆道：你的先父因爲娶我的時候，已經四十有一歲了，以致現在累我中年守節，累你少年無父，女掌男權的痛苦，我已嘗過了！前事不忘，便是後事之師，因此主張早婚，早已替你察訪佳婦，現在確實訪得宋國上官氏有才女，四德兼備，和你同年，堪稱一對佳兒佳婦，雙方媒妁已經說妥，願你不要違拗母命；至於出門求師，這也是你分內事，成婚以後，你儘可

出外去遍訪名師，勤求學問，我有媳婦在旁侍奉，你可不用內顧了，況且古禮雖說男子三十而娶，這是最晚的自婚。要知男子二十歲爲成人，發育完全，儘可成婚，你今十九歲，成年尙少一歲，幸你發育健全，身體雄偉，成婚決無妨礙，你當諒我抱孫心切，遂我的命便是孝順！孔子奉母，素來很孝，當下聽了慈母一席話，說道：當憑母親作主便了。徵在取得愛子同意，次日就央媒與上官氏行文定禮，然後擇吉日迎娶成婚。孔子自結婚以後，常與魯國賢士大夫游，和南宮敬叔更爲知己，敬叔是魯公族孟懿子的兄長，因他賜居南宮，遂以爲氏，名叫适，又號子容，因見孔子好學多才，敬以師禮，孔子自以爲學問缺乏，忝爲人師，常和敬叔結伴出游，訪求名師，一日，他倆同游泰山，行抵郊野，瞥見一老人，鬚髮皆白，身披鹿裘，頸挂絲索，懸着一張五絃琴於胸前，且行且彈，引吭作歌，滿面笑容可掬。孔子便向敬叔問道：老人是誰？敬叔答道：他便是世人稱道

的樂道宿儒榮聲期。孔子說道：看他鬚髮蒼蒼，依舊未曾得志，只怕外有虛名，內無實學，倒要去請教請教他樂些什麼？說罷，急行上前，向榮聲期拱手問道：久慕先生爲樂道宿儒，但不知先生所以爲樂的是些什麼？榮聲期仰天打個哈哈答道：吾爲樂的道理很多，最緊要的祇有三件，第一件，天生萬物，唯人爲最靈最貴，吾既得爲人，便是一樂；第二件，生人分別男女，男的尊女的卑，吾既托生爲男，便是二樂。第三件，人壽長短無定，有稚年而死的，有中年而死的，吾行年已有九十五歲，便是三樂。貧窮，本屬士人的常態，死亡，本屬生人的終局，一個人能夠處常得終，有什麼不樂呢！孔子答道：謹聞高論，先生是個能自寬慰的達人。說罷，作揖而退，以告敬叔道：原來是個樂天知命的迂儒，不足爲我們師表的。敬叔說道：老朽無能，徒負虛名！孔子說道：吾聽人傳說，荆公子行年祇有十五歲，能够攝行相事，并且治理得朝政井井有條。吾卻有些信不過！敬

叔答道：我有事遠行，荆爲必由之路，倒要去看看他的政績哩！當日游玩到興盡，分道各歸，挨過了十幾天，敬叔登門造訪，孔子見面就問：可是遠行歸來？荆公子的政績怎麼樣？敬叔答道：參觀他朝上，清淨猶如佛殿，參觀他的相府，堂上坐着五位老人，廊下坐着二十名壯士，荆公子遇到文的政事，諮詢五老；遇到武事，商諸二十壯士而行，所以政績很好。孔子說道：合二十五人的智能，可以治天下，何況一個小國呢！敬叔說道：從政當由小地方做起，練習純熟，然後當大任，不致悞事了！孔子說道：這個叫做小試，本來一個人有了才學，藏在身腔子裏，他人不得而知，當了公家的職司，就可以顯出才幹來，自然會得名聞當世，列國諸侯爭先恐後的來徵聘了。敬叔說道：這個就叫做實至名歸，你若願意去小試，倒有個現成地方，是成邑專管田賦的委吏，職分是小極的，不知道你願不願大材小用呢？孔子答道：承情汲引，怎敢不惟命是聽。敬叔作別歸。

去，在他兄弟孟懿子面前，力荐孔子爲委吏，懿子名何忌，氏仲孫，是魯國的賢大夫，素知敬叔是個正眞君子，所交往的朋友盡是才人賢士，所以絕不遲疑的卽委孔子爲成邑委吏，成爲孟孫氏賜邑，歷任委吏，和家臣農佃上下通同作弊，田賦大半飽入私囊，此番撤換新委吏，專爲整頓賦稅起見，孔子到差，論他的才幹學識，做此卑官末秩，足夠有餘，不過他還是初入仕途，遇到這個積弊重重的優缺，個中利弊，茫然不知，初到差的時候，惟有依着前任的辦法進行，前任移交下來的用人，一概留用，以資熟手，那知這班舊屬，以爲新官年少可欺，竟敢和一班種田納稅的人通同作弊，藉辭災荒，不肯完賦，孔子差役催徵，非但一點也催不到，反爾合辭朦朧，請求向上峯乞準免賦，孔子早已調查清楚，本年收成頗好，怎能向上峯去請求免賦，當時忍耐着，不曾說破，祇管親自密察，才知手下有兩個差頭，勢力最大，本來農人願意完賦，祇爲斗斛特別

加大，要求改換準斗斛，因以觀望不前，兩個差頭趁此機會，就和農人通同作弊，捏荒抗稅，孔子向幾個忠厚農人查問確實，於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兩個差頭送交上峯法辦，一面改換通用斗斛，革除移交下來的舊屬，另用公正農民，兼充催徵，並設立限期，限前清完的，祇須納九成，限內清完的，納九成五，限外清完的，加一成，抗不納稅的，另召他人耕種，須將欠賦完清，方許取回耕種，賞罰嚴明，農人個個爭先恐後的來完納，限期未滿，早已如額收足，開從來未有的記錄，孔子解繳何忌，聲明勒限催徵，比定額短少一成，何忌查對歷年繳數，非但不短，反爾多出二成上下，原來歷任委吏和差役，都要侵吞，現在卻是實徵實解，分文沒有中飽，何忌面加獎勵道：足見你的實心任事，忠於職務，初入仕途，不爲刁猾差役所朦蔽，這卻難得的！大小官吏個個能够這樣奉公守法，何愁邦家不會富強呢！孔子辭回成邑，等到第二屆徵收賦稅，以爲

駕輕就熟，決不會有困難發生，仍照前例，規定限期，用公正農民，傳知納賦人，趕早完納，那知只有一班零星小戶，於限內完納，賦額較多的大戶，概不完納。孔子料必有人在暗中弄蹊蹊，密令公正農民細心探訪，不料欠賦人守口如瓶，探訪不出原因，催他們完賦，只是口頭答應，依舊觀望不完。個中卻有很複雜的緣故；本來委吏爲成邑宰的附屬，要聽他的指揮，收到田賦，由他轉繳地主，孔子因爲由敬叔直接荐給地主委任，預先叮囑孔子，有事與地主直接，所以上屆收繳的田賦，不會經由邑宰，邑宰公克既恨孔子越權，又恨撈不到中飽，所以在這次徵賦期前，用足全力阻撓，對上和地主的信用家臣聯絡，對下收用孔子開除的兩差頭，私下差他們密囑納稅大戶，不要向委吏納稅，等待成邑宰來時繳納，不論遲早，概納九成，若然繳給了委吏，邑宰非但不承認，並且要重繳十足賦稅！鄉農無知，以爲宰官大於委吏，當然服從宰官的命令，因

此不敢吐露口風，只是藉辭推托，屢催不繳，光陰像箭一般的過去，眨眼間限期已滿，只收到了實徵定額的十分之三，孔子心想初來時倒覺容易催徵足額，有了一年經驗，反弄到催徵無力，殊非我始料所及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武當弟子
金劍虹著

武當奇俠傳

五大册廉價大洋八角

武當派武術之起源。武當派武術之沿革。武當派武術之差別。本書由武當嫡派金劍虹先生精心結構。廣博搜羅。考證古籍。費十年心血而著成。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人非確實。完全以古代武術之真情實事。用小說體演為長篇。源源本本。絕非空中樓閣可比。可作中國武術史觀。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注意) 劣商冒售。書名類似者頗多。讀者請認明中西書局發行牌號。庶不受欺。

第四回 滋蕃息充任司職吏 受欺朦去位讓賢能

且說成邑宰公克暗中阻撓孔子徵收田賦，等到挨過定期，沒有賦稅繳給地主，例必着我查催，我可把孔丘發作，以洩我的夙恨，田賦的中飽依舊會得到我腰包裏，地主政事忙碌，決不會親去查擠，若然差家臣去調查，是和我一鼻孔出氣的，要把孔丘作弄到知難而退才罷休！他的刁計卻是使得十分厲害，而且和對弈似的，有要着預先點眼，他以為跳不出自己擺佈的。殊不知地主是個賢大夫，早知成邑本屆田賦收不到，必然是公克在暗中作梗爭權，便令他的庶兄敬叔密往調查，孔子正在設法催徵，忽見敬叔來訪，分賓主坐定，孔子就將催徵無效的經過，略說一遍，敬叔答道：我正爲此事來調查，舍弟已料必是公克在暗中作梗，因向例若委吏催徵不力，是要歸宰邑去催的，此

番却委我來查催，是出他意外的！孔子聞言，恍然大悟，即向敬叔道：借重足下，只消如是這般辦理，你以為如何？敬叔答道：計出萬全，請速照辦，一則可免我奔走查訪；二則可免我與他人結怨，真妙極了！於是敬叔就留住在這裏。隔了一日，納稅人陸續而來，孔子會同敬叔照額收納，一週間已經足額，究竟孔子用的是什麼萬全方法，能使納稅人一律肯來完納呢？卻是借重敬叔，差公正農民，傳諭各納稅人，說明現在地主派委兄長來督徵田賦，為防邑宰作弊中飽，以後田賦，邑宰永遠不得過問，由地主直接派委吏專司徵收的了！一勞永逸，下屆邑宰再想阻撓，納稅人一概置之不理，敬叔帶着足額的賦稅，回轉復命，何忌問道：你用什麼方法？能於一週間催繳足額呢？敬叔答道：不是我的能力，那是孔子用的一勞永逸之計，以後不怕再有人暗中作梗哩！接着把催繳事實，略說一遍，何忌說道：孔子的才具在我之上，可勝大任。敬叔說道：何不荐

賢於朝？何忌說道：現在公室日漸衰微，三家各自培植勢力，我家賜邑雖和兩家相等，但是財用不充，戶口不多，有此賢才，暫且留作自用，將來荐諸公家，不爲晚哩！並不是我有私無公，時勢是這樣的。敬叔說道：田賦已經孔丘兩屆整頓，財用可望日漸增多，可調孔丘爲司職吏吧。何忌說道：我正有此意，說罷，卽改委孔子爲司職吏，孔子接到委令，辦過移交，然後赴新任。按司職吏，是專管戶口的，東周是封建制度，最小的諸侯只有一百里地方，魯爲周公之後，是第一等最大的諸侯，約莫有現在山東半省的地方，在這春秋時候，各以百姓衆多爲強，所以特設司職吏，專司調查戶口，至於受委於公室私家，作一例看的，非比家臣，專替私家辦事的。孔子到差以後，專誠到何忌跟前謝委，何忌待以客禮，設席款待，敬叔列席相陪，何忌在席上向孔子問道：在這稱雄爭霸的時代，國內百姓越多越好，何以魯國的戶口，生聚多年，不見增多？莫不是歷任司

職吏，辦事不力，未曾認真調查確實麼？孔子答道：調查失實，容或有的，不過要望戶口增多，單獨責任司職吏從實調查，也不是於民蕃息的道理！何忌道：那麼怎樣才能夠使戶口增多呢？孔子道：欲求戶口增多，其道有五：即薄賦稅，輕徭役，慎刑戮，定婚嫁，行節儉。若能力行這五件，隣國的百姓聞風皆來，戶口自然一年多一年了！因為賦稅苛重了，人民不堪其苦則他去，所以要薄賦稅；抽取壯丁當兵役，人民恐懼臨陣身死則逃亡，所以要輕徭役；濫用死刑，人民畏懼則搬遷，所以要慎刑戮；男婚女嫁無定期，生育男女必不多，所以要定婚嫁；用度不知節省，容易窮困則難生活，所以要行節儉。何忌說道：我當請魯君力行此五事，你當盡力輔助，那婚嫁是增多戶口的根本，應該如何規定呢？孔子答道：早婚，夫婦發育未足，產生不健全的弱種，遺害很大；晚婚，虛度青春，過期結合，生育必少，都不合理的，男子應當以二十二歲為制定婚期，女子以十八

歲爲制定嫁期，如男女到此期限，除有特別原因的，例如殘廢、惡疾等，須預先報明司職吏，方許除外。以外到期不婚嫁，概須處罰家長。現在民間婚嫁，耗費太巨，往往因缺少六禮，不能舉行婚禮，所以要力行節儉，規定簡單婚禮，就容易及時舉行了。賓主談論多時，盡歡而散。孔子充任司職吏，比較委吏閒散，而且無人阻撓，可以盡力做去，一年以後，戶口大增，大都是別地方搬來的，孔子當了這個閒散差使，儘有功夫研究政治，并有學問的賢士交游，自以爲不理事，不收田賦，決不會發生弊端，殊不知清官難逃猾役，手下有個專司登記調查的吏役，名叫景和，刁猾成性，竟敢得賄作弊，那時候是正在實施三丁抽一的徵兵制，憑司職吏的調查簿冊子爲標準，有名左伯、左仲兄弟兩人，應當左伯服兵役，左仲尙未成年，例無當兵之理，祇爲左伯早已聘定秦氏女，花容爲室，尙未成婚，花容嫌左伯家貧，暗中和名商高的私通，誓願結爲夫婦，

欲與左伯離婚，無如提不出理由，於是商高用重賂囑托景和設法，景和想就狡計，去對左伯說：魯國將要出兵伐齊了，你要服兵役是死多活少的！左伯哀求設法相救。景和說：祇有替你登記身有惡疾，不能當兵，你的性命就可以保存了！左伯誠懇道謝。景和回報商高道：左伯已經登記身有惡疾，照例不能娶妻。商高遂向花容父求婚，說明一切。秦父一面許婚，一面與左氏離婚，左伯見魯國並未出兵，聘妻將嫁他人，方知上當，苦無挽回能力，只好到司職吏衙門前痛哭，正遇孔子自內走出，向他盤問明白，即傳景和與他面質，方得水落石出，景和開革，左伯仍與花容爲夫婦。敬叔聞悉此事，往訪孔子，孔子說道：正人易欺，我不願爲官了！聞得老聘博古通今，貫通禮樂的奧旨，精明道德的深義，足當師表，我想到周京去尋訪他，不知你願不願與吾同去麼？敬叔欣然答道：極願奉陪，你祇管辭職，等吾請命魯君，賜車馬以壯行色。說罷，刻不待緩似的。

作別而去，逕入宮向魯昭公說道：「臣先父曾經說過，孔子是聖王成湯的後裔，先世棄宋奔魯，有名正考父的，輔佐武公宣公有功，特製鼎銘，有云：『饁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等語，這是孔子先世的恭儉。臧武仲也時對臣說：「聖人之後，必有明德達才的人傑，所以天生孔子，精通六藝，囑臣當從孔子爲師。現在孔子不願充司職吏，將往周京參觀先王的遺制，考察禮樂的源流，這是絕大的事業，請主公賜以車馬，臣願和他同往。」昭公早已聽人說過孔子多才好學，並且素知敬叔是個賢臣，所以立刻頒賜孔子車一乘，馬兩匹，并準敬叔同行。孔子接到君賜，再拜收受，即同敬叔入朝謝恩，并到何忌跟前說道：「丘缺少從政經驗，易受人欺朦，不敢竊位，將同敬叔往周京觀禮了。」說罷退出，即同敬叔駕車登程，向周京取道前進。按當周武王開國時候，以陝西長安爲京城，自周平王避犬戎之亂，遷都河南洛陽，就是孔子乘車前往的周京，從魯境曲阜至

洛陽路程很遠，在路非僅一日。虧得有敬叔同車，曉行夜宿並不覺得寂寞一日。從一處山下經過，正遇山上有人張網捕雀，孔子憑軾觀看，命御者暫停前進。看了一回，祇見捕得的都是小黃雀，孔子便向捕雀的問道：爲什麼捕不到大黃雀呢？要知捕雀的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民族英雄·清代奇書
歷史長篇·寫實小說

林公案

即〔林則徐全傳〕

林則徐爲禁煙之先覺。豐功偉績。稱於衆口。本書自其出仕敘起。至沒世而止。極爲詳盡。尤注重於禁煙、治河之政績。洋洋五十萬言。文情並茂。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廉售四角八分

寄費一角三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五回 赴周京師事老子 問武樂敬服襄弘

捕雀者向孔子答道：大雀機驚，見網遠避，小雀貪食，自投羅網，小雀若隨大雀同飛，都不容易捕得了。孔子顧語敬叔道：機警則遠禍，貪食則忘身，小鳥苟能慎擇所從，尙能免禍，所以君子擇交而從，以不貪爲寶，小雀雖也懂得這個道理，惜乎貪念未除，難免不自投羅網。說着，命御者前進，路上並無耽擱，直到周京，先到館舍中安頓車馬，休息一宵，預先差御者去探明了老聃的住址，來朝便和敬叔同到老聃家，投名刺請見，老聃接入客室，分賓主坐定，略敘寒暄，孔子就將來意申說道：久慕先生博通今古，精明禮樂和道德，專誠和敬，叔前來求教，還望莫把孔丘當做鄙野的俗客，不屑教誨。老聃答道：二位既然誤信了我的虛名，路遠迢迢的趕來，當然表示歡迎，不過我自覺慚愧，學問不及

二位淵博，安敢自信爲先知先覺，只好把我的「一知半解」，儘量貢獻給二位，聊以酬答遠道來訪的隆情。吾自問對於禮和道德，尙能略知一二，講到樂。自從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到現在，古樂今樂，不知道有多少，吾非樂官，未曾專心研究，而且樂是宴饗要用的東西，關係頗重要，不曾實習，不敢亂道；二位既奉魯君命到此，必然要切問周樂，我自愧不能稱職，只好荐賢自代，吾友萇弘，現任王朝樂官長，乃祖乃父，也任樂官，經驗豐富，倘有所問，必能詳對，吾當爲兩位預先介紹，緩日去訪問便了。孔子拱手謝道：承情介紹，敢問今禮因何不及古禮？老聃微嘆道：這都是周室衰微，諸侯爭霸，各自僭禮稱雄，今禮簡直不可聞問的了！講到古禮，那是周公旦輔佐武王成王時所制定，在西周隆盛時，各種禮制全備，上下遵守，莫敢僭用；自東周以來，王道日漸衰微，古禮也漸泯沒了！二位要知古禮，耳聽不如目睹，請隨我往觀郊社、明堂、宗廟等處，便可一目了然。

然，二位都是博學家，一見便知，也用不着我講的了。說罷，起立引導，就近先游明堂，孔子舉目四顧，但見四面大門上，畫着堯舜桀紂的像，畫得活靈活現，堯舜的相貌，和善魁梧，帶着興旺的神氣；桀紂的相貌，兇惡尖削，帶着頹廢的色澤，還有周公相成王圖，以外鼎銘盤銘，多得看不盡。參觀了一回，退出明堂，老聃又引到太廟中，參觀各式祭器，大小約有百數十種，孔子走到右邊的石級前，瞥見製着一個大小與人相同的金人，口上黏着三道封鎖，背上刻着很長的銘文，孔子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向敬叔道：今天見了這個三緘口的金人，才知道做人不要多言，多言多失敗，不要多事，多事多煩惱。說着又隨老聃退出，時已午後，老聃相邀回家。進餐既畢，孔子即向老聃說道：丘對於各種禮制的意義，沒有名師指導，不能貫通，請夫子明白指教。老聃說道：請坐了，我來講給二位聽；說到那各種禮制的用場，大得極哩！天下國家可以禮正，所以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都是秉禮在位，治道隆盛；幽厲王不秉禮在位，以致遭殃，由是以言，禮制關係國家的治亂興衰，怎能够等閒視之呢！要知古聖王承天道以治人情，奉鬼神以設教，因此制定郊社、禘嘗、饋奠、射饗、食饗等禮制。孔子聽到這裏，攙言問道：魯國爲什麼不行郊禮？老聃答道：魯國是周公的後裔，郊社禮是周公所修訂，專屬天子的祭禮。例於冬至日舉行，魯國遵奉周公遺制，向例冬至不舉行郊祭禮的。孔子問道：請教郊社的古義？老聃答道：總括的說是郊祭天，社祭地，這是人人曉得的；若然詳詳細細分解這兩種祭禮的意義，很爲複雜，按古帝王的郊祭，乃是祀祖以配天，蓋萬物本乎天，生人本乎祖，郊祭原是報本反始，所以配上帝，必於冬至一陽生日舉行，主迎長日，所以報天。郊祭始自周，用冬至月，上辛日，社祭行於驚蟄月份，乃是祈禱農事，禘大郊祭，築壇於南郊，名叫圜丘，又有天壇、泰壇等別名，所用牲器，郊祭用的牛，預先芻養三

月，社祭祀后稷用的牛，臨時設備，所以分別祀天神與人鬼的敬意，駢用赤，臨祭須將園丘洒掃潔淨，祭器用陶匏，郊禮用的象天數，社禮用的象地數，這是天子的祭禮，諸侯不能僭用的。孔子又問道：天子郊天用的禮儀是怎樣呢？老聃道：天子郊祭，須行卜郊禮，先往祖廟祝告受命，次告禩宮做成卜筮用的龜，這是尊敬祖考的意義；卜筮的日子，天子親立澤宮，接受卜官繕正的祭天誓命，卜禮既畢，供獻誓命於庫門，昭示百官先期齋戒。郊祭的那日，穿凶服的不敢入國門，遇喪事的不敢哭，清潔道路，行人止步，天子披大裘，乘素車，前導十二面綉着龍章日月的旌旗，這是像天文的意義，行抵泰壇下車，更換祭天袞服，頭戴十二旒的平天冠，這也是象天數的意義，以下獻爵上香，燔柴讀祝等，郊與社是一樣的，總而言之，郊社禮，是敬祀上帝神靈的，禘嘗禮，始自虞舜，是敬祀昭穆祖先的；以外還有民間通行的各種禮制，簡單說饋奠禮，是敬死喪

的射饗禮，是敬鄉黨的；食饗禮，是敬賓客的。孔子說道：禮失求諸野，丘曾經聽得邾子說：居家有禮則長幼分，闔門有禮則三族和，朝廷有禮則官爵尊，田獵有禮則戎事閒，軍旅有禮則武功成；那末五者若皆無禮，遺禍又該怎樣呢？老聃答道：五者若然無禮，譬如瞎子行路，失卻了攙扶的人，又好比終夜無燭，兀坐在暗室中，耳目無所見，手足無所措，進退都失據了！於是居家長幼不分，闔門親族失和，官爵失序，田獵失策，軍旅失勢，宮室失度，鼎俎失象，百官失體，政事失施，動靜失宜，遺禍不可收拾哩！說到這裏，卻巧襄弘來訪老聃，老聃迎着說道：剛正想來訪你，你已不請而自來，省卻我們許多脚步。接着介紹孔子敬叔與他相見，並將孔子的來意及介紹問樂等，略說一遍。襄弘微笑道：一客不煩二主，何必累及我這個才疎學淺的人，有問無答，在遠客面前當場出醜呢！敬叔攙言道：久慕大名，不必客氣，樂府浩如淵海，誰人能够博通無遺，但願先

生將所知的見教，我們必然獲益多多了！孔子趨前致敬禮，正容問道：武樂意旨深奧，丘往往莫名其妙，請問：「武之備，戒之已久。」這兩句武樂是什麼意思？

蕢弘答道：武王恐怕士衆不能持久敬服他，作此樂歌以警衆。孔子又問道：「發揚蹈厲之已蚤。」是什麼意思？

蕢弘答道：這是說諸事要先不後，到那時候去做的。孔子又問道：「聲淫及商。」是什麼意思？

蕢弘答道：這句不是武音。孔子又問道：「遲矣而又，久立於綴。」是什麼意思？

蕢弘答道：這個意思，頗爲複雜，按樂，是用以形容成功的，武樂都是表彰興周滅紂的功績，「遲矣而又」是說滅紂成功的遲緩，「久立於綴」是說久立着等待八百國諸侯的來會，所以武樂有云：「總干而山立」就是說武王統領大軍像山立般不動，會合諸侯於孟津。計共武樂有六成，俗稱六節，初成出兵伐紂，再成滅商，三成開國，四成南國諸侯歸附，五成分陝而治，六成歌頌天子，這是武樂的大成。孔

子說道：幸聞教言，得悉武樂的底蘊；但不知武樂和韶樂，究竟是那一種好？
 弘答道：韶，是虞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論他們的功業，舜則繼堯治國，武則伐紂救民，堪稱得無分輕重，就樂論樂，韶樂卻聲容宏盛，字義盡美，武樂聲容雖美，歌調晦澀，不及韶樂，批評起來，韶樂可稱盡美盡善，武樂卻盡美而未盡善。討論了一回，襄弘先行告別，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社會益智偵探長篇小說



繡虎生著 **滬濱神探錄** 卽〔上海包探奇案大觀〕

▼四大厚冊 廉價洋八角 寄費一角六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六回 仁人贈言心長語重 季氏專政國亂君逃

且說孔子在周京觀光既遍，整備歸去，親往老聃處辭行。老聃誠意款待，臨別向孔子說道：富貴人用財物來送行，仁人拿說話來送行，吾雖不能夠富貴，卻負着仁人的虛名，請送你頗關緊要的幾句話；現在世界上的士人，聰明深察的容易死，因喜歡議論他人的短長，博辯宏達的難保身，因喜歡揭發他人的罪惡，居家當知養生孝親，做官當言聽則仕，不聽則退。孔子稽首作別道：教言當謹記心頭，終身不忘。說罷，與敬叔登車，取道回轉魯國，因去時魯昭公賜以車馬，這時歸國，禮當入朝復命，便同敬叔入朝見君，昭公詢問觀禮的經過，孔子要言不煩，回報得詳詳細細，昭公肅然起敬道：寡人曾聽敬叔稱你是當世無雙的國士，今日方知名下無虛。孔子拜謝退出，就此昭公時或召見，且

有敬叔在公卿大夫前揄揚，孔子的聲名大振，列國皆知，魯國好學志士，陸續來拜孔子爲師，勤求學問，敬叔也以師禮事孔子，等到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因爲早婚早得子，膝下已有一男一女，男子伯魚已經十五歲了，在初生時正遇君賜魯，因此取名叫鯉，字伯魚，自小由孔子親自授讀，年紀雖小，學問已有根柢，一日，跟着孔子走到魯桓公廟中觀光，伯魚瞥見神位前有欷側的木器，便向守廟者問道：這是什麼祭器？守廟者答道：此器名叫宥坐，就是皇帝的勸戒器。孔子說道：吾聞宥坐器，虛則欷，半實則止，滿則覆，明君當作勸戒用的，所以常放在身邊。接着對伯魚說道：小子何不注水一試！伯魚卽向守廟者取水注器中，注到及半，器變平平不欷，再注到十分滿，器忽覆轉，所注水全行溢出。孔子長嘆道：世上安有滿而不覆的東西呢！小子謹記勿忘！說罷，往觀北堂。伯魚上步瞻仰，祇見北面的戶扇，盡是斷的。便問道：這個是工匠的過

失呢？還是另有說法的呢？孔子說道：建築太廟，官選有名工匠，匠選上等木材，工作竭盡巧妙，決無朽斷之理，必然另有說法，諒來是昭示後人，不要間斷修葺的意思吧！參觀既遍，回到家中，孔子對伯魚說道：小子年少無知，不曉得立身處世的道理，做人之道有三要，就是知恥、知鄙、知危，幼年不勤學，老來一無成就，這是可恥的；能够做官顯貴，遇見貧賤故交而不理，這是可鄙的；常和小人接近，不能親近賢人，這是危險的。你聽着，這三事是我所力行的啊！孔子正在講學不倦，及門弟子日益增多的當兒，不料魯國的權相季孫氏，自恃是公室，僭禮專權，因慕孔子賢名，徵他充家臣；孔子因見季氏僭用天子的禮樂，宴饗常用八佾舞庭中，還去旅祭泰山，早已看出他野心勃勃，不把魯君放在眼裏，必然要鬧出大亂來，所以不願應徵。季氏逼他擇賢弟子推荐，孔子被逼不過，方將冉求荐爲季氏宰。冉求字子有，精通政事六藝，是孔門的賢弟子，初意

不願阿附權門，孔子密囑他道：昭公待我頗厚，惜乎政落權門，昭公急欲削奪季氏政權，只恐季氏先發制人，我雖不能消弭國亂，誓必保全昭公安然出國；荐你作季氏宰，你可探聽機密，先期告我，我可密報昭公。冉求謹遵師命，來見季氏，季氏問以政事，冉求對答如流，語語動聽，季氏欣然說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名師門下出高徒，信非虛語。於是用爲家臣，日漸信重，遇機密事必召冉求商量，那冉求日間往季氏辦理家政，夜歸孔門求學，把季氏的反謀和盤托出的告知孔子，孔子得悉季平子已命家臣陽虎訓練甲兵二千，定期起事，遂使敬叔夜入宮中告密，昭公當夜微服乘車，出國門逃到齊國，齊魯本有親舅之誼，兼之齊景公用晏平仲爲相，國富兵強，將成霸業，以濟困扶危爲己任，優待昭公。魯國自從昭公逃亡後，三家爭奪國政大權，國內大亂，孔子便將家屬托冉求敬叔照料，便同一班弟子駕車赴齊避亂。從泰山前經過，見有婦人在田

野間嚎哭，孔子在車上聽得清楚，向子貢說道：哭聲沉痛而忽斷忽續，這是哀傷過重，氣阻喉間所致，速去問來。子貢下車前往，見哭者是一個中年婦人，就向他問道：爲什麼獨自在田間痛哭？婦人答道：君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而今吾子又死了，哭斷肝腸，仍不能盡我的悲傷哩！子貢問道：何不及早搬往他方？婦人答道：恐怕他方有苛政，不敢買貿然搬家，不料三代盡死於虎口！說罷，仍舊痛哭，血淚交流。子貢因爲趕路要緊，回到車上，把婦人之言照說一遍，孔子長嘆道：苛政比猛虎還要怕人；本來一處有了猛虎，決不會人人盡葬虎口的，一處地方有了苛政，這卻人人要遭受痛苦了！弟子們將來都要出仕爲官，切勿施行苛政，害得治下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悲痛過於這個婦人啊！說着，車子早已前進，在路無非曉行夜宿，及入齊境，孔子在車上又聽得哭聲，很驚異的說道：奇呀！國亂逃避，在路上好兆一樁也沒有見到，只是一再聽到哭

聲！我呢，是個沒有權位的平民，無關得失，昭公諒來沒有復國時期的了！說時哭聲越近，孔子接續說道：這種哭聲雖帶悲哀，不像喪者哀音，說時，車已前進，見道旁有一怪人，手執鎌刀和繩索，兀立而哭，並不沈痛，孔子下車，向怪人問道：你是何人？怪人答道：吾便是丘魯子。孔子問道：此地不是喪葬所在，何故在此？嚙哭？丘魯子答道：吾有三失，方纔覺悟，悔已無及！孔子又問道：怎樣三失？願你以直見告無隱。丘魯子答道：吾少年好學，游學四方，還家父母俱亡，未及孝養，這是一失；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未能匡正，這是二失；吾素來厚待朋友，現在朋友皆與我斷絕，這是三失，樹欲靜卻風不停，子欲孝卻親不等待，欲親舊交而情已絕，還有什麼生趣呢！說罷，縱身投水自殺。孔子急呼弟子赴水相救，無如風狂水急，無處撈尋。子貢說道：此人目定神呆，必是瘋漢，觀看的閒人，有的說他是書癡；有的說他是因父母去世，他在遠方求學，等到接信趕回來，遺

下來的財產，被人吞沒乾盡，就此氣癡，幾次上吊，被人解救的。孔子說道：雖是瘋漢，說的話卻很有道理，他這條命，是在求學上送掉的！接着向從行弟子說道：你們自問內顧無憂，可以從我遠行的相從；不可以遠行的，還是及早回去。國亂不知鬧到怎樣地步，那個不是人子，那個沒有父母，求學不在一時，國亂安可忽視呢！孔子一言提醒，弟子告別回魯去的有十一人，孔子只管驅車前進，直抵臨淄，祇見有人前來迎接，要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高昭子誠意留大賢 齊景公遣使問怪鳥

且說齊大夫高昭子，是元老高國仲的長孫，曾奉君命與晏平仲同行聘魯，平仲是個名聞當世的賢士，與孔子是素來相識的，既至魯，便同昭子往訪孔子，昭子見孔門弟子，盡是好學不倦的才士，肅然起敬，遂與孔子訂爲至交，分別後常通音問。這次孔子赴齊，先期發信給平仲昭子，所以行至臨淄郊外，昭子已命族人高庭等在城門口迎接，孔子和高庭還是初次見面，只道是老友晏嬰的使者，嬰是平仲的官名，這時已爲相國，所以孔子見了高庭，下車拱手說道：承蒙晏相國盛情，煩勞足下親迎，孔丘那裏當得起呢！高庭說道：在下是奉高大夫昭子的差遣，特來迎候夫子，高大夫在家掃徑恭候。孔子方知不是晏使，問過高庭姓名，介紹子貢等幾個弟子相見，就隨着高庭來見昭子，昭

子接到裏邊，先和孔子說了幾句別後思念的老話，再和隨來弟子一一相見，分賓主坐定，孔子啟口說道：「此次因國亂來貴國，一則探望舊友，二則問候魯君起居，但不知昭公現居何處？」昭子答道：「由我君安頓於堂阜，離此約有半日路程。」孔子即請昭子遣人引子貢往堂阜問候昭公起居，子貢擅長口才，是孔子門下第一個會說會話的人才，而且辦事迅速，不到半日，已從堂阜回來復命，說昭公有小病臥牀，等待身體康健了，要親來探望夫子哩。當下昭子設備盛筵，替夫子洗塵，并邀晏平仲為陪客，那平仲身不滿六尺，早有才名，齊景公用為大夫，差他聘楚，楚王見他矮小，有意在城門傍邊開一狗洞，城門緊閉，命他從狗門而入。平仲說道：「使狗國當從狗門入，今臣使楚，當從城門入。」楚王命開城門放入，平仲入朝，又用一張利口，說得楚王以禮相待，等到回國復命，景公就陞他為相國。常言道：宰相肚裏好撐船，他和孔子既屬老友，應該在齊

君前爲國荐賢，與孔子同掌國政，像鮑叔荐管仲一樣，無如他身體矮小，肚皮氣量也小，莫說撐不來船，并且兩只飯碗都放不下，只可以放一隻，他見孔子的真才實學，勝他十倍，不是憑着利口強辯，博取功名的，若然與他同立朝堂，景公必然要重用他而輕視我，那末靠着狗門得來的這把交椅，只好讓他坐。平仲存着這個私心，誓死不願與孔子同立朝堂，所以這時在席上，昭子與孔子話得投機，力勸孔子仕齊，平仲假作不聞，祇管和子貢高談闊論，兩人的口才卻巧不相上下，所以平仲和他話得投機，不和孔子談話。昭子力勸孔子道：夫子說魯爲父母之邦，應當輔佐魯君，尊周室，攘夷狄，大則王天下，小則霸諸侯。夫子的政見是偉大極了，不過執意要輔佐魯君，希望成王霸之業，這卻與目前的時勢，和夫子家世的淵源，都不相合了！論目前的時勢，魯君出奔，國亂開始，孟孫，叔孫，季孫，三家，雖不能一筆抹煞，說他們沒有一個賢者，不過爭權

奪地，互相雄長的心理，三家是一樣的，況且政落權門，公室衰微，已非一日，現在由季氏擁戴的新君定公，在權臣卵翼底下，只好主管些祭祀；一切國政，尚且不能過問，那裏說得到爭王圖霸，若說輔佐季氏，去幹篡逆不道的事業，夫子必不願意的；論夫子的家世，用不着我細說，就先世而論，夫子當以宋爲祖國，不過宋自襄公以來，國勢更比魯國衰弱，更不足以有爲了！由是以言，夫子欲成功業，只有齊國爲最合宜，自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以來，國境日漸擴大，國民日漸增多，國勢至今未衰，國庫依舊充足，夫子佐齊以圖王霸的事業，可稱得易如反手！昭子說這一席話，平仲祇管背向着昭子，亦然口若懸河，與子貢作長談，裝做不曾聽得。孔子何等機警，豈有猜不出平仲的心理，當下就對昭子說道：管仲是個仁人，他也是主張尊周室，攘夷狄的，最難能可貴的，他能够不以兵車，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莫怪至今萬民稱頌，若然老天不生

管仲，或是管仲不遇着鮑叔，桓公不能用管仲，不能成霸業，夷狄早已奪取衰周的天下了！這時候我們只好披髮左袵，做夷狄的百姓了！所以我說管仲是個仁人；接着又用浮言來岔開，絕口不談自己的出處，昭子也不是呆漢，豈有看不出孔子和平仲的心事，就此也和孔子談今論古了，平仲方才向孔子說道：和你相別不滿三年，那知你門下濟濟多才，就像子貢的學問和口才，堪稱國士無雙，再隔幾年，天下英才，盡列門牆，何等榮幸，將來我也要執弟子禮，拜投門下哩。孔子微笑道：孔丘安敢收名重當世的賢相國爲弟子呢！但願和你友誼始終如一，不要中道絕交，丘已覺光榮得極哩！這幾句卻是孔子有心說的，那平仲聽了，好像胸前壓了一塊千斤石，滿身不舒服，爲什麼呢？爲防孔子與齊景公見面，景公素來愛才若命，若和孔子見面接談，勢必要任以官職，小位置不相當，必然與我爲左右相，他是實學，我是口才，相形見絀，我的位置就要

動搖，想到這裏，如坐針氈，等不到終席，先行告別，昭子與孔子直到興盡散席，堅留孔子下榻，孔子推辭不過，便同弟子留居高宅，昭子還想爲國求賢，荐孔子於朝，不料次日晏平仲遣人面呈一信，信上說孔子爲天下才，若荐於朝，我只好辭官相讓，還是不要在景公前說起吧！昭子雖則怪他嫉賢，究屬他是相國，並且景公非常倚重，未便與他違拗作對，只好復書答應。平仲又向一班卿大夫一一叮囑過了，一面和孔子時常同車出游，只把景公瞞過。無巧不成書，一日景公視朝，瞥見一隻一足鳥，飛集殿前，展翅而跳，景公大怪，顧問平仲道：寡人有生以來，未曾見過鳥生一足，而能展翅跳躍的，相國可知此鳥何名？平仲答稱：臣實不知，不敢捏名誑對。景公又問羣臣，羣臣皆瞠目無以對，是日適遇魯昭公入朝謝厚待，當下昭公說道：孔丘，魯之博物君子，現在貴國大夫高昭子家作客，何不遣使往問，寡人剛和他見過哩。景公卽命昭子往問，昭子奉

命還家，向孔子問道。今日齊侯視朝，見有一足鳥在殿前展翅跳躍，遍問相國及諸大夫都不識是何怪鳥，特奉君命來問夫子，究竟是什麼怪鳥？孔子問道：齊侯從何得知我在你府上呢？昭子答道：是魯侯所言，并稱夫子是博物君子，必能識得此鳥名字。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釋迦牟尼佛傳

自釋迦牟尼佛出世。以及修道成佛。用小說筆法。依次詳敘。有考證。有來歷。文情並美。宣揚佛教之真諦。為說部中之傑構。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全書四十大回

二厚冊

實售洋三角六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八回 商羊起舞預防水災 韶樂習聞不知肉味

且說孔子見高昭子奉君命來問一足怪鳥，就答道：此鳥名商羊，乃是水祥，昔時有兒童屈一足，張兩手且跳且唱童謠道：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廷見此鳥，應在水災將至，速告百姓開溝渠，修堤防，以免大水成災。高昭子汲汲至朝堂，以孔子的話，詳告景公，景公深信不疑，即命昭子示諭百姓，預防水災，并督工修葺堤防。平仲冷笑道：童謠何從識得天時，若無大雨成災，豈不要失信於百姓，還是緩緩曉諭。景公素來信用平仲，接口道：相國言之有理，高卿且等到大雨時曉諭吧。不料退朝以後，當日就天降大雨，昭子知孔子的話應驗無悞，連夜督工修堤防，并曉諭百姓開溝渠，大雨三日夜不曾停，隣國都遭水災，惟有齊國有備無患，得免於災。景公向高昭子說道：聖賢不作欺人語，信而

有徵。於是命昭子回家先容，景公赴高府來見孔子，孔子以臣禮相見。景公問道：寡人在位多年，有才必舉，愛賢禮士，仍不能繼承先君桓公的霸業，爲政當如何可使國富民強？孔子答道：欲求富強，最要緊的莫如節省財用。景公欣然說道：確爲切中時弊的名言，請問秦穆公小地僻，何以能成霸業？孔子答道：穆公的國土雖小，立志卻很大，地處雖僻，行政卻不偏，加以舉賢堅決不惑，謀國中和不激，立法無私，令出必行，能識拔牧牛賣羊皮的百里奚，帶入宮中，長談三日，信爲賢才，授以國政；孟明兩次兵敗，依舊信用爲將，孟明遂出死力以圖報，得能戰勝晉國，稱霸西戎。景公聞言大悅，以師禮奉孔子，改稱夫子，時常造訪。一日，景公正在和孔子談論政事，高昭子入見說道：周使剛到外館，說起周先王廟受災。景公問道：周先王頗多，受災的是那一代的王廟？昭子答稱：周使沒有說明。孔子道：此必是釐王之廟。景公問道：夫子怎樣曉得的呢？孔子答

道：詩經上說，「皇皇上天，其命不忒。」這個就是天理昭彰，有善必報，有惡必罰的解釋；釐王改變文王武王的制度，創造玄黃華麗的衣飾，住則宮室高崇，出則車馬奢侈，自奉過度，所以天降災殃，燒掉他的祭廟！由此推想而曉得的。景公說道：天何不降罰其身，卻降災他的廟呢？孔子答道：大抵因文王武王積德高厚，生前降罰了他，文武勢將絕嗣，所以降罰他的廟，昭示他的罪過！景公未能深信，即命左右往賓館向周使詢問，一回兒左右歸報，被災的果然是釐王廟。景公肅然起立，向孔子拱手說道：今日方知聖人的智識，和常人天差地遠的。由是格外敬重孔子，每於朝罷必往訪孔子，見面笑語道：弟子來上學了，孔子常以明王的政教來指示，景公雖然聽得入耳，惜乎不能實行，都是被平仲所阻，批評孔子的政見，食古不化，不合時宜，只能行於三皇五帝時代，不能行於春秋列國時代的，只好算作一種政治學識，和他談論的，確是有益的。景

公於是時常和孔子見面。一日，景公來約孔子同到郊外打獵，景公以弓招專管田獵的虞人，虞人不應命，景公大怒，使人拘至面前，責問他何故不應招？虞人答道：先君田獵有定制，招大夫用旃，招士用弓，招虞人用皮冠，今臣不見皮冠，但見弓，只道是招士，所以不敢前進。景公道：定制不可以紊亂，無罪。虞人退，孔子在旁說道：守道不如守官，虞人能守出獵的官制，誰能說他不是呢！次日，吳季札奉吳王命來聘，昭子遇於朝，歸告孔子，孔子說道：延陵季子是吳國的知禮大夫，且有賢名，丘願和他一見，你能爲我先容麼？昭子答道：我剛從他賓館中來，明日他必來謝步，當爲夫子介見。到了來朝，季札清早就來謝步，昭子殷勤款待，寒暄既畢，昭子說道：魯國的孔丘，現在屈居寒舍，久慕大夫賢名，極願一見。季札答道：札久慕他是個包羅萬象，無書不讀，無所不知的大聖人，本擬至魯求見請教，現在既在府上，正是巧遇，請來一見，慰我平生的思慕。昭子

遂請孔子與季札相見，兩人一見如舊相識，話得投機，遂留季札暫住高府，孔子與他論樂，季札有問即答，比較襄弘更覺詳盡，立論是差不多的，也說韶樂優於武樂。孔子問道：韶樂作在前，武樂作在後，武王爲什麼不仿效韶樂，偏要創作那種聲容不大，歌意晦澀的武樂呢？季札答道：這個因爲舜武兩人處境不同的緣故；舜處的是順境，唐堯先將兩個愛女妻他，後將帝位讓他，雖則也是以臣繼君，卻由禪讓順受而得，沒有人批評他的不是，所以他常處樂境，發明五弦琴，著作南風歌，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聲容何等宏大，詩歌中滿含着樂意，聽了韶樂，可以想見他盛德化民，猶如泉水般順流而下，所以至今王公大人還津津樂道呢；武王所處的是逆境，但看他載着文王木主，出兵東征伐紂，就遇着伯夷叔齊在他馬前諫道：以臣伐君是不可以的！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二子，並不是商紂

的臣子，因爲素知文王是個仁人，不願武王建立逆理的功業，故爾叩馬諫阻，武王雖然得了商朝的天下，逃不了以臣伐君的公論，身處逆境，作樂記功，不便儘量顯揚功德，儘量形容舊君的罪惡，於是變成或吞或吐，寓意曲折難解的武樂了。孔子說道：大夫所論精確無比，丘早年未曾參透個中三昧，以爲武樂是當世士人應該學習的，及至周京觀禮，幸遇樂官指教，所論與大夫的高論如出一轍，丘久已欲習韶樂，苦無人正拍，願大夫不吝指教。季札微笑說道：夫子喜歡韶樂，願爲正拍，不過札要將長子毅留侍夫子，望勿推卻！原來此次季札奉命歷聘齊晉秦楚等諸大國，他的長子名叫毅的，隨行擇師，既遇孔子，拜列門牆，季札同孔子談論了幾天樂韶，入朝辭行，并與孔子鄭重作別而去。孔子專心練習韶樂，整整的學了三個月，津津有味，吃東西都沒功夫咀嚼滋味了，所以論語上說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若說他耳中聽了韶樂，三月

不曉得肉味，斷無此理，實在是學習了三個月，弄到吃肉都不曉得滋味，較爲近理。孔子在齊耽擱的時期很久。這年春天無雨，春熟籽粒無收，頓成旱荒，飢民嗷嗷待哺。景公往問孔子道：前年水災，幸得夫子臨時指教，得以有備無患，隣國都遇着水災，惟我國依然全熟全收，百姓盡沾着夫子的恩惠！現在三月不雨，春熟全行槁死，旱災已成，如之奈何！孔子答道：補救是來不及了！惟有賑濟飢民，以免逃荒失所。景公問道：賑濟方法以何者爲善？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奉命主祭子貢徒勞 越俎代謀冉求失禮

且說孔子聽得景公問賑濟方法以何者爲善，就正容答道：堯有九年水災，湯有七年旱災，水旱災荒，古聖王在位，尙且免不了；賑飢的善法，遇到荒年免除百姓苦役，不動土木，戒除殺牲，祈禱專用幣玉，祭祀不作樂，不宰牛，這個就是賢君自貶以救民的意思，還有向豐收的隣國買米，以半價轉賣於飢民，叫做平糶；總之水旱災荒，必須先事預防，不可臨渴掘井。堯舜時代，常常遇水災，自經大禹在外十三年，治水成功以後，水災就難得遇到了，景公依言，命昭子請示孔子辦理，孔子并叫昭子出倉中積米，并勸富室官家各出米若干石，以作放賑之用，活人無數。昭子爲杜絕侵吞計，散放賑米，責成一班孔門弟子經手，不料季札的長子延陵毅到贏博地方去放賑，忽然得了急病，不及醫治

而死，孔子得知季札在魯，命人跨快馬趕往報喪。孔子素知季札是個知禮君子，挈同在齊弟子，親往送喪觀葬。見死者入殮，穿着隨身衣服，并未加衣；葬地開金井，深不及泉；棺中絕無明器納入；棺既落葬，封土祇有三尺高度；季札左袒用右手撫封土，無淚三號，嗚咽說道：「骨肉歸此土，命也！魂氣則無所不至，自能歸去。」於是葬事告終，季札向孔子等一班送葬人一一行過謝禮，接着向孔子拱手作別道：君命在身，不敢敘私誼以悞公事，告辭了。說罷，登車而去，孔子也與諸弟子登車回轉高宅，孔子說道：延陵季子的葬子，堪稱爲合禮。子貢問道：常人死後的用具，於禮有規定麼？孔子答道：稱家之有無。子貢又問道：稱家有無，用具烏能齊一？孔子說道：家若有，不可以過於定禮；家若無，草草成殮，懸棺而封，他人也不能說他非禮。總之遇喪，於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遇祭，於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論季子乃

屬吳王兄弟，喪子應該從豐棺殮，祇因奉命爲聘使，不當挈子同行，不幸而子遭客死，不得已忙裏偷閒，趕來草草殮葬，看他最後三號，心中無限悲痛，這個就是禮不足而哀有餘，哀子客死在他使命未畢時期，喪葬以從簡爲合禮，若在平時壽終於家，別有公室族人的喪禮，儘可從豐喪葬。子貢聽了這一席話，佩服異常，揆過了幾個月，孔子接到庶兄伯尼死在衛國的訃告，原來當魯國內亂時，伯尼挈同夫人子女，到衛國岳母家中暫住，岳父早已去世，岳母膝下無兒，頗嫌寂寞，並且鍾愛一對外孫男女，生得秀外慧中，所以留住家中，伯尼自己雖然體貌不全，生的長子名忠，字子蔑，聰明異常，也是孔門弟子，次女閨名無加，生得美麗聰明，受過孔母徵在的教訓，才德兼備，他的外祖母最鍾愛他，因此久住不歸，不料伯尼得病，本非絕症，被庸醫所悞，不死於病，竟死於藥，齊衛相去不遠，子蔑差人星夜趕到高宅，向孔子報喪，並請赴衛主辦喪事，孔

子欲行，昭子挽留不住，恐其一去不來，立地入宮告知景公。景公來見孔子，問道：寡人聞夫子庶兄在衛作古，確否？孔子答道：今日午前接到訃告，整備來朝赴衛主喪，預先辭行。景公說道：嫡庶不並禮，古有定制，既非同胞手足，親往主喪，衛國士大夫必譏夫子爲不知禮，並且對不起令堂太夫人，還是差門弟子去吧。孔子見景公誠意相留，只好且住爲佳，答應不去，說明差子貢前往辦喪。景公還宮，卽命左右送吊禮，命守城官等候子貢車過，交托帶往，因爲喪禮不能够送入高家的。且說孔子派定子貢爲主辦喪事，另派子張代表往弔，并向子貢說道：叫我如何舉哀，論弔喪的禮制，諸兄弟當哭諸廟，父之友當哭諸廟門外面，師長當哭諸寢，朋友當哭諸寢門的外面，所知當哭諸野。現在吾身離父母之邦，寄居朋友家中，遇吾庶兄死於客地，哭諸寢在勢所不能，哭諸野於情猶太疎，叫我如何哭，只好向你表白哀思，你爲我臨喪代表。你此去代我主

喪，遇我面上的親戚故交弟子來弔，你當代我拜謝；若遇伯尼的親戚朋友來弔，你只要盡陪賓禮，知照子蔑出堂叩謝。子貢問道：既奉夫子命去主喪，爲什麼死者的親友來弔，弟子不當拜謝呢？孔子說道：這是喪禮呀，很容易明白的，你既不是死者的親族，又不是死者的子壻，禮無拜謝弔客的，況且有子蔑在，禮當由他拜謝。子貢又問道：夫子的親友弟子往弔，爲什麼要賜拜謝呢？孔子答道：我面上的親友往弔，本當我要在旁拜謝，因爲我不能親身前往，派你去做代表，所以你要代表我拜謝弔客，分明你此去的職務，是代表謝客和主辦喪事的，所以弔派子張代表我往弔，這就一身充不得兩役，尊重你的職務呀！子貢恍然大悟，卽同子張告辭，出門登車，取道出城，守城官以景公弔禮奉上，子貢下車，正容肅立，雙手接來，束諸車軾前面，這是敬重君禮，子貢重行登車，逕到衛國，來見子蔑，子蔑說道：衣衾棺槨早已全備，應待叔父不來，正遇冉

子有在衛，他既爲叔父的弟子，又是外祖母的至親，由他幫辦入殮的，叔父爲什麼不來呢？他是知禮聖人，同父的，兄長死了，不親臨視殮，未免失禮吧！子貢答道：莫錯怪，夫子接到訃告時，夫子即欲親來主喪，車馬都駕好了，不料齊君親來挽留，執意不放行，夫子不得已，只好派我趕來代表主喪，派子張同來代表弔喪，不能說他失禮，不過你既有訃告到齊，緣何刻不待緩似的，急欲入殮呢？子蔑答道：這個不是我的主張，那是冉子有奉季氏使來衛報聘，聞先父死耗，束帛乘馬趕來，外祖母只道：他銜叔父命到此，帶了我出堂相見，我見面就問他可是從齊國到此？他說不是，奉季氏使從魯國到此。我又問他可知叔父來不來？他說叔父在齊，頗得景公優待，尊爲聖人，稱爲夫子，必不肯放他走的。竟被他測度無錯，當下，外母向他說：天氣如此酷熱，從速入殮爲宜，仲尼既然不能到此，何必要等待他呢？子有答稱：我有公事在身，只能在此襄助一日，明

天就要動身回去的。於是刻不待緩，趕辦衣衾棺槨，於昨日下午入殮，子有於今日清早動身的。叔父既得齊君優禮相待，可望付以國家大權，給以萬鍾祿養，從行弟子，也可彈冠相慶了！子貢說道：齊君雖然優待夫子，無如齊臣都懷嫉妒，恐怕夫子難躋高位吧！子蔑說道：齊相晏平仲是我叔的老友，齊重臣高昭子又是我叔父的知己，還有何人嫉妒他呢？子貢答道：齊國有勢力的卿大夫多得很，就像田常、黎彌兩人，專與小人朋比爲奸，怎能容得夫子，景公雖然優待夫子，卻不能擯絕這班小人，所以夫子雖有濟世救民的好貢獻，一件不能見諸實行。所以我預料夫子必不能仕齊，說罷，取過帶來的祭禮遞給子蔑，卽同子張至靈位前上香拜祭，留宿一宵，子貢因見喪事辦得井井有條，用不着留此襄辦，就同子張別過子蔑，登車回轉齊國高宅，入見孔子，把上文的經過，報告一遍。孔子說道：奇呀！萬不料早有人越俎代謀，徒使我失禮於先兄，這

是再求的過失！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分類 駢文觀止

二厚冊實售三角二分

駢文。非但氣韻流麗。典雅可誦。且爲用特宏。欲作優美文章者。不可不諳駢文。本書卽選歷代著名駢文數百篇。各體咸備。以便有志者之研讀模仿。古文觀止之兄弟本也。

□ 駢體應用文選

二厚冊實售二角八分

如慶賀祝祭。題跋象贊。緣啓贈序。以至政軍商學通啓問候尺牘等。用駢體文。卽覺喬皇典麗。令人敬慕。本書將各種體式應用駢文。搜羅完全。以便採用。欲在社交上占優勝者。不可不備也。

第十回 子貢辭行宰信陽 琴張請假弔宗魯

且說孔子在齊，齊景公欲任爲司寇，問於相國晏平仲，平仲答道：臣與孔子結交多年，只曉得他是個無書不讀，無所不知的博物君子，所以列國的世家子弟，皆以得列孔門爲榮，至於做官是不擅長的，從前他做過委吏，司職吏，因爲沒有從政經驗，被手下作弊欺朦，他恨極了辭職的，司寇的職任非輕，主公何必強人所難，還是聽他去教育英才，選拔他門下賢弟子，委以邑政，那末於國於民於他俱有益處了。景公說道：寡人看孔門弟子中，當推端木賜曾參兩人爲最有才幹，相國何不委以邑政，如果賢才出衆，廉潔過人，便可大用。平仲答道：臣知曾參不過孝行出衆，端木賜精通六藝，口才出衆，可稱爲孔門中第一人才，信陽爲大邑，委他去治理，定能勝任。說罷，立時下禮委任子貢爲信

陽宰，子貢接到委任，告知孔子，即往平仲處謝委，平仲催他卽日到任，因爲前任因病出缺，亟待移交，不容稍緩，子貢唯唯退出，回至高宅，向孔子辭行，並請訓話。孔子說道：從政，勤於事，慎於心，終年不可以懶惰疎忽；接到君命的時候，無奪，無伐，無暴，無盜，能够奪，伐，暴，盜，一個字也不犯，便是賢宰官。子貢答道：賜自少得受夫子教訓，豈有爲盜累之理！孔子說道：只怕你對於這四個字還沒_有澈底了解，你且坐了，聽我解釋，凡是前後任俱是清廉愛民的，乃是以賢代賢，叫做奪，就是說前任清廉，不當去位，後任接他的位置，彷彿是奪取的；前任是賢明的，後任是糊塗的，乃是以不肖代賢，叫做伐，就是說好似用蠻力打_下來的；頒行命令是緩的，施用刑罰是急的，乃是緩令急誅，叫做暴，就是說不教而誅，暴虐百姓；揀好的歸自己，乃是取善自與，叫做盜。你莫誤會這個盜當作竊盜解釋，不是的，吾曉得精通吏治的，奉法以利民；不懂吏治的，枉法以害民。

由是怨聲載道。爲官要平，見財要廉，廉平是做官的天職，不可以變更的。見善不舉，便是蔽賢，揚人之惡，便是小人，稱道他人的好處，好像自己有的；談論他人的惡處，好像自己受的，怨聲就沒有了。這個就是慎獨功夫，若然能够實力奉行，莫說做邑宰，就是相天下也覺不難了。子貢受訓告辭，逕往信陽去接任視事，要到孔子去齊歸魯，方纔去位，現在信陽還有子貢祠，相傳去位時，萬民感德，集資建築生祠以報功，且有祠產供修葺之用，故能傳流到現在，未來先說表過不提。且說高昭子的族人高庭，在迎接孔子到高宅時，見過一面，因有職守，不能常來求教，一日，整衣冠來見，向孔子說道：庭不怕山高，不嫌路遠，提衣拂草，專誠前來叩問事君子的道理，願夫子明白賜教。孔子說道：辦事要幹練，待人要敬重，行仁要不倦，見了君子要保舉他，見了小人要退去他，除去你爲惡的心腸，顯出你的忠心來奉事君子，效他的行事，學他的禮貌，那末遠在

千里以外，也和你親如兄弟了。若然行事不效法，禮貌不知學，那末近在對門，也和你不通往來了。終日講話，不忘自己的憂慮，終日行動，不忘自己的患難，祇有智者才能够，所以在自修時，常存恐懼以除後患，力行恭儉以避艱難，要知一個人終身爲善，一句話竟會完全失敗的，出言安可不謹慎呢！高庭稽首說道：得聞夫子一席教訓，好比飽嘗了一席山珍海味，庭當終身謹記，當作立身處世的箴言。說罷退出，要知孔子教人，並不是一成不變，卻是因人而施，量才設教，所以他門下將來會得濟濟多才。一日，孔子接到晏桓子的訃告，孔子親往弔喪，平仲身穿麤衰，斬苴，經帶，手執喪杖，足穿草鞋，吃粥，夜宿傍廬，以苦鋪地，以草作枕。有幾個高年送喪的批評道：這個不是相國喪父的禮制。平仲說道：諸老的批評誠然，我因爲自小蒙先父親傳衣鉢，學問日進，才有今日，受父恩至深且重，現在報答的日子已沒有了！用此過重的喪服，聊盡我的孝思。

呀！孔子早已回轉高宅，曾參在晏宅裏辦喪事，得聞這一番說話，回來向孔子照說一遍，并問究竟誰是誰非？孔子說道：幼喪不可以過禮，長喪儘可過禮，那晏子不拿自己的是，駁他人的非，不譏笑諸老不知禮，用謙辭以圓諸老的非議，可稱得善避是非的了！正在談論的當兒，忽然琴張走來向孔子說道：張在昔年因避國亂，來投夫子門下，不料至友宗魯以身殉主，與公孟同死。當時因國亂未平，不敢往弔，現在亂首已除，衛君也已復國，張將往弔吾友，請給一月假期。孔子不許。按弔喪送葬，本屬恆有事，孔子爲什麼不容琴張去弔宗魯呢？因爲他死得不義的緣故；原來宗魯由衛司寇齊豹荐給公孟爲驂乘，齊豹與公孟爭權將作亂，預先對宗魯說：公孟的爲惡，是你曉得的，不要充他的驂乘，吾將要殺他了。宗魯答道：吾跟從公孟是你所荐，所以公孟信用我充驂乘，他的所爲不善，吾也曉得的，祇爲利祿的緣故，不能他去；現在聞難而逃，是使你

失信於公孟，你要殺他麼？吾將以死殉。齊豹恐怕漏洩，馬上伏兵要路，等公孟經過，挺戈出擊，宗魯以背遮蔽，與公孟皆被殺，衛靈公逃到死鳥避亂，後來齊豹被北宮喜的家臣所殺，靈公方得復國。所以孔子向琴張說道：宗魯不能諫止齊豹作亂，如助齊豹爲盜，不先知照公孟避難，無異殺害公孟的賊。這種不智之徒，弔他什麼呢！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見機卻祿出境代辭行 歸里主婚量才雙擇配

且說齊景公見孔門弟子曾參的才能，和子貢差不多，也想用他做邑宰，先向相國晏嬰徵取同意。晏嬰答稱：曾參的才具知識，宜乎當個卿士。景公依言，以下卿之禮聘曾參，曾參不受聘書，并懇托來使代為辭謝。使者說道：晏相國知道足下才能，特為薦舉，足下既然不願為官，當向相國辭謝。說罷，別去。曾參先行告知老父，子皙說道：夫子不仕，并且將要回去了，你當然以辭謝為宜。曾參即來相府，請見平仲，辭謝道：承蒙相國薦參為下卿，這是相國的盛意，但是參正在求學時代，六藝未精，政治經驗一點也沒有，於其不量力，受任命，遺誤國家，有負相國薦舉的盛意，兼之親老，不能遠離，還是趁早辭謝，即請收回成命，還望相國勿以不近人情見罪！平仲答道：士人各有各的志願，足下既然

不受任命，當然不能相強的。曾參拱手告別，平仲送到滴水檐前，停步說道：送人以財，不如送人以善言，我有片言相送；今有人種蘭三年，常培以鹿肉醬，蘭得純陽的肥料，便成異種，換得良馬一匹，這不是蘭的本能，那是栽培了名貴的肥料呀！願你詳察這蘭的栽培！所以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爲的是求仕，擇方爲的是學道，擇處爲的是移性，安可不謹慎呢！曾參聽了這一席話，明知他是點化自己，還是等在齊國做官。可見平仲是個辯士，所以會說出這一席借物比人的話來，分明說受他的栽培，才能出人頭地，像蘭得鹿醬栽培一樣。曾參無話可答，便道：承蒙相國贈言，參當終身不忘。說罷，作別而歸，把平仲的贈言，向孔子詳述一遍，孔子說道：晏子的贈言，不脫君子的口氣，追隨賢士的不會困，追隨富人的不會窮，馬蚊斷足，仍能行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爲輔助衆多呀。所以富貴人能够讓人，誰人不願和他接近，富貴人能

够愛人，誰人不願和他親密，語言不違逆他人，才稱得知言，一言而衆人響應，才稱得知時。所以富者能够富人，不會使人貧，貴者能够貴人，不會使人賤，達者能够達人，不會使人困窮的。曾參說道：晏子與人言，雖則意義絕然相反，仍能用和婉的語言來對答，可稱深得富貴達人等的三昧了！孔子說道：普通人的心理，富了便奢侈，窮了便吝嗇，不嚴禁便淫，無度態便逸，縱欲放肆便敗，所以鞭扑下的兒子，不服從父教，刑戮後的百姓，不服從君令，可見得疾痛是難忍的，激烈是難行的。因此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但求飲食有定量，衣服有禮節，宮室有制度，用器有規定，蓄積有數目，這便是防亂的根本。曾參問道：君子的立身處世是怎樣的？孔子答道：多智好謀的容易成功，有勇好問的可操勝算，愚笨怯弱的反是，所以不是君子，忠告弗聽，不是泥地，種樹弗生，得着君子，好比聚砂而降雨，不得君子，好比聚壘而敲鼓。擅寵專權，妬賢忌才，原是愚人的

常情，殊不知位愈高則愈危，任愈重則易崩，失敗可以立着等待的！船無水不能行動，然而水多入船便要沈沒，所以君子處高位，負重任，恐懼心隨之愈重。詩經上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就是君子立身處世的箴言。說到這裏，昭子急急奔來報道：景公駕到。孔子卽隨昭子出迎，分君臣禮坐定，景公向孔子說道：自從夫子屈留於此，不獨寡人獲着許多益處，就是百姓們得沾夫子的德澤也不少，有功於民，理當受報，寡人爲置稟丘邑，以作夫子的祿養，願夫子收受勿卻。孔子答道：丘並無德澤施於齊國百姓，無功豈能受祿，請卽收回成命，如果必欲爲丘置邑，徒滋物議，那裏當得起，只好不別而行，周遊列國去了。昭子早知孔子有歸志，恐怕他當真不別而行，就請景公且緩置邑。景公只好取銷成命，談了一回國事，轉往相府向平仲說道：寡人特爲孔丘置稟丘之邑，他竟堅辭不受，今擬以尼谿之田，賜他作祿養，以供他門下弟子等

飲食之用，否則叫他身居吾國，常到魯國去取日用，未免說不過去吧！平仲答道：臣與他交往有年，素知他言而有信，他既然堅辭置邑於前，怎肯再受封田於後，不如聽他自然，他以為魯國是父母之邦，念念不忘，因為避亂到此，現在魯亂已平，他早晚要作歸計，臣早已看出他的心事，所以不勸他從政，主公若然替他置邑封田，反足以逼他去齊，不如暫作罷論。景公說道：孔丘博學多才，無所不知，遇有疑難問題，問他都可以立時解決，所以想拿祿養來羈縻他常住這裏呀。平仲答道：他居此的時期不長了，家眷仍在魯國，祖宗墳墓也都在魯國，怎肯久居臨淄呢。景公只得作罷。不料平仲把景公的話，告知了曾參，曾參轉告孔子。孔子說道：可以回去了，晏子既然在齊君前說破了吾的心事，再居此便覺沒趣，我作歸計，也不會有人來留住我了。曾參說道：昭子以誠意待夫子，常想荐舉夫子從政，未必肯容夫子歸去吧？孔子說道：齊國的卿大夫，若

然人人能像昭子這般推誠相待，我早已把家眷接來作久居計，魯國雖是父母之邦，祇爲三家專政，公室衰弱，故爾我捨而出國，初來時本有良禽擇木而棲的意思，及見一班齊大夫，除了高昭子，以外都和我不敢接近，我早已參透他們的心思，所以堅決不受齊君的祿養，才得很安逸的留住多時，我若貪圖祿養，不攔阻昭子的荐舉，與他們同朝執政，早已不安於位，遠離齊國了。現在歸魯之計，吾已安排妥當，等吾離了齊國的境界，你們方可告知昭子，并須代表我入朝謝過齊君，然後收拾行李趕來，可以省卻許多麻煩，曾參唯唯答應。來朝，孔子推說到堂阜去探望魯昭公，昭子並不疑心，直到傍晚不見回來，曾參方才向昭子說明夫子已經回去了，昭子因爲相去一日路程，無法追回，只好守到來朝，同曾參入朝，向景公代表孔子拜謝優待盛情，然後回來收拾行李，諸弟子別過昭子駕車登程，回轉魯國，孔子已先一日趕到曲阜故里。時在

魯定公二年，孔子已經四十四歲，兒子伯魚早已娶妻，伯魚的胞妹無違，和子蔑的胞妹無加，因為孔子不在家，無人選擇快婿，尙在閨中待字，等到孔子回里，以前的許多弟子，都來求學，連日還有新弟子，登門謁師求教，忙得孔子不得交開，孔母徵在，還健在，因為兩個孫女尙未出嫁，催促孔子在門下弟子中擇婿，孔子見公冶長才智過人，能够聽得出鳥語，以女無違許他爲妻，徵在說道：子長是進過牢獄的罪人，算不得乘龍快婿！孔子答道：他雖然受過縲綆的拘禁，實在不是他的罪惡，祇因他聽得懂鳥語，有鳥向他飛鳴道：公冶長，山前有頭老烏羊，你吃肉來我吃腸。他辨明了鳥語，逕往山前，果見草地上有一頭不繫繩索的黑羊，於是他深信了鳥語，牽之回家，中途却遇見失主，指他爲竊羊的賊，捉將官裏去，公冶長申說悞聽鳥語，官尙不信，幸得一班士大夫公稟保釋的。徵在說道：你的女兒，當然由你做主；還有無加孫女，你也應當替他擇

個快婿。孔子說道：姪女的才貌，都比我女兒好，年紀也多三歲，現在南宮敬叔原配已去世，正欲續絃，當以姪女嫁他。徵在說道：論他的家世，堪稱門當戶對，惜乎是權門子弟！孔子說道：敬叔雖屬權門子弟，他的言行謹飭非常，昭公在位，國內平治，他能久居大夫之位，等到昭公逃亡，國內擾亂，他能安居國內，不曾遭着刑戮，不愧是個賢大夫。商議既定，央媒將無違妻子長，以無加妻敬叔，先後擇吉成婚，論家世敬叔優於子長，當時有人論及孔子，以女妻子長，以姪女妻敬叔，乃是厚待姪女，薄待己女。曾參以此話告知孔子，孔子說道：他們悞會了，相女配夫，古有明訓，吾女年紀輕，才智不足，只能配子長，可享夫唱婦隨的幸福，敬叔已在壯年，原配遺有子女，姪女年事長於吾女，才智也勝於吾女，將他配敬叔，能勝內助的責任。這個叫做量才擇配，有什麼厚薄的分別呢？就此孔子敬愛門弟子的好名聲，傳遍列國，遠道士人，紛紛趕來求學，有仲由，字

子路的，生性剛直，有勇力，好武藝，慕孔子大名，拜投門下，初次入見，身穿盛服，孔子說道：你這樣昂昂然算什麼？要知道江水出自岷山，發源的水淺得觴都彙不動的，到了江津中不乘大船，不避大風，不可以渡過，這不是下流水多了麼？現在你衣服既盛，面色充盈，世上還有何人肯以你的錯處告訴你呢！子路退出，更換戎服復入，拔劍舞於庭，舞罷，向孔子說道：古時君子，沒有不佩劍以自衛的麼？由聞夫子的尊人，生前爲虎將，至今偃陽尚有人稱道，夫子也應該學劍習武，繼承先業。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下回再說。

第十二回 百里負米服勞養親 五事贈言銘心作宰

且說孔子聽了子路的話，答道：古君子以忠爲本質，以仁爲衛身，足不出門戶，能够知道千里以外的事情。見有不善的，拿忠來教化；遇有強暴的，拿仁來感化，何必要用劍來自衛呢！吾聞成湯伐桀，武王伐紂，並未親自拔劍以自衛，這就是以德服人，能使人心悅誠服，以力服人，便不是心服，何必要學什麼武藝呢！子路肅立說道：由今日得聞夫子教言，猶如常坐暗室中，忽見了明燈，請待易衣後受教。說罷退出，更換常服，除去佩劍，緩步登堂，全無武夫模樣。孔子說道：由聽着，喜歡自誇的，華而不實，自告奮勇的，稱道己功，聰明現在面上，而自道能爲的，便是小人。所以君子有一句說一句，知道的說知道，是出言不苟；不能的說不能，是立行無虧，出言不苟便是智，立行無虧便是仁。做人能够

達到仁且智，還有什麼不足呢？次日，子路侍坐在孔子右邊，說道：挑重物，走遠路，只好不擇地稍息；家計貧，親年老，只好不擇祿出仕。以前由事奉雙親的時候，常吃些藜藿惡草具，飯米要到百里外去背負回家。親歿以後，由就南游楚國，隨從的車子百乘，積儲的米粟一萬鐘，鋪設錦墊而坐，排列鼎俎而食；現在願吃藜藿，願爲雙親負米，已不可得了！穿在索上的枯魚，怎能够復活呢？雙親的壽限，快得像白駒奔過空隙似的！孔子道：你的奉養雙親，可稱得活的時候能够盡力，死了以後能够盡你的孝思了。子路問道：由生長於弁，有一弁人，早起夜眠，耕田種樹，手足都起了厚皮，這樣勞苦奉養雙親，沒有人稱他孝子，爲的是什麼呢？孔子答道：諒來因自身不愛惜吧？說話不順吧？面色不和吧？常言道：「人與己事實相通，不會相欺的。」若然盡力養親，沒有三樣闕點，那得會沒有孝名呢！由謹記着，吾對你說，雖有國士的力量，不能够自舉自身的，不是

力不足，那是勢不能。做人不修內行，是自身之罪；修了內行，聲名不能夠著聞於外，這是朋友之罪。修內行的聲名必能自立，所以君子在家則篤修內行，出外則結交賢友，那得會沒有孝名呢？一日，孔子講學終了，兀坐休息，忽然發聲長嘆道：若然銅鞮伯華不死，天下早已安定了。子路說道：由願聞此人的生平行事？孔子答道：在幼時，聰明好學；在壯年，有勇力不屈；到了老年，有道能讓人，有了這三樁好處，拿來平定天下，有什麼艱難呢？子路說道：少年好學，壯年有勇，這是可能的；若然有道讓人，還有誰肯讓他呢？孔子說道：你有所不知！吾聽得以多攻少，沒有不勝的；以貴下賤，沒有不能的。從前周公官居家宰的尊貴，手制天下的政令，尚且以禮下白屋之士，一日延見百七十人，這個不是爲自己無道，要選拔白屋賢士爲己用哪，安有有道的不能下天下的君子呢？孔門中惟有子路好勇多力，子路也自稱爲夫子的衛士，孔子也在一班弟子面前

說過：自從仲由從吾問道授業以來，與吾往來晉接的，不聞有以惡聲相對。子路聽了這一席話，快樂非常，格外用心練習劍法。孔子向他問道：「你生平有無所好？」子路對道：「弟子最好長劍。」孔子說道：「不問你武功，問你原有的才能，再加以學問，你將好什麼呢？」子路答道：「既有才能，何必再加學問，好學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孔子說道：「君無諫臣，失卻正大；士無教友，聽不到良言；馬無鞭韁，不能控御。木受了準繩便變直，人受了學問，無事不順，厭惡學問，必近刑罰，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說道：「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作竹箭，可穿犀革。」如此說來，何必要學。孔子說道：「裝配了箭羽，磨銳了箭鏃，射犀革所入更深。這個和有天才的求學問，豈有異樣呢？」子路再拜受教，起立問道：「今有人身穿短褐賤衣，懷藏寶玉，當何如？」孔子說道：「國無道，逃匿深山；國有道，更換盛服執玉炫於世。」子路說道：「謹遵夫子教言，由將換禮服以見季孫氏。」孔子說道：「季氏權勢

日強，知吾門下多賢才，常想引爲己用，由莫非是冉求所薦舉的麼。子路答道：正是。孔子說道：但願你與冉求並駕齊驅，不要背道而馳。子路唯唯退出，往訪冉求。同謁季孫氏，季氏問以政事，對答如流，知他是個文武兼全的政治家，大加賞識，卽任爲蒲邑宰，叫他卽日到任。子路謝委退出，來見孔子辭行，孔子問道：贈你車馬呢？還是贈你箴言？子路答道：請賜箴言。孔子道：無強力，不能自達，不耐勞，不能建功，不忠便無親，失信難回復，不恭便失禮，但求能行此五事，不必他求。子路答道：由當終身奉行，敢問親交取親是怎樣的？言寡可行是怎樣的？長爲善士而無犯是怎樣的？孔子答道：你所問的，都包在我所說的五事中了，親交取親就是忠，言寡可行就是信，長爲善士而無犯便是禮。何必再問呢！總而言之，呂宰。雖則不過治理一邑，大的數百里，小的數十里，但是風聲所播，非但傳遍魯國全境，並且會遠播各國哪！還加是親民之官，一邑的百姓，當做

父母一樣敬奉你；豈可以濫用刑罰，逞着剛愎性，橫征暴斂，弄到全邑的民衆，怨聲載道呢！子路說道：由生就剛直性，辦事缺少涵養功夫，兼之做邑宰，還是第一遭，由既出夫子門下，從政的優劣，與夫子也有少許關係，所以敢請夫子把行政聽訟的要旨，明白賜教。孔子說道：邑宰的行政，最要緊周知民間的疾苦，水旱災荒，必須預先防備，莫使實現；視治下的百姓猶如自家的子弟，不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一律教他們知道廉恥，曉得仁義；士農工商，各安生業，苟有無業游民，必使他革除游惰性，習成一藝，能夠賴此以餬口，若然能使全邑無一游民，那末政簡刑清了。至於聽訟，全在細心查察，不過訟案多了，一個人的心思耳目，難以審察得週到；不免要有冤枉，惟有使人民知廉恥，戒作僞，不欺詐，那末民間事事公平，自然沒有人爭訟了。做官能够依我這一席話，非但可以宰一邑，就是宰天下，也綽綽乎有餘了！子路肅然揖謝道：由當謹奉夫子

的教言，當作做官的繩墨，還望夫子有閒空的時候，親來蒲邑，糾正的錯誤，那末蒲邑的民衆，也能得着夫子的益處了。孔子說道：由好自爲之，緩日我當來蒲觀察你的治績如何。子路告別而去，逕到蒲邑接任視事。按下慢表，再說孔子正在教室中閒坐，忽見僕人來報，有貴客請見。要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問冠禮仲尼引古證今 還贖金子貢壞法知過

且說邾隱公（是魯國的附庸小國諸侯）命大夫來朝魯定公。（定公是襄公子，昭公弟）且向孟懿子問冠禮。懿子不知，特來轉問孔子。孔子迎入室中，分賓主坐定。懿子說道：邾隱公欲行加冠禮，遣使向我問禮，我無以對，特地來向夫子請教加冠之禮。孔子說道：冠禮複雜非常，世子加冠，肅立於阼階主位，醮酒於戶西客位，所以敬父考，有了後代的意思。加冠三次，首次繞緇布，二次戴皮弁，三次加爵弁，冠上加字，就算冠禮告成，這種冠禮，不論是天子的元子，與士人的嫡子，都是一樣的。元子冠禮，必行於祖廟，奠酒享神，上香行禮，並須撞鐘擊磬以奏樂，這是敬重先祖，兼示不敢自專的意思。懿子問道：天子未冠時卽位，等到冠年要行冠禮麼？孔子答道：古時王世子年紀雖幼，一經卽

位，便尊爲人君，人君能治成人，便算作成人，何必要行冠禮呢？懿子又問道：諸侯之冠，可是與天子不同的麼？孔子答道：諸侯薨，世子雖幼當主喪，也算得成人，與天子無二。懿子說道：近聞邾君行冠禮，不合禮的麼？孔子答道：諸侯加冠，始自夏末，今世無人非議。當周武王崩，成王十三歲嗣位，周公爲相攝政，明年夏六月，安葬武王，成王加冠，朝於祖廟，並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冠頌，祝雍先祝道：使王得民心，長壽算，豐財用，親賢人，舉才能。遂作頌云：「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幼志，心袞戢，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懿子問道：夫子剛說人君不必行冠禮，何以又說成王行冠禮，似乎前後自相矛盾，諒來別有說法吧？孔子答道：請把丘回答的說話，始終默想一遍，管教明白前後不相矛盾了。懿子就把孔子的答語，自始至終，凝想了一回，恍然大悟。夏以前的天子諸侯無冠禮，諸侯的冠禮，始自夏朝末造，天子的冠禮，始自西周成王。

可是這樣說法麼？孔子說道：一經提醒，你就了解得一些不錯，也不勞我再說了。懿子問道：諸侯行冠禮，爲什麼要有賓主的規定呢？孔子答道：這個就是行冠禮的儀節，公爵加冠，以卿爲賓，沒有介禮，公自爲主，迎賓，作揖，步登阼階，肅立於席的北面，饗賓，行三獻禮，敬酒畢，從主位阼階走下。不是公爵諸侯，如侯，伯，子，男等加冠，也是自爲主，儀式相同，所異的奠酒以後，從賓位西階走下的。公爵加冠四次，加玄冕，著祭服，冠禮既成，以幣酬報賓客。王太子庶子的冠禮，與諸侯加冠相同，皆由天子自爲主的。懿子問道：加冠，第一次必加緇布之冠，這是什麼意思？孔子答道：這是不忘古制，太古時候冠布，祭天用緇布，古時沒有用綏，現在冠上用珠玉裝飾，也可以的。懿子又問道：夏商周三王的冠，爲什麼異樣呢？孔子答道：三王的冠，名異而實同，夏冠名收，殷冠名冪，周冠名弁，又名冕，一律是祭服，收，冪，弁的式樣，一律是皮弁素績。夏商周時代尋常所戴之

冠，夏名毋追，商名章甫，周名委貌。冠名既然不同，製法也隨之各異。要算現在的冠式最爲複雜，祭冠共有五種，上有遮覆，前後有垂旒，俗尙華麗美觀，因爲是小東西，並且是戴在頭面上的，雖則華美不爲靡，所費有限不爲奢。懿子問道：邾君擬仿王太子式製作最華貴的冕冠，備作加冠之用，是不是僭禮呢？孔子答道：加冠禮制，王太子與士子無異，祇須記着禮畢以後，當走西階賓位下退，若然從立的阼階下退，便是失禮。至於冠之華貴，趁家之有無，算不得僭禮的。懿子說道：承夫子不厭麻煩，詳細指教，非但何忌增長學問，且能使邾君不失冠禮。士大夫安可不交博物君子呢！說罷，告辭而行。孔子送諸門外。客既遠去，孔子閒步至大河邊，俯觀東流水，子貢問道：君子遇見大水，必然要觀察，爲什麼呢？孔子答道：因他常流不息，且能普及一切生物，所以水好像有德；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長必循理，好像有義；浩大無盡，好像有道；流行幾百丈

山嶽間而不懼，好像有勇；安放沒有高低不平，好似守法；量見多少，不用刮削，好像正直；無孔不入，好像明察；發源必自東，好像立志；取出取進，萬物就此洗滌潔淨，又好像善於變化。水有這許多德處，所以君子遇水必觀，細察他各種相像的意義，可以明瞭君子立身處世的大道，作用是大得極了，安可不看呢！

又安可與看山作一例觀呢！孔子又向子貢說道：賜在信陽政聲頗好，你去位，信陽紳民，替你建立生祠，可見你有德施於民，不過只顧修德，不知守法，顧此失彼，豈不要壞法亂紀呢！魯人贖臣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這是魯國的定法，爲什麼你代表贖人於諸侯，退還贖金呢？這是你的過失！聖人的作事，可以移風易俗，教導可以普及萬民，現在魯國窮人多富人少，若說贖人受金，算做不廉的，何以又許相贖呢？既許相贖，何以要還金呢？從今以後，魯人不再贖人於諸侯了！這不是你的過失，是誰的過失呢？子貢答道：賜知過了。孔子說道：誰人

沒有過，知過而不知改，過必日積日多；知過卻能知改，則以後便不復有過了。
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珠算
筆算
算法合璧大全

四厚册廉售大洋四角

本書將珠算筆算。貫通起來。能珠算者即能筆算，能筆算者即能珠算。自初學以至高深算法。均以珠算筆算造圖互相對照。初起如加減乘除法。飛歸。小數。斤兩法。木頭算法。利息法。存款。放款。匯兌。貨幣。度量衡。丈量法。開方。立方。百分法。一切算法完備俱全。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十四回 閒居講道暢論明王 昏夜閉門峻拒奔婦

且說孔子因季氏專權，不願爲官，專心和弟子們講學，一日，只有曾參侍坐在旁邊，還有許多弟子，有的去習射，有的去習御了。孔子便向曾參說道：當世所稱爲君子的，只會說士大夫的言論，能說君子言論的，少得很。咦！王者的言論，可以不出門戶，教化天下哪。曾參起立，離座問道：敢問什麼叫王者言？孔子不對。曾參說道：得遇夫子空閒是不易的，所以敢問。孔子仍不答。曾參面現懼色，退步倚席肅立。孔子沈吟了一回，方對曾參說道：參且坐，聽我講來。道德是互相聯絡的，沒有德，道不能尊；沒有道，德不能明白。所以雖有好馬，不依着御馬之道來乘御，不可以趕路程；雖有廣大的地方，衆多的百姓，不以治民之道來撫治，不可以成王霸。所以古時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修了七教可以

守，行了三至可以戰，守能够防衛千里以外，戰能够運籌帷幄以內，內外兼顧，那末不勞力，不費財，這就是明王之道。曾參問道：道與德的釋義是怎樣的？孔子答道：道就是事事物物所有的理性，物有物理，事有事理，非但事理與物理截然兩途，就是此物之理與他物之理，也各不同，此事與他事之理，也不一致，能够通達一切物理事理的，叫做達道，德就是正大光明，無偏無私的行爲，不過慈善兩字，容易悟解。例如放生戒殺，施粥施衣，這是善行，不是德行，因爲德行不易了解，所以明王之道，首重明德。曾參又問道：七教是怎樣解釋的？孔子答道：在上位的敬老，下民知孝；在上位的尊長，下民知悌；在上位的好施，下民寬裕；在上位的親賢，下民擇友；在上位的好德，下民從善；在上位的惡貪，下民少爭端；在上位的廉讓，下民知羞恥，這就叫七教，七教是治民的根本，不修七教，怎樣能正邦本？在上位的，是萬民的標準，標準正還有什麼會不正呢？所以

人君當先行仁義，那末大夫忠，士人信，百姓敦厚，風俗樸實，男子誠實，婦女貞節，這是教的收效呀。可以散佈天下，四方不嫌薄，納入一家一戶不壅塞，加以禮，曉以義，行以順，那末百姓的棄惡，好比沸湯澆雪一般快了。曾參說道：道是大極了，弟子那裏能够了解呢。孔子說道：你以為道止於此了，還有哩！古明王的治民，臣下有功，例必裂地封爵，劃界治理，那末賢人無處隱居，暴民無處逃匿，於是命有司每日查察，賢良的進用，不肖的革退，那末賢人喜悅，不肖的恐懼了；哀恤鰥寡，收養孤獨，調濟貧窮，勸導孝悌，選用才能，那末四海之內，沒有犯法的百姓了。上親下，猶如手足與腹心；下親上，猶如幼子與慈母，上下相親如此，那末有令必從，萬民感德，近的悅服，遠的來歸，這是政的收效呀。用指佈着知道寸，用手佈着知道尺，用肘舒着知道尋，這是爲道不遠的準則。周朝的制度，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爲埒，三埒爲矩，五十里爲都，封百里便稱國。

那末謀劃居民的積蓄，顧恤行客的有無，所以蠻夷和中國，雖則衣冠不同，語言不合，都願來通商作客。於是雖無市場，居民不見少，雖無刑罰，民衆不爲亂，田獵漁弋，不是專供君食的。徵賦抽稅，不是專藏府庫的，創辦事業以補不足，提倡儉樸以省有餘，嚴守禮制，昭著信用。那末萬民仰望，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如寒得衣。故能兵革不動，威振天下，這是明王以七教爲守之道。曾參說道：七教明白了，敢問什麼叫三至？孔子答道：一是至禮不讓天下平治；二是至賞不費天下士悅；三是至樂無聲天下民和。明王實行這三至，使萬國之君盡願來朝，天下賢士皆願爲臣，天下百姓皆樂爲用。曾參說道：參愚笨，敢問這三至是什麼意義？孔子答道：古明王使司徒教萬民定賓興制度，使卿大夫考核禮藝，擇賢能的獻於朝，所以能够盡知天下良士之名，還使卿大夫辨論良士們的賢能，並且舉賢有定數，如列侯郡守，每歲舉兩人，人口多至百萬的舉五人，

明王遂用爵祿來尊重天下的良士，這就是至禮不讓天下平治的意義；拿天下的官祿，富天下的賢士，這就是至賞不費，天下士悅的意義；天下賢士既得爵祿而富，人人要求才能出衆，敬重名譽了，這就是至樂無聲，天下民和的意義。所以惟天下的仁人，能合天下的至親；天下的明君，能舉天下的賢士。這三至能够達到，那末可以征戰。然而仁人以愛人爲本，明君修此三至，四海之內皆聽命誠服，明王所征伐的，必是廢道虐民的，於是誅戮暴君，改行善政，弔他的百姓，不奪取他們的府庫財帛，所以明王行政，猶如時雨下降，民衆們安有不歡欣仰望呢。曾參才得明白。常言道：近硃者赤，近墨者黑，曲阜有了這位博學多才，道德高尚的聖人，非但遠近的學子皆以得列夫子門牆爲榮，並且不在儒林中的魯國百姓，也都改惡從善，有子弟的送入孔門求學，年紀幼稚的，定章不收，學問幼稚的，由伯魚教授。孔子的授徒講學，並不是貪圖束修進益，

因爲春秋時候，王室衰微，諸侯稱雄爭霸，兵災連年不斷，弄得各國的百姓妻離子散，日間不得飽食，夜來不能安枕，孔子抱着悲天憫人的熱心，決定拿仁道來救世救民，祇爲一身不能夠遍及列國，所以廣收天下賢士列門牆，教以六藝和政治學識，並拿王道灌輸到弟子們的腦海裏，然後使他們出仕列國，有一日自己能够執着政權，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了。抱着這樣的宏願，所以來者不拒，量才教授。一日，有個互鄉童子來請見，一班弟子都曉得互鄉人不好好事業，風俗極壞，主張把互鄉童子揮諸門外，不容他進見，孔子祇管命顏回引童子入室，孔子向他問道：來此做什麼？童子答道：奉父命來問，童子要到幾歲可以來上學？孔子答道：但求通達文義，聽得懂我的講義，就可以了，年紀是無限制的。童子告退而去。弟子們都不以爲然，孔子說道：吾也知道互鄉是壞地方，但是童子潔誠進見，吾祇許他目前的潔誠，不問他以前的善惡，吾

祇許他進來相見，不管他退去爲善惡，有什麼過甚呢？若然吾餉以閉門羹，那末生長在不良風俗鄉里的人，都不敢來見吾，豈不要阻塞遷善自新之路呢？一班弟子都唯唯稱善。孔子講學的地方名叫闕里，隣近一帶的士人，固然盡屬孔門弟子，一班普通居民，也都改過遷善，不敢爲惡。有個男子，因爲世居魯國，自號魯男子，既無伯叔兄弟，又無妻妾子女，手頭薄有積蓄，獨居一室，頗覺舒適，東鄰有個孀婦，也是獨居一室，一日，暴風大雨，直至深夜不停，孀婦的臥室，被風雨所壞，不能安歇，亟趨鄰室，敲門請寄宿，并聲明屋漏，乞借一榻，以避風雨。魯男子閉門不納，孀婦隔門說道：君室中無他人，爲什麼不納我呢？魯男子答道：吾聞男子年不滿六十，情慾不絕，今你年紀輕，我也年紀輕，所以不敢納你。孀婦說道：你爲什麼不如柳下惠？坐他懷中的婦女不及我美，國人皆稱他坐懷不亂。要知魯男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魯國有奇男可風末俗 孔門多賢士列表題名

柳下惠是魯國的賢大夫，曾有一中年婦女，於夜間闖入臥室，坐在他懷中，他一點兒不動心。魯人都稱他見色不亂。孀婦就拿這件事作勸誘。當下魯男子聽了，很堅決的答道：柳下惠可容婦女坐懷中，吾卻不能相容。吾將拿吾的不相容，和柳下惠的相容，請闕里孔老夫子評判高下哩。你何苦久立檐下呢。孀婦懷恨而歸。後日，魯男子托曾參以不納孀婦的問答語，轉請孔子批評。孔子說道：好啊！欲學柳下惠的，沒有像他這樣的高妙，能够嚴守禮義，不效尤。柳下惠的放任，可稱得足智的正人。曾參問道：夫子下此斷語，不是說柳下惠不及他麼？孔子說道：不是這樣說法，柳下惠足智多謀，能以詞意教其弟展喜，退去壓迫魯境的齊兵，這不是魯男子辦得到的。至於柳下惠能容婦女坐懷

不亂，也不是容易的；不過在夜深人靜的當兒，有輕年嬌婦叩門借宿，魯男子能够堅決拒絕，這種暗室無虧的決心，比之坐懷不亂可稱伯仲。祇爲身份不及柳下惠，竟能不犯女色，保全嬌婦的節操，冥冥中的鬼神，也要敬重他，吾安得不稱讚他呢！在這淫風普遍朝野時代，除了我們魯國，先後竟有一雙見色不亂的真君子，以外只怕找不到吧？曾參和一班弟子，也皆交口稱譽，因此魯男子竟得名聞列國，凡不好女色的便稱爲魯男子。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魯定公在位已闕八年，幾次召用孔子，孔子因見季氏專政，不願應召，定公早知孔門多賢才，便向南宮敬叔問道：大夫也是孔門弟子，當知他門下有多少賢士，何不爲國荐賢？共圖霸業呢？敬叔答道：夫子門下有七十二個賢弟子，各有所長，夫子有題名錄記着，臣也忝附在內。不過臣若荐舉了一個，不免得罪未荐舉諸同學，還是待臣抄呈題名錄，由主公親自選拔如何？定公答道：好啊！須將

各人的才能附註明白，以憑選用。敬叔答道：原本是夫子的手筆，有註有不註，只好照抄，不敢擅自增減。說罷退朝，逕到闕里，稟明孔子。孔子說道：抄呈是可以的，只怕枉費你的精神，辜負魯君的盛意！敬叔說道：難道七十二人中，沒有一個肯做官的麼？孔子微笑道：你自己身為大夫，名列題名錄，怎好說無人肯做官呢？不過學優則仕，理所當然，凡是肯做官的，或則出仕他國，或則任職季氏，既有職司，似未便要他們捨彼就此，至於未出仕的，大抵好學問不好仕進的居多，你既奉君命，當然抄錄進呈，我說的話，不是攔阻，乃是評論呀。敬叔方敢抄錄進呈，定公接來披閱，面上寫着：「孔門弟子題名錄」八字，展開便是弟子的姓名。

顏回，字子淵，魯人，以德行著稱。家貧不憂，好學不倦。

閔損，字子騫，魯人，以德行著稱。後母常加虐待，寒天以蘆花製成衣服，給

他禦寒，被父看出，欲出其後妻。子騫跪父前代求，說道：後母在，僅我一人受寒，後母去，吾與弟兩人都要受寒了！乃父憐他純孝，遂作罷論，時人都稱為孝子。

冉有，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稱，身有惡疾。

冉雍，字仲弓，魯人，與伯牛同宗，以德行著稱，乃父卻是個無賴。

曾點，字子皙，曾參之父。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曾點之子，純孝出自天性，齊景公聘他為下卿，他以父母年老，不忍遠離為辭。後母待他無恩，他卻供養甚孝，命妻蒸梨奉母，不曾蒸熟，因此出妻，有人向他詰問：蒸梨不熟，不犯七出之條。他答稱：蒸梨小事，尚且不聽吾命，何況大事呢！就此終身不復娶，為防後妻虐待他兒子。夫子因他作孝經。

顏由，字季路，魯人，顏回之父，最先列門牆。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稱。

冉求，字子有，魯人，有才藝，通政事，仕爲季氏宰，進則處理官職，退則勤求學問。雖入仕途，仍像個學子。

言偃，字子游，魯人，以文學著稱。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家甚富，時常結駟連騎，往訪原憲，憲住在草屋中，穿着舊衣服，日食些蔬菜，卻有自得的神氣，子貢說：你爲什麼這樣的病呢？原憲答稱：吾聞無財叫貧，學道不能行叫病，吾是貧，不是病。子貢終身慚愧說錯了話。最精貨殖，販賣貨物，沒有不獲厚利的，仕齊，作信陽宰。

仲由，字子路，又字季孫，弁人，有勇力，多才藝，爲人果烈剛直，鄙執不善變通，自列門牆，惡言不入夫子耳中。

卜商，字子夏，衛人，熟習詩經，敘述詩義，以文學著稱，生平好論精微，在衛，

見人讀史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道：「不是三豕，實是己亥，刊悞的，讀史者往問晉國史官，果然是己亥。」

顯孫師字子張，陳人，爲人有容貌，性情寬和，擅長交際，惟不能謹守仁義，因此同門諸子，雖和他爲友而弗敬。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有君子風度，惟容貌不充，爲人公正無私。

高柴字子羔，齊人，身長不滿六尺，狀貌甚醜，爲人篤孝，公正守法。少時居魯，卽入孔門爲弟子。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性仁愛，有才智。爲官清廉，不欺百姓。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博聞強識，好古道，能著述。（註論語是他所編）

樊須字子遲，魯人，爲人不務大志，惟好學好問，是他的長處。

公西赤字子華，擅交際禮，有口才，可使他束帶立朝，應謝賓客。

原憲字子思，宋人，清淨守節，安貧樂道。雖窮不貪財，可稱廉士。

公冶長字子長，爲人能忍恥，能辨鳥語，爲夫子壻。

南宮縚字子容，一字敬叔，魯人，世清不廢，世濁不污，仕魯爲大夫。

公析哀字季沈，齊人，重氣節，有高士風。商瞿字子木，好讀易經。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習尙書，不求仕進。公良孺字子正，賢而有勇。

秦商字不慈，魯人，爲將門之子。顏刻字子驕，魯人，善御。

司馬牛字子牛，宋人，性躁急，是桓魋之弟。巫馬施字子期，陳人。

琴牢字子開，又字張，衛人。顏幸字子柳，魯人。冉孺字子魚。

公孫龍字子石。叔仲會字子期。公西與字子上。伯虔字楷。

公孫慈字子之。宰父黑字子索。梁鱣字叔魚。陳亢字子元。

公西滅字子尙。穰駟亦字子從。廉潔字子曹。石處字子里。

要知魯定公看了弟子題名錄以後，選用何人，且待下回分解。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孔忠，字子蔑。	勾井疆。	曹邨。	任不齊，字子選。	漆雕從，字子文。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夏守，字子乘。	邾巽，字子敏。	申績，字子周。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公賓，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燕伋，字子思。	漆雕哆，字子斂。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抗，字子藉。	商澤，字子秀。	右作蜀，字子明。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步叔乘，字子車。
施子常，字子恆。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第十六回

論前賢太息臧武仲談兵
證古事預知東野畢佚馬

且說魯定公把孔門弟子題名錄，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見顏回排列第一，便向敬叔問道：這題名錄上顏回居首，註明他以德行著稱，貧而好學，都與從政沒甚關係的，究竟問他有無富民強國，造成霸業的才能呢？這一問，敬叔頓住了，不敢任意回答，心想顏回自己窮得一無所有，豈能替民衆謀富，猶未便直說他沒有這個才能，轉念之間，回答道：臣和他並不是舊交，不曉得他有無富民強國的才能，祇聞夫子稱道他德行高尚，不怕窮，不羨富，不求聞達於諸侯。主公何不召他入朝口試，有無才能，就可了然了。定公依言，即命敬叔告知孔子，轉促顏回即日朝見。敬叔奉命來見孔子，說明來意。孔子說道：若論回的

年紀，可以緩幾年出仕，論他的境況，應當早入仕途，話聲未絕，恰巧顏回走來。孔子向他說道：敬叔奉君命來召你入朝，這是學優出仕的機會，魯君有什麼問話，你要留意，答話要簡單詳明。苦盡甘來，在此一舉！顏回答道：魯君信不到，回有從政才，所以召去面試，那末夫子具有經天緯地的大才，學識高於泰山，尚且不求仕進，回是一個貧士，讀書不多，見聞不廣，從政的道理，一些兒不懂，終身隨侍夫子，是回所願，決不願拋棄夫子去求祿養的！孔子說道：讀書人，總得要求個出身，就是我將來也要出仕，決不會終老在這臯比席上的。你既有此機會，應當謹慎，應召入對，莫辜負了敬叔薦舉你的盛情。雖則你素來不喜研究政治學，但是你有過人的才智，臨民聽訟，綽綽乎有餘。顏回遲疑了一回，說道：夫子吩咐，回怎敢不依，來朝應召入對便了。敬叔告別回家，孔子又向顏回說道：自餒是悞事的起因，自信是成功的基礎，不論做什麼，都不可以自餒。

的。顏回答道：「雖未入仕途，仕途中人卻也見聞得多了，結局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例如臧文仲與武仲，世稱武仲爲聖人，當然比文仲賢能，結局受人暗算，帶罪逃奔齊國，可見才智是不足恃的，好談兵卻爲小國所敗，可見自信是不可靠的。文仲死後能使人敬重他的言論，怎能稱他不賢呢？」孔子說道：「文仲雖則身死言立，然而他有三不仁，三不智，死後仍有人議論他的不是，怎能算得賢人呢？」顏回說道：「請問文仲的三不仁，三不智是怎樣的？」孔子答道：「明知柳下惠的賢才，使居下位，設立六處關卡徵稅，使妾織蒲以圖小利，這是文仲的三不仁；僭用天子的守龜，既知非禮的逆祀而不禁，使國人禍海鳥，這是文仲的三不智。武仲逃至齊國，預知齊將有禍，不受田而避禍，這種智能，更屬不易。武仲這樣多智，爲什麼不安於魯？爲着作事不順不怨的緣故。接着又勸顏回道：「你一貧如洗，還是早些出仕，雖則做官以清廉不貪爲寶，卻也有分內應得的。」

俸祿積蓄起來，就可以娶妻成家，圖個光前裕後了，何必多憂多慮呢！顏回說道：「夫子替回打算，可稱得無微不至，只怕魯君信不過回，有從政才，不加委任，這便如何？」孔子不作一聲。到了來朝，顏回整了舊衣冠，跟隨敬叔入朝，以臣禮見定公。定公問道：「孔子精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政教，你是孔門中第一賢弟子，古聖王的政教，諒來也熟習貫通了？」顏回答道：「政教不是普通日用的學問，未曾熟習，不過偶然聽得夫子演講罷了。」定公又問道：「你在夫子門下熟習些什麼呢？」顏回答道：「日常所習的正課，是禮樂射御書數等六科，還有德行言語、文學、政事等，量各人的原有才能，隨意修習的。」定公說道：「政事爲建功立業的重要學問，爲什麼不加熟習呢？」顏回答道：「臣是一介貧士，只曉得『克己復禮』，是立身處世最重要的。政事是卿大夫的學問，與普通人有什麼重要關係呢？」定公問道：「什麼叫做『克己復禮』？」顏回答道：「就是剋制自己的私欲，處

處憑着天理做事，一切不合禮法的弗看，不致受外物誘惑；一切不合禮法的弗聽，不致受甘言誘引；一切不合禮法的弗說，不致因語言惹禍，一切不合禮法的弗動，行事自然正直無私。能够一一做到，小則可使終身無禍，大則可使天下人歸嚮。回只恨不能做到。定公聽了這一席話，嫌他迂腐不切實用，便問道：你既熟習六藝，御馬的方法精明麼？顏回答道：缺少實習功夫，不敢說精明。定公又問道：你可曉得東野畢精明御馬麼？顏回答道：曉得的，雖則精明，尙未完善，不久其馬必佚。定公聽了笑容頓斂，原來東野畢是定公手下御馬官，善於騎馬，偶然在顏回前稱讚他善騎，不料顏回非但不稱好，反說他馬都要逃去了。分明含有挺撞語氣，定公不復接談，側轉頭來，向左右說道：君子也要虛言誣人的。顏回見話不投機，立即退出，回見孔子，將在朝問答語，略說一遍，孔子說道：回你的前段答語很得體，就說差了東野畢御馬必佚那幾句話。顏回

答道：「回據物理直對，何差之有！孔子說道：『不能夠這樣直截了當的回答，應該委婉陳辭，使人不覺挺撞。』只怪你沒有口才，若然換了宰我子貢，斷不至於說得魯君動氣的，雖則巧言令色，左丘明所羞恥，吾也羞恥的，不過在諸侯面前直言挺撞，太覺傲慢，吾也羞恥不幹的。」顏回答道：「在朝廷上不可以忠言直道，回只好終身不近諸侯，免得自尋煩惱！」說罷，懊喪非常，孔子也就和別個弟子講學了。挨過三日，魯定公正在朝上與卿大夫議政，忽見牧馬的圉人來報：道「東野畢駕馬佚去，兩驂連兩服逃入廐中。」定公聞言，即命敬叔速召顏回，隔不多時，顏回隨敬叔到廷上，定公含着笑容問道：「前日寡人問你可曉得東野畢的擅長御馬，你說他雖則精明未能盡善，不久其馬必佚。現在果然兩驂兩服同時脫佚，你怎樣會預先曉得呢？」顏回答道：「從政治學識上曉得的。從前虞舜善能使民，造父善能使馬，虞舜不願用盡民力，造父不願用盡馬力，所以虞舜

在位無佚民，造父任職無佚馬。現在東野畢的御馬，上馬執轡，嚼環正了奔馳道路，步伐快了；歷險行遠，馬力盡了；他還只是搜求快馬，臣因此曉得他御馬，必使馬力竭盡，馬安得不佚？馬爲六畜中最有靈性的，所以可以教他臨陣衝鋒，可以使他負重致遠，可以用他代步趕路，就不過喉間生了橫骨，不能講話，主人飼養多年，牠也知報答。臣觀東野畢每次御馬，必使那馬四蹄淌汗，力竭聲嘶，馬豈不要怕懼逃避呢？定公說道：你這一席話，高明極了，包括的意義很大，寡人願聞進一層的說法。顏回說道：臣聞鳥窮極了亂啄，獸窮極了亂攫，人窮極了使詐，馬窮極了脫佚，所以自古到今，沒有在上位的窮極了下民，能够不發生危亂的！定公聽得入耳，說道：名下無虛傳，你不愧爲孔門第一賢弟子，才可大用，莫怪你不肯小就了，且等有相當位置，再行徵聘。顏回揖謝退歸。定公尊重孔門多賢才，駕車往訪孔子，孔子整衣冠接到正室中，分君臣禮坐定，

定公把顏回預知東野畢佚馬的問答，詳細告知孔子，並加獎勵，末了問道：夫子門下，像顏回一般才智的，共有幾人呢？孔子答道：顏回才智過人，故推爲門生長，找不出第二人。接着向定公問道：丘從未聽得魯國有善御馬的，東野畢是不是魯人，主公何以曉得他善御馬呢？要知定公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 明天的社會

本書根據社會上之種種現實。推闡其必然之演變。而造成未來社會之一切。立論警闢。趣味雋永。不可不讀之好書也。

▲全一冊 廉售洋一角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十七回 于奚請繁纓輕視名器 顏回尙氣節詳問立身

且說魯定公聽得孔子問及東野畢，很高興的答道：「提起了東野畢，有一件連帶的舊事，敢請夫子解釋哩。」那東野畢是衛國新築人，乃父名弓，以善製馬飾著稱。旋充新築大夫，仲叔于奚的御者，當吾先君成公元年，齊兵伐我北鄙，時值衛君奉晉命，派孫林父爲將，率兵伐齊，齊兵解我北鄙圍，遇衛兵於新築，接戰，衛兵大敗，孫林父幸得仲叔于奚相救，纔得生還。歸國後，論于奚有功，賞以食邑，于奚不受，聽了東野弓的話，請賜曲懸，繁纓以朝，竟得准許。于奚此舉，合禮不合禮呢？孔子答道：「過失在衛君，應該多賞他食邑。諸侯用的車服，叫做名器，不可以借給他人的，因爲名器是國君獨有的，不失名位，方可使人民信仰，不失信仰，方可保守名器，名器所以分別尊卑的，尊卑所以行禮義的，禮

義所以生利益的，利益所以平安萬民的。這個六項是國政的大節，若然拿來借給他人，猶如把國政借人一樣，那末國君失政，國家從此滅亡，不可以挽救了！論這事責任應歸衛穆公，不過當時主張出自國卿孫林父，所以衛國不至於滅亡。這是周定王十七年間的舊事，相隔久遠，提及他則甚定公，答道：東野畢自衛來投，以此事在寡人前誇耀，說于奚得用繁纓，是他先父教他請求的，並爲寡人製成幾種繁纓以飾馬，寡人悞聽了他的虛言，只道他精明御馬，現在已將他革除職司，免得再遺後患了！說罷，參觀一班弟子的功課，有的讀史，有的讀經，有的讀禮，成績很好，弟子個個彬彬有禮。定公說道：天下英才，盡被夫子收列門牆，寡人意欲借才門下，共商圖強救國大計，敢請夫子荐舉。孔子答道：弟子雖然不少，未必盡是英才，可用不過三數人，像言偃、宓不齊、漆雕開等，可使從政以外，顏回、原憲、曾參等，才智雖然不弱，不過士各有志，他們都喜

歡求學，不喜歡求祿的。定公即請孔子介紹言宓曾三人相見，恰值子賤子輿因事回家，祇有子游在門下。當由孔子介紹謁見定公，定公和他談論了一回政治，子游對答如流，句句動聽，定公嘆爲奇才。當日回宮以後，本擬委任子游爲下卿，無如用人行政的大權，全操諸季氏手中，定公不能自主，祇把子游的才能，告知季氏叫他給以相當官職，季氏預防子游在朝爲下卿，接近定公，削奪自己的政權，所以不願任爲下卿，隔了幾月，方委子游爲武城宰，後文自有交代。且說孔子門下，要算顏回原憲最窮，初來時孔子恐怕他倆因窮屈節，常拿氣節來勉勵他們，不料兩人氣節高尚，遠出一班富貴弟子之上，非但終身不願屈節權門充家臣，並且對於現任權門家臣的同學，羞與爲伍，孔子常對他倆說：做家臣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一則可以由下位而上達，二則可以監察權門，隨時加以匡正點化，拿忠君愛民的道理，灌輸到權臣腦海裏，使他改過

知新去惡從善。若然天下賢士，都像了你們兩個人，那末權門中絕無正人君子，只有獻媚求榮的小人，專幹助紂爲虐，爲虎作倀的勾當，中國永無寧日了！我們只好逃到九夷去了。顏回說道：九夷風俗鄙陋，怎樣好久居呢？孔子答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譬如憲居蓬戶，你居陋巷，不是很快樂的麼？顏回曉得孔子不肯離開父母之邦，居九夷不過說說罷了。自己也是生長在魯國，祇爲公室衰微，三家爭權，不願仕魯，受季氏的節制，素知宋國是孔子的始祖，有心要到宋國去，借此諷勸孔子去魯歸宋。當下向孔子說道：回生長中國，不願居夷，將西游宋國，敢問怎樣立身？孔子說道：只要守着恭、敬、忠、信四個字，能够恭，自然不近禍患；能够敬，自然得人親愛；能够忠，自然與衆和睦；能够信，自然得人信任。立身堅持這四字，可以治國家，豈獨一身呢！若然不比較親近的，去比較生疎的，不覺疏遠麼？不修內行，專修外貌，不覺相反麼？不先考慮在前，臨

事急謀補救，不覺嫌晚麼？顏回說道：立身的道理明白了，請問朋友交際應該怎樣？孔子答道：君子交朋友，不忘卻久遠的德處，不記念久近的怨恨，曉得了爲非作歹，不能够推說不曉得，這是仁人君子交友的道理。顏回又問道：怎樣可稱君子？孔子答道：愛人以德，行事必先測度輕重，對自己不偏重，對他人不輕視，就是君子。顏回又問道：小人成人有什麼分別呢？孔子說道：小人與成人判若天淵，極容易分別的。毀壞他人善行，自以爲博辯，行使狡詐，自以爲智能，見人有過失，私心歡喜，羞恥求學，羞惡無能。這便是小人；通達情性的原理，明瞭物類的變化，能知幽明的故事，能見游氣的本原，這樣可稱得成人。既爲成人，再加以能行仁義，能知禮樂，便是成人中的先進。顏回又問道：小人的言語豈無類似君子的，怎樣辨察呢？孔子答道：君子拿品行來發言的，小人拿利口來發言的，所以君子爲着仁義，急用言語相勸，能够久遠相愛；小人爲着亂事，

急用言語相誘，不能久遠相親。回你能够注意到小人君子的言語，學道高出他人之上，可稱得模範弟子，二三人都以爲言語無重要關係，不加研究，就是宰我子貢皆以言語著名，也祇注重自己的發言答語，至於君子小人的語氣，都漠不關心，不加研究的。殊不知辨別他人的言語，比較自己的言語更加重要。常言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湯王武王常同百官商議朝政，所以叫做「湯武諤諤而昌。」桀王紂王不聽忠諫，反加刑戮，嚇得百官不敢直諫，所以叫做「桀紂唯唯而亡。」君沒有直言爭論的忠臣，父沒有直言爭論的孝子，兄沒有直言爭論的賢弟，士沒有直言爭論的良友，能够不有過失，從來沒有的。所以古語云：「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那末國無危亡的預兆，家無悖亂的行爲，父子兄弟無過失，交友久敬不絕了。顏回卽向孔子及諸同學辭行，子貢贈以車馬衣服，不受。

備盛席送行，并邀仲孫何忌、叔孫武叔作陪。顏回在席上談及孔子的贈言。何忌說道：子淵既然研究君子言語，敢問君子一言必然有益於仁智，怎樣解釋的呢？顏回答道：一言必有益於智，祇有預料；一言必有益於仁，祇有忠恕。忠恕，就是對待自己不願受的，也不拿來對待他人。何忌又問道：賓之武叔喜歡評論他人過失，也算得口過麼？顏回答道：稱人之惡，不能算讚美自己；論人之枉，不能算匡正自己，所以君子祇攻自己的惡，不攻他人之惡。賓之武叔適相反，安得不算口過呢。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曾參受杖非孝非慈 伯魚趨庭學詩學禮

且說顏回西游至宋國，時在宋景公十五年，國勢衰弱，遠不及魯國。顏回無意仕宋，就擱了幾天，就到別處去訪友，後文自有交代。再說孔子門下的曾參，家居尼山北麓，宅後有圃甚大，曾皙親手種植各種蔬菜瓜豆，以備隨時摘來作飯菜用的。一日，曾參執着鐵鋤，走到瓜畦邊，因見野草頗多，高過瓜藤，妨碍瓜的生長，就執鋤入畦耘草。這是農夫的工作，他是個有學問的士人，對於這種工作，一些兒門道不懂的，執着鐵鋤，只管向草多的所在亂耘，不料把瓜根斬斷了，正遇曾皙走來，曾參直陳道：「三棵冬瓜根都被我斬斷了。」曾皙作恨聲道：「誰叫你來耘瓜的，你不是小孩子，把鐵鋤當作玩意兒，任意亂砍，可曉得這是異種冬瓜，種籽向吳國覓來的，如今被你連根斬斷，怎能開花結瓜呢？」

參答道：可以把斷根接牢了，培以基肥，何愁不能結瓜呢！曾皙勃然大怒道：人頭砍斷了，可以接連生活麼？做差了事情，還敢出言挺撞，這還了得！說罷，取過大杖，向曾參夾頭夾腦猛擊兩下，曾參昏暈倒地，人事不知，隔了片刻，始得甦醒，爬起身來，走到曾皙面前說道：以前參得罪大人，大人用力撲責，今日參罪該杖，大人撲責之力很輕微，莫非年高力弱了？說罷，退入臥房，彈琴唱歌，有意使曾皙聽了，知他身體不會受傷。這當兒正遇伯魚、陳亢游玩尼山，歸途經過，登門見訪，逕入臥室，曾參停琴讓坐，伯魚見他衣服上有不少泥垢，伸手替他拭去，且拭且問道：你在家作甚麼事？弄得身上許多泥污。曾參答道：方才耘瓜不慎，悞斷瓜根，父親怒甚，持大杖向我猛擊，我竟昏暈仆地，以致衣服上污着泥垢。伯魚問道：受杖未久，何來興致鼓琴唱歌呢？曾參答道：恐怕父親爲我身受杖傷而憂慮，特地鼓琴唱歌，表示我體健無傷，以解父憂。伯魚微笑道：不仁

的嚴父，逢着你這愚孝的好兒子，可稱絕倒！此所謂棒頭底下出孝子，子與不知享過了多少次數的杖責了？否則何從分辨得出前次杖責力重。這次杖責力輕呢？曾參說道：「家人之義，等於嚴君。」兒子有了過失，受父杖責，這是爲人子的常有事，只怕伯魚也受過夫子的杖責吧？伯魚說道：鯉常聞父訓，人子的身體，是父母所遺。不可毀傷，我自小祖母愛我如珍寶，母親憐我是獨子，父親也加慈愛，所以有生以來，不曾受過杖責。曾參說道：不知你幾生修得爲聖人之子！除了聖門，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誰不受父母的撲責教訓呢！陳亢接言道：世上慈善父母多得，怎能一語抹煞，父母都有愛憐子女的心腸，視親生兒女作牛馬般看待，常常施以撲責，這是頑固父母的「不仁」，換句話說，就是狠毒手段。凡屬詩書之家，父慈子孝，家庭間融融洽洽，那末家和萬事興，家道自然會得興盛了。古今來逆倫弑父的原因，都是父不父，子不子，父母視子如畜

類，動輒撲責咒罵，不顧兒子的廉恥，積怨日深，父子遂成仇敵，殺機潛伏，一發不可收拾，演成逆倫慘劇，父子同歸於盡，豈不可惜呢！父母苟能以慈愛至仁的心腸來待兒子，兒子雖然亦有殘暴不知孝親，斷然下不落弑父毒手的。這等事理，顯著在人耳目中，並不是我的武斷啊！這一席話，說得曾參羞容滿面，不作一聲，陳亢自知言重了，連忙轉變語調，向伯魚問道：不但子與羨慕你，得生聖門，就是諸同學和我，也莫不私心羨慕，但是夫子既具慈愛之心，那末親傳衣鉢，諒必有特異的教訓，可能略道一二？伯魚答道：父親施教，至公無私，所以鯉與子蔑，和諸同學一堂授教，有一日，父親獨立在堂前，鯉在他面前疾行經過，他問道：鯉可曾讀詩經？我答稱不曾讀。他說道：不讀詩經，不能够通達事理，更不能和平心氣。怎能立言！我就退而學詩，還有一日，他又獨立在堂前，我又從他面前疾行經過，他又問道：鯉可曾學周禮？我答稱不曾學。他說道：

不學周禮，不能夠明白品節，更不能堅定德性，怎能自立！我就退而學禮。除此以外，沒有什麼異聞了。陳亢欣然說道：我問了一句，聽得了學詩、學禮、兩樁益處，並且聽得聖人教子，和教門下諸弟子是一樣的。接着與曾參談論了一回鼓琴的方法，即行作別，和伯魚同歸。陳亢不贊成曾氏父子的行爲，特地把曾參耘瓜受杖的始末情形，很詳細的告知孔子，孔子聽了，勃然大怒道：悞斷瓜根，是極細的小事，曾皙不該用大杖撲責；曾參被撲得昏暈仆地，不該再鼓琴作歌，以示體健無傷，可稱得父不父子不子，以後曾氏父子到此，不許他們入內。那曾參自以爲能盡孝道，次日來孔門求學，被司閭攔阻，不令他入內去。曾參問道：可是夫子出門去了？司閭答道：沒有出門，正在杏壇上講學。曾參又問道：夫子既然正在講學，你爲什麼不令我入內呢？司閭答道：家主有命，獨不許放你入室，爲的是什麼，我卻不曉得，你自己做錯了什麼，諒來總想得明白的？

曾參聽了這一席話，轉念之間，料必是昨日陳亢回來，把我耘瓜受杖的經過，告知了夫子，但是這件事錯在吾父，我情願受杖，絕無反抗忤逆行爲，並無過失。爲什麼不容我入內呢？[？]便向司閹說道：願你通融放我入內，若然夫子責備你，有我代你申說明白，決不使你受委屈。司閹答道：我是司閹人，專司看守門戶，主人有命，不許放你入內，怎好通融。通融了，我有違命失職兩種過失，那裏說得過去，請你回去吧。曾參只好轉身而行。一邊走，一邊想，這事須得央求同學在夫子面前申說明白，否則不得入夫子門牆，豈不可惜呢！南宮敬叔和夫子最契合，請他先容，最爲合宜，打定主意，便一徑往訪敬叔，把自己耘瓜受杖，及司閹攔阻的經過，細說一遍，末了央求敬叔，代向夫子申說苦衷。敬叔素來最愛朋友，這時聽了曾參一席話，心想他既受嚴父大杖，又遭夫子拒絕，受此兩重委屈，怎樣過得去呢！究竟事屬細微，並無大過，容易剖白的。當下就

向曾參安慰道：不用愁悶，立刻同你去見夫子，說得明白的，非比你拿大杖打倒了令尊，變成了忤逆兒，那末要被夫子逐出門牆了。說着，即同曾參移步出門，一路向闕里走來，曾參說道：司閭不容曾參入內，奈何？敬叔說道：不用顧慮，自有我引見夫子。說時已抵闕里，敬叔逕由子蔑出入的大門中走入，敬叔和子蔑是郎舅，時常來往的，所以不去訪子蔑，逕登堂見孔子，說道：子與並無大過，所犯小過，敢請夫子當面加以訓責。曾參垂手兀立在階下，不敢走上講堂。孔子說道：曾參走來。曾參聞喚，趨行至夫子面前，垂手侍立。孔子說道：曾參，你不是農夫，何苦要自尋煩惱去耘瓜呢？受杖至於昏暈仆地，生命不是兒戲的，爲什麼要鼓琴作歌，表示你身體安康呢？難道你不知道虞舜有頑父瞽瞍麼？舜盡孝道於瞽瞍，瞽瞍溺愛次子象，誤聽象的詐言，欲使舜臨險地，舜並未遠避他方，要害死他卻搜索不到，舜遇小極則忍受，大杖則逃走，所以結果瞽瞍不曾犯

不父的罪名，舜不失為蒸蒸的孝子。現在你委身以待暴怒，暈死而不逃避，被杖打死了，陷父於不義，不孝極了！你是天子的百姓，那末你父打死了天子的百姓，該當何罪？曾參聽了，說道：參的罪過大極了，今聞夫子教言，方纔知覺，以後當知改過。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明天的科學

現代科學。已極發達。但由此演進。必不止現在之情形。本書用科學眼光。預測未來科學之進展。雖非實驗。勢有必然。讀之可以開發心思。

△全一冊 廉售洋一角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十九回 仲由治蒲邑簞食施民 孔子游農山瓦甌果腹

且說子路做了蒲邑宰，勤政愛民，親自視察全邑鄉區。很多低窪地方，而且設備不完，遇到久雨不停，田中積水不能開洩，農作物被水淹死，便成水災。這都是歷任邑宰，漠不關心，不替低區農民預先設計水備所致，等到成了水災，農民鬧飢荒，那才請賑救濟，非但農民受苦，並且公家的賦稅也收不到。子路爲低區農民作防患未然的設計，召集公正鄉民，議定有淺溝小浜的所在，加深加闊，沒有溝渠的所在，擇定相當地方，開鑿河道，兼防洩水過易，遇着長久無雨，易成旱災，所以出口處用閘，可以隨時啟閉的，工程議定，分段派各該地少壯鄉民出力工作，派耆民指導監督，不給工資，只給飯食，工人衆多，爲數甚巨，子路爲提倡各富戶認捐起見，首先捐廉，每人每日給以一簞食，一壺漿。

顏回自宋歸魯，經過蒲邑，遇見子路在那裏監察，等到回轉孔門，告知孔子，孔子不以爲然，卽派子貢前去勸止。子路自以爲是德政，不料孔子竟會派人來阻止，大爲掃興，當下款待子貢留宿一夜，次日，子路把政事交佐治員代理，他便帶着收得的賦稅和子貢同車回轉曲阜。子貢先歸孔門，子路逕至季孫家，呈繳賦稅，並請假五日，料理私事，那才來見孔子，見面就說道：由受夫子教訓多年了，蒙夫子稱道由學優可仕，薦爲蒲邑宰，由見暴雨將至，低區恐受水災，所以使民修溝洫以備洩水，因見貧民挨餓作工，心覺不忍，因此每人日給簞食壺漿，稍解飢渴，夫子特地使子貢來阻止，這是夫子阻由行仁義。夫子常以仁義教門下，又禁門下行仁義，由不敢受命，莫不是別有說法麼？孔子說道：由你的爲人色色都好，就不過性情率直，不知變通，怎不思量你是我最愛的弟子，現已出仕爲官，能够爲民預防水患，這樣勤政愛民，我聽得了很爲歡喜。不

過在這春秋時代，猶其是在這公室衰微，權臣執政的魯國，居官行政，格外要瞻前顧後的留意，若然不留意，只管憑着良心，施行仁政，那末考績的獎勵未曾得着，已經不安於位的走了！子路說道：據夫子這樣說法，那末現在魯國做官的不能行仁政，要去貪贓玩法，剝削百姓的脂膏，去奉敬權臣不成？孔子說道：廉潔是做官的要素，斷不可以有貪污行爲，祇爲權臣左右，趨炎附勢的小人，多得像附羶的螞蟻，都在那裏想奪人的位置，專等你行一不合禮的政令，他們就據爲攻訐的話柄，在權臣面前，加油添醬，危言聳聽，弄到立刻把你撤任，纔罷休。這就是派賜來勸止的原因；你既然憐惜貧民挨餓工作，何不稟請魯君，發公家倉廩中的積米來賑濟，用不着你私人出資購米施食，你自以爲是行的德政，豈不是顯明魯君的無德呢？常言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今吃了魯君的俸祿，私行自己的恩惠於百姓，顯示魯君不施恩澤於百姓，雖

則你居心無他，若然被趨炎附勢的小人知道了，就要說你居心叵測，那末你的受罪大了。故爾吾刻不待緩，差賜來阻止；就恐怕遲了，被小人得悉報告了權臣，那時雖加阻止，已覺嫌遲了。此舉純爲愛你起見，望你久安於位，發展胸中的抱負，在我也沒有光榮的呀！子路避席肅立說道：夫子愛我，過於父母，敢請居蒲，以便隨時指教。孔子說道：緩日來游，當少住幾天。現在你有什麼爲難？何妨詢問。子路說道：蒲邑多壯士，頗覺難治，現既不能用私恩仁政來感化，更覺難治了！孔子說道：對人必恭必敬，可以攝服勇氣；行政寬和正大，可以折服剛強；愛衆而恕，可以使民工作；斷獄明察，可以抑制姦邪，能够這樣，治民有什麼難處呢？子路說道：由請假五日，可以在夫子跟前受五日教訓。孔子說道：爲政不在多言，量你的才智學識，治蒲邑足够有餘，何必多問呢？趁此好春天氣，還是出去游玩山水，倒也很有益處的，今日時候晚了，來朝同你去游玩農山。當

日，子路留宿孔宅，到了來朝，駕車出游，子路子貢顏回等三人隨行，從闕里到農山相隔數十里，孔子爲觀賞沿途風景，一路從幽曠處前行，路程格外遙遠，行到過午，大家都覺飢腸轆轤，孔子便命停車，與三人下車，向路旁找尋客店，以便打尖，那知鄉村所在，並無客店，不得已走到一家鄉人家中，向主人買食充飢，卻巧遇着一個儉嗇人，家中日用器具殘缺不全，拿瓦甬煮飯，自以爲比鐵鍋中煮的好，用瓦盆盛着，以進孔子，孔子正容肅立，雙手接着，好像接受太牢的饋享，子路說道：瓦甬是陋器，飯菜是劣品，夫子爲什麼歡迎到這樣呢？孔子答道：喜歡忠諫的，心中思念君主，得着羹食的，心中思念親友，吾不是敬他飯菜的好，因爲他是個極儉嗇的鄉民，竟肯不取報酬，煮飯給我們五人充飢，雖則是青菜黃米飯，在他以爲十分厚待我們，安可不感謝致敬呢！子路微笑說道：既承主人如此厚待，我們不必客氣，儘量充飢，免得停一回山中難覓

食，大家再挨餓了。說罷，一手執竹筷，一手托瓦盆就食。子貢原屬富家子，自小喫慣精美的飯菜，這種糙米飯，無油菜，怎能咽得下肚，惟有孔子和顏回，各盡一盆，方纔罷食。孔子見子貢一口也不會喫，就向他說道：我固知你錦衣玉食慣常的，不過今朝無處覓佳肴，只好聊以充飢。常言道：肚飢好喫飯，你嚐嚐這種田家風味，未必不及山珍海味哪。子貢未便直說嫌劣不要吃，只好推說肚子痛，不能吃東西。子路攙言道：這是蛔蟲在腹中鬧飢荒，嗷嗷待哺，故覺腹痛，吃盡一瓦甌米飯，蛔蟲盡得飽食，管教不覺腹痛。孔子說道：是呀，此時有飯不吃。到了農山，山中也不見得有打尖的店鋪，終日挨餓，殊不值得。子貢恨恨的望了子路一眼，怪他故意在夫子面前饒舌，猶未便說破，只好說當真是胃病復發，一天不吃東西，非但不覺餓，反爾比吃了東西，來得舒適，說着，把自己面前一盆飯，移到子路面前說道：你的食量很大，盡了一盆，吾知你尙未吃飽，這

一盆一起吃，免得停一回兒再餓了！子路明知他有心報復，看出我一盆還是勉強吃盡的，怎能加添一盆。當下答道：我已飽了，就餓，也不願吃人家的殘食。這時孔子取出一塊碎銀報謝鄉人，鄉人不受。孔子說道：你的食糧，來處不是容易的，孔丘與你非親非友，豈可以帶着四個同伴，登門白吃不酬報呢！鄉人說道：只爲離市太遠，不及購辦魚肉葷腥，就拿家常便飯，待慢貴客，忝顏取酬。孔子不願收回，急急與子路等登車趕路，直到農山前下車，車馬自有御者看守，孔子同子路等取路登山，游覽古跡，直到山頂最高處，四面眺望，遠天一色，兩三只飛鳥，好像在白雲中出沒，遠近的房屋，好像鱗次櫛比一般，幾處炊煙上騰，一剎那被風吹散，風景天然，好似一幅畫圖，觀賞一回，俗慮全消，便向松樹下拂石就坐，發聲長嘆道：等在這地方，令人有出塵之想，怪不道古今來的高人義士，都喜隱居深山，遠離城市，原來有這樣的天然風景，供人嘯傲煙

霞，情願終老山林了！子路說道：等在這地方，祇可享清靜的閒物，功名無分，胸中有了學問，無人曉得，死了也無人稱道他的姓名，簡直是虛生人世了！孔子說道：由，難道不曉得傳說隱居巖阿，出爲相國；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名傳後世，誰說功名無分呢？祇問自己的立志，喜歡立功於世，隱居深山，將來也可以建立功業的，愛惜聲名的，死在山中，也能够留名後世的。你們且向石上坐了，各將志願說明，待我批評選擇。要知子路等三人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子路言志不脫武夫氣 曾皙抒懷迎合聖人心

且說孔子游玩農山，與子路子貢顏回等拂石而坐，叫他們各將平生志願說明。子路的性情最急躁，搶先回答道：由願得像月亮似的白羽，像紅日似的赤羽，鐘鼓聲音，響得震天，旌旗招展，遮得滿地，由統率一隊兵出戰，把敵兵打退千里以外，奪取敵人的旌旗，把俘虜的耳朵割去了，惟獨由能勝任，他倆只好聽我命令。孔子說道：可以稱得勇士。子貢說道：賜願齊國與楚國交兵，在廣闊的沙場上大戰，兩面的營壘相對，戰場上的塵沙蔽天，兵刃相接的聲音盈耳，賜敢穿着縞衣戴了白冠，到戰場上游說兩交戰國，詳論利害，解釋用兵的禍患，使齊楚兩國停戰言和，惟獨賜能勝任，他倆只好從我充副使。孔子說道：可以稱得辯士。顏回祇管手拾石上的松果玩弄，不作一聲。孔子說道：回何

獨無言？顏回答道：武有由，文有賜，回既無武，又無文，還有什麼說呢！孔子說道：人各有志願，譬如小孩子，有的喜歡吃糖菓，有的喜歡玩耍，這也是志願。回具此昂藏七尺的身軀，有預知東野畢佚馬的才智，無書不讀的學問，必然也有志願。照直說來，待我批評。顏回說道：回聽人說：薰草薺草不可以同器收藏，唐堯夏桀不可以同國而治，爲的是其類不同。回願得明王聖主輔佐爲相，施行那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拿禮樂制度來開導人民，使民不必修城郭，絕無人踰越溝池，銷劍戟改造農器，放牛馬於平原曠地，千年沒有刀兵的災禍，百姓沒有離散的痛苦，那末用不着由的趑趄勇力，也用不着賜的落落辯才。孔子聽罷，說道：好啊！這便是德。子路舉手問道：夫子選擇那一個的志願？孔子答道：不傷財，不害百姓，不費唇舌，只有回的志願能够包括。說罷，望見紅日已經西向，續言道：時光不早了，回去吧。於是一起走下山來，登車回轉，已經

萬家燈火時候了。吃過晚飯，子貢顏回覺得疲倦，就到臥室中休息；孔子那是龍馬精神，不覺乏力，子路是練過武功的，也不覺得疲倦；同着冉伯牛、公西赤、曾皙侍坐在孔子傍邊，大家任意閒談。孔子待門弟子向來和藹可親，並且談鋒很健，弟子有問，總是回對得詳詳細細，所以及門弟子都喜歡與他在燈下長談。當下子路問道：夫子爲什麼偏愛顏回？孔子微笑道：你不是小孩子，何必爭歡喜。吾愛顏回，愛他有四項君子的品行：一是強於行義，二是怕人稱譽，三是不敢做官，四是謹慎終身。衛大夫史魚，只有三項君子的品行，就是不曾做官，能够敬君，不曾祭祀能够敬鬼，持躬正直，待人曲諒，所以死後還行尸諫，直聲滿天下。顏回比較史魚還勝過一籌，安得不加敬愛？曾皙攬言道：暫從前聽得夫子三句話，一是得見他人一樁善行，忘卻他一百樁不善，這是夫子的勸善；二是見他人有好處，好像自己有的，這是夫子的心平氣和；三是聽得了待

舉的善事，必要自身先行，那才指導他人，這是夫子的以身作則。哲學夫子的三事，一事也不會學像，自知不及顏子淵子路向孔子說道：由將不以古道爲法，只管行我的意見，可以的麼？孔子答道：不可以的。從前東夷子羨慕中國的禮教，替寡孀女納個私壻，終身不改嫁；殊不知中國孀婦，禮無再嫁，重在守節，他女雖然不嫁，豈能算作合禮的守節呢？還有蒼梧嬈娶妻美麗，讓給乃兄，這也是不合禮的。起初不慎，到後來反悔，那裏來得及呢！現在你要捨卻古人的大道，行你獨裁的意見，安知你意中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呢？目前顛倒是非，後來覺悟，欲行反悔，是難的啊！還是取古爲法，參以己意，那末行事自少悞事了！子路說道：得聞夫子教言，由終身不敢妄行己意。孔子讚道：由聞善言能夠竭力奉行，這是你的長處；不過你性情急躁，遇事往往不及詳察利害，汲汲奉行，這是你的短處，望你謹記我言，改去急躁性，遇事須加審察，莫再冒昧從事，

將來免貽噬臍不及的後患。子路提起日間在山頂上所說的志願，逼着夫子下斷誰好誰壞。孔子說道：日間已經評過你是勇士呀，吾的年紀，比你們討長一點，你們何妨在吾面前直吐心願，你們常常在吾面前說：當世無人如道姓名。若然有人知道，使人來徵聘起來，那末你們怎樣爲世用呢？接着對子路說道：由你已經出任，志願也說過的了，現在不必再說了。子路笑答道：由的志願多得很，莫道說兩次，祇怕說十次百次也說不完咧，再來一個志願何妨。接着說道：有一千乘兵車的國家，屈服在大國強權之下，經着兵禍，遇着荒年，由去治理，期限三年，能够使百姓有勇力，並且曉得保衛國家。孔子微笑不言。伯牛說道：地方六七十里，或是五六十里的小國，求去治理，期限三年，能够使國家富足，若說禮樂，非有所能，祇好另請君子。公西華以禮樂著名，當下說道：華不敢稱能，願學罷了，遇到祭祀盟會，穿了禮服，戴了禮冠，願爲諸侯的贊禮。輪到

曾皙了，他在旁邊鼓瑟，直到孔子問他，曾皙的立志何如？他才捨瑟答道：曾皙的立志和他們三人不同的。孔子說道：有什麼妨碍呢！儘管各說各的志願啊！曾皙說道：暮春天氣，做好了春季便服，同了五六個少年，六七個童子，出城踏青，到沂水的溫泉中洗浴，到舞雩天壇邊去納涼；游興既倦，一路緩步唱歌而歸，豈不快樂麼！孔子聽了長嘆道：吾的志願，與曾皙相同。原來曾皙年紀與孔子不相上下，自從父子倆同列門牆，曾皙的出言吐語，常常模仿夫子，這時言志，也是迎合夫子心理立論的，故能得夫子讚美。當晚無話，到了來朝，曾皙清早起身，走出臥室，祇見夫子已在庭中看花，趨前請過早安，問道：昨夜三子的言論如何？孔子答道：不過各說各的志願罷了。曾皙又問道：夫子爲什麼要笑子路呢？孔子說道：治國以禮爲本，他出言不遜，所以笑他的。曾皙又問道：有與赤的言論何如？孔子答道：有說六七十里五六十里的小地方，也是一個邦國，怎能算

不是邦國呢！至於華所說的祭禮宗廟，召集會盟，不算諸侯的大事，算什麼呢？他以為是小事，怎樣好算大事呢？三子的志願，都與我不相謀的。我願安頓老人，提攜少年，以信用對待朋友，使萬物各適本性；這卻惟有你的志願，是和我相近的。曾皙聽了這一席話，心中快樂非常，自以為學得像聖人了，實則相去得遠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習鄉射威儀服衆 問刑罰議論超羣

且說孔子因爲久不習射，便對子路說道：由，你精射，自你去蒲以後，二三人都不精射，久已不習。但是周官制特設左右僕射，專司其事，有大射，賓射，燕射，等分別，乃是男子必須練習的技藝，精大射可以臨陣迎敵，精燕射賓射，可以贊相宴饗之禮，關係非輕。今日豐相圃有鄉射，我們去參觀順道練習，好麼？

子路欣然答道：好啊！宜速前往，遲了只怕人多走不進。孔子即命一班在門下的弟子先去，然後帶了子路子貢，同行到射圃，觀看鄉里少年演習賓射，也分勝負，射中鵠的爲勝，射不中鵠的爲負，負者須飲罰酒，鵠就是箭巴中間的紅心，同射的，不外鄉鄰親友，在那時例行車戰，所以軍器中推箭爲最重要，定爲人民必修的技藝，因此有鄉射的舉行，使人人得以習射，閒時熟習正確了目

光，一旦臨陣交鋒，就可以箭取勝，立功當世了。所以遇到鄉射，參加的人數，總是整千整百的熱鬧異常。當下孔子幸得有許多弟子，跟隨護從，纔能夠從容立在前排，觀看得清清楚楚，忽然太息說道：射是快樂的，怎樣射？怎樣聽？應該依着聲音發矢，能夠射得正鵠的，只有賢能之人吧！若是不肖之人，怎樣來求不飲呢？詩經上說：「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就是求，求中鵠以辭爵。鄉射有酒，所以養老，所以養病的。求中鵠以辭爵，便是辭養。故爾士人遇着鄉射而弗能射，當以病辭，這是懸弧之義。周禮制定男子生懸桑弧蓬矢於門，弧就是弓，矢就是箭，表明男子必習射事，若然不能射，祇可以病辭。今日在場，約模有五百多人參加，人人都三折肱於此道，好比對奕，高手遇高手，格外有精彩，莫說他們拉弓發箭的，人人興高彩烈，在我袖手作壁上觀的，也看得眉飛色舞了。子路說道：夫子看得眉飛色舞，由竟看得手癢難熬，我們這許多同學，盡可演

習了。孔子說道：「好啊！我們就近到矍相圃去罷。」一班弟子就爭先恐後的往矍相圃去，觀衆陸續跟來，等到子路拿着弓箭等一切應用東西，同孔子走來，祇見四圍的看客，已立得像城牆一般哩。按鄉射之禮，先校射，後行鄉飲酒。校射，舉一人爲司馬，糾察正鵠；飲酒舉一人爲司正，糾察威儀；須擇精明此道的充任。當下孔子向子路說道：「今日祇習射，不飲酒，舉由爲司馬。」子路奉命，手執弓箭，出立發箭所在，向一班士人高聲說道：「鄉射，當與鄉里士大夫同樂，不過敗軍之將，亡國大夫，退在人後，不得爭入，以外請進。」觀衆聽了，退去了半數。子路又使公罔之裘序點舉解說道：「壯年能夠孝悌的，耆老能夠知禮的，品格高尚，不同俗子，宜立此位。」又退去了半數。這時只有極少數的看客了，箭巴兩邊也無人擁擠了。子路方命孔門諸弟子，依着排定的次序，兩人爲一組，逐一習射。子路立在箭道口糾察，之裘序點並立在箭巴近處。遇中鵠的，之裘擊鼓以報。

序點登記名冊，習射既畢，冉求、子貢、顏回、子夏、冉雍，皆是箭無虛發，三射三中。鶻，以外諸弟子平日少練習功夫，中鶻的很少。子路走到孔子面前問道：「今天習射，派由充司馬，成績如何？」孔子說道：「能夠用命盡責咧。來時觀衆環立如城牆，幾乎不能練習，被你三次指揮宣言，觀衆自會陸續退去，這是你鄭重其事，威儀自振，纔能使多數觀衆服從你的命退去，這卻惟有你辦得到，非但門下諸弟子中找不到第二人，就是我自己充司馬，也沒有像你威儀服衆。今年新春諸弟子從我來習射，觀衆比今天還要多出兩倍，初派仲弓充司馬，用婉言勸人退讓，觀衆置之不理；後換冉求，冉有爲司馬，強制觀衆退出，翼相圍，觀衆不服，幾乎鬧出亂子來；我就帶同諸弟子還家，直到今天，得了你的助力，纔能秩序井然，惜乎你已受公家祿養，不能夠常來引導諸弟子習射哩！冉求說道：趁子路在這裏，何不兼習鄉飲酒禮呢？」孔子說道：「鄉飲酒禮，是賓主的交際。」

禮，不但無關重要，並且只有國君國卿接待上賓行此禮，普通用不着的，並且酒能悞事，不會喝酒的，勉強喝了酒，便覺不舒適，量小的貪杯喝醉了，或則嘔吐狼籍，或則使酒罵座，弄到不歡而散，所以我不願演習。你們要曉得這種禮節，回去演講你們聽吧。說罷，與諸弟子步行回家。子路說道：由來朝要到蒲邑去了，催請夫子演講鄉飲酒禮。孔子說道：這種禮節，複雜異常，起始主人正衣冠請來賓及贊禮者，衆賓行至正門之外，主人向賓及贊禮者作揖行禮，衆賓入室，位尊者年長者先行，這是分別貴賤。主人三揖立在階上，衆賓三讓升堂，由贊禮請衆賓入席，衆賓互相謙讓，不敢居首席，主人酬酒，衆賓受爵立飲，酬酒既遍，不酢下退，以免多飲失儀。樂工上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主人獻酒。吹笙者上堂，歌「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和以笙瑟之音。主人再獻酒，停音樂，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篇，奏笙鼓瑟，和聲而歌「周南。

召南」三篇，樂工報告樂已全備，退出，於是司正揚觶，請衆賓安坐，賓以酒敬主人，主人敬介，介敬衆賓，先長後幼，敬到三巡爲止。飲酒之節，從朝至午，從暮至夜，賓出，主人送諸門外。節文告終。子路問道：爲什麼要一歌再歌三歌呢？孔子答道：不過用音樂歌風來侑酒娛賓罷了，並無什麼寓義的。當晚無話，來朝子路告辭，臨行誠意邀請夫子到蒲邑去。孔子答道：緩日有閒，當來望你。子路揖謝而去。按下慢表，且說冉有素重德行，因見一班愚民爲非作歹，身犯刑章，頗覺不忍，便向孔子問道：有曾經聽人說起，古時三皇五帝治天下不用刑的，確不確呢？孔子答道：聖王立法，要人不犯，制五種刑罰而不用，所以稱至治。至治就是最好的治法。百姓玩法妄行，做姦邪盜賊的，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因爲平日不知撙節，不知撙節，那末小者偷惰，大者奢靡，無所不爲。因此上必設立國法，使百姓曉得遵守，那末雖有玩法妄行，姦邪盜賊等刑，却無犯刑的。

百姓；忤逆不孝，起於不仁，不仁起於不懂喪祭，修訂喪祭禮節，所以教民仁愛，曉得了仁愛，那末服喪思親，祭祀先人，和奉養父母並重，百姓都能夠孝親了，那末雖有忤逆不孝之刑，却無犯刑的百姓；兇暴殺上，起於不義，義所以分貴賤，別尊卑的，有了貴賤尊卑的分別，百姓自然尊上敬長了，朝聘有一定的禮節，所以明義的，義既明白，誰敢觸犯，那末雖有殺上之刑，却無犯刑百姓；爭鬪傷人，起於相欺，相欺，起於長幼無別，卻忘敬讓，鄉飲酒禮，所以分別長幼，演習敬讓的，長幼有了次序，大家曉得敬讓，那末雖有爭鬪傷人之刑，卻無犯刑的百姓；淫亂，起於男女混雜不分，夫婦失卻保障，婚姻嫁娶，所以分別男女，保障夫婦的，既然男女有別，夫婦有保障，那末雖有淫亂之刑，卻無犯刑的百姓。這五種刑罰的發生，各有起源，若不預先杜塞他的起源，專門處以刑罰，簡直是設着陷穽來害百姓了！刑罰的起源，由於不能節制嗜好私慾，禮制法度，可以

制限百姓的嗜好私慾，顯明好惡的，禮制法度既具，五種教化全備，百姓或有未化，所以要修訂法律來補救。或有犯姦邪盜賊的，所以頒行國法；或有犯不孝的，所以訂定喪祭禮；或有犯殺上的，所以訂定朝覲禮；或有犯爭鬪的，所以訂定鄉飲酒禮。三皇五帝的教化百姓，是這樣的，說他不用五刑，似乎不可以的罷！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鑄刑鼎晉君臣亂制 聽獄訟古聖王恕民

且說冉有聽了夫子的解釋五刑，又向孔子問道：從前晉國鑄刑鼎，可能算作合法的麼？孔子說道：這是晉國將亡的預兆，不足爲法的。冉有又問道：既然不合法，爲什麼要製造呢？孔子答道：這事在晉頃公時候，晉大夫趙鞅荀寅出兵取得陸渾之地，名叫汝濱，築城駐守，於是鎔鐵鑄鼎，鼎上滿鑄范宣子所作的刑書，所以叫做刑鼎。這是晉國將亡的預兆，論晉國應該遵守始封祖唐叔所受周武王的法度，拿來治理百姓，卿大夫各以位次，保守法度，百姓自然而然能夠尊貴晉君，畏懼刑法，各守職業，貴賤相安，這個叫做國有法度，晉文公所以定襄爵的官位，修被廬的法制，因爲春天在被廬地方打獵，文公見秩序不甚整齊，於是修訂唐叔的舊法，所以叫做被廬法，文公遂得成中國諸侯

的盟主。頃公輕視祖宗的法度，鑄刑書於鼎，使百姓看慣了刑鼎，時起犯法，怎能尊貴？怎能守業？怎能立國呢？況且范宣子所著的刑書，時在晉文公六年，春蒐於夷所定的亂制。因為蒐夷之後，三換中軍元帥，引起賈季箕鄭等作亂，故稱亂制，怎樣可以拿他鑄在鼎上，作爲晉國的定制呢？所以晉史官蔡墨說：范氏中行氏將要滅亡吧！禍必延及趙氏，趙鞅若能修德，還可以免禍！孔子接着說道：凡屬紊亂廢棄先王的法度，所犯的罪，比較殺人罪更大。冉有問道：怎麼亂法罪更大於殺人呢？殺人是有形的，亂法是無形的啊！孔子說道：這是合天網法網而言，大罪有五種，殺人最輕，最重是違逆天地的罪及五世，誣讒文王，武王不足爲後世法的罪及的四世，逆人倫的罪及三世，謀鬼神的罪及二世，親手殺人的，殺人者死，罪及一身，豈不是最輕呢？冉有又問道：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及大夫，使禮不下及庶人，那末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不可以

用禮麼？孔子答道：不是的！使刑無分上下，不過治大夫，是拿禮來治他的心，重之以廉恥。所以古時大夫，有犯貪賊污穢而革退的，不說他貪賊污穢，卻說他「簠簋不飭。」換句話說，就是說他祭器不整齊。有犯男女混雜而淫亂的，不說他男女混雜而淫亂，卻說他「帷幕不修。」有犯欺君不忠的，不說他欺君不忠，卻說他「臣節未著。」有犯糊塗不勝任的，不說他糊塗不勝任，卻說他「下官不稱職。」有干犯國紀的，不說他干犯國紀，卻說他「行事擅專。」這五種，大夫既然定有罪名，還不忍直截了當的直呼，替他諱言，使他得知廉恥。凡遇大夫身犯這五刑之罪，已經敗露或被人告發，那末載着白冠釐纓的罪服，自己走到朝廷上請罪，國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加罪的。犯有大罪的，聽得處決的王命，向北面再拜，跪地自裁，國君不使人網綁刑殺的。處決時說：「子大夫自取之罪，吾待子是有禮的。」所以刑雖不上及大夫，那大夫也不失罪。

刑，這是有教化使然。還有所說的禮不及庶人，因為庶人急遽從事，不能夠盡禮，所以不限定依禮置備的。喜歡熱鬧好看的，盡可以照禮節舉行，喜歡節省儉樸的，也可以放棄繁文縟節的禮制。總而言之，庶人遇着嫁娶喪葬宴會，很自由的，行禮制不行禮制，趁家之有無，在禮法上並無規定，所以禮不及庶人。冉有聽了這一席話，肅然避席說道：「夫子的演講，詳細極了，有當記錄，以免忘卻。」說罷，退而記錄。冉雍向孔子問道：「雍聽人說，至刑無所用政，就是夏桀商紂的失國時代。至政無所用刑，就是周成王康王的治國時代。這幾句話信而有徵的麼？」孔子答道：「聖人教化天下，一定刑政兼施的。上古聖王以德教民，以禮化民，然後定刑法，禁民避刑，不要犯法。若然教弗聽，化弗變，傷風敗俗，於是乎用刑。定五刑，迎合五倫之意，執行刑罰的官吏，不可以作威作福。禮記上說：『刑者，儻也，一成而不可更。』」所以君子定刑審慎而不敢粗心。仲弓又問

道：古時聽訟，有過處罰只憑事實，不問心理，這是什麼說法呢？孔子答道：遇到審理五刑的訟案，須要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作權度。估量輕重，細察深淺，以作鑒別。還須運用自己的聰明，表白自己的忠正，方能盡大司寇正刑察獄的責成。古制每獄必經三訊，有意未遂不論罪，附從罪，從輕論比，赦人罪，從重論比，疑獄廣泛的，宣示公衆，然後釋放，皆須以事情大小爲比，所以封爵必在朝上，這是給滿朝文武看的；殺人必在市口，這是表明與衆人共棄的。古時公家不用刑人，大夫不養士，不和刑人講話，逐諸遠方，不加過問。仲弓問道：古時訟獄之成，是那一種官的專司呢？孔子說道：獄成於獄吏，吏以獄訟報告獄官正，正覆審明確，呈報大司寇，大司寇再加審問，那才上呈國君，王命三公卿士覆審於棘木之下，然後拿獄情的確實或嫌疑呈報君王，王對於已成的獄，還須再三寬恕，那才由大司寇按定刑處治，所以表明慎重施刑。仲弓又問道：

爲什麼又有禁止公卿大夫覆審的獄訟？是那幾種獄訟在禁例呢？孔子說道：用巧言破壞律法的，改變物名，以假作真的，拿左道邪術來亂政的殺，造作惑亂人心的婦聲，創製怪異的衣服，使用怪技異器來引蕩人心的殺，決心作偽，利口使詐，傳佈不正當的學說，煽惑衆人的殺，假借鬼神時常用卜筮來愚弄衆人的殺。這四種誅刑，不必覆審於棘木之下。仲弓說道：這四種獄情都列爲實惡不赦的大罪，不加覆審，不能寬恕，用刑未免太重罷？孔子說道：這四種是重刑，以外還有十四種有干禁令的規定呢。就是君王所用的命服，命車，不許出賣於市；珪璋璧琮，不許出賣於市；宗廟之器，不許出賣於市；軍兵旂旗，不許出賣於市；犧牲秬鬯，不許出賣於市；軍器盔甲，不許出賣於市；斗斛，不準的，不許出賣於市；布帛，廣狹不中量的，不許出賣於市；雜色亂正色的，不許出賣於市；錦繡珠玉等品，雕飾得妖豔過分的，不許出賣於市；腐敗的熟食，不許出賣

於市；不及時的菓品，不許出賣於市；五木伐得不合規矩，不能充做材料的，不許出賣於市；鳥獸魚鼈自死的，不許出賣於市。這十四種禁止出賣的東西，前六種是制服，祭器，兵器。後八種都是便利民衆的，所以古時懸爲例禁以來，萬民稱便，沒有批評他不是的。就是四種不覆審的重罪，須有擾亂治安，妖言惑衆的確實罪狀，方成不赦不覆的重獄，若然捕風捉影，構成冤獄，一經查明，承審官吏就要受失察的罪名。仲弓避席說道：得聞夫子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孔子說道：我非生來知道的，靠着自小喜歡讀書，記憶力強，讀過書能够記在心上，所以遇到有人拿故典來問吾，吾能够想得出某本書上有過記載，就可據以回答了。所以讀書是培植學問的基礎，不讀書則腹笥空空，何來學問呢！冉有退而勤懇讀書。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刪詩經剔除鄭衛淫風 論奇偶闡明人物生理

且說孔子因見周易、尚書、詩經等皆屬學子應讀的書本，不過周易辭義深奧，尚書訓誥體裁，句讀不易，非加詮釋圈點不可，尤其是詩經一書，內中夾雜許多不可為訓的歌詞，決計刪除，素知子夏精通詩義，便和他商議道：「商詩經是採集列國的詩歌而成，好的固然不少。例如小雅南山篇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這是說君民親愛的。又如周南桃夭篇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這是教人及時成家的小雅蓼蕭篇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曹風鵲鳩篇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這是教民父慈子孝，兄弟恭的。總之大雅小雅商頌周頌等篇，都是治國齊家的正當歌風，最壞的要

算鄭風、衛風、桑間濮上的野合，也形諸筆墨，在當時作者，不過描寫不良的風俗，遂成淫靡的歌風；那末傳諸後世，給年輕學子朝晚誦讀這類歌詞，簡直誨淫了，成何體統呢！所以我決計刪去十分之六七，祇賸三百篇，商以為如何？子夏答道：商意正和夫子相同，鄭風更不如衛風，衛風中很有幾篇可取的，如淇澳篇云：「瞻彼淇澳，萋竹猗之，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這是以竹比君子，能够切磋道學，令人永久不能忘卻他的好處。像這一類的很多。孔子說道：樂工遇着宴饗祭祀例必選詩經中歌風奏唱，所以必擇諧聲的韻文保存，以便譜入宮商歌唱，凡屬不諧聲，詞句長短不勻，詞意穢褻的，一律刪除。留存三百篇，足够樂工取用的了！子夏欣然說道：商佩服極了，以前也有不少賢士批評詩經中淫靡歌詞太多，卻無刪改的勇氣，現在夫子毅然決然大加刪除，就此淫靡的一概刪去，變成一

部盡善盡美的詩經，嘉惠後學的功德，可稱得與日月爭先。接着又問道：今晨夫子讀詩至正月六章，爲什麼發聲長嘆呢？孔子微嘆道：詩中所詠不能通達的君子，豈不危險呢！立身處世，若然隨風依俗，不免廢掉道德；若然違上嫉俗，不免危及身體。世人都行善，一己獨行，不說是妖人，便算是妄人，所以賢人生不逢盛世，恐怕不得終老吧。夏桀殺龍逢，（讀蓬蒙，是夏朝的賢臣。）商紂殺比干，皆是一類的。詩經正月篇說：「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商，素來精通葩經的詩意，諒來明白這幾句的釋義吧？子夏答道：局，是作曲身解的躋，是作累足解的。就是說天雖最高，不敢不彎曲着身體小心行事，恐怕上觸忌諱呀；又說地雖最厚，不敢不縛結了腳緩步行路，恐怕踏着法官的羅網呀。這是說立身處世，不可以不謹慎的。孔子說道：是啊！分明說君子處世，雖覺天高地厚，卻是上下懼怕獲罪，不能够寬容無慮，那末我讀了這六章

詩，能不心生恐懼，發聲長嘆呢！子夏說道：詩意容易解釋，非比周易的意義，深與不易解釋。昨夜夫子讀易，至損卦，爲什麼掩書長嘆，不復再讀呢？孔子說道：凡屬損而不已，必有益，所以損卦之後得益，益而不已必決，所以益卦之後得夫。吾讀至此，想起尚書大禹謨上所云：「滿招損，謙受益。」因此廢讀長嘆，百感交集，不復有讀易興緻了！子夏問道：學者可以求益麼？孔子說道：道不可以自己稱益的，因爲道越有益，身越有損，學者能够自知損多，纔肯向人虛心求教，方能成不自滿的博學君子。天道成則必變，持滿的能够持久，從來沒有的，所以自稱爲賢的，不復能够聽得天下善言哩。從前唐堯在位治天下，能够拿信用恭儉來守身，還能够拿謙讓來待人，所以千年益盛，到現在更覺彰明。夏桀、昆吾，自滿無饜，逞意妄行，斬殺百姓，猶如草芥，天下人共起討伐，也如殺一匹夫，所以千年惡著，到現在不曾滅跡。滿益，猶如坐車，遇三人便覺不平傾側，遇

二人便覺平穩能行，做人也要調度盈虛，不可以自滿，方能持久。哪！夏說道：商當終身奉行夫子的教訓。於是退而讀周易，他的讀書與諸同學不同，對着書細心研究，不但就字句解釋，還要精研，有無含蓄的深意。因此時人稱子夏好學過於仲尼，孔子聽得了，向門下一班弟子說道：二三子！人能像卜商的好讀書，個個青出於藍，學問勝過我，這是我所最期望的，亦是我生平最快心的一件大事。一日，子夏向孔子說道：商讀了幾日周易，明瞭天地生育萬物，各有奇偶，人及鳥獸昆虫，所受氣分厚薄的不同，因此生理各異，商向來莫能窮究本原，今日方知可用數理乘法，推算無差。孔子說道：商試詳細道來。子夏說道：天一地二人三。這是化生萬物的三才，三數便是生育萬物的始基，三三如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孕十月而生。按日子每月從一而起，便是陽從奇數。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天干字逐日輪流，便是日數十。人

之生育原理居奇數之首，所以人爲最高等動物；八九七十二，二數爲偶，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按每年十二月，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地支字逐月輪流，故稱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孕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孕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猴，故猴孕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孕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孕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虫，故虫八日而化生。以外生物各從其類，鳥類魚類，生陰屬陽，所以都是卵生，魚游水內，鳥飛雲中，每到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這是鳥類的變種。蟬只飲不食，蠶只食不飲，蜉蝣不飲不食，甲蟲夏食而冬蟄，齧吞的入竅而卵生，齧齧的九竅而胎生，四脚的沒有羽翼，戴角的沒有上齒，無角的膏而無前齒，有角的脂而無後齒，晝生的感陽氣像父，夜生的感陰氣像母，所以至陰主牝。

至陽主牡，這幾種生理，是不是這樣的呢？孔子說道：是的，吾從前聽得老聃說，和你一樣，卻沒有你說得這般詳細。子夏說道：山書上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螾蛤龜珠，與日月而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人之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氣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這是天地生育萬物，形狀各別，動靜生活也各不相同，造物的奇妙，簡直不可思議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子貢傲岸輕視同學 不齊賢能玩弄小臣

且說子夏和夫子談論了一回萬物的生理，子夏退出，子貢卽向孔子問道：商所論八種奇偶生理，夫子以爲何如？孔子說道：你也聽得的，你以爲如何？子貢答道：議論是精明暢達極了，但是治國何用考究這奇偶生理呢！孔子說道：他尙沒有從政，何用考究治國，在我門下做弟子，談論他平日讀書的心得，再適當沒有，他所說的句句有來歷，一個字也沒有杜撰，吾黨弟子，像他一般好讀書的多得不勝枚舉，在你目中看去，有那一個及得他這樣淵博呢？子貢絕不遲疑的答道：據賜看來，子淵的博學，未必見得不及他吧？孔子說道：論顏回的好學，誠然不弱卜商，不過回強於悟性，弱於記性，商卻悟性記性皆強，這是各人天賦的資質，基於先天，憑這一點而論，回與商不免相形見絀了。回自

知記性不能過人，所以寒暑手不釋卷，閱讀的書較多於商，商參透讀書三昧，知道貴精不貴多，每讀一種書，推勘入微，能夠揭露他人看不出的奧旨，所以以案頭的讀本，本本上有精確的眉批，所以剛纔談論易理，竟有這一大篇的精深確論，當世研究周易的人，多得車載斗量，除了丘的問業師老聃以外，只怕沒有第三人知道這個奇偶生理了？古人說：讀書最有樂趣。像商這樣讀法，能夠找得出書中隱藏不顯露的妙緒，自然樂趣無窮了。吾少時從師讀書，祇能領會顯露的書味，直到二三子來從學以後，方知推勘書中奧旨，無如弟子衆多，川流不息似的要來問道問字，沒有閒功夫研究了，豈非恨事呢！子貢生就驕傲性情，因爲不佩服子夏，纔向孔子發問，現在聽到了一派讚美的諛辭，未便直言批駁，靠着口才，就向孔子問道：夫子埋沒了自己的博學，一味讚美子夏，難道夫子不及子夏淵博麼？孔子聽了他的語氣，豈有不明白他的心

理，有心要抑制他的驕傲習性，含着笑容答道：「三子勝過吾的不獨一卜商，顏回多智，非丘所能及；仲由有勇，非丘所能及；琴牢莊重，非丘所能及；卜商博學，非丘所能及。子貢又問道：四子既然勝過夫子，爲什麼要師事夫子呢？」孔子答道：造物不生全才，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回雖能信卻不能自反；由雖有勇，卻不能謹慎；牢雖能莊卻不能謙和；商雖然好學，卻不能藏拙。丘雖無四子所長，卻兼有四子所短，所以四子皆願事我稱弟子。子貢又問道：賜有無短長麼？」孔子答道：你長於辯才，短於驕傲不屈，你自省對不對？」子貢避席說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夫子，賜當謹記教言，革除傲性。說到這裏，祇見敬叔走近案前，子貢退下。那敬叔和孔子原係老友，又是弟子，還是姪女婿，所以三千弟子中，算他最親熱；敬叔最愛朋友，孔門弟子出仕魯國的，由他汲引的居多，最近又荐舉孔子蔑宓不齊做了邑宰，子蔑和他是郎舅，托他荐引，子賤那是孔門中

的賢弟子，品行與顏回稱伯仲，原不想做官，也不會求人汲引，不料時來運湊，與子蔑同時接到委令，現在把他倆的見委原因，補敘個明白。魯定公自從即位以來，政權盡落在相國季平子手中，他祇管些祭祀，用行政一概不得過問，祇爲自己是季平子所擁戴，未便削奪他的政權，只好忍耐着，及見平子任意侵奪公室，一種目無國君的威權，實難忍受，素知敬叔是個賢大夫，便私下和他商議，叫他荐舉孔門中的賢弟子。並對敬叔說：寡人虛有君位，無權委任，要卿荐給相國，不過要向被荐舉人說明是寡人的意見，必須忠於公室，不可心嚮季氏的。敬叔就將孔蔑，宓不齊，在定公前揄揚了一番，然後往謁季平子，談及單父鄒縣兩邑宰貪污殘暴，百姓怨聲載道，這兩縣本來不易治理的，非另委賢明清廉邑宰不可。平子素知敬叔賢才出衆，頗加信用，當下問他孔子門下有無能勝繁劇邑宰的人才？敬叔就將子蔑子賤荐舉。平子立時下令，委

子賤爲單父宰，委子蔑爲鄒邑宰，孔宓兩人，即請敬叔引見平子謝委。敬叔趁此機會，向平子游說道：「家有家長，子弟出門禮當向家長告辭；國有君主，新委官吏到任，禮當向國君請訓。現在只向相國辭行，好事者不免要在背後談論相國目無君上，何不叫他們去見君請訓，以塞背後人言，與相國很有益處的。」平子稱善，即叫敬叔帶引孔宓等入朝定公請訓。子蔑自知不善說話，讓子賤在前，定公問道：「邑宰爲親民官，卿等還是初次從政，用什麼政見，纔能够上負國君的委任，下不負民衆的寄托呢？」子賤答道：「臣幼讀經史，知道從政不在多言，一對上祇有忠勤廉潔四字，以報委任之恩；對下祇有清正愛恤四字，以任寄托之重。」定公說道：「好啊！從政能够力行這八個字，做官能够首重一個忠字，便是天下才，非但能够做邑宰，就是做相國，也綽綽乎有餘了！卿家好自爲之，寡人正在爲國求賢，到任後遇到應興應廢的政事，隨時呈報寡人，使寡

人得見你的優良政績，以備大用。子賤心想，事事要呈報，非但磨煩難受，只怕有佞臣私進纔言，使我不能行政，豈不要悞事呢！而且初次請訓，未便不遵君命的，還是如此這般吧！當下不過一轉念間，就答道：臣初次爲宰官，經驗毫無，懇請指派近史兩人同至任所，以便遇事指導。定公卽派公叔成秦正兩近史，明日隨宓同行至任。定公退朝，敬叔與孔宓兩人退出朝門，敬叔卽向子賤責問道：爲什麼要請君派人隨往任所，兩近史奉君命監責，豈不要掣你的肘，足見你初入仕途，沒有經驗，竟會帶着兩個特別上司到任，怎能辦得來呢？子賤微笑答道：因爲定公命我隨時呈報，一則不勝磨煩，二則恐被小人進讒言阻撓。有心弄此玄虛，管教這兩個近史隨我到任，不消十日，自然而然會得回朝辭委的。如果相國問及此事，有煩你轉言，緩待十日，等兩近史回轉，就會得水落石出了。敬叔說道：既然不容他隨任監察，何必多此一舉，定公本無派人監

察的心思，是你自己當面請派的，豈可在十日之內，攆走他們呢！子賤回答道：只爲定公要我遇事呈報，初次請訓，未便不依，不得已弄此玄虛。攆走是斷無此理，祇可使他倆遇事掣肘，不能安居單父，必然要趕回來報告定公，使定公覺悟到派人在傍監察，事事掣我的肘，那末不再派人監察了。敬叔恍然大悟。原來如此，莫怪定公要說你是天下才了，儘管放膽做去，我向平子和盤托出的直說了，自有他維持你位置的。說罷分路各歸。次日，子賤赴鄒縣接事，不在話下。再說子賤同了公叔成、秦正來到單父接事，子賤密囑屬吏，常請兩近史繕寫公事，及見近史執筆繕寫，有意牽掣他倆的肘，寫得惡劣不堪，子賤見了，向屬吏大發雷霆道：書法如此惡劣，怎能充邑吏？邑吏說明是二近史的手筆。子賤竟以怒目視近史。公叔成和秦正憤怒已極，卽向子賤辭歸。子賤說道：二位書法太劣，不能勝繕寫公文之責，不敢相留。兩近史立時收拾行李，回去向

定公報告道：不曉得宓不齊是何居心，使臣繕寫公事而掣臣肘，見宰跡惡劣，笑臣無能，臣等不得存留，所以歸來的。定公很怪異的說道：沒來由決不會掣你們肘的；莫不是你們想和邑吏通同作弊，邑吏不敢，以實告諸邑宰，未便直截下逐客令，特地施此惡作劇，使你們不逐自走吧？公叔成答道：臣等在單父耽擱祇有五天，到達的第二天，邑吏就拿公事來托我們繕寫，最可怪的就是這個邑吏等在旁邊推案掣肘，第一次我們尚不介意，不料以後逢着我們寫公事，必在旁邊掣肘，使我們寫得惡劣而後已。分明是有指使的故意作弄呀！定公聽說，莫名其妙，便召敬叔入宮，把兩近史的話備述一遍，然後使他來見孔子，問個明白，所以敬叔來見孔子。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阻民刈麥杜絕倖得心
獲魚棄河感戴至誠意

且說南宮敬叔奉君命來見孔子，說道：子賤宰單父，以公事交二近史繕寫，邑吏在傍掣肘，近史寫得惡劣了，子賤反責他不稱職，二近史今已回來，以直上聞，定公特命韜來，向夫子請問；子賤這種舉動，是何道理？孔子答道：宓不齊，那是君子，有佐治王霸的才能，現在屈節爲單父宰，不過自試罷了！這種舉動，諒必是以此進諫君上，不要派人隨往監察吧！既委他爲單父宰，又派兩近史隨往監察，好比既委近史寫公事，又叫人在旁掣肘，可作一例看的。敬叔說道：是啊！他到單父去的時候，在我面前露過口風的，這個未便在君上面前和盤托出的。孔子讚道：你待朋友必忠必信，大有鮑叔的遺風，不過子賤沒有管

仲一般的際遇，你以為對不對？敬叔答道：論子賤的才能，堪與管仲稱伯仲，韜自愧沒有鮑叔一般的度量與武略。管仲未曾為相前，齊國的時勢，不及我國現在的時勢哩！鮑叔能够定國亂，退敵兵，等到大局平靖，然後薦管仲以自代；韜眼見公室衰微，政權落在權臣手中，無法挽救，怎能比得鮑叔所能自信的，是為國薦賢四字；但是要做到公室強盛，非夫子親身出馬不可。夫子現已壽過五旬，正宜及時從政，韜當為夫子在季氏前極力揄揚，倘遇徵聘，望夫子不要固辭了。孔子聽了這一席話，微微點首，表示許可。敬叔很愉快的退出，來見定公，照孔子回答的話直說一遍。定公頓然覺悟，長嘆道：寡人擾亂宓子的行政，猶如掣他肘而責他書法美惡一樣，虧你得夫子提醒，否則寡人怎能自悟呢！即派敬叔往單父，代向子賤安慰道：自今已往，寡人不問單父事，有利民的政策，聽子便宜施行，閱五年報告大要。子賤謹奉詔言，敬叔留宿一宵，次日回

朝復命，子賤纔得放膽做去。因見單父地方習氣太壞，便從改良風俗入手，首先以身作則，穿着布衣布冠，出外步行，不用車馬，一面提倡儉樸，一面禁止奢華，風俗漸漸敦厚了；再向民間挨戶勸導，居家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男子要孝，女子要貞節，百姓皆知孝親睦族了；再行勸導工商小販等，生意買賣要誠實，劃一不二價，老少無欺，人民皆知誠實爲貴，虛僞爲羞恥了；再行勸導當公務的役吏，做交易的民衆，辦事須要有忠心，有信用，才能够得人家信任；末了施行仁政，革除役吏接受的陋規，並不當抽取的苛稅，修治溝洫，預防水旱災荒。在任一年多，把單父地方治理得萬民安居樂業，人人稱頌，虧得來了這位賢宰官，農民不曾遇着荒年，工商少有失業，貧民皆能自食其力，少有竊盜詐欺等事發生。那單父的地界與齊國接壤，一日，有齊寇將從單父城外經過，時當初夏麥熟時候，附廓一帶約莫有數千畝麥田，農民因爲一時刈

收不盡，還恐堆在場地上，仍舊要被齊寇搶去，所以推舉老農入城請見子賤報告道：麥已熟了，齊寇將至，附廓農民不及收盡，請賢宰官令城內居民速出刈收附廓之麥，可以補助食料，免得資助寇糧。子賤唯唯，不曾回話。老農退出城去，等了一回，不見放民出城，又推一善於口才的老農入城，再見子賤，更申前請。子賤仍不放民出城，等到第三次再推老農入城，再申前請。齊寇已像蜂擁似的沖來；初意想入城搶糧，及見附廓無數熟麥，寇衆全體入田刈割，捆載飽掠而去；城內居民未曾遭劫，人人稱頌賢邑宰，虧得下令閉城不放城民出去收麥，否則麥未收得，齊寇早已沖入城中肆意搶劫了。不料季平子有家臣住居單父附廓，入城請願的，就是季氏家臣的家長，現在熟麥已被齊寇割去，便向曲阜告知季氏家臣，并說邑宰有意不放居民出城刈麥，以致盡被齊寇割去。平子聽得了這一席話，疑子賤私通齊寇，即命家臣至單父，向子賤責問。

道：附廓農民寒耕熟耘，很辛苦把麥種熟了，現在被劫一空不得食，豈不哀痛呢！老農三請放城內民衆出城刈收，而子弗聽，愛民的賢邑宰，豈當如是呢？子賤很不耐煩的答道：今年附廓農民無麥可收，明年仍可栽種，若然使不耕種的居民出城收取，是使城民樂有寇至了。況且失去單父一熟之麥，於寇不加強，於魯不見弱，若使城民有乘亂倖得的私心，後患何堪設想！並且齊寇片刻即至，若放居民出城刈收，城門不能緊閉，齊寇早已入城搶糧，居民將受浩劫了。家臣把這一席話，歸報季平子，季平子長嘆道：宓子才能勝於我，且有遠慮，所以能避近憂，我自知不及他。因此子賤名聞全國，一班卿大夫都在孔子面前稱道宓子的政績，尊爲魯國無出其右的邑宰。挨過了多時，孔子專差巫子期到單父去觀察子賤的優良政績。子期遵奉師命，抵單父境內，喬裝貧民，身穿破舊衣服，到處與土人談話，欲明真相。一日暮色蒼茫中，經過河邊，見一夜鮒

老人得魚仍舊放入河中。子期很詫異的問道：鮫人志在得魚，你爲什麼捕得了很大的魚，仍舊放掉呢？鮫人答道：大魚名叫鱒，都屬產生小魚的母魚，吾們賢宰官力加愛護的，所以捕得了放生；還有小魚名叫鰓，吾們賢宰官要使她長大的，若然捕得了也要放生。子期又問道：莫不是邑宰禁止你們捕捉這兩種魚，違了他的禁令要處罰的麼？鮫人答道：不是的，我們的賢宰官常常步上市上，遇見了孕子的大魚，小的鰓魚，鮮活未死的，他必化銀買去放入市河中，并向我們說明原因，勸吾們不要捕捉這兩種魚，所以放棄的。子期心中異常佩服，再往各地調查了三日，祇見男耕女織，境內沒有失業的游民，也沒有失學的子弟；再到縣衙前察訪，祇見冷落異常，既無涉訟罪犯，邑吏也不見一個更加佩服，於是取道回轉，一路聽得民衆稱頌邑宰賢明，真所謂口碑載道。回來以觀察所得詳告孔子。孔子說道：宓子用仁德化民，使民衆作事，好像有嚴

刑在旁，不敢有不仁的舉動，不是容易的。子期問道：他用什麼方法，能使人在背後不敢違背他的仁政呢？孔子答道：吾曾對他說：「唯天下至誠則能化。」宓子卽用至誠治單父，吾將親往觀察。子賤、子路、子游、子騫等五人的治績，誰優誰劣，必須實地考察，方能明瞭。二、三子不願隨行的留此。命冉有御車出行，隨行弟子祇有顏回、公良孺、良孺、字子正，賢而有勇，與子路最爲友好。當子路往蒲邑接任時，把保護夫子的責任，付托子正，所以每遇夫子出門遠游，必定駕着自備的馬車，隨行衛護的。當下孔子先到鄒縣，孔蔑得報叔父親到，急急出迎，接入衙中，竭誠款待，並與隨來弟子一一招呼坐定，向孔子問道：叔父莫不是將有遠行，經過這裏麼？孔子說道：專誠到此，觀察你的政績如何。你接事以來，有沒有得失呢？子蔑答道：姪沒有得着什麼，而所失的卻有三事：一是王事未聞，不能夠專心學習，這是學問的疏失；二是俸祿少，不能夠分恤親

戚，這是骨肉的疏失；三是公事繁多，無暇弔死問疾，這是友道的闕失；孔子聽說，心中納悶異常，便道：這三失很容求得的：第一失，祇須研求關於王事的書籍，苟能專心有恆，獲益必多；第二失，祇須力行節儉，戒絕奢華，積省不正當開支，俸祿自有盈餘了；第三失，祇須辦公事謹慎迅速，盡有空閑功夫，應酬禮上的交際哩。子蔑問道：行己的道理是怎樣的？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

孔子演義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85
畢
繼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孔子演義 卷二

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



第二十六回 誠子蔑治本教民儉 訓無加改妝守姑喪

孔子演義

且說孔子聽得子蔑問行己的道理，就很簡明的答道：知道了，弗去實力奉行，弗如不知道；親近了，弗加信任，弗如不親近；快樂遇到了，弗可以因樂而驕；禍患將至了，弗可以因思而憂。孔蔑問道：行己之道盡於此麼？孔子答道：這不過行己之道的綱，還有條目咧；能力不及的，須要勤求，設備不全的，須要補足。弗要拿己所不能的疑人，弗要拿己所能的驕人。終日出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事不遺己患，只有智者能够如此。你與宓子同日接任視事，而今宓子

1 (二卷)

已把單父治理得井井有條，工商以至誠待人，士人以禮義自守，農民以勤勞爲本，婦女以貞節自勵，口碑載道，治績冠全國；你在任的日子也很久了，但是我此次入境留心觀察，並無治績可觀；你有無得意的政績，何不明白道來？

賈答道：姪到任以來，調查全縣年少失學的男子，占全縣人口總數十分之三，並且因服兵役關係，頗多匿少男而不報的，因是於四鄉添設鄉校，勸導十五歲以下的失學男子，概須自投鄉校讀書。每季調查一次，發見有失學子弟的，罰其家長。這是一件應該提倡的事哪。刁頑農民，抗不繳納田賦，下屆不准耕種，須將所欠田賦，最少繳納半數，方許耕種。這也是一件應該整頓的事哪。遇有盜賊，從嚴處辦，遇有獄訟，秉公判斷。到任至今，不敢收受絲毫賄賂。在姪自以爲無負職守了，民衆們卻沒有稱頌。莫不是誠信未孚民望吧？孔子說道：你辦理工政不曾錯，不過但知治標，不知治本，以致徒勞無功。宓子在單父，專做

治本工作，非但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並且能得萬民稱頌，士大夫都在吾面前稱譽他賢能，可稱爲當世第一良吏。一二人的揄揚，或由標榜而來，不足取信。無分遠近親疎生熟，人人讚美，這卻名下無虛傳，確實可信的。孔蔑問道：叔父必然到過單父，觀察過子賤的政績，他的治本工作是怎樣的呢？孔子說道：單父尚未去過，因爲在朝的卿大夫都稱他賢能出衆，特地使巫子期前往實地觀察，方知他是用至誠的決心，專做治本工作的。你要明瞭治標治本的政績，很容易的，就拿你告訴我幾件事說：四鄉添設鄉校本是一件善政，不過你祇知強迫失學子弟讀書，便是治標工作，應該慎選品學兼優，平日爲當地民衆信仰的熱心士人，充任教師，補助束修，拿勸導失學子弟讀書的責任，完全付托他，容易見效，這是普及教育的治本辦法。不許欠賦，農民種田，也是治標而收效式微的，要曉得農民欠繳田賦，因爲遇着水旱不時，或則收成不足，或

則籽粒無收，以致無米充飢，不得已欠繳田賦，應該未雨綢繆，預先替農民設計，高區開河鑿井，每遇天久不雨，有河流井水可以灌田，農作物永無枯槁之患；低區修治近田的溝洫，加高圩岸，遇到久雨不晴，田中積水，容易宣洩，農作物不致淹沒而死；這樣設備，農民不會遇着水旱災荒，儲粟漸多，決無欠賦之理，這是整頓田賦的治本辦法。至於嚴辦盜賊，公斷獄訟，也都是治標難守宏效的，應該從根本上解決，使全邑民衆各安職業，戒除奢華，力行節儉，使全邑沒有一個失業游民；常言道：飢寒起盜心，人人有職業，大家有飯吃，誰願意去做盜賊，既無盜賊，盜案竊案自無從發生了，使人人知禮義，重廉恥，不取非義之財，不幹沒廉恥之事，口角毆打無從發生，獄訟自然沒有了，這是關於盜賊獄訟的治本辦法。你若能事事從治本入手，一年以後，治績可觀，二年以後，萬民稱頌，三年以後，能與宓子並駕齊驅，好自爲之，我將往蒲費單父武城等四

邑，觀察四人的治績，來朝就要動身的。子蔑誠懇挽留道：姪聽得叔父一席話，得着不少益處，自當實力奉行，屈留叔父多耽擱幾天，使姪多得著些益處，不獨姪一人的造化，全邑民衆都沾得着叔父恩惠的。孔子說道：爲政不在多言，祇須謹記吾言，一切設施，能够認清標本，事事從治本上實事求是做去，莫說治這一邑，就是治一國也足够的了。子蔑當日用盛席款待，孔子同二三子入座，就向子蔑問道：爲什麼不奉行吾的教訓呢？你說俸祿少，不够分贈親戚，吾教你戒絕奢華，力行節儉，不獨於自己有益，並且以身作則，能使民衆奉行儉樸，改革奢華習氣，關係很大；要知盜賊並不是生就的，就因平日不知節儉，喜歡奢華，把家產揮霍盡了，飢寒交迫，挺而走險，流爲盜賊，所以戒奢侈，關係消弭盜賊的起因，良有司可不以身作則呢！子蔑答道：姪平日自奉甚儉，今日因叔父到此，且有同學在座，破例備此盛席，卽以此席爲力行節儉的誓酒，來日

起當書教言於座右，奉行節儉，爲民衆表率。說罷大家進食，興盡而罷。殘肴自有人收拾去。時值子蔑胞妹無加也來鄒邑省親，特請孔子入內堂相見，那無加貌美麗，善修飾，現在服姑喪期內，裝飾得猶如白色花朵兒一般。當下和子蔑夫人一同向孔子行禮，叫應叔父。孔子自小視同己出，當下向他說道：「敬叔喪母纔滿百日，你在姑喪期內，不應該這樣修飾，髮髻不要挽得這樣從從的高，扈扈的大，居喪當以榛爲笄，不可以用玉簪束髮的。」無加答道：「君姑未曾終七時，姪女是用榛束髮的，現在已過百日，兼之在哥哥家裏，所以改用白玉簪，回去再行換簪。」接着閒談了一回家常，孔子便叫子蔑引入臥房中安歇一宵，來朝便同弟子們駕車動身。子蔑送至城外而別，回衙辦事，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坐車前進，直到單父城內，沿途觀察，祇見店鋪林立，市面繁盛，七八歲的童子，也有提籃買東西，交易公平，老少無欺。正行間，瞥見道旁一童子，年紀約莫

十多歲，一手提筐籃，淚痕滿面，一手提着一錠銀子，向一鬚髮皆白的老翁，嗚咽咽不知在說些什麼。孔子卽命御者停車，便同顏回下車，上前觀看，祇聽得白髮老翁，向那童子稱讚道：可敬你小小年紀，懂得孝奉親娘，因爲你親娘貧病相連，病勢甚重，你到名醫公孫亮面前，哭述原因，公孫先生憐你純孝，隨你到家，替你親娘診脈處方，臨走反贈你一塊碎銀，以供配藥之用。這一席話是公孫先生到我藥店中談起的。公孫先生去後，你就提着筐籃到我店中配藥，交出一塊碎銀除付藥資，賸餘無多。見你放在筐籃中急急而行，不料我家的黃狗，向你狺狺狂吠，嚇得你一交栽倒，我就將黃狗驅入裏邊，轉身向外，你已經走開去了，瞥見地下遺三錢多碎銀，曉得是你所遺失的，我卽拾起，走出店來尋你，祇見你立在炭店門前嚎哭，我知你因爲無銀買炭而哭，想把原銀還你，旣思三錢多銀兩，怎够醫治病人，所以我換一錠三兩整銀，只說是你遺

失的還給你，不料你不取非義之財，問我此銀何來，我推說是從店門前拾得的。你說是他人所遺的，自己遺失的只有三錢多，不能夠冒取他人所遺多金的。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的高尚智識，可敬極了。現在吾已說明了，連你的原銀一併給你，這錠銀子，是我送你備作你母親病中需用的，不是非義之財，儘管收受。說着把整銀碎銀都放在童子筐籃中，逃也似的走開了。童子還想追到藥店中還他，孔子急命顏回將他拖住，向他說道：走開的那位藥店老板，樂善好施，送你一錠銀兩，助你醫治母病，成全你的孝道，不可以不收的，不過你心中不要忘卻這位老板，有德澤你面上，將來你想法酬報他，纔是君子。童子唯唯答應，走入炭店中去了。孔子便向顏回道：回！十齡童子有這點孝義，白髮老翁有這樣的慈善心腸，若不是宓子用至誠至仁來化民，單父地方那裏會有這一對老少呢！因為童子與耆老，一則穉氣未除，一則倚老賣老，非但不易

教化，簡直不肯受教，唯有至誠可以感動點化，不是易致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中國戀愛
的故事

歷代古典

三厚冊實售洋五角四分

本書集取古今男女戀愛之故實。上自秦漢。下迄近代。多共數百則。事事皆有根據。不僅可當軼史觀。且具有文學之價值。凡欲描寫美妙情愛之詩歌文章者。本書取材獨多。大可左右縫源也。



中國戀愛
的故事

民間傳說

三厚冊實售洋五角四分

本書搜集關係民間傳說的各種戀愛故事。如杏花天。耶蒲綠。繡榻野史等三十種小說。擷取其精華。彙編而成。資料豐富。饒有情趣。

第二十七回

至誠化民兒童知孝義
副業生利役吏兼工商

第二十七回

且說孔子在單父城中，一路觀察，直到邑署前，子賤先得到御者報告，故爾已在門前守候恭迎，孔子見面就笑容可掬的說道：吾黨有你這位良有司，丘也有光榮了。子賤謙遜了幾句，將孔子接到客室，分賓主坐定，孔子見室中陳設全無，只有書籍桌椅，好像貧士的書室，這時正值午飯時候，子賤和夫子談了一回閒話，向孔子說道：衙中不用廚司，飯菜向由內子烹煮，只怕烹調失宜，待不齊入廚下爲夫子設饌。說着，離座入內去，隔了一回，引着一個使女送飯菜到客室中，子賤便請夫子和三個同學入席進餐，桌上祇有五簋的家常飯菜，孔子面前放着一碗肉籠鬆，一盆生薑絲，這兩色東西，是夫子愛吃的，尤

其是薑絲，每食必備，沒有了薑，簡直不能吃飯，這不是著者的武斷，有書爲證的，論語鄉黨章云，「孔子不撤薑食，撤薑食不食之矣。」按薑有解毒祛寒，開胃止嘔等功效，孔子極注意飲食衛生，所以每飯必食薑絲，子賤親入廚下，就爲設備薑絲的。當下孔子讚美道：「這幾樣菜烹煮得精美可口，而且色色是吾愛吃的，接着向公良孺問道：子正，你以爲子蔑衙中的盛席可口呢？還是這裏的家常菜肴可口呢？」子正答道：各有好處，鄒縣衙中的盛席，好比繁華市場中的滋味；這裏的家常菜肴，好比山林清靜的風味，夫子以爲對不對？孔子說道：你的話不錯，不過我喜歡山林清靜的風味，厭惡市場滋味的。說罷，大家撤談進餐。原來孔子平日起居必中禮，席不正不坐，菜肴不及時的不食，割得不正的不食，變色變味的不食，買來的熟肉熟酒不食，無薑無醬不食，飲酒不及亂，進食不過多，進餐不講話，臨睡不出言。這是孔子以動靜作則，所以門下弟子，

把夫子在鄉黨時的一舉一動，一一記載得詳詳細細。且說孔子今日心中愉快異常，所以子賤斟酒相敬，並不推辭，飲盡三壺，方纔進飯，飯罷，殘肴自有使女來收拾去。子正說道：身爲邑宰，衙中不用男僕供使喚，這樣的儉樸，只怕當世找不出第二人吧？子賤答道：衙中役吏是有的，各有專司，並且各有職業，衙中沒有訟事，用不着他們伺候，由他們去各幹各人職業，生利以供日用，免得在公事上收受陋規；至於我私人的使喚，豈可勞動公家雇用的役吏呢？不齊本是寒士出身，慣常由內子操作家事，雇用一個使女供奔走，已覺自奉太奢，怎敢再用男僕呢！孔子聽了，愉快異常，就把問孔蔑的話，向子賤問道：自你到任以來，有什麼得着？有什麼失去呢？子賤答道：自接事以來，並未失去什麼。得着的卻有三件：一件是從前向夫子討教的學問，現在得以施諸實行了，這是學問上得益。二是每年所得俸祿，足夠分贈貧苦的親戚，這是骨肉上的得益。

三是政簡刑清，雖有公事裁答，儘有餘暇弔喪問疾，這是朋友上的得益。孔子笑容滿面的說道：你可稱得魯國的君子，從前吾避居齊國的時候，齊景公會對我說：『丘是宋人，魯國沒有君子，只有攘奪權利的小人。』單父與齊國的邊界接壤，你治單父的政績，早已傳遍齊國，若說魯無君子，把你當做何等樣人，爲什麼要使大夫喬裝來觀政，並且命兵士扮着寇盜來搶麥，這算什麼呢？鄰國有君子在位，難道妨礙齊國的，否則何用他念念不忘呢？子賤問道：夫子何從曉得搶麥的齊寇，是奉君命假扮的呢？孔子答道：事實已足啓人疑心，豈有寇至而搶麥即歸，不想奪取田地的，兼之老友高昭子密地遣人送信給我，詳告上述情形，卻是相國晏嬰授意景公行使的。子賤問道：晏平仲是夫子的朋友，他的爲人，究竟如何？孔子答道：平仲爲人，善與人交，永遠不會絕交的。子賤暗嘆服夫子不愧稱爲聖人，背後談論友人的過失，本屬小人，夫子在齊時，屢

受平仲的沮阻，弄得無興歸魯。直到現在，不曾聽他說過晏嬰不够朋友。大聖人的德行，那裏效學得來呢！他正在座上默想，子正忽然向孔子問道：子賤、子蔑同出夫子門下，同爲邑宰，夫子向他倆的問話也屬相同，他倆的答語，得失絕對相反，這是什麼緣故呢？孔子答道：僅僅差得奢儉兩個字，以致得失相反，優劣相去得不可以里數計了！子正說道：子賤這樣力行儉樸，剛纔我已說過，當世找不到第二人。但是子蔑雖然不能力行儉樸，日事奢華浪費，也不至於的。孔子說道：身爲邑宰，乃屬全邑百姓的表率，比諸全邑百姓的父母，事事要以身作則，方孚民望；現在子蔑衙中雇用廚司，跟班，傭婦，婢女等共有七八人之多，專供他夫婦倆的使喚，平日每飯八簋，時或用盛席宴會，他一己的供養這樣厚，豈不是奢侈呢？不責自己浪費，反怪公家俸祿太少，不够他一人的消耗，豈能潤恤親戚，以致親戚疎失，自身不能力行節儉，安能革除奢華風俗。浪

費乃是爲盜爲竊的原因，地方上盜竊案衆多，終日辦理，忙得不得交關，何來閒功夫研究政治學識，以致學問疎失。訟案罪犯多了，日夜料理，還怕不戴事，何來功夫弔死問疾，以致朋友疎失。這個三失，都由他不知力行節儉而來的。子賤能够至誠力行節儉，能够化及全邑百姓力戒奢侈，風俗敦厚，獄訟稀少，所以能够有三得而無一失了。做官安可不力行節儉呢！子賤說道：子蔑仰承夫子衣鉢親傳，向來自奉甚儉，現在日用不能節省，諒必是眷屬同居衙中所致，不齊的父母兄弟都在曲阜，每日要開支日用，這裏有內子任家事，所以較子蔑節省得多了。孔子說道：能治國，必能齊家，子蔑治國本來能力不足，家事全憑姪媳做主，叫他怎能治理一邑的政事呢！子賤答道：子蔑時常和我有公文私函來往，他的政見和設施，都是根據夫子平日的教訓，與不齊的行政如出一轍的，絕無錯悞，政聲也很好，衙中用人太多，這是小疵，況且未必是他的

主意，必是他夫人愛奢華所致，夫子宜加原諒爲是！孔子道：你這一席話，卻是實情，所以我當面沒有責備他，你和他既屬同寅，又是同學，交誼很深，何妨隨時通函，匡正他的不逮。子賤唯唯應命。孔子在單父衙署中耽擱了三日，子賤見衙中並無重要案牘，又無訟案盜竊案，便陪着夫子遍游名勝古跡，每日游到傍晚回來，看過幾件例行公事，批行覆文，發交書吏連夜繕正，來朝交驛卒送遞，所以日間衙署中清靜得不見役吏出入的。孔子很詫異的問道：役吏們日間到那方去的？單父地方不爲小，怎麼衙署中空閒得好像廟堂呢？子賤答道：不齊初到任時，一天要審理數十起獄訟案子，衙署中門庭如市，出入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直到今春纔覺政簡刑清，衙門中少人出入了。孔子問道：你用什麼至誠的設施，收此絕無僅有的大好政績呢？子賤答道：紳士們見我不領情，不喜作無爲的應酬，沒有重要公事，不到衙署中來了。一班移交下來的差

役書吏，因為竊案訟事難得發生，沒有進項，不能養家餬口，全體向吾要求發給工食，吾對他們說：向無此例，公家何來這筆經常款項支配你們呢！不過要你們枵腹從公也說不去的，祇可兼做商業，以謀補助。一班差役，各人發給小資本，叫他們各去做有利可賺的小本生意，每日祇須留一人在收發處輪值，倘有非常事變發生，須全體急急到來伺候。還有一班書吏辦田賦的殷實居多，勸他們集資本開設商店於邑署近處，遇有公事，可以傳喚卽至。一班辦刑名的，貧苦居多，薦他們到商店中做夥計，每到傍晚時候，最少須有兩人到署輪值，由是役吏都有了副業補助，可以養家餬口，衙署中日間少有人出入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牧民牧馬意義相同 行德行法治績美備

且說孔子在單父游玩了數日，便與從行弟子駕車逕來費邑，觀察閔損的治績。子騫得報夫子親臨，慌忙出迎。著者趁他們未曾接談時，先把子騫爲費宰的來歷說明。按費邑當然是魯君的土地，無如公室衰微，三家侵佔公室的土地，而且極其容易，只要由那一家派心腹去做邑宰，把田賦收繳那一家，就算他的私產了；尤其是季孫氏自以爲有擁戴定公的大功，自己本屬先君的子孫，拿幾邑土地也不算過分，好得事前並無痕迹的，打定主意，便叫家臣再求薦舉孔門中能勝邑宰的賢士。再求便以閔損推薦，季氏素聞其名，立刻加札委任爲費邑宰，子騫初入仕途，只道費邑是魯君的土地，所以並未推辭，即日謝委到任，不久以後，才曉得費邑早已當作季氏的私產了，他就決意辭

職，下文自有交代。且說子騫把孔子接入客室中坐定，並和顏回等招呼一旁坐下，然後向孔子問道：請問夫子從那裏而來，現將何往，可能多屈留幾天？孔子答道：此行專為觀察二、三子的治績，到過鄒縣，今從單父到此。不齊治績優良，諒你必然也有所聞，他用至誠來化民，十歲的童子也知孝義；又拿至仁來教民，所以政簡刑清，衙署中清靜得和寺觀差不多。一班靠山吃山的差役，卻被他安插得不擾百姓，不起恐慌，這卻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子騫答道：損時常通函向他討教的，損的才能，本來不及他遠甚，況且初入仕途，格外望塵莫及了！今幸夫子駕臨，請賜教訓，行政當拿什麼做主旨的？孔子答道：該用德去化民，用法去儆民。子騫又問道：法是國家的法制，容易明白的；至於德的圍範圍廣大，損簡直認不清楚，還請夫子詳細見教。孔子說道：德就是正大光明的行為，尚書大禹謨云：「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強而義。」這是大禹用以治天下的德。你做邑宰，就邑宰的德說，就是惠。所以尚書洪範篇云：「施實德於民。」不過既飽以德，還須善教之。德的釋義，就是心地正直。不過單行德惠，祇能够服柔弱，須與法制並行，方能兼服剛強。德與法，那是御民的要件，好比御馬的銜勒。官吏，猶如鞍轡；刑法，猶如鞭策。人君委任官吏，好比御馬執着鞍轡鞭策彷彿的。子騫問道：古時官吏行政是怎樣的？孔子答道：古時天子以內史作左右手，以德法當作銜勒，以百官當作鞍轡，以刑罰當作鞭策，以百姓當作馬匹，所以統御天下，經過數百年而不會失亡。善能御馬的，扣正銜勒，配齊鞍轡，隨帶鞭策，平均馬力，領悟馬心，所以能够口不出言而馬應，鞭策不動而奔馳千里；善能御民的，修明德法，整飭百官，愛惜民力，安平民心，所以能够令不再行而民順從，刑罰不用而天下平治。這是天地助其德，萬民感其惠，政績美善，至今還令人稱道景仰咧！子騫說道：

德法的意義經夫子比例解釋，損已領悟了。請問現在一般人談及三王五帝，總是說：「盛德無疆，威儀若存。」這是什麼緣故呢？孔子說道：因為德澤深厚，法制完備，善能御民，所以後人念念不忘，形容如在，朝晚頌禱，上聞於天，使三王五帝後裔，世世昌盛，這也是感德所致。子騫又問道：不善御民的怎樣呢？孔子答道：不善御民的，放棄德法，專用刑辟，好比御馬不用銜勒，專用箠策，不闢禍必然受傷。不用銜勒，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壞；不用德法，專用刑辟，民必逃，國必亡。治國沒有德法，使萬民茫然不知遵守，那末在下愚魯，容易犯刑，在上殘暴橫施刑罰，於是萬民畏刑而逃避他國，國亡可以立待咧！所以今人談及暴君，必拿桀紂作比例，就為桀紂不修德，不守法，百姓受盡殘虐，怨憤冲天，上帝震怒，降以禍亂，江山易主，宗社覆亡。子騫又問道：請問古帝王怎樣統御天下的？孔子說道：古帝王御天下，用六官佐治的，冢宰治官以成道，司徒養官以

成德，宗伯教官以知禮，司馬治兵以成聖，司寇掌刑以成義，司空職工以成事。御四馬的正六轡，御天下的正六官，善御馬的正身執轡，領會馬心，迴旋曲折，能如人意，可以飛奔遠道，不傷馬力，善御天下的，設三公，執六官，以德化民，以法勸民，百姓誠服，惟命是聽。御民御馬，豈非是如出一轍的麼？子騫問道：這個比例，諒來不是任意取譬的？孔子說道：不必問我是不是任意取譬，你只要自省做的不是牧民之官麼？治御百姓的叫做牧民，駕御馬匹的叫做牧馬，古人早已先吾說明，我不過拾古人的話，以作證明罷了。子騫又問道：天子分設六官，各官分掌些什麼呢？孔子答道：吏治不修，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度，這叫亂，亂則命冢宰整飭田地荒蕪，財貨缺少，百姓飢寒，逃荒流散，教訓不行，風俗敗壞，這叫危，危則命司徒補救，父子疎遠，長幼失序，夫婦離異，上下猜忌，這叫不和，不和則命宗伯修明禮教，賢才不舉，功勞不賞，士人怨恨，兵卒無用，這

叫不平，不平則命司馬校閱任能；刑罰濫施，姦邪衆多，這叫不義，不義則命司寇整頓；度量不較準，水旱不預防，都城不修理，倉庫無積儲，這叫貧，貧則命司空開源節流。按歷朝同是設六官，何以有的能够平治天下，有的反爾擾亂天下，因爲進退緩急的不同。御者同是駕車馬，何以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不及百里。也爲進退緩急不同的緣故。所以古時天子例定於季冬十二月考德正法，以觀一年的治亂，大抵德盛者治，德薄者亂，德盛則法與政皆修明，德不盛則法與政皆不明備了。所以古時天子又必於孟春正月考查百官的德及功能，能知德法的稱爲有德，能行德法的稱爲有行，能成德法的稱爲有功，能治德法的稱爲有智。故云天子論官，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吾這一席話，雖則是舉古天子爲例，實則做官的當重德法，已經包括在內，你想官吏考績，以能成德法爲有功，直以官吏的德法，與戰將的汗馬功勞作一例看，你道重不重呢？你

在任爲官，但求能够力行德法，不必去問收效的遲速大小，你的能事總算告終的了。子騫緩緩答道：承夫子諄諄教訓，損得着很多益處，不過損平生立志，不做權臣門下的爪牙，當初奉委時，以爲費邑是魯國的土地，當然屬諸公家，損世居魯國，理當替公家盡力，所以卽日到此接事，直到近時，方知費邑爲季氏私產。孔子問道：你何從知道的呢？子騫答道：前幾天季氏特派心腹家臣陽虎到此，催繳賦稅，我回答尙未收全，且等收全了，損當親自投交主管官廳。陽虎很怪異的答道：怎麼你不曉得這是季氏的私邑，賦稅應當繳付季氏的。損問他此邑何時賜給季氏的？他說季氏與定公同屬先君的子孫，公家的田地，本屬大家有分的，兼之有擁戴大功，故可不待君賜，取爲己有，你祇管把田賦繳付季氏，一切責任，自有吾主完全負擔，你背後有這座靠山，還怕位置動搖不成？當下損含糊回答，賦稅收到不及半數，且等收齊後，送繳季相國便了。陽

虎被我唐突過去，現在損決計辭職，不願替私家出力了。孔子說道：既然奉委接事，何必辭職呢！況且定公以弟繼兄位，也不合理的，論季孫斯的支派，也可做得魯君，簡直是讓他的，就是定公也知道是季氏擁戴之功，所以國政大權，盡付諸季氏，季氏索取公室的田賦，只好允許，故爾二三子願爲季氏宰，我不加阻止，你何必矯同立異要辭職；況且現在私家當國，公家衰弱，不但魯國，晉國也是韓趙魏三氏當朝的，識時務者爲俊傑，何必辭職呢！要知子騫辭職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孝思迫閔損辭職養親
客游逢師裏學琴請益

第二十九回

且說閔子騫聽得孔子勸他不要辭職，心中默想季氏曰無魯君，陽虎攔收田賦，口稱可負全責，季氏不來復查的，亦然日無家主，季氏還怕清議，未必敢作亂，那陽虎小人得志，驕傲已極，只怕不久要作亂，果真謀反。我是季氏的私臣，脫不了嫌疑，豈不要身敗名裂，甚至玉石俱焚；急流勇退，那是明哲保身之計，不過夫子既然誠意相勸，猶未便違拗他，還是推托養親吧。轉念之間，向孔子回答道：「損非敢違拗夫子的教訓，祇爲父親年高體弱，老病纏身，臥牀不起，舍弟幾次來信，叫損請假歸里，請名醫診治老父，損曉得邑宰職務繁重，不能擅離職守的，忠孝不能兩全，只有辭職讓賢，方可回里，爲父親侍奉湯藥，以

全孝道。孔子素知他純孝性成，既然乃父有病，只好辭職的。就向他說道：忠孝本來不能兩全，你生性純孝，當然以養親爲重，整備辭職吧，不和你空談論了。就此耽擱了一夜，來朝便駕車動身，取道向武城而去，暫且把他擱在路上。再說子騫送過夫子，回到衙中，馬上繕就告歸養親的辭職書，專差送往曲阜相國府中。季孫氏披閱一過，卽請敬叔來，把子騫的辭呈給他看過，便向敬叔道：手下有君子相助，是有益處的，有了小人，倒要去當心他們招權納賄，作惡害主，所以我只信用孔門弟子，不料閱損任事未久，忽然辭職了，他父親究竟有病沒有？敬叔答道：前天遇着他很清健的，不見得有病吧！諒來別有事故，推托養親罷了。季孫氏說道：決計慰留，除非有勞你走一趟，方有效力，差家臣去只怕徒勞往還！敬叔只好答應。敬叔駕車登程，一路並無耽擱，直到費邑逕赴衙署請謁，子騫迎入客室，分賓主坐定，敬叔道：令尊大人很是康健，爲什麼要

告養親，相國倚重方殷，特使我來面加慰留，說時遞過公事，子騫披閱一過，說道：相國的盛情，心領弗忘，我在壯年，圖報待諸異日，我父年高，好似風中之燭，父在，忠孝不能兩全，決不做官。托你善爲吾辭，若然再差你來慰留，我只好避到汶水上去咧！敬叔說道：你既然堅決辭職，當然不能相強你留任，不過話要說明的，季氏以國士待你，況且他忠於定公，且有親賢人遠小人的思想，對你頗加倚重，他就不過自恃擁戴大功，索取費邑作私產，論他的行事，就錯在攘奪權利，逼走昭公，對你卻以君子相待，也是難得的知遇，你爲什麼避之若浼呢？我想你必然另有別情，不然我和你雖不能稱管鮑之交，卻也可算得知己老友，有什麼苦衷，應該老實見告啊！子騫說道：人非草木，相國以國士待我，豈有不知；故爾我已說明在先，圖報待諸異日，此次告歸養親，家嚴雖無疾病，而父母在，不遠游，爲人子的應該在膝下承歡，這是辭職的近因。我見相國雖

然大權獨攬，缺少強毅心，雖說親賢遠佞，依舊被一班小人包圍。我見陽虎生着鷹爪鼻，水蛇眼，趾高氣揚，居心刁惡，不久的將來，禍季氏者必是此人。損辭職歸里，當留心訪察他的舉動，倘然有不利於季氏的密謀，損當在暗中助季氏一臂之力，除卻這負義之徒，以報季氏的知遇。這幾句只可以你知我知，千萬不可在季氏及我夫子面前露風，爲防隔牆有耳，被陽虎曉得了，豈不釀成大禍呢？敬叔說道：我固知你有苦衷，現已說明，等回去替你轉請季氏另委他人到此，你準備移交吧！說罷作別而去。隔了幾日，季氏委公山弗擾來費接任，子騫移交清楚，竟歸故里，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從費邑動身，取道向武城前進，行抵臨城地界，覺得飢腸轆轆，即命御者驅車入市，至一家有名客店門前停車，孔子同隨行弟子下車入店打尖，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孔子素知這家客店中的家釀遠近馳名，便叫跑堂的煖着兩壺酒，和子淵子正冉等有正在

飲酒，霍地傍室中走出一人，向孔子抱拳招呼，孔子識得是魯樂官襄子，慌忙起立讓坐。襄子說道：襄已吃過酒飯，不能再飲，請問夫子現將到那裏去？孔子說道：孔丘訪過你數次，皆沒有遇見，今日不期而遇，快慰得很，請坐了，丘還有請求咧！襄子便在傍邊坐下，問道：有什麼吩咐？若然是襄有此能力，無不惟命是聽。孔子說道：丘於操琴一道，略知一二，未能深造，幾次尋訪，欲求指教，現在於客途巧遇，願隨夫子還家求教。襄子答道：襄雖以擊磬爲官，有時兼司操琴，自知也不能算作高妙琴手，怎能充得琴師。況且客途相遇，我雖然故里不遠，行將歸去，你必然有要事趕赴前途，豈可以半途終止呢！孔子答道：丘此行專爲考察二三子的政績如何，已經到過幾處，現將往武城去，這種不是重要事，儘管緩幾天去，不過丘有三人隨行，攪擾尊府，斷無此理，當投旅店安頓車馬；丘但求指示古人的操絃派別，諒來兩三日功夫，就有頭緒了。襄子問道：何

必這樣的急急？且等武城回來到我這裏，也不爲晚哩。孔子說道：夫子居家時少，出游時多，丘感覺不易尋訪，不得已只好緊隨逼教，叨在是多年老友，不怕你揮諸門外。襄子大笑道：你這樣逼教，不防我不願意盡心指導麼？孔子答道：魯樂官都能够彈琴，因爲他們都視爲奇貨可居，所以不請教；與你結交多年，知你是守忠信的君子，我從君子學琴，安得會受欺呢！襄子素來曉得孔子是講話時候不飲食，飲食時候不講話的，當下說道：酒菜冷了，吃飽了肚子與襄同行，襄到門前去閒看等你。說罷離席踱步逕出店門。子正忙向孔子說道：只怕他避着我們登車而去！孔子說道：他是君子，不該以小人之心去測量他，我們罷飲進食，免得他久待。說罷，命跑堂進食，大家吃飽，孔子付過東道，走出店門，不見襄子，子正很得意的說道：不出我之所料，果然逃避了。孔子說道：胡說，他的車子還在道旁，難道他棄了車馬走嗎？豈有此理！話聲未絕，祇見襄子帶

着兩匹馬走來，向孔子說道：因爲急欲趕路，連你們的牲口一併帶來了。子正上前接過馬匹，駕好車子，大家登車，襄子前驅引路，直抵家門口停住，大家下車，孔子跟着襄子走入客室中，向襄子說道：孔丘今日到府是學琴弟子，應該奉贊敬行師生禮。說着，命冉有整備贊敬，襄子推辭道：你要實行師生禮，只好用閉門羹相餉；若敘老友交情，則用八簋替你洗塵，請你自擇。孔子一邊叫冉有不必預備贊敬，一邊說道：既屬老友，用不着備八簋洗塵，應當兩便啊！丘專誠來學琴，就要請教了。操琴的指法，從前已蒙周襄弘、吳季札詳明指示，並知五絃琴是神農所創，周文王加二絃爲七絃琴，相傳舜作五絃琴，實在是舜操五絃琴。作字即是操字之悞對不對呢？襄子答道：是啊！既精指法，還有什麼請益呢？孔子說道：不曾知道造琴的用意所在，敢請明白賜教。襄子答道：神農氏創造五絃琴，所以禁制淫邪，匡正人心的，削桐作琴，面圓法天，底方象地，龍池

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合四氣，琴長三尺六寸，象週年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五絃，象金木水火土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父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義。孔子說道：尙有遺義，再請申說，要知襄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 現行法規
自治標準 **區政大全**

實售洋四角五分
寄費五分

本書關於區政之各種法規，各種文書，薈集而成，凡組織法令法規等一切區自治應辦事宜，莫不應有盡有，區政爲公民所不可不知之常識，宜人手一編。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三十回

入境聞絃歌言偃改良風俗
禳火惜寶器子產獨矯衆論

且說師襄子聽得孔子請益琴藝，就口若懸河似的說道：琴第一絃配宮音，第二絃至第五絃依次輪配商角徵羽四音，這是五絃琴的古法；琴除絃以外，還有徽，有首，有尾，有唇，有足，有腹，有背，有肩，有腰，有越。琴唇名叫龍唇，琴足名叫鳳足，琴背名叫仙人，琴腰名叫美女，越長的叫龍池，短的叫鳳沼，臨岳，那是琴首繞絃的，岳山，是琴尾高起絃的，雁足，是肩下繫絃的，軫，是足下轉扭調絃的。這許多名稱，不可輕視他無關重要，實則要成操琴高手，全在這個上面用功夫。安可不逐件明瞭他的名稱與作用呢？講談了一回，不覺時已傍晚，襄子就請孔子等在家便飯，飯後下榻相留。次日，孔子又向襄子請益道：琴爲

什麼例用桐製呢？襄子說道：無非取桐是陽木，且能知閏年，無閏生十二葉，遇閏則生十三葉，並能知秋，遇立秋時至，桐葉必落；其他樹木，皆無此靈異。你可記得造琴之桐，就生在我們魯國，有書爲證的。孔子經他一言提醒，隨口答道：尙書禹貢篇云「嶧陽孤桐」，相傳魯境嶧山特生的桐樹，是製造琴瑟的良木。是不是麼？襄子答道：足見你胸羅萬卷，豈有不是的呢！孔子說道：惶恐！丘好似兩脚書櫥，要人抽取展看了纔會曉得哪。請問古琴著名的有多少？襄子道：琴名最古最雅的，當推嬰磬，貢粹，相傳是伏羲所造的。其次名丹維，祖牀，是柏皇所造。電母琴，帝俊所造。菌首琴，白民琴，是晏龍所造。國阿琴，伊陟所造，七絃琴，文王所造，嚮風琴，周宣王所造，青翻琴，楚無虧所造。臥冰琴，崔駟所造。以上皆是可寶的名琴。學琴能得古人手製名琴，模仿他的指法與歌調，加以練習功夫，便可成名家。孔子問道：若然，覓不到著名古琴，能不能學成名家呢？襄子

道：像你這樣天賦聰明，肯用功學習，不必定要有古琴；祇須認定一古人，常常練習他的指法歌調，也可成名家的。孔子說道：謹受教，許我於空室中靜坐操琴，若有疑點，再來求教。襄子唯唯答應，引入後軒中，任憑孔子靜坐習琴，襄子與子正等隨來三弟子，在傍室中飲酒消閑，讓孔子靜坐終日，直到吃晚飯時候，襄子悄沒聲兒走入後軒，祇見孔子低着頭呆呆思想，忽然昂起頭來張目直視，瞥見襄子兀立在傍邊，就說道：丘剛正想像得一古人，面黑有威，身長十尺，目光如電，瞻顧四方，不是周文王那個有這樣的威儀呢？襄子拱手相賀道：不愧稱作聖人，苦思一日，竟然被你想像得到創造七絃琴的文王，自愧不及你說罷，引到客室中，吃過晚飯，襄子便以文王的節操，指示孔子，孔子連操幾調，襄子拍案驚奇道：初來指法生疎和絃不準，現在指法純熟，高低合度，疾徐中節，非但前後判若兩人，老琴師也不能勝過你了。孔子停琴，避座立正說道：

這是仰仗夫子教導之功，所以要學才藝，非先訪得名師不可，不遇名師，好比常在暗中摸索，一遇名師，如得明燈照耀，就能捷足先登了。丘不虛此行，來朝要告辭了。襄子說道：你有正經事，不屈留你了。來朝要趕路，請安睡罷，於是各歸寢室。一宿無話，等到來朝，吃過早飯，便告辭動身。那臨城距武城路程很近，坐着車馬趕路，格外來得快，趕到武城，太陽很高咧！按武城是魯國的下邑，管轄的地方不廣，風氣素來很鄙陋，所以季氏看不上，不想奪爲己有。當下孔子坐車進城，沿途觀看，市面比較以前繁盛得多了，街道也修理得寬廣了，一路聽得絃歌之聲，孔子微笑說道：這種小縣城，竟用禮樂來教化百姓，割雞焉用牛刀呢！行不多時，已到邑署前停車，顏回跳下車來，入署報告；子游聽得夫子駕到，卽行出接，迎入署中坐定，再有心直口快，劈口向子游說道：夫子沿途聽得了絃歌之聲，說你割雞焉用牛刀。子游便向孔子說道：僎從前聽得夫子說：

君子小人，都不可以不學，君子學道曉得愛人，小人學道容易使用。武城雖然
是小縣，豈可不拿禮樂來教民呢！這地方的風俗，本來鄙陋得很，偃接事以來，
對於四鄉的農民，勸導勤耕種，修溝洫，以防水旱災荒；對於城市中工商士庶，
提倡節儉，教以禮樂；現在的風俗，比較初來時，稍覺有些改良了。孔子便向冉
有說道：偃的話說得不錯啊！邑境雖有大小的不同，人口雖有多少的分別，民
衆須受教訓是一律的。古帝王設官治民，一視同仁，大邑委宰官治理，小邑也
委宰官治理，設官相同，行政當然不可分等，我剛纔所說的話，那是無心說出
的戲言，不足爲憑的。現在偃的所說，確爲很有價值。接着向子游問道：一個人
的才力或有不足，所以從政要得人才相助，你到任一年多咧，可曾得着人才
呢？子游答道：只有同學澹臺滅明品行方正，行路不走曲徑，沒有公事，從未來
過。只有這一個是有才能的君子，無如難得能見面，得不着他的助力；但願夫

子與他見時，面勸他時常來署，以便借重。孔子說道：他遇有公事肯來往，你委他有益地方的公事，決不會得推辭，用不着我相勸的。當下子游命廚下烹調幾色夫子愛吃的菜肴，殷勤款待，並下榻相留。次日談及當世士大夫，子游問道：夫子從前極言鄭子產施惠於民，那末子產可與管仲並稱麼？孔子答道：管子乃天下才，能致齊國於富強，桓公九合諸侯，不用兵車，皆是管仲的能力呀！子產只曉得愛民罷了，那裏比得上管仲呢？子游說道：愛民就是德教，足以包括一切爲政之道，再好沒有了！孔子說道：子產猶如衆人的母親，只曉得愛惜兒子，不曉得教訓兒子的。子游說道：偃知鄭是弱小之國，夾在齊楚兩大國之間，虧得子產做了十二年相國，鄭國不曾經着強國的征伐，這不是子產的能力麼？孔子說道：子產當國，齊楚不曾加兵於鄭國，這不過能盡他國卿的職務，能够事奉兩大國罷了。秦國僻處西陲，秦穆公用百里奚得成霸主，子產不

能以鄭侯圖霸業，就爲他好行小惠；拿自己的車子，在冬季時候，渡百姓過河，不知道教民的緣故。鄭國雖小，一輛車子那裏渡得盡冬涉的百姓呢！子游問道：應該怎樣辦理呢？孔子答道：身爲國卿，職掌全國的政令，爲百官之長，國內一切工程，應該及時下令舉辦，十一月裏各河道的小橋，一律修成，十二月裏各處的大橋梁一律修成，全國的百姓都能安步渡河了。子產不舉辦這種緊要工程，卻拿自己的車子去濟渡，豈不是好行小惠，不知大體嗎？子游說道：據夫子說來，子產無足稱道，爲什麼？魯國士大夫都稱他賢能呢？孔子說道：一個尋常百姓，尙且有能有不能，也有長處足令人羨慕，何況他是堂堂的國卿，當國十二年，歷聘齊楚晉魯等諸大國，與我國卿大夫訂交的也不少，豈可因他好行小惠，其他好處一概抹煞呢！論他不信釀火一事，已足使我國士大夫稱道的了。子游說道：請問怎樣不信釀火？孔子答道：時在我國昭公十七年冬季，

有彗星見於大辰之西，光芒東向及天漢，魯大夫申須說道：彗有掃帚之象，光現於辰西，諸侯將有火災吧！鄭大夫裨竈也懂天文，即向子產說道：宋衛陳鄭同日將有火災了。子產問道：彗星見於大辰，屬房心之宿，何以見得四國要有火災呢？裨竈答稱：宋屬大辰墟，陳屬太皞墟，鄭屬祝融墟，皆列火房，陳屬瑞瑣墟，其星爲大木，木能生火，故知四國同日有火災。子產答稱：彗星現於大辰，與祝融墟之鄭國何干呢？裨竈答稱：若用瓘罍玉瓚等祈禳，鄭國可免火災。子產以爲天災流行，斷非玉器所能祈禳，不聽裨竈的話，這是他的見識高人一等。不料次年五月，火星黃昏即出現，丙子月起大風，魯大夫梓慎說道：東北風大作，是稱融風，融風屬木，木能生火，這是火兆，七日後，必見火災。挨至第七日，果然宋衛陳鄭四國皆告火災。裨竈說道：不用我言祈禳，鄭國再有火災咧！鄭國的士大夫都請玉器禳火，惟有子產不肯用。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觀治績入境讚仲由 慕賢名問政論宓子

且說鄭國的士大夫，都信裨竈的話，欲用寶器釀火，獨有子產弗許。子太叔是鄭國的老臣，去見子產說道：國家的寶器，專備保護百姓的，若再有大火，國將亡，你爲什麼重視寶器而輕視國家呢？子產答稱：天道遠，人道近，遠的怎樣看得見，裨竈怎能逆料天道，分明是多說多話，所以不信。以後四國都沒有火災，因此魯大夫皆佩服子產的才能。孔子說到這裏，瞥見一人闖然入室，把手中的書信授給子游，子游接來披閱一過，向孔子說道：子路得知夫子在這裏，特地差人來迎接的。孔子說道：本來要到蒲邑去看他咧，接著吩咐再有駕車，說罷，踱步向外，子游直送到門外，立待夫子登車遠行，方纔回衙辦事。且說孔子行至半路，巧遇子貢攔路說道：賜往單父尋夫子不遇，在這道上相遇，殊

出意料之外，不知夫子現在到那裏去？孔子答道：將往蒲邑去看子路，你願意同去麼？子貢一邊口稱願意，一邊跨上車來，替代冉有執轡驅馬前進，那匹馬四蹄騰空，拖着車兒飛也似的趕路，不多一回，已抵蒲邑邊境。孔子說道：專爲觀察治績而來，宜緩緩而行。子貢只好扣緊絲韁緩行。孔子沿途觀察，忽然說道：好啊！由能够拿恭敬取信咧！隔不多時，已到城中了，孔子又說道：好啊！由能够拿忠信行寬和咧！直到衙署庭中下車，又說道：好啊！由能够明察決斷咧！子路恰巧因公外出，子貢下車問道：夫子沒有見到仲由的行政，三次稱好，敢問什麼緣故呢？孔子說道：吾已見到政績咧！入境，田禾茂盛，野草盡除，溝洫深廣，這是恭敬行信，所以農民肯盡力；入邑，牆屋完固，樹木興旺，這是忠信行寬，所以民衆不偷懶；至庭中，訟庭清閒，屬下用命，這是明察有決斷，所以衙署安逸不擾。由此看來，雖則三次稱美，還嫌未盡咧！說到這裏，正遇子路公畢，步行回

署，疾行到孔子面前，鞠躬行禮道：夫子駕到，由有失迎候，罪重難辭。接着向跟來弟子一一招呼，那才引導孔子等走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孔子見兩壁間排列着不少武器，微笑說道：由不脫武夫氣，室中陳列這許多武器，難道你還在這裏練習戰陣不成？子路答道：由才能淺薄，擔任這一邑的行政，既要安頓工商事業，又要爲農民謀豐收，預防水旱災荒，還要設法子弟受教育，妥籌游民生計，簡直忙得不得交關，那裏有習武的功夫，這種武器，用以捍衛地方的。倘然有寇盜攻城，就可召集民衆，各執武器，上城頭耀武揚威，不必定冲鋒陷陣，也可把敵寇嚇走的，也是預防地方治安的一策。孔子便向子貢說道：我三次讚美他，可不是未盡麼？這種預爲地方治安設計，他人往往忽略，實則極關重要。假使各種政績，辦得色色皆好，只缺少武備，一旦敵寇冲來，無能力抵禦，百姓遭殃，所有政績，全功盡棄，如此說來，武備是不可缺少咧！接着把三次讚

美的話，向子路略說一遍，子路說道：由本是個莽夫，只會舞劍射箭，做官的道理，一些兒不懂的，幸蒙夫子諄諄教訓，不厭不倦，由獲益非淺，到任以來，還蒙夫子隨時賜教，纔有今日的成績。怎敢忘卻夫子，自以為由的才能呢！孔子說道：先聖先賢的學識才能，都是從師長處學來的，求學時代，能够好學不倦，做官時代，能够把所學施諸實行，這叫做不負所學，與師長不涉的。顏回攬言問道：夫子觀察四邑的政績，比較起來，是那個最優？孔子說道：當然宓子居第一，由居第二，言偃居三，子蔑最劣。子路說道：原來夫子此次出游，專為考察門下治績的，今日從那裏出發到此？孔子答道：從武城到此，言偃能以禮樂教民，治績尚有可觀，不過他和我論及子產，可與管仲並稱，足見他也是好行小惠的。子路說道：古人云：蓋棺論定。惟有管仲死後，說好他的也有，說壞他的也有；夫子批評起來，究竟是好還是壞呢？孔子說道：不查考他的一生行事，祇就他力

致齊國富強，能助桓公不用兵車，九合諸侯，可稱得功高望重的人臣；在吾批評他器量太狹小，像他的權位時勢，應該力行王道；況且他幾次受過周王禮遇，祇爲他不明王道的措施，只能成功霸業，豈不可惜。子路說道：據由批評起來，非但器量小，還有幾種失德咧！管仲諫齊襄公不要立無知，襄公不聽，這是他無辨才；同公子糾奔魯是不智；家破於齊而弗憂，是不慈；走入囚車而不慚，是無恥；反事所射的桓公，是不貞；召忽死難，管仲不死，是不忠。孔子說道：管仲的過失，不在這幾件事上，他諫齊襄公，公不聽，是襄公之昏庸；欲立子糾而不能，是不遇時機；家破於齊而弗憂，是知天命；走入囚車無慚色，是達權；事所射的桓公，是通變；不死子糾之難，因子糾未立太子，並無君臣之意，是審輕重；召忽雖死，愚而取仁，不足取法。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不可爲非。子路問道：管仲可稱知禮麼？孔子答道：桓公設屏風於門，管氏也設屏於門；桓公爲兩君宴

會，設反坫於堂隅，管氏也有反坫；管仲怎能稱知禮？子路問道：管仲器量小，可稱節儉麼？孔子說道：管仲一身兼三職，怎能稱儉呢！子路又問道：賢君治國，最要緊的是什麼？孔子答道：最要緊是尊敬賢人，賤惡不肖。子路說道：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仍舊滅亡爲什麼呢？孔子答道：尊賢賤不肖，不是徒托空言的；晉中行氏雖知尊賢而不信用，雖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他不用，不免有怨心，不肖者知他賤視，不免懷仇恨，怨仇並存於內，隣敵構兵於外，雖欲弗亡，那裏能够呢！子路又問道：由聽人說：男子生在世上，富貴不能有益於社會；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便成虛生人世的俗儉。這話是不是呢？孔子答道：你說得太簡單了！君子立身處世，必求通達，對於自身，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這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道理呀！爲什麼要屈節呢？便是守待知己，爲什麼要求伸呢？便是遇着時機，不容錯過，所以雖受屈而不受節，雖求達而不犯義。這

就是君子立身處世的根本。子路又問道：夫子所說：做官能够把受教於師長的學問，施諸實行；不過受教的學科很多，怎能一一施諸百姓呢？孔子說道：教百姓和教弟子是不同的，做官但求事事以身作則，使百姓是則是效；所以我此次赴四邑觀察政績，每到一邑的境界，沿途審察邑宰的教化，便得一目了然，百姓溫柔敦厚的，這是詩教；流通溝渠，知遠有備的，這是書教；民心廣博美良，這是樂教；好潔靜，尙精細，這是易教；民知恭儉莊敬，這是禮教；屬辭比事，循規蹈矩，這是春秋教。受詩教的不愚而多口才；受書教的不貧而多設備；受樂教的不奢而多儉樸；受易教的不粗而敬鬼神；受禮教的不蠻而多忠孝；受春秋教的不亂而知守法。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也都是教；地載山川，高低燥濕，吐納雷霆，滋生五穀，也都是教。子路問道：子賤治單父，諒必如夫子所言，把詩書禮樂易春秋，一一施諸實行的吧？孔子答道：我在單父向他問過治

單父用什麼設施得到這種優良政績？宓子答稱：不齊治單父，猶如父恤其子，子恤諸孤罷了。我說：這是小節，能使小民歸附，不足盡你的責任咧！宓子答道：不齊在單父，得所父事的三人，兄事的五人，友事的十一人。我說道：得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哩；得兄事五人，可以教悌咧；得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咧。中人歸附咧；還嫌不足！宓子說道：這裏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敬以師禮，遇事稟商，皆拿正道教不齊。吾就長嘆道：大者止於此咧，從前堯舜治天下，必求賢人以自輔；賢人乃是神明之主，百福之神呀！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聖母飾終哀榮盡禮 權臣將死逆料無差

且說孔子往蒲邑觀政，被子路留住，今天談論政治，明天舉行宴餐，後天游玩名勝，耽擱了十幾天，子路只是誠懇相留，把夫子的車馬，移到屬吏家中寄存，使孔子欲往不得，光陰像箭一般的過去，計算在蒲耽擱了三十多天，子路日日想出解悶的方法，使夫子樂而不思歸去。一日，孔子在子路署中操琴，子路好勇不好學，對於琴向來不學的，直至做了蒲邑宰，偶遇空閒無事，便鼓琴以消閒，這時聽得夫子操琴，不覺技癢，守待夫子停琴，走出琴室，他即走入，把琴一陣亂操，孔子精通琴藝，聽了子路的琴聲，忍不住向坐在傍邊的冉有說道：古聖王制音，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因爲南是生育之鄉，北爲殺伐之墟，所以君子發音，溫柔居中，以養生氣，憂愁不加心，和洽出於指，這叫

做治安之風。小人發音則反是，亢厲剛強，以象殺伐之氣，溫和不存心，強硬出指上，這叫做倡亂之風。虞舜手操五絃琴，口歌南風詩，「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音調柔和無比，所以勃然興發，至今王公大人還稱道不忘。殷紂好操北部之聲，性嗜殺伐，所以霍地滅亡，至今王公大人還舉以爲誡。由不過一匹夫罷了，雖然不能和舜紂相比，現在卻習亡國之音，怎能保全昂藏七尺身呢！冉有說道：夫子既然替他擔憂，應該替他設法，調到他邑去，免得在此危險！孔子說道：這是我的預測，要有危險，不在這時，卻在他年咧。隔不多時，子路停琴走來，孔子向他說道：琴雖小道，琴音也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別。子路問道：怎樣分得出呢？孔子答道：古時君子的音調，大抵溫柔中和的；小人的音調，都屬北鄙殺伐的。子路又問道：由的音調如何？孔子說道：因爲你所操的音調，帶有北鄙殺伐之聲。所以我正在和冉有談

論你。子路微笑道：由得列夫子門牆多年了，雖然學不像君子，斷不至於會成小人的。夫子何必過慮呢？孔子說道：不是論人的說法，那是說音調像君子小人呀！古人云：君子強氣，不得好死，小人強氣，刑戮加身。由相去君子雖然不遠，不過太覺強氣，很爲危險，以後當注意涵養，做事不要操之過急，尤其是自己出處，更須審慎而行，後悔是來不及的啊！子路說道：由當牢記教言，終身不忘。說罷，便請孔子及諸同學到飯室中進午餐。尙未終席，瞥見冉求急急入室，因爲來過幾次，所以不待通報，闖然入室，子路起立問道：子有急急到此，必然有特別要事？冉求答道：祇爲孔太師母病在垂危，伯魚不能離開左右，特地命我騎着快馬，趕往鄒邑單父武城，並這裏，請訪夫子，必須兼程回去。孔子聽到這裏，食不下咽，一面命子貢速速駕車，一面向冉求問道：我母患的什麼病症？請過醫生診治沒有？現在病得如何模樣？冉求答道：初起是濕溫病，太師母爲節

省起見，不願請醫服藥，直到變成傷寒重症，神志不清，始由伯魚延請醫生診察。醫生說：爲什麼不早日醫治，現在熱入心包，人已終日昏迷不醒，無法可治的了。初意不肯定方，伯魚央求再四，免強打定一方，臨行對伯魚說：速卽煎服，隔一週時後，神志稍覺清醒，方有回生希望，若是依然昏迷不醒，可不必再來邀請，還是整備後事吧。伯魚一面命人配藥煎湯，一面托敬叔來找尋夫子，敬叔因有政事，特地把他的快馬借我騎了，趕來找尋的，今日是第二天。說罷，孔子帶着諸弟子，急急行至中庭登車，子路送至街坊回轉，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命子貢加鞭趕路，再求跨着快馬，揮鞭向屁股上唰的一下，喝一聲馬來，那匹驃駒發開四蹄，逐電追風似的在前開路，子貢向馬身上連連鞭撲，無如馬年已老，還加拖着一輛車子和二個人，那裏趕得上再求的單放馬呢？況且是午後動身，當日趕不到曲阜，只好在客店中安歇一宵，來朝黎明就動身，趕到

下午，方纔到達故里。孔子在門前下車，就急急趕到母親房中，祇見伯魚夫婦等都坐在病榻前，見他們起立叫應，把頭點點，趨至牀前，叫喚三聲母親，不見張目答應，一陣心傷，眼淚像泉湧般奪眶而出，此所謂母子天性，淚出痛腸，並無哭聲，眼淚像雨點似的流個不住，卻巧全滴在病人的面部，霍地張目直視。孔子又喚兩聲姆姆不應，祇見雙目緊閉，喉間閣落一聲，竟然壽終了！人生七十古來稀，聖母今已八十有一歲，曾孫都有了，可稱得福壽全歸。當下房中一片哭聲，伯魚也哭得像淚人兒一般，敬叔夫婦倆走來，把伯魚勸住了，同孔子到客堂中辦理喪事，好得弟子多，由孔子派定顏回原憲購置一切喪事用品，敬叔公冶長爲會計，宰我子貢再求子正公西華爲招待，子夏漆雕開爲贊禮，以外弟子爲各人助理，所用衣衾棺槨，由敬叔子夏商酌定了，取得孔子同意，然後備辦。魯國士大夫皆知孔子三歲喪父，全賴這位賢母教訓成功大聖人。

所以人人敬重，盡來送殮，定公本則也要來弔奠，孔子因爲自己是司職吏出身，母喪不敢受國君拜祭，特叫敬叔入朝辭謝，等到百日設奠舉殯，送禮的約莫有五六千人，魯定公齊景公都派大夫代祭，備極死後哀榮，最難得的三千弟子一律執紼送棺，比國君的母喪，更覺光榮，靈柩合葬於防地父塋，當下門下弟子主張墳墓要築得高廣。孔子說道：古時墓而不墳。現在有封築四方形象高堂的，有築成像坊形的，又有築成像夏屋的，最簡單築像斧形，吾從斧形。於是封土高四尺，孔子廬墓二十五日，顏回子貢，子夏原憲常侍左右，以外弟子，仍居孔宅，一日，有季氏家臣往訪孔子，說道：季氏將大饗國內，夫子曉得麼？孔子答道：丘沒有聽得，若然曉得了，雖在母喪中，也要前往的。等到家臣去後，子貢問道：賜知大饗是國君之禮，季平子豈能僭用呢？孔子微嘆道：季氏慣常僭用天子禮的。家祭用八佾舞庭，外祭旅於泰山，這都是僭用天子的祭禮，現

在竟然僭用天子饗士的典禮咧，莫不是天奪其魄，昏昧更甚，行將不祿吧！隔不多幾日，平子因喘病復發，過量多服了猛烈藥丸，便爾身死，子貢曉得了，向顏回說道：夫子簡直是個神聖。顏回問道：怎見得是神聖呢？子貢說道：季平子在很健康的時候，欲行大饗禮，夫子說他僭用天子饗士典禮，行將不祿吧。現在平子果然暴病身亡，夫子若不是神聖，怎樣曉得活潑潑的人要死呢？顏回答道：這就叫做先知先覺。本來人的知識分三等，第一等是生來就能知道一切的，就是大聖大賢；第二等是學了纔能知道一切的；第三等經過困難以後纔能知道一切的，就是俗語所云，吃一次苦學一次乖的人。且說冉求是季氏家臣，因見魯大夫一律穿了朝服去弔喪，便向孔子問道：士大夫朝服弔平子，合禮的麼？孔子不答。又問道：求奉派爲招待弔客的陪賓，可否也穿朝服呢？孔子說：初死送殮你已經過多了，天寒羔裘玄冠，天暖更換棉服，何用疑問呢！魯

大夫子墨向孔子問道：始死設重。是什麼道理？孔子答道：是尊重之意。殷朝喪制，作木主，連重懸諸祖廟。周制，用木主，不用重的。子墨問道：為什麼喪葬要先朝於廟而後舉囊呢？孔子答道：這是順死者的孝心，所以將葬必先朝祖考之廟。殷制周制都是朝後殯葬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繡虎生著 **滬濱神探錄**

全四冊實售洋六角
寄費一角

上海包探出奇制勝。破獲各種離奇無頭案件。不下數百件。有福爾摩斯之神妙。且皆係滬上近事。入情入理。經繡虎生生花之妙筆。演為長篇說部。寫來有聲有色。百讀不厭。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三十三回 饋豚肉謝禮遇陽虎 識羶羊博學服季斯

且說春秋時代，禮尚往來，孔母死後，季平子親來弔奠，現在平子死了，孔子雖則不願趨奉權臣，也不能不去送喪。主辦喪事的家臣陽虎，久有二心，平子目無魯君，僭用天子禮制，陽虎看在眼里，便想趁此喪亂的當兒，奪取季氏政權，由他做相國，素慕孔子是名聞列國的聖人，便想聯絡借重，當下見一班有名望的弔客，有的坐着和孔子談話的，有的趨前與孔子行禮的，只恨自己辦喪忙碌，不能够去和孔子接談，瞥見孔門弟子冉求在旁相助，便向他說道：虎久慕孔子大名，也願拜列門牆執弟子禮，托你先行代虎聲明，等待主人喪事終了，虎當謹備厚重的束修，到夫子門下拜見。冉求素知他是個跋扈小人，不願替他介紹，本想直言拒絕，猶覺難於啓口，只好含糊答應。陽虎快活非常，

以爲得列孔子門下，有三千賢能同學，可以收爲己用，儘可暢所欲言，無人敢議論我的不是咧。不料冉求當晚就對孔子直說，請他留意避匿，不可以和陽虎見面的。當時陽虎很得意辦理喪事，有心主張用璠璵寶器入棺殉殮，一班卿大夫雖知非禮，因爲是陽虎的主張，不願和這小人做對，都不作一聲。大殮時候將到，璠璵已由冉求到宮中去取來，孔子方纔曉得，慌忙歷階登堂，向季桓子說道：用國家寶器殉殮，猶如暴尸於中原，示百姓以僭禮的過失，害得死者不安，何必要用他呢。況且孝子不逆禮以危親，忠臣不犯姦以陷君，璠璵是國家的寶器，世世相守，備以供典禮之用，若然入棺沒土，將來遇到饗祭大典，沒有寶器便怎樣呢？桓子也知不合禮，不用璠璵殉殮，送還宮中，一班卿大夫格外敬重孔子，陽虎不敢反對，向冉求說道：虎因不知古禮，辦事容易錯誤，不得不投夫子門下求學咧，來日當往拜見，有勞先容。冉求唯唯答應，到了來朝，

陽虎專誠到孔門求見，司閭答稱不在家，陽虎回轉。守到午後，再去求見，司閭仍稱不在家，陽虎回家思量，我去伺候他犯弗着，還是引他到我這裏，來得便當。打定主意，便叫人入市買豬腿一隻，送給孔子，孔子不受，命人交還來使，不料來人早已去遠哩。原來這時候大夫有禮物送給士人，士人例須親到大夫家拜謝，陽虎素知孔子是守禮君子，便用禮物反引孔子到家可以接見，孔子也知他的刁計，在禮上卻不能不去拜謝，只好先差人密查，等到陽虎出外公幹，急急回來報告，孔子馬上前往，陽家司閭人答稱主人不在家，孔子留着名刺，禮數已盡，很快樂的步行還家；不料行至半途，卻巧與陽虎劈面遇見，只好止步拱手說道：「昨日大夫枉顧，有失迎候，今日又蒙大夫見贈豚蹄，孔丘專誠到府拜謝，適值公出，不料會得在這裏遇見的。」丘要往孟氏訪懿子，大夫有什麼見教，緩日再談吧！說罷欲行。陽虎見他避之若浼，諒想不肯收爲弟子，還是

用官爵來誘他，轉念之間，伸手拖住了孔子的衣袖，說道：「胸中藏了道德，不救國家的迷亂，可以算仁的麼？」孔子答道：「不可以的。」陽虎又問道：「喜歡替國家辦事，幾次失掉時機，可以算智的麼？」孔子答道：「不可以的。」陽虎說道：「歲月像流水一般過去，不肯等待人的啊！」孔子說道：「是啊！吾將要出仕爲官咧！說罷，作別分道各歸。且說季桓子繼任相國，因見國家貧弱，強鄰侵奪土地，很覺可危，特地召集一班卿大夫，商議救亡之策。孟孫無忌說道：「魯國在這內憂外患交逼的當兒，不有撥亂反正的賢臣相助，難以圖存。」孔丘爲博學聖人，現屬魯國，若欲安內攘外，非用他不可。」桓子說道：「斯從前奉命聘齊，那時孔丘也在齊國，齊景公在吾面前稱道孔丘博學多能，無所不知，正是天下奇才，晏嬰卻說孔丘是個食古不化的迂儒，只合用於堯舜時代，國君以位讓賢，大臣薦賢自代，和春秋時代不合式的。」據我思想，孔丘今年約莫有五十多年紀，依舊不曾執着國

政，可見得他的政見，不合時宜。無忌說道：治天下的大道，無分今古的，若然說孔丘政見不合時宜，何以他門下弟子，必不齊，現任單父宰，治理得四民安居樂業，隣國都派大夫到單父去觀光；還有言偃爲武城宰，本來是個極鄙陋的下邑，現在遍地絃歌，文化開通，治理得井井有條；還有鄒蒲兩邑的邑宰，也是孔門弟子，治績也很可觀。足見孔丘的教化，見諸實行，能够造福百姓，有益地方的。若說他年老未仕，比較太公遇文王，還少三十歲，不算晚咧！當下還有幾個賢大夫也勸桓子用孔丘爲大司空。桓子素知敬叔歷事兩朝，人頗忠直。當下向他說道：大夫何故一言不發？究竟孔丘當用不當用呢？敬叔答道：韜是孔門弟子，且爲孔子姪婿，雖然知他是天下才，無書不讀，無所不知，無藝不精，不過既屬親戚，在這政議席上，揄揚薦舉，知道的說是爲國薦賢，不知道的就要說標榜聲華，汲引私人，所以不敢出言。現在既承下問，韜以爲聲聞不如目見，

何不召孔丘來面談，他胸中有無學問和才能，就能一目了然。季桓子說道：往召不來，奈何？冉求說道：求請命往召，能勝此任。桓子許可。冉求又請駕車前往，以禮延聘。桓子稱善，冉求退席，駕車來召孔子，直到門前下車，入內向孔子說明來意。孔子初尚不願應召，對冉求說道：丘不願附權臣門下，回去善爲吾辭，叫他奉君命來召，丘必往見。冉求說道：夫子曾言聖賢處世，經權並用，爲什麼執之一見呢？魯君備位已久，也在那裏渴望夫子出仕掌權，能够強公室，抑私家。況且求此來，是奉卿大夫的公議，不是桓子的私見，那是爲國求賢，出仕公家，並不是阿附權門。況且夫子已過知命之年，及時出仕，不爲早咧。子貢、子夏、子淵、子游一律相勸，孔子應召，冉求力保不做季氏私臣，只任公家官職，孔子方允與冉求驅車前往，及至季氏門前下車，門前車馬全無，方知一班卿大夫都去了，冉求卽引孔子走入客室，桓子很至誠以賓禮相待，桓子問道：魯國積

弱已極，先君當國，未能振作，斯自知才能聲望都不如先君，忝居高位，恐怕隕越，請問爲國行政，那一樣是最要緊的總綱呢？孔子答道：德便是國家行政的總綱。以德行政，譬如天空中北辰，許多的星四面旋繞歸嚮，永久不變的。桓子說道：夫子議論高深，斯簡直莫名其妙，敢請明白申說。孔子答道：政就是正，行政，那是修正百姓的不正。所以職掌行政的長官，持躬要正直，居心要正大，那末己身正，可以不令而使人服從；若然己身不正，雖然出令，百姓不服從。德就是得，拿心得來治國教民，就是爲政以德。桓子又問道：爲什麼拿北辰來作比呢？孔子答道：北辰，就是北極，常在天空北面的，好比天子端居其位，許多星四面環繞北辰，猶如四面八方的百姓拱衛天子，衆星拱北辰，出於自然的，百姓拱衛天子，也出於大自然，不能強制的。桓子聽了說道：行德兩字，仍舊不明白。孔子答道：能够拿德來教百姓，可以不行命令，天下的百姓，自然而然服從。

你所守的很簡，却能御繁；所處的很靜，卻能制動；所管的不多，卻能服衆。孔子很詳細的解釋，無如桓子學問淺薄，依舊不明瞭。問答多時，好比在江海中，望不見邊際，聽得厭倦，起立入內更衣，忽有費邑人來報稱：穿井人得土缶，內有小羊一隻，不知何物，特來奉獻。斯因知孔子是無所不知的博物君子，得遇這個機會，欲加面試，叮囑來人不許告訴他人。他即踱步走出歸座，向孔子問道：費邑人穿井，於土中掘得一狗，這是什麼東西？孔子答道：以丘說起來，不是狗，那是羊。桓子很驚異的問道：怎見得是羊呢？孔子答道：丘聞山中有木石之怪，叫夔，魍，魎，水中之怪，叫龍，罔，象，土中之怪，叫羴羊。今由穿井人從土中所得，必爲羴羊無疑。桓子問道：怎樣叫做羴羊？孔子答道：非雌非雄。徒具羊形，桓子命費邑人獻羊驗看，果然不雌不雄，僅具羊形罷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萍實甜如蜜浮生水面
骨殖大盈車久埋土中

且說季桓子有意將羊當狗問孔子，及聞孔子說是贖羊，并說非雌非雄，句句相符，不覺起敬道：人稱夫子爲博物君子，足見名下無虛傳，斯當請君命，暫時以中都宰相委。孔子欣然告退，再求向桓子問道：既知孔子多才，爲什麼委他做邑宰呢？桓子答道：試試他會不會治民聽訟，若然勝任愉快，就可陞任大司空，你去對他說好自爲之，不要辜負我爲國求賢的苦心！再求，很樂意的退出，駕車送孔子還家，把桓子的話，直說一遍，孔子說道：他既抱有爲國求賢的決心，魯國又是我父母之邦，不問他官職的大小，我盡我心，竭力爲地方整頓，替百姓謀幸福，求你教季桓子等着考查中都的政績如何！再求笑逐顏開

的說道：若得如此，夫子不久要做大司空，門下弟子皆可彈冠相慶了，不知夫子何日赴中都接事。孔子答道：門下這許多弟子，怎好貿貿然拋了他們去接事呢！有的叫他們回去，有的設法安頓，惟有顏回，原憲，立志不肯屈膝權門，家貧又不能叫他們回去，只能帶着走，子貢，子夏，久未歸里，打發他們回去，最快要隔一月功夫，方能到任哪。求回去轉請桓子暫緩加委，再求應命而去。孔子精通易理，現在得遇大好機會，可以發展胸中的抱負，但不知能否青雲直上，捏得着大權呢？不是想爭權奪利，祇爲做小官太麻煩，要遂我的生平志願。實行王道，這卻非大權在握不爲功的；先來占卜一課，探探從政的結果如何。轉念之間，離席滌手，然後焚香於爐，取過課筒，肅立香案前，單單拆，拆拆單，三搖成課，查得賁卦，面上頓變不快樂的神氣。子張在旁說道：師每見卜筮者占得賁卦，都稱吉兆；夫子反現不愉色，這是爲什麼呢？孔子答道：江湖術士，能有幾

個有真本領，懂得卦義的呢！此卦有離邪之義，按周易山下有火叫做賁，不是正色卦呀。一切質地，黑白宜正，今得賁，在吾不是吉兆，要曉得丹漆爲什麼不加文，白玉爲什麼不加雕，就爲質有餘，不受飾的緣故呀！子張說道：師不甚明瞭教言，敢請明白指示？孔子說道：直截了當的解釋此卦義，分明說我的質地，不受雕飾的，怎能算吉兆呢！子張說道：夫子已經整備作宰，難道因占得此卦行將作罷麼？孔子答道：大丈夫做事以信義爲重，丘既然答應在先，縱使赴湯蹈火，也只好勇往直前，不願畏縮後退的了。況且賁卦之義，並非凶兆，不過始興後敗罷了！子張退到邊廂裏，向子夏道：方纔夫子爲自身出處，卜易得賁卦，以爲不利而不樂，一般術士解釋此卦，都稱興旺之兆，貿易栽種，皆屬有利益的。你是精通經史奧義的，究竟此卦是吉是凶，必然一目了然，請爲申說，以解我疑。子夏說道：山下有火爲賁，賁屬離上艮下，火是發旺之象，故經商種田得

此卦，皆有利益。夫子爲自身出處，占得此卦，可望扶搖直上。換句話說，可以得着卿相的祿位；不過走到了山頂上，山下有火，不免危險，實則火可山下，決不會殃及山頂上人，燒得焦頭爛額的，祇怕危懼逃避，依舊走到山下來，應驗離上艮下的卦義。總而言之，夫子今番出仕，那是青雲直上的大好機會，必能够幹一番烈烈轟轟大事業，就算達到了最高位置有危險，這叫做位高多謗，那是宦海中常有事。況且夫子是通經達權的聖人，涵養功深，豈有不能先事預防的呢！吾黨應該公賀夫子啊。子張極表同意，卽向及門諸子說明備盛筵公賀夫子榮任。伯魚曉得了，告知孔子，孔子申斥子張不該多此一舉，阻礙二三個子的歸期，公賀就此作罷。再說季桓子召請孔子論政，是在平子舉殯的後一天，因爲平子生前與各大國的君相都有往來，所以喪葬時，齊、晉、吳、楚、鄭、衛等國，一律派大夫來弔喪，季桓子特派孟懿子、南宮敬叔、兄弟兩人招待各國使

臣，孔子在季氏面前辨識羶羊，各國使臣都在賓館中，由敬叔告知了他們，吳國使臣說道：寡君久聞貴國有孔聖人，此次奉使時，命臣訪孔聖人請問在土中獲得的巨骨是何物咧。楚國使臣說道：敝國昭王近時渡江獲一鮮紅可愛，形似果實的東西，在朝卿大夫都不識是什麼東西，也因久慕貴國孔丘是當世聖人，命臣帶禮前來，等待公事畢，要去請見孔丘請問咧。敬叔說道：免得兩位大夫勞駕，待韜設法招致孔子到季氏家作陪客，可在席上向他問明，豈不便捷呢？吳楚兩使齊聲說道：有勞大夫，先行道謝，敬叔答稱好說。說罷，匆匆向外來，逕行來見季桓子，說明自己的主張，季桓子說道：好啊，待我也得增加些學識，只怕他忙於料理私事，沒空閒來作陪客，這便如何？敬叔說道：派冉求去邀請，索性以直告之，決無不來之理。桓子即傳冉求至面前，把吳楚兩國使臣的話，略說一遍，命他駕車前往請孔子即來陪客。冉求說道：且緩設席。桓子訝

然問道：讌謝各國送葬的使臣，是喪禮上該行的，爲什麼要且緩設席？難道孔子向來不贊成此種宴會，不願做陪客不成？冉求答道：不是的，因爲吾們夫子飲食時不講話，講話時不飲食，等他來對答了吳楚使臣的問話，然後設席宴會，好讓他說得詳細，求也得長些學識。說罷，自去駕車迎接孔子，敬叔便同桓子到賓館中迎迓各國使臣讌會，以伸謝意。桓子先歸，由敬叔弟兄兩人，引導各使同至季氏客廳，桓子殷勤招待，分賓主坐定，祇見冉求扶着一個紫臉黑鬚的長者，緩步登堂，敬叔首先離座抬身迎接道：夫子這裏坐吧。桓子和各國使臣一齊起立相迎，吳楚兩使都和孔子素昧生平，當由敬叔居間介紹，孔子又向相識的使臣，一一拱手招呼，然後就坐。敬叔就向孔子說明吳楚兩使的疑問。孔子道：古今來有一物，必有一物的名稱和作用；不過耳聞不如目見，若然物不得見，形狀和來歷，必須說得確實而詳細，方能決定名稱。楚使起立將

禮弊送到孔子座右的茶几上，說道：寡君因事渡漢江，瞥見有物余江面，形圓若柿，大小相等，色紅如朝日。命水手撈起帶回朝中，遍問羣臣，大家瞠目無以對。寡君素慕夫子大名，命臣趁弔唁之便，致薄敬於夫子，請問江面所得的是何物？孔子答道：這個叫萍實，是芡實蓮實一類的水菓，不過難得結實的，所以比較蓮實芡實名貴。楚使問道：是不是生長在江面上的？孔子答道：就是浮萍結的菓，所以叫做萍實，可以剖食，味甜如蜜。楚使說道：浮萍，水面上多得，有什麼名貴呢？孔子答道：浮萍雖多，結實卻難得有的，因為萍屬浮泛不定的植物，開着花在波浪中逐流，一定要被風浪打落，或被魚兒吞食，雖經數百年不易結實，物稀爲貴，豈不要名貴呢？楚使又問道：既然不易結實，這一枚萍實從那裏來的呢？孔子答道：適逢其巧，這一顆開花浮萍逐到江邊的凹處，不復受風浪的激動，纔得結成菓實經過百日，漸漸由青變黃，由黃變紅，成熟以後，若

被鷗鷺鴻雁等瞥見了，立刻啄食乾淨。有此種種原因，所以難得遇見了。楚使又問道：夫子何從得知的呢？孔子答道：丘少時游楚，在江邊聽得有人唱歌道：「萍實大如拳，紅如日，風吹浪打無定根，味甜如蜜鳥啄食，經過千年不易得。」因是得知此係瑞菓，有散而復聚，聚而復興之兆，昭王得之，請大夫代丘致言道賀！接着吳王夫差的使臣，也以禮幣奉敬孔子，并取出一節巨骨，向孔子問道：這個是不是人骨？怎麼一節有車軸大小呢？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原壤太放浪踰踞受杖
子張慕虛榮詢問入官

且說吳王夫差伐越，大獲全勝，囚越王勾踐於會稽，并拆毀城垣，於土中掘得巨骨一節，粗重異常，用空車一輛載歸，詢問伍子胥等一班文武官，皆不識是什麼骨殖，這次使臣來弔季氏，奉命請問孔子。當下吳使向孔子問道：這是什麼骨殖？孔子仔細看過，答道：是人骨。吳使又問道：古人的骨殖，怎麼有這樣粗大，可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人骨呢？孔子答道：夏朝的禹王，召集衆諸侯於會稽山，防風不至，再召方來。大禹將他正罪殺卻，棄尸山下，以儆諸侯。越數日，暴露骨殖，粗如車軸，土人掘土埋於會稽山下。吳王毀越都，獲得巨骨，必是防風的骨殖。吳使問道：會稽山誰守爲神？孔子答道：得山川靈氣降生，足以紀綱

天下的便爲山川的守神。守社禩的是公侯，守山川的是諸侯，皆屬於天子；生時守祿養，死後守祭祀。吳使又問道：防風守什麼？孔子答道：防風是汪芒國君，守封嶠山的，原姓漆，在虞夏商時代號汪芒氏，在西周時代號長翟氏，現在又號火人。一個諸侯之國，名號有三個哪。吳使又問道：人身最長有多少？孔子答道：焦僂氏身長祇有三尺，再短沒有了；身高六尺七尺的最普通；最長不過十尺，那是數之極度。一丈以外的人，當世少有的了。敬叔見問答已完，便招待各使讌會，孔子列席相陪，直到傍晚，賓主盡歡而散，次日各使分道各歸本國，就此孔子的博物聲名，遍傳列國，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回家，得報故友原壤母死家貧，不能棺殮，孔子將助以木槨，子夏不以為然，因爲原壤是放於禮法以外的滑稽家，時常要和孔子開玩笑，門下弟子都看不起他的。當下子夏說道：商，從前聽得夫子說：「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原壤有過不知改，理睬他

則甚！孔子說道：知道百姓有喪，尙須急往救助，何況故舊呢！雖則不和他交友，也須去送喪。遂以木槨送往，原壤攀登木槨說道：「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聽得歌聲，急行退避，子夏說道：夫子道：「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聽得歌聲，急行退避，子夏說道：夫子屈節到如此。失卻體統咧！難道還不可以不理他麼？孔子遂不往弔。那知原壤已經瞥見孔子隱身在那邊，他就蹲踞在要路中間等候，全無半點哀容，孔子看得怒氣直冲，踱步走來，厲聲向原壤說道：見友不遜，喪母不哀，老而不死，正是賊說時，用手杖撲他的脛骨。原壤倏的跳起身來道：仲尼！你是名聞當世的大聖人，一言一動爲天下人作法則的，要傳三皇五帝的道統的，那末出言辱罵故人，是不是神農、伏羲、堯、舜的王道呢？用手杖撲責故人，是不是禹、湯、文武的遺教呢？孔子不作一聲，踱步逕歸，子夏攬言道：母死不知哀，作歌以取樂，見友施傲慢，悖逆人倫，違反禮法，人人可以辱罵你，撲責你，吾夫子不恤教誨你，

從此和你永遠絕交，說罷，疾行而歸，就此孔子不與原壤往來。這時有一部分
的弟子，已經歸去，有的薦給子賤，子騫，子蔑，佐理文牘。子張是個熱中人，面請
夫子薦給子路，孔子說道：「仲由不久要離開蒲邑了，你去做什麼？」子張只道夫
子因他沒有從政才，不薦他，接着請教求祿。孔子說道：「多聞多見，出言謹慎，不
會招惹災禍；行事謹慎，不會發生後悔；那末學問廣博，疑難闕少，官祿就在這
個中間，何必要利祿薰心，想去干求呢？」子張說道：「這就是學優出仕的說法吧？」
孔子答道：「師你既知學優出仕，何必要學求祿呢？」子張答道：「師以為求學和做
官是不同的。請問古君子學古入官是怎樣的？」孔子答道：「安身取義最難，子張
說道：『師愚笨，不明瞭安身取義的意義，還請夫子明白教訓。』」孔子說道：「安身取
義包括六事：一、自己有美行，應該與下民共有，弗可以自專；二、做官教民，弗可
以懶惰；三、他人有過失，無傷公衆的，弗必去揭發；四、聽得他人失言，弗可以借

重；五、自己有良好的習氣，弗可以不改；六、當行的政事，弗可以留滯。君子入官，力行此六事，那末身安譽至，民衆沒有違反政令的了。還有忿怒，惹起官獄的；拒諫，阻塞遠慮的；傲慢，疏失禮節的；懶惰，錯過時機的；奢侈，虛耗財用的；專獨，難成大事的。君子入官，除此六事，那末身安譽至，民衆沒有違反政令的了。所以君子爲官，秉公治理地方，運用智能，擇舉要政施行，還怕一人的心力不足，聯合有忠信的紳耆，考察守孝悌的百姓，保護良民，懲罰莠民，開發利源，革除弊害，不想求報，民心自然愛戴不忘。君子治民，絕無抗民的心思，也無觸犯民衆的言論，使用民衆，不妨礙時期。（註：不妨礙農忙時候。）愛民不廢刑罰，這樣恩威並用，那末政無廢弛。所見在近，故能明察無遺，所求不遠，故能不勞而得，力行節儉，民知積聚，財用猶如源泉之常流不竭，民衆皆得安居樂業，誰肯作亂呢！子張問道：爲什麼世亂紛紛，難道當世做官的，都不是君子麼？孔子說：

道：亂有大小的分別，君子入官，所治區域小，只能止小亂，欲止大亂，責在國君。至於當世入官的，君子小人都有，小人入官，只圖自己富貴，敲剝民脂民膏，於是萬民怨恨，挺而走險，發生小亂；小亂生，附和紛爭，日漸增多擴大，便成大亂。所以明君在位，對於百姓，是慈愛寬和的，對於官吏，是整飭嚴厲的。官吏廉明，百姓不變；施行仁政，百姓不變；自身正直守法，百姓則效；明察利弊，百姓悅服。若然自奉不儉，財用自然缺少了；貪則無厭，善政不會舉辦了。不納忠告，善言不會入耳了。換一句話說，應當日聆善言，立刻施行，日行善政，竭盡能力。要曉得君上是百姓的儀型，臨民的官長，是百姓的表率，君側的近臣，是羣衆的公僕。儀型不正，民失瞻仰；表率不端，百姓昏亂；近臣失職，良官貪污。人主安可不深察這三事呢！所以女子必須自擇絲麻以紡織，良工必須自求大木以建築，賢君必須慎選左右以佐治。用人謹慎於先，必能得良好治績於後，這是造物

構成的公理，古今不變的。在上位的譬如懸木，越高則畏懼下墜的心思越深。六匹馬的奔散，必在四達的路口，萬民的叛道，必爲君上的失政。君上雖尊，最多危險，百姓雖卑，猶如神聖。愛民者存，虐民者亡。入官爲什麼要學古？就是要學吾所說的種種要道呀。所以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恭，知本且能圖末，修治舊事且能建立新功業，親近且能不遺遠，察一人且能顧及旁人，治一物且能安頓萬物，這是以身爲本的效果呀。君子臨民，必須週知民性，暢達民情，萬民自然從命了。還須不導民以高遠，不責民所不爲，不强民所不能，欲行明王的道理，不順民情而硬幹，百姓畏懼不歡迎，設計久遠的事業，不問民力能否負擔，百姓推委不從命，若然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民感痛苦，便生邪僻之心。子張問道：不爲和不能，怎樣分別的呢？孔子說道：分別很容易的，譬如叫你去拿泰山搬移到這裏，你不去搬移，這是不能。又如叫你到園中去折

一枝梅花來，你不去折，這是不爲。這樣比較，不爲不能的性質，絕然不同，師啊！學古入官還有幾句要言咧！常言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明察則無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思之。」所以民有小過，君子必責他改善而赦過；民有大罪，君子必推原起因以仁教化；若民犯死罪，猶必宥情而赦他一死。那末上下親而不離，道化行而無阻。德是政治的始基，行政不以德，百姓不從教化，怎能使用他們呢？所以君子欲求出言見信於民，必先直道而行，大公無私。欲求政令速行，必先以身作則，欲求百姓誠服，必先以道施民。若無忠信，內外不相應，怎能使百姓親信呢？這是治民的要道，入官的大綱。子張退而記之。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以烏名官邾君詳言祖制
獻玉失禮邾子不諳聘儀

且說子張因老父壽終，回家奔喪，請公明儀爲贊禮，孔子往弔，儀問啟、顛之禮？孔子答道：拜後啟、顛，取其順，啟、顛後拜，出於至誠。三年喪禮，當從至誠。儀卽照辦。孔子弔喪還家，子貢迎着說道：冉子有奉季氏命來請夫子，來朝到朝，上相禮，因爲邾隱公、邾子來聘，相禮本屬相國的專司，桓子因爲父喪未終，不能參加，特請夫子代行，子有去得不多時咧。孔子說道：本則我的私事已告一段落，所請一月假期，今日已滿，應該去謝委到任，來朝去見定公，可稱一得而兩便了。子貢問道：夫子行將赴中都接事，整備帶幾個弟子同去？孔子答道：顏回、原憲、子夏三人同行。賜願去不願去，聽你自己。子貢說道：賜三年沒有歸里，

家裏有許多事情等我回去料理，暫時要和夫子分別；快到三月，遲到一年，賜到中都來求見。孔子回答道：我如有用得着你助理的時候，派人送信給你吧！你在齊衛兩國的名望，丘自知不及你，若然在衛得官，或者復仕於齊，預先要送信給吾，免得要你相助時候撲個空。子貢說道：顏原卜三子，那是夫子門下第一等人才，學行都出賜上，既有他們隨侍左右，何用賜呢！孔子說道：賜很直道。論三子的學行，卻在爾之上；不過造物不生全才，三子都一樣不及你，就是口才。現在游說之風盛行一時，吾門下具有辯才的，只有你一人，簡直三千弟子中選不出第二人。子貢說道：宰我子華的口才，也不弱於賜啊。孔子說道：他倆只有應酬賓客的普通口才，你卻有隨機應變，借物譬喻的游說才，可稱爲當行出色的一種天才，丘自知不及你。子貢說道：賜無一藝擅長，當世能言博辯之士，車載斗量，會說幾句游說話，算得什麼呢！賜自知不及子夏好讀書，

不及子淵重德行，不及原思能安貧，賜自知比不上及門二三子，怎敢與夫子並論。夫子猶如日月之光，賜乃螢火之明，怎好同日而語呢！孔子讚道：賢哉賜！多能不傲，率直自謙，難道算不得君子麼？論你入官的治績，至今信陽建有生祠，民衆還在那裏思念你，論你的從政才，堪與宓不齊稱伯仲，將來能傳丘衣鉢的，除了你還有誰呢？子貢問道：仲由治蒲，成績很好，夫子爲什麼對子張說，由不久要離蒲？季氏很爲倚重，斷無撤任之理，夫子怎見得他不久要離蒲呢？孔子答道：這是我的個人意見，因爲他性急率直，勇於任事，毫無顧慮，季文子遇事三思而行，由遇事一思不加而行，很替他擔憂，兼之他常操北部殺伐之音，這卻關係不會有好結局的。他待我極有忠心，所以我不放心他獨當一面，打算薦他到季氏跟前，密囑再求隨時保護，或可免卻危險，你以爲如何？子貢說道：夫子愛門下士，好比慈母愛子，可稱計出兩全。桓子用仲由，得一忠勇

之士，勝比用衛士三百；子路與子有並爲季氏家臣，相得益彰，子路卻可以免除意外危險。不過由立志高尚，只怕不願調充季氏私臣，如之奈何？孔子微笑說道：我早爲設計，在季氏方面，荐人必用，不成問題。在仲由面前，只好說：丘受桓子知遇，因見他左右有居心險惡的家臣，恐遭意外，特地荐他去留意保護的，由素來聽我的話，決無不遵，我替他安排的。子貢唯唯而退，到了來朝，孔子整衣冠駕車來訪季氏，子貢爲御，行抵季氏門前，正遇桓子自內走出，登車入朝，孔子下車趨前招呼。桓子拱手說道：有勞代行相禮，邾、郯兩君已在朝房，我們同行吧。說着與孔子各自登車，逕到朝門上停車走下，入朝以品級爲次序，孔子跟隨桓子走到朝上，孟懿子先和孔子招呼，接着對邾隱公說道：這位就是昔年替公解釋冠禮的吾師孔丘呀。邾隱公便向孔子拱手稱謝。不及談話，定公已經臨朝，桓子上前奏明邾、郯兩君來聘，並說明以孔丘代行相禮。孔子

見過定公，然後贊引兩君相見。邾邾兩君行過聘見禮，捧呈玉帛，定公鞠躬接受，自有內監接去。孔子贊定公行謝聘禮，禮成，孔子向邾邾兩君道：「寡君深感兩國殿下玉趾親勞，行聘修好，兩國邦交，益臻鞏固，謹備讌饗於偏殿，聊伸謝意。」接着說道：「執意引導先行，陪禮官隨護兩君登偏殿行讌饗禮，樂官各司其事。說罷，贊引來賓先行，定公在後，踱步登偏殿，樂官奏樂，禮節煩瑣得很，總括說：賓主走到門外，樂作，定公向兩賓作揖請升堂，兩賓謙讓升堂，再奏樂，執事陳列食器食牲，陪禮官請兩君入座，三奏樂，獻爵三次，獻食三次，每次所奏樂器不同，且歌讌享詩篇，既畢，定公送邾隱公、邾子至階前，作揖而退，由陪禮官孟懿子送邾邾二君到賓館中稍息，邾子被季桓子邀到家中吃便飯，桓子曉得孔子食時不講話的，所以分賓主入座，桓子不言不飲，賓客也不飲，祇吃飯，既罷，子貢再求導孔子到院中小便。子貢問道：桓子宴客不言不飲，合禮

的麼？孔子答道：不合禮的。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以禮招待，吾食時，少施氏說道：疏食有慢嘉賓的。吾飲酒，少施氏又說道：薄酒恐傷嘉賓之性。主人盡禮招待，客亦盡禮飽食，主人招待不盡禮，客也不盡禮，食不飽。說罷，轉身向外歸座。正遇敬叔從賓館中走來，向桓子報告。邾邾兩君來日要歸去了，有無土物相贈。桓子道：沒有預備咧。敬叔道：邾子貫通禮節，相國失禮，豈不要被他說笑呢？孔子攙言說道：從前邾隱公加冠，特托懿子向我問禮，怎見得邾子知禮呢？敬叔答道：剛纔叔孫昭子向邾子問及少昊金天氏爲什麼以鳥名官。他答稱：是吾先祖，吾曉得的。從前黃帝軒轅氏以雲紀官，百官雲師而雲名；炎帝神農氏以火紀官，所以火師而火名；太昊包犧氏以龍紀官，所以龍師而龍名。是一義的。我高祖少皞擊卽位，鳳鳥飛集，因此以鳥紀官，而爲鳥師鳥名。自從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改爲民師，這是注重民事的意義。孔子讚嘆道：

禮是創自聖王，經周公修訂而益覺完備，不料傳到現在，各大國的諸侯，那一個懂得禮制呢！正應着古語所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那句話了。敬叔問道：夫子何出此言？孔子答道：邾是少昊之後，傳世甚遠，國也小極了，邾子尙能知禮，不至於滅亡。魯爲周公之後，論世甚近，國境甚大，祇爲在上的不及邾子知禮，邊境屢被鄰國削奪，能不太息呢！子貢說道：賜方纔遠觀夫子贊禮，邾子獻聘禮捧玉太高，面容上仰。定公受玉低，面容下俯，以禮測度，兩君將有死亡之兆！孔子說道：兩君都在少年，怎見得會死亡呢？子貢答道：禮是生死存亡的主體，祇須於朝聘祭享時候，在左右周旋，進退俯仰等動作上，細心覺察，即可預知。現在兩君行禮，皆不合法度，這叫做嘉事失體，何以能久？邾子失於高仰，便是驕；定公失於卑俯，便是廢。驕近亂，廢近疾，君爲主體，難免死亡。當時都不相信，不料，次年邾子出奔，定公隔了二年也爲得病而死。此所謂話好不見，說壞卽

見當時孔子誥誠道：賜以後出言，宜加審慎，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記得在周京參觀明堂，見有一個金人，心口上加着三道封條，背上刊着很長的銘文，銘語無非教人慎言，少說話，多吃飯，自有好處。說着，即向桓子告別而歸，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百勝
百戰
中華國手象棋譜

象棋為高尚遊藝，極有研究價值。本書上編，全局着法。如炮頭棋、象頭棋、虎眼棋、馬後炮、車炮等各種編法數十種。後編局勢着法百種。乃第一善本也。

▲全一冊 實售洋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三十七回 朝廷作則敬禮高年 中都爲官採風紳士

且說魯定公遣使送青魚於孔子，以慰相禮之勞，孔子拜受君賜，並往宮中叩謝，行過謝禮，侍坐一邊。定公問道：寡人見國勢日漸衰弱，幾次向羣臣諮問救國要道，有幾個大夫，勸寡人行隆重敬禮於高年，這算什麼呢？孔子答道：主公問及此言，天下皆利賴之，豈但一魯國呢！定公說道：個中意義，可能明白道來？孔子說道：隆敬高年，在古禮上叫做尙齒。尙就是尊敬，齒就是高年。古時虞舜重德而尙齒，夏禹重爵而尙齒，商湯重富而尙齒，周文武貴親而尙齒。虞夏商周是天下的上王，沒有遺忘高年的。高年久已爲天下所尊貴，等於奉事親長。所以朝廷尙齒，猶如官爵之有定制，七十歲扶杖入朝，君有問設席賜坐，八十歲不仕不朝，君有問到他家裏請問。那末孝悌通於朝廷咧，與高年不敢

並肩行路，父輩隨行，兄輩雁行，白髮老人，例不擔物行道上，那末孝悌通與道路咧。居鄉尙齒，窮老頭兒不憂凍餓，強壯的不欺侮老弱的，那末孝悌通於里巷咧。古制，五十歲始稱老，不充田獵之徒，不幹力役之事，賜獵得的飛禽於高年，那末孝悌通於蒐狩咧。軍旅五什同齒，推尊年長的，那末孝悌通於軍旅咧。聖人以孝悌教化天下，發諸朝廷，推行道路，兼及州巷，放於蒐狩，普及軍旅。所以民衆感戴，至死不敢違犯，定公說道：高妙啊！寡人雖然聽得明白，弗能够成功的。孔子說道：平民做事，尙且有志者事竟成，堂堂一國之君，欲行隆敬高年，何患不成！定公微嘆道：三家專政，寡人欲行隆敬高年，三家不肯贊助，如之奈何？孔子恐怕耳目衆多，一言出口，傳入季氏耳中，所以緘口慎言，不曾說什麼。卽用別話岔開，向定公說道：臣蒙君恩委任中都宰，現在私事已料理清楚，卽日可以赴任接事，爲此入宮謝恩。定公說道：寡人擬以大司空相委，季氏不允。

拿邑宰有屈大賢，何謝之有！孔子說道：官職雖有大小分別，所受君恩是一例的，兼之臣毫無從政經驗，到中都去實地試驗，出於自願，叫弟子冉求代向季氏要求的，不就司空，也出臣意，弗要錯怪了季氏。孔子深感桓子知遇之情，因見定公是由季氏一人之力所擁戴，從未吐過一句感激的話，孔子有些不贊成，所以特地以身作則，自己總算是桓子汲引的，在背後不說他壞話，無非調和君相，常言道：家和萬事興，國強君和睦，要望魯國轉弱爲強，非求君相和睦不可。季氏雖然跋扈，咎在季平子逐走昭公，與桓子無涉。况且定公若無平子擁立，萬萬輪不到做魯君，富貴由季氏而得，理當與季氏同享，所以孔子不輕視桓子，就爲這個原因。閒話少說，孔子從宮中退出，來見桓子辭行，桓子問道：斯見你到宮中去的，直到這時候出宮，君臣談些什麼呢？孔子以直回答道：君因諸大夫諫行隆敬高年，與丘問答了一番尚齒的古制，末了卻說弗能够實

行的，還說相國不贊成此舉。桓子說道：正是胡說，隆敬高年，就是斯第一個主張，斯因見君在少年，不明瞭仁義的真諦，主張隆敬高年，好使耆老常把古帝王的仁義去教導他，不料他厭惡和老人接近，及聞你的論調也叫他敬老，他不便直說自己不願意，反說斯不贊成，豈不可笑呢？孔子說道：匡君，更難於教民十倍，相國只好耐性待時，拿明王的德政，隨時進見，既種良因，決無不結善果的。桓子說道：這個良因是先父所種，要望結善果，只好有勞你的了。定公對你很加倚重，極力主張大用，斯祇因相當位置，都有人踞住，毫無過失，不便憑空易人。除非起斯的位置相讓，又料定你決不答應的，不得已大材小用，暫時以中都宰相屈，苟有位置，馬上調陞內任。孔子唯唯稱謝。桓子即命冉求把預備的委札交孔子，孔子收了，揖謝退出，順道到至親好友處辭行，爲防人家送禮，推說後天動身，實則當日回去，即命顏回原憲子夏收拾好了行李，到明天

天剛發白，就動身趕路，當日到達任所，前任早已整備移交，當日就把印信案卷，移交清楚，孔子於署中接任視事。派原憲專司錢穀，子夏專司刑名，子淵專司文牘，面諭原有書吏差役，留署試辦一月，辦事勤慎，自守廉潔的留用。藉端斂錢，懶惰貪鄙的革除，把帶來的傭人，派充收發等要職，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老成練達，遠非做司職吏時可比了。當日有一班地方紳士來道賀，次日孔子一一親往謝步，向各紳士詳詢中都的風俗民情。梁材是公正紳士，素慕孔子重名，及見孔子去謝步，手中握着頭上的散髮，急急奔出迎接，表示十二分尊重賢宰官的敬意，向孔子額手稱慶道：久慕夫子是當世聖人，天下英才盡列門下，萬不料會屈高賢來宰敝邑，這都是中都全邑百姓居心純厚，修得賢有司來做父母官，子民將有幸福可享了！孔子說道：言過其實，孔丘那裏當得起。況且丘一人的心思耳目難周，欲爲百姓謀幸福，全賴當地公正紳士推誠相與。

出力相助，時賜南針，使孔丘有所遵循。邑宰對待當地百姓，看做自家子弟一般，所以孔丘下車，首先舉辦三事。第一件改良地方風化，第二件實施預防水旱災荒的設計，第三件提倡節儉，革除奢侈惡習。梁紳說道：請問這三事有什麼好處呢？孔子說道：地方風化不良，遺害不可勝言。例如幼年子弟失學，青年嗜好賭博色慾，足以失業傾家，這基於不良風化而來；當地游民衆多，無業謀生，飢寒交迫，挺而走險，盜案竊案，層出不窮，這也是基於不良風化而來。第二件水旱災荒，雖由天成，然而人力可以挽回天意，祇須低區修溝洫，築圩岸，遇久雨不晴，田中積水，有溝洫可以宣洩，不致成水災；高區，開深河道，每十畝田中間，開鑿大井一口，遇日久無雨，用井水河水灌田，農作物不致枯死。有此設計，水旱無患，農民可望年年豐收了。第三件奢侈惡習，最足以消耗民衆資財，變爲窮困，弱着流爲乞丐，強者結黨爲盜，遺害不可勝言；提倡節儉，使士農工

商皆知蓄積，手頭寬裕了，誰願意去做盜賊，地方上沒有了盜賊，民衆皆得安居樂業了。梁紳說道：佩服得極，若有委托，梁某原爲地方盡力。孔子說道：孔丘初來不知中，都有無土豪惡霸，敢請梁翁詳細指示，以便拿辦。梁紳答道：這裏的紳士，大抵愛惜羽毛，不願管人家閒事的，所以土豪惡霸是沒有的；不過商販詐欺，士人萎靡，富室奢侈，這三項是確實有據的。孔子說道：既然確實有據，請將姓名住址見示，以便整頓。梁紳說道：有沈猶氏，以販羊爲業，本是一個窮小販，現在已成小富了。據人說：他用賤價購進之羊，用重鹽滷拌草料餵食，羊食後思飲，便給以多量之水，大羊可以增重十斤，小羊增重五斤，於是牽羊入市出售，買主見羊腹脹滿斤兩重，只道是肥羊，都出貴價購置。三四年來，未經人揭破，直到去冬舍間向他買活羊一頭，宰殺時腹中俱是水，復秤，減少十斤，向人談起，都稱宰殺去毛的豬羊，可以打水，活羊怎能打水，後來市上傳言，買

沈猶氏活羊，豢養五日必死，而且斤兩減輕，足證吾言是實的。還有公愼氏，原是書香子弟，素性懦弱，娶妻漆氏，貌美性淫，未嫁已有面首，嫁後依然來往，欺丈夫懦弱，又結了新面首。醜聲四播，乃夫竟置若罔聞。雖則是公愼氏的家醜，卻與地方風化攸關。還有慎潰氏，那是中都有名的富室，服用奢侈，好比王侯，爲子娶婦，竟僭用太子大婚儀仗，俳優戲於庭，樂工奏於堂，簡直和太子大婚無二。這三事公祖以爲該禁不該禁呢？孔子說道：第一件足以助長作僞詐欺之風，市場買賣，以公平爲主，當然有禁止的必要；第二件雖屬家庭間的醜事，卻攸關地方風化。不過這種帷薄不修，清官難斷家常事，不能夠直接干涉，祇可設法諷勸本夫出妻。第三件足以紊亂禮制，攸關國家法度，最爲重大，應該嚴禁，不過要當場查見，才可法辦。梁紳肅然起敬道：足見公祖辦事精細，遠非浮躁官吏所可同日而語的。孔子興辭回署，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力行節儉戒奢侈 路不拾遺無盜賊

且說孔子拜客回署，把採訪所得的三事，告知子夏。子夏原思商量禁止方法。子淵說道：只有沈猶氏販羊飲水，可以直接禁止；不過須待拿住實據，方可着手。至於不守婦道，地方官怎能干涉，祇有設法諷勸本夫出妻，士人豈有不知廉恥，他只道家醜未曾外揚，故爾裝聾做啞，及見外人揭發他家中醜事，必然要洗盡這件醜事的。至於奢侈踰法，單獨服用奢侈，似未便干涉，要等發現踰越禮法的舉動，方可執法辦理。孔子說道：回的意見，與我相同，一二兩件，即日就可施行，第一件直截了當的出示禁止，第二件編作童謠諷勸，回即去擬稿送閱。子淵應命退去敘稿。孔子向子夏說道：商你熟習詩禮，旁通申韓學識，慎潰氏係本地的首富，舉動侈奢逾法，足以養成社會上的奢靡習氣，遺害

甚大，吾欲提倡節儉，慎潰氏實爲障礙物，有無強制他首先奉行節儉的良法呢？子夏答道：該氏既屬中都，首富，家長愛好奢侈，子弟自小錦衣肉食，養成富並王侯的奢華習氣，根深蒂固，莫說外人不能勸誘他家力行儉樸，就算家長有志欲節儉，子弟過不慣節儉的起居，也不肯聽從。奢侈習氣，事事舒適，人人歡迎，要他改換儉樸，除非要傾家蕩產，化爲赤貧，逼不得已，只好自立生活；若然依舊是祖傳富家翁，平日奢侈慣常，不曉得起家艱難，要他力行節儉，簡直比登天還難！孔子說道：如此說來，難道就罷了不成？子夏說道：辦法是有的，不過要用些機變；夫子持躬正直，以仁政教民，未必肯用機變欺人吧？孔子說道：在吾的居心，當然正直無私，至於爲謀地方幸福，弄到無法可施的當兒，殺一儆百的威權，也要用咧！何況機變！吾對待門下弟子，正直無私，一例看待，師徒應該如此的。現在出宰中都，掌握一邑的政權，一邑的百姓有善有惡，勸善懲

惡，是邑宰的天職。慎潰氏雖非惡人，祇爲他過分奢侈，障礙儉樸，既不能實施懲罰，用些機變治理他，吾也很表同情的，怎樣的機變呢？子夏說道：祇有嚇得他不敢居住在中都，搬往他邑去，不妨礙夫子的行政就得了。孔子讚道：高妙極了！好比辦他一個徒罪，說罷，師徒皆大笑，恰巧子淵擬好了公事送來，隨口問道：爲什麼好笑？孔子以直告之，子淵說道：商的设计很高妙，只怕辦不到。孔子問道：怎見得辦不到呢？子淵答道：慎潰氏既屬本邑首富，祖宗的故墓在此，搬不動的房屋田地在此，他上不欠稅賦，下不欠私債，又未做虧心事，怎能够將他嚇走呢？孔子說道：世間無難事，只要肯用心，不過非比尋常，就拿此事試試你們的才能，各將對於辦理此事的意見寫在蒲編上。於是各把意見寫出，放在一起披閱。孔子含笑說道：回的意見與吾同的，商的意見也很高妙，惟嫌緩不濟急，有礙行政，准回的計劃實行。子夏披閱子淵意見，寫着梁紇因與慎潰

氏牽有戚誼，方知他的奢侈習氣，可託梁紳去對他說：他爲本邑富豪，且奉君相密令，勸他捐助十萬金練兵費，預料他決不會應允。那時卽囑梁紳勸他遷居他邑暫避，等到夫子陞任內用，搬回本邑，那末再叫梁紳去對他直說，力行節儉，否則仍須輸捐練兵費的，後效可收。子夏讚道：這個辦法，確爲勝過我的意見。孔子說道：你的意見，也頗合法，等他有婚喪喜慶，奢侈違法，拿他法辦，他必然託梁紳來討情，從寬發落，惟嫌緩不濟急。說罷，看過子淵擬的告示，禁止沈猶氏以後販羊，不准使牠飲水，加重幾斤兩，作欺詐行爲的買賣。所擬的童謠，也是寫實的。告示發給書吏繕寫，發揭市口及沈猶氏門口，這一來彷彿替他發的廣告，賣羊不飲水，主顧紛至沓來。孔子傳兩個差役至面前，把寫正的童謠給他們帶回去，教授鄰里兒童唱熟了，常到公愼氏門前唱歌。一日，公愼氏送客至門口，聽得兒童唱道：「中都邑，風氣劣，夫懦弱，妻失節，公愼氏，面包

鐵，要雪恥，快離絕。」公愼氏聽得清楚，惱羞成怒，追撲唱歌兒童，被客一把拖住，向他附耳說道：「老哥的家醜，全邑皆知，否則何來此童謠，此謠必是有心人所編成，點醒你要雪恥，快與不賢妻離絕。我與你都屬衣冠中人，妻女不守婦道，顯犯七出之條，應該與他離絕，不離，你的羞恥，雖掬盡水也洗不清的了。你索性懦弱，不敢與尊嫂直接談判，弟願助一臂之力。公愼氏羞得無地可容，幸遇來客是孔子託梁紳轉請來的，即把公愼氏拖着，同行回家，由客代表與其妻談判離婚，兩願割絕，就此一班婦女都知道邑宰要管束人家婦女的，都不敢走邪路，有面首的都斷絕。愼潰氏起家搬往鄰邑別墅居住。原來孔子把意見告知梁紳，重託他辦理的。孔子到任了三個月，地方風氣逐漸改良，市場交易公平不欺。販牛馬的不敢高擡價格，賣魚肉的不敢加飾詐欺，男女行路分途，又因無業游民衆多，設立宏大工作場，委任梁紳爲董事長，收集無業游

民入場工作，每一部聘用工頭教授，專製造民間日用要件，出品精益求精，銷路日漸發達。齊、衛、吳、楚等國的商家，都來批發，出品供不應求，於是擴大範圍，添設分場於附郭，少壯的游民乞丐，盡數入場工作，每日有應得的工資，工作巧妙的，還有陞充工頭，分派餘利之望，幾成爲利藪。非但游民乞丐皆願報名入場，並且工人農人在家謀生不易，也紛紛自願加入工作。孔子又設立養老所，收集一班年老不能工作的貧民，抽取工場盈利，以供老人的衣食。於是全邑民衆皆能自食其力，盜賊絕跡，夜來可以開着大門安睡，走路遺失了物件，無人拾取，仍待原人去尋獲。這是民衆知道廉恥的效果。不過地方上百姓，窮多富少，孔子又爲民衆制定養生送死的應守規則，養成敦厚節儉的風俗，使貧民漸漸有蓄積，中產階級，遇婚嫁喪葬，不再爲奢侈習氣所害，借債舉行，不致變爲貧民。養生送死的規則，分兩章，第一是養生章：「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飾。」第二送死章：「棺厚四寸，槨厚五寸。」擇定丘陵爲墳，不封不樹。孔子把此種規則，一面揭貼通衢，一面商諸公正紳士，各勸親友實力奉行，並向一班紳士說：孔丘因見貧民過多，所以創設工作場，以爲民衆開發生利之源。這種規則，是爲民衆節省虛耗費用，不過效力還嫌不夠，丘當用一個字來教全縣的百姓，纔可收普及的效果。那梁材爲公正紳士的領袖，孔子極爲倚重。當下，梁紳發言問道：公祖制定這許多的規則，尙稱效力不夠，怎麼又說用一個字教百姓，可收普及的效果，這一個什麼字，倒要請教？孔子說道：是一個修字呀。少年的百姓，一律要叫他們修學，四鄉添設學校，以備貧寒子弟入校修學；壯年的百姓，一律要叫他們修業，使人人各有專業，盡能夠於年富力強時，成家立業。四五十歲的百姓，一律要他們修養，使人人能知保養身體，可望長壽。還有修身，那是自少到

老，一刻不能忘掉的。還有修德行，這是諸位仁翁應該奉行的。還有修天爵，那是孔丘應該知道的。由是以觀，這一個修字的效果，不是很大了麼？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國文
門徑
文 言 文 作 法
百 日 通

近時學生。只能作白話文。不能作文言文。此書即補救此弊。先述字性實字虛字。進而連句接句。綴法句法。以至起承轉合之文法。審題佈局。文體舉例等……為文章作法中必讀之門徑書。

▲全一冊 廉價洋一角六分 寄費三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三十九回 陞司空季斯切隱憂 見相國孔子論內禍

光陰像水一般的過去，孔子在任已有一年了，把整個的中都，治理得百廢齊舉，萬民樂業，男守忠信，女知貞節，儉樸之風，普及社會，交易公平，商業繁盛，貧民皆稍有積蓄，富家格外多財，全邑民衆皆知居仁由義，少壯的力行孝悌，年老的皆知慈愛，民衆相誠若有爭鬪爭訟，對不起這位愛民如子的賢宰官的。中都這樣大治，聲名遠播到隣國，最關心的當推齊景公，因為齊魯國界相連，名爲甥舅之國，實則宿仇未解。魯弱，是齊國的利益，魯強，與齊國有害處，故孔子自齊歸魯，齊景公時常要向晏平仲高昭子問起孔子近狀的，現在經高昭子把孔子治理中都的政績，很詳細的告知景公，景公便向晏嬰說道：相國你已前說孔丘是個食古不化的迂儒，不合時宜的，現在他能够把中都治

理得百廢齊舉，萬民樂業，男守忠信，女知貞節，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可見他所抱的政見，並非不合時宜的。晏嬰說道：眼見是實，耳聽是虛，傳來之言，門內和門外，尚且要弄錯，何況魯國傳到齊國呢！並且是三家爭強，季氏當國，仲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決不肯與權臣一鼻孔出氣，所以屈居下位，做個邑宰；難道他肯實心任事，把中都整理到古今少有的大嗎？景公說道：相國之言，甚為合理，高卿報告，未免失實。高昭子說道：臣雖非目覩，卻是誠實人說起的，諒非虛語。現在請相國派一信人，臣派族人高庭，同赴中都，祕密觀察，虛實不難立見了。景公說道：寡人也派田祿同往，平仲派定大夫黎彌。次日，三人扮作商客模樣，駕車同往中都，觀察了多日，回見景公，三人會同報告，非但與傳來之言相符，並且還有多種更好的治績，如全境無一游民乞巧，行路男女分途，買賣童叟無欺，而且城市與鄉鎮，治理得只有鎮鄉的風俗，更比城市中敦厚。景

公嘆息道：寡人早知孔丘是天下才，悔不聽高卿言，早加重用，現在爲魯國所用，早晚吾國必受其害。平仲說道：主公勿憂，就算孔丘真有天下才，做一個邑宰，只能治理一邑，不能干涉朝政，就算魯定公欲加重用，擢爲上卿，季孫斯必然要竭力相拚，卿相爭權，國內遭殃，隣國有利無害的。高庭攙言道：臣知孔丘卽由季氏所特保，出宰中都，不久就要陞任內用的。平仲便向黎彌問道：高大夫從何處探得這種祕密的？黎彌答道：在路上遇見了孔門弟子顏回，同赴客店打尖，談及此項消息，彌也在座聽得的。平仲很不耐煩的說道：吩咐你們喬裝商人前往，祕密觀察，祇可向該處百姓探風問俗，纔能明瞭真相，你們去向孔門弟子探問，自然只說孔丘的好話了。高庭答道：庭等同往，初抵中都，原照相國吩咐察訪，顏回是無意中劈面相遇，是他先打招呼，庭欲避不得，只好還禮，推說是去經商批貨，至於孔丘的出處，是顏回無意中說起，我們並未向他

探問什麼。景公說道：顏回是孔門中第一個賢子弟，向來不說謊，所言較爲可信，相國宜加留意。平仲答道：且等他內用，做了卿相，掌握了魯國的軍政大權，那末待臣算計他，現在還嫌早咧。景公雖則唯唯答應，心中卻悒悒不樂。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在任二年，西方各國的諸侯，陸續派大夫到中，都去調查治績，記載帶回，以作法則。魯定公曉得了，先對季桓子說道：孔丘在中都大治，西方諸侯都以爲法，恐被重用，若被他國用厚禮聘去，將若之何？相國爲什麼不加擢陞內任呢？桓子答道：臣早有此心，祇爲相當位置，都有重臣，若然撤換，不免結怨。現在惟大司空叔孫輒，性情暴躁，任職以來，應辦的公事，不能夠如期舉行，有不少人在臣面前說他尸位素餐，臣想擢孔丘爲大司空，不免結怨於叔孫輒，所以遲疑未決。定公說道：任官惟賢，豈可怕結怨而坐誤國家要政呢！寡人當作罷免叔孫輒，改任孔丘了。桓子說道：既生癰，早晚要出膿，主公儘管罷

免改任，臣連夜派冉求駕車往中都，接孔丘來都。說罷，退歸相府，即召冉求至前，把心事直說一遍，叫他速去接孔子入都陞任司空。冉求聽說夫子平地一聲雷，邑宰會陞任大司空，真所謂夢想不到的，快活非常，立刻駕車，踏月趕路，來日午後已到中都邑署下車，入內求見孔子道：賀喜夫子，已經陞任大司空，相國恐怕叔孫輒不服撤任，特命求駕車連夜趕來迎接夫子入都接任，并商善後，邑政暫交原思代理。孔子聽得是君相同意陞任，自然快樂非常，便叫子淵子夏預備移交後任，叫原憲暫代政事，原憲不願，執意要隨侍同行，只好叫子夏暫代。孔子便命冉求御車趕路，不及向各紳士辭行，吩咐子夏代向公正紳士處辭行，師徒二人在路並無耽擱，直到孔宅門前下車，叫冉求歸去報告。桓子說明朝過定公，即來謁見，冉求自去復命。孔子在家見過家屬，略進飲食，即入宮朝謁，定公面加獎慰，說道：寡人早知卿有平天下的才能，季氏不信，以

邑宰有屈高賢，寡人聞卿在任一年，把整個中都，治理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西方諸國都來觀光仿效，若然吾魯全國，一律實行卿的治法，將何如？孔子答道：臣之治法，可以通行天下，豈但一個魯國呢！定公說道：現在任卿爲大司空，可以展佈長才，把整個魯國大加整理了。季氏有善後急待與卿磋商，去過沒有？孔子說道：先君後臣古有明訓，尙未去過。定公說道：季氏心懼怕，卿宜速去磋商善後之計，免生禍亂。孔子謝恩退出公宮，來季氏宅請見，由冉求迎入客廳。季孫斯急急出見，與孔子拱手讓坐說道：日月如流水，一別已經兩年了。斯久已欲把司空職委任，祇爲叔孫輒少年氣盛，生性暴躁，祇恐他不服撤任，發生意外事，因此遲緩到現在，雖則是定公手諭將輒撤任，料輒必然要歸怨於吾，不替他斡旋，他曾經說過要強公室抑私家，烈烈轟轟幹一番大事業，只怕他說得出做得出，如之奈何？孔子說道：他自身也是私家，豈能以抑私家爲號

召呢！常言道：物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相國的憂患不在輒，卻在蕭牆之內。季孫斯很驚詫的問道：怎見得斯的憂患，在蕭牆之內呢？孔子答道：內禍非比外患，不能够直告的。季孫斯問道：爲什麼不能够直告呢？孔子說道：顧忌衆多，直告了非但無益，反爾速禍。只怪相國素怪太忠厚，忠厚便流爲優柔少決斷，就目前叔孫輒撤任而言，豈不是優柔呢？相國待丘厚，故敢直言無忌的冒犯，還望相國原諒勿罪！季孫氏長嘆道：斯自知優柔寡斷，故以師禮事夫子，並向門下借重人才，無非欲求忠言匡正。冉子有在斯左右的日子長久了，斯以腹心相寄，信用有加，斯既有內禍，他必然知覺，何得無一言向斯直告呢？孔子說道：相國休得錯怪求，孔丘遠居中都兩閱寒暑，舍間一切，尙且不知，怎能曉得相國府中有禍患呢？就是冉求隨時函告磋商，丘囑他謹慎預防，不可以多言速禍，求的守口如瓶，是丘所叮囑的呀。季孫斯問道：既知斯有禍患隱伏左右，爲什

麼禁止子有直告呢？孔子答道：相國有內禍，好比身上生着癰疽，已經成功，尙未化膿成熟，倘然欲求速愈，貿貿然請醫生奏刀，非但多受痛苦，並且難望告痊，不如等待化膿成熟自潰，祇須擠盡腐膿毒血，外敷拔毒生肌良藥，那未可望全愈。相國內禍，也當作一例看的。未曾顯露端倪時，一經說破，反足以逼促禍患的暴發，不如緘口預防，或能無形消滅，乃屬幸事；或則預爲防備，等到內禍猝發時，就可一鼓撲滅。應付一切禍亂，當先權度輕重，計劃先後，方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最怕全無設備，先露口風，必致禍發不可收拾，金人三緘其口，古有明訓，相國宜加深思。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季斯優柔寡斷禍伏蕭牆
孔子持重多謀計衛相國

第十四回

且說季孫斯聽了孔子談論內禍，拿身生癰疽作比例，也以爲不錯，就皺眉說道：夫子爲斯設計，周密已極，斯卻常在夢中，可算得糊塗極了。尙不知此禍將於何時暴發，也不知如何釀成此內禍的，務請明白指示，以便設法防避。孔子答道：應該不能漏洩的外禍，一經漏洩，尙能速禍；至於不能漏洩的內禍，一經漏洩，隔牆有耳，窗外有人，更足以促禍的速發。這是理勢使然，並不是丘敢危言聳聽。季孫斯等不及聽下文，發言問道：禍將速發，斯一無設備，如之奈何呢？孔子說道：相國宜守鎮靜，越慌亂越不可收拾，好得丘來朝即可赴司空署接任，當爲相國設計。還怕禍起蕭牆，外援緩不濟急，雖有冉求在左右，無如

他能文不能武，只恐保護難周，蒲邑宰仲由，是丘門下弟子，精武功，有勇力，丘當薦給相國。此人忠勇異常人，可資保衛的。季孫斯答道：子路好勇，斯也素來聞名的，不過他在蒲邑，政聲卓著，百姓愛戴，怎能將他調為家臣呢？孔子說道：公文上祇說將他內調任用，一面待丘附函叫他速速來都，派冉求駕車往接，次日就可到此。辦事以速為貴，猶其是應變，更不容稍緩的。季孫斯即傳冉求至面前，書寫公文，冉求一邊寫，一邊向季斯問道：派誰去繼任蒲宰，也須同時發表的。季斯感激孔子，有心提拔他的兒子，就向孔子問道：派令郎伯魚前去吧。孔子答道：承蒙相國盛情，照顧豚兒，無如他福薄體弱，今已臥病兩月了，非但不能夠奉委到任，而且病入膏肓，難望生存人世的了！季斯說道：把孔蔑調任蒲邑如何？孔子答道：任官是相國的專司，非丘所敢預聞的。季斯吩咐冉求準以孔蔑調任，另選自己相識的孔門弟子為鄒邑宰及中都宰，不在話下。且

說孔子寫好書信，交給冉求連同公文，一併藏好，立刻駕車啟行，逕抵蒲邑署前，停住，下車入衙請見，子路得報出迎，接入客廳，分賓主坐定，啟口問道：「今日得自中都人傳言，說夫子已經內陞大司空，不在中都了，究竟確不確呢？」冉求說道：「中都人受過夫子二年多教化，安有捏造虛言之理，求即奉夫子同季氏命到此，接你入都去。有公文書信在此，請你閱看吧。」說時取出公文書信，子路接來先看公文，上面寫着：

「據大司空孔，保舉蒲邑宰仲由在任三載，政聲卓著，允文允武，堪資內用。准此加委仲由爲大夫，速即來都，赴國卿衙門供職，并着留屬員守候。新任蒲邑宰孔蔑到署，以便移交。」

子路閱罷，認得出是冉求的手筆，便問道：「分明要我和你在一處辦事，私臣而加委公家職銜，這不是你的算計麼？」冉求說道：「你且看了夫子的書信，就可一

目了然；是不是我算計你，也用不着我爭辯咧。子路取過孔子的書信閱看，上面寫着：

「與汝闊別兩載，彼此爲職位所羈，苦難相見。今我已內調入都，邑宰竟得陞任大司空，破格擢陞，微季氏力曷克臻此。季氏待我及二三子皆目爲賢人，惜乎其親賢人而不能遠小人，以致陽虎居心叵測，禍伏蕭牆。撤任司空叔孫輒，剛愎自用，陽虎之流亞也。近聞二人將合夥作亂，季氏不免危及身家，我亦恐爲輒所傷，爾忠勇冠時，堪資保衛，緣是商諸季氏，將爾內調，猶恐猝起星星之火，燎原不可嚮邇，特派冉求駕車來接，務須同車來都，留令弟仲然在蒲，待我促子蔑來時，以便交代。來書盼望，萬勿挨延。此致

季路硯弟覽。仲尼手啟」

子路看過書信，方纔明白，要他去保衛的，便對冉求說道：「夫子命，怎敢違延，不過時將傍晚，不及動身，只好守至天明，趕早登程吧。」冉求說道：「是啊，你把隨身行李及移交手續，連夜收拾停當了。」子路依言，吩咐族弟仲然去收拾，一面備酒款待冉求。酒逢知己，且談且飲，子路說道：「陽虎目無家主，我早已聽你在夫子面前說起過的。」冉求答道：「是啊，還在二年以前，夫子往弔季平子的喪事，反用璠璵殉葬，那天說起的。」子路說道：「子有你的爲人，太覺謙退了！」季斯又是優柔寡斷的，以至於弄到禍伏蕭牆，至今還未消滅。若然換了我在季氏跟前，早已把他攆走的了，你明知陽虎的專橫，能够隱忍二年多日子，不向季氏直言忠告，這樣的好耐性，可稱舉世無雙了！」冉求答道：「你但知其一，不知道陽虎是季平子的信用家臣，並且是平子夫人的內姪，季斯倚重異常，常言道：「疏不間親，我若貿貿然說虎的壞話，季斯必然要算我和他爭權，既知忠告不聽，再去

說人家壞話，徒然結怨小人，不智已極。只怕你換了我，陽虎不會被你攆走，你卻被陽虎揮諸門外了。季氏左右盡是虎黨，我祇一人，獨龍難鬥地頭蛇，這句古話的意義，難道你不明白麼？子路說道：佩服佩服，當初敬叔奉平子命，向夫子門下選賢，夫子獨舉你一個，並向二三子說：只有你能够長久爲季氏宰，薦他人去，非但等弗長，還怕鬧出亂子來咧。當時有幾個弟子，還說夫子偏愛你，現在方知夫子對待弟子一視同仁，因材器使，知人之明，當世找不出第二人。不過我聽了你的話，也有些膽怯了。季氏本爲魯先君的子孫，並且兩世爲相，家臣衆多，若然盡是虎黨，那末我和你只有兩人，終覺寡不敵衆，保衛難周，難道許多家臣中，竟無一個忠於季氏的？冉求答道：祇有一個林楚忠於季氏的，時常和我談論陽虎的專橫，和陽虎面不和的。子路欣然說道：林楚既然忠心事主，等我到了季氏家中，叫他助我一臂之力，我到可出其不意，把陽

虎一劍揮爲兩段，那末季氏蕭牆之禍，由一到即可消滅，豈非快事？冉求說道：談何容易，入都須和夫子商議，計出萬全，方可撲滅此獠，切不可冒昧從事。子路勇敢過人，不信冉求的話，說道：一個家臣，到得那裏，怕他什麼！像你這樣畏縮不前，疆場上，還有人敢衝鋒陷陣麼？冉求說道：信不信由你，總而言之，要和夫子磋商進行的。來朝要趕早登程，還是罷飲進飯，早些休息精神吧。子路說道：我在諸同學中，惟有與你最爲知己，這也是夫子指定的，因爲我暴躁好勇，你卻謙退謹慎，與你結爲知己，有水火既濟，剛柔相配，交互得益的好處。現在叫吾們同爲季氏家臣，兼作夫子護衛，正宜同心協力，豈有不信你之理。冉求說道：願你言從心發，始終與吾同官同食，非但夫子可托保衛，並你自身也有無窮的好處哪。話休煩絮，當晚飯罷休息，來朝兩人於東方發白時，就起身盥漱，吃過早飯，冉求喚僕人帶馬駕車，子路一面命人備馬，一面和冉求走至署

前車馬已經駕好，行李塞在車中，冉求瞥見一匹畫眉駒，全身毛色好像駱駝，雙目上有兩道白眉毛，好像畫眉鳥，神駿非常，就說道：「吾雖然不是伯樂，也相得出這匹是龍駒，不知化多少代價買來的？」子路答道：「此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且能黑夜奔馳路上，不必火把照耀，真是龍駒寶馬。祇化八十兩黃金換來，便宜極了。現在和你同行道上，恕不等候，吾先到夫子家中等你吧。說罷，扳鞍上馬，冉求登車挽韉，並行道上，子路前行，一路扣緊絲韉，小走出城，冉求的車子相離不遠，等到寬廣的大道上，子路放鬆絲韉，喝一聲馬來，那匹龍駒靈警非常，曉得主人要緊趕路，就緊咬銜勒，發開四蹄，好像逐電追風似的，一個轡頭趕了五十多里，冉求車子落後不知多少里數，子路祇管扣緊絲韉，小走五六里，使馬喘氣平復，再放鬆絲韉快走，行到日中時候，已抵曲阜孔宅門前，駐馬落背，孔宅的僕人走來帶馬到後院中餵料。要知子路與孔子磋商，定計

討平陽虎情形，且閱下回。

二百五十歲
老人李青雲 **長生不老祕訣** 實售洋一角八分

長生大道。養身治心。長命初基。靜坐調息。安神行功。全身關
竅脈絡。寡慾養心法數十篇。閱之天君清泰。長壽可期。

謝石
程省 **測字祕訣** 實售洋一角八分

測字小道。頗有哲理。且可開發心思。間得神祕暗示。南宋謝石
。清初程省。測字通神。言必奇驗。海虞丁氏藏本。刊行以供同
好。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四十一回

聞人少正卯挑撥亂謀
邑宰公斂陽編練防患

且說子路跨着畫眉駒，先趕到曲阜，進謁孔子，孔子笑容可掬的問道：由來得迅速極了，求呢？難道他逕歸季氏去了？子路答道：由跨快馬先來，安慰夫子的盼望，求還在路上咧。孔子問道：季氏的委札，同吾的書信，看過了麼？你無意見呢？子路答道：看過了。由以為在蒲做公家的宰邑，自問尚無錯誤；季氏忽然命由交卸，雖說是內調，實則是充他的家臣，由本不願意，祇為夫子內陞大司空，且恐陽虎等作亂，須由在左右護衛，所以應命趕來的。孔子說道：由難道你還沒有曉得，現在魯國的官吏，沒一個不是受三桓支配，受季氏委任，不過三家賜邑的邑宰，大家都曉得是三家的家臣，以外文武百官，那一個是魯

君所委任，也都是私臣呀。非但魯定公沒有主權，已經歷過宣成襄昭四世，都是祭則寡人，權歸季氏的了。子路問道：怎麼叫做三桓呢？孔子說道：季氏的始祖公子友，一名季友，是魯桓公之季子，即孟孫氏、叔孫氏也都是桓公的子孫，因此稱作三桓。子路又問道：季氏專政，是不是由季友創始的？孔子答道：季友有大功於魯，慶父連弑兩君，幾乎弄得不可收拾，所以說：「不去慶公，魯難未已！」幸得季友設計殺死慶父，擁立僖公，以功封上卿，並賜以汶陽田地及費邑，友死由子文子行父增大世業，直到魯文公死後，東門遂殺適子立，庶子倭爲君，就是宣公。主張雖出自東門遂，季文子非但附和，並且把應立的太子驅逐，就此奪專國政，歷宣成襄昭四代，那昭公却被季平子逼得出奔齊國，今已死於乾侯，定公猶爲季氏所擁載的，國政全歸季氏，由來已久，安得有公臣呢。說到這裏，再求走來，見過孔子，向子路問道：你的坐騎快極了，我竟趕不上。子

路說道：現在怎麼辦呢？冉求答道：這是要請夫子示下的。孔子說道：由且慢去見季斯，他雖位居上卿，大權獨攬，却不料他優柔寡斷，姑息養奸，以致禍伏蕭牆，左右盡是陽虎的羽翼，在他面前只好絕口不談，且在這裏議妥了再說。好得來朝敬叔等都要到此，就可磋商辦法了。冉求也不曾歸報季氏。次日，孔子整衣冠赴大司空衙門接事，文武百官陸續前去道賀，這是官場慣例。來賓一恭而退，孔子祇將敬叔懿子弟兄倆留住，吃過午飯，就在內衙中會議。孔子爲防洩漏風聲，派原憲在室外照料，以防有人竊聽。當下孔子首先發言道：丘既然接任司空，當與季氏同舟共濟，圖個長住久安，那知季氏禍伏蕭牆，據他自稱：叔孫輒行將謀亂了，丘是初回曲阜，究不知國中真相如何，敬叔你和各方都屬素常往來，必然深悉各方的近狀，怎樣可以消弭禍亂，應該從常計議。敬叔說道：三家專政，列國皆知，也不容自諱，祇爲三家各用家臣爲政，家臣又竊

三家主子的權柄，三家目無君主，家臣目無主子，這也是循環報復的天理吧！我們兄弟雖也是孟氏子孫，因為遵守義方教訓，向不專政，我家的宗邑名成，宰邑公斂陽，叔孫州仇的宗邑名郕，邑宰公若貌，季斯的宗邑名費，邑宰公山不狃，這三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狃最爲強橫，兼之陽貨爲季氏家臣之長，專橫更甚，奸謀百出，有力如虎，所以又名老虎。還是季平子生前所信用，擅作威福，全不把季斯放在眼裏，斯反被他挾制，竟弄得束手無策，內中還有一個名叫少正卯的，爲人博聞強識，巧辨能言，通國號爲聞人，季斯頗加禮貌，卯陰陽其說，見季斯稱頌他佐君匡國，見陽虎等又用強公室抑私家的話來游說，教唆他挾魯君以令三家，挑撥得上下如水火，季斯還當他好人咧！那叔孫素來與少正卯相厚，近來聽卯唆使，暗中與公山不狃、陽虎等計議，打算先殺季斯，然後再除孟氏、叔氏，以公山不狃代季斯之位，叔孫輒代州仇之位，陽虎代吾們

無忌之位。孔子問道：謀反非同兒戲，傳來之言，不足取信，究竟確不確呢？敬叔說道：是成邑宰公斂陽親口告訴我們兄弟的，並稱是少正卯代陽虎去與他密謀，幸爾他不肯背叛主子，否則亂事早已發生了，怎說不確呢！孔子說道：這是曲阜居民的積德，賴一公斂陽未遭禍亂，不過陽虎等既懷反意，決不肯就此消釋；公斂陽既具忠心，正好利用他消弭禍亂，叫他陽與少正卯陽虎等附和密謀，暗中以消息密報無忌，以作預防之計。敬叔說道：公斂陽忠於吾家，有密令給他，必肯照辦，不過未雨綢繆，預防方法，應該怎樣設計呢？孔子說道：防亂祇在武備，當叫無忌訓練勇士，詐稱築室於南門之外，立柵聚材，選壯夫三百人爲備，推說興工，實爲防亂；一面密令公斂陽編練勁旅，倘有人來告急，火速帶隊赴援，不可延緩誤事。敬叔唯唯應命，旋即送信給公斂陽照辦，當下商議終了，再求向孔子說明，欲與子路往見季斯，孔子向子路說道：季斯並無權

臣專橫習氣，就不過只能親賢人，不能遠小人，這是他自己的短處，他很器重你，你去當忠事之；但是季氏左右盡是陽虎心腹，切不可和他談及虎的密謀，這時的密議，也不可向他說明。若然他背着人問及善後，你只說夫子早已替相國安排，儘可高枕無憂。由你索性急躁，現宜力戒，一切當與求商酌進行，謹記勿忘。子路一一應命，即偕冉求辭出，各自乘馬駕車，逕至季氏門前走下，車馬自有人帶去餵養。冉求引子路入客室中，季斯已有人報告，急行至客室中與子路相見，冉求因見客室中站着八個僕役，不言可喻是陽虎的心腹，不敢說什麼，只好把子路的坐騎來敷衍。向季斯道：仲由得着一匹真正龍駒寶馬，一見那渾身的毛色和神駿，就曉得不是常馬，真是當世無雙的千里馬。季斯即命人到厩中將畫眉駒牽至庭中，舉目觀看，讚道：果然是好馬，不知化多少錢買來，可能轉售給我麼？子路心愛此馬，不肯割愛，猶未便直言拒絕，只好誘

婉答道：由既在府中辦事，相國要代步，何妨乘騎。季斯答道：吾打算用他駕車呀。子路說道：此馬能够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只能行遠，不能負重的，相國必須另造一輛輕車，方可用此馬駕御，所以輕車寶馬，四字相連的。季斯即傳驂乘林楚至面前，介紹與子路相見，子路早知他是斯的心腹，與陽虎反對的，有心和他結交，且知他精於御馬，和他談了幾句，即同他帶馬到射圃中，林楚跨坐畫眉駒，在箭道中馳驅了一回，季斯也在旁邊觀看，連聲讚美好快馬，等到林楚落背，季斯向他問道：吾甚愛此馬，子路一時不肯割愛，你看這匹馬該值多少代價？林楚答道：千里馬是沒有定價的活寶，化千兩黃金，只怕無處可購。季斯說道：吾以黃金千兩，向子路暫易此馬，你去定製一輛極輕快的車兒，以便駕御。林楚應命退去辦理。季斯回到裏邊，命冉求取黃金千兩給子路，子路只好答應，不料次日黃昏，季氏馬廐失火，燒死馬匹六頭，惟有畫眉駒安然無恙。

起火時，孔子正在季氏府中吃晚飯，圍人來向季斯報稱厩房失火。孔子攬言問道：可曾燒死人？圍人答稱：沒有傷人，僅傷了六匹馬。季斯頓足道：可惜畫眉駒燒死了！快傳林楚前來，他身為驂乘，況且畫眉駒是着他保管的，所司何事。話聲未絕，恰巧林楚走來，笑容可掬的向子路說道：楚早已料及厩房要失火，所以於傍晚時把畫眉駒悄悄帶回家中，幸未遭殃。季斯聽得清楚，就說道：吾只道已經燒死，虧得你辦事細心，早已另藏他所，以後更宜格外當心，勿受小人算計。說罷長嘆一聲。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陽虎爭權深宵定計 林楚救主半路疾馳

且說季氏馬棚失火，孔子固知是陽虎羽黨放的，祇爲耳目衆多，故不會向季斯說明，旋即辭歸，子路戎裝御車相送，孔子叮囑道：「禍亂快要發作了，亂時必始於季氏，你須格外審慎，切不可鹵莽從事，還須密囑冉求、林楚注意，虎黨行動，倘有消息，速來報我，事關大局，不可以懈怠的啊！」子路唯唯答應，將孔子送回家中，方纔回轉。且說叔孫輒因爲失寵於叔孫州仇，極意和陽虎少正卯等結交，大司空是掌理全國土地，他任職多年，只知斂錢，毫無建設，位置早已動搖，幸得陽虎受了他的重賄，竭力在季斯面前說情，纔能保留到近時撤任。這次撤任，他又懇託陽虎去說項，無如季斯已知虎有謀亂的野心，怎肯聽他的話，陽虎不知自量，只是挾制季斯收回成命。季斯聲色俱厲的說道：「國家

設官受職，是君上的特權，叫吾怎能收回君命呢？陽虎冷笑退出，逕來造訪叔孫輒，輒接入客室分賓主坐定，輒問道：仰仗大力，可有挽回餘地麼？陽虎怒形於色的說道：可惱啊！可惱啊！非但你的位置無法挽回，只怕吾的位置也要動搖咧！近來季斯信任了孔門弟子，與我常常避不見面。事已如此，好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於其事後追悔，不如先發制人，你以為如何？叔孫輒沈吟了一回，答道：先發制人，那是一定的辦法，不過茲事體大，一經發作，不易收拾，最要緊的兵力，曾否編練充足呢？陽虎說道：設備已久，季氏家中的兵卒，是吾弟越所訓練統率的，都是我的心腹，不幫季氏的，還有公斂陽在成邑訓練精兵，與我約定，起事日送信到成邑，他即率隊來助戰。有這兩處兵力，難道還做不倒三家麼？叔孫輒答道：孟氏、叔氏也都有家甲，公宮中還有壯勇，已覺寡不敵衆，況且齊國、晉國出兵來問罪，怎樣對付呢？常言道：一人沒得兩主義，還是召集心

腹，商酌進行爲妙！陽虎依言，當晚就在軻家召集少正卯、陽越、公斂、陽公若、貌苦越等祕集議。少正卯問道：費爲季氏宗邑，兵多糧足，邑宰公山不狃亦有貳心，爲什麼不召他來共圖起義呢？陽虎答道：虎和他商議過的，他要挾必得季斯上卿之位，纔肯相助，所望太奢，兼之季斯已派心腹前往監視，只怕漏洩風聲，妨碍吾等大事，所以暫時不與他謀，且等將來再說。少正卯又向叔孫輒說道：孔丘奪取你的官職，是你的仇人，應該先將他刺死，使他門下弟子星散，免生後患！叔孫輒答道：孔丘原爲中都宰，怎能奪取我的官職？都是季斯將我撤任，州仇平日常在他面前說我的壞話，他既不仁，吾也不義，我當殺死季斯州仇。陽虎攙言道：是啊！孔子乃列國皆知的大聖人，弟子遍天下，而且齊景公非常敬重他，我們若能成事，當用他爲相，使鄰國不敢來問罪。少正卯微笑道：仲尼是祖述堯舜的賢人，你們這種舉動，那裏看得入眼，只怕要用他爲相，他

早已逃遠咧！陽虎說道：「就算他逃避，並不妨礙我們，何必去刺死他，落個害賢之名，天下賢士誰肯來歸呢？總之擒賊擒王，當先殺季斯，次及州仇無忌，以外概不誅戮，那末可以強公室抑私家作門面語；定公肯服從我們的，就戴他爲君，不服從我們的，另立新君。我們因爲看不過三家竊國專權，特行聲討，祇奪取三家的權柄，對於定公非但不加傷害，反爾要力加保護，增強公室，使天下人明白我們不是造反。」少正卯說道：「起事愈速愈妙，遲恐漏洩風聲，三家合力謀我等，如之奈何！」陽虎說道：「後天十二爲禘祭之期，定於十三日宴季氏於蒲圃，伏兵圃中，刼殺季斯，歸我弟陽越擔任。接着向公斂陽說道：「屆期你須率壯勇，於日中趕到南門，孟氏新室，刼殺無忌，不得延緩悞事。又向叔孫輒說道：「三家必須同時剪除，方無後患，屆時你率心腹，趕往叔孫氏，刼殺州仇，不得有悞。說罷，各自散去整備。」公斂陽密遣心腹送信給無忌，叮囑他禘祭後一日，不要

出門，倘有亂黨來攻，閉柵堅守，至日中，陽必率兵來援，無忌接到這種不幸的消息，當日卽來尋訪孔子。把公斂陽的密報，詳述一遍。孔子說道：丘剛得再求來說起，陽虎定於十三日宴斯於蒲圃，季斯恐遭禍亂，命求來問該去不該去？丘早料到陽虎必於是日作亂，季斯不去，他必延期，所以叫他應允赴宴，丘并授密計於子路、林楚等保護季斯，逃到你南門新室中暫避，公斂陽既已約期來援，祇須堅守待援，丘當派子路來接應。無忌說道：陽虎聽信少正卯的教唆，以強公室抑私家爲作亂的號召，難保不入宮中劫取定公，同來討伐三家，那末他攻我等，可稱聲討不臣，我等迎敵，便覺投鼠忌器，如之奈何呢？孔子答道：既有少正卯在中間挑撥設計，挾君上以討權臣，勢所必然，而且定公素來與季斯不甚相得，陽虎若然入宮要挾，定公必然樂從。無忌說道：憑着良心說，季氏雖然佔奪公室田賦，然而定公能够以弟繼兄位，實出自季平子的擁戴，強

索若干田賦，也不算過分啊！現在往事不追，祇論十三日的禍變，季斯既欲避往南門新室，無忌變成衆矢之的，必有一場血戰。近敵既有公斂陽來援，或可逢凶化吉；不過定公方面，無忌不能夠攔阻他莫聽陽虎之言。夫子素得定公倚重，全仗大力維持。孔子說道：丘當然不能推諉，不過祇能順從君意，因勢利導，不能夠諫阻他不要理睬陽虎的。無忌說道：這個夫子自有權衡，無忌毫無主張。孔子說道：請歸新室，預備固守，弓箭越多越妙，若然有居高臨下之勢，那末一百弓箭手，可以射退一千敵兵咧。無忌應命別去。光陰像箭一般的過去，相隔禘祭僅有一天了，定公在朝上向孔子問道：來朝禘祭，缺少贊禮，素知卿門下多賢才，着卿推荐一弟子充司贊。孔子答道：卜商知詩熟禮，能勝此任，臣退朝，卽命卜商入宮朝見。定公說道：寡人嘗聞子夏讀晉史，至三豕渡河，知爲己亥渡河之悞，衛人稱爲聖人，可就是他麼？孔子答道：正是。卜商是子夏的姓。

名呀。定公刻不待緩似的，退朝時派內侍隨孔子同歸，召見子夏。子夏很詫異的向孔子問道：魯君何故忽來召商？孔子說道：是我荐舉你去相贊禘祭禮的。若然定公命你天天入值，你當遵命。後日倘遇陽虎入宮劫奪定公，你保着定公同行，如見與孟氏激戰，隨機應變，暗中宜助孟氏取勝，不得有悞。子夏唯唯答應，即隨內侍入宮，以臣禮見定公。定公把各種郊社禘嘗讌饗等相問，子夏對答如流，非但句句有來歷，並且摘出各種祭禮的錯誤。定公讚道：名下無虛傳，莫怪衛國人稱你是聖人，就是你的夫子，也說讀書不及你淵博，與你對答，頗多益處。自今日起，每日須入宮以備諮詢。子夏應命謝恩退出，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已是禘祭之日，陽虎命陽越保護季斯陪祭，他卻帶着一班羽黨，名爲到蒲圃中收拾，實則密囑心腹，來朝扮作亂民，埋伏在門口，等待季斯下車，將他亂刀砍死。當日安排停當，來朝派弟陽越跨馬往迎季斯赴宴，並叫苦越率

季氏家甲護衛，陽虎帶着一隊勇士探信接應。再說季斯早知今日不是好宴，本想謝絕不去，因為問過孔子，孔子對他說，這是癰疽自潰的時期，豈可謝絕，儘管命林楚駕車前往，孔丘早有妙計安排，送你到孟氏新室中避禍便了。所以陽越來迎，季斯即命林楚用畫眉駒駕車，并命子路苦越率家甲侍從，吩咐停當，躡步走出，跨上輕車坐定，林楚御車前行，陽越跨馬率隊前後護衛。季斯望見陽越手挺長戈，滿面殺氣，一班兵勇，盡執着雪亮的鋼刀，不像迎接上賓赴宴，好似押解重犯赴刑場，嚇得他面容失色，顫聲說道：林楚救我，速往南門孟孫氏新室避亂去吧。要知季斯能否脫禍，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家臣叛主中箭身死 賊首刼君奪路敗逃

且說林楚早已經子路密囑，奉孔大司空命，叫他把季斯送往南門。孟氏新室，孟氏有新編壯勇保莊，足資禦敵。所以聽得季斯呼救，本則向北行，他就帶轉馬頭向南，把鞭兒向馬身上輕撲一下，那匹畫眉駒就發開四蹄，逐電追風似的，拖車向南門而去。陽越只道林楚不認得蒲圃在北門，在馬背上高叫道：走錯了，向北行的呀！話聲未絕，車馬已去遠了，情知有異，也就馬上加鞭追趕，無如常馬那裏趕得上龍駒，一剎那車馬已去得影踪全無。只好帶着兵隊，路上探得相國的馬車是出南門，一路追出南門，一面派人飛報陽虎速來接應。先說林楚御車直到孟氏新室停住，季斯下車，無忌接入室中說道：孔司空早已送信給我，今日爲陽虎作亂之期，果然被他料到，相國受驚了沒有？季斯

恨聲答道：亂賊陽虎，身受我家重恩，竟敢謀害我的生命，賊弟陽越帶着亂黨在後追來，速速整備撲殺此獠。無忌傳令三百壯勇，閉柵防守，如見亂黨來攻，不必出戰，祇須居高臨下，用亂箭射敵。三百壯勇一律手執弓箭，閉柵登高防守，隔不多時，陽越一馬當先，直衝到柵門外叫道：開柵門，有君命與你們大夫商議。門內壯勇置之不理，陽越見亂謀已露，勢成騎虎，只有進攻，並無後退立足之地，於是率衆攻打柵門，壯勇們見賊黨蜂擁來攻，一聲吶喊，箭如雨點般向賊衆身上飛來，陽越跨馬在前，身着二十多枝，一箭穿喉，墮馬而死，賊黨射死大半，在後的見越已死，轉身奔逃，至半路，正遇陽虎帶着五百名壯兵來助戰，遇見敗卒報告，方知陽越已被亂箭射死，就在馬上長嘆道：出兵未捷，已折一臂，勢成騎虎，有進無退，惟有拚死一戰。接着向部下說道：孟氏已有整備，不可造次衝殺，你們各去收集硫磺煙硝火球火箭，等在南門守候，我將往公宮

請君駕同往聲討三家哩！說罷，帶着一隊衛士，帶轉馬頭，一路向朝中趕來，直到宮門口下馬，帶着衛士闖入宮中，一邊走，一邊喊着季氏孟氏同謀造反，已將吾弟殺死，特來請君駕同往征討亂賊。內侍飛步入宮報告，定公聞言，急得目瞪口呆，幸有子夏在傍，定公向他問道：陽虎竟敢謀反，諒來季斯已逃往孟氏家中，那末寡人若隨虎出戰，未免得罪季孟二氏，不出宮該怎樣拒絕呢？子夏答道：事變臨頭，當權度輕重以從。虎是一個家臣，自知敵不過二氏，故欲挾君上以自保，論理當然拒絕，不過實逼處此，一經拒絕，虎必衝入宮來，擄掠寶器，弄得玉石俱焚；論勢只好隨他同往，商請保駕隨行，季孟二氏跟前，自有吾夫子爲君上辨白，請勿顧慮。定公轉念要保全宮中不遭搶劫，惟有隨賊出宮，便對子夏說道：你的說話不錯，但是虎的野心，更甚於二氏，只怕隨了他去，寡人不得還宮，又將奈何？子夏說道：陽越已死，陽虎如斷一臂，滅亡即在今日，怕

他則甚？定公只好帶着子夏出宮，一面吩咐駕車，陽虎見過定公，要求悉出宮中，衛士同往助戰。定公只好傳令衛士護駕，由子夏御車，陽虎帶隊開路。行抵半路，正遇叔孫州仇帶着一隊家卒想來保護公宮，被虎攔住，逼他同往助戰。州仇含糊答應，護駕同向南門行來。陽虎一馬當先，趕到南門，祇見部下壯勇都帶着引火之物，就傳令道：三百人分攻孟氏新室的東西北三面，每面一百人，各把火球火箭射入柵內，使他起火延燒；二百人隨我攻打南面，只用吶喊，不用衝近，引他們放箭，等到敵人箭盡，方可奮勇進攻。賊衆應命，分四面向孟氏新室撲來，這時無忌、季斯都在高處督兵防守，瞥見亂黨像蜂擁似的撲來，無忌傳令放箭，無如賊衆相隔一箭之遠，站住，只是虛張聲勢，擂鼓吶喊，並不衝前，一個也沒有中箭受傷。林楚看得清楚，忙向壯勇說道：慢放箭，等待賊衆衝近些再射。陽虎見敵人不放箭了，下令飛行攻柵，一隊賊兵驀地飛步衝來，

守柵壯勇再想放箭射退，無如賊衆已經逼近柵門猛攻，箭失效用。無忌傳令開柵門出戰，三百名壯勇，猶如猛虎出洞，各執兵器，衝出廝殺，雙方正在肉搏大戰，無忌接報三面柵門起火，是賊黨放的。無忌忙傳命林楚相同僕役人等，灌水救火，壯勇見宅內起火，不免心慌，漸覺敵不過賊衆，步步後退。季斯向無忌頓足道：後面火燒未息，前面壯勇將敗，如之奈何？無忌指着天空說道：日光正中，公斂陽只在這時候來援咧！話聲未絕，望見賊衆後面大亂，一隊兵馬衝殺過來，望見旗幟上斗大一個成字，無忌大喜道：斂陽來咧！吾等可以高枕勿憂了。原來公斂陽是魯國的有名上將，力大無窮，車戰馬戰步戰皆能，善用長矛，當下一馬當先，向賊衆背後殺入，陽虎起事之前，和他要約共圖富貴，許以無忌的位置，這時只道他來助戰，及見他把賊衆亂殺，就拍馬上前招呼道：這班都是虎的部下，將軍何故亂挑亂刺？難道認錯了不成？公斂陽虎目圓睜的

說道：斂陽乃是食君祿忠君事的大丈夫，豈肯助你這忘恩負義，叛主謀反的小人，早知你要危害我主，特地准時來援的。你有膽量，敢和我戰三百合，勝得我，我立刻解甲歸田，勝不得我，速速下馬受縛，憑國人公判你的罪惡。陽虎聽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眼生烟，抖動手中渾鐵鑿鋼戈，厲聲喝道：惡賊，休得誇口，我與你主前日無仇，往日無冤，爲什麼用亂箭把我弟射死，我爲弟報仇，有什麼忘恩負義！說時挺戈迎面刺來，斂陽舉矛架過，只當虎是無能之輩，僅用得五六分功勁，竟然擋不開，方知陽虎身大力不虧，不敢輕視，用足十分功勁，架開鑿鋼戈，圈馬再打照面，兩人在廣地上廝殺起來。戈來矛擋，矛去戈迎，一個是久戰沙場的上將，一個是有力如虎的蠻子，正是棋逢敵手，打了七八十個照面，依舊不分上下。霍地一聲吶喊，又來了一隊人馬，原來是子路受了孔子的密命，同苦越帶領一隊季氏家兵趕來，子路在前，望見子夏爲定公御

車，停在後邊觀戰，宮中的甲兵，正在和公斂陽部下混戰，並見陽虎十分驍勇，斂陽一時殊難取勝，想起孔子密授的妙計，就依計而行，先向子夏打過招呼，方在馬背上高聲喊道：陽虎快要敗了。君上身分何等尊重，豈可身臨戰地，此時不走，還待何時！子夏連忙帶轉馬頭，喊道：衛士們護駕還宮，一班衛士，如奉救命，一律後退，保着君駕，向西取道還宮。這時陽虎瞧見苦越袖手作壁上觀，自知無人援助，不免心慌，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緩日厚集兵力再來報仇，不爲晚咧！轉念之間，虛幌一戈，撥轉馬頭，奪路落荒而逃，斂陽並不追趕，向亂黨喝道：你們都是本國的壯丁，何苦助賊謀反，自取殺身之禍，速把軍器丟掉，饒你們一死，數百名亂黨一律解甲棄兵刃，四散而逃，有一部份伏地乞降，斂陽收爲己用，收隊入柵，見過無忌和季斯，這時火已救息，子路苦越同來見過季斯，無忌收隊點名，三百壯勇只贖一百九十人，發聲

長嘆道：惡賊陽虎無端造反，害死了許多人命，放他逃去，天理難容，斂陽你爲什麼不傷他性命呢？斂陽答道：虎賊實力很大，戰法也頗精明，纔能戰鬪八九十合，他始逃去，窮寇莫追，古有明訓，所以放他一條生路。季斯恨聲說道：不殺此獠，孟氏季氏永無寧日，現在只怕他入城劫奪車駕，如之奈何？斂陽說道：他好是漏網之魚，安敢入城劫駕呢？季斯說道：就算他不敢劫駕，不過放他逃往他方，也是心腹之患，大夫須派人打聽，得悉他逃避的所在，速來報告，以便斬草除根，免得再遣後患！斂陽說道：此賊的居心，險惡已極，身受相國兩代厚恩，尙且要反叛，現在已成不共戴天之仇，只怕他逃往與魯有隙的大國，便足爲後患了。要知陽虎逃往何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仲由率兵駐費邑 陽虎行詐奪謹揚

且說季斯聽了公斂陽的話，說道：「吾也恐這惡賊逃往齊晉等國，足爲心腹之患，還是大夫從速追而殺之，吾有一匹千里馬，借你跨着追趕如何？」斂陽答道：「祇見他落荒而逃，東西南北，不知他向那一方逃生，簡直無法追趕。」子路攙言道：「惡賊此時決不會出國，只怕他逃往相國宗邑，飽掠些賦稅珠玉，然後逃往他國，以作進見之禮。」無忌說道：「是啊！我們還是入朝去，召孔大司空共商善後吧。」接着吩咐林楚備車。公斂陽說道：「吾有職守，且怕陽虎先吾入成，劫掠急欲回去咧。」說罷告辭先行，無忌同季斯登車入城，逕至朝堂等候，派子路帶隊回轉，駕車去迎接孔子入朝。孔子接得子路報告，曉得陽虎已經戰敗逃亡，就命子路御車入朝，與季孟二氏相見，先向季斯說道：「相國受驚了。」季斯答道：

斯自覺愧對無忌，用個惡賊陽虎，忘恩造亂，累及無忌，死亡壯士一百二十多人，新宅被賊用火攻，燒壞一部分，這都是斯治國不嚴，養成今日的大亂，孟氏的損失，應該由我賠償。無忌說道：我們的損失，不成問題，最要緊惡賊未除，不知大司空有無斬草除根，撲殺惡賊的辦法麼？孔子答道：陽虎不曾被亂箭射死，此獠惡貫未滿，足爲後患。現在最要緊的相國速派心腹帶甲兵趕往費邑，名爲助守，實爲監視。公山不狃，不許他容留叛賊；還有郈邑公若貌處，當由州仇派人前去知照，不可以收留陽虎。一面派人四出探聽陽虎逃往何方，誰先得着消息，到相國府報信，賞銀二百兩，此事宜速行。於是三家各派三人分往各處探聽，既有賞銀，自然人人出力探聽。當下季斯向子路說道：費邑只好你去監視，要帶多少人同往，容你自去挑選吧。子路便向孔子問道：夫子以爲由去得麼？孔子說道：你去也好。現在陽虎好似一隻喪家犬，看見門戶就要奔入，

看見生人就要亂咬，你須多帶甲兵隨身護衛，倘然狹路相逢，務須當心。子路就退去挑選二百名精通戰術的季氏家兵，以苦越爲副，依孔子吩咐，當日就動身趕往費邑，暫攔一邊。且說陽虎在曲阜南門戰敗逃奔，急急如喪家之犬，時時後顧，有無追騎，落荒奔逃了一程，不見有人追來，纔扣緊絲韁，緩緩前行，一邊轉念逃到那裏去呢？奔齊奔晉，苦得子然一身，毫無進見重禮，誰肯收容我這個叛主的亂賊，祇可就三家宗邑中擇一暫避。那末成邑郕邑的邑宰，都與我反對，若去投奔，分明是自投羅網。祇有費邑宰公山不狃，是我所荐舉，素有交情，並且他也懷野心，祇爲他要挾吾須以季氏上卿之位讓他，所以此次不會邀他同謀起事。現在捨此別無去處，祇有到費邑去暫避幾天，能够誘勸不狃同奔齊國，以費邑獻給齊君，費是魯國最大最富饒的地方，有這份厚禮奉獻，必蒙優待。打定主意，認明往費邑的路徑，一路策馬前行，不走大道，避人

耳目，由小路穿過蒙陰山及東蒙山，便是費邑地界，趕到費城，正值傍晚時候，逕入衙署，請見不狃。不狃剛正接到陽虎謀叛的消息，所以見面就問道：大夫爲什麼全身戎裝，傍晚到這裏呢？陽虎長嘆道：完了完了！我已弄得弟亡家破，無處安身，特來向大夫托庇，并請助我一臂之力。接着把謀叛戰敗的經過，詳細說明。末了說道：虎好似喪家犬，全仗大夫不忘從前交誼，代虎想一善後良謀。不狃答道：茲事體大，不狃竟一籌莫展，因爲與兄交誼素厚，故敢直言相告。陽虎說道：從前大夫欲奪季氏上卿之位，趁此曲阜人心未定，大夫何不率領費邑守兵，連夜進攻曲阜，虎願充先鋒，以死力相拚，此乃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豈可輕輕放過！不狃說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兄因爲鹵莽從事，以致半日間弄得無家可歸，難道叫不狃去蹈兄的覆轍不成？不狃雖庸愚，不敢從命。陽虎聽出他語氣不肯背叛季氏，只怕他半夜裏將自己捆縛，解送季氏，可得厚

賞，頓覺不寒而慄。沒精打彩的答道：足見大夫老成持重；但是虎已成釜底游魚，早晚要供人烹食，於其被仇人擒獻領賞，還是請大夫囚虎送往季氏，必可獲上賞，虎死而無怨，但求保留家產，使妻兒得免飢寒，死也瞑目咧！不狃說道：吾兄何出此言，老實說，奪取季氏的政權，不狃早有此心，不過冒昧從事，必蹈吾兄的覆轍，不敢從命，必須養精蓄銳，待時而動，方能成功。至於囚兄請賞，這種狗彘行爲，不狃不願爲，請安心暫居署中，共商善後。陽虎纔敢留住，不料第二天子路帶着兵隊來監視，不狃接入客廳中坐定，子路劈口問道：陽虎謀叛敗逃，大夫諒已得報，虎若來投，執縛獻諸相國，並望大夫派人探明陽虎匿跡所在，告由，以便率隊追擒，杜絕後患。不狃轉念，現在縛虎以獻，天下人要批評我不義，還是將他放走了，以全友誼。轉念之間，就答道：不狃剛纔得報，陽虎於昨日上午叛主，攻打孟氏新室，失敗逃亡，尙未到此，好得大駕先來，虎若來投，

如魚入網，可以束手就縛，來朝當派人四出打聽，得有消息，立即稟報。接着吩咐設席款待，說罷，推說更衣，走入內室，向陽虎說道：相國防我容留你，特派仲由帶着衛兵來監視。你不能够在此存身，趁此黑夜，逃奔別處去罷。陽虎皺着眉頭說道：費人大半認得我的，只怕半路被人拿住，還怕城門守卒不容出城，如之奈何？不狃答道：派人送你出城便了，接着命僕陳德護送，並向他使了一個眼色。陳德引導陽虎從便門走出，陽虎垂頭喪氣，跟着陳德一路步行出東門，陽虎止步說道：黑夜裏不辨東西南北，叫我望那裏走，還是向客店中耽擱一宵，等待天明趕路吧。陳德答道：是呀！待我送你去安歇。說罷，引陽虎至就近客店中投宿，虎一天沒有吃東西，這時飢腸轆轆，即喚店家拿酒菜來，留陳德同飲，並向德問道：由此東去，可有繁華城市麼？陳德答道：東去便是譙陽關，那是商賈交易的所在，比這裏還要熱鬧咧。陽虎聽得譙陽關，曉得也是季氏

的私產，出息與費邑相等，打算到關上去飽掠咧！當下向陳德說道：我竟然糊塗得方向都認不清，謹陽是我常常去催繳關稅的呀。陳德問道：來朝莫非想到謹陽去麼？陽虎答道：東行謹陽是必經之路，你回去不要告稟主人啊！陳德唯唯答應，告別回城。他是不狃的心腹，怎肯不直說，不狃聽說陽虎將往謹陽關，離此不遠，自己難脫嫌疑，且到來朝報告仲由，等他去拿捉。當晚子路和苦越都在署中安歇。再說陽虎心亂如麻，一夜沒有穩睡，等到天色明亮，就起身盥漱，付過膳宿費，懊悔昨晚不曾把坐騎帶來，只好雇坐牲口，一路取道，逕至謹陽關。關員師亮原來相熟的，虎打發過代步，入見師亮，師亮尙未曉得他叛謀敗逃，所以很恭敬的接入關中，分賓主坐定。陽虎轉念他還沒有曉得我敗逃到此，我正好用詐術，奪取此關的權利。打定主意，就向師亮說道：虎奉相國便宜行事的命令，到此催繳秋冬兩季賦稅，嚴限隨到隨繳，以應軍需急用，不

得延緩。師亮答道：時在孟秋，本季賦稅正在起徵時候，一時無法借繳，懇祈代稟相國，寬限三個月，措繳兩季賦稅。陽虎假意冷笑道：相國說你是無能之輩，毫無理財幹才，命虎權代你的職務，以便繳取賦稅。接着喝令役卒，把師亮拿下，拘禁監獄。師亮待役卒，素來刻薄嚴厲，故役卒都和他不甚和洽；且知虎爲季氏信用的家臣，所以齊聲應命，不容師亮分辨，竟半拖半推帶往監中拘禁。陽虎傳命保管檔案的關吏，把徵收田賦關稅的重要底冊，一律送閱。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子路奮勇追賊臣 陽虎放火劫關稅

且說陽虎使用詐術，把關員師亮拘禁，傳齊一班書吏役卒，按冊點名，論話他們照舊供職。本委員賞罰嚴明，辦公勤慎的，陞職加薪，玩忽公事的，輕則開除，重則嚴辦。關吏成重，與陽虎原係素識，虎即陞用爲管卷書吏，命他把重要的徵收賦稅底冊，一律檢出送閱，又命一班役卒道：現在寇盜衆多，到處冒充官員，逢關搶劫，遇邑掠奪，這裏防禦寇盜的弓箭戈矛，共有多少？役卒答道：弓箭沒有，十幾件軍器，都是鏽舊沒中用的了。陽虎說道：師亮糊塗已極，防寇軍器不設備，倘遇寇盜來犯關，怎樣對付？難道溜逃奉讓不成？役卒答道：謹陽祇有萊門一帶爲最繁盛，商舖林立，所以萊門設有活絡的千斤閘板，遇有寇警，放下閘板，寇盜不能攻入了。陽虎卽令守卒每十人爲一隊，往萊門一帶巡

邏，閱半日更換，見有冒充軍旅的寇盜，火速前來報告，並先放下闌板擋住。役卒應命退去。虎卽鵲巢鳩占，居在關署中，檢點徵起的賦稅，祇有二千多兩，自知在此不能久待，便命成重召集各行商主人，陽虎詐稱相國急欲籌餉練兵，向各行商預借兩季稅銀。說之再三，各行商始允合力共措一千兩稅銀。陽虎限以當日繳齊，剛正收，霍地守關役卒來報：有一股寇盜，從費邑方面來撲萊門，虧得放下千斤闌板擋住，寇盜匿居關外商店，並不搶劫，也不攻關，特來請令定奪。陽虎心中明知必是子路，口內只說是寇盜，便令役卒帶出師亮，駕車用的一匹黑馬，他就走到署門口，飛身上馬，帶着幾個役卒，親至關門防守。來的確是子路，今日早起，子路在費邑衙署中，一個衛兵忽向他密報道：目睹陽虎的坐騎現在後面廐中，虎必然也在這裏。話聲未絕，恰巧公山不狃走來，子路就向他追問道：虎賊的坐騎，現在後廐中，快快將虎捆縛交出。不狃答道：虎

昨日到此，不狃與他是舊交，此缺也是他荐舉的，若是貪功將他擒縛，天下人都要唾棄我的不仁不義。爲保全私誼計，昨夜將他放走，一面派人暗中監視，現在得報虎已逃往讎陽關，離此不過四十里，大夫速去追拿，諒來不會遠去哩！子路說道：大夫這種公私兩全的辦法，由很表同情，不過虎賊有力如虎，戰法精通，成邑大夫只能與他打個平手，由自知非他敵手，只好先往圍住讎陽，煩勞大夫速派兩人飛馬分往成邑郟邑討救，請斂陽若貌馬上赴援，不得延悞。不狃立地指派兩人，跨馬趕往成邑郟邑請援，子路卽同苦越帶隊急急趕至讎陽東門，向關上守卒說：請關員出見。守卒悞聽陽虎之言，當子路是寇盜，放下千斤閘板，置之不理。子路傳令部下分守兩處關門，但捉陽虎莫驚百姓。旋見陽虎在關廂上防守，傳令部下高喊獻出亂賊陽虎，與關員無干。連喊數十聲，關上置之不理，只是用紙包石灰石子等向下亂擲，子路命衛兵暫避民

房，等待援兵到齊，合力攻關，免被虎賊再行脫逃。無如兩處援兵，相去路程頗遠，一時不見到來。陽虎何等機警，早已料到子路必是待援合力進攻，自知雙拳難敵四手，好得投奔他國的進身厚禮，已經劫奪到手，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只怕走出關廂，被敵兵圍住，不得脫身，祇有使用刀計，方可脫逃。於是密令兩個役卒，身藏硫磺烟硝，用繩垂下至關外，背着人潛至萊門外放火。一霎時四處民房起火，火光燭天，人聲鼎沸，子路督率兵卒同民衆合力灌水救火，陽虎趁此機會，趕回署中把劫得的田賦底冊和稅銀，打成一包，背上肩頭，扮作商人模樣，命成重引至東關，啓門而出，對成重推說趕往費邑討救去的。成重信以為真，故命守關吏啟門放走，就此一去不回。先說子路同部下將火撲滅，正遇公斂陽公若貌各帶馬兵一隊趕到，子路即同兩人合力攻關，高喊獻出陽虎。那成重認得斂陽是成邑大夫，決不會幫助盜匪的。覺悟陽虎來去匆匆，必

然闖了潑天大禍。想到這裏，急急奔到監獄中，請出關員師亮，把陽虎溜逃的經過，和成邑大夫在關下聲明要拿亂賊陽虎的話，略說了一遍。師亮急急奔至萊門，吩咐吊起闌板，迎接子路、公斂陽等入關。子路一邊走，一邊問道：亂賊陽虎可在關中麼？師亮答道：惡賊已由東門扮作商人溜逃咧。子路頓足道：怎麼你們將他放走呢？師亮答道：我已被他詐稱奉相國命，說吾無能，拘禁監獄，這時纔由書吏將我從獄放出，方知虎已經劫取了稅銀和田賦底冊脫逃了。子路聽說，氣得目瞪口呆，止步不前。斂陽說道：且到關中商量追拿方法，常言道：身長六尺，天下難藏，總捉得住的。子路一壁長嘆，一壁移步同至關署，師亮讓入客廳中分賓主坐定，子路卽向師亮問道：虎是叛主造反的亂賊，怎麼你會被他拘禁，再會被他劫取稅銀賦冊而逃。本則他已成涸鮒，容易就擒，現在好比涸鮒得着了大水，可以游入江海，那裏捉得着呢！師亮就把自己被

拘禁，陽虎用計劫取稅銀的經過，細說一遍。斂陽攙言道：「惡賊帶着田賦徵收底冊脫逃，必定逃往齊國去的，將謹陽關獻給齊君，有這份重禮，齊景公必然報以官職；而且齊國不久要出兵伐魯，奪取謹陽之田，後患不堪設想咧！師亮說道：「大夫何不分兵追趕，賊是步行，去此不遠，諒來還追得着咧。」斂陽說道：「東西南北，道路紛歧，越是步行，越難辨識，無從追問他的去處；況且相去不遠，便是齊國的邊境，我國的兵隊，是不能越界追拿寇盜的，追也徒然！」子路說道：「事情越弄越糟，好比縱虎歸山，那裏去追捕呢！祇有回朝去請吾們孔大司空設法，使齊君不肯收留這忘恩負義的亂賊。」斂陽說道：「是啊！我們連夜要趕回去咧！預防虎賊乘虛擾亂我們的守地。」若貌說道：「吾也早計及此，所以火把都帶來的。」師亮不及留飯，急速整備乾點心，送給兩隊兵士充飢回轉，不在話下。子路因為回轉曲阜，路程遙遠，就在謹陽進膳留宿，師亮竭誠招待。來朝留過早

飯，恭送子路到關外，方纔回關理事。子路和苦越帶隊回轉曲阜，逕歸季氏復命，正遇孔子無忌都在季氏宅中候聽消息，孔子見子路沒精打彩的走上堂來，就發言問道：由，虎賊追着沒有？子路答道：兩次追着，仍舊被他脫逃，現在逃往齊國去了。惟有夫子大力，可使齊君不收這個亂賊。接着把陽虎行詐劫奪讎陽關稅銀賦冊，放火脫逃的經過詳述一遍。季斯聽罷，恨聲說道：該死的亂賊，還敢劫取讎陽田賦底冊逃亡，必然投奔齊國，獻讎陽田賦以作進身厚禮。可惡已極！接着向孔子說道：夫子與齊相晏嬰素有交誼，請速函知晏相國請他執縛陽虎送來，當以黃金百鎰，白璧十雙相謝。孔子說道：晏嬰若貪厚禮，必收陽虎，因為讎陽田賦，足值黃金數萬鎰啦！不如托鮑國、高昭子、高鮑俱屬齊國重臣，俱是正直無私的賢大夫，頗得齊君信用，托他二人，縛虎送來，雖然辦不到，決不會收留陽虎的。季斯問道：縛虎送歸，爲什麼辦不到呢？孔子答道：這

是春秋時代的公例，各國都有罪臣互相托庇，合則收容，不合則揮去，例不得執縛送還該國的。高鮑是賢大夫，豈肯冒此不韙呢！季斯說道：敢請夫子派人函知二氏，以速爲貴，遲恐齊君已經收容，無法挽救了。孔子唯唯稱善，立地寫就兩封書信，分給鮑國高昭子的，函中大意說：「陽虎乃是忘恩負義，叛主敗逃的賊子，盜劫陽田賦實徵冊，將投貴國奉獻以求托庇，請煩在貴國君相前力阻勿收此賊子，保全兩國的邦交戚誼。全仗一言九鼎，不獨丘之幸，魯國君臣民衆均被仁風也。」寫罷，遞給季斯看過，加封粘固。孔子說道：須派一有口才的送去，順便游說高鮑出力沮阻。季斯說道：再求能勝此任，命他去好麼？孔子答道：這次的送信人非比等閒，況且求爲虎賊所相識，殊不稱職。再求攬言道：子華口才出衆，尤擅酬應，並且與虎素昧生平，派他去定能勝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齊君納忠言拘囚亂賊
匡人受苛政謀殺逃臣

且說孔門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擅長交際，所以再求荐他使齊投書，孔子表示同意，即命人回去喚子華至面前，把兩封書信授他道：赤，專差你到齊國去，向鮑國高昭子投書，懇托他們力勸齊國君相拒絕陽貨投奔求助，祇爲陽貨劫奪了謹陽田賦實徵册逃亡，料他必作厚禮奉獻，齊君貪得無饜，只怕見了厚禮，捨不得拒絕陽貨，所以用你使齊，負起兩大責任：一是要兼程趕行，抄在陽貨前先到臨淄；二是要你游說高鮑竭力阻擋齊君不收留陽虎。子華唯應命。季斯說道：借一匹千里馬給你騎着趕路，不消半日，就可趕到臨淄，虎賊步行，諒來不會先到齊都。至於謹陽關若被虎賊獻給齊國，又要生出許多

麻煩，要你設法保留的。接着吩咐帶出畫眉駒。子華把書信藏在身邊，告辭退出，跨上畫眉駒，一路由大道向臨淄趕行。冉求便向季斯說道：子華有老母在堂，求代爲請給祿米。季斯向孔子問道：子華並無官職，祿米無定額，應該給多少呢！孔子答道：一釜够了。冉求說道：最小官吏每月的祿米，也不止一釜，未免太少吧？孔子說道：給他一庾够咧。冉求卽往倉庫中，派人送五秉祿米至子華家中。孔子等到回去的當兒，冉求奉命御車送歸，孔子向他問明給子華母五秉祿米，微笑說道：赤並非寒士，看他往齊時服飾華貴，好似翩翩公子；吾曉得君子只肯周濟窮困的，不願增多富足的，何苦要給他這許多祿米呢！冉求答道：子華家計不過中人產，季氏富堪敵國；此番沒收陽虎的家產，又多了幾十萬，他說虎賊的私產，原來是他的，現在天網恢恢，仍歸我有了。所以只有林楚領到賞銀千兩，求不會出力，當然無分，仲由的功勞，比之林楚有過之無不

及，因為他放走了陽虎，也沒有獎賞。子華並未受過他祿養，現在叫他趕往齊國投書，朝廷不差餓兵，何必要等吾代請了，還不肯慷慨撥給，要向夫子問給多少。如此鄙吝成性，賞罰不明，莫怪陽虎要叛亂。在他耗去八十斛粟，好比向大海之中，取了一杓水，無損毫末。在子華爲他馳驅遠道，拿他八十斛粟，也屬分所應得。若然替夫子投書，再加遠數千里，求也不替他母親請粟咧。孔子說道：鄙吝那是各人生就的性格；不過不貪兩個字，是吾同二三子應該遵守的。求你可曉得陽虎本爲季氏家臣長，權勢富厚，和季氏差不多；祇爲他貪得無饜，以致於弄到身敗名裂。你的際遇，和他如出一轍，應該拿他當作前車之鑒，豈可再去蹈他的覆轍呢！再求唯唯應命，御車送孔子還家，暫無書說。且說子華奉使到了齊國，先到高昭子家投書，昭子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子華說明奉夫子命投書，說時取出書信遞過，昭子接來剖封展開。上面寫道：

「魯自三家專政，卿大夫目無諸侯，家臣亦目無卿大夫，悖逆相仍，其來遠矣。而今季氏家臣陽虎，竟敢叛主倡亂，戰敗矣，猶敢盜劫譙陽田賦逃亡，料必來投貴國獻譙陽田以求托庇，不獨齊魯兩國又將失好，且恐魯國之內亂，將移轉於貴國。執事爲貴國重臣，當早爲之圖，力阻君相勿貪盜賊，容留亂賊，幸甚幸甚。鮑國老處亦有同辭書信囑托，願執事與彼合詞沮阻，收效較易也。伏維昭子執事亮察，孔丘頓首。」

昭子看罷書信，說道：「還有一封致鮑大夫信，請即交我，待我附言派人送去，囑托他忠言進諫，比我較爲有力。」子華依言取出書信置案頭，昭子立即書函加封，命人送往鮑國家中。然後向子華說道：「吾與你們夫子爲老友，通國皆知，若然君相悞聽讒言，收容陽虎，吾若諫阻，諸大夫都要說我依附孔丘，不如托鮑大夫進諫。一則他深得吾君信用，二則他與你們夫子訂交，少有人知，那末托

他諫阻，豈不是比我較爲有力嗎？說着款留膳宿。子華就遵命住下，等到了確實消息，回去覆命不提，恰巧陽虎也於是日趕到臨淄。他和齊大夫黎彌素來相識，所以逕到黎家，請見黎彌，先把自己戰敗情形，略說一遍，然後拿出謹陽田賦實徵冊，托黎彌進獻齊景公，求請收留，并借兵伐魯，另以千金爲黎彌壽，黎彌收過賦冊現金，一力承當。當晚下榻款留，來朝帶同陽貨入朝，留貨在朝房中候召，黎彌入朝，向景公奏道：「今有魯國亡臣陽貨，挾謹陽賦稅底冊來投，願主公收受召見，准許出兵伐魯，以收謹陽關爲齊有。」景公顧問羣臣道：「陽貨叛主來奔，借兵伐魯，收他則傷兩國邦交，不收受他則坐失唾手可得的謹陽田賦。寡人一時殊難決斷。」鮑國早已看過孔子的書信，當下首先發言道：「魯國方用孔丘爲大司空，季氏深相倚重，故能力平陽貨，不可輕敵。何不拘囚陽貨，將謹陽稅賦歸還魯國，以固兩國邦交，孔丘必然感激吾君。」景公素來敬重孔

子，當下聽了鮑國的忠諫，立即傳諭道：有魯國逃臣陽貨現在朝房，着即拿下，發往西鄙囚禁。四個值殿衛士手執繩索，來到朝房，出其不意，把陽貨手脚綑住，用車押往西鄙牢獄囚禁。景公即將謹陽田賦底冊交給鮑國，備文書送還魯國。高昭子退朝，把陽貨被囚的經過，告知子華，子華就謝別歸魯復命。再說陽貨被囚在西鄙牢獄中，想到費着許多辛苦，却得的田冊稅銀，一併拋入流水中，噬臍莫及，深恨黎彌不在齊君前力爭免囚。就寫書信，化小費，托獄卒送往黎彌處，求他在齊君前力求釋放。黎彌報以回書，只有「醉守夜遁」四字。陽貨剖封看過，如法泡製，當晚即出銀托守卒購買好酒好菜，和兩守卒對酒，兩守卒都是嗜好杯中物的，陽貨自己不飲，只是向他倆一杯復一杯的相敬，喝得兩守卒酩酊大醉，殘肴都不曾收拾去，就蹣跚地走入臥室中安睡去了。陽貨守了一回，側耳靜聽獄囚和獄卒，都已鼾聲迭作，深入睡鄉，他就悄悄地

走出獄門，好如驚弓鳥，漏網魚，在月光底下，辨不出東西南北，祇管踏月擇小路而行。走了一程，巧不過迎面來一輛轎車，就喚住車夫，要他連夜送到宋國邊境，論定車資，纔得乘這轎車，一路逃往宋國。次晨，西鄙獄卒見陽貨已經脫逃，急急飛報獄官，獄官入朝奏明，景公因爲不是要犯，不曾追拿，僅將兩守卒革除了事。陽貨逃到宋國邊境，開發轎車，另換驢車，逕抵宋都來見大司馬桓魋，本來有些交情的，見面之下，陽貨就將敗亡經過，詳細言明，桓魋聽了，安慰道：何不先到敝國，齊景公恐傷齊魯邦交，不容你托庇，應當揮諸境外，不該奪你進獻的譚陽田賦，囚你在西鄙呀！身爲國君，辦事不可以隨心所欲的，所以他雖有良相強兵，不能繼齊桓公以成霸業，就爲這個緣故吧！說着，留貨在家，他即入宮見宋景公道：今有臣故友陽貨，從魯來奔，臣素知他才幹出衆，有力如虎，像他這樣文武兼全的人才，當世不可多得；臣已許他收容，使居匡地，徵

收田賦，如果成績優良，再加擢用。景公準奏，桓魋回到家中，告知陽貨已得宋君許可，居匡徵收田賦，政績優良，陞任是很容易的。陽貨萬分感激，道謝而別，逕來匡地視事。他生性素來急躁，兼之急欲圖功，使用潑辣手段對付匡人，勒限催繳田賦，逾限加倍徵收，欠繳施以嚴刑，居在匡地不到半年，匡人已個個恨如切骨，合謀刺殺陽貨，以除苛政，陽貨得到了這個消息，就於半夜裏易服而逃，逕奔晉國。這時的晉國，由韓趙魏三家均分執政，趙鞅是趙盾的子孫，權勢最大，陽貨就托庇在趙鞅家中爲臣。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別土性開闢富源 陞司寇攝行政事

且說孔子既平陽貨之亂，專心大司空職務。那司空是職掌全國土地的，常言道：富藏於地，欲圖國家富強，首當整理全國地土，於是帶着子游子華原思子夏一班弟子，駕車遍游魯國全境，到處實驗地土的肥瘦，向來栽種土產的種類，并向各地居民詳察風俗習慣。考察既遍，回轉曲阜，把全魯土地，依着實驗所得的土性，分五等：一號山林，二號川澤，三號丘陵，四號墳衍，五號原隰。本來魯境多山，所以山林之地居首，不過山地不能栽種農作物，只能種植木材桑樹，及梨、棗、栗等各種菓樹。川澤之地，就是黃河黃海流域等水區，近海的取海水煮鹽，近黃河的開闢魚池，池塘等，養魚種藕芡的各種水田植木。丘陵之地，是稍高於平地的土地，栽種黍稷高粱等各種植物。墳衍之地，專指墳

墓上餘地而言，祇可栽種松、竹、桑、榆，并各種菓樹。原隰之地，就是平原低濕，未曾懇植的荒地，召民開墾，栽種相宜的農作物。這樣的整理，使全魯無一寸荒地，工作既繁，全國也無一游民，百姓收拾增多，國家的賦稅自然也會增多，不過增多的盡入了三家的私囊，魯君依然無款使用。一日，孔子被季斯請到家裏，商議國政，正遇定公使內侍來，向季氏告借銀兩，以濟需用。季斯便命冉求如數借給。孔子說道：君取於臣，無所謂借，公宮中一切開支，相國理該提前送去，莫使宮中有庫空如洗的日子，這是相國應負的責任。季斯唯唯稱善，即命冉求將本年度公宮中用度，一起送往宮中，不在話下。再說季斯向孔子說道：昭公出亡齊國，早已死於乾侯，昭公夫人吳孟子，新近死了，合葬於墓道之南，因是出亡之君，不近祖墓，以示貶意。不料國中耆老，都議論的不是，說什麼子彭父惡，敢請夫子明白解釋。孔子答道：昭公出亡，確爲令先君所逼走，死後，相

國又不許合葬於祖墓，分明令先君逐君的罪惡，永遠留存不滅的了，豈非子彰父惡呢！季斯問道：墓土已封，沒來由未便改葬，有無別法，掩滅先嚴的罪惡呢？孔子說道：很容易的。祇須將墓道向南放寬改築，把昭公墓合併祖墓，也歸入墓道中，本來貶君便是昭彰不臣之罪，現在將昭墓合連祖墓，令先君不臣之跡，就得掩沒無痕跡了。季斯謝道：幸得指教，掩沒我們父子二人的罪惡，敢不惟命是聽。當下就派冉求去督工改築，不在話下。季斯深感孔子情誼，即入宮向定公說道：升孔子爲大司寇。司寇職掌全國刑戮，權柄很大，孔子接奉朝旨，即日交卸舊任，赴新任視事，笑容可掬，門下弟子齊去道賀，孔子特設盛筵，很快活的招待。子路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看見夫子面現喜色，忍不住啟口問道：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現在夫子升任快樂，爲的是什麼呢？孔子答道：是啊！古人確有這句話的。但是我的快樂，也就是古人說的：「君子樂以貴

下人呀！」子路問道：「什麼叫做樂以貴下人？」孔子答道：「喜得高貴的權位，可以向在下的人勸善懲惡了。我既掌刑戮之權，也可以向魯人勸善懲惡，豈不是一樁樂事呢？」子路不再多言，與一班同門弟子入席宴會，盡歡而散。時在魯定公十年。且說齊景公因爲拘囚陽虎於西鄙，脫逃後猶恐孔子怪他納叛，特地派使送書給魯定公，說明陽虎從西鄙獄中脫逃奔宋，并約定公於魯齊交界夾谷山前爲乘車之會，以通兩國的情好，永息干戈。齊使奉命至魯，先來請見相國季斯延見，問明來意，卽偕齊使入朝謁見定公，呈上齊侯書信。定公披閱一過，向齊使說道：「齊侯的盛意，寡人知道了，明日有覆書交貴使帶回覆命。接着命敬叔招待齊使至館舍中暫住。等到退朝，卽召季斯、仲孫無忌、叔孫輒等三家重臣，入宮商議。定公首先說道：「齊侯來書相約寡人赴夾谷山前，作乘車之會，修兩國之好，究竟該去不該去，寡人一時殊難決斷，請卿等測度利害，公

同決定，然後具書回答。無忌說道：齊相晏嬰善行詐術，此會未必是好意，不可輕往，還是拒絕爲妙。季斯說道：齊國幾次加兵於我，現既來書約會修好，豈可拒絕他呢！叔孫輒說道：相國的話不錯啊！不過齊侯訓練兵車，常想稱霸中原，繼續齊桓的霸業，只怕臨時使詐要盟，逼我主公認他爲盟主；魯爲大國，既已列盟，以外小國不難傳檄而定了。定公說道：寡人也就是怕他要盟，拒絕猶覺不近人情，答應赴約，誰能勝這保駕的重任呢？叔孫輒說道：諸侯會盟，由相國贊禮，這是春秋定例，保駕當然責諸相國，非他人所得越俎代謀的。季斯說道：此會非斯所能勝任，還是另選賢能，免悞大事。無忌說道：大司寇孔丘，足智多謀，並且是齊國君相素來敬服的，能負保駕全責，不過名位不相稱，奈何？季斯說道：孔丘確能勝任，至於名位不相稱，容易解決的，待臣暫行辭去相事，由大司寇兼攝相事，然後保駕赴會，便覺名正言順了。會議既定，即召孔子入宮，定

公把議決情形略說一遍，然後命孔子暫時兼攝相事，以便屆期同赴夾谷相禮會盟。孔子答道：君命不敢畏難推辭，臣當勉力奉行。當下由孔子擬具復書云：「君侯有意修好，寡人極表歡迎，自當準期赴會，親聽教益，敬復。」即派內侍送交齊使，次日帶回復命不提。宮中會議散後，定公留孔子同三氏宴飲暢談。孔子雖然在進食時不講話，在飲酒時也和人且飲且談，酒量雖然甚大，卻不肯過量多飲的。當下，定公在席上向孔子問道：齊侯來書上，爲什麼寫着乘車之會四字呢？孔子答道：這個乃是師法齊桓公，不用兵車會盟的遺意。蒞會只帶乘坐的車馬，不能夠帶兵車的。仲孫無忌攬言問道：這樣說來，這次會盟，由夫子保駕前往，用不着兵車護從的了。孔子說道：彼一時，此一時，管仲相桓公九次與諸侯會盟，卻是大家不帶兵車的，不過現在齊相晏嬰善行詐術，非管仲可比，來書不可盡信，況且有文事必有武備，文武不可相離，從前宋襄公

與楚會盟於孟，約定不用兵車的，不料臨時楚國伏甲要盟，殺得宋襄公一敗塗地，前車可鑒，豈可以去蹈他的覆轍呢！孔丘既奉君命，自當帶兵前往，以防不測。現在相隔尙有多月，不容多談漏洩的。定公說道：是啊！寡人以全權相委，願卿早爲設備。孔子請設左右司馬，先期訓練兵車，以備屆時保駕赴會。等到席散，即由定公委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樂頎爲左司馬，命二人加緊訓練兵車，候命出發。光陰很快的過去，相離盟會日期只有一日了。孔子保護定公駕車登程，前往夾谷赴會，命申句須樂頎各帶兵車五百乘，遠遠隨行，又命勇將茲無還帶精兵三百乘護駕。行抵夾谷，孔子保護着定公逕投入預備的幕舍中休息，茲無還隨侍左右，兵車離會所五里下寨，左右司馬的千乘兵車離十里下寨，中間密派連環哨探，臨時發生意外，一千三百乘兵車，立時可以趕到會所援救的。且說齊景公居於發起人地位，所以先到夾谷，帶着相國晏嬰，大

夫黎彌，設立壇位，祇築土階三層，規模簡略，齊侯幕設壇右，魯侯幕設壇左，所帶兵衛甚盛，都在幕後下寨，孔子得報，亦即命左右司馬率兵至幕後紮住浮營。齊大夫黎彌頗得齊侯寵倖，那晚，景公正在幕中休息，黎彌忽入寢幕中叩見。要知黎彌有何密計進獻，且待下回分解。

大字足本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本書依照古本木版，以大號鉛字排印，註解完全，逐篇由吳敬暉先生譯為白話，附印在每篇正文之後，異常醒目，與市售節本不同，購者請認明本局出版庶不致誤。

▲四厚冊一套 實售洋四角四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四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相禮取威
責黎彌齊君歸田謝過

且說齊景公正擬安睡，忽見黎彌至前叩見。就啟口問道：「卿深夜來此，有什麼重大事情？」黎彌奏道：「齊魯雖有甥舅故誼，宿仇固結未解，現在只爲孔丘是名聞天下的聖賢，用事於魯，預防他設計害齊，以報國仇，故有這次盟會。臣知孔丘能文不能武，知禮不知勇，不曾習過兵法，不懂臨陣戰伐之事，主公何不於明日會盟終了以後，請奏四方之樂供娛樂，臣卽命萊夷率少壯三百人，假扮樂工，鼓噪登壇，拿住魯侯與孔丘；臣在壇下統率兵車，殺退魯軍。那時魯侯孔丘的生命，都懸在吾手中，可憑主公任意處分，不怕魯君臣不屈伏，一舉手卽能服魯，這種好機會，豈容輕輕放過呢！」景公說道：「你的計謀很好，不過茲

事體大，當與相國商議定奪。黎彌奏道：相國與孔某素有交誼，與他商議，必然阻擋，好計謀付諸流水，豈不可惜！臣請獨負全責。景公說道：願卿仔細從事；若然鹵莽失敗，威信攸關，不是兒戲的。黎彌應命退出，即去密囑萊兵來朝，假扮樂工行事，又去軍中傳令，來朝候令，遂退魯軍。這叫做庸人自擾，空忙碌了半夜。等到天明，紅日高昇，執事官啟請兩君登壇會盟。齊侯由晏嬰爲相，導君至壇下右邊恭立，魯侯由孔子爲相，引君至壇下左邊恭立，孔子向晏嬰相對作揖，各從國君由土階走上會壇，兩相引兩君相對行禮，由晏嬰聲敍齊魯始封祖周公旦、太公望的遺澤，兩君自當永修舊好，化干戈玉帛，永息爭端，莫負今日夾谷會盟之盛典，說罷，舉行獻酬玉帛之禮，既畢，兩相各導其主歸座稍息。景公說道：寡人有四方樂工，能奏各方夷樂，願與君侯共觀取樂。接着命宣萊人上壇奏樂，一聲令下，壇下鼓聲大噪，三百名萊夷人，雜執旂旄羽被，矛戟

劍楯，蜂擁上壇，口中呼哨不絕，定公急得面如紙灰，孔子面不改色，趨立齊侯面前，高聲說道：今日兩君爲好會，循行中國之禮，何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揮退。晏嬰立在景公旁邊，尙不知是黎彌的密計，卽向景公奏道：仲尼所請，乃是正禮，兩君修好會盟，當然不容萊夷登壇奏樂的。景公羞容滿面，急急揮手令萊人退下壇去。黎彌正伏在壇下，等候萊人動手，他便好殺上壇來助威；及見萊人退下，惱羞成怒，一計不成，又想一計，乃向齊國樂工密囑道：兩君讌會席上，召你們奏樂，要歌敝筍之詩，我這裏有重賞。齊樂工唯唯應命。黎彌走上壇來，齊魯兩君正在讌會，卽向景公奏道：請奏國樂爲兩君壽。景公說道：國樂非夷樂，可速召樂工奏來。黎彌奉命召樂工上壇奏樂。祇見一班倡優侏儒，約莫二十多人，裝男扮女，一湧登壇，跳的跳，舞的舞，口中歌着敝筍之詩，演出淫靡醜態，看得孔子怒髮冲冠，一手按着佩劍，張目注視景公，厲聲說道：匹夫戲諸

侯，該當死罪，請齊司馬執法行刑。景公置若不聞，倡優戲笑如故。孔子又道：兩國既然修好如兄弟，魯國的司馬在壇坫之間，可代齊司馬執法的，接着向壇下高聲喚道：魯司馬申句須樂頎速速上壇。二將聞命，掣劍在手，飛步上壇，拿住兩名倡優領班，揮劍斬首，餘衆向壇下奔逃，齊景公駭得不作一聲。孔子向晏嬰說道：會盟禮成，兩君可以下壇歸國了。說罷，扶定公由階下壇。黎彌本想率兵截擊，今見孔子威儀可怕，且見申樂茲三勇將護從魯侯，且有大隊兵車紮在幕後，嚇得他不敢出頭。景公歸幕後，立刻召黎彌至前，厲聲斥責道：做臣子的應該匡君以正，孔丘不愧稱謂聖人，他相魯侯，舉動皆合春秋禮法；偏有你這不識時務的，妄想壇坫之間，行詐要盟，用萊夷登壇，使寡人蒙重夷輕夏的譏誚，你何得再囑樂工歌什麼敝筓之詩，全不思量此詩是我先君的污點呀！畫虎不成反類犬，寡人本欲與魯修好，如今反爾成仇，都是你弄巧成

拙，知罪麼？黎彌惟有伏地請罪，無言可答，景公厲聲斥退，即召晏嬰至前，黎彌原是晏嬰所舉荐的，所以未加論罪。景公長嘆道：寡人本欲與魯修好，萬不料會弄到這般地步，不知相國有沒有轉圜的方法呢？晏嬰奏道：臣聞小人自知冒犯了他人，當用謙辭謝過；君子自知冒犯了他人，當取奪得的不義之財，歸還謝過。魯有汶陽田三處，質於吾國，第一處是鮑叔戰勝了魯莊公奪取的；第二處是魯昭公奔齊後，索來供應昭公的；第三處的地名龜陰，是先君桓公仗晉力索來的。桓公在生時，魯大夫曹沫仗劍劫盟，當時桓公許以第一處汶陽田還魯，旋因魯弱齊強，該處田賦，仍歸齊有，因此兩國仇結不解，主公果真與魯修好，乘這會盟之日，即以三處田地，還魯以謝過，魯君臣必然快慰，願與主公固結邦交了。景公含着笑容答應，即命晏嬰繕就歸田文書，由晏嬰親送到魯侯幕中，孔子以上賓禮接待，接閱文書，與晏嬰約定派員接收的日期與地

點，晏嬰辭歸，兩君起駕各自還朝。時在周敬王二十四年。孔子護駕還宮，向定公奏問道：今擬派員收還三處汶陽田，這種田地，原本是公家的，當然由主公派大夫接收；若然原屬三家賜產，似未便奪歸公有。定公說道：汶陽一帶的田地，還是先君僖公念季友有大功於魯，一起賜給季友的，現在季斯並無過失，當然不可以奪爲公有，由他派家臣接收便了。接着說道：此次盟會，賴卿事前設備周密，臨時秉禮力爭，威震壇坫，使寡人化險爲夷，光榮一時，那齊侯竟被卿嚇得歸田修好，實出寡人意料之外。論功行賞，還來的三處汶陽田，與季氏無涉，寡人作主，賜卿爲祿田，卿勿推辭。孔子奏道：人臣相君盟會，不爲強權所屈服，這是相禮者應盡的職務，無所謂功，更說不到賜田。臣想勸季氏退還主公，以抵宮申用度，諒情肯聽臣言的。定公說道：原是季氏賜田，仍還季氏，但願他莫再任意築城圈地，公家已覺受益多多了！孔子說道：古制，卿大夫家中不

藏甲兵，賜邑沒有三丈高的城牆。現在三家不遵古制，任意築城，臣請命拆除之。定公說道：且作緩圖，欲速恐怕三家不依。孔子道：謹遵君命，臣當等待機會，進忠告使三家自願墮城。說罷，退出公宮，來訪季氏，季斯滿面春風，殷勤接入，分賓主坐定。季斯拱手稱謝道：三處汝陽田，皆是先君僖公賜給先祖的，被齊所奪已閱多年了，現在仰仗夫子威震壇坫，齊侯竟肯全數歸還，飲水思源，全屬夫子的權威，理當給夫子爲祿田，望勿推辭。孔子微笑道：君臣之言，如出一口，定公已經向丘說過，丘已力辭，要知人臣要有戡亂定國，除奸立君等大功，纔能受賜祿田及封邑。至於相君盟會，能够不被強權所屈服，這是相禮者應盡的職責，無功可言，更說不到賜田。該田本屬令先祖的食邑，物歸原主，理所當然，請派再求赴寇陰地方，與齊大夫會晤接收吧。季斯心感道謝，等到孔子去後，即命再求赴寇陰接收，即日於寇陰趕築一座城池，題名謝城，以誌感謝。

孔子力爭收回的功勞。一日，孔子朝罷退出，季斯相邀至家便酌，季斯在席上說道：賊臣陽貨得仗夫子大力，驅逐出國，現在費邑宰公山不狃，又具野心，若不早圖翦除，只恐他暗通陽貨借晉兵以伐魯，全仗夫子設計剋制他。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
識字
辨正

字通

(辨字必讀)

本書內容分形體相似諸字，同音異用諸字，通假互用諸字，一字數用諸字，世俗誤寫諸字，得此一書，可免誤寫誤讀之病。

▲實售洋二角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四十九回 戕野心定議隳私城 聽唆使戕官奪邑宰

且說孔子聽得季斯說及費邑宰公山不狃具有野心，商量設計剋制。暗想趁此機會，可以把三家的私邑城垣，一律拆除了。當下向季斯回答道：古制，卿大夫不藏兵甲，不築百雉的城垣，使邑宰無所據以爲亂，現在費城過百雉，城內且藏有兵甲，適足以啓邑宰的野心，現在惟有把三家私邑的城垣，一律拆除，使邑宰失卻固守的根據地，自然不敢作亂了。季斯極表同意，立地派使相邀孟叔二氏到家，孔子尙未回去，卽把拆城止亂的意見，告知二氏。孟孫無忌、叔孫州仇不約而同的說道：苟利國家，吾等豈敢徇私害公。州仇續言道：吾家弟兄多，刷城爲先祖的賜邑，似未便由我一人作主，當與族人商定拆除。議定各自回去。先說州仇召集叔孫輒等一班同祖弟兄，州仇向他們說道：私家

邑宰坐據高厚的城垣，擁有精銳的甲兵，易生背叛的野心，現在三家公議，各把私邑城垣拆除，撤去邑宰的武備，方可圖個永久治安；關於吾們身家是有利無害的！叔孫輒發言道：在吾無可無不可，只怕費郈、鄆三邑宰不肯隳城，況且三城皆有守兵卒，一旦合力抗命，如之奈何？州仇答道：邑宰抗命，另一問題，自有三家協力討伐，現在祇論吾的主張，衆位有無異議？一班族人說道：郈邑向歸吾公主持，城垣的存廢，但求有利於吾族，當然由吾公裁奪，吾等決無異議。州仇說道：吾也不敢單獨主張，當與季孟二氏共策進行。族人告辭各歸，內中惟有叔孫輒素來與州仇不睦，又因季斯撤去了他的官職，夙仇未解，現在聽得季斯州仇主張隳城，心想報仇機會來了。連夜往訪少正卯，且說少正卯乃是魯國的聞人，向來季氏頗加敬禮，自從孔子升任大司寇，季氏信用了孔門弟子，少正卯往季氏請謁，常常以公出擋駕，因此銜恨孔子。當下叔孫輒往

訪，把三家一律墮城的主張告知少正卯。少正卯說道：「這個是除草斬蛇的惡計，必是孔丘所獻，你久欲報仇，苦於實力不足，現在正好挑撥費邾郈三邑宰，合謀叛變，卯願助一臂之力。」費邾實力最厚，吾當親往游說，你切不可洩漏機密。叔孫輒應命告辭。少正卯馬上親身到費邾，請見邑宰，公山不狃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少正卯啟口說道：「因有機密大事報告，請大夫擯退左右，方敢發言。」不狃就揮手命待役遠退。少正卯說道：「季氏聽信了孔丘之言，欲將費城拆除，并撤大夫的武備，并且與孟叔二氏合謀，郈邾二邑的城垣，也須同時拆毀，大夫若不早圖對付，不久便無立足地了。」不狃答道：「自陽貨叛亡以來，季氏遇我十分冷淡，此話必非虛語，依我公高見，教不狃如何對付呢？」少正卯說道：「祇有先發制人，約同公斂陽公若貌，各據三邑以叛，若然有兵來征討費邾，郈邾兩邑出兵相援，成郈邾兩邑被兵征討，費邾立時出兵往援，合三邑兵力以抗

三家，可操勝算了。不狃沈吟了一回，說道：捨此便無立足地，只好挺而走險，但是郈郈兩處尙未通訊，吾若親身前往，猶恐此呂被季氏派人來奪去，此種機密事，猶未便任意派使接洽，如之奈何？少正卯說道：卯願效馳驅，管教說得郈郈兩呂宰，即日據城叛變。不狃拱手道謝。傳喚侍役，速備盛筵，款待少正卯，直到黃昏席散，下榻相留。來日少正卯吃過早飯，方纔作別動身，先到郈郈探訪公斂陽，不料公斂陽應孟孫無忌之召，早起趕往曲阜去了。少正卯只好取道赴郈城呂署，請見公若貌，公若貌和他素無交誼，祇爲他是個聞人，未便擋駕，祇命僕役延入客廳相見，分賓主坐定，公若貌啟口問道：大駕枉顧，不知有什麼公事見教？少正卯答道：卯受費呂大夫重託，特來面商機密，請摒退左右，方敢直言。公若貌答道：某爲呂宰，事事公開，吾公若有賜教，儘管直說，在官不言私，無用摒退左右。少正卯聽出話不投機，說也徒然，還是別作良圖，轉念之間，

想定惡計，就冷笑呵呵的自言自語道：古人說交淺不可以言深，洵非虛語，只爲強出頭，弄得討待慢，這也從那裏說起！接着，立起身來說道：告辭了。轉身退出，公若貌送至客廳滴水簷下，一揖退回。少正卯走出邑署，想起該邑馬正侯犯，勇猛善射，素爲刷人所畏服，久欲奪取邑宰的位置，與自己又有交誼，不如叫他殺死公若貌，據邑以叛，倒有九分把握啦！一邊走，一邊想定說話，逕登侯氏之門，侯犯殷勤接入，含着笑容問道：難得貴人臨賤地，諒來必有見教？少正卯說道：吾素來知你想做邑宰，現在有大好機會，祇須你一舉手之勞，立地走馬上任，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侯犯答道：既被你說破心事，豈有不願意之理，不過你說得太含混了，還請明白見教。少正卯向他附耳說道：你今夜就把郈宰公若貌殺了，你爲邑宰，督兵占據城垣，費邑宰公山不狃與你合力同叛，也據呂以叛，叔氏如有兵來討伐，你派人到費邑去討救，他來討救，你也要發救。

兵的。叔氏若然派人來監工拆城，你執而殺之。趁此機會，能够把三家滅亡，你可接任叔氏的官爵哩。侯犯聽說，快活得手舞足蹈，一口應允照辦。少正卯不敢少留，推說要回都城探聽消息，叮囑了幾句，作別回轉曲阜，照舊入署，辦理少正職務。且說侯犯職司郈邑馬正，管理馬匹。一班圍人都是他的屬下，當下召集四個勇猛的心腹圍人，密謀倡亂。於半夜裏在郈衛中放火，乘亂將公若貌刺死，公推我爲邑宰，事成必有厚賞。圍人應命，退歸郈衛，守至半夜，兩圍人於內衛堆積馬草，放火燒屋，兩圍人手挾利刃，潛伏內室門外。公若貌在夢中被家人喚醒，方知內衛起火，嚇得手足無措，拿了幾件重要東西，向門外奔出，兩圍人出其不意，將他刺死倒地，一溜煙奔到侯家報信。侯犯得報，公若貌已經刺死，稱讚他倆能幹，當以馬正職司及現銀千兩分賞你們，并叫他們假裝在家聞得火警，趕去同衆人合力灌水，將火撲滅。天色已明，署中僕役發見邑

宰已被人刺死，倒尸在血泊中，合署大亂，一個圍人說道：「邑宰已死，誰人主持」
搜捕兇手，現在最要緊的推舉一人代理邑宰，然後閉城挨戶搜拿兇手，大家都稱說話不錯，當推誰人爲邑宰呢？四個圍人齊聲說道：「馬正侯犯勇力過人，足以服衆，堪勝此任。衆無異議，公派四圍人往迎侯犯到署，辦理善後，侯犯整」
整衣冠，由圍人迎入署中代理邑宰，先將印信文卷接收，召集全體書吏役卒，吩咐他們照舊供職，立即傳令四城門緊閉，不奉命令，不准開放，每門派兵二十名看守。一面命四圍人帶同役卒，假意挨戶搜拿兇手；一面吩咐公若貌家屬，買棺收殮公若貌，次日扶柩回里安葬。早有人飛報邑主州仇，州仇聞變，趕至孟氏告知無忌，商量對付方法。無忌說道：「這次的變叛，都是少正卯與叔孫輒從中挑撥而成，我早知卯與輒近日往來密切，必有野心，故密地派人投入少正卯家中爲僕，察聽祕密，隨時報告。方纔得報少正卯剛從費成、郈三、呂歸

來可見公若貌被刺，必是他指使的，并且還得着一種可惱的惡消息哩！州仇問道：什麼惡消息？要知無忌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中國戀愛
的故事

歷代古典

三厚册 實售洋五角四分

本書集取古今男女戀愛之故實。上自秦漢。下迄近代。多共數百則。事事皆有根據。不僅可當軼史觀。且具有文學之價值。凡欲描寫美妙情愛之詩歌文章者。本書取材獨多。大可左右逢源也。

▲▲中國戀愛
的故事

民間傳說

三厚册 實售洋五角四分

本書搜集關係民間傳說的各種戀愛故事。如杏花天。耶蒲緣。繡榻野史等三十種小說。擷取其精華。彙編而成。資料豐富。饒有情趣。

第五十回 討亂賊州仇敗北 乞援師侯犯降齊

且說州仇向無忌追問什麼惡消息？無忌答道：「公山不狃也聽了卯輒兩人的教唆，與侯犯約定據邑背叛，幸爾斂陽被召到此，未曾與謀。州仇頓足道：三城未墜，兩邑已叛，如之奈何？」無忌說道：「此事當和孔司寇商定討伐之計，愈速愈妙。州仇說道：「同你即往司寇衙署就商去吧。」說着，同步出門，好得路途甚近，步行來訪孔子。孔子接入客廳坐定，無忌即把卯輒密謀教唆侯犯暗殺公若貌據邑叛變，公山不狃也不願墜城，決定據邑抗命。特來請求夫子指示弭亂機宜。孔子說道：「不狃叛跡未彰，且作緩圖。侯犯戕官據城，罪惡顯著，二位何不各出兵車，合力往討，若能平定郟邑，費邑勢孤，必不敢抗命了。」無忌說道：「我們合兵往討，郟邑不難奪回，不過曲阜兵備頓形單薄，倘有意外亂事發生，全

仗夫子獨力維持，季氏是不可靠的啊！孔子答道：自有丘負責保護，二位不必顧慮。兩人告別各自回家，傳令家將，召集兵車各二百乘，駐紮南門，來朝候令出發。等到次日天明，無忌戎裝駕車出城，州仇已先到，亦然戎裝執戟，駕車率隊前行，無忌帶隊後隨，兼程並進，當日就趕到郕邑，傳令圍城攻打，侯犯自恃有勇善射，頂盔貫甲，左懸弓，右插箭，駕車帶精兵一百人出戰，侯犯自知身家性命，全在這一戰，號令部下出城拚一死戰，有進無退，勝則保全身家，敗則大家一死，所以部下人人奮勇前沖，侯犯手挺鐵矛，驅車殺入敵陣，近的矛刺，遠的箭射，殺得州仇所帶二百乘兵車七零八落，毀損無數，被奪數十乘，州仇喪膽而逃，侯犯駕車追趕，虧得無忌帶兵來接應，侯犯方纔鳴金回城固守。一面令廚役宰豬羊，殺鷄鴨，趕辦慶功酒筵；一面命族人侯家侯洪，邀集參戰兵士，及在城游手好閑的壯丁，同赴邑署吃慶功酒，並出庫銀五百兩，均勻分賞給

出戰的兵士，約共有三百人，大家歡呼暢飲，人人口稱願助侯將軍決一死戰。侯犯向衆說道：今日出師，雖然大獲全勝，無如敵人的大隊援兵已到，看去約有四五百乘兵車，我們能够臨陣的步兵，只有一百多名，今蒙衆位少年，自願仗義助戰，置生死於不顧，也不過三百人，終覺衆寡不敵，所希望的，今晨派使飛馬到費邑討救，若得費邑派兵來援，那末內外夾攻，必能把敵兵殺得落花流水，喪膽而逃，郟城可保，我們可得高枕而臥了！話聲未絕，正值派往費邑討救的雷全回來復命。侯犯見面就問道：費大夫有無援兵派來？雷全說道：費大夫急欲提兵殺到曲阜去，趁此都中武備空虛，要把三家搗巢滅穴，這裏圍城敵兵，得報都城危急，勢必解圍還救都城，寄語大夫親率郟兵，趕殺敵兵，直入都，共圖富貴，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不可以失約的。侯犯本來是個有勇無謀的武夫，聽了這一席話，弄得遲疑不決，素知委吏 馮赤，足智多謀，立地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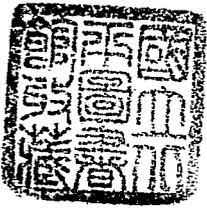
人相請到署，商議保城大計，侯犯把費邑宰的話詳述一遍，纔問道：究竟提兵殺上曲阜呢？還是守城降齊，向齊侯求援呢？請吾公代爲決定。駟赤原是州仇的心腹，派來監視公若貌的，當下聽了侯犯的話，心想，若叫他親率刷衆，追殺州仇，州仇敵不過他，只怕有性命之憂；我既受叔氏重託，在此相機行事，能够逐去侯犯，卽委我充邑宰，我當將計就計把他攆走，打定主意，出言答道：公山氏不肯派兵來援，他先爽約，吾公何必冒天下的大不韙，率刷衆殺上都城。況且都中尙有季氏家甲，宮中兵衛森嚴，武備何嘗空虛呢！爲大夫目前計，兩害相形取其輕，祇有派使到齊國去，獻城請兵來救，纔是萬全之策。侯犯依言降齊，卽請駟赤書就獻郕城於齊，請齊侯速派大將統兵來守取郕城的降書，仍派雷全爲使，連夜縋城而下，趕往齊國去了。侯犯就此倚重駟赤，事事與他商定而行。駟赤叫他暫時不要出戰，收集武器於衙中，等待齊兵來援，那末召集

壯丁，殺出城去，可操勝算了。侯犯就此不再出戰。駟赤把侯犯降齊求救的密謀，書就密函，縛在箭桿上，走到城牆上，背着人射入州仇浮營中。州仇閱畢大驚，即與無忌商議對付方法。無忌說道：齊侯畏懼孔大司寇，剛與魯歸田修好，豈肯再收納叛臣的獻地呢！置之不問，似乎失察，我們也派使赴齊乞援，看齊侯怎樣對付。州仇依言，立地修書派專使至齊都，求見齊侯，懇請發兵助剿。刷呂叛賊，景公派員送魯使至館舍中守候回書，隔不多時，侯犯的來使，也入朝獻降書請兵收城。景公一時應付兩使者，即向晏相國問道：魯叔孫氏乞師助討，刷呂叛賊侯犯，侯犯又來獻城請降乞援，相國以爲答應那一面？晏嬰答道：主公歸回汶陽田，推誠與魯修好，盟言在耳，豈可受叛賊的獻地，當助叔孫氏爲是。景公微笑道：寡人與魯侯修好，刷爲叔孫氏私邑，與魯侯無涉，況且叔孫氏強奪公室田地，目無君上，侯犯纔敢盜取所盜來獻，收受似無妨碍。寡人准

卽兩使並許，再作良圖。晏嬰無言可說。景公卽向雷全說道：寡人知道了，歸報你主，守待齊兵來，卽便了。雷全謝恩退出，回卽復命。景公又把同樣的話，寫就復書，送給叔孫氏來使，來使得書，回轉復命，不在話下。景公卽命大司馬穰苴統率兵車五百乘，出發到齊魯交界離卽城十數里紮營，坐觀成敗。若然侯犯能將叔孫氏殺得棄甲而逃，便移兵收取卽邑，迎侯犯歸齊，另行位置；若然叔孫氏勝了侯犯，便說來助討賊臣的。穰苴領命，率兵車至相當地界駐屯。且說駟赤與州仇密約，等在卽城做內應，以爲齊侯新與魯國修好，不會得收納侯犯獻地的。不料雷全回城報稱：齊侯已經收地許降，并派大司馬穰苴督率兵車來援哩。駟赤聽說，急得膽戰心驚，暗想：穰苴爲謀勇兼全的有名上將，用兵如神，果真率兵來援，同侯犯內外夾攻，孟叔二氏必然一敗塗地。若要保全二氏，只有早用釜底抽薪之計，把侯犯趕出卽城，使穰苴師出無名，不便來奪取。

郟城了想就妙計，密派心腹在城內散佈流言，說侯犯已將郟邑降送齊國，齊侯將派大將來收城，把全邑百姓移往齊國邊境墾種荒地，另換齊民移住郟城。城中居民聽得此言，人人自危，推舉紳耆來見駟赤，探問侯犯確不確獻邑降齊？駟赤答道：確係事實，齊侯已經許降，即日派兵來收城移民，衆位非但要受離鄉背井之苦，并且齊兵入城，勢必挨戶搜劫。紳耆聽說，向赤求救。駟赤答道：侯犯只願一身富貴，不願城中數千居民世代居此，廬墓在此，豈能安土重遷，太覺荒謬了！赤願爲全城居民謀保安全，衆位須派人出城，探聽齊國有大隊援兵派來，急速來報我，不得延悞。紳耆拜謝退去，派人混出城去打聽，正遇穰苴督率兵車，離郟城十數里紮駐。急急回城報信，一回兒全城居民都曉得了。婦女啼哭，少壯咬牙切齒，怨恨侯犯，駟赤趁此時機，密派心腹遠城傳語道：齊侯已派大司馬來收城了。全城百姓速速收拾行裝，不出三日，一律要押往

齊國邊境去開墾荒地了。居民聽說，更覺惶急，守城兵卒，也全體仇視侯犯，不願守城，附和居民，來至侯犯占踞的衙署前，見大堂上滿堆着兵甲武器，大家一擁而入，搶着兵甲穿在身上，手中各搶着武器，發聲吶喊，把衙署圍住，因知侯犯有力如虎，一時尚不敢殺入內衙，這時侯犯正在飲酒，得報齊國援兵早晚要到城下了，酒落歡腸，喝得半醉，忽見家屬奔至面前，報稱全城居民入署搶奪武器，圍住衙署，聲稱要與主人拚命。侯犯聽了，叫家人速請駟赤來商議。要知駟赤怎樣保全刷城，且待下回分解。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

中 華 民 國 廿 五 年

十 月 廿 五 日

孔子演義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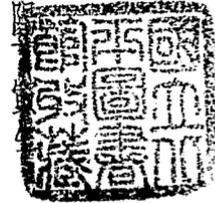


3 0475 4254 7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孔子演義卷三

著作者

虞



第五十一回 駟赤巧計逐侯犯 仲尼服衆赦不狃

孔子演義

1 (三卷)

且說侯犯得報居民奪甲圍署，急命家人請駟赤到署議事。駟赤並不推辭，即隨來到署，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及見侯犯，就頓足說道：「糟了，全城居民都不願附齊，守城兵也附和居民來圍署，不願意守城了。常言道：衆怒難犯，只恐齊兵未到，吾公的生命已被全城居民所害，如之奈何！」侯犯長嘆道：「功敗垂成，說也痛心，目前但求免禍，不過居民聲勢汹汹，諒難驅散哩！」駟赤答道：「赤當捨命送公及眷屬出城，立刻收拾細軟，連同寶眷速速出城，遲恐有變。」侯犯已

48713

急得六神無主，由駟赤吩咐侯氏家屬，收拾細軟金銀，用車十乘連人裝載，侯氏犯執矛隨車保護。駟赤在前開路，向圍住衙門的百姓說道：「讓開走路，放侯氏全家出城去。」侯氏既走，齊兵無名入城了。百姓齊聲答應，走過一邊，駟赤引着侯氏車輛，一路直到東門，開放城門，城外並無敵兵圍住，原來駟赤預先知州仇放棄東門，讓侯氏出奔，免得在城內作困獸鬥。侯氏見城外並無敵兵，便向駟赤拱手作別，保着家眷投奔齊國去了。駟赤來見州仇，報告侯氏已被臣用計逐走了。接着把逐走的經過，略說一遍，州仇讚賞他足智多謀，即委他爲郿邑宰。次日召集工匠，把城牆卸去三尺高度，以符初制。州仇得報，稟且屯兵在邊界上，便命駟赤備了十車猪羊牛酒，送往齊營犒師。穰且已知侯氏棄城逃遁，及見駟赤來犒師，以禮接待，口稱奉君命來助叔孫大夫討賊的。現聞侯氏已棄城逃亡，亂事告平，吾師未曾出力相助，承賜這許多犒師禮物，愧不敢

當。駟赤趨奉了幾句，送齊師拔隊歸去，然後回城復命，州仇就同無忌班師回轉。話分兩處，書是並行的，當侯犯據城抗叛，公山不狃同時也據費邑變叛，野心更大於侯犯，要想挾持魯君，滅亡三家，由他代理季斯的位置。不狃素知孔子是名滿天下的聖人，若得孔子來輔助，大事可成，三家若然逃往隣國，借兵來問罪，自有孔子以禮卻敵，好把他做靠山用的。於是用重禮，附以聘書，派人送至曲阜孔宅，孔子接見，來人說明奉費邑宰使命，敦請大司寇前往商議國事。說罷，呈上禮物及書信，孔子拆閱來書，寫着：

「費邑宰公山不狃頓首致書於孔大司寇左右：吾魯自從三桓專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憤，非一日矣！不狃雖爲季氏宰，心慕吾公名滿天下，願以費邑歸公爲公臣，輔公以鋤強暴，振興公室，俾魯國復見周公之盛治。公若見許，請速移駕過吾，共策進行。不腆路犒，伏維不棄。」

孔子看罷，將書收過，把禮物推還來使道：「丘極願同你們大夫一見，不過丘是朝中大臣，若有遠行，不得不奏明君上請假，你收了禮物先回去，轉告你們大夫，若得魯君許行，丘卽來費，不許行，便作罷論。來使問道：「大司寇可是實情話麼？」孔子答道：「丘有生以來不曾說過一句虛言的。來使又將禮物送過，孔子執意不受，來使只好收了，告辭回去復命。不狃見原禮帶回，已知孔子卻聘不來哩。這時恰巧派出的探子來報：孟叔孟二氏攻打郕邑，被侯犯殺得大敗。不狃大喜道：侯犯取勝，足以牽住孟叔二氏的兵車，都城空虛，我正好殺上曲阜，魯國在我手掌中了。立地召集部下精卒三百人，命他們扮作商人，把武器藏在商貨箱中，分道混入都城，到叔孫輒家中會齊，并約輒爲內應，到東門接我入城起事。部下領命，裝扮商人，先行出發，不狃又令胞弟不擾召齊費邑壯丁，隨後接應。分派既定，自己內穿戎裝，外罩大氅，帶着四十名勇士，把武器藏在車箱

中駕車十乘，由費邑出發。不狃率費衆步行後隨。不狃驅車前進，行至午後，已抵都城東門，叔孫輒早已等候着，上前迎接，驅車入城，東門早有苦越奉孔子命，在那裏盤查行人，瞧見這起商人行跡可疑，上前攔住搜查。叔孫輒大怒道：這是我家採辦商品的夥紀，誰敢搜查說罷，帶着十乘車，奪路入城，逕向家中而去。苦越看出車上與輒並坐的，好似不狃，情知有異，急派人分頭飛報孔子。寇季斯及魯君孔子得報，卽來季氏新第，命子路召集家甲，保護此宅，并囑季斯不可妄動，正這當兒，定公派內侍來召孔子。孔子應召入宮。定公見面就問道：公山不狃得叔孫輒爲內應，率亂黨喬裝商人，混入都城造反，如之奈何？孔子奏道：守宮衛兵，只恐寡不敵衆，命他們把守宮門，不容亂黨入宮，驚擾宮眷；臣請御主公速往季氏新第暫避，那裏武備充足，足以平亂。定公依言，傳命衛兵嚴守宮門，偷遇亂黨殺來，向他們說：君駕已往季氏新第，驅逐他們到季氏

面君說罷，由孔子保護登車，急急趕至季氏門前下車入內，孔子引君登新築的高台，命子路率季氏家甲到台前護駕，一面命司馬申句須樂頤各率精卒預伏台後，專等亂黨來犯。且說公山不狃隨叔孫輒回家，先遣隊士齊來聽令，不狃向輒說道：「起義總要有個正當的話頭，我等此舉，以強公室抑私家爲名，必須先劫魯君，方可假傳君命，明正季斯的罪惡。」叔孫輒稱善，不狃派輒至東門，接應大隊步兵入城，圍困季氏住宅，輒應命而去，不狃親率三百名精卒，各執武器，一路吶喊助威，直撲公宮，向守宮門衛兵聲明請君出見，請旨除奸，並無惡意。衛兵答道：「車駕已同孔大司寇避往季氏新第去了。」孔司寇留言，如果你們要面君請旨，速往季氏新第去，不許在此驚擾宮眷。不狃急率亂黨鼓譟來攻季氏新第，子路率兵禦戰，無如季氏的家甲，從未經過戰陣，只能看家防賊，遇到這班人人拚命作殊死戰的亂黨，那裏抵當得住，被亂黨殺得落花

流水，傷的傷，逃的逃，子路本來不願意做權門的走狗，豈肯替他出死力相拚，祇在後面督戰，並不上前廝殺。在這危急的當兒，正遇申旬、須樂、頤二將，各率本部精兵來保駕，從亂黨背後殺來，不狃揮衆迎敵，混戰一回，亂黨受傷頗多，不狃正想敗退，忽見叔孫輒不擾，催費衆來助戰，又惡戰了多時，殺得尸橫遍地，血流成渠。孔子扶定公，出立台前，命原思高聲傳語道：奉君命，令雙方停戰。亂黨死傷無算，巴不得停戰，申樂、二將聽得君命停戰，不敢不依，率隊退入台後。孔子就向亂黨說道：君上在此，你們都是費邑的老百姓，爲什麼不肯安分營生，要助亂黨造反；敗了你們，送掉性命，勝了是不狃的倖福，難道你們不懂順逆的嗎？君上不忍見你們盡做刀頭之鬼，傳諭速速解甲跪台下，赦你們死罪。亂黨聽得清楚，個個樂從，一剎那卸甲拋戈，堆積成坵，一齊跪倒在台下。不狃急得面如土色，四顧只賸叔孫輒不擾兩人沒有解甲，心想大勢已去，三十

六著，走爲上著，還是趁早逃吧。轉念之間，卽同兩人驅車而逃，逕歸費邑，收拾金銀珠寶，帶着家眷，逃往吳國去了。都中亂事告平，定公還宮，季斯欲派子路追殺不狃，孔子說道：窮寇莫追，放他出亡吧！季斯稱善，卽委苦越爲費邑宰，拆去城牆三尺，仍復初制。且說孟孫無忌見郈費二邑皆已隳城，自己的成邑，當然也要拆去，素知公斂陽服從命令，便派家臣往成邑傳令公斂陽依照費、郈二邑，隳城三尺復舊制，公斂陽遲疑不決，向來使含糊答應，來使告歸復命。公斂陽素知少正卯足智多謀，立地繕就書信，差心腹持函趕往曲阜，逕至少正卯面前問計。卯剖封展閱來書，不加思索，繕就復書，交來人帶回，公斂陽拆閱復書，上面寫着：

「費、郈二邑，因邑宰抗命，隳城逐走，法所當然。吾子忠事孟氏，非一日矣。未曾參預抗叛，若亦隳城，何以別子於叛臣乎！况成、邑位居邊界，乃魯、國

北門之鎖鑰，若然遵命墮城，一旦齊寇侵魯北鄙，何恃以資守禦耶？吾子依此意回答，雖不墮城，不能責汝抗命也。」

要知成城墮與不墮，且待下回分解。

▲▲ 一百廿回 **古本水滸**

實售洋六角

坊間百廿回水滸。後五十回皆將征四寇等硬湊而成。與原本不接。本書確係古代原本。與七十回緊接。故極為名貴。不可不讀。

▲▲ 儒釋道三教十八俠 **科學奇俠傳**

實售洋六角

本書中有出人頭地之人物。能利用科學方法。而出其行俠作義之手段。做出許多驚天動地之事蹟。誠別開生面之創作巨著。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五十二回 保城垣公斂陽信讒 請斧鉞少正卯受誅

且說公斂陽看過少正卯的復書，正合己意，於是召集在城的壯丁，向他們說道：城垣是全城居民的保障，現在孟氏傳令隳城，本官不忍見齊寇來侵犯時，無城閉守，全城勢必洗劫一空，因此主張保存不隳；只怕孟氏派兵來硬行拆毀，你們必須幫同兵士，協力防守，保存城垣，就是保全你們的身家，你們願意出力麼？數百壯丁，齊聲答應，願意協力防守。公斂陽命人取出軍裝武器，散給壯丁，把守城兵士編成四隊，分守四門，一面用書信派人送呈孟氏，無忌拆閱來書，上面寫着：

「呈復主公麾下：陽非敢不遵命令，實緣成邑爲吾魯北門鎖鑰，深恐齊寇一旦猝至，無城堞固守，全城生靈塗炭，非但陽私心不忍，全城居民身

家所繫，一律主張保存；陽順從民意，願捐此身，與城共存亡，不敢違反民意，拆動一磚一堞。臣公斂陽百拜具覆。」

無忌看罷來書，吩咐來人回報，且等後命定奪。來人回成，復命不在話下，無忌挾信來見孔子，說道：「公斂陽素來惟命是聽，現在忽然抗命不肯隳城，有書信在此，說着遞過書信，孔子接閱一遍，說道：『陽初意不敢抗命，問計於卯，卯乘機挑撥，教他這樣回復的。』無忌問道：『夫子是憑空測度呢？還是確實的斷語呢？』孔子答道：『丘得自州仇談及，他有心腹派在少正卯家充僕役，眼見陽派使去問計，卯復書叫他這樣措辭回復你的。你問州仇便知聞人的種種罪惡，這次費卹變叛，也是他挑撥出來的。』無忌微嘆問道：『卯官居少正，政績毫無，專幹挑撥離間等惡事，意欲何爲呢？』孔子答道：『他把強公室，抑私家爲口頭禪，挑撥三邑宰叛主作亂，他在暗中主持，想把三家同孔丘，一起打敗出奔，他纔可奪取相

位，大權獨攬了。幸爾州仇爲了叔孫輒和他往來密切，暗地裏派心腹投入卯家充僕役，才能探出他的野心，並教唆侯犯不狃叛變，現在又把一個忠實家臣說變了。噢！不殺此人，三家永無寧日哩！無忌沈吟了一回，說道：他是閹人，惡迹未顯，殺之只怕貽人口實，只好且作緩圖。孔子說道：是啊。當然不能急切從事，成邑也只好暫擱不墮，等到將來再說。無忌欣辭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季斯收回了三處汶陽田，每年增多數十萬財賦，都靠着孔子的能力，并且平靖費亂，也靠孔子的計謀，幾次欲把食邑田賦謝孔子，孔子堅辭不受，季斯無可報答，且知自己才幹遠不及孔子，便入宮奏明定公，把卿相的位置，讓給孔子。定公便降諭授孔子爲上卿，孔子入宮見君，請收回成命。定公說道：這是季氏誠意相讓，謝卿收田平亂之功，何必謙辭，況且當此以強凌弱的時代，季氏治理家政，尙且被陽虎謀叛於前，不狃倡亂於後，寡人怎敢再以國政大權付托他

呢！現在他自願相讓，正合寡人心願，卿勿堅辭。孔子說道：斯三世有大功於魯，乃是國家的重臣，丘是一介寒儒，且係斯所荐舉，奪他官職，理所不容，暫時命臣兼攝相事，斯的上卿官銜，保留勿撤。定公准奏，立時降旨，特派大司寇孔丘兼攝相事，會同國卿季斯參知政事。孔子謝恩出宮，來訪季斯，季斯已接到諭旨，竭誠接待，特設盛筵相賀，盡歡而散。嗣後遇到政事，季斯皆聽孔子主裁，從無異議，偏有少正卯遇到孔子有所建議，總要吹毛求疵，不是說害多利少，定是說古法難行，定公有時也被他煽惑，不嘉許孔子的建議。一日，有名公徒恩的，向司寇衙門控子忤逆，孔子提訊逆子公徒雄，供稱十八歲，並無兄弟，祇有一姊已出嫁，昨日飲酒過多，帶醉歸家，父親面加訓斥，民即出言挺撞，父親取杖撲責，吾酒醉無知，竟把父親推跌於地，額觸石尖，血流滿面，民即逃避，父親聽信大姊教唆，來此告忤逆，竟欲置民於死地，伏乞恩赦。孔子不加判決，吩咐送往

牢獄中拘禁。延攔一月，公徒恩經親友勸解，說他只有一子，何忍使他常囚獄中，恩卽具狀投案，請求銷案開釋。孔子批准，提出公徒雄，教訓了一番，給公徒恩帶回。少正卯聽得了，向季斯說道：孔司寇從前向人說：治國以忠，治家以孝，虞舜以孝治天下，足爲後世法。前月有老人赴司寇衙門，因爲被兒子打得頭破血流，控告忤逆，按法當置重典，殺一不孝，以教民孝；孔司寇竟然赦罪開釋，如此破壞法度，怎能以孝治天下呢？季斯以卯言告孔子，孔子長嘆道：不教以孝，置諸重典，分明是無辜被殺。司馬出兵，三軍大敗，不可把敗兵一律斬首；司寇聽訟，情有可原，不可以執法加刑。這個因爲罪不在民，卻在居上位的不會先行訓教的緣故。尚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這是說用刑殺皆當以義，弗能逞你的心。又云：「刑事未有發見，必先謹慎。」那是說先施以教，而後施刑。所以古聖王治國，先陳道德以服民，次舉賢能以勸民，懲治

奸惡以儆民，然後定刑法以憚民，這樣經過三年，百姓都受教化而安分守己了；苟有不從化的邪民，那末處以刑罰，可收懲一儆百之效。今世不依古法，教化不行，刑罰繁重，使愚民迷惑而陷於法網，於是刑愈繁，盜賊愈多！丘不忍公徒氏的兒子，不教而誅，拘囚獄中，待乃父憤平而哀憐獨子，自來銷案求釋，使他父子團聚，就此父慈子孝，公徒氏不復有忤逆兒了。但知破壞丘的政見，不恤混淆黑白，他既然與丘勢不兩立，丘爲魯國社稷安全計，將殺之免遺後患。季斯也知卯兩次挑撥家臣叛亂，不是好人，不加勸阻。孔子即入宮，向定公奏道：魯國積弱不振，由於忠佞不分，刑賞不立。臣聞老農種田，培護嘉苗，先去莠草；聖王治國，選拔賢才，先除奸邪。願主公勿事姑息，當請出太廟中的斧鉞，陳列兩觀之下，臣蒙君恩，授職司寇，專司刑戮，敢請畀臣以便宜行事，以成肅清奸邪之功。定公准奏，即命有司隨駕赴太廟，請出周公征東時所用的斧鉞，

陳列於殿前兩觀之下。來朝定公視朝，季斯和孔子率衆文武入朝畢，孟孫無忌奏道：臣蒙先君賜成邑爲祿養，現因城堞過高，有違定制，有主張拆隳的，有主張保留以固邊隅的，究應如何辦理，請旨定奪。定公卽諭孔子寇裁決。孔子奏道：先徵衆文武意見，由臣參酌衆議裁決，方能服衆。定公卽命衆文武參議。少正卯忽想迎合孔子的心理，首先發言道：隳城有六便，自無保留之理。孔子問道：什麼叫做六便？少正卯答道：一便是國無二尊，曲阜爲君上所居，城堞以高爲貴，臣下食邑，無過百雉之城；二便是歸重都城形勢，非他城所可比擬；三便是抑制私門，四便是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五便是可平三家之心；六便是使鄰國聽得魯國興革當理，知所敬重。無忌說道：隳三城，是我們三家動議的，說什麼可平三家之心呢？孔子奏道：少正卯慣事挑撥，實爲釀亂的禍階，成邑已成孤立之勢，況且公斂陽深明忠義，決無憑藉跋扈之理。所詢衆議，乃因成

邑界臨北鄙，留城可固邊隅，墮城不能拒齊寇，卯並無一語提及，所稱六便，盡是離間君臣的莠言，在大庭廣衆間，尙敢如此，國人都說：陽虎侯犯叔孫輒，公山不狃等，都是聽信了卯的教唆，才敢叛主倡亂。卯實爲國人的公敵，按法當誅。有幾個大夫奏道：卯是魯國聞人，出言雖不當，罪不致死，另議懲誠爲是。孔子復奏道：卯言僞行僻，恃有虛名，挑撥惑衆，季氏叔氏等家臣叛亂，都是他在暗中主使，實爲罪魁禍首，不誅不能治國。臣職在司寇，請正斧鉞，以昭炯戒。奏罷，不等定公傳諭，卽命力士拿下少正卯，推出至兩觀之下斬首。一刹那力士提着一顆血淋淋的腦袋上殿，定公傳旨把尸首收去，着家屬領回。衆文武人變色，三家心中也覺不寒而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整飭吏治折服三家百僚
閒游觀宮闈明七情十義

且說孔子爲國除奸，把少正卯斬首，本擬暴屍三日，季斯以爲卯是聞人，雖則專事挑撥離間，既死就罷了，所以奏請不必暴屍，用棺木收殮，着家屬領回安葬，定公退朝，百官回衙理事。孔門弟子聽得少正卯已被孔子請斧鉞斬首，都表示遺恨。子貢急急趕到司寇衙門，向孔子說道：少正卯爲魯國的聞人，魯君及諸大夫皆以爲罪不當死，夫子竟違衆議，請斧鉞誅卯於兩觀之下，擅專刑戮，三家及諸大夫，都覺寒心，夫子不以爲失卻人心麼？孔子說道：賜且坐了，吾把誅卯的緣故說你聽：天下有大惡五種：盜賊不在其內。一惡，是心逆而險詐；二惡，是行僻而堅持；三惡，是言僞而好辯；四惡，是記醜而淵博；五惡，是順

非而結黨。人苟有五惡之一，不免爲君子所誅戮。那卯五惡兼全，他居家足以招徒結黨，辯言足以搖惑衆心，倔強足以獨立爲亂，此是禍國的姦雄，豈可不誅？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此七人皆異世而同誅，今卯與七人異世而同惡，怎能赦宥？子貢說道：有一班士大夫竊竊私議，皆說卯屬聞人，並無作亂殺人等罪惡，一旦遭戮，司寇未免失職。孔子說道：卯爲季叔二氏家臣叛亂的禍首，定公與三家早已查明，丘纔敢將他斬首，至於少數士大夫的私議，只好置之不問。若然卯之家屬控我擅殺無辜，丘有州仇密派在卯處的僕役，出來作證，然後宣佈卯三次教唆費郈成三邑宰及陽虎等叛主作亂的罪狀。卯不伏誅，魯人還有安寧日子麼？子貢無言而退。孔子自誅少正卯以後，三家及諸大夫，皆虛心以聽，孔子纔得發展才猷，治理國政，建立紀綱，整飭吏治，謹守廉潔，次以禮義廉恥，教化百

姓，三個月以後，風俗大變，市場交易，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左右分道，路有遺物，恥非己有，無人拾取，四方商客，赴魯交易，皆有常供；不獨曲阜如是，全國一律賓至如歸，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因有國事，往見季斯，季斯因心中煩悶，擋駕不見，孔子挨到辦公終了，再往請見，命宰予御車前往。宰予在車上問道：從前予聽得夫子說：「王公不我聘則弗動。」現在夫子爲司寇，攝相事，閱時未久，往往屈節於季氏，何必要如是呢？孔子答道：魯國以衆凌寡，以勢行暴，不是一日咧！有司不治，勢將作亂，魯君命丘攝行相事，就爲這件大事呀！宰予說道：士大夫都說：聖人在位治國，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以後，國內自無相爭者了。孔子微嘆道：離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耳中，所以政事必須審慎施行，不可掩人聽聞的。說着驅車至季氏，孔子下車入室請見，季斯出迎，孔子問道：相國究爲何事納悶？季斯答道：是一件家事，也只好向夫子請教，因爲衛君使大夫來

求婚，卻婚不恭，允婚違制，因此納悶異常，敢問古禮當如何？孔子答道：魯衛系屬兄弟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以同姓而非別，雖及百世，婚姻不得通，這是周公制定的婚禮。季斯問道：魯衛始祖，雖屬兄弟，今已絕遠，可算不違禮麼？孔子道：不能夠的，上追祖禰，以尊尊之，下及子孫，以親親之，旁及弟兄，以悌悌之，這是同姓敦睦的古制，不可以違反的。季斯遂向衛使辭婚。是年十二月舉行蜡祭，大司寇也在陪祭之列，既畢，孔子帶着子游走出觀宮門外游玩，孔子忽然發聲長嘆，子游問道：夫子爲什麼長嘆？孔子答道：從前三皇五帝的大道，和禹湯文武的英明，吾雖不及親見，卻有記載可攷，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公，選賢舉能，講信義，行親睦，使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并且壯年有所用，老年有所終，鰥寡孤獨，各有所養，貨盡流通市場，人盡出力謀生，故爾姦宄不作，盜賊沒有，外戶不閉，這個叫做大同的盛世。現在大道既隱，以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貨則居爲奇貨，力則藏身不用，大人靠世澤以爲福，恃城池以爲固。要知禹、湯、文武都由禮義而選，禮義所興，與天地並立。若然不由禮而在位，早晚有殃及的。子游又問道：夫子這樣說法，禮是人生最緊要的了？孔子答道：禮，先王所以承天道，治人情，敬鬼神，達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所以聖人以禮示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子游又問道：現在居上位的，都不由禮，是什麼緣故呢？孔子長嘆道：唉！吾觀周道，傷於幽王、厲王，魯爲周公之後，尙有聖人之風，所以吾家於魯，仕於魯，講到魯國的郊祭禘祭，皆不合禮，按杞爲禹後，故郊祭禹，宋爲契後，故郊祭契，這是天子定禮，子孫應當遵守的。周公攝政有大功，能與天子同享此禮，諸侯禮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古典，祝嘏不敢變常法，這叫做大嘉。現在使祝嘏的辭說，徒藏於宗祝私巫，這不是禮，那是幽國。不是王者，妄用醜聲，這也不合禮，那是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也不合禮，那是脅君。大夫設家臣，

祭器不向公宮告借，聲樂全備，也不合禮，那是亂國。古制仕於國稱臣，仕於家稱僕，以衰服入朝，與家臣雜居齊齒，也不合禮，那是君與臣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子孫，是叫制度。天子赴諸侯之國，必舍宗廟，若不以禮籍入，這叫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私宅，這叫君臣爲讎。總之，禮是君主的柄，所以別嫌明微，奉鬼神，定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上下的。政是君主所藏於身，必本於郊天以降命，命教於社以收地利，降於宗廟叫做仁義，降於山川叫做興作，降於五祀叫做制度，聖人以此藏身則固，常立於無過之地。子游又問道：聖人用人是怎樣的。孔子答道：聖人用人去詐用智，去怒用勇，去貪用仁，國有患君死社稷，這叫義，大夫死宗廟，這叫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不存貪意，方能知人情，從人義，明人利，達人患。子游又問道：敢問情義利患是怎樣解釋的？孔子答道：喜，怒，哀，懼，

愛，惡，欲，便是人情，又叫七情。發乎天性，弗學而能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便是人義；講信修睦，便是人利；爭奪相殺，便是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情，修人義，和人利，去人患，捨禮無以治理。因爲飲食男女，是人的大欲；死亡貧苦，是人的大惡；欲與惡藏在人心中，不易測度，欲究無聲無色的心理，捨禮怎能達到。人類秉天地之德，相交陰陽，會合鬼神，秀備五行。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分四時，和四氣，然後月球生。月爲陰道，不常滿，每個月十五日爲盈，十五日爲缺。五行四氣十二月，用事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用事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用事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用事爲宜。人皆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惟聖人作則，創設制度，於是國有禮，官有治，事有職，禮有序。還怕禮教不能普及上下，所以饗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禘於祖廟，以示親仁。旅祭山川，以儻鬼神；祭奉五祀，以重人事。古制宗祝

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者前巫後史，卜筮鼓侑分列左右，王者中心無私，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禮行於社，百貨來集；禮行祖廟，以教慈孝；禮行五祀，以正法則。聖人知禮之用爲最大，遇到破國喪家，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好比酒之有藥，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情好似聖王的田畝，修禮以耕，陳義播種，講學耘草，行仁灌溉，可望豐收安享。治國不以禮，猶如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義，猶如耕而不種，講學而不合仁，猶如收穫而不食。人得食而肥，於是四體健康，膚革充盈。家肥，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國肥，則大臣法，小臣廉，官職有守，君臣相正。欲獲這種種良果，必先以禮種因。說罷，與子游步行而歸，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孔子攝相推尊文王 黎彌沮賢進謁季氏

且說孔子官居大司寇，職掌全國刑罰，每遇審理訟案，不憑己意判斷，取決衆意的。依着槐下鞠獄的古制，大司寇堂前栽種三株槐樹，臨審孔子設公案於堂上，招集耆老、士庶人，及原被兩造的親戚朋友，分立於三株槐樹下，孔子命原被兩造詳述涉訟始末情形，然後向立於槐樹下的衆人，詢問兩造理由，誰曲誰直，衆人各憑己意回答，孔子審度衆人的答語，說明某某等立言公正，深合法理，立地依據判決，事無大小，一次審問即行判決，衆論悅服，從無冤枉，人人稱作孔青天。且說孔門弟子漆雕憑爲臧氏家臣，素有賢名，一日，憑來見孔子，孔子向他問道：「你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多年了，這三位大夫，那一位賢能呢？」漆雕憑答道：「臧氏家中藏有守龜，名叫蔡，三大夫皆視爲卜筮寶器，」

文仲闕三年卜一兆，武仲於三年間卜二兆，孺子容三年間卜三兆，憑在臧氏所見只在此，若問三大夫的賢不賢，憑沒有見到，不敢妄說。等到漆雕憑去後，孔子向隨侍的弟子說道：漆雕憑可稱得君子咧！言人的好處隱而顯，言人的過失微而著，才智不可及，精明不自誇，那個能够像他這樣呢？一日，公家養馬的廐，被火燒掉，孔子退朝，帶着子貢，再求急趨火所，遇見鄉人來救火的，很恭敬的向他們拜謝，士人行一拜，大夫行再拜，並向衆人問道：傷人沒有？衆人答稱沒有傷人，僅灼傷了幾匹馬。子貢問道：夫子爲什麼向他們拜謝？孔子答道：奔來救火，也是相弔，國廐不幸被火，吾爲國家官吏，禮當拜謝。身爲有司，豈可不知禮呢？子貢又問道：臧文仲職掌魯政多年，立言垂法，至今猶存，可算得知禮麼？孔子答道：臧文仲豈能算知禮，夏父弗忌行逆祀而不加禁止，臧氏燔柴於灶以奉祀，皆不合禮，灶乃老婦所祭，非有司所當祭的禮，好比人體，體不全，

不能算成人，禮設不當，怎能算知禮？再求問道：齊國二相，管仲過奢，晏子過儉，兩人誰算得知禮的賢臣呢？孔子答道：邦君樹塞門，管氏也樹塞門，邦君有反坫，以備兩君讌會，反爵於坫上，管氏也有反坫，奢侈過分，怎能算知禮，惟能用兵車，九合諸侯，不愧稱做賢大夫；晏平仲祭祀先祖，豚肩不掩豆，一襲狐裘穿着三十年，堪稱賢大夫，惟失之太儉，卿大夫有應享的祀典與章服，他捨棄不用，他人將無所適從，也不能算知禮。子貢見孔子自從攝行相事以來，欲效周公的行政，常常向門下弟子，稱道西伯文王的道德，無與倫比。便向孔子問西伯的道德，怎見得無與倫比呢？孔子答道：商朝虞芮兩國的君主，爭田涉訟，多年不能解決，虞君向芮君說道：西伯文王，道德高尚，吾們何不去請他一言決定？芮君允許，同行至西岐，走入西伯地界，祇見農夫讓畔而耕，百姓讓路而行，走入邑中，祇見男女分道而行，老人不提挈東西，走到朝上，祇見士讓大夫，

大夫讓卿，萬民安居樂業，衙無訟事，獄無繫囚。虞芮兩君自覺慚愧，相對長嘆道：「噫，吾們真是小人，不可以踏到西伯的朝上，自暴醜態，還是息爭回去吧！」於是由原路回轉，把所爭的田立爲息爭公田。由此看來，文王的善政，能够不教而使人聽從，不令而使人悅服，有誰能够比擬呢？子貢唯唯而退。孔子攝相多時，魯國大治，日漸富強，這消息傳到了齊國，正值晏嬰得病新死，齊景公哀泣了數日，心中正愁沒有賢臣能繼相位，忽聞孔子相魯，魯國日漸富強了。心想，魯國重用孔子必霸，魯霸必然爭地，齊魯本有夙仇，且係近隣，爭地必先及齊，如之奈何！急召大夫黎彌入宮，告以心中憂悶事。黎彌奏道：「主公憂慮魯用孔子，何不設法沮阻？」景公說道：「魯定公以國政付諸孔子，倚重非常，怎能沮阻？」黎彌奏道：「臣聞貪色是人的天性，國君當昇平之日，必生驕逸，臣請盛飾美女爲樂隊，以送魯君，魯君若然收受，勢必迷戀女色，怠於政事，疎遠孔子，孔子是聖

人見君好色疎賢，必然棄魯他去，主公可得高枕而臥了！景公大悅，卽命彌辦理。齊國自從管仲創行女閭三百，振興市面，至今通都大邑，都有女閭。黎彌親往各女閭中，挑選二十歲以內的美貌妓女，付以身價，帶回家中，命老樂工教以容璣舞曲，及管絃絲竹等音樂，分作四隊，飾以美麗悅目的舞衣，並備好馬一百六十匹，派黎彌爲使，用車載送魯國，暫停於曲阜南高城之外，彌先來相府請見季斯，說明奉君命，饋送女樂四隊，文馬四十駟，以固兩國邦交，請大駕親往點收，并乞奏明魯侯說罷，呈上禮單。季斯正在壯年，素來喜歡女色的，聽得有女樂四隊，料必是絕色美女，心中快樂非常，卽同黎彌來至南高城外，彌張設錦棚兩處，東棚陳女樂，西棚列文馬。季斯先觀女樂，祇見個個美麗如仙女，身披錦繡，奏以絲竹，作簡短的康樂舞，盡態極妍，有生以來，未曾見過，再看文馬，也都是雄駿良駒，就向黎彌笑逐顏開的說道：「旣承齊侯如此厚意，又勞

大夫親臨，敢不拜領。說罷，卽與黎彌同車至公宮門外下車，彌以國書相授，等候召見。季斯入宮朝見定公，奏明齊使饋送女樂文馬。說時呈上國書，定公接來閱看，祇見寫着：

「杵臼頓首啓魯賢侯殿下。向者孤獲咎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鑒及謝過歸田之誠，克終會好，欽佩莫名，祇因國事多勞，聘問缺然。而今覓得歌婢四隊，熟習雅歌妙舞，足以侑酒破岑寂；文馬四十駟，可以駕車備馳聘，敬致左右，聊作修好信物，兼申忱慕，伏維存錄爲幸。」

定公看罷國書說道：「旣承齊侯美意，理當收受，女樂何在？可往試觀優劣麼？」季斯奏道：「現在南高城外，車駕前往，驚動百官，不如微服往觀，臣當護駕同行。」定公稱善，卽召見黎彌，問過齊侯起居，說明親往檢收，彌先行。定公更換冠服，與斯同至南高城外。由黎彌導至東棚，四隊女樂，由隊長率領歌舞，歌喉妙曼，

舞態輕盈，霓裳光華奪目，看得定公魂消魄蕩，心亂神迷，如游天上，不復有人間思想了。舞罷，女樂一一向定公叩見，定公一面命季斯接收，一向向黎彌慰勞了幾句，命內侍導往館舍中守候回文，文馬也着季斯收受。定公還宮，這一夜不會合眼，好像歌聲常在耳中，女樂盡在帳下；思量孔司寇必不贊成收受女樂，只好將他瞞過，等到來朝，密召季斯入宮，叮囑瞞過孔子，即命季斯草就答書，書中無非致謝厚贈，鞏固邦交等語調，并取黃金百鎰，贈送齊使，黎彌接到復書及贈金，入宮謝恩辭行，回轉齊國，不在話下。且說定公分賞三十名女樂給季斯，文馬着圍人收養，就此君臣倆朝歡暮樂，日日迷戀女樂，不問朝政。定公失朝十多天，孔子早由南宮敬叔密報，即入宮面諫定公，不該迷戀女樂，不獨怠忽朝事，國家永無復興之望了，力請撤除女樂。定公諱言沒有收受，盡在季相府中。孔子即以敬叔之言爲證，定公仍舊諱莫如深，孔子只好退出。不料

定公遷怒於南宮敬叔，立地將他削職逐出都城。敬叔急來求救於孔子，孔子問道：你以多言招禍，君上借什麼罪名將你削職驅逐的？敬叔答道：君上說我外恃標榜，虛有賢名，內實奸詐，貪贓致富，謂吾家產較前增多十倍有奇，這是我善於居積，由田產和經營的商店中，連年所獲的厚利，並無一絲一毫不正的當的贓款在內，削職是無關重要，那身名被污，實屬難當，敢請設法挽救。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汪錡死社稷哀榮盡禮
孔子去鄉邦審慎擇棲

且說孔子聽了敬叔一席話，說道：「這是君上正在盛怒之下，丘的忠諫尙且不納，怎能替你設法呢？只好且作緩圖！」敬叔說道：「內侍廉侍頗得君寵，吾想化黃金百鎰爲私費，囑他在君前剖白，夫子以爲如何？」孔子說道：「君上因見你富厚多金，致坐貪污削職，豈可再用黃金買囑內侍進言？定公明知廉侍得了你的賄賂，才肯替你說情，愈足坐實你是植黨營私致富的了。不如養晦待時爲妙。」敬叔唯唯告別。且說定公自受女樂後，在孔子忠諫的當兒，推說齊國送來歌婢四隊，盡爲季氏收受，寡人祇受文馬四十駟。雖則諱不承認，還恐露出破綻，不得不強振精神，照常視朝，不過夜來同女樂廝混遲眠，來朝不免晏起。

視朝過時，累及衆文武在朝房等候多時。季斯本是好色之徒，自受女樂，朝歡暮樂，不問政事，久不入朝。子路爲季氏宰，看不入眼，往見孔子，說道：「君相迷戀女色，怠忽政事，魯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夫子可以挂冠出走了！」孔子答道：「魯是父母之邦，君相雖然荒於聲色，這是少年的天性，猶望君上頓然覺悟，吾魯尚有復興的機會，出國尙非其時咧。且待遇到大典，看君相是否照例舉行，再定行止。自古以來，君子得位不苟，審慎而後應徵，去位有史臣秉筆直書，也不敢冒昧而行。說時，隨手取一冊晉史，指給子路，閱看「趙盾弒其君靈公。」接着說道：「晉靈公大家都曉得被趙穿刺殺的。就爲趙盾是晉國的元老，靈公命勇士殺他未成，盾卽出亡，未曾出國，那靈公已被趙穿殺死，衆文武卽迎盾還朝，擇立新君，盾仍爲卿相，百官誰敢不仰承鼻息。偏有史官董狐，在晉史上，大書特書趙盾弒君四字。盾入史館看見了，命董狐把盾字改作穿字，并向董狐說

道：先君爲趙穿所弑，通國皆知，這樣大事，豈可在史冊上悞書我名，速卽改正。董狐答道：子爲正卿，逃亡不出境，還朝不討賊，弑君的主謀，不是你是誰呢？董狐之頭可斷，晉史不得改易的。趙盾長嘆說：大臣進退，有史官秉筆直書，怎可不加審慎呢！子路問道：趙宣子爲臣如何？孔子答道：晉靈公年少殘暴，不納元老忠諫，反欲置之死地，致被趙穿所弑，咎由自取。董狐可稱得良史，不懼權臣，直書信史。趙宣子不黜董狐，也是良大夫，甘受春秋史法的責備，祇爲進退不出諸審慎，徒貽後悔，當時逃亡出境，就可免此惡名。子路說道：定公素極倚重夫子，偶然溺於聲色，那是少年常有事，不能與晉靈公同日而語的。孔子說道：是啊。丘所以不願棄官他去，從此全國政事皆由孔子裁決。一日，守保邑的官吏來一角文書，孔子拆閱，書中敘述齊寇犯魯境，難民紛紛逃至保邑，城中避亂，公叔務人適居保邑，親見難民狼狽入城，汗流氣喘，把杖支着頸項，靠在城

牆上哭泣。務人揮淚口說：刀兵病民，賦稅累民，君子弗能够爲謀靖亂，士弗能够以死衛國，那裏說得過去呢！我既出此言，敢不拚死殺賊，以救百姓麼。說着，奔回家中，更換甲冑，執矛復出。隣童汪錡，素爲務人所嬖愛，當時自願隨務人同往殺賊，手執利斧作兵器，緊隨務人奮勇來戰齊寇。寇衆約有三百多人，保邑卻是小城，居戶不滿二百家，絕無一人敢作後援。務人本來不是有名上將，祇爲先君出亡失國，憂憤不平，願拚一死，遂與汪錡同死於寇，齊寇飽掠而去。保邑居民收取兩人屍骸，公議一律厚葬，耆老主張汪錡尙未成年，不當受公衆哀殤。保邑宰因爲此事，呈報大司寇取決，孔子批復云：「汪錡雖在童年，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死節等於成人，自當受民衆哀殤，並候君恩，與公叔務人體旌表。」保邑宰接到回文，依法舉行哀殤公葬，不在話下。光陰迅速，已屆冬至，是日例行郊天大典，自有司禮官先一日在南郊天壇打掃設備，至期陪祭。

大臣及司禮各有司，天未黎明，早已齊集南郊官廳，守到天明，方見定公駕到，那季斯位居卿相，例應陪祭，不料他貪戀溫柔鄉，托病不來，由孔子引定公入壇，行郊天禮，就位上香，獻爵，奠帛，讀祝，燔柴，三獻爵，九叩首，郊禮告成，向例君臣還朝視政，那知定公逕自還宮，并胙肉也無心分賞陪祭各官。孔子守到午後，命主胙官入宮奏請分胙。定公命內侍傳諭，分胙向歸季氏的，可往季相府去請命。主胙官再往季氏請命，寒冬日短，天已昏黑，季斯祇稱曉得了，當晚不及宰分，主胙官回去，守到次日下午，仍不見分胙。原來季斯荒於女色，已把這事忘懷了。主胙官恐怕得罪，不敢再去催促，孔子等到次日，不見頒賞胙肉，便向子路太息道：郊天分胙，爲一年一次的最重大典，現在魯君相沈溺聲色，連分胙也不在心上，怎能勉力圖強呢！吾道不能行於父母之邦，這是我的命吧！說罷彈琴作歌道：

「君相陷溺聲色兮，吾道難行，祀天分胙忘懷兮，吾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歌罷，召集一班門弟子，把家事交伯魚照顧；一面收拾行李，帶着一班弟子棄官出國。再求子路本爲季氏家臣，得悉孔子棄官出走，他倆本視家臣如敝屣，當下也卽同駕輕車，棄職追及孔子，同行出走。隔了兩日，大司寇衙署中，不見孔子來辦公，一班屬員，只道在家患病，帶着緊要公事，當門請示，伯魚出見屬員，說明家父因年老衰弱，出國訪名醫求治，匆促登程，不及入宮辭行，所有印信囑鯀代爲呈繳。說時把印信交給屬員帶去，並請入宮代爲奏明。屬員問道：大司寇何時出走，向何方去的，跨着快馬還追得轉麼？伯魚答道：出行已經兩日了，向那道而去，不曾說明。屬員懊喪告別，先到相府報告季斯，季斯收過印信，命他們回衙辦事，卽命再求駕車入宮，家人回報子路再求都隨孔子出走。

了。季斯長嘆一聲，命他人御車至宮門外下車。入宮朝見定公，奏明孔子已經棄官出國去了。定公驚訝問道：何不派飛騎追他回來呢？季斯奏道：出行已閱兩日，且不知向那方去的，無法追尋，只好由他去吧。定公太息道：孔丘在位，整飭吏治，奪回失田，確是個賢臣，一旦去國，未免可惜！季斯奏道：臣當派人向各國探聽，得悉孔丘托足那一國，然後派使徵聘他歸國，他的家眷都在這裏，遲早要回來的。接着奏請以叔孫州仇爲大司寇。定公准奏，傳旨特任。就此魯國的國勢仍歸衰弱，那季斯和定公，都因迷戀女樂，精神耗傷過度，朝歡暮樂了三年多，相繼去世。孔子要到魯哀公十一年奉召歸魯，且待後文再提。迴筆且說孔子棄官去魯，隨從弟子十數人，駕車隨行，及至中午下車打尖，孔子便同一班弟子商議道：丘匆匆棄官出走，此時好比一羣失林鳥，當往何處求枝棲？二三子替丘擇定一去處，否則大地茫茫，到那裏去呢？子路說道：當今惟衛君

靈公，最爲愛賢禮士，朝中賢臣頗多；並且由的岳家也在衛都，妻兄顏濁鄒景仰夫子多年了。到他家居住，必得優待。孔子說道：由的主張，正合吾意，准向衛國去。顏回說道：衛君不能用蘧伯玉，稱不得愛賢。衛夫人南子且有醜名，足見教化不良。常言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夫子何不另擇枝棲？孔子答道：衛國不少賢臣，如史魚等都得衛君信用，伯玉未仕，諒來未得重臣荐引，不足爲衛君咎。至於南子有醜行，他是生長於宋，嫁至衛國，咎在南子父母之邦。至於教化的良不良，入國問俗，就可曉得，丘當留心訪察。決定赴衛。大家登車，取道向衛國前進，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顏讎由下榻留聖人 衛文子當筵問賢士

且說孔子去魯適衛，行抵衛國邊境，遇見一婦人頭帶象牙櫛，行於道上。孔子停車向諸弟子說道：「欲知衛國的教化能否普及男女，當向婦女口中探風，諸弟子誰能去向道旁婦女作問答？」顏回答道：「願前往。」說罷下車，走至婦人前，拱手行禮道：「吾有徘徊之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萬獸集其中，有飲而無食，故向夫人乞借羅網而捕之。」婦人聞言即取象櫛給顏回，回受櫛問道：「夫人不問原委，即取寶櫛借我，爲什麼呢？」婦人答道：「聽了你的話，曉得你欲借象櫛一用。」回又問道：「夫人怎見得我要用寶櫛呢？」婦人答道：「徘徊之山，那是君的頭。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那是君的髮。百獸集其中，那是髮中生虱。借羅網捕之，那是借櫛捕虱。吾故取櫛授你。」顏回肅然起敬，解髮臨風梳櫛，然

後束髮加冠，取巾把櫛拂拭乾淨，拱手奉還，長揖而退，登車以問答經過，詳告孔子。孔子長嘆道：這婦人的智慧，吾愧不如，可見衛國的教化，普及闔門，否則婦人何來這樣的智慧呢！於是驅車前進，直至衛都，子路先入城報知妻兄，顏淵由久慕孔子大名，得悉駕到，立即整衣冠，同子路出城迎接，引導到家中，特設盛筵洗塵，并下榻連同諸弟子一併留住，誠意招待。衛國的卿相彌牟，又稱衛將軍文子，孔子與他未曾見過，惟有子貢與他相識，所以來朝子貢奉夫生命，來謁文子，文子素重子貢，是孔門賢弟子，親自降階相迎，讓入客室，分賓主坐下，文子問道：難得大駕光顧敝都，不知有無公幹？舍館定在那裏？子貢答道：並無公事，隨吾夫子同來觀光，現寓顏濁鄒宅中。文子問道：尊師孔子，官居魯司寇，兼攝相事，有何閒空來此呢？子貢就把齊人饋女樂，孔子棄官出國的經過，聊述一遍。文子道：吾君求賢若渴，並且久慕孔子大名，待牟入朝先容，吾君

必然親來徵迎。子貢謝道：承相國盛情，且等夫子來謁見時，面商後行如何？文子答道：這也可以的。時當午正，文子款留便酌，酒逢知己，談了一回。魯君及三家的近况，君子在背後不談人過，所以子貢不會說壞魯君臣，文子又向子貢問道：牟聽人說孔子施教，先授以詩書，次導以孝悌，再說以仁義，觀以禮樂，然後成以文德，入室升堂的弟子，計有七十二人，誰爲賢弟子？子貢對稱：賜實不知。文子道：子日與及門弟子共處，怎說不知？子貢答道：賢人舉動無妄，無從看出，所以君子有言云：「智莫難於知人。」况且夫子門人，共有三千，賜間有未得一面的，怎能以徧知賢否見告呢？文子道：就吾子所知的，請言其品行。子貢對道：能够不厭不倦，誦詩崇禮，行不貳過，安貧樂道，是顏回的品行。孔子讚以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純孝性成，德行無虧，若逢賢君知遇，顯親揚名，是個王者之相。不憂貧，不遷怒，不深怨，不記舊惡，是冉雍的品行。孔子稱他的

能才云：有土的賢君，有衆可使，有刑可用，加怒以服人，并讚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雍能够有始有終。好勇過人，奮不顧身，不畏強禦，不欺寡獨，出言循性，擅長政事，兼能治軍。是仲由的品行，孔子和以文，讚以詩，大意說：精通小法大法，能使下國強大，受天子寵命，不憂不懼，奏事忠直，強哉武士，文不勝質。敬老卹幼，迎賓勝任，好學博藝，辦事勤慎，是冉求的品行，孔子曾說他：敬老近禮，卹幼近惠，好學多智，勤則有功，好是個助宣德教的國老。持躬齋莊嚴肅，立志通達好禮，儻相兩君，篤雅有節，是公西赤的品行，孔子讚他道：禮經三百，可以勉學而知；躬行三千威儀，那是很難的。公西赤不解，便問怎樣解釋的？孔子答道：充兩君會盟的儻相，當觀容貌以相禮，度禮節以祝辭。匆促間度事制宜，這不是很難的麼？衆人聽得夫子讚美，以爲公西赤有成了，孔子向人說道：子華祇通達了當賓客的威儀，未能通達治國的本體哩！並向一班門下弟子

說道：你們要學賓客的禮儀，可以赤爲模範，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如不及，這都是難事啊。博無不學，狀貌謙和，德性敦厚，出言取信於人，輕視大人，不慕富貴，立志安靜，能享上壽，這是曾參的品行。孔子稱他道：孝是德之本，悌是德之序，信是德之厚，忠是德之正。惟參全備此四德。大功不誇，高官不慕，不屑趨炎附勢，不欺鰥寡孤獨，這是顓孫師的品行。孔子稱他道：不誇猶易爲，不欺無告的百姓，那是仁，讚以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稱他能貫通大學的深義。送迎賓客，恭敬不忽，交上接下，截然兩途，這是卜商的品行。孔子讚以詩云：「式夷式己，無小人殆。」文子攬言問道：這兩句詩意，是怎樣解釋的？子貢答道：式，作用解。夷，作平解，殆，作危解。那是說用公平作自己的矜式，自無小人結怨算計的危險了。所以孔子說：商常能持平以待人接物，雖近小人，絕無危險。貴顯不喜，貧賤不怒，爲民謀利，自奉廉潔，事上以誠，助下盡力，這是澹臺滅明。

的品行，孔子稱他道：獨貴獨富，君子恥之，滅明的立志如此。先事思慮周到，及事使用不亂，舉動合理，這是言偃的品行。孔子稱他道：欲能則求學，欲知則審問，欲善則慎行，欲給則豫謀，惟偃能之。獨居思仁，公言說義，讀詩，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縉的品行。孔子信爲異士，妻以姪女，縉出入門戶，未嘗越履，日常往來，足不踐影。春分蟄虫皆出，不殺生物，春夏草木滋長，不折植物，親喪守制，未嘗見齒，這是高柴的品行。孔子稱他道：柴於親喪，能盡禮，啟蟄不殺，順人道，方長不折，具仁心。這幾個同學，皆是賜所親見的。至於賢不賢，賜不敢妄言。

文子道：牟昔聞人言，國有道則賢人興起在位，中人服用，百姓歸附，今聞君論富茂極了，諸子皆可作諸侯相，可是當世未有明君，以致不遇吧？而今偕來敝都，吾國得多賢佐治，將有復興之望了！當下且談且飲，盡歡而散，子貢回見孔子，先述文子歡迎荐引，次述詢問及門弟子誰賢，接着把上文回答文子的話，

詳述一遍。孔子笑道：「賜僅知人之次。」子貢答道：「賜何敢自詡知人。不過述吾所見到的。」孔子說道：「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豈有思想不到的呢？」子貢道：「賜願聞其詳。」孔子道：「不克不忘，不念舊怨，是伯夷叔齊的高行。思天而行敬，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是趙文子的高行。事君不敢愛死，也不敢忘身，保全忠孝，不遺親友，得時則進爲君用，不得時則退而隱居，是隨武子的高行。爲人淵博多聞，才略足以名世，國有道，其言足以平治，國無道，緘口足以保身，是銅鞮伯華的高行。外寬內正，嚴於責己，寬以待人，行仁恐後，以善自終，是蘧伯玉的高行。孝恭慈仁，修德行義，遠貨去怨，輕財不貪，是柳下惠的高行。君雖不明，臣度量爲臣不可不忠，所以君擇臣而任，臣也擇君而事，君有道順從君命，無道不受命而退隱，是晏平仲的高行。蹈忠以行信，終日慎言，以免過，國無道處賤不悶，安貧無憂，是老萊子的高行。立志以待天命，居下不攀援求進，雖游四方，

常念父母，不盡樂而言歸，因無能而求學，是介子山的高行。子貢道：敢問夫子所知的，只有此數子麼？孔子答道：吾也略舉耳目所及的，從前晉平公問祁奚道：羊舌大夫是晉國的良大夫，他的品行何如？祁奚答稱不知。平公說道：寡人聞子自少養於羊舌氏，何故推說不知？祁奚對道：羊舌大夫少年恭順，心知有恥惡過失，立時改去，不使過夜，及爲大夫，盡善道而謙讓，及爲輿尉，正直而守信，他的爲人，溫良有禮，博聞多才。平公問道：初問子何以對稱不知？祁奚道：羊舌大夫每易位改變志行，所以不敢遽對。子貢告退，記述夫子之言。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私立廟文子詢廟制 好用兵靈公問兵戎

且說衛將軍文子，敬重孔子是當世聖人，自子貢別去，卽入宮奏明衛靈公，靈公素來愛賢禮士，聞得孔子到此，卽欲親往迎入朝中，任以國政。文子奏道：待臣先往請見孔子，傳達君命，迎他入朝相見，若然他不應召，必欲主公親往迎迓，便是傲慢，一旦任以國政，祇恐專權悞國，不可不審慎於前。靈公稱善。文子退歸，來朝整衣冠，命御者駕車，擬往顏宅拜見孔子，正遇孔子命子貢爲引導，先來拜訪。文子降階相迎，延入室中行禮畢，分賓主坐下。文子說道：昨日子貢到此，得悉大駕光臨敝都，欣喜欲狂，卽入宮先容奏明，奉君諭代表迎迓。這時正擬駕車造謁，大駕已至，不及恭迎，望勿見罪！孔子笑道：丘有何德何能，敢勞將軍遠迎，丘居闕里，每遇貴國士人來問道，談及貴國政治，總稱將軍才

兼文武，爲衛國柱石，衛侯也是當世首屈一指的賢君，所以專誠到此觀光，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朝問政，始信人言非虛，能不令丘折服。文子謙遜了幾句，接談了一回列國的近事，特設盛筵爲孔子洗塵，在座連子貢祇有三人，酒行三巡，文子想起了一件家事，便向孔子問道：先君安葬多年，尙無祭祀所在，今擬就家園空地，爲先君立廟，不知與廟制相符否？孔子答道：公廟設於私家，古禮所無，當世慣例，丘實不知。文子問道：立廟的尊卑上下，古制是怎樣的？孔子答道：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廟奉祀祖宗，乃分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所以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故分七廟，近廟爲高祖，按月朔拈香祭拜，遠廟爲祧，高祖之父母及祖父母，稱爲二祧，按四時致祭；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分爲五廟，祖考廟四時致祭；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分爲三廟，四時致祭；士立一廟，稱考廟，王考無廟，合於考廟，四時致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這

是從虞舜起至周代所不變的。凡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的郊祭，皆是配天大典，禘，五年大祭所及，惟太祖廟不毀，古制祖有功宗有德，立廟不毀，周代有功之祖，就是周文王的廟，有德之宗，就是周武王的廟，配食明堂，至今廟貌常新。文子又問道：祭典云：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這個四祖四宗，或爲異代，或爲有功德的祖考，當然立廟不毀。至於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屬異代有功德的，也可以保存其廟麼？孔子答道：是啊，誠如將軍所問，殷周的血系祖宗，有廟可以不毀，異代祖宗，有大功德於國家，雖在異代，也可以不毀的。詩經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這篇的意義，是周人追念邵伯的德政，不忍剪伐他所憩的樹，何況異代祖宗功德昭垂，安可不遵奉其廟呢？文子拱手改口稱呼道：夫子不愧爲天下名師，及門弟子達三千人，牟得聞一席教言，頓長不少見識，也欲執贄門

下爲弟子，幸勿見拒。孔子笑謝道：「丘安敢收將軍爲弟子，但是朋友切磋，本屬古今通例，將軍苟有下問，丘無不竭誠見告。」文子唯唯應命，就此常以夫子相稱，及至席散，約定來朝朝見靈公，孔子道謝回顏宅，顏回侍側，忽聞哭聲甚哀，孔子道：「回，你可知隣家何故如此慟哭？」回答道：「這種哭聲，不獨哀慟死者，還帶着生離的悲傷咧！」孔子問道：「何以見得？」回答道：「回聞桓山有鳥生四子，羽翼皆成，將向四海分飛，母鳥悲鳴以送，哀聲與此哭聲無二，是傷四子生離不返，回以音類推測而知之。」孔子即使子路赴隣家探問，果如顏回所料。隣嫗因夫死家貧，將賣愛女以葬夫，與女生離而痛哭。子路歸報孔子，孔子說道：「回可稱博學多能，精於辨別音聲，這是不易的。」子路說道：「夫子來朝入見衛君，不知有沒有大有爲的希望，何不先卜一卦，以驗否泰？」孔子稱善，即從行李中取出卜易的用具，虔誠自卜，得一賁卦，面上頓現失意狀態，一班弟子侍立觀看，子張發

言問道：師聞卜者得賁卦，皆斷爲吉兆，夫子卜行藏得之，也從吉論，爲什麼反覺愀然不樂呢？孔子對道：尋常卜易術士，懂得什麼易理，江湖亂道，不足爲憑。按周易，離下艮上爲賁，繫辭山下有火，並不是正色卦，若幹不正當事卜得之，可從吉論，丘的出處正大光明，黑白宜正，今得賁，在我不是吉兆。丘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珞，就爲質有餘，不受瑠飾的緣故呀。顏回說道：賁卦非正色，君子占出處得之，非但不吉，并且凶象顯露，夫子宜加注意。孔子說道：回，吾心不快，就爲此呀！孔子悶悶不樂，當晚無話，來朝孔子清早來見文子，文子就與他同車入朝，帶引朝見，靈公以賓禮相待，向孔子問道：鄭子產爲當世賢大夫，曾經向寡人說：有國家的，當計劃於廟堂之上，國政自然平治了。敢問語意何如？孔子答道：那是確論，能愛人的，人也愛他；惡人的，人也惡他。知道自己所好惡的，當知他人也是好惡的。這叫做不出戶庭，能知天下，就是推己及人的見解呀。靈

公依舊沒有了解，不願再行追問，便道：「現在天下紛紛，各以兵力爭雄，敢問編列軍旅，訓練戰陣，如何入手？」孔子答道：「孔丘祇知俎豆祭事，至於行軍列陣，沒有學習過，不敢妄對。」靈公正想練軍爭雄，聽得孔子答稱未習軍事，大爲失望，退入後宮。孔子退朝，別過文子，回到寓中，心頭煩悶，一言不發。顏回子貢早已看出夫子心事，默坐一旁，偏有個酷慕做官的子張，以爲夫子入朝，衛君必任以高位，就向孔子問道：「衛君素有愛賢之名，決不會以小就屈留夫子的。」孔子不對，子張又說一遍，孔子素來不以怒言對弟子，當下向子張含笑說道：「你去收拾行李吧，接着向一班弟子說道：『快去收拾駕車，午飯後吾要走了，不許漏洩，免得文子來挽留，糾纏煞人。』再求自言自語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說時拖着子路同去收拾行李，喂馬駕車，等到吃過午飯，孔子向顏回由揖謝招待盛情，并出禮物相贈，讎由推還不收，說道：『衛將軍囑我優待夫子，現在夫子

不別而行，將軍向我責備，如何回答呢？子路向孔子說道：大丈夫來得明，去得清，夫子現將望那道去，應該直說，免得舍親受責備。孔子說道：丘將往宋國去，由齊國邊界取道而行的。讎由方敢拱手送行。孔子遂挈諸弟子登車逕出衛都，取道向齊國邊境前進。去宋國雖近，也有二三日路程，偶從山前經過，孔子口中發渴，下車索飲，無如山野間絕無人家，找尋了一回，耳中忽聞水聲潺潺，循聲前往，瞥見山澗中積有流泉，清澈見底，諸弟子正欲爭相掬飲，不料孔子在一旁喝阻道：這種流泉喝不得的。子路問道：山澗流泉，不含毒質，爲什麼喝不得？孔子指着山上鐫字說道：鐫名盜泉，必爲盜賊的遺跡，不是吾等所當飲的。正說間，瞥見一樵子從山上走來，孔子向他動問道：敢問樵哥，這處流泉，爲什麼叫做盜泉？樵子答道：昔年盜跖洗劫衛國邊境，殺人無算，衛將軍率兵拿捉，盜跖逃匿此山中，口渴欲死，尋得此泉以解渴，卽於石上鐫盜泉二字，永留紀

念的。孔子便向子路說道：「由！可聽得麼？」盜跖食餘的流泉，丘惡其人，寧渴死，不願取飲。說罷，大家登車趕路，行至傍晚，投道旁客店中果腹宿夜，來朝起身，吃過早飯，付過宿費，駕車重行趕路。時在孟春天氣，東風送暖，草木回芽，正從田野間經過，霍地一陣歌聲，隨風送入孔子耳中，孔子舉目四顧，面現驚異狀態，即叫弟子停車。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解匡圍蘧瑗邀孔丘 救魯難子貢說田常

且說孔子去衛適宋，行至中途，瞥見道旁田畝間，有一老人，鬚髮皆白，約摸有百歲光景，一手攜杖，一手向田中拾取去冬遺落下的稻穗，口中唱着歌，看他快樂非常。孔子遂叫御者停車，并向子貢說道：「那老翁偌大年紀，能够自樂其樂，大可去和他一談。」子貢應命下車，逕向老翁迎面走去，及至近身，向他微嘆道：「老丈如此高年，不能够安居養息，還在這裏唱歌拾穗，怎不懊悔呢？」老

人不答，子貢連問不已，老人被逼不過，回答道：「吾林類有什麼懊悔呢？」子貢道：「老丈少年不勤學行，壯年不求競取，老無妻子代勞，死期將至，有什麼樂趣在陌上行歌呢？」林類笑答道：「吾的所以爲樂，是大家有的，你獨以爲我憂，難道你是不懂人生自有樂趣的？」子貢道：「吾少不勤行，壯不競取，故能壽至今日，老

無妻子代勞，死期將至，脫然無累，故能快樂行歌。子貢道：壽固人人所樂，死固人人所惡，子爲什麼以死爲樂呢？林類說道：死與生一往一反，所以死於是，的安知不生於彼；又安知營營求生者不可得，人人料他將死偏不死；又安知我今日死，較勝於昔日生呢？子貢不解語義，長揖而退，登車以林言轉告夫子。孔子道：丘早知可和他一談，果不出吾之所料，不過他的語義很長，尙未說盡咧。子貢問道：此老不像隱士，自稱林類，究竟是個何等人物？孔子答道：那是個善於養生，不慕虛榮，隱於田畝間的高士，誰說不是隱士呢？說罷，命弟子驅車前進，這天趕到匡地歇夜，投入一家客館中膳宿，不料從前陽虎失敗奔齊，來居匡地，就住在這客館裏的，旋因橫征賦稅，匡人將殺他，虎連夜改裝脫逃。孔子面貌頗似陽虎，客館主人見孔子及暮來投宿，貌似陽虎，且是山東口音，悞認作虎，密報匡簡子，簡子連夜召集壯丁二百多人，各執傢伙，把客館圍得水洩。

不通，來朝孔子起身盥漱，忽見子路怒容滿面，手挺長戈，走來說道：「匡人不知分量，集衆圍住客館，攔住去路，欲害夫子，由雖非萬人敵，諒來這一班無知匡人，還殺得退咧，願去決一死戰。說罷，轉身欲行。孔子喝阻道：「且慢，世間惟有仇殺，丘與匡人都屬素昧生平，前日無仇，往日無冤，決不至於加害，其中只怕有誤會，吾來鼓琴，你作歌相和，接着命顏回出去詢問匡人圍困原因，顏回應命，自去與匡人問話，孔子取琴而彈，子路唱歌以和，彈的是文王操，三闌告終，匡人已散去十之六七，子路說道：「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孔子說道：「還沒有回來，難道棄他而行不成？」子路說道：「待由去找他來。」話聲未絕，瞥見一隊戎裝兵士，排衆直入，子路急取長戈以備迎敵，忽見一文士從兵隊中走出，向孔子作揖行禮道：「前日駕臨敝都，正遇瑗因事赴鄭，昨日回都，往見衛將軍文子，談及大駕僅留兩日，不別而行，已望宋國去了，文子命瑗率隊飛馬追趕，無論如何，須

同大駕回轉，還望勿卻。原來來者是蘧瑗字伯玉，素來與孔子相識的。孔子還禮讓坐，問道：丘聞史魚荐子於朝，靈公不能用，現在經何人推荐，任何官職呢？伯玉說道：雖經文子荐引，靈公仍不用，文子見吾家寒，分祿贍我身家，文子可稱爲當世不可多得的賢卿相，他將以去就爲公爭位置，願公不要辜負他的盛情！孔子答道：偏勞吾子跋涉，自當回去。說時，顏回走來，見過伯玉，孔子問道：許久不見你歸來，只道你死於匡人之手了。顏回答道：回何敢死，往見匡簡子，詳告夫子姓氏里居，他纔知悞認夫子爲陽虎；匡人受虎苛政，欲殺虎以洩憤，不欲加害夫子，已將匡人喝散了。孔子方纔明白，當即同諸弟子駕車，隨伯玉歸衛，卽寓蘧宅，靈公待以客卿禮，孔子日與一班賢士大夫交游，很是投契。挨過了半年，賢大夫史魚病入膏肓，自知不起，向兒子說道：吾仕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我死，移置屍體。

於牖下，且慢大殮。言畢而卒，其子遵遺囑，移屍牖下，百官俱往舉哀，靈公也往弔，不見舉行大小殮，很詫異的詢問孝子，爲什麼不殮？孝子卽以遺言奏明。靈公失容答道：這是寡人不納忠諫的過失。一面命殯於客位；一面進用蘧伯玉爲大夫，并把彌子瑕降職。孔子批評道：古來忠臣諫君，至死方休，惟有史魚死後尙能行屍諫，能够忠感衛君進賢，史魚可稱直臣咧！且說南宮敬叔因被魯定公削職，探得孔子在衛，他也帶厚禮來朝衛君，獻禮求請援助。靈公許諾，擬將他的厚禮，送給魯君，乞情准予敬叔歸魯。文子退朝，往問孔子以賄送敬叔歸國，是否可行？孔子答道：敬叔以富敗，今再以重賄求歸國，後患無窮，不如盡散其財以求貧，歸國可絕後患。文子稱善，不復賄魯。敬叔相依孔子，將來同行歸魯，這是後話。且說齊國的田常，自從晏嬰死後，便想叛亂奪取君位，憚於高鮑二重臣，不敢冒昧作亂，及聞孔子去魯，便向景公奏請伐魯。他以謂兵權在

手，將來容易奪取君位。景公准奏，命他訓練三軍，以備伐魯。這消息被在齊的孔門弟子曉得了，密報孔子，孔子便召諸弟子商議道：魯是吾父母之邦，現在田常將伐魯，丘的廬墓將遭兵災，不可不救。吾想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你們誰有口才能够奉使往說田常？子路道：由願往見田常。孔子不許，子張請往，也不許。子石請往，也不許。三人退向子貢道：夫子欲屈節於田常，我們三人請往，皆勿許，這是吾子用辯之時，何不去請行？子貢入見孔子，請命使齊，孔子許之。子貢便即駕車來齊都，請見田常，田常延入，見面搶先說道：吾子前來，阻我伐魯麼？子貢答道：賜隨孔子去魯多年，魯事與賜無涉，專爲將軍運籌到此，據賜愚見，收功於魯實難，伐吳圖功較易。田常問道：怎見得伐吳較易？子貢答道：賜聞憂在內的宜攻強，憂在外的宜攻弱。將軍三次請封不成，是大臣不聽令，鮑晏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將軍無功可言，君恩日疏，欲與大臣爭，將軍不覺危

險麼？田常道：子言誠然，不過先遣兵車已及魯境，不可改道奈何！子貢道：將軍下令緩進，賜請救於吳，乞吳師伐齊以救魯，將軍可移兵與吳戰了。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行至吳，入朝吳王，奏道：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重鎮千鈞，加銖兩便見傾側移動。現在齊國將加兵於魯，一戰而勝，與吳爭霸，臣竊爲大王擔憂！宜速仗義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此爲大王雄長天下的功業，豈容錯過。名爲救魯，實困強齊，智者決無疑意。吳王說道：子言雖合時勢，不過吳常困越，宿仇未解，現在越王養士教民，久有報吳的決心，須待寡人先滅越，然後移兵伐齊以救魯。子貢奏道：越國僻小不及魯，吳國新強勝於齊，乃大王今欲捨齊而伐越，齊兵早以伐魯奏功。大王當以救弱存亡的仁義，號召諸侯，若棄強齊而伐弱越，不義不勇，何以顯名當世？臣聞勇者不畏難，仁者不欺弱，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宜存越示天下以仁，伐齊救魯，示天下以義，威震晉

國。天下諸侯正愁無盟主作保障，得聞大王鋤強救弱的威名，必然相率來朝，霸業告成，易如反掌。若然大王恐越乘虛來復仇，臣請往見越君，令他出兵隨王伐齊，大王可令他充先鋒以立功，此乃害越利吳的絕妙上策，敢請大王明察。吳王聽說，笑逐顏開的說道：誠然是絕妙的上策，但是吳越深仇未解，寡人得悉勾踐自會稽放回，臥薪嘗膽，誓欲報吳以雪恥，正在養士練兵，希圖一戰勝吳，未必肯聽子游說，出兵隨我伐齊，子將奈何？子貢答道：臣聞越君期以十年教訓生聚以雪恥，現在爲時不久，國勢未強，怎敢不服從大王命令，倘然不納臣言，請大王先出兵伐越，不怕他不屈服。吳王稱善，子貢辭謝而行，逕向越國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吳使見齊君求婚勸和
聖人見南子出游陪乘

且說子貢辭別吳王，從姑蘇雇舟，從水道赴越，不能直達越都，行至中途，捨舟登陸，雇車乘坐，逕到越都，就城外館舍稍息，館人入朝報稱有吳使到此，越王駕車出城，入館迎候，請子貢登車，親自爲御，直抵朝門下車，延子貢入朝，以上賓禮接待，賓主安坐，越王問道：大夫辱臨蠻夷小國，不知有何見教？子貢答道：賜從吳國到此，曾說吳王出兵伐齊救魯，以仁義昭示天下，吳王採納賜言，猶恐大王乘虛襲吳，擬先伐越。賜說破越固可操左券，不過尙無仗義救人的決心，徒令人生疑，計太拙；具有仗義救人的意思，使他人預知，計太險；事未發動，先聞於衆，計太危。這三項，皆足爲舉事的禍患！勾踐拱手說道：孤因不度

德，不量力，與吳爲難，受困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苦思與吳王接踵而死，這是孤的志願。今請大夫幸告以利害，使孤知所適從。子貢答道：吳王爲人猛暴不仁，臣下難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伍子胥倚老忠諫，吳王深惡之，太宰嚭以嫉賢進讒，嬖倖當國，這是天假越以報吳的機會，王苟能發兵以激他伐齊之志，獻重寶取悅他心，卑辭聽命以尊奉，促成他出兵伐齊，這是聖人所云屈節以求達的良謀。若然伐齊不勝，是越之福；若勝則驕，必然移兵臨晉；賜當北行，請見晉君，出全國精銳迎敵，吳先與齊戰，精卒傷亡必多，又被晉用重兵奮鬪，吳師必弱，王可攻其疲以復仇，事必有濟。勾踐作揖拜謝道：謹遵教言行事，決不背信。子貢臨別切囑以速爲貴，遲恐他按兵不動，養精蓄銳，專與貴國爲難，奈何！勾踐唯唯答應，親送子貢出城，鄭重而別。子貢仍回姑蘇，朝見吳王復命道：仰仗大王威望，臣往見勾踐，先揚大王德威，次動以利害，說

他出兵隨王伐齊，勾踐已應允，即日率兵來朝聽命了。吳王大喜，慰勞了幾句，卽行回宮，設宴爲子貢洗塵，不必細表。隔了五日，越王使大夫文種帶精兵三千來從征，兵駐城外，文種先來謁見太宰嚭，說明來意。太宰嚭卽同他入朝，文種向吳王九頓首奏道：「吾主得悉大王將率仁義之兵，伐齊救魯，盡出越國境內精銳三千人，先遣臣統率來朝以聽令，吾主現在守國，靜候王命以定行止。」吳王卽向子貢問道：「越王有隨從寡人出征意，卿以爲如何？」子貢奏道：「越國盡出精銳以聽令，國內空虛，再欲其君棄守從征，與義不合，當命他留守社稷爲是。」吳王乃受越卒，謝絕勾踐從征。吳王命駕赴教場校閱，帶着子胥子貢太宰嚭同登將壇，先閱本軍，由左右司馬執旗領隊，吳國的軍隊自從孫武子訓練以來，行伍整齊，軍令嚴肅，共有左右中三軍，春秋時的軍制，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吳爲大國，故有三萬七千五百名兵士，馬步車三隊俱全。當下聞鼓

則進，操得非常認真，操演既罷，即命左司馬王孫駱、右司馬鱗毅爲左右兩軍元帥，伍員爲中軍元帥，即日出兵伐齊救魯。子胥奏道：「伐齊師出無名，欲救魯不如遣使至齊，爲太子波求婚，且勸齊侯不必伐魯，齊侯年老，國無良相，決不敢違逆王意，便可不折一矢以解魯難，勝於出兵多多了。」吳王向左右司馬詢問道：「伐齊婚齊，那一樁爲上策？」王孫駱答道：「婚齊爲善，臣請至齊乞婚，並勸阻伐魯。若然齊侯拒婚不納，勸然後合吳越之衆以伐齊，不難一戰勝齊了。」子貢祇望齊不伐魯，不望吳必伐齊，所以不發一言。吳王即使王孫駱至齊求婚，並勸收回伐魯之兵。齊景公年已老邁，宮中祇有一愛女少姜，心雖不忍遠嫁，祇爲國中沒有良將相，不敢開罪於吳，只好應允婚事，并命田常收回伐魯之兵。王孫駱歸國復命。子貢得悉魯難已解，遂向吳王謝別欲行，吳王說道：「子說越君出兵助孤出征，現在魯難已解，吳不伐齊，令越兵空勞往還，未免說不過去。」

罷子貢道：吳晉有仇，何不遣越兵伐晉，若勝便可取威定霸了。說罷，不管吳王依不依，急急告辭出朝，駕車回轉衛國，以游說吳越兩軍，並勸阻齊不伐魯的經過，很詳細的報告孔子。孔子說道：伐齊救魯，是丘的始願，疲吳強晉，那是賜多言失信，吳若伐晉不勝，豈不要恨你，你的游說口才，可稱當世無匹，惜乎喜歡多說，言多必敗，古有明訓，以後慎言爲宜。子貢唯唯，隔不多日，得悉吳王親將中軍伐晉，幾乎全軍覆沒，虧得子胥率兵赴援，纔得退兵歸國。表過不提。且說衛靈公夫人南子，本係宋君的愛女，美而淫，未嫁時與大夫宋朝私通，既嫁靈公，閱年卽生一子，取名蒯聵，稍長卽立爲世子，南子酷愛美男子，及見倖臣彌子瑕，姣好如處女，又與他私通，時常入宮幽會，靈公瞞在鼓裏，彌子寵倖有加。一日彌子，在南子宮中摘取一枚熟桃，且啖且走，正遇靈公迎面走來，彌子無可飾辭，就將食過的半枚桃子，塞入靈公口中，說道：此桃鮮甜如蜜，臣不忍

獨吞，特來與主公分嚐美味。靈公顧語左右道：彌子忠極了，食桃而甘，入宮與孤分食，可稱刻不忘君。左右無不匿笑。彌子出入宮中，益加無忌，旋爲蒯瞶眼見他從母寢宮中走出，密報靈公，方把彌子降職疎遠。南子便覺寂寞。一日，聽得孔聖人在衛，即向靈公問道：什麼叫做聖人？靈公說道：無書不讀，無所不知，色色勝人一等，便是聖人。南子心想：聖人既然色色勝人，面貌必然姣好，似宋朝，渴想一見，便向靈公說道：孔子爲天下聞名的大聖人，妾欲一觀容貌，以擴眼界，敢請於宮中召見，俾妾得於簾內觀看。靈公含笑唯唯，即使內侍往籬宅宣召孔子入宮。孔子只道有緊要國事商議，即隨內侍入宮朝見靈公。南子在簾內把孔子仔細打量，祇見面色蒼黑，頰下三綵長鬚和鬢髮都白得和銀絲相似，年紀約莫六十多歲。瞧見這樣一個老頭子，大失所望，退入後宮。孔子侍立君前，不見靈公，諮問什麼，忍不住說道：主公召臣，不知有什麼政事下問？靈

公匆促召見，未曾預備說話，被孔子出言追問，未便直說南子要見你，轉念之間，說道：並無政事，祇爲天氣困人，孤將與夫人出城游覽名勝，召卿爲陪乘偕行。遇有不明白的古蹟，可以向卿諮問，增廣見識。接着，傳命駕車，請夫人同車出游。南子聽得清楚，退入寢宮，理妝更衣，然後走出宮來，靈公早已坐在車上等候。南子登車，靠右坐定，宮衛前導，孔子坐車隨後，叫做陪乘，一路蹄聲得得，逕出南城，游覽名勝。恰巧伯玉、文子、子貢等也在附郭踏青，瞥見車駕經過，孔子陪乘相隨，三人都驚視太息。伯玉口成一歌，教授道旁兒童學唱，一傳兩，兩傳十，一剎那附郭兒童都喜唱此新歌調，等到靈公游罷回城，孔子在車上，聽得沿途兒童唱道：

「日暖風和兮，君與夫人出游。客卿充陪乘兮，過市衆目昭彰。童子無知兮，不知是敬是褻！又不知同車者是色耶，從車者是色耶。」

孔子聞歌聲微嘆道：惜乎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不多一回，車駕已抵宮門，孔子辭駕歸寓，即向一班弟子道：丘鬱鬱居此，將屆一年，毫無建樹，虛擲光陰，吾將去宋了，宋是我的祖國，較魯更爲密切，吾意已決，你們去收拾行李吧。不料這一席話，被伯玉在隔壁聽得了，急急走來挽留，孔子見寓主人竭誠挽留，盛情難卻，只好暫且住下，不料隔了三日，接得孔蔑遣人來報喪，伯魚因病身亡，催促孔子回里主持喪事。孔子就借此入朝辭行，并向一班卿大夫告別，文子奉君命挽留，孔子答稱：丘僅有一子，身死不去主持喪事，於心何忍，准丘告假一年，再來就教。文子笑道：假期太遠！必須留賢而行。孔子只好將子路子羔留荐於衛君，自己纔得挈諸弟子告別登程。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姑布子卿攔路相仲尼 司馬桓魋在朝譖孔子

且說孔子駕車逕出衛都，本擬歸里爲伯魚主持喪事，繼思回轉魯國，魯君及季氏必然要逼我回任，近來魯政廢弛，國勢益弱，更非昔日可比，雖有直臣當國，也難着手整理，於其歸里被困，還是且慢歸去。況且子死不必老父含殮，有孔蔑在家，儘可應付得了，何苦要回去觸景悲傷，增重我喪明之痛呢！想到這裏，便命停車，對冉求說道：丘決計不歸魯，派你回去，幫同孔蔑辦理喪葬，事畢，你到宋國來，如不見我，可向子罕探問我的行蹤。宋國只有子罕最賢能，平生不以誑語欺人，丘信他決不誑告你的。冉求應命，自駕一車，取道逕歸闕里，孔宅，見過孔蔑，說明來意，幫同辦理棺殮伯魚，並擇日發引舉囊，遍發訃聞，至期，魯國卿大夫俱往弔唁，這時季斯已患色癆身死，由子季康子當國，當下

也來弔喪，由冉求招待，康子問起孔子現居何國？爲什麼子死不歸主喪？冉求答稱：現在宋國，因爲歸來主喪，觸景徒傷老懷，所以命求回來襄辦喪事的。康子說道：自我執政，朝中苦無賢士相助，你與我原屬舊賓主，應該幫忙，不容你去魯咧。冉求只好應命，那知康子弔罷回去，卽入宮奏請魯君委任冉求爲右司馬。原來樂頌新死，無人補缺，康子素知冉求謀勝於勇，足當此任，所以在魯君前力保委任。冉求接到委任，心想本屬棄職家臣，一躍而爲朝廷大臣，司馬職司軍旅，可以發展才藝，何樂而不爲。卽赴季氏，謝過康子，一同入朝。就此冉求長仕魯國，將來孔子歸魯，就是冉求在魯哀公前力保所致，後文自有交代。

迴筆再說孔子在衛都打發冉求歸魯去後，卽命子貢御車，逕出東門，取道向宋國而行，瞥見名相家姑布子卿乘車迎面而來，孔子向子貢道：賜速引車避道，迎面來的，必要相丘面貌，速速避讓，省卻許多磨煩！話聲未絕，對面的車馬，

直衝過來，幾乎相撞，子卿扣住絲韁，孔子下車正擬步行避面，不料子卿也即下車，攔住孔子，自頭至足，端相了一回，又退後幾步，遙相了一回，孔子索性兀立着，等他問話，子卿只做不會看見，祇管向子貢問道：「走下車來的是何人？」子貢答道：「是我師孔丘。」子卿說道：「可是魯孔丘，聞名長久了。」子貢問道：「子近相吾師面貌，遠望吾師身段，究竟何如？」子卿答道：「令師生着唐堯的顴，虞舜的目，夏禹的頸，臯陶的口。從前面相他，盍盍乎似有王者相；從後面相他，高肩弱脊，不類四聖的背形。子貢聽了，懊喪吁氣。子卿道：「子何必失意，吾言尙未盡咧。汗面而不醜，顴喙而不削，從遠凝視，形亂若喪家之狗；接近透視，神全有無窮後福。再加端相，晚年絕無富貴可言。怪哉！令師之相，生平相遍天下士，未有如此形神迥異，判若天淵的。子何必失意。說罷，登車而去。」子貢以言詳告孔子，孔子說道：「所言無關重要，所難堪的說吾似喪家之狗！」子貢問道：「喪家狗爲什麼難當？」

呢？孔子說道：賜難道不曾見過喪家狗麼？斂無棹，祭無器，無人願望，換句話說：就是上無明王，下無賢士，王道衰微，政教失墮，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百姓離心，身當其衝，好似喪家之狗。丘何敢當說罷，大家登車趕路，一路很平安直抵宋都東郊，孔子命顏回往見司城子罕，子罕久慕孔子大名，與顏回是舊交，當下聽得顏回說：夫子在東郊，子罕便請顏回在家少待，他卽入宮奏明宋君，宋君卽派大司馬桓魋出城迎接。宋國官制以大司馬官位最高，桓魋年紀祇有三十多歲，面貌姣好，以男色見寵於君，得掌國政。當下奉命迎孔子入朝，謁見宋君，宋君見他老成持重，頗加敬禮，朝罷，命子罕伴往館舍中休息，那桓魋恃寵專權，恐怕孔子得君信任，奪他的官位，早存讒害之心。當日宋君召集各大臣入宮商議，當任孔子以何種官職？桓魋奏道：孔子野心勃勃，不是來想做官，乃是來相奪君位的。宋君問道：怎見得他有此野心？桓魋答道：他在魯官居大司

寇，攝行相事，可稱位極人臣，臨了棄官而逃。就爲逆謀洩漏，恐怕定公將他正法，只好逃亡，否則官至相國，豈肯出國逃亡？這一席讒言，宋君竟悞信爲真，便命桓魋留心偵察，桓魋暗暗歡喜，孔子全然不知。次日循禮入朝，宋君已存輕視之心，有意向孔子問道：寡人欲使永守社稷，欲使百姓信孤不惑，欲使百官竭力效忠，欲使日月得時，欲使聖賢自來，怎樣可以遂孤所欲？孔子答道：千乘之君，向丘下問的不少，從沒有像吾主公問得如此詳盡的。然而主公所欲的，件件可以得遂。丘聞鄰國親善，則永守社稷，不殺無辜，無放罪人，則百姓不惑，親君子，遠小人，則百官效忠，尊天敬鬼，則日月得時，崇道貴德，則聖賢自來。宋君說道：卿言甚善，寡人不佞，那裏能够呢！孔子說道：並非難事，祇須實力奉行。宋君卽給客卿祿，養與孔子，囑他每日列朝，以備諮問，孔子暫得安居。這時晉國正欲以兵威爭霸，欺宋積弱，將討伐他，晉君密使大夫韓不信易服至宋觀

察，正遇守宋陽門的介夫身死，守城官子罕臨弔，撫棺大哭，且探得孔子在宋，韓不信歸報晉君道：陽門介夫死，子罕臨弔慟哭，壯丁無不悅服，且有孔子在宋，安可伐宋。晉君准奏。此事傳到宋國，孔子說道：詩經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可爲子罕賦云：韓不信也可稱爲善於觀察的賢大夫，正史官周任有言云：「民心悅服之人，弗可輕敵。」子罕哭泣盡哀，能使晉兵不敢伐宋，賢人舉動如此重大，能不審慎呢？一日，孔子同諸弟子步行至東郭遊玩，瞥見一處未完工石槨，一班工匠都因患病歇工，孔子向病者問道：這座石槨是誰家的呢？病者答道：是桓大司馬的石槨，他年紀尙輕，未必見得就會死，逼着工匠嚴寒酷暑不許停止，工作了三年多，還未完工。孔子問道：石槨工程，怎樣煩難若此？工匠答道：他死後要用許多活人殉葬，騙人走入，踏着機關，墓門立刻下陷，這樣慘無人道的工作，誰人會做呢？孔子長嘆道：始作俑的，永無後代咧！石槨要

這樣工程，不如使他溺死江湖，葬於魚腹，免得害死許多男女了！子貢問道：禮載喪事不豫謀，這算什麼呢？孔子答道：既死議諡，諡定卜葬，既葬立廟，皆屬臣子事，不是預謀的，何況自爲葬事，可稱千古未聞！這一席話，有人告知桓魋，桓魋遂視孔子若眼中釘，非拔去不可，密囑館人暗察孔子行動，每日報告兩次。虧得館人先受司城子罕吩咐，照料孔子，館人因知子罕爲賢臣，桓魋爲佞臣，願聽子罕的命令，保護孔子，孔子方能暫時安居。一日桓魋遇孔子於朝，故意問道：先生在魯，官居大司寇，地位不能說不高，兼攝相事，君上的信用不能說不專，何以在位不能致魯國於富強，自問能及管仲晏子的功業麼？棄官去魯，不能隱居山林，卻去東奔西走，乞憐於諸侯，自問能及伯夷叔齊的清高麼？子既負聖人的盛名，敢請明白答覆。孔子答道：雁鵠不知鴻鵠之志，夏蟲豈可語冰，丘在魯任司寇，專司刑法，司寇秉禮，使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列爵賞功，

制刑罰罪，上下遵守，無敢相違，鄉黨尊老敬幼，升降揖讓，都中規矩，百姓知恥達禮，路遺不拾，請謁不聽，執法聽訟，無私無枉，抑強歸田，國中大治，鄰國皆來觀光，這是丘在魯攝行相事的行政，諒大司馬也有所聞！至於丘棄官去魯，實因君相溺於聲色，累月不視朝，郊祀不分胙，不得已用此棄官強諫的下策，還望君相覺悟，遠色親賢，以竟吾志。丘原係宋國後裔，今歸祖國，當然不能與夷齊並論，至於管仲能致齊國富強，晏子能够相君守國，都不過及身而止。現在齊國的霸業安在呢？丘在位日少，苟能久居相位，不獨霸業可成，且可復興周公的盛治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捨車易服避免桓魋害
飛隼貫矢知爲肅慎罽

且說桓魋當着宋君，故意詰問孔子，反被孔子侃侃而談，申說自己在魯的政績，並棄官去魯的苦衷。都是實情話，宋君和幾個賢大夫聽了，都深信不疑；惟有桓魋冷笑呵呵，還想強辭駁問，虧得子罕攙言勸道：二位既屬同朝，應該和衷共濟，爲宋國謀國民福，纔是道理，何苦弄這沒來由的唇舌，徒傷和氣呢？桓魋惟作嗤鼻笑，不再發言。等到朝罷，子罕親送孔子歸館舍，孔子微嘆道：丘去父母之邦，來此祖國，本想勉力圖存，免被強國所吞滅；那知朝有佞臣，丘無立足地，行將和大夫長別了！子罕勸道：且請少留，列國和敵國都差不多，只怕大駕栖栖皇皇，終久覓不到一處樂土，既來之則安之，希望佞臣失寵去

位，夫子就得職掌大權了！孔子見他誠意相留，只好答應。子罕告別而行，走出館門，正遇館人迎面走來，愁容滿面，子罕四顧無人，便向館人問道：你心頭有什麼憂愁？館人附耳對道：桓大司馬決心要殺害孔子，叫我監視密報，不准漏洩的。子罕說道：倘有密謀，速速先來報我。館人應命，子罕步行回家。且說孔子自和桓魋爭論以後，幾日不曾入朝，整日的悶居館舍中，無可消遣，只好集諸弟子於後園大樹下，講道解悶。館人每日照實稟報桓魋。不料桓魋強逼他入宮密報宋君，說孔子日集弟子於館園大樹下密謀造反，先殺司馬，次逐君上。由孔子承襲君位。宋君聽了，打量館人誠實忠厚，信以為真，便命桓魋把家卒扮作盜匪，潛入館舍把孔子及隨來弟子一併殺卻。事後，推說盜殺便了。桓魋領命，帶着館人出宮，約定來朝行事。館人潛行至子罕處，照直報告。子罕聽了，心想，放走孔子不難，只怕桓魋歸罪館人，將他殺死，祇有將他調守宋陽門，方

可保全他性命。想罷，寫就一密函，交館人帶呈孔子。并囑館人待命調守城門避害。館人叩謝而歸，將密函面呈孔子，孔子拆閱，祇見上面寫着：

「佞臣竟敢誑奏夫子密謀造反，得旨於來朝加害夫子，天心不容，得有送函人告密，夫子宜於今晚微服由宋陽門出走。此函閱後，即付祝融氏，

杜絕枝節，後會有期，前途珍重。名兩隱即日」

孔子與諸弟子一同閱過，子貢取火燬去來函，爲防耳目衆多，照常至大樹下講道，直到傍晚，始入室晚餐。那館人在午前，即奉司城命令，調充宋陽門介夫，館人立即往宋陽門看守去了。孔子守到黃昏，與諸弟子一齊扮作商人，命公良孺顏刻各駕車輛，裝載行李，先行出城等候，孔子同顏回原憲，三人步行出城，還有一班弟子，遠遠隨行。及抵宋陽門，正遇舊館人輪值守門，孔子同諸弟子方得安然出城，行不多時，舊館人從後趕來，向孔子稟告道：來朝桓魋見夫

子已經逃遁，勢必向我追究，性命難保，願隨侍同行。孔子只好叫他附車同行，乘着月色，趕行數十里，投客店歇宿。孔子因爲自身尙無安頓所在，擬將舊館人荐給子路；當夜作書交給舊館人，帶往衛國，求見右司馬仲由，必有安插所在的，舊館人接信藏好，來朝逕往衛國求見子路，後文自有交代。孔子黎明起身，命顏刻等駕車趕早登程，向陳國取道而行。我且暫時不表。再說那桓魋決意欲害孔子，昨夜密囑家卒隊長向正道奉君命暗殺孔丘，以避害賢之名，他每日拂曉起身，與弟子們在館舍後園大樹下，煮茗清談的，你帶二十名家卒，喬裝盜匪破牆而入，把孔子及他的弟子與館人，一併殺卻，回來領賞，不得有誤。向正應命退出，選定二十名精兵，稍事休息，等到鷄聲三唱，一齊起身盥漱，更換雜色衣服，各執利器，由便門走出，向正領隊，逕至館舍後園牆跟首，向正卽用鑕鐵鑿鋼矛，刺倒一角園牆，率衆從缺口處冲入。時值曉霧迷漫，向正望

到大樹下，好似有人聚在那裏，就喝令砍倒大樹，見人卽殺，多一顆腦袋，多領一錠賞銀。家卒一擁上前，把一株生長百多年的大樹，用亂刀砍斷，樹倒不見有人，向正還以爲天色尙早，孔子尙未起身，急引部下奔入宿舍，祇見人影全無，行李也無一件，轉身退出，找尋車馬，也沒有了。頓足道：看模樣兒定已逃遁！這必是館人放走的，砍他腦袋去銷差。說罷，齊冲入館人宿舍，也是人影全無，闔館找尋一遍，闔無一人，只好回去銷差，表過不提。且說孔子趕早登程，爲防桓魋發兵追殺，所以在路上，不敢挨延，命弟子策馬疾行，趕了五十多里，時已過午，大家又飢又渴，子貢立在車廂上向後瞭望，不見有追兵趕來，便向孔子說道：人與牲口，都覺飢渴了，還是打尖稍息，再行趕路何如？孔子稱善。可是經過的都是鄉村，只好將就在鄉村客店前停住，大家下車入店坐定，吩咐店家擇可口的飯菜，煮備，倒也別具風味，大家都能果腹。飯罷，付過東道，孔子正

擬登車，子貢說道：「且慢，店家沒有小二，拖車的幾頭牲口，沒有喂料咧！說着，叫喚店家去購買料食來喂馬，孔子便同顏回子貢散步村中，賞玩野景。經過一處桑園，見有一個中年婦女在內採桑，衣飾整潔，不像農家女，孔子向顏回說道：「採桑問俗，是作客行路的通例，回何不去與採桑女作問答，以覘陳國風俗的良不良？」顏回應命，走至採桑女近處，很恭敬的說道：「南枝窈窕北枝長，園中採桑冒驕陽，能否吐絲難預卜，何苦辛辛爲蠶忙。」採桑女聽得是山東口音，打量顏回像個士人打扮，便問道：「子是魯國人麼？」來此作甚生涯。顏回答道：「吾隨夫子孔仲尼，往見陳君，經此打尖，待馬喂料，因而散步至此。」採桑女說道：「孔子號稱大聖人，游陳見嫉衆朝臣，九曲明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泄莊人。」顏回以言回告孔子，孔子說道：「這婦人必係士大夫的家眷，隱匿田間，賴蠶桑以自給的。」顏回問道：「夫子怎見得他出自官家？」孔子答道：「聽他的出言屬辭，就

可想見他的出身了。這時喂馬已畢，孔子同諸弟子登車復行，在路並無耽擱，直到陳都，陳大夫貞子官居司城，又稱司城貞子，與孔子本是舊相識，所以子貢奉師命先往見貞子，說明孔子不得志於魯，衛到此觀光。貞子素來敬重孔子的，聽說親來拜訪，亟同子貢候至半路，和孔子拱手招呼，接到家中，竭誠招待，下榻相留，并先入宮朝見陳惠公，爲孔子先容。惠公素慕孔子是當世聖人，這敢怠慢，就命貞子御車，親來訪問孔子，行至半路，聽得行人說：魯司鐸家火災，全家被燬，并且殃及宗廟，也化爲灰燼。及抵貞子家，孔子得報陳侯駕到，急同弟子趨至門外拜迎，惠公以上賓禮相還，由貞子引入正廳，分君臣禮坐下，彼此說了幾句聞名仰慕的話，接着惠公問道：寡人來時，聽得路人說：魯司鐸家燬於火，延及宗廟，不知是那一代的宗廟？孔子答道：殃及的，諒必是桓公僖公之廟。惠公問道：怎見得呢？孔子答道：禮制，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說到桓

魯之親，至今已盡，又無功德可存其廟，魯人雖不毀，所以天災殃及。惠公未能深信，隨便暢談了一回，囑托貞子代用上賓禮款待，然後命駕還宮，來朝孔子入朝謝禮。惠公以治國要道相問，孔子詳細對答，惠公連連嘆賞。正這當兒，忽有一鳥飛集庭樹，片時墮地而死，有楛矢石弩貫身，約長一尺八寸，內侍拾矢進呈，惠公便向孔子問道：此矢不類今製，不知出自何方？孔子答道：此矢來歷很遠，那是周初肅慎氏的貢物。考武王克商，通使九夷百蠻，命各以方物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一尺有咫。武王欲昭令德於後世，鑄六字於矢云：「肅慎氏貢楛矢。」分賞大姬配胡公而封於陳，古明王定制，分同姓以珠玉，以示親親，分異姓以貢物，以誌遠服。請派有司求諸故府，可證臣言。惠公即使人入庫檢查，果得同樣的楛矢。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館人喪脫驂贈賻 佛胥召駕車欲行

且說陳惠公見孔子能知飛隼貫矢爲遠方貢物，頗加敬禮，隔了數日，適有魯使至，惠公問起魯司鐸遭火，殃及了那一代的宗廟？魯使答稱是桓僖二廟。惠公便向子貢說道：「孤今日方知聖人的確難能可貴的。」子貢答道：「但知道聖人可貴，仍屬無益，惟能畀以專責，俾得行道以化民，方爲可貴。」惠公稱善，於是遇有大事，及任免官吏，必向孔子諮詢而行，一班佞臣，恐怕不安於位，常在君前讒譖孔子。一日，佞臣伯專向惠公奏道：「先君靈公遺留一顆九曲明珠，貫線斷脫，無人能穿，久藏寶庫。臣聞孔子爲萬能聖人，主公何不煩他穿珠，以便賞玩。」惠公准奏，宣召孔子入宮，命司庫取出九曲明珠，相授孔子道：「此珠無人能穿，有勞用最細韌的絲線貫串，以便賞玩。」孔子隨口答應，接到手中，觀看那

一顆珠，在蚌胎中原孕九粒，飽綻而未曾分類，即被人取出，用人工琢成一顆九曲巨珠，古時經巧匠鑽有彎曲眼，貫以線，年代隔得久遠了，穿絲斷落，至今無人能穿。孔子打量一回，無法可穿，想起路上採桑娘所說：「九曲明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泄莊人。」既出此言，必知穿法。轉念之間，向惠公說道：穿絲未備，容臣帶去，閱三日穿就進呈。惠公允許，孔子懷珠歸寓，向子貢說明奉命穿九曲明珠，丘實無能，你速往問來時在泄莊遇見的採桑娘，如何穿法？子貢奉命趕往泄莊，詢問到採桑娘家中求見，室中祇有一老嫗，回答無人在家，說罷，捧瓜相餉道：天熱，路途辛苦，進瓜聊以解暑。子貢剖瓜而食，頓然覺悟道：餉我瓜，子在其內，請出一見，因有要事求教，望勿避面。採桑娘含笑出見，子貢正容行禮，問道：吾夫子奉陳侯命，囑穿九曲明珠，不知如何穿法？特來求教。採桑娘答道：以蜜汁潤珠眼，以細韌蠶絲粘蟻尾，同放匣中，密蓋靜置，隔一夜蟻必能

度絲穿珠。子貢揖謝問姓名，探桑娘答道：我乃泄冶的孫女，幸勿漏洩。子貢謝別而歸，以言轉告孔子，於是如法泡製，靜製一夜，果然穿過了。孔子嘆道：唉！丘智不如探桑女，徒有虛名。賜可曾問明白他的出身呢？子貢答道：問過的，他自稱爲泄冶的孫女。孔子太息道：原來是忠臣後裔，怪不道有此過人的才智。子貢問道：賜知泄冶曾爲陳靈公的司庫，所以家屬知庫中藏有明珠。泄冶因見靈公與夏姬私通，同國卿宣淫於朝，不避耳目，泄冶以忠言直諫，致被殺戮。他的死節與比干諫紂王被殺相同，可算得仁麼？孔子說道：兩人身分地位不同，豈可同日而語呢！比干與紂親爲諸父，官居少師，欲保宗社之常存，拚死犯顏直諫，還望身死後紂能悔過遷善，這是大臣殺身成仁的忠節，所以萬古流芳。至於泄冶與靈公，既非骨肉親戚，官位僅居大夫，眼見君相宣淫，國事已無可爲的希望，猶不思急流勇退，以作明哲保身之計，欲以卑官直諫，挽回國君的

昏淫，雖死無益，只好稱狷，不能謂仁。詩經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這個就是泄冶的行事呀。然而陳靈公時的卿大夫，人人能像泄冶一樣，靈公豈敢宣淫於朝。丘所以稱他作忠臣。說罷親自捧珠入宮進呈，惠公獎勵了幾句，孔子退歸寓所。一班佞臣，雖則常在君前進讒，無如孔子位居客卿，只和司城貞子等一班賢臣往來，惠公頗加敬禮，所以能够在陳安居三年。衛國的卿大夫幾次遣使來邀請，孔子因為在陳無發展可望，遂同諸弟子謝過惠公及諸大夫，駕車還衛，仍寓蘧伯玉家中。伯玉力荐於朝，靈公因無相當位置，仍以客卿禮相待。一日，子路來見，向孔子道：昔年夫子函囑由安頓的舊館人，看守了三年館舍，人極忠實，可惜今日死了！孔子聽了，太息道：丘無舊館人拚死相救，早已死在宋桓魋手下了！今他先吾而死，豈可不弔，接着叫人購置弔禮，同諸弟子往弔舊館人。孔子親自上香獻酒，撫棺三號，繼以大哭。子貢勸道：夫子年高，過

分傷心，祇怕有傷貴體。孔子止哀拭淚，命子貢解御車之馬贈於死者家屬，吩咐變賣以助喪葬，本當厚賻，祇因作客囊空，不得已脫驂相贈，聊表我心。子貢說道：賜隨侍多年，見夫子遇親友喪亡，不曾有所贈，而今脫驂以贈舊館人，不嫌非禮麼？孔子答道：送死不當酌禮，祇問哀思與情誼。丘受館人惠，厚於親友，故撫棺而淚出痛腸，哀傷不已，脫驂相助，尙嫌微薄咧！二三子也受過他送信脫險的高誼，雖無賻贈，應該拜謝。子貢便同諸弟子依次向靈前跪拜行禮畢，然後隨夫子回寓。時值晉國的趙氏家臣佛肸，原爲中牟宰，忽然據邑謀叛，素聞孔子大名，專誠派人帶厚禮與書信到衛國，求見孔子，呈上禮單書信，書中大意說：「趙氏欲覆晉社，胙世代爲晉民，深知大義，不願助逆犯上，毅然樹義旗於中牟，欲爲晉國謀中興，自知才力不勝，非得大賢相助不可。特命小价奉函徵聘，伏望卽日命駕來牟，共圖義舉。」等語。孔子看罷來書，心想，吾旣適陳

還衛皆不得志，何妨且到中牟去，佛肸若是當世俊傑，也可共圖尊周攘夷等事業的。轉念之間，就囑來人先回，丘當於三日內來牟，若然三日不來，不必等我了。來人應命告退，正遇子路來問候，盤問來人，知爲中牟宰所使，方知孔子要到中牟去，輔佐佛肸謀叛，非常詫異，急行入室，向孔子說道：從前由聽得夫子說：親身幹不善的，君子不入其黨。現在佛肸以中牟叛，夫子將往助他，這算什麼呢？孔子答道：是啊，丘有過這幾句話的，不過丘還說過：君子堅如金石，磨不薄，染不黑，所以隨便到什麼地方，無可無不可的，吾不是匏瓜呀！可以常挂在一處不吃東西的。子路說道：夫子栖栖皇皇，去宋適陳，三次返衛，大道終不能行，用心是苦極了，好比飢餓的人，不遑擇食，但是由知佛肸是陽虎一流人，并聞虎也在晉國教唆佛肸謀叛的，這等小人，怎能和他共圖大事呢？孔子問道：由你的話確不確？子路答道：由安敢以謠言欺夫子，若然信不過，請先派人

到中牟去調查明確，然後親身前往，以免後悔。孔子稱善，即派公良孺前往調查，回來報稱：佛肸殘暴不仁，中牟百姓都不附從，且聞趙簡子編練三軍，行將伐衛，曉得佛肸不敢謀叛了。孔子付之一嘆，因知簡子將來伐衛，即向蘧伯玉說明，擬往見趙簡子說他莫犯衛國，伯玉爲防孔子一去不回，便道：大駕緩行，待瓊遣人致函故友史黜，托他游說簡子莫伐衛，若然無效，只好勞駕一行。孔子稱善，伯玉立即修書，命心腹往晉謁見大夫史黜，呈上書信，史黜拆閱一過，向投書人說道：歸復相國，有黜在晉，決不使晉軍渡河。投書人拜謝回國復命，不在話下。且說趙簡子名鞅，是晉國四卿之一，晉國本設六卿，同掌朝政，自從范氏、中行氏滅亡後，只賸智、趙、韓、魏四卿，瓜分晉地，各據爲封邑。單說趙鞅有子數人，狀貌皆不甚魁梧，一日名相家姑布子卿游晉，鞅即延到家中，先相長次兩子，子卿道：皆不能繼承大業的。鞅聞言垂頭微嘆，子卿正欲辭出，瞥見一

幼童在庭中騎竹馬作追奔逐北的遊戲，面相酷肖簡子，便問道：這位可是令郎麼？鞅答道：是吾幼子無卹，賤婢所生，更不足道了。子卿說道：人生貴賤興廢，不限於出生的高下，全憑骨格面相而定。此位相貌迥異諸公子，敢請一相。說罷，便把無卹的面貌骨格，端相一回，向鞅拱立說道：此位正是將門中的跨灶子，將來的功業名望，能够強爺勝祖咧。鞅即厚贈子卿，親送至簷下而別。這時正遇史黜，受了蘧瑗之托，特來請見，向簡子說道：黜聞將軍近日訓練三軍，行將伐衛，未知確否？要知簡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物傷其類臨河返轍 賓至如歸促膝談心

且說趙簡子向史黜回答道：「是啊，吾欲伸張晉國的威力，不得不先伐衛。史黜說道：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列國無不悅服，取威定霸，當行仁義，禹湯的得天下，就是前例；況且衛與晉爲近隣，可作爲屏藩，理應修好，以作外援，若然興兵結怨，分明是自絕外援，愚意以爲不可。」簡子沈吟了一回，說道：「衛靈公放任南子穢亂宮廷，不能治家，豈能治國，只怕晉不伐衛，卻被他國捷足先得，這便如何？」史黜請使衛觀察虛實，簡子允許，限以一月爲期，史黜領命還家，更換商人服飾，逕往衛國，挨過了半年，方纔回來復命。簡子見面就問道：「大夫因何逾期五月始歸？」史黜答道：「衛君毀譽參半，不敢不詳加訪察，且觀衛國一班卿大夫的持躬行政，閱時半年，方始明瞭衛國有賢臣蘧伯玉爲相，史

鮑爲大夫，孔丘爲客卿，且有孔門賢士子貢、子路等仕衛，頗得衛君倚重，這就是易經上說的：「渙其羣元吉。」怎能侵伐呢！簡子問道：什麼叫做「渙其羣元吉」？史黜答道：渙就是賢才，羣就是衆多，元就是起初，吉就是吉利。合併成句的解釋，那是說有許多賢臣輔佐，吉兆方興，不可以欺侮的。簡子聽了，就此按兵不動，祇管訓練士卒，厚植勢力，欲奪君位爲己有。獨自思量，以臣弑君，那是篡逆，必爲公論所不容。從前趙穿弑靈公，祇爲我先祖宣子出亡未曾離國界，尙被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弑君。論吾現在的官位，與先祖相同，欲行弑君奪國的大事，必須先殺國內的有名賢人，次殺國外負天下重望的名人，那末吾可以橫行無忌。世人都怕禍及己身，不敢直揭我的逆謀，可免史冊遺臭了。欲圖富貴，只好橫着良心幹去，顧不得什麼天理和陰隲咧！於是留心查察國內賢士，當推鳴犢、竇犢、舜華爲最，負天下重望的，只有現充衛國客卿的孔丘，吾

若把這班人殺死，那末晉國可圖，天下人都噤若寒蟬了。主意打定，即日徵用舜華、鳴犢、竇犇，任以極難辦理的政事，隔了幾個月，借着魴悞要政的罪名，一併處死，於是使人到衛國，用厚禮徵聘孔子往晉相助。孔子本來想到晉國去，恰巧簡子使人來徵聘，正合己意，即收禮應允，命來使先回復命。孔子即同子貢等駕車登程，恐怕伯玉挽留不放，未曾親去辭行，遺書托子路代辭。子路得悉夫子已經動身去晉，急急跨馬追及，向孔子說道：由聞趙簡子貪得無饜，居心不仁，豈能與他共事呢？敢請回車，由願與蘧相國以去，就力保夫子爲右相如何？孔子拒絕道：行志已決，子勿多言，回去在君相前代吾婉言辭謝，他日和你再見吧。說着，驅車而行，子路只好回城，代師辭行。孔子一路乘車前進，及抵河上，腹中飢餓，便同子貢等下車，走入客店中打尖，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孔子正和子貢等團坐果腹，忽然來一個不速之客，直趨至孔子面前，行禮問道：

夫子緣何在這裏打尖，莫非要到晉國去麼？孔子見是門下弟子申續，就招呼他一同入座同食，一面答道：「正是，簡子特派專使來召，不得不往晉一行，仲由曾說簡子貪暴不仁，你是晉人，現在剛從晉國來，見聞必廣，趙簡子的爲人究竟如何？」申續答道：「竇犢、鳴犢、舜華三人，是晉國束身自好的君子，簡子當他們爲賢士，各任以要政。不料未及一年，三人俱被他殺害。近來專事練兵植黨，若然有人在背後議論他的不是，隔不多日，就要有災害臨頭。所以晉人聽得談論着他，都掩耳走避。續所聞如是。孔子聽了這一席話，興致索然，不曾發一言，等到食罷，付過東道，申續告別，孔子踱步出客店，直走到河邊，望着河水嘆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渡此河，殆命也夫！」子貢問道：「夫子何爲作此歌？」孔子答道：「竇犢、鳴犢、舜華，俱屬晉國的賢大夫，並且趙簡子未得志的當兒，幸賴此三人輔助，始得成名。現在得志了，竟然以怨報德，殺死三人。丘聞「刳胎殺

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潛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這個就叫做物傷其類。鳥獸見了不義，尙且曉得趨避，何況是人呢！說罷，命子貢不必渡河，返車而行，至鄒邑，天色已晚，投客舍安歇，是夜作槃操，鼓琴而歌，以寄哀思。次日登車欲行，子貢問道：「夫子現將到那裏去？」孔子答道：「衛國的卿大夫待丘甚厚，本擬返衛，但是丘既不別而行，僅隔三日，忽又不招而去，自覺無顏，不如且到鄭國去走一趟。子產當國數年，能够以一小國，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非但不曾滅亡，並且不曾經着兵禍，丘要去參觀子產的政績咧。子貢應命，驅車前進，及至日中，人馬俱覺飢餓，適從山前經過，找不到客店打尖，只好就樹陰中稍息，解馬放青，大家取乾糧充飢。不料放青馬逸入田中，食人家的禾稼，農人瞥見，大怒趕來，將馬牽去，子貢在樹陰中望見了，急急奔來，向農人作揖說道：「對不起，我們的牲口，悞食了貴田的禾稼，幸爾一馬所食，爲數

不多，請你還了我的牲口吧！否則叫我們怎能趕路呢？農人置之不理，祇管帶馬而去。孔子向子貢道：你用卑辭向愚民求情，好比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引飛鳥，怎能有效？這是你之過，不能歸罪農人。說着，命圉人往索，圉人走去，向農人說道：我耕於東海，將往西海，吾馬駕車至此，行將餓死了，只好放他稍食路旁禾稼以求生，也是常有事，速還我馬，否則車上六七人，將跟你還家取食充飢了。你若鄙吝不盡地主之情，使多人餓死在你家中，怕你不償命麼？農人聽了，嚇得目瞪口呆，忙將逸馬交還，圉人帶回駕車。孔子含笑登車，一路很平安的，直到鄭國，離都城祇有五十多里，孔子叫子貢驅車先入鄭都，訪問風俗禁令，孔子同一班弟子在後步行，直到太陽將落，方抵東郭門外，等候子貢。子貢卻在南西兩門找尋，逢人便問，可曾遇見魯孔丘麼？一人答道：東門有一士人，身長約莫九尺六寸光景，生一雙河目，闊額高顴，頭似唐堯，頸似皋繇，肩似子

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好像喪家之犬。子貢聽了，急向東門趕來，遇見孔子，即以路人之言相告。孔子含笑說道：像堯、臯、子產，丘未敢自信；不過前遇姑布子卿，說我若喪家之狗，現在又有人這樣說，究竟像不像呢？說罷，找尋客店，暫寓於沙丘家中。主人殷勤招待，周到非常。孔子笑語子貢道：寓主人和你是同道，也似個辯士。子貢問道：夫子怎見得他也是辯士？孔子說道：見他雙目流動，鼻觀空大，脣皮淺薄，舉足高，踐地深，衣服寬博，健談不倦，怎說不是你同道呢？子貢撫掌大笑。來朝，孔子帶了子貢，往謁子產。子產正在盥漱梳髮，聞人入報，有魯孔丘請見，慌忙立起身來，不及挽髮，一手握着，趨步出迎。接入客室中行禮坐定，一面傳司朝女替他挽髮，一面向孔子說道：僑久慕大名，門牆賢士三千，堪稱爲古今第一師表，僑久欲拜投門下，以宏造就，只恨政務羈身，不能擺脫，有願難償。今幸大駕降臨，快慰極了。但願弗吝指教，願稱弟子。孔子

答道：相國謬探虛聲，這樣推崇，使孔丘聽了，愧得無地可容。丘好似失林鳥，幕巢燕，連年作客，寢食不安，前日道路傳聞，貴國有賢宰相，周旋晉楚兩大國之間，能使兵車之轍，不留鄭境，君臣和睦，萬民安樂。丘特地前來觀光，以廣見聞。今承謬讚，能不令丘汗顏無地呢？子產說道：大家推誠談談吧。僑攝行相事，將近十年了，雖則得免強國加兵，不過事晉事楚徒勞無功，兼之國小兵微，全無發展可能，本不敢妄動干戈，遇到晉楚有命征伐他國，猶不敢不遵命出兵，因此惱恨極了！請教有無對付善法？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論諫君仲尼闡明五義
毀鄉校子產獨闢羣書

第四十六回

且說孔子聽了子產的一席話，從容答道：國家的存亡興衰，不限於疆域的大小。成湯居亳，地僅七十里，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地僅百里，初時的處境，也和貴國相似，自己雖無侵伐他國的野心，一旦上國有命，令伐他國，猶不敢不出兵。到後來卻能够統一天下，諸侯無不悅服來朝，相國何用惱恨呢！子產問道：敵國雖不敢希冀湯武的盛業，但是夫子既稱處境相似，敢問湯武用何法以奉事上國，卒能統一天下的呢？孔子答道：總而言之，不外修德以待天時，舉賢以佐國政。成湯得伊尹，知爲大賢，委以國政，克成放桀建國的大功。文王訪賢於渭水，舉太公望爲相，武王繼承父業，克成興周滅紂的偉績。桀、紂的失天

下，祇爲殘殺忠良。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天下賢士，裹足不前，國遂滅亡。丘歷觀古史，凡能倚重賢相的人主，國必興盛；賢奸不分的人主，國必擾亂；嬖奸害賢的人主，國必滅亡。至於以小國奉事大國，捨卻恭順無別法。相國在位多年，能使兩大國不忍加兵於鄭，能事已盡，還有何求呢？子貢攬言問道：齊國自晏平仲死後，國無賢相，景公以垂暮之年，尙能勉力維持，是不是靠平仲的遺謀呢？子產說道：僑以爲齊景公晚年無賢相佐治，不致被強國滅亡，這不是晏嬰的遺謀，還是管仲以仁取信，九合諸侯的餘威，沒有泯滅吧？孔子接言道：是啊，齊國三賢並稱，就是鮑叔牙、管仲、晏嬰等，一般人都稱管仲有大功於齊，推居三人之首；丘卻以爲天生次序，當以鮑叔居首，叔牙攝相之日雖短，因知管仲賢才實出己上，力勸桓公莫記射鉤之仇，自己願以相位相讓。這種公而無私的大度，的確古今少有的。子產問道：夫子爲魯司寇，兼攝相事，魯侯倚重方殷，爲

什麼棄官適衛呢？孔子答道：祇爲君上血氣方剛，溺於聲色，荒於朝政，丘屢進直諫不聽，諷諫又不聽，不得已棄官以行降諫，還望魯君覺悟召回，不料再宿出境，追騎不來，丘只好到衛國去訪友。子產問道：忠諫共有幾種區別？孔子答道：忠臣諫君，共有五義：一是詳陳事理，正言進諫，叫做譎諫；二是不用飾辭，愚戇尸諫，叫做戇諫；三是降卑身分，棄官以諫，叫做降諫；四是秉着忠心，直言犯諫，叫做直諫；五是借事作譬，婉言避害以諫，叫做諷諫。子產說道：得聞教言，茅塞頓開，不過五諫的用法，還請明白教訓。孔子答道：這個要默察人君的度量，仁德的行譎諫，長厚的行直諫，荒淫的行降諫，頑固的行戇諫，英明的行諷諫。丘更舉個例子，楚昭王將往荆臺游獵，司馬子祺忠言直諫，昭王大怒叱退，祇管傳命備車出游，令尹子西稽首稱賀道：荆臺爲名勝之區，當此暮春天氣，花草爭妍，鳥獸叢集，正是大好游獵的時期，豈容錯過！昭王大喜，手拊子西的肩

說道：「與你同游，共樂何如？」子西稱謝王恩，乘馬護駕出游，約莫行了六七里，子西忽然扣馬，命車駕暫停，接着向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不知大王肯聽否？」昭王道：「子姑奏來。」子西奏道：「臣聞爲人臣而忠事君上的，爵祿不足以賞，諂諛君上的，刑罰不足以誅。司馬子祺諫阻出游，實爲忠臣；若臣賀王出游，實是諛臣。願王賞忠誅諛，整飭紀綱，使佞臣不敢再以游樂惑君。昭王說道：「司馬誠屬忠臣，不過祇能諫阻孤王，後世往游將奈何？」子西又奏道：「禁止後世往游，極其容易，大王千秋萬歲後，遺命築山陵於荆臺之上，那末後世子孫，必不忍游獵於父母墓前，以取歡樂了。」昭王納諫，遂罷荆臺之游，傳命還宮。子西可稱爲善用諫諫的大臣。子產聽了這一席話，佩服非常，卽用少牢饗饗孔子，并邀一班賢大夫作陪讌。直到傍晚，始盡歡而散。孔子回到寓所，子貢問道：「子產與夫子一見如舊相識，和晏平仲的善與人交相似，究竟僑嬰兩人所抱的政見，夫子所

以和他倆交接的原因，同不同的呢？孔子答道：子產治鄭施德於民，是百姓的惠主，於學是個博物家；晏子治齊顯君於世，是個有膽略的忠臣。立身恪守恭敬，兩人可稱伯仲。故爾吾皆以兄禮相敬。子貢又問道：士庶人處世，是不是以樂道安貧爲高尚呢？還是以屈節求伸爲卑下呢？子貢說道：昔日仲由也曾有過這樣的問話，賜殆忘卻了？士人立身處世，各隨素性而定，不慕虛榮的，視富貴若浮雲，處貧賤而常樂；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對於自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屈節所以待知己，求伸那是遇機會，識時務者爲俊傑，大丈夫立身處世，當憑性情際遇而定，不可以拘泥的。談論一回，各自安歇，來朝子產來謝步，并邀孔子到賓館中安頓，待以上賓禮，就此孔子日與二三子出游名勝，無官一身輕，倒覺快樂，所以子產兩次請孔子同朝爲官，孔子決意堅辭，子貢問道：夫子久抱匡君澤民之心，子產又是賢相，爲什麼不願仕鄭呢？孔子答道：鄭國

偏小屈服於晉 楚權威之下多年了，子產當國多年，尙難力圖自強；丘有何才能，致鄭國於富強呢！不如以閒散之身，於此暫住，反覺來得安適。子貢不復言。次日，子產來作別，向孔子說道：晉 平公將會諸侯於平丘，僑奉君命隨行，快則兩日，遲則三日，夫子不可棄我而去，肯允許我麼？孔子答道：相國請行，丘留此以待返旆。子產作別入朝，隨侍鄭伯駕車至平丘，由晉 平公爲盟主，趙鞅爲相。鞅性貪鄙，命陽虎登壇，查收列盟各國所獻的貢賦，各國不相上下，惟有鄭國最少。簡子得虎報告，責備鄭伯貢賦獨輕於會盟各國，是何道理？子產代答道：天子班貢，分別輕重，列尊卑以五等爵位爲次序。公爵封地最大，貢賦也最重，侯爵次之，伯子男爲最輕，這是周朝的定制。位卑而貢重的，祇有域外諸侯。寡君鄭伯，始封男爵，後爲王室卿士有功，改封爲伯，今欲使從公侯貢賦，非但力不能勝，并且有違定制，不敢聞命。簡子執意要他增加，子產不允，自日中爭論。

到日西斜，拗不過子產，只好會盟而散。子產保鄭伯歸國。子貢聽得子產在平丘爭貢得直，以告孔子。孔子道：「子產此行，能知國本，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可以移贈子產咧。能够在壇坫間，分辨貢事的輕重，不失爲守制達禮的良相，趙鞅雖貪，也奈何他不得。這就叫以禮服人。一日鄭大夫駸明來見孔子，見面就長嘆道：「吾欲爲相國，子產止謗，請毀學校。不料相國反以爲不可，豈非笑話！」孔子問道：「怎麼一回事，你且詳細說來。」駸明道：「本國各地都有學校，用以教育子弟的，那知鄉人士都聚在校中，妄議朝中行政的得失，因此我請毀學校，以息浮言。不料子產說：『何必要毀學校呢？鄉人士朝夕入校游憩，議論執政的善不善，他們以爲善的，僑當實力奉行；他們以爲不善的，僑可有則改之，何可毀去呢？』僑只聞獎善以去怨，未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如防水，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易挽救，還是小決可以使導之，吾願聞鄉校議政，也就是這個道理。」

子產所言如是，夫子以爲善否？孔子說道：此乃仁人之言。有人說子產好行小惠而不仁，吾不信咧。駭明氣得一言不發，拱手而去。且把孔子攔在鄭國，再說衛相蘧伯玉，自從孔子不別而行後，便向子路追問去處，子路答稱到晉國去的。伯玉馬上修書，差人持往晉國，找尋孔子，不料耽擱了一個月，杳無影蹤，只好回來復命，伯玉再命孔門弟子子羔往尋，不料孔子未曾尋回，衛國卻鬧出了一場大亂子。究爲何事，且闕下回。

第六十五回

過蒲被阻公良孺拔劍陳辭
返衛戡兵端木賜驅車游說

且說衛靈公夫人南子，原屬宋女，貌美性淫，未嫁時即與公子朝私通，朝爲美男子，祇因同姓，且屬兄妹，不能結婚，遂嫁與靈公，次年生一子，名蒯瞶，年既長，立爲世子。那南子性悍而淫，不顧靈公顏面，又和嬖臣彌子瑕私通。自分桃得寵之後，子瑕益覺肆無忌憚，時常潛入南子宮中。那時蒯瞶早已娶妻生子，名叫輒，一日，蒯瞶入宮省母，瞥見子瑕從宮中逸出，勃然大怒，即至靈公前，涕泣奏明，靈公素懼南子，不敢追究，僅傳諭內侍，嚴守宮門，不准男子擅入。蒯瞶怒氣不平，往見相國蘧伯玉，密囑把彌子瑕借端正法，保全我父子的體面。伯玉應命，於是留子瑕辦事，查着了錯處，奏請靈公把子瑕正法，以肅官方。

不料靈公僅將子瑕降爲外邑的司職吏。那南子不見子瑕入宮，逼着靈公召宋朝來衛，以兄妹名義，留居宮中，醜聲四播，靈公假作癡聾，蒯瞶恨如刺骨，密囑家臣戲陽速，伺隙刺殺南子，以滅奇恥。不料南子早有心腹派在世子宮中，探得密謀，急報南子，南子大怒，向靈公哭訴道：世子已派戲陽速伺隙殺我，這種形同梟獍的忤逆兒，若不殺卻，國法何在？靈公說道：夫人且請回宮，待孤臨殿，訊實逆兒的口供，方可正法。南子止哭還宮，靈公排駕登殿，宣召世子問話，虧得有個忠正的內侍，預先送信給蒯瞶，蒯瞶纔同戲陽速出奔宋國，宋君不敢延納，又轉道奔晉國而去。靈公得報，瞶已出奔，就改立瞶子輒爲世子，有幾個蒯瞶的師傅或姻親的大臣，恐怕殃及己身，相約棄官而逃，投奔瞶去。遽伯玉見朝中走失了幾個老臣，知一木難支大廈，想起只有孔丘是個好幫手，便向子路追問孔子蹤跡，方知現在鄭國，便修書交子路往鄭迎回孔子。這時

孔子正想返衛，及見子路奉蘧相命來迎，即叫顏回收拾行李，命子貢駕車，親往子產等幾個賢大夫處辭行，回來挈同諸弟子登程，一路驅車前進。直到衛國的蒲邑，正遇公叔氏因爲衛靈公無故欲殺蒯瞶，據蒲以叛衛，及見孔子來蒲投宿，公叔氏素慕孔子力平魯亂的重名，防他再到衛國去佐理，與己不利，便叫人到客舍中，詢問孔子將望那道而去？孔子便以直答，來人回報公叔氏，公叔氏太息道：孔子返衛必助蘧瑗，吾事難成，不如發兵阻之。遂令三百軍士圍住客舍。來朝孔子被困不能登程，弟子公良孺素具勇力，以私車五乘隨行保護，當下戎裝執劍，向孔子長嘆道：良孺隨從夫子，遇難於匡，逢險於宋，今又被困於此，遭際這樣艱難，難道是命中注定的？於其見夫子仍困於難，不如讓我與他們決一死戰。孔子說道：先禮後兵，你與同隨行諸人出戰，先問明爲什麼阻住吾們的去路？他們若然說不出理由，只好和他們決一勝敗。公良孺

立即挺劍率衆，踏步出館門，向圍館的蒲人怒目直視，厲聲問道：吾們夫子是魯孔丘，與你們蒲人素不相識，並無仇隙，今因從鄭返衛經過此地，寄宿一夜，食宿費照例給付，不缺絲毫，爲什麼阻住去路？着即說個明白，否則刀劍無情，莫怪傷了你們的生命！蒲人聞言怕懼，急請公叔氏親來，向公良孺很和藹的答道：某是衛國的公叔氏，因靈公寵懼南子，逼亡世子，絕滅天倫，擬合蒲衆與師問罪，以保宗社。久慕孔子是當世聖人，若到衛國，必爲靈公劃策迎敵，自知不是對手，不得已出此下策，阻住適衛之路。孔子若允不適衛，吾即解圍放行。孔子站立門內，聽得清楚，即遣子貢出答道：吾夫子改道往晉國去，報聘趙簡子的。公叔氏說道：只怕口不應心，肯和我立盟者，即開放東門送行。孔子即請公叔氏入館，立盟道：孔丘好似野鶴孤雲，到處不過游歷小住，衛國既然逼逐世子，南子是丘素來痛惡的，現在決計往晉以應趙簡子的徵聘。公叔氏深信

不疑，解散圍衆，親送孔子等乘車出東門。子貢御車，行近日中，適至赴衛赴晉的交叉路口，子貢請示去處，孔子命望衛國去，子貢含笑說道：公叔氏的盟言，可以不作數麼？孔子答道：阻我去路不仁，逼我立盟，逞他逆謀不義，不仁不義的盟言，怎能作數？子貢於是驅車前進，直抵衛郊，靈公已得子路先回復命，這時率同相國蘧瑗，子路子臯等出郭迎接，孔子慌忙下車，以臣禮見過靈公，次與伯玉相見，伯玉與之同車入城，君臣同到蘧相府中休息，孔子把過蒲被阻的經過，略說一遍，靈公問道：公叔氏既然據蒲謀叛，寡人欲行先發制人之計，出兵伐蒲如何？孔子答道：丘初來，不敢妄言，應該取決衆意。靈公道：諸大夫以爲蒲是國之屏藩，故派重臣駐守，以擋晉楚加兵之路，伐他，似乎不可？孔子答道：公叔氏謀叛，早存敗則獻蒲投晉之心，蒲衆都知晉趙氏苛刻，不願歸附，都不肯出死力相助，願爲公叔氏效力的，不過十數人，伐之必勝。公叔氏敗後必

投晉，得不償失，且多後患！不如命一能言之士，往蒲游說公叔氏，取消叛意，以固邊防，最爲上策。伯玉攬言道：「瑗也想如此對付，不過朝中缺少能言之士，祇有借重門下，相煩子貢走一遭吧。」孔子目視子貢，子貢正容說道：「相國有命，賜願効馳驅。」靈公大喜，就在相府中讌饗孔子，及隨來諸弟子，等到讌罷，靈公還宮，伯玉下榻款留孔子等暫住。次日，子貢奉君相命，駕車至蒲，往謁公叔氏，公叔氏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下，訝然問道：「子緣何去而復來？」子貢答道：「賜此來一則代夫子聲明負盟之罪；二則爲吾公解惑指迷；三則爲蒲民謀劃安全。」公叔氏說道：「某愚蒙，敢請明白見教。」子貢答道：「吾夫子本擬適晉，至河得悉趙鞅曾經殺害竇犇、舜華等賢士，頓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得已負盟適衛，及見靈公方知已命將軍整理兵車，行將伐蒲。夫子不忍見公受身敗名裂之禍，奏請先禮而後兵，特命賜來向公解惑指迷。吾公所持以謀叛的：一是蒲民，二是投晉。」

求援，殊不知蒲衆全體皆不願降晉，肯爲公出力戰鬪的，只有公之心腹十數人，怎能抵擋將軍文子所部的精兵。至於戰敗奔晉，乞憐於趙鞅，猶其不可。因爲鞅嫉賢貪財，且有陽虎助紂爲虐，公若舉蒲求援，蒲衆全體反對，不納晉吏，吾公不免獲咎，非但不納，只怕拘囚送歸衛廷，這卻後悔莫及了。吾公何故願拋棄宗室重臣的富貴，想去做牢獄待罪的逃犯呢？賜言已盡，惟公自決。公叔氏沈吟了一回，答道：金石良言，敢不聽命，不過箭在弦上，如何收拾呢？子貢答道：這有何難！各執干戈，在疆場上奮鬪，尙可化爲玉帛，重修舊好；何況吾公未啟兵釁，收拾極易。速修一道謝罪簡表，交賜帶去，公則照常辦事，就算收拾了。公叔氏依言，授意記室，速備謝罪表，自己陪子貢略進茶點，等到謝罪表備好，交給子貢，子貢收了，告辭回轉，逕至蘧相府，正遇伯玉、同孔子在室中閒談，子貢呈上謝罪表，把和公叔氏問答的話，略述一遍。要知後事如何，且闕下回。

第六十六回 爲士師掌刑持訓誡 逐嬖佞決意肅宮闈

且說蘧伯玉聽了子貢的報告，看過公叔氏的謝罪表，請子貢在一旁坐下，獎勵了幾句，起立暫別，就入宮朝見靈公，呈上公叔氏的謝罪表，奏明子貢的游說辭。靈公說道：朝中缺少這樣一個好口才的賢士，委他爲上士如何？伯玉奏道：六藝皆可學習而能，惟有口才，係屬天賦才能，最爲可貴。所以孔門弟子三千，擅口才的，祇有子貢、宰吾兩個；列國不少賢士，擅口才的，祇有吳季札、齊晏嬰、子貢曾爲邑宰多年，政績斐然，主公若然信用，應委爲大夫，專司報聘迎賓之職，量才器使，方能收指臂相助的效力。靈公說道：准委子貢爲大夫。伯玉又奏道：國事繁重，朝中走失了三個大臣，瑗一人難以應付，請命特委孔丘爲右卿，與瑗同參相事，還有士師一職，自原任隨蒯瞶出亡後，尙未委人，孔門

幾個大臣，國事少人料理，着卽各自到任接事要緊。說罷退朝，百官各歸衙門，孔子和伯玉同一衙門辦事，子貢自去接事，做過多年邑宰，經驗充足，不用細表。惟有子臯還是初入仕途，不免膽怯，便向孔子辭行道。士師爲專司刑法的獄官，自省經驗毫無，謹請夫子明白教訓，做士師當如何方能盡職？孔子說道：士師爲掌刑之官，全國民命所托，非同兒戲。有五誠，你當謹記奉行。一誠，不枉法；二誠，不徇私；三誠，不納賄；四誠，不愼刑；五誠，不梗直。要知冤獄都由枉法而成，士師不枉法，遇有冤獄，細心審察，力爲昭雪；徇私則說項求情的紛來，怎能應付？祇可不徇私，執法如山，王侯親子犯法，與庶民一體同罪，說項求情者自絕；納賄，就是貪財，爲官吏之大忌，不納賄，就是清廉自愛，秉公治獄，人民自然愛戴了；愼刑，就是謹慎用刑，不可屈打招供，不愼刑，就是濫用刑罰，使無罪百姓備受刑罰痛苦，於心何忍？梗直，就是忠梗率直，鐵面無私，不問你是公侯將

相，犯了法，也要奏請君命治罪，不梗直，那末有勢力的犯了罪，不敢直奏，使若輩得以逍遙法外了。這五誠是做士師的金科玉律，再舉一則近事來說明：晉國的邢侯與雍子爭田，控於司理官叔魚，論罪該在雍子，雍子有女甚美，送魚爲妾，以求反罪，魚遂屈斷邢侯罪，田歸雍子。邢侯怒，殺死叔魚，雍子於朝，正卿韓起向叔向問道：此案罪在何人？叔向答道：三奸同罪，輕重無分。雍子自知有罪，以女爲賂求直；叔魚貪色反斷，邢侯專殺，其罪相同。夏書云：「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雍子自己知曲以賂求直就是昏，叔魚暗中收賂就是默，邢侯殺人無忌就是賊，按刑書當殺。韓起依言，斬邢侯於殿外，把雍子、叔魚暴尸於市。叔向可稱得執法無私的直臣，治國制刑，不能蔽親，所以三數弟罪，不爲末減。你做士師，也當以叔魚爲戒，以叔向爲師，可保不虧職守。子臯拜辭，逕到士師衙門接事，後文自有交代。再說伯玉向孔子問道：叔向可稱得義麼？孔子答道：

平丘會盟，向不罪賄賂，以寬衛國。晉不爲貪，歸魯季孫，或稱其詐，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數他專殺，以正刑書。晉不爲偏。三言而除三害，叔魚遭人殺死，仇人賴其言而伏制，何謂不義。伯玉聽了，佩服非常。一日，孔子檢閱田賦冊子，見河北某地兩年田賦未繳，關係國課，立卽派員往查。該管委吏呈覆稱：因田在山麓，近年山中多野獸，夜出攬牛羊，時或傷人，因此農民遷徙一空，田畝無人耕種，賦稅無着。等語。孔子只道是誑說，親往調查，命子路隨行保護，及至該地，只見山下一帶田畝，野草叢生，都未栽種，卻不見有野獸痕跡，便同子路下車登山，一路查察，但見山谷幽深，樹木高拱，走到半山，孔子覺得口中發渴，命子路攜觴去取泉水解渴。子路越過高峯，鼻中嗅着一股羶氣，正在驚異的當兒，霍地一隻白額猛虎，從茂草中跳出，張牙舞爪，迎面撲來，子路急掣佩劍與搏，一個騰步，躡到虎尾間，挺劍直刺，無如虎皮堅韌，不能深入。猛虎着劍，怒

聲狂吼，更覺兇猛，子路雖然從幼練過武功，無如實力不足，縱跳力搏了一回，便覺汗流氣喘。自知無力伏虎，便一手緊握虎尾，一手急揮利劍，砍斷一截虎尾，飛步向山下奔逃。虎怒吼如雷，四顧找人，虧得子路從樹林中兜抄到半山。孔子見他汗珠盈額，喘吁吁奔來，正想動問，子路先發言問道：上士，中士，下士，殺虎是怎樣的？孔子答道：上士殺虎砍虎頭，中士殺虎割虎耳，下士殺虎捉虎尾，莫不是你遇着了猛虎不成？子路從袖中取出虎尾，擲於地，拾起石盤說道：夫子已知此山有猛獸傷人，偏使由越嶺取水，莫不是疑由欲害夫子，特先假手猛虎以殺由麼？敢問上士，中士，下士，殺人是怎樣的？孔子說道：由與虎力搏，力怯逃來，驚嚇得神志昏糊，在石上坐了，聽我道來！若說上士殺人用筆端，中士殺人用語言，下士殺人用石盤。由仔細思量，丘待門下三千弟子，絕不出惡聲，何況你是我最愛的弟子。數十年未曾更變，豈有疑你害我之理？神志清醒

麼？下山去罷！免得同死虎口。這時子路神志已清，說道：由與虎鬪昏了，說了幾句夢話，現在清醒了，方知悞會，趕快下山去。說罷，手扶孔子，急急走至停車處，登車回轉，緩日由子路帶着軍隊獵戶，到山中放獵，驅除猛獸，山下田畝，召獵戶耕種，表過不提。且說孔子與伯玉同參國政，事事由孔子主裁，伯玉無不惟命是聽。一日，孔子向伯玉含笑說道：治國當寬猛並用，方可收水火既濟之功；吾公治衛，政尚寬和，百姓誠然叨惠，不過宮廷穢亂，醜聲四播，丘援春秋責備賢者之例，怪你爲什麼不早加整飭？伯玉答道：這個是家事，君上懼內過分，不敢過問，世子欲雪此恥，幾乎被殺，是我送信逃亡的，你道如何着手整飭？孔子說道：世子不治標而治本，自取其咎，丘有治標之法，肅清出入宮廷的佞臣，朝綱自振了。伯玉說道：欲速則不達，還是謹慎從事爲宜，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孔子答道：當然逐一淘汰。丘知司庫詹和，與司禮孫都，均屬以美色見寵於南

子，和一班佞臣廣結聲援，不知確否？伯玉答道：諒非虛語，不過詹孫二人，君上非常寵用，恐怕不易淘汰吧！孔子說道：當緩圖之。光陰迅速，已到蜡祭之期，孔子爲陪祭官，查點寶器，缺少四件，先問伯玉道：上屆蜡祭，寶器全否？伯玉答稱：並無缺少。孔子便向司庫詹和責問道：寶器傳自遠代，乃是無價之寶。所以特設司庫，以資看守，今既遺失，是你疏忽之罪。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滅刑懷德踴危藏賢 被困絕糧子路問難

且說孔子借着遺失寶器，奏明靈公把詹和降爲邊邑佐治吏，靈公准奏。孔子退朝，伯玉說道：速命詹和赴邊邑任事，遲恐走不成。孔子回轉衙門，傳見詹和不到，那知他已入宮中向南子求援，南子便替他代求靈公，取消前命，另調他職，靈公卽下手諭給右卿，取消前命。孔子氣得目瞪口呆，伯玉說道：如何？我們只好專司治國，宮廷中事，不要去過問罷！孔子唯唯應命。不料詹和召集孫都及一班同黨，祕密集議，詹和發言道：孔丘在朝，我們不能久安於位，諸公可有趕走的妙計麼？孫都含笑說道：莫說一個孔丘，就是連蘧相一起逐走，也不費我吹灰之力。詹和說道：蘧相是個忠厚良臣，不可以累及的。孫都說道：那末只消如是這般，他還敢不走麼？大家都稱妙計。於是各去散播謠言，說孔丘

已和蒯瞶私通，約期借晉兵殺來，孔丘開城接應，一人傳十，一日功夫，傳遍全城。詹和入宮奏聞，靈公不信，亟召伯玉入宮，命他監視孔丘，有無謀亂行動，並道：據詹和奏稱，都人都在那裏說，孔丘私約蒯瞶歸國，卿宜查明。伯玉領命退出，以言直告孔子，孔子嘆道：衆口鑠金，只好與公長別了。伯玉不敢相留，孔子即同子路子貢季羔顏回等易服同逃。孔子逃至郭門，追騎在後趕來，子臯見一別足守門人，面貌似曾相識，忙下車，問他求藏身所在，守門人答道：東邊有缺，儘可逃避。子臯說道：我夫子是君子，不願踰缺。守門人又道：那邊有竅。子臯答道：君子雖遇急難，不從竅避。守門人又道：這邊有室，可以容身。子臯即同孔子等入室暫避，囑守門人藏過車馬。追騎逕出郭門，四面找尋不見，只好回轉覆命。子臯將行，向守門人問道：你的面貌，好似踰危？守門人答道：正是。士師猶未忘刑餘之人，眼力真好。子臯說道：昔日我不能破壞國家刑法，親別你的足；

今日吾同夫子逃難到此，這正是你報怨的時候，反爾三言護我們師徒，這是什麼緣故？守門人答道：昔日我於酒後傷人致死，按律當抵命，幸遇士師網開一面，幾次提訊，存心輕減，獄決罪定，在施行別足時，見士師雙眉緊促，心存惻隱，好像不忍見我血淋淋截去雙足，變成廢人，這是我公天性仁厚使然，我所以德公永記不忘。今日正我報德之時，追騎已回，公等可以從容遠走了。孔子聽了，肅然起敬，取銀百兩相報，守門人決意不受。口頭說明藏車所在，啟門送孔子等出室，登車而逃。孔子在車上嘆道：獄官用刑，有法可按，古今無二的。不過思仁恕的則樹德，行嚴暴的則樹怨，子臯樹德於前，今日獲報，丘同二三子也得沾惠，做執法官真不易啊！子臯初次爲士師，竟有這樣的公德，堪與柳下惠後先媲美了！說着，驅車趕路，子貢問道：夫子望那去？孔子沈吟了一回，答道：楚昭王前兩月派使來聘，我當往拜禮。子貢說道：到楚國去路途很遠，只怕

靈公再派輕騎四出追趕。大路行不得，只好從小路往楚，行程雖遠，可保平安。孔子稱善，子貢執轡前進，行至日中，停車在客店前，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孔子同諸弟子下車，步行到客店門首，只見二童子日光中，指天劃地的爭論。孔子含笑問道：你倆爭論些什麼？甲童指着天空答道：我們爭論這、個太陽，我說，太陽在日中的時候，相離地面較近，所以覺得格外炎熱，對不對？乙童攙言道：早晨，東方日出，離地面較近，所以望去，形大於日中數倍，對不對？孔子心想，兒童爭論，只宜和解，不宜偏袒的，便道：我以為你們的說話，各有見地都不錯，你們若然不服我的評判，快到塾中去問先生吧。二童急行而去，孔子等入店聚食，既飽，會鈔，重行駕車登程，行抵陳蔡兩國交界的一個大鎮上，已是倦鳥歸林時候，遂投客店食宿。店主漆雕龍曾為陳大夫，認得孔子師徒等面貌，親出招待，向孔子問道：大駕從何處而來？將望那裏去呢？孔子直答道：從衛國來，

將往楚國去。漆雕龍聽了，心想，孔丘若用於楚，陳蔡必先受害，本鎮將爲楚兵車轍踏沈了！豈容坐視。想罷移步出門，來訪曾爲蔡大夫的伯順，見面就道：魯孔丘應聘往楚，道經本鎮，投宿小店，他是聖賢，運籌譏刺，皆中諸侯的時病，且有七十二賢士相助，若用於楚，昭王早有王天下的野心，行將吞併中原各小國，陳蔡首當其衝，如之奈何？伯順答道：祇有阻他去路，不許他往楚，併絕他們糧食，你道如何？漆雕龍稱善，商定辦法，龍即回店，旅客都已安歇，密囑僕役把店中餘存的糧食，一律搬回家中，并囑來朝一律退出，回家暫住幾天。僕役依言辦理。再說伯順當夜召集全鎮壯丁及保家兵卒，約有三百多人，武器不足，權把鐵鋤斧頭借用，守到東方發白，即把客店圍得水洩不通，把其他旅客喚起放行，等到孔子起身，諸弟子相繼下榻，不見有人送臉水進來，呼喚不應，子貢出視，室中人影全無，門外有許多壯丁圍困，亟出詢問何故圍住客店，阻斷

旅客行蹤壯丁置若罔聞。子貢只好入內告知孔子，孔子道：時候尙早，且到日中，再去訪問鎮上紳士，何故阻丘去路，店主何在，叫他送午飯來果腹。不料守到日中，子貢又去詢問，壯丁依然不理，聲明出去找尋店主要飯吃，壯丁不許。子貢退入報告，孔子說道：大家不用焦急，耐性等着，總可脫離此厄的。一日挨餓過去，不料迭連六日，外無所通，室中粒米全無，隨來弟子，餓得皆有病容，惟有孔子有時講誦經史，有時彈琴作歌，子路病倒在牀，聽得不耐煩，入問道：夫子在窮困中作歌，也算合禮的麼？孔子不答，曲終，捨琴說道：君子好樂爲無驕，小人好樂爲無懼。由你豈是不知我而從我的呢？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堪爲吾咏，吾爲什麼如此呢？子路作色說道：君子無所困，莫非夫子不仁吧？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智吧？世人弗放行，從前由聽夫子說：爲善的天必報之以福，爲不善的天必報之以禍。夫子積德行義，行了很久咧！因何常居窮困，

從者都將餓死呢？孔子答道：由你以爲仁者必見信於世，那末伯夷叔齊不致餓死首陽山；你以爲智者必用行於世，那末王子比干不致剖心於紂；你以爲忠者必獲天報，那末關龍逢不見刑於桀；你以爲諫者必邀君聽，那末伍奢不致見殺於吳。要知遇不遇是時機，賢不肖是才具，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的多得很，非丘一人！况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賞玩而不芳；君子修德立道，不爲窮困而敗節。謀事在人，生死由命，所以晉重耳困於曹衛而生霸心；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而圖霸業。居下位而不憂的思不遠；處身常逸的志不廣。安知其終始呢？子路出，召子貢入，以上文一席話相告。子貢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何不少自貶抑？孔子答道：良農能稼，未必能穡；良工能巧，未必能順；君子能修道，未必能容。若然不修道而求容，賜志不廣咧。要知孔子如何脫厄，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顏子淵炊飯食棄粒 楚昭王派兵迎大賢

且說孔子被困於陳蔡間客舍中，絕糧六日，從行弟子皆病，孔子欲解諸弟子的愁思，依然絃歌不絕。且與子路子貢暢談古聖賢臣，遭時的有幸有不幸，子路子貢相繼退出，又召顏回至面前，也把告子路的話向他詳述一遍，顏回說道：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在夫子抱着悲天憫人的決心，竭力推行，當世不能用，這是有國者的醜，夫子有什麼損害呢。雖然栖皇道路，到處莫容，於此益見君子堅苦卓絕，窮而益彰。孔子欣然長嘆道：是啊！回！吾與你志同道合，不過你的命比吾更窮，所以過匡被圍，居宋遇險，過蒲被阻，及今日絕糧。連遭困危，你無役不從，現在從我的共計十人，六日絕糧不食，如何挨得過呢？接着向子貢說道：賜速取行篋中的貨幣，設法突圍出去，糴糧買菜，以救飢荒，并

叫子路季羔執劍同行。三人應命，子貢檢取貨幣，藏好懷中，子路季羔帶劍隨後，啓後戶而出，子貢舉目四顧，祇有二十多壯丁在門外，便向他們情商道：請讓開一路，容我們去糴糧，回來以五十兩黃金酬報你們。否則我等與其餓死，誓與你們決一死戰。這班都是安分農人，聽得死戰兩字，都覺得不寒而慄，竊竊私議了一回，舉一個年紀最長的，向子貢說道：我們奉蔡大夫伯順命圍住客店，不許放人出入，若然容你們去糴糧，被人看破了，我們豈不要受罪責呢？通融辦法，祇有由吾們代辦。快把貨幣給我，說明糴多少食米，買什麼飯菜，那末你們得以充飢，我們不致代你們受罪。子貢說道：只怕你們拿了貨幣去，不辦食糧，大家分肥，使我們依舊挨餓，這便如何？壯丁答道：我名成實，素來不說謊言，何容多慮。子貢相他面貌舉止的確似個老成之人，卽向懷中取出貨幣給他，壯丁一溜烟入市而去，隔了一回，肩荷白米五斗，手提一籃魚肉蔬菜等，

瞻前顧後的走到門首，子貢、子路相迎接受，季羔謝以五兩貨幣。壯丁嫌少，說道：你們方說以五十兩黃金爲酬，怎麼僅有這幾錢呢？季羔答道：行篋中實無黃金，放我們冲圍而去，趕到楚國去討救借銀回來，方有黃金謝你們，現在沒有去，那裏來黃金呢？壯丁無言可答。子貢負米入內，交於顏回、子路，同入廚下炊爨，好得用賸的燃料，及油鹽醬醋等俱全，顏回任烹爨，子路任淘米滌菜，既畢，子路自去稍息，顏回素來善於烹調，把魚肉蔬菜逐一烹爨好了，宰切一盆生薑絲，因爲孔子終年不撒薑食，每餐必備的，整備停當，飯鍋已熱，揚蓋盛取，不料鍋未洗淨有垢落飯中，顏回取起一團，除去污垢，送入口中。子貢適在井邊汲水，望見了，悞以爲竊食，入問孔子道：仁人廉士，窮困時也有改節的麼？孔子答道：改節的怎能稱得仁廉呢？子貢又道：顏回素稱仁廉，不該瞞過夫子，先行取飯充飢！孔子說道：吾信回仁廉日久了，你雖如此說，我卻不信，或者別有

他故吧！你莫言，我將問他。遂召回入，孔子說道：昨夜丘夢見先人，其將佑我脫險吧？子炊熟進飯，丘將先祭而後大家果腹。顏回答道：飯已熟，回見有垢黑留飯中，棄去殊覺可惜，留置猶覺不潔，回即取而食之，不可以祭饗了，且待晚餐祭吧！孔子說道：可以的，速去取來充飢吧。顏回出，孔子向子貢說道：我深信回不作欺人事，已有數十年咧，竊食乃婢僕的賤行，賜以之測度安貧樂道之君子，太覺輕視我黨小子了！子貢說道：賜知悞會，敢請夫子包涵，勿向回直言，免傷同學感情。孔子允許，子貢便去相助顏回，搬取飯菜出來，大家果腹，餓得過火了，都未能多食。飯罷，殘肴由子騫子夏等收拾去。子路食後，精神振作，援戚而舞，既畢，向孔子說道：明日再不解圍，吾等十人拚死殺一條血路，沖出何如？孔子說道：今早丘已卜卦，明日必有救星，決不會在此過夜的了。由且等着。當日大家有飯吃，聚在一室中彈琴鼓瑟，唱歌以取樂，到了次日午後，果然有救

星從天而降，那裏來的呢？卻是楚昭王派來迎接孔子的一隊兵車。孔子並未去討救，昭王何由得知被困於此？那是蘧伯玉恐怕孔子被追騎追及，密地差人遠遠隨行，夜來同宿一店，及孔子被困，那人汲汲歸稟伯玉，伯玉便叫他乘馬趕到楚國，假托奉孔子命去討救。昭王即派一隊輕車來迎，壯丁見有楚兵殺來，都嚇得不戰而逃，子貢聽得門外有吶喊聲，方知是楚王派來迎接的，趨前行禮相見，然後轉身入內，告知孔子，大家都喜出望外，子貢便去駕車。這時漆雕龍伯順也已知楚兵來迎，便忙來謝罪送行。孔子避不見面，伯順瞥見桌上有賸餘的紅燒魚塊一大盤，很覺奇怪，正遇宰吾在旁，伯順和他見過一面，當下向他作揖謝罪道：「順，悞信人言，阻住令師及諸位的去路，甚且失於供應，罪該萬死！但不知這種魚塊，是那一個送來的？」這一問，宰吾幾乎以直回答，轉念若然說出實情，不免要累及代辦飯菜的壯丁受罪。他既仗義救我們的

飢荒，豈可以怨報德，臨行反累他受罪呢？轉念之間，捏辭謊對道：那是天可憐我們絕糧六日，飢餓難當，前夜突來一異人，頭戴鐵盔，身披魚鱗甲，手舞雙戟，向吾夫子張口大吐，子路挺劍出戰於庭，不能勝，夫子諦視良久，見他只能咄咄，不會說話，知非人類，遂向子路說道：由何不探他脅下？子路依言挺劍刺其脅，異人仆地，化爲大鮎魚，遂宰殺烹食，聊以充飢。伯順信以爲真。孔子只管與諸弟子登車，招呼楚使帶隊先行，孔子隨後，子貢御車，向孔子說道：幾次遭厄，沒有像這次的危險，賜當永記弗忘！孔子說道：賜何出此言？要知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忠臣不困功不高，此次隨丘受絕糧七日的弟子，雖則人數無多，人才卻四科全備：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吾，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就算丘一人命厄，安有及門諸子同命皆厄之理？諒是天心激勵，我們當好自爲之。子貢唯唯答應，一路並無耽擱，直

到楚國，楚昭王率同令尹子西等一班大臣，出都城十里郊迎，孔子望見車駕，急急下車同諸弟子趨前拜見。昭王以上賓禮接入城中，至賓館前下車，昭王親引入館，用太牢之禮，爲孔子洗塵，令尹子西代王斟酒。當時諸侯讌享上賓，有一定儀節，樂工奏樂歌頌，賓主在席上並不交談。讌享既畢，賓主進茗談話，各說了幾句仰慕的話。昭王問道：夫子和陳蔡人有何仇隙？受此絕糧之困？孔子答道：據圍困壯丁說，預防孔丘爲大王所用，勢必稱霸天下，吞併諸侯，陳蔡有滅亡之憂，妄想餓死丘及二三子，那末陳蔡大夫高枕無憂了。這種井蛙之見，不值一笑。但不知何人來求救，蒙大王派兵來相救，使丘得脫此困的？昭王說道：來人好似衛國口音，奏稱奉夫子命，突圍討救。未報姓名。孔子便向諸弟子問道：你們可知此討救的是何人？顏回答道：據回想來，必是衛相蘧公，恐夫子被追騎所獲，暗地派人護送，及見在陳被困，急行歸報，蘧公未便相救，再派

他到此求救的。孔子問道：怎見得呢？顏回答道：一則來人是衛國口音；二則計算時日，適合自陳返衛，由衛至楚的往返日期；三則夫子此行，祇有蘧公知曉；據此三因，來人必是蘧公所使，若說不是蘧公，還有誰呢？昭王指着諸弟子，向孔子問他們的姓名。孔子一一回答，並大略說明各人的所長。要知孔子在楚得志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配五行詮釋五帝德 覽楚史評論楚王奢

且說楚昭王以上賓禮接待孔子，安頓館舍中，讌享而散。次日孔子入朝謝恩，昭王仍以賓禮相待，等到朝散，昭王召孔子入宮，問以治國之道。孔子答道：大王欲圖湯武之業，必須修德行仁，省刑罰，輕徭役，薄賦稅，罷土木，勸農桑，防水旱，興學校，恤孤獨，待天時，二十年中必可王天下；大王欲成齊桓之功，必須整飭吏治，充實軍備，振興工商業，改良種植法，以立富國利民之基礎，並具親賢遠佞的決心，三五年即可稱霸中原。昭王說道：霸業易成易散，例如齊桓晉文都不過及身而止，惟三皇五帝的王道，纔是萬世之業。三皇代遠年湮，無可稽考，所有五帝，孤但聞其名，不知其實，敢請夫子明白見教。孔子正容答道：臣昔年曾聽得老聃說：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九

十二日，按着四時，化育萬物。五帝，原屬五行之神，配以五方五色，東方青帝諱雲拘，南方赤帝諱丹容，西方白帝諱浩庭，北方黑帝諱玄子，中央黃帝諱文梁。這個五神，是佐天化生萬物的。上古帝王，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所以古明王死配五行，後世遂稱謂五帝。就是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昭王問道：把太皞氏創始配木，是何道理呢？孔子答道：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東方甲乙屬木，應於春，萬物皆從此初出，所以古明王仿之，首以木德王天下，那末據相生的五行，依次承轉，如木生火，火生土之屬，相配而定的。昭王又問道：不穀舊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這是五行之主，何以又有五帝呢？孔子答道：五正，乃是五行的官名，因爲五行有佐成上帝化育之功，所以另配五帝。至於太皞氏的屬配，那是帝從其號。少皞氏有子四人，一名重，二名該，三名修，四名熙，分司金

木水三職，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名黎爲祝融，龔工氏有子名勾龍爲后土，此五人各以其所能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爲五祀，不得稱帝。上古人民，智識未開，不知五行的作用，賴此五子，發明木水金火土的種種功用，當時人民稱便，後世利用無窮，所以封爲五正，配以五祀，永受祭享，至今未衰。昭王又問道：據夫子這樣說，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那末所有相變的，憑什麼作主呢？孔子答道：相變的所主，各從他所王之德爲次序，例如木次火，木家尙赤的，便以木德爲主。夏后氏以金德，王故尙黑，遇喪用昏時，戎事乘驪，祭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尙白，遇喪用日中，戎事乘翰，祭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尙赤，遇喪用日出，戎事乘駟，祭牲用騂。這就是改號相變的異點。昭王問道：唐虞二帝，所尙的是何色？孔子答道：堯以火德，王，色尙黃；舜以土德，王，色尙青。昭王又問道：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武都是聖王，爲什

麼不得配五帝？莫非德不及上古麼？還是別有限制呢？孔子道：古之平治水土，播種百穀的多得很，惟有勾龍得配食於社祭，棄爲稷神。易代奉祀，無敢增益，所以明示勾龍與棄的功業，無與倫比的。故從太皞以至顓頊，應五行之德爲王的，不是祇有五人，惟配五帝之神的，卻祇有五人，這是因五行之德祇有五，也是無可增益的。昭王聽了這一席解釋五帝的詳論，笑容可掬的說道：講解詳明，不愧爲人間師表，門下濟濟多才，皆由夫子教訓而功。孤常坐在黑暗的經史堆中，今得夫子，如得一盞明燈，使孤得以一目了然，以後每日請入宮講授經史政治何如？孔子答道：丘敢不聽命，不過自省學問有限，只恐不勝教授的責任！當日退回館舍，以後逐日入宮講授，經過了十日，例定休息一日，孔子閒着無事，便同子路到楚史館閱看檮杌，閱至楚靈王一節，載着「靈王驕侈成性，是短處；選賢舉能，是長處，有一日，右尹子革侍坐王側，左史倚相趨過王

前，靈王向子革說道：「這個是良史官，卿宜另眼相看，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個博士。」子革對道：「臣知古稱良史的，記君的過失，揚君的善政，此人專以潤辭譽君，不肯直書，算不得良史。臣又嘗聽人說：周穆王將逞心遠遊，使天下皆有他的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諷諫，穆王納諫罷游，方得壽終於文宮。」靈王問：「卿能讀其詩麼？」子革答稱能。其詩云：「祈昭之懜懜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問：「詩意作何解？」子革對稱：「全詩共六句，祈爲求，昭作招，懜懜，安和貌。前兩句是說，祈求安和，終能昭著德音。中三句是說，思想我王的法度，猶如金玉一般的美備。末是長句，是說雖則刑傷民力，並無貪圖醉飽的心思。靈王聽罷，向子革作了三揖，退入宮中，食不飽，睡不安者數日，以後故態復萌，不能抑制，終及乾谿之難。」孔子讀罷了這一節記事，昂頭微嘆道：「能够剋制私心，以禮自持，這叫做「剋己

復禮爲仁。」信非虛言！楚靈王若能聽子革的話，力戒驕侈，不築章華台於乾谿，不去勞民傷財，供一己的娛樂，國人決不譁變作亂，何至於死在乾谿呢！子革不認倚相爲良史，就取他爲諷。更引祈昭詩以諫，可稱委婉陳辭，能盡人臣的職守。楚史詳實記其事，那是貶靈王而褒子革的，確是良史官的記載。說罷，又闕楚伐吳，陳棄疾將左軍，工尹商陽將右軍，楚王自將中軍，遇吳師於漢水，一戰勝吳，吳軍敗逃，楚軍奮勇追及，棄疾向商陽說道：敵軍旗幟散亂，已無鬥志，子何不挽弓射敵，以盡王事。商陽一邊答應，一邊弓開滿月，箭若流星，嗤的一箭，正中一敵將的右腦，立卽身死。棄疾素知商陽有百發百中的絕技，自愧不如，所以接連三次催促，商陽連發三箭，射死三敵將，每射一人，必用手自掩雙目，不忍見人無故送命，第三次發箭後，向御車者說道：吾將大軍，效命疆場，前驅獲勝，追敵連斃三人，可以反命咧。御車者轉轅歸營，此役推商陽居首功。

孔子讀罷這節記事，說道：原來臨陣殺敵，也有禮法的。子路很不耐煩似的說道：由瞧不起這個工尹商陽。爲將之道，奉命出師，濟河焚舟，孟明因之雪恥，背水立寨，孫武因之獲勝，臨陣當與敵拚命決戰，殺盡敵人，纔稱大功，也是將軍應盡的義務。若然殺敵要講禮數，行仁義，那未必步宋襄公的後塵咧！商陽雖有百步穿楊的箭技，終究沒有建大功，成大將，就被這一點慈心所悞的。孔子說道：丘嘉他有不忍殺人之心，是體上天好生之德，你的話，深合大將口吻，然而窮寇莫追，困獸猶鬥，也是兵書所載，取勝不在多殺，你說臨陣沒有禮數仁義可言，且引宋襄公爲證，要知宋襄先行好殺，屈斬曾子以祭睢水妖神，致失衆心，後來與楚成王交兵，欲行假仁假義，以致大敗，不可爲訓的。要看成湯引仁義之師，東征，則西夷怨恨湯；王不先來征伐，南征，則北狄怨恨不先來征伐，臨陣也不過擒殺爲首，解散脅從，未聞有屠殺全軍的，誰說行軍不講仁義呢？

由你以後身列戎行，切勿貪功好殺，身陷敵陣，一旦遇伏落阱，必有性命之憂，謹記吾言，終身勿忘。子路唯唯答應，孔子把禱杌一起闕遍了，方同子路回館休息，次日仍入宮講授。挨過了一個月，昭王正想贈食邑給孔子，以作祿養，不料忽起寒疾，不能視朝，三日不愈，因惡苦味，不願服藥，請巫入宮禳卜，巫者斷稱河神爲祟，王妃請祭，昭王弗許，諸大夫入宮視疾，請祭河神於北郊。要知昭王許祭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楚令尹嫉賢沮封田 阿谷女知禮拒求飲

且說楚昭王聽得諸大夫請祭河神，說道：「三代命祀。」天子祀天地，諸侯在本國境內望祀，叫做「祭不越望。」江漢沮漳，例由天子主祭，楚爲望祀國，禍福無關的，不穀雖然不德，從未得罪於河，祭他則甚。遂不祭。子貢聽得此事，以告孔子，孔子說道：楚昭王不越祀，不媚神，可稱能知大道，所以楚前爲吳滅，昭王能夠復國中興，就在此罷？夏書云：「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這是說唐堯能够率循天之常道，以行北方，及至桀王失常道，亂紀綱，國遂滅亡。昭王能够力行常道，國亡出奔，仍能歸國復興。由此看來，常道是國家興亡絕大的關鍵！子貢問道：夫子既然讚美昭王，可許他爲賢君麼？孔子答道：人君行常道，不過知禮守法罷了，況且昭王復國，乃

是申包胥哭泣秦廷，七日不食，秦哀公念他忠義，且與昭王爲甥舅，遂遣大將子蒲子虎出兵相救，那時吳國有孫武伍員爲將，與秦師相持不下，幸爾吳國有內亂，吳王急欲回兵平內亂，申包胥乘此與伍員立盟，昭王纔得復國。失國雖由楚平王屈殺伍奢而起，但是昭王不能毅勝吳軍，棄郢奔隨也難卸罪。至於復國，全出自申包胥之功，並不是昭王的能力，怎能算得賢君呢？子貢又問道：自古到今，稱得起賢君的，約莫有多少？孔子答道：古代明王，賢的不勝枚舉，堯舜禹湯文武是最著的賢君，春秋時代，惟秦穆公能永久信任蹇叔百里奚，孟明白乙丙諸賢，得成西戎的霸主，可以稱得賢君。子貢又問道：齊桓公也能永久信用鮑叔管仲，創建九合諸侯，不用兵車的霸業，名列五霸之首，也可稱得賢君麼？孔子說道：齊桓公英明兩字尙當不起，怎能稱賢？子貢問道：夫子何所據而云然？願聞其詳。孔子說道：管仲病篤時，桓公至病榻前看視，管仲誠懇

遣囑豎刁、易牙、開方三人，爲奸佞小人，足以亂人國。臣死後，主公切不可信用他們。那知管仲死後，隔不多幾年，豎刁、易牙、開方同專國政，且與羣公子結爲聲援。桓公有病，被三奸築牆阻塞寢宮而餓死，如此結局，怎能稱得賢君呢？子貢問道：現在各國諸侯，有無稱得起賢君的麼？孔子長嘆道：唉！當世有了賢君，丘何爲這樣栖栖皇皇，常做幕巢的燕子呢！差強人意的，只有衛靈公，頗有賢君風度，所以吾往返三次，不能忘懷。子貢訝然說道：靈公寵懼南子，穢亂宮闈，殺逐世子，行爲如此悖謬，夫子反稱爲賢君，賜實不解。孔子說道：吾但舉他立朝治國而言，至於宮中穢亂，那屬私家瑣事，當作別論。若說能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惟古聖王能之，不當責諸今世賢君。子貢又問道：賜願聞靈公的治國？孔子說道：靈公的敬禮賢才，堪與秦穆公並稱，公子渠牟智足以治千乘兵車，信足以守千乘大國，靈公愛而委以重任，有賢士名叫林國，見賢必薦舉，不用

則分祿以養，使國內無遊牧貪困之士，靈公尊而敬之，慶足也是衛之賢士，國有大事，他必出而治理，國中無事，退而訪賢，靈公心悅而加以敬禮；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出都城郊舍三日，不聽樂聲，守待史鰌歸國，而後還宮，史鰌臨終遺囑，以尸置牖下，諷諫進賢遠佞。靈公敬而退彌子瑕，進蘧伯玉為相。有這幾種好處，吾所以許他有賢君的風度。子貢又問道：當世人臣，那個為最賢？孔子說道：現在吾沒有曉得，從前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可稱為賢臣。子貢問道：齊管仲，鄭子產，功業遠出鮑叔，子皮之上，怎麼稱不得賢臣呢？孔子說道：賜你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譬如建築宮室，選用工師求大木，充作梁棟之用，雇用匠人架屋築牆，那末工師與匠人的責任，那個為大呢？子貢答道：當然工師責任重大。孔子說道：鮑叔管仲子皮薦子產，好比工師求得大木以進屋主人，管仲子產好比造屋的巧匠，工作勝人一等罷了。子貢說道：夫子稱鮑叔子皮薦賢

之賢的確是至理名言，不是皮相之談。孔子說道：賜，你已明白了，試把鮑叔與管仲、子皮與子產兩相比較，祇有鮑叔顯達管仲，子皮顯達子產，未聞管仲子產顯達勝過自己的賢士於朝，只顧自己利祿，不肯公而忘私，烏能稱賢？子夏攙言問道：楚國的令尹子文三次任令尹無喜色，三次罷免令尹無慍色，當代時願把舊令尹之政，詳告新令尹，可稱賢臣麼？孔子對道：這是忠實之臣，算不得賢臣的。子夏又問道：現在的令尹子西賢不賢？孔子不答，子夏又問，孔子答道：吾與他相識未久，且不是朝夕共處，那裏曉得他賢不賢？你們等着瞧罷。子夏唯唯而退。且說楚昭王臥病數日，不祭不藥，霍然告痊，照例視朝聽講，經過了兩個月，敬重孔子博學多能，無所不知，且知他門下有七十二賢士，常侍左右，日用甚大，擬以里社之地封孔子為祿養，使他安心居楚，當下即召子西入宮，命取里社之地封孔子，着即整備封冊，送往孔子館舍。子西聽說，心想，大

王敬重孔丘，過我十倍，孔丘做過魯司寇，政績傳播四方，以後吾若有錯悞，勢必以孔丘爲令尹，還是先發制人，沮阻他的封地。旣無祿養，門下食口衆多，自難久居這裏了。轉念之間，諫道：臣思孔丘爲當世聖人，道德足與文武並稱，臣聞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够修德行仁，終成興周滅紂的功業，現在孔丘德比文武，門下有三千弟子，文武兼備，若然封以土地，代楚爲君，就在目前咧！昭王疑心極重，聽了子西的讒言，信以爲然，說道：卿言頗有見地，否則他有了這樣經天緯地的大才，何至到處不見用。諒因藏有野心，使人不敢請教了。子西應道：是啊！這種野心家，大王宜疏不宜近，冷待了他，消不得不逐自走了。至於講解經史，左史倚相能勝此任，昭王嘉許，取消封地之念，次日起，冷待孔子，不召他入宮，卻召倚相入宮講授。孔子看出光景不對，密囑子貢暗中調查，方知子西嫉賢進讒，沮阻封地，以直報告孔子，孔子笑道：吾早說昭王不是賢

君，子西賢不賢，叫你們等着瞧罷。早知他不是爲國進賢的賢相，咧。接着吩咐弟子收拾行李，駕車登程，不別而行。有人報告子西，子西置之不理，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出了郢城，子貢問道：夫子將望那道而去？孔子太息道：那裏是我們的樂土呢？子貢說道：吳越兩國境內，山明水秀，名勝古跡極多，可去一游。子貢接口道：偃家居海隅，有湖有山，足供游覽，夫子准到吳國去罷。孔子稱善，子貢驅車前進，不過自楚至吳，路程遙遠，要經過許多小國，一日，行抵阿谷地方，因馬飢餓乏力，停車喂食，孔子同諸弟子各取乾糧充飢，瞥見一女子佩滇浣紗於溪旁。孔子說道：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出諸婦人之口，更爲確實，溪邊浣紗女，可向他試探風俗。說着，抽觴以授子貢道：善言乞水，試他出言的雅俗。子貢攜觴至溪邊，置地上，向浣紗女正容說道：吾北部之人，將南游吳國，逢此盛暑，驅車赤日光中，口乾心煩，願乞茶飲，以解煩渴。浣紗女答道：阿谷之隧，隱曲之汜，

有水一清一濁，清流通海，欲飲則飲，何必要問婦人說着，取地上觴，逆流洗滌，反手置地上，說道：禮，男女不親授，觴已代滌，自去清流取飲罷。子貢以言轉告孔子，孔子取貨幣值五錢，授子貢道：再去善言乞茶。子貢又至浣紗女前說道：聽你的話，穆如清風，吹面涼爽，祛我煩燥，奉幣相酬，乞茶一飲。浣紗女道：我是鄙野婦女，不識貨幣貴賤，不敢收納。子貢復以言告孔子，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再去善爲設辭。子貢復往，祇見浣紗女正在收拾欲歸。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楚狂接輿高歌諷孔子
長沮桀溺冷語嘲仲由

且說孔子冒暑遠行，抵阿谷地方，休憩樹蔭下，進乾糧，放馬食草，孔子吃過乾糧，口中頓覺乾渴異常，河水不潔，不敢取飲，瞥見溪邊有一浣紗女，身後置有茶漿一壺，便叫子貢去乞飲，順道探風問俗，不料子貢往返兩次，均遭拒絕。孔子便抽絺綌五兩，授子貢，再去乞茶。孔子這樣的糾纏不已，亦純爲衛生起見。因在赤日下趕路，忽覺昏悶不舒適，就道旁樹林中稍息，不料一進乾糧，口中頓乾燥，頭目暈眩，亟欲得茶湯以解煩渴，故願犧牲絺綌，換一盃熱水，沖服辟暑藥，兼可解渴。當下子貢第三次來向浣紗女說道：我是北鄙之人，冒暑遠行，將往吳國，經過阿谷，吾夫子口渴頭昏，心煩欲嘔，急欲得熱湯以解渴，今

有絺綌五兩，不敢親授，謹置水旁，聊作熱湯的代價。浣紗女答道：路上行人，面不相識，忽分絺綌，棄諸河堤，妾年少，不敢拾取，子再饒舌不去，將有野蠻成性的狂夫來了。說着擡頭東望，子貢也向東望去，見有一大漢，從那邊走來，卽把絺綌拾起，回來以言告孔子，孔子說道：此婦人知禮而達乎人情的，必然受過多年教育，纔有這樣的吐辭。丘於是知婦女心思，較細於男子，若然專心讀書，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惜乎門下弟子盡屬男子，若此女從我求學，所得的造就，必能遠出七十二子之上。諸弟子聽了這番語言，都不以爲然。子路說道：夫子欲向浣紗女求一杯熱湯解渴，往返三次，終沒有得着，女性器量如此淺窄，爲什麼再要讚美女性，貶抑男性呢？及門諸子，雖都沒有匡時濟世之才，顯名當世，不過對於夫子，人人忠心隨侍，夫子進亦進，夫子退亦退，心目中只知有夫子，不知有富貴功名，故爾盡願拋妻別子，隨夫子周游，一而再再而三的受

陋絕糧，絕無一人畏難退縮，難道我們這班人都不及女性麼？孔子微笑道：由你莫悞會，及門諸子固然與我同甘苦，敬我如父母；然而我愛諸子，也過於親生子女，豈肯貶抑呢？至於我讚美女性，是指造物生人，天賦女子以精細的特性，由是把及門諸子作個比例，言女性若然從我求學，造就可出七十二子之上，絕非褒貶之辭，竟會惹動你的火性，發出一派牢騷話來，這也從那裏說起！

子路謝罪道：由何敢牢騷夫子，只爲浣紗女鄙吝到杯水不給，夫子還要讚他，所以不服。孔子說道：浣紗女不妄取行人的貨財，那是不貪，不願以杯水給人，那是知禮，確守男女不親授之義，論他的人格，遠出尋常男子之上，料想他必然受過教育，纔有這樣知禮的對語。子路問道：夫子怎見得女子有精細的特性呢？孔子對道：有近史爲證，齊桓公同管仲伐孤竹，仲率軍先行至狔山，有一牧牛野人，破笠赤腳，投營門求見相國，衛兵拒絕，野人說道：某有一言，「浩浩

乎白水。」有勞轉稟相國說罷，自去牧牛，衛兵入告管仲，管仲茫然不解，便向愛妾媵娘問道：「你可曉得麼？」媵娘答道：「妾在閩中讀過古人白水詩云：『浩浩白水，悠悠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野人以浩浩白水寄語，欲求相公保他出仕吧？」管仲即召野人入見，問姓名，答稱衛人寧戚，管仲知爲賢士，作書薦於桓公，爵爲大夫。於此可見管仲學問不及媵娘，此卽女子有精細特性的明證。子路說道：「出兵征伐，兵士不准姦淫婦女，那是軍律，豈有主帥出征，軍中攜愛妾作伴，由未敢信。」孔子笑道：「行軍誠然不能姦淫婦女，惟有齊桓公出征，必攜媵娘隨營侍寢，管仲寵愛媵娘，時刻不離左右，這次出征，奏明桓公帶媵娘同行，算作智囊，遇有疑難，可賴媵娘一言解決，這個本不可以常理論的呀！這時車子已在路上趕行，子路和孔子並坐在車上談論消遣，正這當兒，瞥見一人，似癩非癩，橫穿車前而過，口中作歌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殆而！」孔子聽得歌聲，張目前視，見是楚人接輿，亟喝子貢停車，孔子立即下車，想把自己的出處，告訴接輿，不料接輿一溜烟避得不知去向，孔子一壁登車，一壁說道：既然現身說法似的，作歌以諷我，卻又不願和我見面一談，佯狂避世之士，正使人無從捉摸。子貢問道：夫子可認得他是誰？孔子答道：他叫接輿，懷才不遇時，因此忽歌忽哭裝做瘋狂以避世。論我目前的處境，可稱得與他同調，故願下車和他一談。不料他趨避不遑，太覺不近人情了。子貢問道：他的歌詞，怎樣解釋的？孔子說道：鳳遇有道的時世現形，遇無道的時世隱形，他歌鳳兮鳳兮，是嗟嘆我像鳳一樣。次句何德之衰，是譏笑我現形無道之世，道德何其衰微呢。第三第四句，是說已往的事情過去不論，未來的事情還追得及，是諷我應當歸隱了。已而已而，是說可以收束哩。末句是說現在做官正危險啊。這樣的歌詞，豈不是諷我歸隱嗎？子貢又

問道：夫子下車，想和他談些什麼呢？孔子答道：我和他在昔年見過一面，現在想把我的出處告訴他，並向他探問東南諸國的大勢。子貢心望着同夫子談話，不曾認清路徑，走錯了方向，祇管驅車前進，行不多時，祇見白茫茫大河當道，既無橋梁，又無船隻，怎能渡河。孔子憑軾四望，祇見有兩個人在田中耕種，便叫子路去問津，那知這兩個也是隱士，一個叫長沮，一個叫桀溺，子路下車走到他們面前，很恭敬的問道：請問二位，渡此河的津梁在那一方？長沮不答，反問道：車上執轡在手的是誰？子路對道：是孔子。長沮又問道：可是魯國的孔子麼？子路對道：是的。長沮道：魯孔丘周游列國，車轍馬跡遍天下，他自知濟渡處的，何必來問吾們？子路只好向桀溺作揖問道：請求長者指示渡河的津梁？桀溺問道：你是誰？子路對道：我是仲由。桀溺又問道：可是魯孔丘門下的弟子麼？子路應道：正是。桀溺說道：世亂荒荒，已遍天下哩，那個能够變易平治呢？並

且你與其從避人之上，還不如從避世之士呢！說罷，祇管持鋤耕田，也不指示津梁。子路很懊喪的回告孔子，孔子微嘆道：鳥獸不可以同羣，由不與避人爲徒，與誰爲徒呢？若天下平治，何用丘來變易！正爲世亂無道，丘決心要以道變易呀！說着，讓子路執轡，沿河前進，約行兩里路程，見有石橋亘河面，方得由橋渡河。子路說道：這裏好似楚蔡交界，夫子願不願到蔡國去麼？孔子沈吟了一回，對道：蔡國太無出息，君弱臣庸，忽爾附楚，忽爾附吳，始封時本爲同姓諸侯，現在降爲附庸小國都不如！況且蔡國的士大夫，都與丘絕無交誼，趕去有什麼希望呢？還是吳國去，吳王夫差爲父報仇，囚越王勾踐於會稽，威震東南，并且吳地多名勝，丘久欲往游，准望吳國去吧。子路說道：從楚國邊境赴吳路徑甚多，不知那一條路最近。由去找尋誠實人，問個仔細，免得走錯。說罷，跨下車廂，由子貢執轡，子路叮囑道：你祇管由此官路，望東緩緩而進，吾去

找老成人問路去咧。說罷，向北步行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現代青年戀愛史

洋裝 實售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

此書敘述男女青年之戀愛事蹟。多至數百則。文筆流利。敘事詳明。宛轉柔情。讀之令人心靈陶醉。

現代青年離婚史

洋裝 實售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

近代離婚之風氣。日甚一日。本書乃擇最近離婚案情之離奇有趣者。彙集而成。極悲歎離合之致。

第七十二回 子貢切問勾踐仇吳 葉公評論伯嚭誤國

且說孔子自楚往吳，不識路徑，命子路去找老成人問路，恐防再遇着長沮一類的隱士，非但不肯直告，反爾飽受一番奚落，故爾囑子路擇人而問，莫再和隱士交談。子路下車而去，子貢一壁執轡緩行，一壁向孔子問道：夫子剛說夫差爲父報仇，賜覽吳史，吳王闔閭病歿宮中，由太孫夫差嗣位，闔閭並不是被勾踐所殺，何仇之有？孔子對道：史臣記事，誰肯直書，實則吳越交兵於樵李，勾踐用死罪犯爲前驅，命大將諸稽郢、靈姑浮統大軍繼進，吳軍大敗，闔閭的右足被靈姑浮的大刀砍傷，敗回姑蘇，僅趕得七里，就因傷重死在軍中。夫差嗣位後，派內侍十人，分立於出入所在，見夫差經過，必高聲呼道：大王難道忘了越王殺你的先祖麼？夫差揮淚對稱：孤一刻不敢忘。同時命子胥、太宰嚭

練水兵於太湖，立射棚於靈巖山，訓將士習射。等到喪服既釋，造戰艦興兵爲父報仇，命子胥爲大將，從太湖水路攻越，勾踐親率三萬人迎敵於椒山之下，吳軍銳不可當，箭若飛蝗，越軍將士覆舟溺死的，不計其數。勾踐敗至會稽山，夫差揮軍圍困，越王初次求和不許，再命大夫文種以美女黃金私賂太宰嚭，進言於夫差，說勾踐願爲臣奴，入吳宮服役。夫差許和，遂挈勾踐夫婦班師回朝，就此威振東南，竟成爲霸主。惜乎信用佞臣太宰嚭，釋歸勾踐夫婦，這好比縱虎歸山，必遺後患！子貢問道：子胥爲當世名將，忠事兩朝，對於夫差有擁戴之功，托孤之重，何得不諫阻夫差呢？孔子說道：率直的忠諫，不敵奸佞的讒言，子胥何嘗不竭盡忠諫，反觸王怒而不聽，伯嚭則十奏九依。據吾看來，夫差殘民太甚，爲闔閭築坟，盡殺數百人以殉，視人命輕於蟻命，不像得保社稷之主，所以天使伯嚭爲太宰，子胥雖忠而與王結怨，且有勾踐懷十年報仇的決心，

吳之覆亡，爲期不遠咧！子貢說道：夫子既知夫差將亡，此行太覺多事了。孔子說道：有道的國家，朝綱整飭，用不着丘的，愈是無道的國家，若能悔悟前非，把國政交丘整理，像吳國國勢未衰，容易施行我的大道，所以想去走一遭，順道游覽姑蘇名勝，一得兩便，何樂不爲！這時車行道上，約有五六里光景，不見子路趕來，孔子問道：賜前面這座城垣，好像是葉縣，是不是呢？子貢答道：是的，仲由還沒有趕來，再走得遠了，只怕他尋不到，不如就在葉縣耽擱，把車輛停在客店門口，子路來尋，一目了然咧。孔子對道：好啊，葉縣尹葉公與丘素來相識的。子貢唯唯答應，驅車逕入東門，見有一所很大的客店，孔子同諸弟子一律下車，客店中有人來招接，孔子對他說道：牲口帶去喂料，車子停在門前，因爲失散了一個同伴，等他來找尋，瞧見了我們的車子，不會錯過了。店夥計一壁答應，一壁牽馬溜了幾個來回，帶入後槽喂料不提。孔子等走到客店的會客

室門口，正遇葉公到此拜客退出，遇見孔子，笑容可掬的拱手相迎道：「難得大駕光顧敝縣，不知從那道而來？現將望那道而去？」孔子直對道：「自楚而來，因慕吳國多天然名勝，將往游覽。」小子仲由問路失散，故造貴縣暫住，等他來找尋。葉公說道：「多年不見，請到小齋一敘，聊盡地主之誼。」孔子對道：「只恐仲由來找不見，重行走失，緩日來叨擾罷。」葉公不依，立即親書一札，在此城內葉公宅中，仲由注意。」等十四字的牌示，交守門人懸挂城牆，然後邀孔子及諸弟子到家中，設盛筵款待，酒逢知己，縱談天下大勢。接着孔子說道：「丘聞人言，吾公治理貴縣，事事公開，水早有備，薄賦稅，慎刑罰，百姓人人敬公若神明，可敬可賀。」葉公對道：「言過其實了。」梁不過遇事公開，聽訟無私，以直道對待百姓，故爾全縣民衆也皆率直無私。有一個號稱直躬的少年，老父攘竊了別人的肥羊，羊主查究，乃父抵賴，不料少年眼見老父竊羊入市脫售，立即出頭作證，說明

羊爲老父所竊，那少年不愧稱作直躬者。孔子說道：吾黨的直者，不是這樣的。持躬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父爲兒子隱惡，子爲父親隱惡，雖則不求直，直卻已在個中咧！古訓，子不言父過，做兒子的證父攘羊，違反天理人情，雖直不足取。

葉公說道：梁自知才識不足，不敢入朝從政，請問爲政之道，是怎樣的？孔子說道：爲政當正心修身，施德於民，那末近人悅服，遠人來附了。好比北辰星高拱在天空的北極，衆星四面環繞，自然而然的歸向不移。居上位的能够以德爲政，那末不動而民化，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國治。所守雖簡能够御煩，所處雖靜能够制動，所務雖寡能够服衆。堯舜禹湯文武的得天下，那個不是這樣的呢？

葉公說道：梁僅爲一縣之主，德薄能鮮，絕無得天下的野心，祇爲吳楚成仇結怨，國社已經覆亡，幸爾天不亡楚，有申包胥借得秦師，挽回天意，昭王纔能復國。不過我國的府庫寶玉兵甲等，盡被吳軍捆載以去，元氣至今未復。梁所

以常抱隱憂！一旦吳兵再臨，危巢遇風，此縣亦然要隸屬他國！所以不願冒昧，敢向夫子求教，專爲圖存起見，絕無他意。孔子說道：名下無虛傳，不愧當世稱公爲賢者，惜乎不見重於昭王，這是昭王的過失，非公之咎。至於楚吳結怨，吾公恐懼楚爲吳滅，丘可擔保決無此理，還可預決吳必先亡。葉公很詫異的問道：吳王夫差破楚滅越，威震東南，兵強將勇，國庫充盈，怎見得會先亡呢？孔子說道：吾公知他的外觀，沒有曉得他的內容，夫差的外觀誠如公言，不過內容犯了好色親佞，忘義遠賢四害，亡國的禍根已經種下咧！葉公問道：梁還沒有曉得，敢請夫子明白見教，以安我心。孔子對道：伯嚭便是嫉賢貪財的佞臣，夫差倚爲心腹，勾踐被禁釋歸，進美女西施於吳，寵冠六宮。這不是好色親佞麼？夫差以太孫嗣位，全仗子胥力掙而得，如今夫差厭惡他直言敢諫，視若眼中釘，這不是忘義遠賢麼？桀紂的失天下，除犯好色親佞，忘義嫉賢四害外，還多

一害，便是殺害忠良。夫差已犯四害，欲保社稷，很不容易咧！唉！忠賢奸佞，簡直是興亡的命脈。論子胥隻身逃吳，得報父兄之仇，雖則掘墓鞭尸，未免過分，然而允許昭王復國，所以報楚，也不薄咧！恩仇俱報，不失爲大丈夫，論他所建的功業，不失爲忠勇冠時的名將。丘近聞人言子胥幾次忠諫，直揭夫差的過失，可見他已抱決死之心。丘和他素昧生平，死生本與丘不涉，祇爲扶直公道起見，所以要到吳國去，得見夫差，借端游說，以勸重視爲國柱石的子胥，不可以使他做關龍逢比干，這不是爲子胥一人打算，實爲天下英雄免傷感，恐怕子胥見殺，當世豪傑，皆存兔死狐悲之心，不願爲國效命做功狗，將使奸佞擅權於列國，文武兼全的賢士，皆避匿深山，與鹿豕爲友，連帶丘與及門諸子，也沒有乾淨土可以托足咧！葉公說道：足見夫子胞與爲懷，惜才如命，宜乎天下英才，皆願拜投門下了！梁聽人說子路仕衛多年，頗得靈公器重，何以此次又隨

夫子同行赴吳以致失散，莫不是被奸佞進讒去位的吧？要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最新
編印

美的世界

一册裝

實售
二角

寄費五分

本書搜羅美的文字數十篇。有學術著作。有詩詞小品。包羅品象。美不勝收。讀之可以增進愛美之思想。

▲▲最新
編印

愛的誘惑

一册裝

實售
九分

寄費二分

青年男女在求愛之時。最易受到對方之誘惑。而釀成種種不良之結果。本書道破一切的誘惑技倆。使青年男女知所防止。

第七十三回 仲由借宿遇高士 丈人避面拒來賓

且說孔子聽得葉公問及子路久仕於衛是不是被奸佞譖去位的？就對道：不是的。吾黨小子的進退，一律隨吾爲進退的。丘旣蒙謠言而去位，不獨子路棄官隨行，這兩個也是挂冠同逃的。說時指着子臯子貢，葉公忙向二人拱手致敬道：二位不愧爲孔門賢士，視功名若敝屣，奉師長若嚴君，當世能有幾人呢！梁只恨爲俗事纏身，不能執鞭隨侍夫子，周游列國，以廣見聞，徒喚奈何！當下且談且飲，直到黃昏，盡歡而散。孔子同諸子，回到客店中安歇，按下慢表。再說子路下車問路，信步而前，望見有三個人在田中耘草，恐怕又遇着長沮一流人，不敢請教，一口氣趕到鎮上，向店鋪中的老成人，作揖問路，無如自楚至吳相隔數百里，不曾走過的，怎能識得路徑，連問六七人，有的答稱僅認

得數十里，再遠不認得了；有的回答不認得。問到夕陽西下，依舊不曾問清路由。急轉身從原路回轉，不料趕了一程，孔子的車馬影踪全無，但見天空的倦鳥，三三兩兩飛入林中投宿了。炊烟四起，暮色蒼茫，向前遙望，空曠無際，不知道那裏有客店，心中不免有些焦急，正這當兒，祇見一老人，以手杖挑着竹籃，迎面走來，忙向他作揖問道：「老丈，可曾遇見吾們夫子麼？」老人答道：「手足不勞動，菽麥不分別，怎知誰是你的夫子呢？」說着，祇管拄杖於地，摘取籬邊的蔬菜，置竹籃中。子路看出他是個隱士，心想，今晚找不到夫子，無處存身，只好向他借宿。卻不敢冒昧請求，只好正容直立一邊，表示敬意。老者摘菜既畢，向子路說道：「日沒天黑，你找尋不到夫子，前去十數里，方有旅店，黑夜裏怎能行路，且到老漢草舍中，權宿一宵吧。」子路拱手謝道：「老丈見憐，失路，慨許借宿，感德不忘。說時，跟隨老者回家，走到客堂中，祇見室中陳設雅致，不類農家，那老者一

面讓坐，一面問姓名，并呼二子出來，與子路行禮相見，然後向二子吩咐道：遠客到此，應當殺鷄具饌，聊盡地主之誼。二子應命，入內去煮備。子路謙謝道：失路之人，驚擾高齋，但求留宿，怎敢有勞公郎殺生具饌呢。老者說道：既到茅舍，無論生熟總是客，豈有使客挨餓，主人飽食之理。至於無事殺生，雖爲修行人所不許，然而不生不滅，載諸佛經，鷄鴨等專爲人佐食而畜養，若然相戒不食，又何苦呢！老漢平生不造孽，不修行，不求人，事事自食其力。衣服，是家人植棉紡織裁製而成的；食糧，是二子春耕夏耘秋收而得的；蔬菜，是老漢栽種籬邊隴畔的；鷄鴨豬羊，自畜於後院；魚蝦自養於魚池。祇有零星雜用東西，若然色色自備，太覺麻煩，不得不向市肆中購置。遇到疾病，老漢略知醫理，不求教醫生的。事事不求人，可以免卻一切無爲的應酬和煩惱，頗覺得安適自在。說罷，掀髯打個哈哈，表現樂意。子路很恭敬的說道：老丈好比世外神仙，視富貴若

浮雲，課耕種作生計，自尋閒中的樂趣。南面王也望塵莫及！由欣羨非常，但願他年隻身到此，購地一方，築茆屋三椽，與老丈結隣而居，消閒歲月，這是吾的志願，但不知何日能償？這時，菜肴已由兩少年搬放桌上，老者即請子路坐下，老者居次位，兩少年未座相陪，執壺敬酒。老者說道：老漢素喜杯中物，量甚窄，每晚只飲一壺，這是家釀，雖不敢自稱美酒，卻已貯藏多年，多飲不發口喝的。說着，舉杯相敬，子路喝了幾口，果然醇厚異市售品，竭誠讚美。老漢又請遍嘗田家風味，所煮的鷄塊魚羹，鮮美絕倫，子路舉箸而食，讚不絕口，一壺酒盡，大家進飯，飯罷，殘肴由兩少年收拾去，子路與老者喝茶清談，專論四時的田家生趣，不談天下事。子路問他曾經出仕於那一國？爲什麼避隱呢？老者答稱不可說。子路又問道：老丈自稱無懷氏，這是取上古無懷葛天兩氏爲假名，既蒙優待，請示真姓名，以誌紀念。老者答道：老漢生在這裏，長在這裏，絕不與外

人通往來，自己也不曉得有無真姓氏？子路笑道：「老丈既云不與外人通往來，難道子女婚嫁，效法太古亂婚制，以同血統結爲婚姻的？」老者答道：「斷無此理。要知這一帶村落中，都是自食其力，不問世事的同道中人，他家有女，許配我家男子，但求年紀相等，雙方本人表示願意，便結爲夫婦，擇吉日成婚，一切繁文縟節都沒有的。」子路只好連稱欣慕之至，老者便引子路到廂房中，牀帳被褥早已鋪設在內，子路一壁道謝，一壁去冠服，脫履安睡，老者同二子入內歸寢，來朝，子路起身，兩少年卽送臉水及朝點入房，子路盥漱後，略進朝點，走到客堂中，向老者作揖道謝，並向兩少年拱手告別，父子三人送到門外，指明路徑，退入室中。子路急急趕到葉縣東門，瞥見城牆上挂着一「孔子在此城內」云云的牌示，喜出望外，一路問訊到縣尹衙門，向司閭自通姓名求見孔子，司閭引入，孔子正和葉公並坐在室中談天，子路趨入見過孔子，並向葉公行禮。

相見。孔子問道：由昨夜投宿在那裏的？路由問明沒有？子路答道：路由沒有問明，昨晚遇着一個托名無懷氏的老人，留由借宿，殺鷄留膳，如待嘉賓，殊出吾意料之外。孔子說道：無懷氏乃是避世的高士，他既然誠意款待你，分明有丘在意中，由快回去見他，代丘致敬仰之辭，並告以君臣之義，及丘周游列國的苦衷。子路應命退出，一腳邊重行趕到昨夜留宿處，入門，不見老者及少年在室中，祇有一老婦在窗前做女工。子路趨前正容說道：老丈及兩位郎君可在裏邊？某就是昨夜借宿的仲由，承情優待，今奉夫子命，特來拜謝，並代達吾夫子敬仰之意，有勞請出一見。老婦答道：已被東村無名氏相招父子三人，結伴游山去了。子路問道：何時回來呢？老婦答道：快則一二日，遲則十天半月，說不定的。子路說道：老丈回來，代言仲由奉夫子孔丘命，還來請謁致敬意，不遇而去的說罷，拱手退出。那老者預料子路遇見了孔子，必然要復來，告訴我一番

話說，孔子是抱着濟世決心的熱中客，自己是避世不問理亂的世外人，道不同不相爲謀，等在家中，被他復來找見了，定有一派不耐煩的說話，刺入耳鼓中，糾纏煞人，還是避而不見，藏過我的踪跡，拒絕他再來的後念。所以挈同二子，避到東村老友家中去的。子路撲了一個空，沒精打彩的回到葉縣，以直告知孔子。葉公攬言道：那老人有心避面，昨晚那樣殷勤款待，今日卻這樣不近人情，好似神龍現首不現尾，避世之士的舉動，正是令人無從捉摸的！孔子說道：這個老人昨晚喚出二子與由相見，分明曉得長幼的禮節，不可以廢掉的；殊不知古語云：「率土之民莫非王臣。」君臣之義，怎樣好廢掉？出仕乃士人應盡的義務，像他這樣以隱居爲高尚，祇顧潔身自愛，不顧紊亂大倫，實是不應該的。葉公問道：什麼叫做大倫？孔子對道：人類的大倫有五，故又稱五倫，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出仕爲國效力，所以盡

君臣之義，雖知所抱的道理不能行，也不可以潔身退隱，自鳴得意的。爲什麼呢？就爲君臣之義，爲五倫之一，若然以退隱爲高，不求仕進，便是背義亂倫。故爾深明大義的賢臣，如關龍逢比干，至死不願亂倫退隱咧。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自奇案**

洋裝 實售 寄費
二册 角六分 三分

本書敘一英倫奇案，縱由福爾摩斯竭智探索，亦無端倪，福爾摩斯受盡挫

折，終不免於自殺，欲知實情請讀本書。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七十四回 子產朝晉遭責問 孔丘赴吳受歡迎

且說孔子在葉縣耽擱了兩日，向葉公問明了路由，然後告辭，命子貢御車登程，一路從大道望東南而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一日，正行間，從斜刺裏來一輛顯者的高車，孔子正在向來車中觀望，是何人，只聽那御者向子貢招呼道：我們相國有請你們夫子，同到前面大東南客店中打尖去。子貢一面答應，一面認請是鄭子產，立卽告知孔子，兩車同行至客店門前停住，大家下車，孔子趨前與子產拱手相見，諸弟也一一向子產作揖，同行走入店中，擇雅座坐下，孔子與子產同席而坐，對飲長談。當下子產先問孔子從那道而來？孔子直言回答，接着還問子產將望那道而去？子產太息道：敵國介乎兩個大國之間，真覺得左右爲難！吾君因陳侯幾次無禮相欺，命僑率師伐陳，僥

倖獲勝，那知陳侯乞援於晉，晉允出師相救，幸爾僑早已得信，收兵回國，猶恐晉國來問罪，僑親往晉國獻捷，趙鞅追問僑，陳有何罪見伐？僑答稱：陳亡卻始封的大德，倚仗楚衆，侵凌敝國。去年奉告貴國，貴國並未出師，陳故敢合楚衆，侵犯敝國東門，伐木塞井，大逞淫威，敝國臣民，不甘無端受戮，上下一心，與陳作殊死戰，天佑寡君，三戰三捷，用敢獻捷。趙鞅又問道：何故欺凌小國？僑答稱：先王之命，有罪則伐，以申天討。昔時天子地方千里，稱一圻。公侯地方百里，稱一同，伯子男的地僅有七十里五十里，這是周代的定制。現在大國之地，多至數千里，若非欺凌小國，何以至此？趙鞅不復詰問，閱看獻捷表，見有甲仗貨財，方以小國使臣之禮相待。僑當日即辭行，在路打算，晉君太弱，四卿用事，政出多門，行將內亂，無力屏蔽吾國，還是聯楚以抗晉。昭王正在勵精圖治，將成霸主，勝晉萬倍咧！孔子說道：晉爲盟主，鄭擅專伐陳，晉卿問罪，相國能以言折服。

這是古志所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丘自愧弗及！至於聯晉聯楚就目前而論，當然聯楚爲宜。等到食罷，子產付過東道，大家走出客店，孔子問道：此去姑蘇，還有多少路程？子產答道：還有二百多里，快馬一日可以趕到，常馬卻須兩日哪。說罷，向孔子拱手道聲再會，登車取道而去。孔子向子貢說道：你到過吳國，與伯嚭見過一面，現在你駕輕車先去見他，爲吾先容，吾同二子緩緩而來。子貢應命，一人駕車先行，孔子等駕車緩進。先說子貢一路很平安的直到姑蘇，上次爲田常伐魯排難，曾來游說吳王，所以城內路道都認得，驅車直到太宰衙門停歇，下車向司閹前投刺請謁。司閹入內稟報，伯嚭看了端木賜的名刺，久慕大名，親自出接，子貢趨前作揖道：賜有何德何能，敢勞太宰親迎。伯嚭笑道：聖門賢士光顧，敢不出接。說罷，移步走入客室中分賓主坐下，侍者送茶，伯嚭問道：大駕專誠到此公幹呢？還是便道來游？子貢答道：專誠到此，向

太宰游說。伯嚭問道：游說些什麼？子貢說道：貴國地當東南富饒之區，田賦收入，冠於天下，因此各大國都存覬覦之心，打算吞吳增益府庫。且有與吳結有世仇的越王，臥薪嘗膽，具有滅吳雪恥的決心。楚昭王不忘棄郢奔隨的大辱，也想乘隙攻吳。由此說來，貴國好似一座大廈，遠望層樓傑閣，笙歌不絕，非常富麗美觀，殊不知太湖之水浸損基礎，大海之風搖動牆壁，大廈有將傾的現象。太宰乃是一根大木，支持這所大廈，雖三尺童子，也知一木不能支大廈。賜既有所知，不忍緘默，特地自楚趕來，冒昧陳辭，願太宰細察賜言是否句句確實。伯嚭說道：子言句句翔實，既云一木不能支大廈，該怎樣能够支持呢？子貢答道：古人云：獨力難成，衆擎易舉。爲貴國大局計，惟有選拔賢才，與太宰共襄國政。子胥爲當世不可多得的名將，年雖老韜略猶熟，委以治軍經武的大權，以固國防，這是萬全之計。不知太宰以爲如何？伯嚭說道：說話雖不錯，不過誰

是賢才，一時到那裏去選拔呢？子貢答道：吾夫子孔丘，始宰中都，路不拾遺；繼陞司寇，齊歸侵地。列國早已公認爲賢人，素有匡時濟世的宏願。賜來時慙息，他來助太宰行政，徵得同意，故爾先來求見，請太宰入朝先容，待吾夫子來時，能够寵以禮貌，輔佐太宰行政時，諸大夫方不敢輕視。伯嚭說道：你們夫子的聲名，如雷貫耳，願爲先容，不過吾王常居靈巖山館娃宮，往返需時，待吾先派一隊家卒，隨你往迎，表示我個人的敬意。子貢唯唯應命。伯嚭傳齊五十名家卒，隨子貢往迎孔子，那伯嚭是個嫉賢的佞臣，何以肯迎接孔子呢？這是子貢的口才，危言動聽，兼之吳王迷戀女色，不問朝政，委他一手包辦，難以應付。越楚兩國的仇視，故欲得孔子做幫手。當下送過子貢，立即乘車至靈巖山下車，步行入宮，朝見夫差，奏明東魯聖人孔丘行將來朝，大王宜加以郊迎，表示敬禮賢士的誠意。吳王說道：孔丘久負天下重望，號稱聖人，孤卻未曾見過，前年，

名相家姑布子卿來吳，孤問他當世有無相類五帝的奇相人麼？他說：祇有魯孔丘，頭似唐堯，額似臯陶，目似虞舜。孤問：孔丘兼具堯舜的異相，久後將得天下吧？子卿答稱：孔丘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近視面貌，好似二聖，遠察神氣，曩子若喪家之狗，非但不能得天下，並且晚年多阨，不如壯年。現在孔丘既將來朝，派卿與子胥爲郊迎專使，並率諸大夫一律朝服往迎。說時，卽書諭言送給子胥，派他爲迎賢專使，來朝率車千乘，從破楚門排列至十里，並率諸將項盛貫甲，同太宰至十里外郊迎。太宰問道：大王何不親身郊迎呢？吳王笑道：孤將率二妃裝作平民，瞧瞧孔丘像不像喪家之狗呢！伯嚭退出，駕車還城，來見子胥，商定立刻派工匠，到破楚門外十里所在，臨時搭架木屋一所，以備作專使休憩之所。伯嚭回衙，傳諭諸大夫來朝，整衣冠齊集破楚門。子胥傳令三軍衆將，來朝戎裝帶兵車千乘至破楚門外候令，一班將士奉令，只道出兵伐楚。

人心惶惑，後來曉得是迎接孔聖人，方才安靜。一宵已過，來朝紅日東昇，一千乘兵車，跟着一班頂盔貫甲的將士，都到破楚門外齊集，正值民衆上市買飯菜的當兒，瞧見兵車齊集，不免驚慌，幸爾子胥連夜製就一面大旗，立在軍前，上面寫着：「齊集兵車。郊迎大賢」八字，民衆方才明白，可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消片刻，已經傳遍姑蘇，城內外的百姓，都到破楚門外，觀看郊迎大賢，只道這個大賢生就三頭六臂，還是千手千眼的，男女老幼，約莫有數萬光景，虧得兵車夾道排列，閒人只能在兵車後面觀看，只有文武百官，跟着伯嚭子胥，步行至木屋中守候，直到過午，孔子等一行人，方駕車而來，這時兩傍的觀衆，已擠得水洩不通，夫差帶着西施鄭旦二妃，也雜在人羣中，雖則有衛士保護，無如吳王喬裝易服，閒人看不出他是國王，只管向他空隙處擠來，也是合當有事，有個屠夫手執鋒利的屠刀，祇管向西施身傍挨肩並立，夫差勃然大

怒，伸手將他攔過一邊，不料手指悞碰刀口，鮮血迸流，失差大怒，喝令衛士拿
 下，梟首示衆。一時秩序大亂，子胥飛步奔來，令衛士驅散閒人，問明原因，說道：
 刀下留人。接着，向吳王奏道：不知不罪，此人認不得大王，悞傷王指，恕了他一
 死罷。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一舸
 女士

小江平遊滬記

洋裝
 三册

實售三
 角六分

寄費
 五分

風流小生小江平君。在滬所作所爲。莫不奇趣橫生。一卷在手。定有愛不

忍釋之情景。

第七十五回 孔子見符述來歷 西施裝病撒嬌癡

且說孔子從楚至吳，子貢帶着太宰嚭的衛卒，趕到百里外迎接，孔子命子貢在前引路，直到姑蘇附郭，祇見兵車夾道林立，文武百官在道上歡迎，卽同子貢下車，步行趨前，與伯嚭子胥相見，並向衆文武拱手稱謝，伯嚭代吳王致言，孔子謙辭答謝，旣畢，孔子與子胥同車赴館舍休息，諸弟子皆來，百官及兵車散歸，觀衆各自還家。衆論紛紛，或說：孔子同吾們一樣，也是圓顛方趾，有什麼希奇呢？或說：孔子不愧稱作聖人，他能够夜不點火而讀書，路不食飲而不餓。孔子在館舍中耽擱一宵，來朝早起，盥漱整衣冠，先來謁見太宰嚭，拜謝接待盛情，並請引見吳王，太宰嚭欣然應允，卽請孔子同車入朝。吳王本來常往館娃宮，久不視朝，今日專爲孔子，准時臨朝。太宰嚭上殿奏明，孔丘請朝。吳

王召請孔子，執笏上殿，以臣禮拜見。吳王以上賓禮相還，離座作揖，含笑說道：「孤家久慕大名，渴想一見，恨無機緣。現在惠然肯來，孤家喜出望外，不知叟從遠道趕來，拿什麼來教導孤家鞏固吳國呢？」孔子答道：「大王坐擁三吳的富地，扼守大江的險要，國基早已安如磐石，何用野人多言。近聞楚人傳言，大王忘却累世的仇敵，收納獻女，藏諸別宮，怠於朝政。野人聞言不信，以為大王乃英明之主，雄長東南，霸業方成，豈有識不破仇人所獻的美人計，甘受蠱惑之理呢！故爾不憚路程遙遠，從楚國到此，蒙大王不棄鄙野，特派文武大臣郊迎十里，丘受此異數的優待，敢不誠實奏對。大王乃天稟聰明的驕子，丘是學問淺陋的野人，怎敢任教導的重任。但願大王乾綱獨斷，莫中仇人的蠱惑，國基可保，永固了！丘不度親疎，冒昧直言，乞恕死罪！」吳王初聽這一席話，心頭惱怒非常，聽到莫中仇人的蠱惑，心中默想西施、鄭旦為越王所進的，確是美人計，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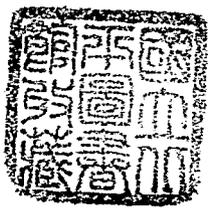
惑得吾如醉如癡，一刻難忘，以後當強自抑制，好賢好色當作一例看。轉念之間，怒氣全消，依舊含笑說道：「叟，列國皆稱你是博物君子，無所不知，何必自謙呢！孤以客卿之禮待叟，請留此以備遇事請教。」孔子行禮而退，吳王急欲還宮，即派太宰嚭用少牢之禮饗享孔子，子胥、王孫雄及孔門諸弟子爲陪讌，盡歡而散。孔子日與二三子游玩三吳名勝，一日，孔子慕海隅有仲雍、齊女等墓，且有湖山勝景，便命子游御車，由陸道來游，不料行抵十里亭，瞥見有兩男兩女同車，辱水，男子赤裸裸一絲不挂，女子上身赤膊，孔子急命子游轉轅回蘇罷。子游說道：「離城近咧，爲什麼不去了呢？」孔子說道：「男女不知廉恥，赤裸裸同車踏水，成何體統？」丘不願往游。子游說道：「鄉愚無知，不足爲怪，城市居民，男女都沒有赤膊的。」孔子不信，催促廻車。子游只好轉轅回去。直至館舍前下車，孔子躡步入門，守館人站立稟報道：「有內侍奉王命來召，今日天晚不及入宮，來朝

請入朝，大王有事詢問。孔子唯唯，走入室中。當日無話，來朝孔子入朝，向吳王行禮畢，奏問道：昨日大王宣召，丘適出外，歸遲未及進宮，不知大王何事見召？吳王即派司庫入庫，取出五道古色斑斕的古符，授孔子道：先王破楚功成，有赤烏銜此符置王前，至今無人能識符籙的意義，特地請叟解釋。孔子把五道符籙仔細看了一遍，奏道：此符出自夏朝，當禹王奉命治洪水，至牧德山，水中有蛟龍水豹傷人，工作停頓，禹王獨立山峯，望着洪水浩嘆道：洪水爲災，不知幾千年，淹死於水的，不知幾千人，禹奉命治水，誓死爲世人謀脫巨災，不治平水患不罷休，工程已有把握，不料被水族怪物阻礙成功，此乃天心的不仁，非禹治水不力之罪！話聲未絕，瞥見一異人迎面走來，笑容可掬的說道：勞子的精神，用子的思慮，以治這滔滔洪水，且有怪物傷人阻撓，你太辛苦了！吾有靈寶五符，可以驅役蛟龍水豹的。說著，授與禹王，誥誠道：此係神符，不可褻瀆，成

功後，當藏於靈山，勿忘吾言。禹王謹敬收藏，遇有水族作梗，即用此符揭示驅散，纔得大功告成。禹王將此符盛諸鐵匣，藏入洞庭苞山石穴中，直到吳王闔閭時，有龍威夫人得此符，進獻於吳王，莫非就是此符？至於赤烏銜符，丘實不知，祇聞童謠云：「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夫人山隱居，北上苞山入雲墟，搜得祕藏禹王書。天經地義不可舒，此父常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此種童謠，不是故老流傳，定是高人所授，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願大王祕藏府庫，切不可輕易示人。吳王稱善，命司庫把五符仍藏諸鐵匣中，外加封鎖，藏諸寶庫。吳王和孔子談論了一回三皇五帝的故事，孔子說得娓娓動聽，吳王覺得津津有味，好比現在聽講評話的，聽上了癮，一日不能間斷。吳王亦然，每日要召孔子入宮，講論一回史事，因此二十多天，不會到館娃宮去，急煞了那位寵冠六宮的西施，暗地派心腹內侍到太宰面前探問消息，伯嚭以直告之，內侍回

轉靈岩復命，西施方知吳王愛聽客卿孔丘講經史，無意回轉靈岩，在賢妃聽得了此種好消息，且爲王幸，無如西施是個工愁善媚，與妲己褒姒一流人，聽說吳王無意回靈岩，以爲恩寵將衰，焦急得肝火熾旺，飲食不進，終日以手掠心，臥床呼痛，內侍亟往姑蘇，入宮奏明。吳王聽說西施心痛猝發，一面亟召名醫，一面命排駕，帶着醫生回轉館娃宮。吳王走入寢宮，祇見西施斜臥榻上，淚痕滿面，祇管嚶嚶哭泣，不理睬吳王。吳王安慰道：你莫悞會孤家久居吳宮，寵愛鄭妃，不是的，孤因愛聽孔丘講故事，樂而忘返，現在說明了，你可不用悲傷，安心調治罷！說時，宣召醫生入寢宮診脈。醫官向吳王說道：貴妃不是心痛，那是鬱怒觸動了肝經，肝胃氣失調，以致胸中作痛，嘔吐時作，飲食不進，腹中有塊作痛，卽是肝脹，治法當以平肝理氣，解鬱開胃爲主，說罷，披蒲處方，呈上吳王道：能使病人心頭愉快，肝氣就容易告平，不宜再去惹動他的肝火咧。說罷，

告退還家，吳王卽命內侍持方去配藥，煎給西施服下，果然一藥而愈，肝氣告平，能進稀粥。吳王百般取悅，西施只是愁眉不展，時常哭泣。吳王發極道：你若啼啼哭哭，依舊要觸發肝氣病，究竟有什麼不如意事，儘可向孤家直說，何苦鬱在心頭呢？西施不答，吳王再三逼問，西施方才輕啓硃唇奏道：妾生成蒲柳似的陋質，蒙王不棄，收爲姬妾，雨露常沾，向不間斷，近日王因愛聽孔丘講經史，棄妾如敝蕪。那孔丘且說妾是奉越王命來獻美人計，蠱惑大王。這都是大王親口告訴我的，妾思既然見疑於大王，希望已絕，不如速死！說罷立起身來，掣取掛在壁上的寶劍自殺。要知西施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

孔子演義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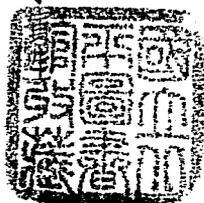




3 0475 4250 5

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
孔子演義卷四

著作者 虞陽丁



第七十六回

館舍屯兵仲尼知機遠引
祖餞設席子胥慨嘆將來

孔子演義

1 (四卷)

卻說西施假做作奪取寶劍自殺，吳王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急忙搶步上前，夾手奪下，把寶劍授給內侍，命交宮衛收藏。接着向西施問道：「孤家那一件事不依你？你竟甘心自殺呢？」西施奏道：「大王待妾恩深如海，雖死不忘。妾所恨的是孔丘，妾和他素昧生平，他卻在背後離間我的恩寵，與他勢不兩立！大王若真愛妾，速把孔丘驅逐出境，那末妾憂慮全消，伴王取樂咧！」吳王沈吟了一回，說道：「孔丘乃當世著名的大賢，孤家若將他驅逐出境，天下人都要批評。」

孤家遠賢親佞，天下賢士皆將裹足不入吳境，這是不可以的好得孔丘現居客卿之位，並無職位與祿養，祇須孤家不召他講經史，不聽他的說話，與卿就沒有毀損了！西施奏道：大王既不願驅逐這個野人，妾也不能相強。妾還有一個不逐自走的方法，大王自今日起，推說有微疾，留此調養，以一月爲期，莫問孔丘的起居，把他冷待了，不攆自走，天下人怎能批評大王的不是？無論如何，這個方法，願王允准，否則妾早晚惟有一死！吳王捨不得美人自殺，只好允准，就此常居館娃宮，與西施共圖歡樂。那西施受過越王重托，責成他身上報復世仇，現在見吳王敬重孔子，孔子且把美人計說破，自己的恩寵與富貴，將爲孔子所斷送，所以下決心，要逐孔子出國，先把吳王留住靈岩，不容他與孔子見面；一面遣心腹，授意太宰嚭與王孫雄，設法逼走孔丘，不許他逗留吳境。伯嚭不願受嫉賢的惡名，完全交托王孫雄便宜辦理。王孫雄原屬西施的爪牙，

自身的富貴，都靠着西施得來的，當然奉命維謹。自從接到西施囑托後，兀自想了半日，被他想得，一借公逐賢的惡計。好得自己現爲下軍元帥，部下有一萬二千多人，向來和中軍部屬同宿城內營房中的，二萬五千人同處一個營城，早已人滿爲患，預備分駐。現在就借此爲名，示諭部衆，移屯城內公家空屋中，孔子所居的上賓館，共有五六十間房屋，王孫雄一面派弁前往，強逼孔子把行李搬出，一面帶着一班將士衛兵，遷入作下軍元帥的住所。再將部下的兵士分隊指派到各處公家空屋中駐紮，逼得孔子無處安身，便命子貢往見太宰嚭，請示館舍。不料太宰嚭托病不見客。子貢含怒回報孔子，孔子微笑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如到越國去觀光吧！」子路作色說道：「且慢，現在逼走夫子的是軍隊，子胥總握吳國兵權，夫子敬他若神明，他卻暗使兵士來逼得夫子無處安身，是何道理？」由願保夫子速往問罪而後行，稍平由的閒氣。孔

子說道：子胥斷無此種慢賢舉動，你不用浮躁，且去問個明白，順道辭行，你把行李運往破楚門外凱旋客館中，等吾回來同行吧。說罷，命子貢御車來訪子胥，子路同諸弟子駕車運行李到凱旋客館中等候。且說孔子駕車來向子胥辭行，命子貢投刺請見，司閤入報，子胥降階相迎，接入客廳，分賓主坐下，孔子說道：孔丘偶然到此觀光，蒙吳王盛意，待以客卿禮，居以上賓館，不料今日有許多軍士遷入賓館，強迫丘遷讓，分明是暗下逐客令，事出軍隊，將軍難道沒有曉得麼？子胥答道：員沒有曉得。這班軍隊莫不是歸屬下軍的麼？子貢攙言答道：上賓館門前揭有下軍元帥牌示，料必是下軍部下。子胥說道：敝國原有三軍，中軍元帥例定國王兼任，上軍元帥屬員，下軍元帥自孫武辭職歸隱，向無相當人繼任，現由王孫雄濫竽充數，他是個不文不武的佞臣，依重西施，保他充下軍元帥，還保他督造館娃宮於靈岩，日夜工作，閱一年告成，雄於中取

利，家資增多數十萬，員本不願與此貪鄙佞臣爲伍，曾在王前力保他人繼任，無如吾王因雄是西施所保，無端不肯易人。現在雄竟敢借公逼讓上賓館，只怕是奉西施的密令呢？夫子何不去見太宰，他既先容於前，必有安頓之所。孔子答道：已命子貢去過，太宰托病不見，丘已決計赴他國觀光，爲念將軍，雖則功高柱石，無如奸佞滿朝，只怕虎落深潭，被衆犬所噬，特來爲將軍進一言，明哲保身四字，那是英雄處末路的覺悟語，將軍既然不見信於當今，何苦把鬚髮蒼蒼的汗馬餘生，坐在這衆人皆醉的漏舟中，何不急流勇退呢？子貢一手托着銀絲似的鬚鬚，低頭望了一個仔細，擡起頭來，正欲發言，瞥見侍役來稟，筵席已設在東邊客室中。子胥卽請師徒兩人離座，同到客室中，三人入座，子貢末座斟酒，酒行三巡，子胥觸動了心事，忽然發聲長嘆，說道：員悔不聽孫武之言，當時破楚功成，孫武辭官歸隱。對我說：大仇已報，可以結伴遯世咧！我因

王以軍政全權相托，不忍忘恩歸隱，婉辭拒絕，孫武臨別說：「今日不聽吾言，將來後悔莫及。」孔子接口說道：「此時棄官尋孫武同隱，不爲晚哩？」晉太息道：「員的出處，與孫武子絕然不同，員世爲楚臣，因爲挾父仇以投吳，得免貳臣之稱，現在以將死之身，出亡他國做貳臣，半世修得的微名，付諸流水，誓死不爲，至於歸隱，不免要受天下人責備，老朽雖則無能，在越王心目中，還畏我如虎，吾生一日，越王息兵一日，吾朝死，越兵卽夕攻吳，論吾國三軍足備，餉械無缺，何懼越兵，不過出兵拒敵，全憑將帥謀勇兼全，部衆訓練有素，環顧吾國，竟無一人能勝元帥責任的。並且水陸兩軍，久未訓練，怎能敵得過十年訓練的越軍呢？吾若歸隱，國亡可立而待，天下人豈不要責備我呢？只好留待就木咧！在我花甲餘生，死亦瞑目。所難忘的，覆巢之下，必無完卵，伍氏將滅絕，那裏對得起祖若父在天之靈呢？所以想把一脈單傳的小兒，寄頓他國，以存吾後，使伍氏

血統，不致至員而斷絕。不過此種大事，不是有交誼的至親密友，怎能付託呢？所以常望心頭，至今還未能解決。孔子說道：丘素知將軍與齊國的鮑牧爲八拜之交，齊屬大國，牧爲鮑叔之後，又屬元老重臣，寄子存後，以鮑氏爲最宜，將軍以爲然否？子胥答道：鄙意正與尊意相同，今春曾命犬子封往齊探望，正值鮑牧病重，封卽懷喪而歸，現在牧已去世，其子鮑息，繼襲父職，雖則仍不失爲重臣，與員的交誼卻疎遠了，只好等機會親赴齊國與鮑息一見，再行決定哩！孔子長嘆道：吳王若能倚重將軍，放逐西施王孫雄，太宰嚭等，不過一舉手之勞，非但吳國安如磐石，且可稱霸於東南，一念之差，卽召亡國之禍，人君的措施，安可不謹慎呢！子胥牙癢癢說道：亡國的禍根，卻不是西施王孫雄，實是伯嚭貪了越王的賄賂，拘禁時保全他性命，最可恨的，勸王放他回去，縱虎歸山，遺此大害，伯嚭正是殺有餘辜，現在多了一個西施，此乃天亡吳國，那個能够

挽回呢？說着，相對太息，酒難下咽，孔子就離席告辭道：「立刻要登程了，太宰既然托病不見客，不去辭行了。就此與將軍作別，不知今後有無再見之期？要知子胥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增訂
▲精校
幼學瓊林大全

本書校訂精確，註解清楚，絕無訛誤之處，非市間俗本可比，極合初學自修之用，保能豁然貫通，收事半功倍之效。

▲全書併訂一厚冊 實售洋一角 寄費一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七十七回 痴僕人捕蠅覓利 意怠鳥藏拙保身

孔于演垂

9 (四卷)

且說孔子與子胥談了一回身世，因為急於遠引，就起立告別，說道：「不知有無再見之期？」子胥答道：「員與夫子，年紀相差無多，處境大不相同，夫子乃是名聞天下的聖人，不受拘束，好比野鶴孤雲，有興則出山閒游，無興則在山休養，歲月寬閒，享壽百年，可操左券；員好似一頭功狗，狡兔已盡，便受主人的厭惡，以為徒食無所用，宰殺烹煮，為期不遠了！若說再見，請待諸夢中。」孔子聽說，太息勸道：「吉人自有天相，將軍休得如此消極，常言道：人力可以回天，將軍乃當世第一名將，既然不能保國，當謀保身，謹記吾言，他日再圖相見。」說罷，拱手謝別而行，子胥送至門外，子貢御車，孔子拱手登車而行，子胥轉身入室，孔子逕出破楚門，直到凱旋客館門首停住，一班弟子都在門前等候，孔子吩咐速

把行李裝車，隨我到越國去。於是七手八腳，各把行李裝車，牲口扣轅，在後隨行。子貢執轡先行，一路向越國前進，趕了數十里，停車深林中稍息，孔子瞥見一痾僂老人逐蜩於林中，向他問道：你的手法這樣巧妙，莫非也有道理的麼？痾僂人答道：有道理的，你若不厭煩，聽我說來：每年五六月間，粘兩棲丸於樹而不獲，失卻鎔銖之利；粘三丸五丸於樹而無所獲，失卻什一之利，只好往來村落間，聽鳴聲以手法捕捉。吾的立身，好比樹株，吾的指臂，好比槁木的枝葉。雖則天地寬大，萬物衆多，與吾渺不相關，祇有鳴蜩的翼，與吾不反不側，故吾祇視蜩翼爲重，視萬物爲輕。孔子一壁點頭，一壁向諸弟子說道：用志專一，能通於神，痾僂丈人的行事，也是如此。說着，驅車而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一日，遇子桑扈於客店中，扈拱手說道：客途逢故友，可稱喜出望外，敢問夫子離別家鄉十多年，有無善狀可告故人麼？孔子答道：丘被圍於匡，伐樹於宋，被謠於

衛，被困於陳蔡，適被阻於令尹，丘犯此數惡，故交漸覺疏遠，徒友漸覺星散，這不是命途的困阨麼？子桑虛答道：子難道不曾聽得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以避亂麼？有人問林回爲什麼輕千金而重赤子？林回答稱：重千金的是以利合，重赤子的是以天屬。以利合的，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棄；以天屬的，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救，這是古今不變的常理。況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凡無故以相合的，終必無故以相離。孔子說道：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和你再會吧。說着，拱手作別，大家走出店門，登車分道而行，將到越都，相去不過一日路程，孔子又命子貢先行，往謁文種，孔子在後親自執轡緩行，趕了十多里，停車稍息，卻遇故人太公任乘馬經過，駐馬招呼，孔子說道：多年不見，尊容蒼老多了！太公任問道：傳聞夫子在陳絕糧七日，幾乎餓死，夫子怕死麼？孔子唯唯。任又道：吾曾聽人傳說不死之道，東海有鳥名

叫意怠，那鳥的行動，鞞鞞，好像一無所能，飛時跟他鳥爲引路，棲時任他鳥所迫脅，進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後，食不敢先嘗，因此常列鳥羣之中，羅者射者皆不得傷害。本來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夫子自當留心，修身以自保，先知以告人，居安莫忘危，遇困要耐性。從前吾聽人說：自誇者易貶，功成者招忌，名高者受謗，那個能够去功與名，還諸衆人呢？所以不責人的，人也不責他。孔子聽了這一席話，說道：妙哉高論，鳥尙知合羣以團結，藏身以避害，人若不知避害，那末鳥都不如了！接着，又談了一回近狀，方才分道而行。慢表孔子在路趕行，且說越王勾踐自吳釋歸後，臥薪嘗膽，誓欲報吳，一面獻西施於吳，蠱惑夫差，一面派諸稽郢訓練精兵，范蠡保荐南陵處女以劍術教授將士，又保荐楚人陳音督造弓矢刀矛及連珠弩等精良武器，期以十年訓練，並於瑯琊起建觀臺，周圍九里，高聳雲霄，可以望得到吳國，太湖與東海一目了然。招募死士八

千人，督造戰船八百號，認真教習水戰。正在這練兵圖強的當兒，子貢奉孔子命來謁文種。文種久慕子貢是孔門賢士，得見名刺，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文種問道：敵國僻處東海，何勞高賢辱臨？子貢答道：特來弔公。文種問道：何弔之有？子貢說道：吳王乃是雄長東南的霸主，子胥亦是老成持重的名將，吳豈是易伐的？賜驅車入境，祇見水陸練兵，工匠製造武器，亟亟備戰，盡驅壯丁入伍，以致田畝荒蕪，全國鬧飢荒，賜恐吳仇未報，越國已起內亂，弄得不可收拾了。因此爲大夫弔。文種說道：高賢既知癥結所在，當必有針灸之法，敢請明白賜教？子貢說道：貴國好似大病初愈，元氣未復之人，祇宜調養，教民練兵，勤修內政，要結敵國的佞臣，免除外患。吳爲越國世仇，太宰嚭爲吳國專政的佞臣，大夫宜不惜金玉貨幣，賄托他庇護越國，那末貴國可以專謀生聚教訓，待時而動。不過吳有子胥總攬軍政，他是當世第一名將，不是容易對付的啊！他與

吾夫子孔仲尼交誼頗厚，大夫欲與子胥連絡，不可以賄通，祇可托吾夫子從中說項，事必有成。文種說道：孔子現在那裏？種當派人持禮往聘。子貢說道：吾們夫子將來貴國觀光，不勞徵聘，祇須在越王前先容，賜以郊迎之禮，已覺榮耀多多了。文種答道：敢不遵命。種卽入宮先容，有勞高賢返車往迎如何？子貢應命告辭，駕車往迎孔子。文種入宮，向越王奏明孔丘將來吾國，大王宜加以郊迎盛禮，此老負天下重望，必有治國良謀，門下有七十二弟子，也都是賢士，大王正在求賢佐治，豈可交臂失掉呢？越王說道：孔丘乃當世聖人，既然不徵而自來，孤家當親率百官，郊迎四十里，以表孤家的敬賢誠意，使天下賢士聞風來歸，那末會稽的國恥，將有滌雪之望咧！說罷，諭知大將軍諸稽郢，來朝統率水陸全軍，由東關外排隊四十里，陸軍以兵車夾道排陣，水軍把戰艦分列來賓經過的河道，兵將一律頂盔貫甲，佩劍執戟，懸弓插箭，當作臨陣一般，軍

容務求整肅，不得有悞。諸稽郢接到王諭，馬上傳令水陸全軍，來朝齊集東關外，護駕迎賢。到了來朝，文種、范蠡、諸稽郢，率領衆文武，齊集宮門候駕，隔不多時，越王勾踐頭戴點金元帥盔，身披鎖子貢夷甲，腰懸精金步光劍，手杖鑿鋼物廬矛，三百衛士護從出宮，衆文武跪接，越王招手說道：衆卿平身，隨駕郊迎孔聖人去。衆文武一律站起身來，各自登車，跟隨越王驅車直到東關外四十里，臨時搭成的迎賢館前下車，君臣入內休憩，文種派探子前往瞭望，隔了片刻，探子飛奔回稟，車塵已見，相去祇有一里光景了。越王一面傳令軍隊放信砲，全軍高唱迎賢歌，一面同文武步行出館，排列門前恭候，孔子得報，越王在前郊迎，卽叫子路停住，同諸弟子一律下車，命子貢引導，向迎賢館前走來，兩旁信砲高鳴，樂聲齊奏，孔子搶步至越王前，跪拜行禮道：孔丘是東魯野人，偶來上國觀光，怎敢當大王及衆位大夫將士，寵以過分的郊迎禮，使丘受之有

愧。越王忙以全禮相還，賓主起立，孔子又向文種、范蠡、諸稽郢一一行禮相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最新編印 京調胡琴祕訣

洋裝 一冊 實價一角 寄費分半

胡琴一物，易學難精，尤以京調為最，本書係名琴師所傳，對於拉弓，指法各項，皆言之極為詳盡，誠自習京調胡琴之善本也。

▲▲最新編印 京調工尺指南

洋裝 一冊 實價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

本書對於京調各譜，詳加訂正，考核精確，依譜練習，自能成功。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七十八回 世子出亡太孫嗣位 黑牛應瑞白犢連生

且說孔子備受越王極隆重的郊迎禮，謙謝了幾句，並命子貢帶一班隨行弟子，朝見越王畢，文種請駕還朝，越王欲與孔子同車，孔子謙辭，即與文種同車，隨駕回朝。孔子見沿途旌旗密佈，甲仗鮮明，水陸軍容非常整肅，每隊有一軍官領導，高唱迎賢詩歌，心想，何用勞動水陸全軍來威嚇我這個野人呢？一路思想，莫名其妙，車駕在上賓館前停住，傳諭衆文武回衙理事，祇留文種請孔子下車，越王親送入館居住，命文種以上賓禮招待，當下越王與孔子分賓主禮坐定，越王問道：「既蒙夫子惠然肯來，拿什麼來教訓孤家支撐危局呢？」孔子說道：丘能述五帝三皇之道，攜來古舜的雅琴，擬在大王前，奏琴以講道，丘對於軍旅之事，從未學過，大王何必勞動水陸大軍列隊賦歌以迎，使丘侷

促不安。越王答道：「列隊相迎，無非欲夫子檢閱敵國軍隊，能否勝任報仇之役。五帝三皇之道，孤極願聞，緩一日，或請夫子入宮講解，或由孤家到此聽講，悉隨尊便。」孔子答道：「理當宣召入宮講解，至於仗兵力以復仇，兵家有云：『知己百戰百勝。』」越王問道：「什麼叫做知己？」孔子答道：「彼指敵人而言，要知道敵兵的虛實，擅長那一種戰術，現在陸軍通行車戰，水軍通行艦戰，先要調查清楚己，指自己而言，要知道自己訓練的軍隊有無劣性，那末選擇敢死士，日日教以最新最奇的戰術，三年見有成效，方可出奇制勝，以收復仇之功。」

越王長嘆道：「夫子精通韜略，何必謙辭未習軍旅之事。孤家素知越人性脆而愚，久居山地，常行水面，以船當車，以楫作馬，揚帆的快若飄風，把櫓的遲緩難從。勇士敢死，老弱貪生，這是越人的常性。至於敵人的虛實和擅長，孤家也略知一二，吳人生長富饒之地，終年飽煖無憂，少壯喜冶游，老弱圖安適，絕無敢

死士，好男不當兵，這是吳人的習慣。孔子說道：是啊，兩相比較，若然兵戎相見，越必勝吳。不過吳有名將子胥，職掌軍政，也知三吳子弟不可用，常往魯越邊境，招募壯丁，親自訓練，編成勁旅，人數雖祇有一軍，人人可以以一當百，這是丘在吳目睹的事實，並非虛言。越王說道：孤家就因畏懼子胥，不敢出兵伐吳；聞得子胥近與夫差不睦，夫子與子胥交情極深，可能仰仗大力，密約子胥來投，當報以元帥之職。孔子答道：此老忠義貫日月，丘力勸他急流勇退，隱居深山，他尚且不答應，勸他投越做貳臣，萬萬做不到的。只好待時而動。這時文種已令人送太宰之禮到館舍中，越王即請孔子居客位，孔門弟子陪讌，越王作主人，文種代王獻爵敬酒，盡歡而散。次日孔子入朝，越王待以上賓禮，時常召入宮中講解五帝的德政，越王聽得津津有味，時常有貴重物品送孔子，挨過了四個月，越王志切復仇，最懼子胥，幾次逼迫孔子去勸降子胥，孔子被逼得

存身不住，正想去越，卻巧這時衛靈公已死，由太孫出公輒嗣位，遣使來召孔子。子路子羔，孔子就向越王堅決辭行離越，分派子路子羔先往衛國，派冉求歸魯宰予往晉，觀察那一國容得我從政，約定都到衛國回復。諸弟子駕車而去，孔子向子貢說道：衛世子蒯聵尚在晉國，未必肯讓兒子嗣位，只怕鬧出父子爭國的怪劇來；吾們且慢返衛，還是到宋國去暫住，宋與衛接壤，容易探聽消息。子貢唯唯，忽然公良孺攙言道：夫子經着過伐樹的危險，還要到宋國去做什麼？孔子長嘆道：天生德於吾，桓魋奈何吾不得，他已被寇盜刺死，難道死桓魋還能謀害活孔丘麼？公良孺說道：原來惡人已遭天誅，孺還沒有曉得咧。說罷，跟隨孔子駕車前進，在路很覺平安，次日渡河，瞥見一隻九尾鳥，從樹林中飛上天空，見者都詫異，有人向孔子說道：請問此鳥名什麼？孔子答道：名叫鷦鷯。那人又問道：怎見得是鷦鷯？孔子答道：丘少時嘗聞河上土人唱歌云：

「鶴兮鵠兮，遂毛衰兮。一身九尾，美兮長兮。」此鳥生有九尾，不是鶴鵠是什麼呢？說罷渡河而過，逕到宋都附郭，經過客店門前，被店主眇目孔小義所見，誠意招接到店中安頓襪被，小義與孔子原屬同宗，當下添煮幾色佳肴，爲孔子洗塵，酒行三巡，小義說道：「前年老伯居此，家嚴因豢養的黑牛，忽生白犢，小姪奉父命來問吉凶？」老伯云：「是吉祥，留薦上帝。不料越一年，老父雙目俱盲，黑牛又復生白犢，老父命吾又來問老伯，小姪因前問而父目盲，不願來問。老父云：『聖賢不作欺人語，或者是先迂後合吧？』」小姪又來請問，老伯仍稱是吉祥之兆，宜祭上帝，歸告老父，備作祭天之用。不料吉祥未見，小姪之目，今也失明，僅賸一線光，能辨昏且與方向，不能遠視了。究竟是吉是凶，敢請不吝指教？」孔子說道：「你家素行仁義，當獲上帝的報施，不過天理昭彰，非人所能預料。善人的近禍，安知不是遠福；惡人的近福，安知不是遠禍。從前魯國有個無惡不作的

少年，名叫白食，日以敲詐強賒爲生活，夜來潛往墓地，盜取棺中的殉葬物，一夕，劈開一口棺木，內無死人，滿藏着黃金白銀，喜出望外，搬運至家，往返十餘次，還沒有搬盡，東方已白，只好盡收拾包裹中，肩荷還家，半途被一大漢所見，白食以爲天賜橫財，造屋雇僕，準備享富翁的幸福。殊不知是天賜的禍水，這筆窖藏是盜跖所埋藏的，留一大漢常居近處看守，旋見被白食盜去，馬上趕到盜跖面前，照實稟報，那盜跖是著名的劇盜，殺人不眨眼，犯案如山，當下得報積蓄的盜賊，被白食全行盜去，怒髮冲冠，親率一班盜黨，於深夜趕到白食住宅跟首，打門冲入，拿住白食，綑打逼問藏銀所在，白食被打得半死，只好直說，並引盜跖入藏銀處掘取檢點，已經耗去三千兩。盜跖大怒道：本當把你的腦袋割下，祇爲吾也是盜來的，我盜人家金銀，不伏罪，你盜我的金銀，也不能將你殺死；不過爲惡多端，比我更甚，死罪可赦，別刑難恕。說時，揮刀砍斷白食

兩足，白食痛死在地，等到甦醒，盜匪已不知去向，就此橫財無有，敲詐無能，流爲乞丐。故一個人的禍福，非人所可逆料的。小義不敢多問，竭誠招待。孔子就攔了三日，忽見子貢從外面急急奔入，向孔子說道：楚軍已渡漢水，將來伐宋，責問背楚投吳之罪，夫子宜速避。孔子就同一班弟子駕車取小路而逃，向衛國取道前進，楚軍當晚卽至宋都，四面圍困了幾個月，城內食糧斷絕，一班百姓都要餓死了，只好互掉子女，宰殺充飢，壯丁皆強迫出城戰死，惟有孔小義父子，皆以盲目得免兵役，始得保全性命。父子倆佩服孔子所斷吉兆可信，更加力行善事，隔了三年多，父子倆的盲目，俱得復明，不在話下。且說仲由高柴應衛君徵召，并奉孔子命，先返衛國，這時靈公死後，由出公輒嗣位，蘧伯玉早已因年老耳聾，辭職退隱淇澳，不問國事，由孔慳繼任卿相，慳與出公輒爲姑表兄弟，以貴戚爲相，獨攬大權。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衛孔悝倚子路作干城
儀封人稱仲尼爲木鐸

且說孔悝之母是衛靈公的長女，蒯賾的大姊。悝與出公輒分明是姑表兄弟，以貴戚爲卿相，獨掌大權。悝自知缺乏從政經驗，並且蒯賾出亡，因爲潁雪宮闈奇恥而起，當爲天下所共諒，現在居戚，與晉趙氏感情頗洽，一旦借着晉兵來謀奪國，叫我左右爲難，旣不能袒護表弟以拒母舅，又未便私通母舅以逐表弟，思量多日，想起孔子是負天下重望的聖人，若然得他來同理朝政，一切難題，都可仗他解決了。故爾派使往越，徵聘孔子及孔門賢士返衛從政。不料祇來了子路子羔，當下先來請見孔悝，悝殷勤接入室中坐定，劈口問道：老伯因何不來？子路答道：夫子與吾們同時離越，他因宋國有些私事，現在到

宋國去了，不久要來的。孔悝說道：衛國正當多事之時，內無賢才相助，外有世子樹敵，所以亟待老伯還朝，解決疑難，有勞你遣人往宋速駕吧。子路唯唯應命，接着談論了一回國政，孔悝非常愜意，就向子路說道：先父在日，治軍數十年，死後方歸王孫賈。現在尙留家卒三千人，苦無相當人才統率，意欲借重長才，兼統家卒，並荐爲大夫。子路聽說，身兼兩職，可以發展胸中的抱負，欣然稱謝。悝卽同他倆入朝，拜見衛君，孔悝奏請高柴官復原職爲士師，子路原官是右司馬，早已改任了渾良夫，只好委以大夫之職，退朝後，子羔告別，自往士師衙門接任，子路就此常居孔悝家中，出入與共，悝視子路爲心腹，子路也以忠心相報。光陰迅速，挨過了半年多，一日，孔悝得報蒯瞶探悉孔子不在衛國，將來復奪君位了。孔悝亟召子路商議道：若欲阻止蒯瞶不來復國，惟有請你們夫子返衛。子路答道：由已遣人往返四五次，仍不見來，只好待吾親身前去，可

以強逼他同來的。孔惺叮囑二日爲限，切不可逾限，恐怕蒯瞶來攻，不是要的子路應命，立地駕車動身，向宋國取道而行，當日行抵石門，天將夜了，找不到宿店，向該地管理啓門的末吏晨門，詢問宿店？晨門一壁指明投宿處，一壁問道：你從那裏來？子路答道：我是魯孔丘門下的弟子，現將往宋國去尋吾們夫子。晨門冷笑道：孔丘明知天下事不可收拾，還只是東奔西走，想行他的道理，那裏能够呢！子路聽說，料必又是賢士隱於末吏的，不敢和他多言，就拱手作別，逕投宿店，膳宿一宵。來朝早起，付過宿費，取道登程，行到日中，遠遠望見六部馬車結伴而來，卽向御者說道：巧啊，前面來的，必是吾們夫子。原來孔子周流列國，公良孺常率私車五輛護從，所以每行必定六輛車銜接，及至相近，果然是孔子，子路下車，走到孔子車旁，說明奉孔惺命來迎，并問：夫子因何離宋？是不是到衛國去？孔子答道：楚軍將伐宋，不得不走，不過這時衛國正值父

子爭國的始期，也不是安樂窩，還是到儀邑去暫住，那裏風俗敦厚，相離衛都不過十多里，且是必經的要道，宰吾冉求等若然來衛，必經儀邑，吾準在那裏等候消息咧。子路只好登車前導，同至儀邑，投客店中居住，子路力勸孔子往助孔慳同參相事，孔子答道：只爲蒯瞶抱有歸國奪位的決心，叫我去幫他呢？還是幫他兒子敵父呢？勢處兩難，只好暫居這裏，你回去代吾善辭孔慳，遇有難解決的國事，不妨來和我磋商，好得路近，一天好來回幾次哪。子路只得告別。孔子叮囑道：你的好勇過人，當此衛國多事之日，你還是甘居人後，犯不着奮勇爭先的。子路答道：食君之祿，必當忠君之事，豈能甘居人後呢？說罷，逕行出門，登車而去。孔子向子貢太息道：由與柴並仕衛國，一旦衛國有亂事，柴可安然無恙，由只怕不能保身咧？子貢問道：夫子怎見得如此呢？孔子答道：從他倆平日間的性情和行事上看出來的。高柴外貌若愚，內心精細，且能深明

大義，頗有明哲的風度，預料他遇到急難，能够經權擇用，從容避害，伸由天生好勇，索性率直，只知一意孤行，不肯思前想後，好似一個莽夫，預料他遇到危難，只知勇往直前，必蹈殺身之禍。說罷，發聲長嘆，這當兒，有當地的末吏封人請見孔子，孔子料必是隱於下位的賢士，命子貢出去招待，封人向子貢拱手說道：某雖屬風塵末吏，然而當世賢人君子經臨這裏，某從未有不得見的，故敢冒昧求見。子貢卽引他入室，封人向孔子一揖到地，孔子還禮讓坐，問道：大駕下顧，不知有何賜教？封人答道：某雖居下位，頗留心天下的時勢，和賢人君子的蹤跡，素慕夫子是負天下重望的聖人，周游列國，打算以仁政救萬民於水火之中，那知事與願違，奔走了十多年，大道終莫能行，夫子旣屬博學多能，當然通達事理，眼見到處枝節橫生，被困於匡宋陳蔡等處，僥倖得脫伐樹絕糧等危險，應該覺悟息肩了！爲什麼再要東奔西走呢？孔子說道：丘所有道理，

傳自先聖先賢，能够居上位，借着官職以化民，收效較易；若然世不我用，只好仗我的口舌，逢人說法，以道啓民，收效較難。丘所以走遍天下，游說諸侯，結交士大夫，無非想於言語間，推行丘的大道呀！講到富貴與我，看着天上的浮雲，功名與我，看着腳上的破鞋，有什麼希奇呢！封人很恭敬的說道：今日才認得夫子是個救世真人，體諒愛人以德的天心，誓欲救民於水火。這卻非風塵末吏所能妄測高深的了！說罷，長揖而退。孔子命子貢等代送到客店門外，封人向子貢等作別道：諸位何必憂慮天下無賢君，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故爾周流四方，得不到勢位，只能够以施政設教的木鐸，遍徇於道路，以收振聵發聾的功効。本來世亂極了，物極則反，不久要重見太平盛世了，所以上天特賜金口木舌於夫子，完成他素王的事業，諸位以爲對不對？子貢無言可答，但應以唯唯而退。按下孔子暫住儀邑，且說子路回見孔慳，報告夫子現居儀邑，離此不

遠，有疑難可以隨時派人往問的。這時適有衛大夫公明賈在座，即向子路問道：孔子願不願輔佐衛君？子路答道：夫子祇語吾左右為難，究竟他願佐那一面？由實不知。公明賈就向孔慳說道：賈將往見孔子，當面問個明白，相國有無國事詢問？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白話
新譯

福爾摩斯

偵探案

全洋裝 實售大 寄費
四冊 洋八角 一角

本書將福爾摩斯全部探案八十餘件，搜羅完全，俾成全璧，全書約一百餘萬言，用仿宋體鉛字排印，字跡精緻，裝訂精美，前售實價五元，現僅定價八元，只售一折，可謂破天荒之廉價也。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八十回 公明賈飾詞探孔意 冉子有禦敵逐齊軍

且說孔惺聽得公明賈說：自願往見孔子，問他願不願輔佐出公輒。孔惺沈吟了一回，說道：你須委婉探問，并說吾望他來此，猶如大旱時望雨降，別無話說。公明賈告辭，駕車至儀邑，到客店中求見孔子，和他見過幾面，曉得是孔圍生前的心腹，此次必奉孔惺命來速駕的，即叫子貢接入室中，行禮讓坐，彼此說了幾句別後思念的話，接着孔子問道：大夫此來，諒必銜惺卿相之命，來召丘入都麼？公明賈答道：賈自欲來見夫子求教，不過惺卿相卻也有命速駕望夫子入都，猶如大旱時望雨，一切難題皆待與夫子面商裁決，賈想起惺卿相的先君，生前與夫子誼屬同宗兄弟，交情極厚，現在惺卿自知才學和從政經驗，皆不及夫子，願以卿位相讓，解決國難，夫子義不容辭，還是早日入都爲

宜。孔子說道：丘居此以備諮詢，就是不忘文子生前的交誼呀！歸語卿相，丘決意居此，與衛都相去祇有十里光景，一日可以往來數次，與同聚一室，並無異樣，必欲強丘入都，丘將返魯，祭掃先塋去了。公明賈不敢苦勸，應聲理會了。接着問道：賈有一疑問，敢請一言解決。伯夷、叔齊毀譽參半，究竟是何人物呢？孔子答道：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他倆是孤竹君的長次兒子，孤竹君心愛叔齊，遺命立叔齊爲太子，及卒，叔齊不願以次越長，讓位伯夷，伯夷拒絕道：父命立弟，兄何敢不遵父命，遂逃去。叔齊也即逃往荆蠻。於是諸大夫立中子以嗣位，時在商紂末年，周武王起義師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阻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以算得孝麼？以臣伐君，可以算得仁麼？武王不聽，及至滅紂，與周、夷、齊恥食周粟，逃隱首陽山，不久就餓死。公明賈問道：他倆怨不怨呢？孔子答道：兄弟倆求仁得仁，伯夷尊重父命，叔齊嚴守天倫，情願遜國同逃，及見武王以臣伐

君，違反仁義，直至軍前扣馬諫阻而無效，恥不食周粟而餓死。這是義士的高行，有什麼怨悔呢？公明賈說道：得聞高論，疑團盡釋。這當兒，正值午餐時候，孔子留賈便飯，賈就入席同食，飯罷，孔子向賈問道：大夫以前追隨文子，必然深悉他的生前行迹，有人在我面前稱譽他有三不的美德，三不，就是不言，不笑，不取，確不確呢？公明賈答道：這是過分的譽言，吾夫子不願多言，及時一言，聽者自然不覺厭惡了；偶然遇到極快樂的時候，笑逐顏開，見者自然不覺可厭了；義不苟取，合義的也不拒絕，取不傷廉，他人自然不覺厭惡了。孔子答道：果真如是的麼？公明賈不願多批評文子的行迹，就起立告別，登車回都，向孔悝報告道：孔子居住儀邑，專備卿相諮詢的，對於國君父子，賈不便直問，以伯夷叔齊相詢，方知孔子不直劓贖，也不贊同國君以子拒父，所以不願到此。孔悝奈何徒喚，只好遇事派人就商。暫時按下慢表，且說蒯贖被逐出亡晉國，幸得

家臣戲陽速與趙氏家臣陽虎爲舊交，賄以金玉，進言趙簡子准許收納。居於戚邑，及至衛靈公死後，蒯瞶力求趙氏發兵送歸衛國，簡子不允。一日，陽虎至戚，蒯瞶問道：趙氏何故不肯送我復國？陽虎答道：主子因外有吳楚爭霸，皆欲伐晉以揚威，內有三卿爭權，應付爲難。況且魯衛是兄弟之國，晉若出兵伐衛，魯必出兵相救。所以不敢遽允公請。蒯瞶哀懇道：瞶不願鬱鬱居此，大夫有無妙計送我復國？

陽虎沈吟了一回答道：齊魯世仇，現在齊陳恆頗具野心，與國中元老重臣皆不睦，速派一能言之人，往說陳恆出兵伐魯，使魯不能救衛，那末趙氏必肯發兵送君復國了。蒯瞶欣然照辦，卽派戲陽速至齊，游說陳恆。且說齊陳恆官居右卿，欺侮齊簡公懦弱，竟想篡位，碍於高國兩氏，功高望重，黨羽衆多，不敢妄動。正這當兒，戲陽速投刺請見，附有陽虎介紹書，那陽虎從前出奔齊國，險被高國鮑三氏所害死，與陳恆稍有交情，所以看過介紹書，延速

入見，行禮坐定，恆問道：子來，可是替蒯瞶做說客麼？速答道：速此來，不爲衛世子，實爲大夫作說客，大夫雖然世得民心，無如高國鮑晏皆屬元老重臣，大夫以一身而與四氏樹敵，不自覺彼衆我寡，在速看來，險如履冰，危如累卵，不去仇敵，怎能立足呢？陳恆肅然起敬道：恆正爲此事，日夜不安，子旣然說破我的心事，必有良謀，敢請見教。速說道：魯國聯吳伐齊之仇未報，大夫何不力保高國兩氏統兵伐魯，魯有吳相助，高國必爲所敗，大夫可以公報私仇了。陳恆聞言大喜，用盛筵款待，盡歡而別。戲陽速歸戚復命，不在話下。再說陳恆入宮，向簡公奏道：齊歸田於魯，以修好，魯聯吳伐齊，以逞威，此仇不報，國勢一落千丈哩！簡公稱善。陳恆又舉荐國書爲大將軍，高無平宗樓爲副，閭邱明公孫揮爲先鋒，率兵車一千乘，卽日出發，直到汶水上紮營，下戰書，索還汶陽田地。那汶陽是季氏的私邑，季康子披閱戰書，急召冉求商議。冉求本爲季氏家臣，跟隨

孔子棄官出國，直到孔子二次返衛，接到伯魚死耗，方命冉求歸魯治喪，卽被康子留住仍爲家臣。當下冉求入見，康子說道：「齊師已至汶水，欲奪我汶陽的田地，子有無退兵之法？」冉求答道：「兵來將當，求願率軍迎敵，一面托冉伯牛去真夫子，請他設法解除魯難。康子依言，派人找尋伯牛，托他往告孔子，設法消弭魯難，一面令冉求督率左軍出發禦敵。冉求一躍而爲左軍大將，駕戎車督師出征，派樊遲爲車右，遲也是孔門弟子，雖不是著名勇士，卻也精通戰術，且精射箭。所以冉求用爲車右，於是旌旗前導，兵車步隊後行，浩浩蕩蕩，直抵汶水。冉求下令急急渡河進攻。樊遲說道：「進兵貴神速，容易取勝。不過季氏德澤未著，難孚衆望，請緩三刻渡河。」冉求依言，下令道：「全軍休息三刻，渡河決一死戰，若有貪生怕死之徒，速速繳還軍裝退卯，免得臨陣畏縮，遺悞戎機。」全軍人人奮勇，情願戰死，不願生還。勇氣百倍，冉求知士氣可用，親率全軍渡河，好

像潮湧般冲入敵營，出其不意，殺得齊軍棄營大潰，冉求手挺長戈，驅車追奔，刺死敵兵無數，追到三十里以外，方才鳴金收兵，渡過汶水紮營駐守。那齊軍主將國書，本來不是有名上將，經此大敗，兵仗損失過半，已無再戰能力，只好收拾殘兵，紮駐浮營，馬上派公孫揮入都告急，卻巧孔子得悉齊兵伐魯，也派子貢至齊，游說陳恆罷兵。陳恆本來要望國書戰敗，方好削奪他的權威，及見子貢勸阻伐魯，就此趁勢收篷，撤回伐魯軍隊，一面遣使與魯修好。季康子喜出望外，下令班師，并親身出城迎接，與冉求並車入城，於府中盛設慶功大饗，請和的齊使也列席，冉求高居首座，笑容可掬，康子敬酒問道：孔門無將才，你的戰術，難道是無師自通的？冉求答道：是學來的。康子訝然問道：你出孔子門下，怎能學戰？冉求答道：即學諸孔子，孔子是無所不通的聖人，文武並用，求祇學得一點兒戰法，韜略尚未精明咧。康子從此格外敬重孔子，等到讌罷，便與

再求商定，派樊遲往迎孔子。這時正值衛蒯聵密謀復國，先請趙氏發兵護送，趙鞅不允，於是變計，派心腹歸國乞憐孔悝之母孔姬與蒯原屬姊弟，孔姬不能決，派家臣渾良夫往戚問候。要知蒯聵如何復國，且待下回分解。

▲▲
藥性

國藥字典

▲▲ 本草
洋裝 實售二 寄費
一册 角八分 五分

本書內容豐富，共搜集常用藥物千餘種，每種各說明其性味，功能，形態，條舉目張，使人一覽無遺，藥物之有異名者，另列一表，尤為清晰，檢查又極便利，備此一書，實能得到許多醫藥常識，而不致為庸醫誤病矣。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八十一回 劫甥要盟蒯瞶復國 救主被醢仲由喪身

且說渾良夫生得身長貌美，暗地與孔姬私通，此次奉孔姬命往戚問候，蒯瞶握着他的手說道：「你能使我復國爲君，使你服冕乘軒，三犯死罪准特赦，決不食言。」渾良夫祇恐將來口說無憑，要求書與三死不罪證，方才告別，歸與孔姬祕密商議。孔姬初尙不敢私迎蒯瞶，渾良夫再三相逼道：「衛君是蒯瞶的兒子，孔悝是你的兒子，以母命迎舅氏復國，難道你兒子敢不依麼？」只要你擔負作主，派我去迎歸蒯瞶，怎樣辦理，我自方法。孔姬被逼不過，說道：「現在的國君，是我的內姪，蒯瞶是我的弟弟，總是一家人，何必多此一舉。」渾良夫說道：「在你誠然無關得失，在我私迎蒯瞶復國，便是第一功臣，可以封爵賜邑，我倆既結恩情，這個要求，要你允許我的。」孔姬答道：「允許你去幹，若然弄糟了，我是

女流之輩，收拾不來的。渾良夫答道：天塌自有長人頂，當然用不着你收拾的。接着向孔姬取了兩套婦女衣服，復往戚邑，向蒯瞶說道：諸事已得令姊許可，請同換女裝，潛往孔宅，避人耳目。蒯瞶一面命戲陽速帶敢死士三百，混入都城，在孔宅前後埋伏聽令，一面更換女裝。渾良夫也換了婦女裝束，命勇士石乞孟襲爲御，乘溫車，於傍晚混入都城，直抵孔宅，一雙假女子下車入門，向守門人詭稱太夫人雇用的婢女，說着逕入內室。孔姬迎弟入房相見，安慰道：國家大事，皆在吾兒手掌中，現在公宮議事，等他回來，用兵威要劫，事必有成。說罷，便叫蒯瞶、渾良夫更正衣冠，瞶命渾良夫速召石乞孟襲率死士三百，入宅埋伏，安排停當，專候孔姬歸來。不料孔姬被出公輒留住宮中夜宴，直到半夜，孔姬帶醉回宅，孔姬在堂前迎問道：兒呀，父母兩族中，誰是至親？孔姬答道：父族惟伯叔，母族惟舅氏爲至親，一屬父的直系血親，一屬母的直系血親。孔姬

說道：你既知舅氏爲母至親，爲什麼不擁戴吾弟呢？孔悝答道：廢子立孫，乃先君的遺命，兒既位列卿相，怎敢違反呢！說罷，連呼肚子痛，扶着護卒的肩頭，汲汲地走入廁所去大解了。原來孔悝早知其母與渾良夫私通，欲約蒯瞶，已派心腹女傭暗中密察孔悝行動。渾良夫兩次往戚邑，孔悝已得密報，所以今天一面派子路到儀邑去，向孔子求計；一面入宮與出公輒商議，并命高柴巡視城門，嚴查奸細。這時聽得孔悝提及舅氏，情知有異，急行避入廁所中。渾良夫便向蒯瞶說道：成則爲君，敗則亡命，取決於此時，太子何以不發一言？蒯瞶卽命石乞孟爨往挾孔悝到此議事。石孟兩守候厠外，及見孔悝走出，齊聲說道：太子相召。說時，不由分辨，簇擁孔悝至廳堂上，蒯瞶南面坐，孔悝兀立左側，厲聲喝道：舅氏在此，悝見爲什麼不拜？孔悝只好下跪拜見，蒯瞶親手扶起，命坐右邊。孔悝問道：國家原屬舅氏的，祇爲欲雪奇恥，未遂出奔，早爲天下人所共

諒，偏偏不見諒於舅氏的親生子。吾輩屬同胞，不忍坐視，故迎吾弟復國。惺兒你既爲百官長，一言可以定國，若能擁戴舅氏卽位，不失爲忠孝兩全的大臣。孔惺被逼不過，答道：母命敢不聽從。孔姬傳語宰豬陳列堂中，叫贖與惺歃血定盟。孔惺說道：惺既爲國卿，未便驅逐國君，當由母命辦理吧。孔姬立刻召集家甲，命渾良夫統率，連夜往襲公宮，命石孟兩將在宅內保護。且說出公輒帶醉入寢宮安歇，霍地內豎飛奔來報有亂兵襲宮，出公輒命召孔惺，內豎奏道：爲亂的卽是孔氏家卒，口稱奉太子命來拿逆子的。輒如聞晴天霹靂，酒都嚇醒，自知大事已去，還是走爲上着，一面傳語亂兵，不必擾亂，子不與父爭，情願退讓，一面命心腹盡收宮中寶器財貨，裝載輕車二輛，於黑夜裏由後宮門逃出都城，出奔魯國去了。渾良夫守到天明入宮，方知輒已挈眷出亡，只好回來復命。且說子路奉孔惺命於昨日趕往儀邑求見孔子，不料館舍中空空洞洞，

詢問館人，方知孔子於今晨動身，回轉魯國去了。原來孔子料定蒯瞶要謀復國，所以命圉人扮作販賣水菓，潛往戚邑密探動靜，隨時報告。及見渾良夫蒯瞶扮女乘溫車，帶着三百死士，潛歸衛都，立即回來報告，孔子曉得衛國必有內亂，無法消弭。正值樊遲奉季氏命，來請歸魯，就此收拾動身。子路問明相隔祇有半日路程，就捨車乘馬追趕，那知孔子繞道到鄭國去探望子產，子路向赴魯大道上追趕了數十里，沿途探問都稱不曾見有六輛輕車經過，只好帶轉馬頭，回轉衛都。行至半路，太陽西沒，幸是中旬，借着月光趕到都城，已過半夜，城門緊閉，隔門叫喚，守城人聽得是子路口音，回答道：孔相國被困在宅內，渾良夫已奉太子命，帶兵往襲公宮了，大夫何苦還要入城呢？子路答道：我奉孔卿相命出差，怎好不入城復命呢？守城卒說道：啓門須得高大夫命令，你且少待。隔不多時，東方已白，高柴親來巡視，守城卒報告子路在外叫城，柴即登

城頭，向子路說道：「政不在你，何苦投入漩渦，還是到別處去遊一二日，等事定後再來吧！」子路說道：「由食孔悝之祿，他既有難，豈容遠避，請即啓門。」正這當兒，公孫疾奉蒯瞶命，率兵車五十乘出城追拿。子路挨門而入，公孫疾迎面說道：「輒已出奔，子入城幹什麼？」子路答道：「由生平痛恨平時受人祿養，不離左右，遇難則托故遠避，由決不願效這無恥行爲的。」說罷，逕自入城，直奔到孔氏堂前，祇見孔悝已被孔姬蒯瞶左右挾持，就高聲大呼道：「仲由在此，孔大夫還不走避，等待何時？」孔悝已失自由，不敢下堂，子路挺劍上階，欲劫孔悝，蒯瞶見事已成功，若然孔悝走避，不免要節外生枝，即令石乞、孟癩下堂迎敵，子路舞劍奮鬪，石孟兩雙戟並舉，力戰二十多合，無如子路手執短傢伙，只能照架，不能刺敵。石孟兩都是長戟，且有死士助威，越戰越勇，被石乞一戟刺斷子路的冠纓，子路心慌力竭，不能照架，身受重傷，就擲劍大呼道：「大丈夫死不免冠，

容我結纓自殺。說時手取冠纓整結，孔悝在堂上喝道：無傷！仲由，不料話聲未絕，子路已被一班死士亂刀砍爲肉泥。這時渾良夫回來報稱，輒已捆載寶器出奔魯國去了。國不可以一日無君，請太子入朝正位受賀。蒯瞶卽率渾良夫、孔悝等入朝陞殿，有幾個大夫隨輒偕逃，以外齊來朝賀。蒯瞶卽位，號稱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論功行賞，渾良夫功居第一，授爲左卿，孔悝爲右卿，石乞、孟釐爲左右司馬，以外各歸原職。惟有高柴棄官逃回魯國，蒯瞶固知孔悝不忘出公輒，密派心腹暗探舉動，得報悝與輒時有書信往來，蒯瞶怒，欲用鳩酒毒殺悝，幸爾孔悝先期得悉，易服逃奔宋國去了。渾良夫就此出入孔宅，絕無顧忌，視孔姬若妻室，在朝衆文武都與孔文子生前有交誼，並知渾良夫出身，本是孔氏家臣，不料文子死後，竟敢私通孔姬，謀逐孔悝，姦占財產，天理難容，士大夫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一日，蒯瞶見宮中的寶器財貨，盡爲出公輒劫去，便

問：渾良夫有無聚收財寶的方法？渾良夫奏道：太子疾與出公，輒皆屬吾君親生子，吾君復國，輒即退讓，未敢反抗，父子之情猶存，何不以擇嗣召歸，輒必挾財寶以俱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惡計策
一千條

智謀全書

洋裝 實售一
一册 角八分 寄費
三分

本書實為應付急遽事變而設，所舉計策一千條，皆奇妙不測，變化無窮，得此一書，可以不至被人暗算，如同請一法律顧問。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八十二回 蘭生隱谷寄慨操琴 湍激呂梁驚看蹈水

且說渾良夫奏請莊公，借擇嗣爲名，召還出公，輒失去的寶器財貨，必然帶回無失。莊公說道：此計很好，當徐圖進行。不料被小豎聽得了，暗地密報太子疾，疾卽與諸大夫商議，胥彌赦說道：不去渾良夫，國無太平之望！太子何不如此這般對付，在朝文武百官，願爲太子作後盾，撲殺此獠，以雪文子身後的大辱。疾見有百官願爲後盾，放膽進行，命勇士預伏宮門，及見莊公經過，強邀到太子宮中，疾伏地流淚道：父命立疾爲太子，今又欲召輒歸國，將置疾於何地呢？莊公叫疾起立，說道：這是渾良夫的主張，尙在考慮中，兒何用過慮呢？疾奏道：先姑丈生前爲國干城，功高柱石，現在渾良夫姦占姑丈家室，不按國法斬首，反得位列卿相，天下人豈不要譏笑父親不分皂白呢？莊公說道：不召輒

歸國容易的，渾良夫的淫惡固然當殺，不過吾復國時，與他訂盟，特赦三死，怎能不作數呢？疾說道：等他犯了四罪，然後殺卻如何？莊公道：這也可以的。說罷，回轉公宮，等到元旦，宮中新造一臺，題名虎幕，工竣落成，莊公遍召衆大夫入虎幕讌會，渾良夫身披紫貂裘，冠冕佩劍，乘軒直抵臺前停下，昂昂然帶劍登堂，太子疾鵠立堂前，喝力士捆縛渾良夫，良夫抗聲問道：臣奉召入宮，何罪要捆縛？太子疾數罪道：臣下元旦見君，當穿朝服，你冠冕袒裘，那是一罪；臣侍君宴不佩劍，你帶劍上堂，那是二罪；臣下奉召，至宮門下車步行，你乘軒入宮，那是三罪。良夫抗聲答道：就算臣犯此三罪，君上早有盟言，赦臣三死。疾厲聲說道：吾兄以子拒父，大逆不孝，你欲召還，這不是四罪麼？你還犯一種實惡不赦的大罪，殺有餘辜，疾爲先姑丈報仇，將你明正典型，你敢強辯麼？良夫俯首無言，疾卽喝令牽出斬首。就此不召出公，輒歸國。莊公在位僅有二年，晉趙鞅惱

怒他復國後，並無酬報，也不去朝聘，故爾出兵伐衛，莊公父子出奔戎國，被戎人所殺，衛人擇立公子般師爲君，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孔子爲避衛亂，且應季康子徵聘，汲汲離開儀邑，繞道歸魯，爲避免孔悝遣騎追尋起見，吩咐子貢擇小路，經鄭國而行，及至月中，經過隱谷，一陣花香，隨風撲入鼻孔中，孔子舉目四顧，見有幾叢幽蘭，開得茂盛非常，發聲長嘆道：「啖蘭爲王者花，今乃開在隱谷中，與衆草爲伍。譬如賢人不逢時，和野人鄙夫結隣差不多。」說罷，便命停車賞蘭，孔子下車摘取一株，插在車軾上，登車取琴作猗蘭操，且彈且歌道：「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傷不逢時，寄蘭作操。」顏淵在車上聽得了，說道：「夫子作此琴操，以幽蘭自比，莫非有歸隱的決心吧？」孔子答道：「是啊，知我心事的，只有你吧！接着，命子貢驅車前進，行至薄暮投宿，次日，

趕早就動身。這天朝日如血，天氣炎熱，行至日中，人馬俱乏力，遂投道旁客店打尖喂料，休息一回，重行登程，行抵呂梁，停車稍息。那呂梁是著名大河，孔子臨河眺望，祇見懸水三十仞，流湍六十里，鼉鼉魚鼈，不能游伏於這急水中，瞥見一壯漢從岸上縱身入河，孔子只道是投河自殺的，急命公良孺設法援救，沿河行數十步，不見壯漢，忽聞歌聲起自水面，方見壯漢仰臥波面，唱歌而泳，快樂非常，孔子高聲招呼道：「游泳水中的老哥，吾祇道你投河覓死，急命弟子來援救，因見水深湍激，魚鼈遠避，不敢下水援手，不料你披髮仰臥水面，驚疑你是溺水鬼，及聞歌聲從你口中發出，方知是人。請問蹈水有道可學麼？」壯漢答道：「吾不知有道，更不知如何學法。」孔子問道：「難道你生後即能蹈水，如行陸地一般的麼？」壯漢答道：「我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不為私，我所以能蹈水。」孔子訝然問道：「什麼叫做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呢？」壯漢且泳且答。

道。吾生於此安於此，是我始生的故土；吾長於水安於水，是我與生俱長的天性；吾不知何以能蹈水而能蹈水，是生成在命中的說罷，向河底縮身而去，一剎那已在數百步外水面上游泳唱歌咧！孔子向從行弟子道：此人在水中的身段，好像子不，不過大小相去數千倍咧。丘少時曾見過幾頁古竹簡，惜乎剝落過多，簡上說混沌初開，祇有涅槃斯，阿彌布兩種水產小動物，年深月久，兩種小動物的體積，增長數百倍，於是雌雄配合，繁殖出來的，就是我們人類的始祖，吾想這兩種小動物，莫非就是子不吧？公良孺問道：怎見得呢？孔子說道：有兩個疑點，一是人在水中活動，與子不全然無二；二是子不化生爲蚊，專吸人血以生活，好似小孩吮乳，故而吾生此疑想。丘生平不語神怪，此種紀載，遠在盤古以前，幾無人類，有誰知道，故爾吾從來未與二三子提及。子貢說道：賜聽人說，生長於海邊的人，出入水中，猶如魚龍；生長山中的人，爬山越嶺，猶如

獼猴。此所謂習慣使然吧？孔子答道：誰說不是呢？從前晉國的趙盾率兵卒十萬，至中山地方秋狩，獵場百餘里，令衆燃火燒山林，烈燄漫天，飛禽走獸，紛紛突烟奔逃，趙盾正在追捕的當兒，瞥見一人從石壁中跳出，隨烟進退，揮手滅火，如若無事。衆人疑有山魃鬼怪，旋見他徐行而來，好像未曾經着烟火似的。趙盾張目仔細打量，祇見他行於日光中有影，形狀七竅是人，氣息聲音是人，不類鬼怪，趨近瞬視，果然是一土人，遂向他問道：你有什么道能够安居石壁？有何道能够出入烟火中？土人答道：什麼是石壁？什麼是烟火？吾都沒有瞧見。趙盾說道：你平日藏身的是石壁，現在你經過的是烟火，怎說沒有瞧見呢？土人說道：吾實不知。子貢聽了這一席話，問道：這個是何人呢？孔子答道：丘聞人言，『和者火開於物，物不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可以隨意出入。』就是此人吧？子貢又問道：什麼叫做和者闔者呢？孔子回答道：這就是入山修道，水火不

能傷身之稱。說罷，登車趕路，經過鄭都，孔子命入城往訪子產，直到門前下車投刺，適值子產久病垂危，國政已交子太叔，當下由太叔出迎，接到客室，分賓主坐定，孔子說明順道來訪，太叔答道：僑相臥病百多日了，政事已交我代辦，前月起，病勢日益加重，自知不久將離人世，向我叮囑云：僑死後，祇有你能繼任，要知惟有德者，方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用猛。猛則猶如烈火，百姓望而生畏，少有犯死罪之人。無德而寬，猶如溫水，百姓狎而玩弄，犯罪而死者必多。孔子說道：是啊，爲政之道，寬難而猛易。子太叔道：吾因初次爲政，不忍用猛而用寬，那知盜賊衆多，士大夫家都遭劫掠，悔不聽僑相之言，徒喚奈何！孔子說道：政寬則百姓慢，慢則當儻以猛；政猛則百姓苦，苦則當施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和民服了。詩經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是說政猛當施以寬。又云：『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這就是說政寬當懾以猛。又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不競不綵，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這。』這就是說政和民服。子太叔聽罷，肅然起敬，欲留孔子同朝從政。孔子答道：『丘老了，不能從政，行將回歸故里，與二三子彈琴鼓瑟，以樂餘年，若然僑相神志清醒，代言善加珍重。說罷，告別而行。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仲尼歸國息影優游 陳恆弑君請兵聲討

且說孔子別過子太叔，取道歸魯，經過郟縣也是小國，始封爲少昊的後裔，郟子頗知古禮，孔子因此入城觀光，忽遇老友程子於途，下車相見，暢談別後景况，孔子先告以周游四方十多年，吃盡了許多困阨，終不能行丘的道理；現在不復夢見周公，壯志全消，行將歸隱了。程子說道：我的遭遇，更不如你，在這附庸小國中，做了幾年末吏，幾乎弄到身敗名裂，幸爾辭職得早，今日還能與你相見，不過景况更覺窘迫了！孔子卽命子貢取五匹帛，相贈先生。子貢裝做不曾聽得，孔子又說一遍，子貢依然不理，孔子只好自取相贈，與程子拱手作別，重行登車趕路。子貢說道：夫子去魯之初，滿載財帛五車以從，如今歸去，財帛俱空，何必再要贈給不相干的人呢？孔子說道：此人乃天下賢士，不贈給

他終身無可贈的人了。何惜此區區束帛呢！說時驅車前進，直抵曲阜，再求奉季氏命，離郊十里迎接，康子親迎於東門，孔子下車，與康子握手，略道思念之殷，並說：哀公渴望夫子，請即入宮一見。孔子推辭不過，吩咐隨從弟子先歸闕里，說罷與康子同車，直抵宮門前下車，入宮請朝。哀公得聞孔子歸國，即登便殿召見，孔子以臣禮拜見，哀公還半禮賜坐，說道：十多年不見夫子，已經鬚髮俱白了，精神依然如故，儘可官復原職，完成從前未竟的政績。接着向康子說道：大司寇何忌，屢次辭職，今可改任夫子了。孔子力辭道：丘今年六十有八歲，精神衰退，不能夠從政的了！哀公說道：夫子何必謙辭，多年在外，周游列國，尚且不怕煩，現在游倦歸來，理當爲父母之邦，盡力整頓，寡人願以國事全權委托。孔子答道：君上這樣重視孔丘，非草木，豈有不識好歹之理；祇爲就木有期，與其以衰年悞國，不如另讓賢能，丘願以閒散之身，居此以備諮詢，何如？康

子攬言道：這也是實情話，準以告老重臣優待，五日一朝，遇有大事，隨召隨到，不知夫子肯答應麼？孔子答道：丘怎敢不識擡舉，但是自問無功於魯，怎敢當重臣之稱呢！哀公卽賜以金帛，孔子謝恩，偕康子出宮，卻被康子邀回家中，設宴洗塵，陪客祇有冉求、樊遲，酒行數巡，冉求說道：夫子在外十多年，未曾得到那一國的長期祿養，旅囊只怕早已告罄了！孔子答道：求！何出此言？要知富貴與我如浮雲，丘之周游列國，欲行吾道，不是求功名富貴呀！冉求說道：求！忝列門牆數十年，豈有不知夫子的志願，雖然君子固窮，然而衣食問題，也須解決。在夫子一人，求可終身供奉，不過隨來門下弟子衆多，求無力兼顧。孔子不語，冉求向康子說道：只好請每月準照大司寇俸祿支給。康子應道：可以的，每月着你支取送去便了。孔子卽向康子拱手道謝，這席酒直吃到盡歡而散，孔子由冉求駕車送歸。次日，一班鄉里士大夫，先後來探望，孔子接待了四日，至第

五日爲入朝之期，命子貢御車入朝，拜見哀公，衆大夫有事奏對，既畢，哀公向孔子問道：國家的興亡禍福，聽憑天命，非關人力的麼？孔子答道：興亡禍福，責在自己，天災地妖，毫不相干的。哀公問道：夫子之言，可有事實作證的麼？孔子答道：有的，從前殷王帝辛時代，有小雀生一大鳥於城隅，守城者奏明於朝，帝使有司占卜，奏稱『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運益昌。』於是帝辛賴雀助福，荒廢國政，殺害忠良，朝臣奈何徒喚，殷國就此滅亡。這就是以己意逆天命，變福反爲禍的事實。還有殷王太戊時代，王道缺，法度亂，致興妖孽，桑穀並生殿庭，七日枝葉茂盛，帝使有司占卜，奏稱：『桑穀是野木，不合生長殿庭，莫非是國亡之災兆！』太戊聽了，驚駭異常，從此終身行德，效法先王的仁政，力行愛民的王道，三年以後，遠方慕義，重譯來朝的十有六國。這就是以己意挽回天命，化禍反爲福的事實。要知天災地妖，所以做人君的，夜夢鬼崇，所以做人臣的。

災妖戰不勝善政，夢鬼戰不勝善行，能够明白這個道理，祇有古時的明王。哀公說道：寡人得聞夫子教言，胸中豁然開朗。接着又問道：古人云：死生有命。那末智者多壽呢？還是仁者多壽？孔子答道：人有三死，不關仁智，更非天命，由己自取的。哀公問道：什麼叫做三死？孔子答道：就是一死於病，二死於刑，三死於兵。一個人若然寒暖失調，飲食不節，縱慾過勞，病必死之；一個人居下位而犯上，貪得無厭，剛強自用，刑必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無端，舉動不自量力，兵必殺之。這三種非死於命，實是自取殺身之禍。若說智士仁人，束身自好，舉動以義，喜怒以時，和藹待人，三死自遠，得壽也是當然的。說罷，已到退朝時刻，君臣各散。孔子回家午膳，忽見高柴急急奔入，報告道：仲由已死了。柴力阻他不用入城，他偏欲入城保護孔，致被蒯瞶手下的勇士，砍爲肉泥。孔子停箸大哭，有幾個弟子亦然流涕，這當兒，又有衛君遣人來爲仲由報喪，並饋食。

物一器，孔子啟視，見是肉膏，嗚咽說道：這是仲由的肉啊！就此終身不食肉膏。當下向高柴說道：丘早知由無復見之期，柴有歸來之日，說罷，同一班弟子，送子路的碎肉至尼山，掘土埋葬，不在話下。且說孔子在越國動身時，分派弟子赴各國查察，這時陸續歸來報告，孔子方知齊簡公已被陳恆所殺，原來陳恆早想奪國爲己有，只怕一個闕止，手握兵權，爲簡公的心腹，暗使族人陳逆、陳豹假扮寇盜，攻殺闕止。簡公聞變出奔，陳恆飛騎追及，殺死於途中，擁戴簡公弟驚爲君，號平公，陳恆獨相，盡收公田爲己產。孔子得聞齊變，沐浴整衣冠，入宮向哀公奏道：齊陳恆弑君，魯與齊情誼深遠，請兵伐齊，聲討陳恆之罪。哀公答道：兵權早歸三家，不如直告三家爲便捷。孔子告退，一路走，一路說道：因丘從前做過魯大夫，不敢不告說罷，繼以太息，逕至季氏，見康子，請發兵聲討陳恆。康子心想，自己也是目無魯君的權臣，且與陳恆有交誼，不願過問，轉念之

間，向孔子說道：陳恆雖然弑君，仍立舊君之弟嗣位，情尚可恕，況且是齊國的內亂，非但不當干涉，並且無暇過問。肥知邾子向附我國，近來兩年不來朝貢，已歸附吳國了。肥所以主張伐邾爲重。孔子說道：茲事體大，當請諸大夫共同商決。康子立即召集諸大夫議事，康子向衆說明伐邾的原因，子服景伯說道：小國所以事大國，是信仰。大國所以保小國，是仁義。背棄大國是不信，征伐小國是不仁，常言道：民恃城以爲安，城恃德以爲固。失卻了信仰與仁義，危險極了，怎能安保呢？孟孫何忌說道：諸大夫以爲何如？景伯是賢士，不當違逆他的說話吧？有個附於季氏的大夫對道：夏禹會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來朝的，何止萬國，現今存在的不滿數十國了！就爲大不愛小，小不事大的緣故。若然伐邾有危險，吾們爲什麼不說呢？孟孫忿然說道：魯無德及邾，今欲出兵征伐，可以的麼？衆論不一，孔子不便左右袒，不歡而散。康子必欲伐邾，守到秋涼，出兵

伐邾，行近東郭，猶聽得鐘鼓的聲音，知道全無設備，揮兵直入城中，邾子同大
夫夷鴻乘船逃避，請救於吳，明年吳兵果來伐魯，不在話下。那陳恆自知衆怒
難犯，歸還魯國的失地，與晉吳越修好，并散財輸粟以濟貧民，國人悅服，於是
鮑晏高國諸氏，盡被他削弱。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顏回歿世贈賻舉喪 子華成名任俠好客

且說孔子倦遊歸魯，雖則堅辭復職，還想以在野之身，匡君救民，及見魯哀公懦弱無能，自認國政盡歸三家主持，簡直似個木偶人，怎能勵精圖治呢？就此心灰意懶，不召不入朝，日與二三子在杏壇上講道，有時出外訪友，一日往見子桑伯子，主人免冠袒衣，接入室中，閒談片時作別，孔子回到家中，隨去的子貢問道：夫子何爲見此衣冠不整之人？孔子答道：此人質地甚好，惜乎不修禮貌，吾欲面加勸告，使他謹修禮貌呀。子桑伯子的門人，也向伯子問道：孔子是個規行矩步，動必以禮的聖人，夫子何故不整衣冠見他呢？伯子答道：孔子質地甚美，舉動繁文可厭，例如席不正不坐，食不與人接談等，太覺迂腐氣，吾故意不衣冠出接，欲諷他改去繁文呀。一日，孔子同顏回駕車往遊泰山，

行抵山前下車，步行登山，同至高峯頂上，孔子舉手搭涼棚，向東南遙望，目力所及，望見吳國靈巖山頂有白馬一頭。卽指問顏回道：「你瞧得見吳國靈巖山上有什麼東西麼？」顏回打量了一回，答道：「好似匹練。」孔子說道：「你的目力不如我。白色而有尾搖動，那是白馬，怎說似匹練呢？」說罷，又往山寺中遊玩一回，下山登車回轉。不料顏回就此得病，日益加重，隔了幾天，竟然死了！孔子慟哭悲傷，可憐顏氏家貧如洗，由孔子向冉求樊遲等收集賻贈，辦理喪葬，那死者之父顏路，請用孔子的坐車改作槨，孔子說道：「尋常人死後例不用槨，所以吾子伯魚死後，也是有槨無槨的，除非公侯卿相，死後槨槨並用，甚至用活人寶器殉葬，發明殉葬的，罰他永無後代哩！這類惡俗，吾將設法刪除，杜絕後患。槨木既厚，何必再用槨。」顏路無言而退。哀公得聞顏回死信，頗爲惋惜，欲往一弔，特召孔子入宮問道。顏回是夫子門下第一賢士，而今死了，寡人欲往一弔，

表示哀思，不過生前未曾出仕，死後當用何種弔禮爲合法呢？孔子答道：居住在境內的人民，皆可視作臣子的。古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君賜弔禮，不竿多少，皆是光榮。哀公次日往弔，行國君弔退職人臣之禮，舉哀而散，及至舉殯，子游向孔子請示葬禮？孔子道：葬禮趁家之有無，家貧只好從簡，可照古法用塗車芻靈，今人或有有用木偶者，類於用人，丘所痛惡的。及至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接受，入室彈琴以解哀思，然後與諸弟子分食。孔子養一頭守狗，出則隨行，歸則守門，終年由顏回喂食，自回死後，守狗不食數日，也死了。孔子向子貢說道：乘馬死當藏以帷，守狗死當藏以蓋，你可命圉人取出埋葬於曠野。子貢應命照辦，不在話下。一日，宰我自晉歸來，孔子見面就說：予，吾因避衛亂之亂，早離開了衛國，不及守你，那知衛亂一日即平，仲由卻已被人砍爲肉泥，丘懊悔早走了，若在衛國，仲由必不被醢的。你到晉國去調查，

晉君能够制服四卿麼？宰我答道：晉君無能爲，另有一人，全國悅服，晉君仰慕，四卿畏懼，他的位置，卻不在四卿之上。孔子訝然說道：晉國聞人，丘皆認識，這是何人呢？宰我答道：此人便是范子華，范氏本屬望族，惟他善養私名，不求顯達，不仕於朝，權卻在四卿之右，不食君祿，卻有寵於君，凡子華目所重視的人，晉國授以官爵；子華口所貶抑的人，晉國必黜其位。子華任俠成性，嘗使門下俠客，運用智謀，攻擊權奸，強弱不相敵，雖敗不介意。孔子攬言說道：諒必有人懇托的吧？否則他不求顯達，何苦要和權奸作對呢？宰我答道：予初意也是這樣設想，旋與范氏門客結交探問，方知是子華習性使然，日夜以任俠爲戲樂，積久漸成風氣，國內頗多馳馬試劍，行俠尙義的勇士。孔子攬言道：此風不自晉始，吳越間俠風更甚，例如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專要二氏不愧稱謂俠士。子華怎能與專要二氏相比呢？宰我說道：子華的任俠雖不足道，子華的聲

名，能使全國百姓悅服欣慕，人人以一見顏色爲榮，這卻難能可貴了。孔子問道：你怎見得他有此盛名呢？宰我答道：予結交的范氏門客，名叫禾生，一日同范氏上客子伯有事遠行，道經垆外，天將昏黑，借宿於田吏商丘開家中，殺鷄留飯，招待得非常周到。夜半禾生同子伯並坐臥室中，偶然談及子華的名望聲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潛伏門外，竊聽得詳詳細細。心想，吾少貧，困於飢寒，現在充任田吏，也不過暫免飢寒，不如去投奔范氏，或有出頭之望。想罷，自去安睡，來朝早起，伺奉禾生子伯盥漱進朝點，兩人道謝而去。商丘開擔糧往登子華之門請見。范氏門徒皆是世族子弟，慣常縞衣乘軒，緩步闊視的。今見商丘開年老力衰，面鰲黑，衣冠破舊，莫不對他作嗤鼻笑，商仍誠懇請見。衆門客有出言狎侮，無所不至。商絕無愠色，門客中有狡猾者，與商假意殷勤，接談片時，同商及衆客登高台，狡猾者向衆說道：諸位可曉得

主人建築此高台何用的？一客答道：備門下士練習跳躍功夫的，若能躍下無傷，受重賞爲上客。衆客聞言，俱後退，狡猾者向商說道：年紀惟你最長，當能爲衆人作導師。商應道：能，遂一躍下台，輕若飛鳥落地，非但絲毫無傷，並且衣服不會着泥。衆客循石級下視，都以爲事出偶然，不足爲怪。狡猾者領商至河曲，指着最深處說道：昔日范夫人乘船經此，墮落一顆巨珠於河，盛有錦匣，你若能入水掬得，可領千金賞。商對道：能，於是除冠履，解衣服，入水游泳至最深處，以足踐踏河底多時，大笑道：在這裏了，說時蹲身入水，一剎那手持錦匣出水面，游泳登岸，衆客個個驚疑，正在聚觀得珠，恰巧子華步行歸來，便問衆門客何事？門客不敢隱瞞，以直報告，子華接過巨珠，見是原物，卽向商說道：此珠遺失將近兩年，門客雖多，無人能覓取，賴君之力，得能物歸原主，正是喜出望外。說罷，延商入宅，以酒食款待，並委以看守家庫的重任，敬之如上賓，衆門客都

懷嫉妒，密謀逐去他，放火燒范氏的庫藏，子華向商說道：你能入火，取出貴重寶物，不吝上賞。商卽裹頭紮束，直入烈火中，無難色，往返六七次，焰不着衣，身不焦黑，庫中的貴重東西，全數取出，僅僅燒去了一間庫房，和幾件木器。子華說道：寶器金銀錦帛，本已化爲灰燼，賴你拚死入火取出，今當以一半給你，以作酬勞。商丘開答道：商旣爲守庫，職責所在，庫內東西遺失一件，是商之罪，現在幸免遺失，僅告無罪，安敢言勞取酬呢？一班門客聽了，都以爲商是有道術的俠客，狡猾者便向他謝罪道：不知道你精通遁法。面加戲弄，不知道你神通廣大，面加欺侮，可能恕我前愆麼？可能不念舊惡麼？商答道：開玩笑，說趣話，也屬尋常事，何罪之有。於是衆門客勸商傳授水火遁法。商大笑道：吾不知什麼叫做遁法？拿什麼傳授你們？若說我能入水求珠，這是我生長水區，自少熟習游泳使然，至於我入火不傷，無非正心誠意，置生死於不顧，誓欲盡我的職責。

罷了。衆門客又問道：子何故到此作門客？商答道：我原充垆外田吏，因禾生子伯來借宿，談及范氏主人的聲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深信二人之言，故不嫌路遠而來投，及聞君等叫我跳高台，入深水，皆以爲誠實之言，吾惟恐誠心不固，忘卻身體的所措，利害的所在，正心誠意奉行，物不忤我，殊出我意料之外。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解分。

第八十五回 宰我再三問古帝 冉求報告伐顛與

且說商丘開既爲范氏上客，自知一班俗客，對自己內藏猜忌，外示畏敬，惟有留心提防。直到禾生子伯回來，與商相見，甚爲契合，禾生遂向子華說道：商本爲賢士，隱於末吏的。就此衆門客，非但不敢仇視商丘開，遇馬醫乞兒經過，也不敢侮辱了。孔子聽了宰我的報告，說道：有誠意至信的人，可以感萬物，動天地，泣鬼神，橫加六合而無逆，豈但能入水火呢！子華的聲勢名望，泰半借重於商丘開，其他俗客，都卑卑不足道了。宰我說道：予此次在晉，與范氏門客過往甚密，有幾個問題，予竟未能回答，一是鬼與神如何分別的？敢請夫子指教。孔子答道：人生有氣有魄，精氣是生人之神，故稱精神，又名神氣。人生必死，死必歸土，便爲鬼，魂氣歸天，便爲神。合鬼與神以祭享，那是孝道的至敬禮。骨

肉死後歸葬，化爲野土，其氣揚於上空，便是神的顯著。聖人制定法度，定名鬼神，使子民奉祀不衰，還以爲未足，故建立宗廟，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衆追念祖考，不要忘卻所由生，凡遇祭祀，燔燎，焚香，所以報氣，薦黍稷，呈肺肝，所以報魄，這就是教民修本反始，上下相敬，尊卑相愛的道理呀！從前周文王祭祀，敬死人和生人一樣，遇忌日必舉哀，稱祖諱則起立，親祀之最忠實的，祇有文王。宰我又問道：有人問我黃帝三百年？請問夫子，黃帝是不是神農呢？何以能至三百年？孔子說道：禹湯文武已覺不可勝記。上世黃帝之事，薦紳先生也覺難言其詳。宰我說道：請道其略，破我固陋。孔子說道：黃帝是少典的兒子，名叫軒轅，神靈天賦，生卽能言，及長聰明絕倫，治五行之氣，造五量之具，撫育萬民，安定四方，服牛乘馬，驅除猛獸，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剋定，遂有天下，於是製衣裳，作黼黻，播種五穀，遍嘗百草，仁德普及天下後世。又攷日月星辰以

制曆，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云黃帝三百年。宰我說道：請問帝顓頊，孔子說道：你要一日遍問三皇五帝之說，不覺躁妄麼？宰我答道：從前聽得夫子說：『小子毋越宿，有疑即當問。』所以敢問。孔子說道：這類故事，從前已同二三子講過哩，難道你沒有聽得？宰我答道：子實未聞，敢請不吝指教。孔子說道：顓頊乃是黃帝之孫，昌意的兒子，名叫高陽，淵博有謀，他能生財以拓地，察時以象天，托鬼神以制義，分氣性以教衆，巡四海以安民，北至幽陵，南達交趾，西抵流沙，東及蟠木，四遠皆平，盡來朝貢。宰我又問帝嚳，堯舜禹王，孔子說道：帝嚳乃玄枵之孫，喬極的兒子，名叫高辛，生而神異，能自言己名，及長博施愛衆，聽能知遠，明能察微，仁威並用而萬民信，修身節用而天下服，敬事天地鬼神，迎送四時節序，凡屬日月照臨之地，莫不悅服從化。帝堯乃高辛氏之子，名叫陶唐，才智猶如天神，丰

度猶如雲日，富不驕傲，貴能謙恭，且有伯夷典禮，龍夔典樂，四時出巡，勸民勤勞農事，流四凶以靖四方。天下莫不佩服。帝舜，乃喬牛之孫，瞽瞍的長子，名叫虞舜，孝友出自天性，少時耕田，捕魚，陶器，以養親。既貴，敬天愛民，恤遠親近，承受大命，不敢自專，親率二十二臣，以臣禮朝堯，在位三十年，五十歲死於蒼梧之野。禹王，乃高陽之孫，鯀的兒子，名叫夏后，生來敏給過人，仁厚可親，出言有信，以身爲法度，平治洪水，天下戴德，任臯繇、伯益佐治國政，興六師討平亂事，天下莫不臣服。因有治水大功，遂爲家天下，傳位於子孫。宰我聽罷告退，一一用蒲編記明，並以告子貢。子貢轉告孔子，孔子說道：吾欲以狀貌取人，遇到澹臺滅明，貌不揚而實爲君子，就此不敢以貌取人；吾欲以言語取人，遇到宰我，有口才而無實學，就此不敢以言取人。幸我在隔室中聽得了，恐懼不敢見孔子，鎖日躲在臥室中晝寢，旋被孔子曉得了，向二三子說道：宰我不分早晚，吃

罷就暈，志氣昏惰，好比朽壞的木頭，不可以雕琢哩；糞泥的牆頭，不可以粉飾哩。吾何必再去責備他呢！孔子素來教管門下弟子，不出惡聲，這幾句是極重的了。宰我聽得了，急趨到孔子面前，長跪請罪，孔子含着笑容說道：你且起來坐了。宰我起立歸座，孔子說道：過失是人人有的，但求過而能改。晝寢乃是小疵，貪利附勢，才是大過。你昔年應田常之召，仕齊爲臨蕢大夫，向吾辭行時，吾不是對你說：田常久後必爲亂，你切不可附和，及時勇退，方稱明哲，謹記勿忘。不料你仕齊以後，甘爲田常作爪牙，等到亂事發作，你雖然逃避得快，保得性命，可憐你在齊三族，盡遭夷滅。這不是你貪利附勢釀成的慘禍麼！宰我聽說，惟有俯首認罪，連稱予實該死！予實該死！正這當兒，再求顏路來見，向孔子報告道：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聽說季氏將伐顓臾，卽向再求說道：求，這是你的過失啊！當初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魯國疆域七百里內，乃是

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冉求答道：季孫氏的主意，吾們二人，皆未與謀。孔子太息道：魯國的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孫取兩份，孟孫叔孫各取一份，祇贖顓臾那屬附庸國，還算作公臣，季氏又欲以自益，不嫌過分麼？顏路人微言輕，無力阻擋。求，你是季氏的兩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且有大功於季氏，安有不與謀之理？丘聞周任有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是古之良史，這兩句話，是說人臣在位，盡力陳辭進諫，諫而不聽，應當去位。譬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去扶，蹈險不引避，何用他引路呢？並且你的話太不負責了，虎兕逃出柙外，珠玉壞在匣中，不是看管人的過失，是誰的過失呢？冉求說道：顓臾城固，且近季氏費邑，現在不取，將來必爲子孫憂！孔子道：丘聞有國有家的，不愁民少，只愁不均；不愁貧乏，祇愁不安，因爲均則不會貧乏，和則不會民少，安則不會滅亡。遇到遠方之人不服，宜修文德，遠人自來。現在你相季氏，遠人不服，不

能招來，疆域分析，不能保守，反去謀動干戈，丘恐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卻在自己家內吧？冉求答道：是啊，敢請夫子駕臨季氏，當面一問便知。孔子允許，即同冉求來見季康子，康子殷勤接待，孔子啟口問道：相國何故要征伐臣服的顓臾？康子答道：因為東蒙鄰近多山，爲劇盜嘯聚之所，出沒無常，費邑富家，時遭盜劫，不能安枕，將謀遠避，爲保全居民起見，不得不伐顓臾，以絕盜踪。孔子說道：居上位的苟能以不貪爲寶，即使許民爲盜也無人敢搶劫哩，何用征伐！康子說道：夫子你莫誤會，肥自從政以來，得冉求爲助，治理私邑，師法夫子從前治中都的政績，各地設立工場，收集游民乞丐等入場工作，聘技師教授，各人每日有應得的工資，境內已無盜賊踪跡，不料盜劫傷人案，層見迭出，各邑宰聯名請兵嚴緝，肥商諸何忌，各出兵車五百乘，馳往各邑追拿，盜已遠去，派人密探，方知東蒙境內有盜窟，未便越境圍剿，祇可駐屯邊境守候。一夕，突來

悍盜二千多人，於半夜偷襲軍營，兵車甲仗，搶劫一空，且被捉去三百多人，隔了十多天，有五六個逃回，到此報告，盜首殘暴，過於虎狼，日取活人心肝，生炒作下酒物，擄去三百多弟兄，賞給盜黨宰殺烹煮，作犒賞之用。據盜黨云：人的五臟肌肉之味，勝過豬羊，不過有病人的臟腑筋肉，變味吃不得的，最好生纔兩三歲的童男，整個烹食，名叫人生果，有卻病延年的功效，盜首因和童男無仇，不許殺食，惟有官兵因為殺死了無數盜黨，所以不擄去便罷，擄去不問你願降不願降，一律殺食，沒一個得免的。家卒聽了這一席話，都怕做人生果，畏如虎，盜更猖獗。孔子說道：這樣殘暴的劇盜，當世只有一個。要知此盜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柳下季知危沮行 孔仲尼冒險游說

且說孔子聽了季氏一席話，說道：這樣殘暴的劇盜，當世祇有一個盜跖，結黨數千，橫行齊魯陳鄭宋衛之間。殺人不眨眼，列國畏懼，是不是他呢？孔子答道：不是他是誰呢？孔子說道：天下無不可感化的動物，毒蛇猛虎，尚可豢養馴服，何況盜跖是個質美勇敢的丈夫，豈有不能感化之理？丘當往見盜跖，憑三寸不爛之舌，游說他去邪歸正，不再幹這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勾當如何？

孔子答道：盜跖不講理性，不畏國法，真好比未曾豢養的猛虎，野性難馴，見人即噬，夫子還宜三思而行，虎口中不是兒戲的啊？孔子說道：丘初遇匡人，次遇桓魋，三遇陳蔡大夫，所經過的危險，猶如身陷虎口，皆得從容脫險，一個人的生死，早有定數的，如果丘註定死在盜跖手中，遲早逃不了的，不註定死在盜

跖手中，伸長頭頸，湊到他的刀下，他也不忍殺丘的。康子說道：夫子抱着以善化人的決心，不恤此年高德劭的貴體，臨此萬丈深淵，肥以爲危險萬分，還宜謹慎而行，後悔是來不及的！再求攙言道：夫子斷乎去不得。孔子說道：盜跖有兄名柳下季，有弟名柳下惠，皆屬當世賢士，丘當往見他的兄弟，再定行止如何？康子說道：夫子還是去見柳下季，責以大義，激他去勸告盜跖，去邪歸正，究屬他是同胞兄弟，盜跖雖然殘暴，不能够把兄長當做人果的。孔子告辭，當日回家無話，來朝命子貢御車，往訪柳下季，本屬朋友，見面後略敘寒暄畢，孔子說道：丘聞魯有盜跖，擁衆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擄掠婦女，搶劫財貨，拒捕官兵，殺人犒賞，如此慘無人道的劇盜，道路傳聞，是先生的同胞兄弟，丘初尚不信，今據二三子報告，方知人言非虛，此所謂一樹之菓，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賢有不肖。先生爲當世賢士，令弟如此爲害天下，非但墮落家聲，並且

與先生也有白圭之玷。丘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敢問先生因何有弟弗能教之以正，放任爲害馬。丘竊爲先生羞，難道先生竟無力教誨麼？季答道：智愚賢不肖，乃是各人生就的性情，無可挽回的。虞舜與象，周公與管叔蔡叔，不皆是同父異母的弟兄麼？何虞舜與周公俱成大聖人，象與管蔡二叔俱爲罪人呢？季一介寒士，不敢與虞舜周公相比，簡直無力教誨盜跖，但願他早日爲官兵拿住，明正國法，不獨爲天下除害，且爲寒家除此孽障。這是季所日夜祈禱的。孔子說道：天下無不可感化的人類，況且令弟爲有血性的男兒，更容易感化。丘聞他現匿陪尾山中，卽在顓臾城外，與丘鄉里相去不甚遙遠，丘當往游說他去邪歸正咧。季攔阻道：去不得，跖心如湧泉，性如烈火，意如飄風，強足禦敵，辯足飾非，順他意則喜，逆他意則怒，不知理法，容易辱人，夫子還是遠避爲宜！強人自有強人服，等他惡貫滿盈，自然伏誅啊。孔子不聽，告辭而行。命子貢取

道逕抵陪尾山，正遇盜跖在山前踞石飲酒，烤人肝作下酒物。孔子下車，請謁，自稱魯人孔丘，慕將軍高義，特來請見，守衛入報，跖聽得孔丘兩字，張目如電，發聲如雷的說道：來的是魯國的巧僞人，不容進見，替我對他說：他造言欺人，妄稱文武，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顛倒是非，迷惑天下的人主，使天下士人聽了他的邪說，皆不知反求根本，捏飾孝悌，竊取功名富貴。他的罪惡大極了！若不速走，我將剖開他的胸膛，摘取他的巧僞心來下酒哩。守衛者走出，以跖言直告。孔子全無懼色，向守衛者說道：孔丘與將軍的哥哥柳下季爲至交，得他介紹，方敢來求見將軍，有勞進稟。守衛者轉身至跖前稟明，跖命入見。孔子搶步至跖前，作揖行禮道：孔丘久聞將軍大名，如雷貫耳，只恨無緣相見，近日自衛返魯，遇見令兄，問起將軍，方知隱居此山，與丘居處相隔不遠，請得令兄許可命，特來求見，以慰平日的欣慕。盜跖踞坐石上，怒目直視，一手按劍。

說道：你有多大膽量，敢來游說？容你說來，所言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我言出如山，你休得活不耐煩，自來送死。孔子說道：丘聞天下有三德：一是生來相貌魁梧，見者悅服，這是上德。二是頂天立地，能辨萬物，這是中德。三是勇悍果敢，聚衆率兵，這是下德。凡人有此三德之一，足以南面稱孤，成功帝王萬世之業。今將軍兼有此三德，並且身高九尺，目如閃電，唇如渥丹，齒如齊貝，聲如洪鐘，這是貴不可言的異相，卻以盜跖爲名，丘頗爲將軍惜！且爲將軍恥！將軍如肯聽孔丘的話，丘自願爲將軍派遣門下擅口才的弟子，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爲將軍掄揚威名，游說各大國爲將軍建築大城，尊將軍爲大國諸侯，修文偃武，以信義服衆，這是豪傑成功的事業，也是天下所願望的。盜跖聽了，拍案大怒道：甘受巧僞人利誘，願聽巧僞人言諫的，都是愚陋之徒，怎能來煽惑吾呢！至於我生來相貌魁梧，這是吾父母的遺德，你不向吾稱譽，難

道吾不自知的。吾曉得當面譽人的，都喜背後毀人，今你告吾將使弟子游說天下諸侯，爲吾築城坐鎮，是欲以利祿來動吾，你何不早爲自己打算，卻來誘惑我。況且築大城的，莫大於堯舜禹湯文武，當時撫有天下，萬國來朝。後世大抵絕滅無寸土，高踞大城有什麼希奇呢？孔子說道：天下本來非爲一姓，常有，不過人的生死，顯有輕重之別，例如堯舜禹湯，生前以德服人，身繫天下安危，死後名傳後世，青史流芳，這就是死重於泰山；還有許多人，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世，死後與腐草同化，這就是死輕於鴻毛。盜跖說道：德澤最大的，要算三皇五帝，古時禽獸多，人民少，人和鹿豕同居，初無相害相爭的事情發生，然而到黃帝時代，也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由是造成以強凌弱，以暴欺寡的風氣，那末湯武等皆是亂人之徒了。至於你口講修文偃武之道，身穿縫衣淺帶的儒服，周游列國，專以矯言僞行，迷惑人主，

以求富貴，你實是個別開生面的無刀大盜！天下人何故不稱你謂盜丘，偏稱我謂盜跖，祇爲你是個巧僞人，能够飾辭遮蓋自己的罪過；我是個剛直人，一身做事一身當，不願掩沒罪過的。孔子說道：將軍休得悞聽人言，他人妄稱丘求取富貴，如今窮得衣食不給，富貴在那裏呢？他人妄稱丘巧僞飾辭，遮蓋了那幾件罪過呢？盜跖厲聲答道：吾有生以來，不願聽他人說話的。你的罪過，都是我親見親聞，絕無虛妄的。弁人仲由，本是一個忠孝兩全的勇士，悞信人言，投在你門下，你以甘言使他去戎冠，解長劍，拋棄了蒲邑宰，跟着你周流列國，乞食四方，末了薦他到衛國去做官，害他身醢於孔悝之家，頭懸在衛東門之上，這不是你的罪過麼？吾知賢人才士，大抵自高身價，不願趨炎附勢的。惟有你再逐於魯，三返於衛，遭厄於宋，絕糧於陳蔡，幾乎餓死，不能容身於天下，還想遮掩天下人耳目，難道賢人才士應該這樣的麼？世人所稱謂德最高的，莫

如五帝，然而唐堯不慈，虞舜不孝，夏禹偏枯，商湯放主，周武伐君，行事可羞，不若伯夷、叔齊可稱得賢士。世人所稱謂忠臣，莫如關、逢、龍、比、干，兩人皆未能善終。何苦去做功狗，等到狡兔死，功狗就要烹殺，被天下人恥笑，你所重視的，皆是我所鄙棄的，你還有何言？欲知孔子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持虎鬚僥倖脫虎口 召賢臣諮詢選賢人

且說孔子聽了盜跖的一派無理話，自言自辯道：仲由是丘門下的好勇弟子，因他素性剛直果敢，丘早知他難保善終。至於他仕衛，是蘧伯玉所薦，丘固知衛將有父子爭國的內亂，先期去衛返魯，臨行曾向二三子說及高柴仕衛，雖然愚魯而知機，將有復見之日！仲由忠於任事，勇敢過人，難望有再見之期了。那末仲由的被殺，實由自取，與丘無關，怎說是丘的罪過？至於逐魯返衛，圍匡阨宋，在陳絕糧，這都是丘的困厄，並不是罪過，所以每遇親友，丘必歷述幾次遭阨脫險的經過，從未在人前遮掩過的。若說五帝的道德高尚，那是天下人所公認，並非丘一人的偏見，將軍休得悞會盜跖勃然大怒道：你的廢話，都是吾所深惡痛嫉的。大丈夫立身天地間，上壽不過百年，中壽不過八十，下

壽不過六十，除去疾病睡倒若干日，爲了生活奔走若干日，算來一月之中，祇有六七日逍遙自在的。而且寒來暑往，光陰像流水一般的過去，由少到壯，由壯到老，好似一剎那間，爭城奪地要來何用，功名富貴有何希奇，一個人死後，猶如烟消雲散，若然要使後世人時常提及，祇須在到過的山林泉石間，鐫名留題，或者立碣題字，那末後人經過，必然駐足而觀，口頭說及你的姓名。這個比青史留名，普遍得多啦！如此說來，你的話，句句是巧僞虛飾的，速去速去，再敢搖唇鼓舌，吾將拿你的心肝出來，當下酒物哩。接着向左右怒目而視，喝道：廚夫在那裏？快把尖刀受血盆拿上來。子貢立在孔子背後，嚇得不敢出言，這時見兩個盜黨手中拿着雪亮尖刀，緋紅木盆，向孔子迎面走來，這一嚇正是非同小可，急伸手緊拖着孔子的衣袖，轉身向山下奔逃，孔子也嚇得什麼似的，足下被山石一絆，一個龍鍾，幾乎栽倒山上，虧得子貢腳力踏得穩，雙手把

孔子扶起，拖着飛也似的，直奔到停車所在，止步廻顧，不見有盜黨追來，驚魂稍定，子貢伸手拭去額上的汗，說道：險啊！對着虎豹，講道德理性，真是自討苦吃！孔子氣喘連連的說道：丘有生以來，從未遇着過這樣殘暴的人，趕快逃吧。說着和子貢上車，孔子說道：時候尚早，走大路到曲阜去訪季氏，恐怕走小路，有盜黨追來。子貢應命，一路由大道而行，直到曲阜東門，巧遇柳下季步行出城，望見孔子面帶驚怖狀，訝然問道：夫子莫非從陪尾山來麼？孔子答道：入虎穴，捋虎鬚，幾乎膏虎吻，得脫虎口，還算僥倖。說罷驅車入城，來訪季康子，見面就道：丘剛從陪尾山來。康子問道：遇見盜跖沒有？孔子答道：遇見的，接着把與盜跖問答的說話，略述一遍。康子說道：夫子身爲國老，何等貴重，豈可不自珍重，冒昧直入虎口呢！以後莫再蹈此危險爲妙。這當兒，再求自外走來，向孔子說道：君上命求駕車來迎，得聞夫子在此，特來宣召。孔子即向康子拱手告別。

同冉求入宮請見，哀公卽於偏殿召見，孔子朝見後，卽以往勸盜跖的經過。明，哀公說道：跖是不知仁義國法的野獸，不能理喻的，還是遠避爲宜。孔子問道：主公宣召，不知有什麼下問？哀公說道：寡人欲得魯國的士人，佐治國政，敢問如何擇取？孔子對道：生在今世，力行古道，不染時俗，常穿古服的，若然不明古道，不知古服的，便非正士。哀公問道：那末頭戴章甫冠，足登絢頭履，腰束紳帶，手捧象笏的，盡是賢人麼？孔子答道：不是的，丘並不是這樣說的。凡遇齋戒之期，穿着端衣玄裳的齋服，冠冕乘軒的，心不在乎吃辛菜，穿着斬衰草鞋的喪服，持杖吃粥的，心不在乎酒肉之味，丘所云生在今世，力行古道，就是指此類而言。哀公問道：高論完結了沒有？孔子答道：主公不嫌麻煩，容丘詳細奏聞，世人有五種儀表：分爲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能够審察這五種人，治道必隆。哀公問道：庸人是怎樣的呢？孔子道：庸人，心中不存慎終之念，口中不出訓

格之言，不擇賢以托身，不力行以自立，見小暗大，五竅爲物所誘，不知根本。這一個便是庸人。哀公問道：士人是怎樣呢？孔子答道：士人有自定的心思，有相守的設計，雖則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品行，雖則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專長。知不貪多，祇求精明，言不多說，祇求實踐，行不苟且，必求篤實。立志猶如性命形骸的不可變換，富貴不能增益，貧賤不能減少。這個便是士人。哀公又問道：還有君子，賢人，聖人等，是怎樣的呢？孔子答道：君子，出言本忠信，存心無怨望，仁義在身，不敢自滿，思慮通明，不敢自專，修身信道，始終如一，遇事不敢急進，甘居人後，這個就是君子；賢人，比君子更進一層，修德不限內外，行事必依規繩，立言足爲天下法，卻無口過，行道足以化百姓，卻不傷身，富則天下無貧民，貴則世人蒙其福，這個就是賢人；聖人，又比賢人進一層，能够德合天地，窮究萬事的終始，扶植萬物的自然，明如日月無不到，行若神明無不及，下民不知其

德，這個就是聖人。哀公說道：妙啊！不遇賢人，寡人安得聞此一番高論呢？不過，寡人生在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自少到今，沒有知道哀，沒有知道憂，沒有知道勞，沒有知道懼，沒有知道危，只恐不能夠辨別這五種儀表之人，這便如何？孔子答道：主公這一席話，已經知道哩，丘也不必再說了。哀公說道：夫子不言，寡人不能自悟，敢請詳言見教。孔子答道：主公欲知哀，遇祭祀入廟從右，登自阼階，仰觀榑桷，俯察几筵，器物皆存，不見祖先，以此思哀，哀知道了；主公欲知憂，黎明起身，整齊衣冠，視朝聽政，不忘危難，一物失理，足啓亂亡，以此思憂，憂知道了；主公欲知勞，日出聽政，日暮始歇，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不失威儀，以此思勞，勞知道了；主公欲知懼，反覆長思，巡游四門，張目遠望，可見亡國故址，不僅一處，以此思懼，懼知道了；主公欲知危，當知國君猶如一隻船，百姓猶如江湖河海中的水，水能行船，也能覆船，以此思危，危可知

道了。主公既明此五者，請稍留意於五種儀表，那末政治自然日漸修明了。哀公問道：常言說得人而治，武王有賢臣十人而天下治，敢問取得賢臣之法？孔子答道：語云：「因材施教。」這是說任事於官，各委以能辦之事。無取敏疾，敏疾之人貪鄙，無取浮薄，浮薄之人易亂，無取多言，多言之人欺詐。所以弓調方可求勁，馬服方可奔馳，士必誠信而後求智能，不誠信而多智能，猶如豺狼，不可以取用接近的。哀公又問道：請問人道那一樣爲最大？孔子正容對道：主公問及人道，那是百姓之福，臣敢無言以對，人道政爲大，政就是正，國君正，那末百姓從而皆正，這就是上行下效。若然國君不爲正，百姓何從效法呢？哀公說道：敢問爲政是怎樣的？孔子答道：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萬事皆正了。哀公道：寡人雖自知無能爲，願聞所以行三者的道理？孔子答道：古帝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禮以敬爲至，敬以婚爲至，所以治大。

婚；婚禮，冕而親迎，天子諸侯一律奉行，合二姓之好，立人倫之本，文王化行南國之詩，首列關雎之篇，足見婚禮關係至大，宮闈賴以正肅，風俗賴以純良，可稱治道的基本。從前先君也曾向臣問及爲政之道，臣也以大婚爲對，惜乎未曾實行，臣現擬把周禮中的婚制，略加修正，進呈閱定如何？哀公說道：好啊，寡人當卽頒行全國，與民共守。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謀聚斂季氏加田賦 恨權奸吳商傳死謠

且說孔子在宮中奏對了半日，方行告辭出宮，由冉求御車送歸。次日，孔子正和公西赤在室中閱看周禮，商量刪改婚禮，忽見冉求匆匆入室，孔子訝然問道：「莫不是你又奉了君命來召我麼？」冉求答道：「非奉君命，奉季氏使來問夫子。季氏因上賦之法，稅額太輕，現欲分別田與家財各爲一賦，叫做田賦，敬請夫子訂定頒行。」孔子答道：「丘不是富家兒，理財家出身，不懂田賦的。」冉求說道：「夫子前爲魯司空，分別五土，使全國無荒廢的田地，怎說不是理財家？現在身爲國老，國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奉行，何故不發一言？」冉求連說三次，孔子只是不答。冉求恭立一旁，孔子徐徐說道：「君子施行政事，必先測度合於禮法，然後頒行，苟有施與必求厚，行事無偏倚，取賦但求薄，這樣說來，魯國舊有馬

一匹牛三頭的上賦之法，足夠應用的了！若然不合禮法而妄行，貪得財利而無饜，那末雖分田財各爲一賦，百姓不能負擔，取者還嫌不足。這便如何？季孫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的典法尙存，何必問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賦，何必來訪問我呢？你專爲季氏聚斂私財，公室田地，半數已歸季氏，難道還嫌少麼？冉求答道：這次欲行田賦，一則爲上年荒歉，收賦不滿半數；一則吳使來聘，要季氏出兵會同吳師伐齊，糧餉缺少，不得已欲行田賦，以濟急用，季氏徵賦，皆由他自作主張。求不過承命而行，怎敢助他聚斂呢！孔子說道：吳王要求會師伐齊，當求根本解決，不該應加賦以擾民，出兵以廢時，丘恐勝敗未分，民心離散，後患不堪設想了！冉求說道：關係很大，夫子旣爲國老，不該應不加過問啊！還是速去與季氏商酌行止爲宜。孔子稱善，卽與冉求同車來訪季氏，康子殷勤接入坐定，孔子說道：據冉求來云：相國爲應吳國要求會師伐齊，欲行田賦。

新制，丘以爲這是捨本求末的下策，非但重苦魯民，並且結怨齊國，敢請慎思而行！康子答道：肥也知與魯國有害無利，不過不允吳王要求，只怕他先來問罪，不知有無兩全的上策麼？孔子沈吟了一回答道：吳王剛愎自用，不可理喻，待丘使子貢往吳，求見子胥，請他諫阻吳王伐齊，若然吳王不納忠諫，勢必與魯會師攻齊，相國趁此機會，卻可消弭盜患了！康子很詫異的問道：魯國的盜患，是指盜跖而言，夫子已經身入虎口，險膏虎吻，不曾見效，現在怎說可以消弭盜患呢？孔子答道：這是一時的機會，相國借會師伐齊爲名，遣使徵聘盜跖帶本部爲前部先鋒，助以兵車五百乘，凱旋賜祿，養封爲列侯。康子徐徐說道：誰人敢到虎窟中去，降伏猛虎呢？他若不願就範，徒然枉送性命。孔子說道：丘代相國修書，派一小卒送往陪尾山，在山下候回信，不必去面見他，決無性命之憂。康子稱善，即請孔子寫就徵用盜跖的書信，孔子告歸，來朝寫就致子胥

的書信，命子貢持往吳國面交，並候復書。子貢駕車而去。先說季氏命小卒送書至陪尾山，盜黨呈到盜跖面前。盜跖展開閱看，祇見上面寫着：

「肥聞士大夫相聚而言曰：柳氏有三傑，魯國不能用，宜乎積弱至此，不能與強國抗衡！肥惕然憬悟，令兄柳下季前曾仕魯，現已辭職，令弟柳下惠仕衛爲士師，惟足下英雄蓋世，雅好用兵，部下有虎賁子弟三千人，足當魯國干城，值此魯國將應吳王之請，會師伐齊，此乃足下立功當世之大好機會，豈可交臂失之！如肯出山，請率子弟爲伐齊前部先鋒，肥卽助兵車三百乘，以供指揮，俟凱旋之日，當以封侯食邑相報。識時務者爲俊傑，惟足下圖之。魯國卿季肥拜啟」

盜跖看罷來書，哈哈大笑道：「吾若欲功名富貴，十年前早已受宋衛封爲列侯哩！就爲不願受拘束，情願虎踞山林，不怕刑法，不講情理，雖南面王沒有

這樣逍遙快樂說罷，就來書背後寫着：「跖不懂上陣交鋒，只能殺人放火，有負盛情，吾將去魯他適了。」命盜黨授給來人，小卒帶回呈復季氏，次日季氏得報，盜跖連夜率同部下三千人，離開陪尾山，取道向宋衛交界去了。康子快活非常，即請孔子到家，告知盜跖已他去，從此可無盜患了。孔子說道：本來狼子野心，不可以招降的，現在他自願不居魯境，正是魯民的幸福。康子說道：這是夫子的大功，只怕百姓還沒有曉得。孔子說道：趕走了一個大盜，何功之有？正這當兒，樊遲走來，向孔子說道：吳國的太宰嚭死了。孔子說道：胡說，伯嚭不會死的，你從何處聽來的謠言？樊遲答道：是從一班吳國商人口中說出來的，並知是生落頭疽喪命的。孔子不信，康子問道：夫子怎見得伯嚭不會死，難道他修德行善，該享上壽不成？孔子答道：不是的，伯嚭乃是覆亡吳國的禍根，這是上天制定的劫運，若然伯嚭死了，那個去覆亡吳國呢？康子說道：或者吳國

不該覆亡，所以伯嚭先死，也未可知？孔子說道：吳國滅亡之禍，早已根深蒂固，所差不過遲早罷了！康子問道：夫子怎能看得這樣真切，說得這樣決裂呢？孔子答道：吳王夫差，內嬖西施，外寵伯嚭，奸佞滿朝，倚爲心腹，忠勇名將，視若仇敵，如此昏瞶，而能保守社稷，從古沒有的。好得子貢使吳，快要歸來哩！伯嚭死不死，一問卽知。正這當兒，忽報吳使又來，催促出兵，約期至艾陵會師攻齊。康子向孔子問道：吳使又來，可見夫差不聽子胥忠諫，決意伐齊，如何回答呢？孔子說道：弱不抗強，吳使既來，只好如約會師。康子問道：冉求可使將兵伐齊麼？孔子答道：信用未孚，恐難勝任！不如叔孫州仇，久戰沙場，號稱上將，必能勝任。康子一面答復吳使回報吳王，准期會師，一面請州仇到家，委爲大將軍，率兵三千，卽日出發至艾陵，與吳兵會集攻齊。州仇應命，孔子向他說道：大夫此去，當見機而行，齊魯已經修好，犯不着再結深仇，要待吳兵勝，始助以攻齊，齊兵

勝，宜退縮不前，切莫打頭陣。州仇唯唯答應，立即下教場，挑選三千精兵，兵車五百乘，來朝率兵起行，按下慢表。且說子貢使吳，挨過了二十多天，方才回來，向孔子縞眉報告道：伍將軍看過了夫子的書信，即入宮諫阻吳王收回伐齊之命，說明齊是癰疥小疾，越是癰疽大毒，今捨大毒不治，反去治小疾，越王乘隙內犯，國亡有日了！夫差怒他阻撓出兵，恨不得將他賜死，伯嚭進言：使子胥到齊國約戰，假手齊君殺他，大王可免害賢之名。夫差准奏，使子胥如齊約戰，子胥攜子伍封同往，安頓於齊國鮑氏家，以存伍氏之後，改姓名叫王孫封，等到子胥歸國覆命，伯嚭密奏吳王，奏稱子胥私通齊鮑氏，故得齊君優待。夫差怒上加怒，即日撤去子胥兵權，改任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夫差自將中軍，以伯嚭爲副，興師十萬伐齊。賜即於出兵之日，動身回來的。孔子問道：有吳商人來此說：伯嚭已患落頭疽死了，丘固不信，這種謠言，何從而來？子貢

說道：諒來是一班忠正士大夫，見伯嚭用事，子胥被擯，有心造此謠言，以洩私憤罷了，實在伯嚭沒有死，瘡癤也沒有生過。孔子聽了，長嘆道：丘固知伯嚭爲亡吳禍首，吳未亡，伯嚭決不會先死，果不出吾之所料！不過子胥已將兒子付托於鮑息，身後事已了，不久要行尸諫哩。一代名將，只落得如此收場！莫怪盜跖只願做殺人放火的強盜，不願做上陣交鋒的功狗，不失爲草野英雄。子貢說道：爲人臣真不容易，不忠，要受人唾棄，忠了，自己犧牲性命，仲由忠勇冠時，結果被砍爲肉泥，正是何苦！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王慶功子胥忠諫喪身
君賜食仲尼賤桃貴黍

且說吳王約會魯越合兵伐齊，命胥門巢率上軍先行，直抵艾陵紮營，齊將國書早已屯兵汶上，得報吳軍先鋒已到，傳令公孫揮率本部搦戰，自統大軍接應，胥門巢立腳未定，被公孫揮殺得大敗，國書乘勝揮衆追殺，吳軍死傷無算。次日夫差親率大軍及越兵趕到，叔孫州仇也率魯師來會，胥門巢上帳請罪，夫差喝令斬首，幸得伯嚭討情，許他帶罪立功。夫差即令胥門巢出陣，王子姑曹打二陣，大將展如同魯越兩軍爲接應，夫差同伯嚭屯兵高阜觀戰。齊國書親率公孫揮公孫夏宗樓等奮勇迎敵，鼓聲震天，兩軍混戰多時，不分勝敗。夫差便與伯嚭分兵兩路，從斜刺裏殺來接應，吳將見吳王親自出戰，人

奮勇作殊死戰，殺得齊軍大敗而逃，國書與公孫揮戰死，公孫夏被擒，齊君得報全軍覆亡，只好遣使求和，並以重金賄伯嚭，進言於吳王。和議告終，吳王厚賞魯軍，州仇凱旋回國，越兵亦然回去，吳王班師歸國，大犒三軍，並設讌與百官慶功，諸大夫都向吳王稱賀，惟有子胥不發一言，吳王問道：相國何故無一言稱賀？子胥奏道：佞臣進諛，忠臣塞口，伐齊聯越，養癰成潰，吳將滅亡，何賀之有？吳王大怒道：老賊有意辱吾，姑念前功，不加誅戮，速退自謀，不容再見。接着以佩劍賜子胥，子胥接劍在手，仰天嘆道：天哪！員破楚敗越，保你嗣位，現在不聽吾言，反賜吾死，吾今日死，越兵明日至，滅你的宗社。說罷，揮劍自殺，吳王命斬其頭，懸於盤門，把尸身沈於吳江中。吳王既殺子胥，欲與晉國爭盟，召集魯衛晉齊會盟於黃池，按下慢表。且說州仇班師，進呈齊國土產金桃於哀公，哀公爲念孔子忠心報國，特召入宮，賜食金桃兩枚，盛盤雜黍置案上，孔子先

食黍，後食桃，左右皆掩口笑。哀公說道：黍不是吃的，用以拭去桃毛的。孔子答道：丘曉得的，祇爲黍居五穀之長，郊天祭地，奉祀宗廟，皆以黍爲貴品，供諸上列。至於菓類有六，惟桃最下，不登郊社之壇，不列祭祀之筵。丘聞君子祇有用賤物以擦拭貴物，沒有用貴物擦拭賤物的。今用五穀之長，擦拭最下的菓子，分明是上下倒置，以貴奉賤，臣以爲背於教，害於義，故不敢用黍擦桃，先食黍，所以示尊貴敬上之意。哀公微笑道：夫子不愧稱爲聖人，食桃也不忘上下貴賤之別，足見聖人的舉動，迥異常人。孔子答道：君賜食，雖屬微物，也是恩寵，安敢不敬呢？哀公說道：南宮敬叔追隨夫子多年，從衛歸來，曾與寡人談及夫子的飲食，那是不時不食，不正不食的，什麼緣故呢？孔子答道：凡遇過時與不及時的東西，例如夏季的甲魚鷄子，防有毒性不食，冬季生硬東西，不易消化不食的；至於不正不食，那是指不是正當食品而言，例如龜肉，以及獵得的不常

食野獸肉，一概不食的。這個無非慎食起見，並無他故。哀公問道：薑不是補品，夫子爲什麼終身不撤薑食呢？孔子答道：薑雖非補品，卻是要藥，性溫味辣，有祛寒解毒之功。丘每飯無薑不下咽，用以解除食品中的寒性與毒性，常食薑，是有益無損的。說罷，把桃子食盡，哀公問道：吳王夫差可算得一時雄主，子胥可稱得一代名將，若然君臣和衷共濟，夫差的功業，將與晉文公、秦穆公並稱。如今卻把子胥賜死，只怕難成霸業吧。孔子微嘆道：吳國全賴子胥一人而強，勝楚敗越，功高柱石，並且力保夫差嗣位，那是顧命重臣。不料以怨報德，竟將子胥賜死，就此天下的英雄賢士，聞而寒心，裹足不入吳境，非但難成霸業，而且覆亡不遠了！哀公說道：怎見得死一子胥，吳國就會覆亡呢？孔子說道：越吳爲不共戴天之仇，勾踐臥薪嘗膽，誓欲報吳，祇爲懼有子胥在，不敢急進。現在子胥已死，勾踐行將同諸稽郢率領國的精兵以伐吳，試問吳國有誰能敵越

兵不亡何待！哀公長嘆道：子胥一人，投吳則成霸業，身死則國社滅亡，關係竟這樣重大，當國安可不謹慎麼？敢問爲政之道，應該如何設施呢？孔子答道：文王武王的政績，載在方策上，總而言之，重要人生存，百政齊舉，國治民安，重要人死亡，百政俱廢，國亂民叛，以人行政，好比以地種樹，成效的迅速，猶如栽種蒲葦，極易生長的。但是種樹要得人培植，行政在乎得人而治，得人在乎修身，修身在乎親仁；仁指人，生理而言，父母爲生身的根本，所以論仁，惟親近親族爲最大。故爾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修身，不可以不敬親，想敬親，不可以不知人，想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普及的達道有五：就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普及的達德有三：就是智，仁，勇。達道達德雖有分別，奉行卻是一例的。或者生來就知的，或者學了方知的，或者從困苦中知曉的。知曉既有分別，奉行也各不同，或者安逸而行，或者順利而行，或者勉強而行。至於成功也是

一例的。哀公說道：夫子所論，高深美備，寡人愚陋，只恐難以成功！孔子答道：容丘再申說明白，好學不倦，近乎智，智識皆從學問中得來，苟能好學，必多智；遇事力行，近乎仁，成仁取義，皆從實力行事中得來，苟能力行，必近仁；知恥近乎勇，恥辱能够激發勇氣，苟能知恥，必近勇。知道這三項，那末知道怎樣修身，怎樣治人，知道了修身治人，可以成功治天下國家的明主哩。哀公問道：爲政之道，盡此而止麼？孔子答道：治理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就是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重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九項。這九經各有成效：修身則自立有道，尊賢則多聞善言不惑，親親到伯叔兄弟不怨，敬大臣則朝綱整飭，體羣臣則賢士偕來，重庶民則百姓聽命，來百工則財用充足，柔遠人則四方之歸附，懷諸侯則萬國畏服來朝。哀公問道：如何能收這九經的効果呢？孔子答道：敬畏鬼神，非禮不動，這是修身；去佞遠色，賤貨重德，這是尊賢；爵能重祿，

敬宗睦族，這是親親；官高役多，乘軒入朝，這是敬大臣；舉忠信，給重祿，這是勸羣臣；農忙莫使民賦稅莫加重，這是重百姓；按月考工，擇優加資，這是勸百工；送往迎來，嘉善懲惡，這是勸遠人；扶弱存亡，厚往薄來，這是懷諸侯。丘所說的達道達德，盡在這九經中，欲行此九經，必須預先立定志願，否則廢而難行。本來凡百事情，皆要前定，例如出言有前定，不致後悔；辦事有前定，不生困難；立身有前定，可免疲病；行道有前定，不會窮迫。總而言之，能行此九經，最要的是——一個誠字。誠字的意義，雖屬天道，能够實行此誠字，卻是人道。換一句話說，就是說在乎人能够力行此誠實。擇善而行，固執不變，這就是誠。哀公說道：夫子教寡人詳盡極了，敢問實行此九經，從何開始？孔子答道：立愛自親起，可以教民睦；立敬自尊長起，可以教民順；百姓皆能孝於親，且能恭順聽命，那末行諸天下，無所不可了。哀公說道：夫子的教言詳盡極了，寡人祇恐諸多障礙，

不能够實力奉行！正在這當兒，季康子入宮，向哀公奏道：吳國又派使者來召請主公，於本月十五日，赴黃池，與吳晉齊衛諸君會盟，修好邦交。哀公說道：弱不違強，只好答應。準期赴會。接着向孔子說道：諸侯會盟，全在相禮得人，昔年夫子相先君夾谷會盟，威振壇坫，收回汶陽失地，這次仍請夫子伴寡人同行相禮，望勿推卻。孔子答道：丘今爲告老閒人，不能相君會盟，這是諸侯盟會規章所定，不可不依的。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召會盟夫差謀霸 守館舍子貢解圍

且說魯哀公應吳王之約，欲請孔子同赴黃池相禮會盟，孔子辭以告老閒人，例不能登壇相禮。康子攙言道：「這也是實情話，敢請夫子在諸大夫中，擇舉一能勝相禮之人？」孔子答道：「叔孫州仇與吳會師伐齊大勝，用他相禮，吳王必然同意，最爲適當。」哀公說道：「舉人善任，捨卻州仇沒有他人哩。」康子說道：「諸侯會盟，相禮大臣實是國君的喉舌，得人則爭雄壇坫，失人則有辱國體。關係至重，比之統率三軍的元帥，有過之無不及，祇爲得失榮辱，判定在片刻之間，非同兒戲的！」主公何不卽召州仇入宮，當面加委呢？」哀公一面卽飭內豎往召，一面向孔子問道：「吳王爲什麼要集四國會盟，偏有越國除外，莫不是欲合四國之兵以滅越麼？」孔子說道：「晉與吳敵體，怎肯助他伐越，這次會盟，無非想執

牛耳稱盟主，向來由晉主盟，此次與晉侯必有一番爭執，主公乃屬陪位列盟，無關得失的。越國的除外，勾踐早已臣服於吳，夫差視作附庸國，所以不召他列盟。說到這裏，州仇應召而來，朝見哀公，並向孔子招呼。哀公告以委任他爲相禮，同赴黃池與吳王會盟。接着問道：你自省能勝此重任麼？州仇答道：不能，臣祇知軍事，上陣交鋒，尙能勝任，至於相禮會盟，全憑口舌爭雄，臣拙於口才，怎能勝任呢？主公何不借重孔門弟子端木賜，口才出衆，列國聞名的。哀公向孔子問道：夫子以爲如何？孔子答道：子貢雖然擅長言語，不過人微言輕，怎能勝任相禮。哀公說道：委他爲副相，州仇爲正，遇有疑難，商酌進行。孔子許可。當下議決各退，臨期子貢奉孔子命，入宮朝見哀公，護駕啓行，州仇率勇士三百人護駕，密令五千精兵遠遠隨行，離黃池三里紮營，以防意外。當日趕到黃池，吳王與齊衛兩君已先到，州仇引哀公進見吳王，略敘寒暄，州仇問道：晉侯來

不來？吳王答道：祇在目前要來哩。接着命大夫送魯侯至館舍中休息。春秋時會盟定例，盟壇與館舍，皆由發起人先期建築，這次皆由吳王所辦，很爲華貴。且說晉定公接到吳王會盟之約，不敢不來，卽任趙鞅爲相，最後趕到，吳王派太宰嚭恭迎會見，並邀齊魯衛三君，同登壇坫觀看，建築得合用不合用，四國諸侯齊聲讚好，吳王就在壇上命太宰嚭與趙鞅商議這次會盟載書名次的先後，趙鞅說道：晉自文公以來，世世爲中原盟主，當列載書之首，用不着商議的。太宰嚭道：晉始封祖爲叔虞，是成王之弟，吳始封大伯，乃武王的伯祖，尊卑隔絕數輩。若說晉主中原盟會，從前會宋會虢已居楚下，現在偏欲踞吳之上，這是不可以的。當下爭論不休，魯侯命州仇調解，州仇向太宰嚭勸道：現在且慢爭論，且到歃血定盟，誰執牛耳，誰便列載書首名如何？伯嚭不復爭論，趙鞅卽扶晉定公推說更衣先行下壇去，臨行鞅以目視衛君出，公輒前幾回書裏，

已經表明出公輒被父蒯瞶所逐，何以現在仍得爲衛君呢？原來蒯瞶在位不到兩年，晉趙鞅惱恨他不去朝貢，舉兵伐衛，蒯瞶爲亂兵所殺，遂由衛國的士大夫，赴魯迎出公輒歸國復位，出公輒感晉情誼，親去朝貢，素來歸附晉國。當下見晉定公下壇走了，便向吳王勸道：大王行將威震東南，稱霸天下，萬國皆甘居吳後，今日與晉侯爭論虛名的先後，殊不值得，來朝歃血，也不必與晉侯爭執前後，好得此次盟會由大王召集，與會諸侯，精神上皆認大王爲盟主，不必再事形式上的爭論，以傷和氣了！吳王聽了這一席話，勃然大怒道：名正言順，自古所云，你是篡奪父位的賊子，人人可以討伐你，怎敢在盟壇之上，出此偏袒不公的狂言，還當了得！孤家爲衛君蒯瞶討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接着喝令衛士拿住衛出公，帶回拘禁，衛君急得面如土色，相禮的公明賈急向魯侯求救，哀公便向吳王勸道：大王暫息雷霆之怒，衛君雖然出言不公，姑念他服

從王命，首先趕來會盟，大王若將他拘禁，晉君必然連夜遁去，盟會敗於垂成，於大王殊不值得，還是隱忍小忿，了結這次會盟爲重。吳王說道：賢侯討情，孤王怎敢不依。接着揮退衛士，大家不歡而散。不料吳王下壇回館舍，傳令五百兵士守住衛國館舍，且等會盟終了，拘執衛侯，帶歸囚禁。吳軍奉令圍守衛國館舍。出公輒卽派公明賈往見魯侯求救。哀公說道：方才討情得允，已屬僥倖，這是可一不可再的。公明賈便向州仇乞憐。州仇答道：夫差性如烈火，我去說情，不生效力的，還是請求子貢去，倒有幾分把握哪！公明賈卽請子貢出見，說明一切。子貢想起隨侍孔子居衛時，頗蒙出公優禮相待，情不可卻，允許一行。公明賈守在這裏等回音，子貢汲汲來至吳王館舍，請見伯嚭，伯嚭素愛子貢多才，接到室中坐定，伯嚭說道：別來無恙，嚭聞人言，孔子返魯閒居，及門諸弟子也沒有出仕，吾王很重吾子口才，嚭將薦子爲上大夫，不知你願不願去魯。

適吳呢？子貢答道：太宰既欲爲國進賢，理當以言用仁義輔佐吳王，促成霸業，稱雄東南，賜當自來求仕。現在太宰相吳王，召集四國諸侯會盟，祇因衛君爲息事寧人，出言相勸，吳王竟派守卒圍住館舍，並欲執他歸吳拘囚，這種失信，滅仁義的舉動，太宰應當力諫阻止啊。伯嚭答道：嚭早已勸王勿拘衛君，無如王怒未息，不聽吾言，還是你面見吾王，進言規勸吧。子貢允諾，伯嚭立即引見吳王，夫差以禮相待，說道：孤家很重你的口才，朝中無人及你，你肯隨孤歸去爲大夫麼？子貢答道：賜屬孔門弟子，夫子不仕，賜也只好不仕。夫差問道：既不願仕吳，來此有何話說？子貢答道：素仰大王勝楚敗越，霸業將成，現在全功盡棄了！心爲可惜，特來請見的。夫差問道：怎見得孤家的霸業，全功盡棄了呢？子貢答道：衛君出公，向附晉國，此次大王遣使至衛，約期盟會，衛君卽召諸大夫商議行止，忠正的說，吳王召集盟會，想以仁義昭示天下，以成齊桓之業，君

當應召前往，以全吳王信用，並謀附吳，較勝於附晉，因為晉君無能，政歸權臣，不易奉承的；奸佞的說：吳王貪暴無厭，怎能以仁義示天下。若然冒昧前往，臨時吳王有什麼要求，應允則疲於奔命，拒絕則觸怒吳王，必被他拘回囚禁，不如不去，免蹈越王的覆轍。當時衛君顧全大王信用，採忠正之言，如期來會，今聞大王守其館舍，將拿他回吳囚禁，適中衛國奸佞者的測度，這是大王的錯悞。況且衛君出言相勸大王，也是息事寧人的好言，不是挑撥的惡語，大王何竟一怒而出此失信用，滅仁義的舉動。將來再想召集盟會，只恐天下諸侯，懼踏衛君的覆轍，大家裹足不來，豈非霸業行將全功盡棄呢？吳王恍然覺悟，說道：子言甚是，孤家幾乎不忍小忿，遺悞大事，當聽子言，不罪衛君。接着傳令撤去衛君館舍的守卒，子貢稱謝告退，回轉館舍，向公明賈說道：幸不辱命，吳王已面許不罪出公哩！你可回館舍覆命，以安出公之心。公明賈拱手道謝，並向

哀公州仇告別，回轉館舍，果然守卒一個也不見了，入告出公，君臣倆方得安然休息。那知吳王夫差忽然接得一警報，如聞晴天霹靂，什麼警報呢？原來王子地派探子飛馬來告急，向吳王說道：越王乘虛率傾國精兵，攻入吳境，因此加緊趕來告急。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修道祖師 老子演義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本書敘述老子一生事蹟。自降生起。直至西徂流沙爲止。其間對於從師求學。預識先機。採藥煉丹。以及出仕周室。孔子問禮。避亂棄官。騎青牛。出函谷。遇尹喜。著道德經等事。記述無遺。又以其他方面之事。如路遇老萊子。子皮設計加害。尹喜訪道遇危。五老會青年等等插入。更覺奇趣橫生。精神飽滿。讀之令人興奮。兼知老子一生歷史。誠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全書四十回。分訂兩厚冊。

特價洋三角二分 寄費五分

第九十一回 越王見怒龍致敬意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

話說吳王夫差招晉齊魯衛四國之君，會盟于黃池。他本想自尊爲盟主，領袖各邦，不料晉侯不肯相讓，兩下發生了爭執。衛侯出公輒調和其間，因言語左袒了晉侯，竟激動了吳王之怒，幾受拘囚之禍。幸得子貢諷諫吳王，才得免于難。正在此時，吳王忽接到姑蘇的警報，說是越王勾踐已經統率大兵，水陸並進，大舉侵吳，其勢甚盛。吳王夫差得到此報，大驚失色！急向伯嚭問道：「太宰！此事便如何辦理？」寡人與四國會盟，正想大展雄圖，作中原盟主，不料勾踐小子，竟敢乘此機會，興兵作亂，使我雙方不能兼顧，這便如何是好？」伯嚭答道：「爲今之計，自然不能再顧及會盟之事，急宜回國坐鎮，與敵人決一死戰，以定勝負。如其一戰而勝，將越國滅了，那時雄視諸邦，再招列國君主，會盟于此，晉

雖夙號強國，自然也不敢爭這盟主的一席了！吳王聽他說得有理，便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爾卽傳令啓行，於是夤夜拔隊，回姑蘇而去。等到次日，晉齊魯衛四君不見了吳王，大家也很爲驚異！起初還以爲他因與晉侯爭奪盟主不得，故而賭氣走了的，後來派人一打探，方才知道內容，實因越國興兵伐吳，夫差才致如此匆匆忙忙不別而行的。到此四國的君主，在黃池已無事可做，便收拾人馬，各回本國而去，我且按下不提。再說那越王勾踐，自從受了吳王的奇恥大辱，放歸故國之後，臥薪嘗膽，時時刻刻的不忘報仇雪恥，生聚訓練，不遺餘力，文的有文種、范蠡等一班忠直老臣，武的有諸稽郢、仲甲等一班名將，上下一心，聲威大震，早有併吞吳國之勢。在起初所以不敢輕舉妄動，還因有所顧忌！那時吳國大將伍子胥，年幾雖老，手下卻都是精銳，自己又夙諳軍旅，號稱名將，坐鎮吳國，越人老大見他害怕，故雖心存吞吳之念，卻未敢發動。後

來自從伍子胥直言進諫，觸怒了吳王夫差之後，竟然以身殉國，不得善終。越王勾踐得到了這個消息，不覺舉手向天道：子胥之死，是天亡三吳也，去此一老，我從今可以沒有顧慮，二十年的深仇宿怨，也可以報得了！勾踐正在預備遣將派兵，入吳報仇，恰好此時吳王夫差在一戰勝齊之後，傲視一切，欲想雄霸東南，執中原之牛耳，故約晉齊魯衛四國，會盟于黃池，雖然表面說是修好，實際上卻是炫耀威武，大有臣視諸侯之意。越王勾踐得到了如此一個好機會，那裏還肯輕輕放過，于是便召集羣臣，共議伐吳之策。大家見時機已至，自然不肯輕易放過，于是決興兵攻吳。勾踐命文種將左軍，范蠡將右軍，自將中軍，諸稽郢爲副，起傾國之兵以向吳。臨行之時，勾踐向衆三軍說道：父子同在軍中的，准父免歸；兄弟同在軍中的，准兄免歸；家中沒有兄弟父親的，准予歸養；有疾病不勝戰鬥的，給醫藥費遣散。因此一軍之中，沒一個不感越王的恩

德！人人都抱着必死之心；到了拔隊啓行之時，父兄妻子，扶老攜幼的到郊外相送，各致勉詞道：『此行不滅吳，勿復相見。』衆口同聲，震天動地，軍士感奮。越王帶了大隊，一路向吳國進發；走了沒有多少路，忽見有一大鼃當路，睜目脹腹，作十分盛怒的神情，勾踐見了，卽忙起立，作揖致敬；大家都很覺詫異！諸稽郢問道：大王爲何見鼃致敬呢？勾踐道：我因見鼃如欲鬥之士，所以致敬啊！衆軍都道：大王見怒鼃而起敬，我等受了國家的俸祿，難道反不及怒鼃嗎？願以死報大王。越軍上下一心，沒一個不是敢死之士。吳王夫差，在黃池得信趕回，越軍已入了吳境，于是自將中軍，命胥門巢將左軍，王子姑曹將右軍，迎越軍于江上。越王勾踐在黃昏時，令文種率左軍，溯江而上五里，到夜半鳴鼓進攻；又命范蠡率右軍，渡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卽上前夾攻，須用大鼓，使聲音遠聞。吳軍在昏夜之時，忽聞鼓聲大震，猝不及備，都驚惶失措！夫差卽傳令右

軍鎮靜應敵，一面調左軍接應，不料那時越王勾踐已帶了死士六千人，奮勇衝入中軍，見人便殺，銳不可當，夫差弄得兩面不能照顧，只得大敗而逃，死傷不計其數。逃下一舍以外，才算收住敗殘，屯下整理。越兵隨後趕到，又戰於笠澤，吳兵又是大敗，一連三戰三北，吳將王子姑曹、胥門巢都遭戰死，夫差連夜逃回姑蘇，閉城堅守。勾踐統率三軍從橫山而進，圍攻蘇城。此時吳王夫差真好比鬥敗的雄雞，弄得手足無措，不得已命王孫駱肉袒膝行到越軍中求和；王孫駱見過了勾踐，呈上夫差的盟書，勾踐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孤臣夫差，異日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於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如會稽之赦罪！」勾踐看了他措辭哀婉，好生不忍，將許行成，文種、范蠡二人力爭道：「大王以十年生聚，十年訓練，臥薪嘗膽，才得有此一日；如今大功將成，忽然捨棄，非但無以對祖宗，也無以對上天，許和是一定

不可以的。勾踐因二人說得有理，便不准和。王孫駱一共往返了七次，任是卑辭哀懇，終不得越王允許，攻打愈急。此時吳中已無名將能够抵禦，夫差也不免長嘆道：向使子胥不死，越人又安敢犯境？倘然當年聽了孔子的說話，不中他美人計，也決不致會有今日之厄，如今真是悔之無及了！那時伯嚭竟自開城投降，夫差聞警，即帶了王孫駱和三子出奔陽山，繼因越兵迫近，又遷於干，終被圍困。越王勾踐見夫差不肯自戕，向文種范蠡二人說道：大夫何不捉來殺卻？二人對道：人臣不加誅於君，此事當由大王親自動手哩！勾踐乃仗步光劍行至軍前，大聲說道：世界上沒有萬世的君王，總得死的，難道還要待我加刃於吳王麼？吳王聞言，回顧左右道：我殺害忠臣伍子胥公孫聖，如今自殺，更有何面目見二人於地下呢？說罷，拔劍自刎，王孫駱等也各解帶自縊而死。勾踐便入據吳宮，受羣臣朝賀，伯嚭也在其中，自以爲有獻城之功，面現得色。

勾踐向他說道：你是吳國的太宰啊，如何卻來附我，吳王在陽山，你何不去從他呢？便命左右將此佞臣殺了，以報伍子胥的忠貞。再說大夫范蠡，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早看透了越王勾踐的心理，知道戀棧下去，必然有功高見嫉的一日，不免肇殺身之禍，還不如急流勇退的爲妙！他打定了這個主意之後，便暗中差遣心腹，到館娃宮中，將西施尋來，買了一葉扁舟，不辭而行，連夜出了齊女門，遊他的三江五湖去了。至今姑蘇齊門外的蠡口鎮，便是他的逃遁之地啊！他曾化名爲鴟夷子，又自稱爲陶朱公，以隱飾他的本來面目。但是他走就走了，爲甚麼還要帶着西子同行呢？這其中卻有一段前度因緣。原來當初奉越王之命，送西施到吳國的，便是范蠡；論理由越入吳，交通本很便利，有了幾十天工夫，已足够了，就算一路上有擔擱，至多也要不了三五個月；可是范蠡進西施的一次來回，卻足足費了三年之久，這不免使人生疑！你道爲何？

原來二人在路上就發生了曖昧的事，朝歡暮樂，不忍分離；不料西施卻不久就有身孕。這一來就耽擱下了，因為決不能拿一個孕婦去獻給吳王啊！於是便在嘉興安頓着，直待到西施分娩以後，他還不忍拋棄小孩，不願動身，如此幾個耽擱，已費去了近二年的時間，那西施所生的孩子，已經牙牙學語，范蠡見不能再事延緩，只得將那孩子寄頓在民間，然後同西施入吳；故至今嘉興地方那條河，稱爲語兒溪，溪上有亭，名爲語兒亭，就是西施生兒的出典。越王的獻西施給吳王，本來是美人計，要他迷惑吳王，使離間忠臣，任用佞臣，顛倒是非，弄得天怒人怨，國勢日弱，然後越國可以乘機取事。范蠡成竹在胸，將種種迷惑吳王的伎倆，悉以教授了西施，命他依計而行，將來越國滅吳之後，我們可以重圓舊夢，共樂溫柔。西施自然一一應允，故他自從到了吳宮，就使出狐媚手段，弄得吳王夫差顛顛倒倒。西施身雖在吳，心卻牽挂范蠡，恨不得使

吳國立刻就滅亡；因爲吳國早亡一天，他就可以和范蠡早一天麇續舊好，也可以多聚首一天。范蠡也抱着同樣的心思，故越軍入據吳境之後，范蠡就實行他預定的計劃，打聽得西施住在館娃宮中，便命取到，連夜棄官而逃了。後人還以爲他是恐怕西施被越王所愛，踵蹈吳王的覆轍，帶着同走，正是他忠君愛國之思哩！故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誤君王。」等題咏，其實那知他們二人之間，早已有成約在前哩！再說范蠡在臨走的時候，曾寫一張紙條給文種道：「狡兔盡，獵狗烹，敵國破，良臣亡。」文種默然，但終未放棄官職。再說次日越王勾踐知道范蠡逃亡，心中甚爲納悶，便欲使人往追。文種進諫道：「范大人神機不測，追也沒用，不如讓他功成身退，逍遙世外罷！」勾踐也是沒法，只索由他自去。當下勾踐既收吳國爲屬郡，料理一切已畢，大仇報復，便收兵得意洋洋的回會稽而去，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旋歌，好一番氣象。欲知後

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本草藥性 **國藥字典**

洋裝 一冊 實售二角八分 寄費五分

本書內容豐富。共搜集常用藥物千餘種。每種各說明其性味。功能。形態。條舉目張。使人一覽無遺。藥物之有異名者。另列一表。尤為清晰。檢查又極便利。備此一書。實能得到許多醫藥常識。而不致為庸醫所誤矣。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九十二回 哀公問吳越興替事 孔子因不夢感衰頹

話說晉齊魯衛諸君，自黃池分手之後，各歸本國，我且不表。單說魯哀公回朝之後，孔子就來朝見，哀公賜之坐，孔子便問道：五國會盟於黃池，誰爲執牛耳？哀公便將吳晉爭作盟主，以及衛侯觸怒吳王，險遭不測；終因越師伐吳，吳王夤夜率衆回國，以致未及締盟而散的前後情形，細說一遍。接着向孔子問道：吳晉之爭盟主，夫子以爲如何？孔子正容對道：晉國自文公成立霸業，世爲中原盟主，吳雖係後起的強國，徒恃武功，不修政事，其德不足以勝晉，故晉人自不甘居其下，而衛侯也就不附吳而附晉；人心如此，吳雖欲爲盟主，又安可得呢？哀公又問道：以越伐吳，於禮云何？孔子道：吳越本兄弟之邦，唇齒相依，宜敦睦以共存；吳王夫差不應憑兵力以凌越，成會稽之盟；今越王勾踐提兵

以報吳，亦是人情之常，不能說他不合禮啊！哀公道：吳越之戰，依夫子看來，勝敗之數，究竟如何？孔子微嘆道：越國必勝，吳國必亡，這是無可諱言的。哀公道：這又何從說起呢？敢先請問越國必勝之理？孔子道：越王勾踐自從會稽受辱之後，臥薪嘗膽，克苦自礪，生聚訓練，不遺餘力，而文種、范蠡諸臣，又都是老成謀國，君民上下，一德一心，卽此已足勝吳，何待於戰呢？哀公道：夫子所以說吳國必滅，豈因吳王殺害了伍子胥而估定的麼？孔子道：這固然也是取亡的一道，倘使子胥不死呢？越國一定不敢擅於加兵，但吳國取亡之道，其端正多；吳王內寵西施，外用伯嚭，有賢人而不能用，有良謀而不能聽，一味荒淫佚樂，妄自尊大，措施顛倒，人心離散，奸佞滿朝，不知黜斥，還不是自取滅亡麼？吳王身犯六過：一殺戮功臣伍子胥是第一大過；因直言忠諫殺公孫聖是第二大過；太宰嚭奸諂用事，反委以重任，是第三大過；齊晉二國，素無罪惡，屢

次出兵，加以侵伐，是第四大過；吳越兄弟之邦，不能提攜，加以侵凌奴視，是第五大過；越國親戕吳之先王，不知報仇，反縱敵遠逝，以貽今日之患，是第六大過。」吳王夫差身犯六種大過，縱欲自保其國，又安可得呢！哀公道：「孤夙曾聞夫子講仁義之事，故對於吳王的第六大過，卻有些疑心；因當初吳師伐越而破之於會稽，滅其國易如反掌，夫差准越行成，結會稽之盟，而不加誅於勾踐，是不失爲仁人之心，霸主之風度啊！如何反說他是大過呢？孔子喟然答道：「不孝之人，而能行仁義於世的，我卻是從來沒有聽見過；勾踐是夫差的父仇啊！世惟君父之仇，臣子與之不並戴一天，夫差力能滅敵人之國，而不知所以報父仇，這就是不孝；不孝的人安可與他講仁義呢？行一時的小仁小惠而妨於禮，其罪與不仁不義相等，又安得說他不是過失呢？哀公肅然說道：「孤家今天得聞夫子之教了！始知大舜的行仁義於天下，萬民感化，四夷賓服，還是孝

之一念所致的啊！敢問夫子，大舜戴何冠？孔子默然不答。哀公道：孤家拿舜冠問夫子，夫子爲甚麼不回答呢？難道是不應得問的麼？孔子才答道：對於堯舜之事，怎說是不能問，不問又怎麼會知道堯舜之道呢？我君拿舜冠爲問，我因爲捨其大者而問小，一時到沒有相當的對答，故正在思想哩！哀公道：如此敢問夫子大的地方何在呢？孔子說道：大舜的做君主，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虛靜，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這沒有別的緣故，只在於好生罷了，我君捨此不問，故我無可回答了啊！哀公聽了大喜，拱手說道：孤今日得聞帝舜爲政之道了！然而像孤家這般庸懦，如何敢望帝舜於萬一，爲政之道，也當退而求其次，那麼又當如何才能呢？孔子答道：那第一件就在於喻臣。哀公道：敢問喻臣二字作如何解說呢？孔子道：就如大舜的治天下，也重在這二字上面，他有了治亂的賢

臣十人，幫助着他治理天下大事，故能使百姓安樂，國家太平；但這十位賢臣與大舜，是上下一心的，才能收此效果；君臣所以能够一德一心，那卻就是大舜喻臣所得的效力了！殷紂有臣三千，卻每人各有一條心，終至於滅亡，這就是紂不知喻臣之故。總而言之，善於喻臣的，只在一個公字，如能天下爲公，權臣也就無可插足於朝綱；若人君存有私心，人臣自然上行下效，各行其私，如何再會一德一心呢？故說爲政首在喻臣。哀公聽了這一席話，心中十分歡喜！當即退回宮中；孔子退朝回家，子貢卻跟踪而至，照例寒暄過了，子貢劈口問道：賜隨侍夫子有多年了，在從前齊君向夫子問爲政之道，夫子卻說是政在節財；葉公向夫子問爲政之道，夫子卻說政在悅近而來遠；現在魯君向夫子問爲政之道，卻又說是喻臣；爲政本是一事，只因問的有三個人，答覆的話，也是三樣，不是使爲政之道，不能齊一麼？還是政在異端呢？孔子含笑答道：賜，你

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爲政是要各因其事的啊！齊君的當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這些都是可以省得的，他竟不知撙節，勞民傷財，毫無實益。故對於他的爲政，非從節財入手，是沒有辦法的。至於葉公呢！因荆地廣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這若非設法使近地的百姓悅服，決不能使遠方的百姓來附，遠的不來且休提，近的不悅服，必然相率他去，那還成何體統呢？故爲政之道，就在於悅近而來遠了。至於魯君呢，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拒諸侯而蔽其明，故法當先喻其臣，使有尊公室之心，然後才談得到爲政哩！有這三點，爲政就不容不變換了！詩經上不是說過的麼？「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這就是感傷奢侈不節的爲亂啊！又說：「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這是感傷離散的爲亂啊！又說：「匪其止共，惟王之叩。」這是感傷姦臣蔽主的爲亂啊！我們觀察了這三點，就可以知道百姓對

於政治的需要，是顯然有不同的了。爲政要合於民心，民之所需者施之，民之所病者革之，方才可以得到上下一德的效果啊！子貢肅然而退。孔子自從這一次由吳回魯之後，自己也覺得精神衰弱，故雖時常入朝，但對於政事，卻無心過問，大有久安於魯，不再漫遊之意。在閒居之頃，便和一班門弟子，論禮樂，修詩書，正先王之道，使得傳於後世；對於周易尤感到不易貫通。故加以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使後人有所遵循，不致茫然。常常嘆息對門人道：倘然老天再假我幾歲年紀，我對於易經就彬彬了！他所以作如此說法，其實也感於精神不繼，恐怕不能夠完成預定的著作。有一天子貢來見，孔子正在忙着整理著作；子貢諫勸道：夫子以高年之身，正當善自調養珍攝，如何還這般勤於著述，豈不使精神消乏麼？孔子聽了他這番話，不覺喟然長嘆道：賜你又怎能知道我的苦衷呢？我在少壯的時候，凡遇到疑難之事，一時不能委決，每到夜間，必

然會夢見周公，指迷解惑；人家雖說是至人無夢，但我的夢見周公，或者到是至誠相感的朕兆，與衆不同的吧？可是現在卻不對了啊！不夢見周公，已經好久了；從前並不想夢見他，無意間就會夢見；如今有心要想夢見他，卻終究不得如願；唉！我是衰頹透了啊！要不是衰頹的緣故，又如何會久不夢見周公呢？這些未了的事情，若不趁此刻可以整理的時候，加以修改，還等待何時呢？言罷又微微的嘆息！子貢見了孔子這種神情，恐怕引起夫子的傷心，不敢多說甚麼。便岔開了正事，共作閒談，以寬夫子之心，正談論得有興，忽聞人入報，說是魯哀公遣使相召，有要事待商！當下孔子便更換了朝服，命子貢駕車入朝，來見哀公，當時季康子等都已先在；孔子朝過哀公，行禮既畢，哀公賜了座位；孔子才問道：今天我君特地召丘相見，未識有何事故？還望我君明示！哀公正言說道：夫子畢竟不愧爲人稱聖人，凡事前知，都如指掌，說時固未必卽能見

信，過後卻不差累黍，真是神明極了！孔子道：丘只有憑理論事，理之所在，事就可知，這是人人能够辦到的，算不得甚麼神明啊！我君今天所以說出這一番話，諒來吳越之戰，已見勝敗。吳國可是被越國所滅了麼？哀公撫掌說道：正是啊！越已召吳的了！原來自黃池一會之後，夫差匆匆回國，統兵禦敵，此時上將無多，軍士驕惰，一敗於江上，再敗於笠澤，三敗於橫山，三戰而三北，結果被那太宰嚭賣國求榮，獻城投降，夫差被迫，自刎於陽山，吳竟滅亡，各事都不出夫子所料，故孤家以爲是神明啊。孔子憮然道：丘早知亡吳國的，除了伯嚭是沒有第二個人的；前次在伐齊之時，有吳商傳說伯嚭已生疽而死，我知他不會先吳而亡的？但是如今吳國是滅亡了。伯嚭此人，恐怕也不能久存罷？越王勾踐是沉毅之人，對於這身爲太宰，食吳祿養，不顧忠義，覲顏降敵的人物，照丘想來，一定是容留不得的哩！哀公道：此事只消一問越使便知。孔子道：越使來

此何幹？到此哀公才將召見的本意說明。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中西參合
新醫藥顧問

洋裝 實售六
四册 角四分 寄費一角

本書係三十二位醫學博士。精心撰著。凡人生各種病症。起因。病態。治法。預防法。以及醫藥常識。完全指示精詳。中西參合。包羅萬象。人人必讀。家家應備之良書也。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九十三回 會舒州越國要盟 遊原野慈烏傷類

話說孔子聽哀公說欲知伯嚭的生死，只要問越使便知分曉的話，即開言問道：原來有越使來朝，但不知來此何爲？還望我君明示！哀公道：今天召夫子相見，便只爲了此事。越王勾踐自滅了強吳之後，威鎮東南，隱然以盟主自居，今特遣使往約各國諸侯，會盟於舒州，被邀的除了我國之外，還有齊、晉、宋、衛諸國；我們對於此事，究竟應當如何對付，還得請教夫子哩！孔子道：越王勾踐是新興之霸，滅吳之後，所以即欲與各國會盟，是結好諸邦，以自固基業之意，與黃池之會，吳王夫差專欲爭霸自尊，用意微有不同；他既然有我國在眼裏，遣使前來相約，他沒有歹意，就可以推想而知。況且弱不抗強，這也是一定之理，又豈可以不往？論勢我國自然不敵新興之越，若去會盟，自然不會有多

大的利益；只要相禮的人善於應付，周旋壇坫，不失禮貌，卻也沒有害處。要是拒絕他的約會，不去赴盟，越王必然懷恨，萬一用兵於魯，在從前還有吳國阻梗其間，地利上頗多不便，現在越既收吳爲外府，與魯境齒牙相接，便利非常，加兵相襲，魯又如何敵得過他呢？故還是答應他的約會爲妙！哀公聽了孔子一席話，詳說利害，大爲悅服，便又問道：「楚國不也是諸侯之邦麼？今番越王勾踐既欲大會諸侯於舒州，卻捨去楚國，不去相約，這又是甚麼道理呢？」孔子道：「兩強不並立，這也是古今的常理，楚國本來夙稱強國，況且又新近興兵，滅了陳國，威望日重，若去相招，萬一楚侯竟不肯就範，在越國不是自損威信麼？反不如不去招他的爲妙！如此一則可以自全威信，二來也可使楚人生顧忌之心，不敢正視越國啊！」哀公方才豁然明瞭，又講了些不相干的話，才退朝而散。孔子退歸向衆門弟子道：「邇者楚滅陳，越滅吳，兩國之勢均而力敵，并且各懷

主盟中原之心，齊魯當衝要的地方，而兵力聲威，遠出二國之下，在勢頗屬危殆；如今越王欲立舒州之盟，卻不邀楚國加入，那嫉忌之心，早已不言而喻，除非楚國肯示弱於越，或得安然無事，否則兵戎一興，齊魯就無可適從了！因爲齊魯雖屬大國，但都失政，一旦有事，國君都有呼應不靈的危險，此事大可引爲隱憂！丘呢！已上了這一大把年紀了，或者可以避免這等不幸事件的入眼，二三子都在少壯之年，且都是有爲之士，正宜設法消救哩！子張問道：然則此次會盟於舒州，對於魯國的利弊如何呢？孔子於是將對哀公所說的話，重新複述了一遍，并且說道：總而言之，越王既然堅於邀盟，他必挾大軍以壯聲勢，決不肯輕舉妄動；去會盟，魯國利少而無害，不去會盟，魯國無利而有害，權衡輕重，現在確是不能不赴越王之約。子張又說道：既然如此，魯國的附越，在目前是必然的趨勢了，固然可以不必講；但是越國所邀魯國會盟，分明要借此

自固，那末他既可以利用我們各國，難道我們就不能反而來利用他麼？師現在已是亡國之民，決不能想有爲於陳而報楚仇，但照目前魯國而論，雖則積弱不振，然與陳之被滅於楚，情形究竟不同；魯國所以有賢才而不能利用，有財用而不能理，此皆君弱臣強之故。師以爲魯侯正可以借舒州會盟之事，結好於越王，然後借越之兵力，以伐強臣，則魯國不難一舉而霸，豈不是反利用了越王麼？孔子聽了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師這才可見你是陳人啊！詩經不是說的麼？「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從未聽得一家中的人相鬥，反去向外人求助的，引狼入室，是自取殺身之道，怎樣可以行得呢？故魯君前次問政於我，我以喻臣爲對，須知魯國的君弱臣強，積蔽已非一日，其來已久，數十年之前，早就如此，欲革除此弊，自然也不是舉手投足所能辦到，故從前也有人倡言強公室抑私臣，說話雖然很光明，但實際上他們也不過借此美名，奪三家之權

爲己有，何嘗誠心尊公室呢！如少正卯、公山不狃等一班人，都存心不良，以攘權奪利爲事的啊！那時因爲變起於內，并且早有防範，故還易於消滅，若其時便有別國之力參入變亂，魯國之難，才不堪設想呢！師你[！]不以德化喻臣爲問，卻欲外結強鄰而內除強臣，會見強臣未滅，強鄰之兵已奪我之席了，還望能自保麼？師啊！你以後切須慎言，萬一你此言爲魯君所聞，竟不顧一切，如法施行起來，得到不良的結果，你的罪才不可赦哩！子張聽了這一段大道理，自然唯唯領教，不再多言。那時恰好子貢入見，原來子貢奉了哀公之命，派他去招待吳使兼問伯嚭之事，子貢口才辯結，態度大方，最擅長交際，當時奉命到賓館之中，與吳使相見，設讌款待，備極歡好，一面告以哀公准應約赴盟，一面又詢問越王滅吳後的種種行事，盡歡而散。子貢入朝覆命之後，便來見孔子，備述一切；孔子低首有傾，才向子貢問道：今有人於此，欲外結強鄰而內伐三家

的，賜你看此事可行得麼？子貢不加思索，率然對道：與異類相好而自殘其同類，會看同類既殘，自己也不免於爪牙之危，此事斷乎行不得的。孔子回顧子張道：如何？像賜這般，才可算識大體呢。當下二人退去，不在話下。再說魯哀公應了會盟之事，打發吳使去後，自然打點一切，預備應約往舒州而去；此行相禮的，不消說又是子貢，又命叔孫州仇與冉求二人，挑選壯卒三千人，兵車五百乘，赴舒州會盟去了。孔子仍與一班弟子做他的春秋，和修訂詩書禮易的工作，閒時也駕言出遊。一天正出行郊外，忽見一個獵人，攜帶弓矢在野外打獵，瞥見樹頭有棲鴉，張弓而射，就有一隻烏鴉，應絃落地，樹上的羣鴉，驚飛半空，啞啞的亂叫，卻又並不遠去，獵人提了死鴉走，羣鴉就跟定了他，一邊飛，一邊狂噪，不肯離開，獵人弄得心中嫌惡起來，以爲不祥，一個憤怒，將死鴉向田中一丟，負着弓矢，竟是揚長而去。說也奇怪！那一羣烏鴉，從此再不去跟蹤獵

人，卻都落在田中，圍定死鴉，哀鳴不已，好像弔喪的一般，十分淒切！此時忽有農夫荷鋤經過，見了如此情形，便過去將死鴉掘潭埋了，那一羣烏鴉才飛鳴了一會，各回樹上棲宿。孔子見了，不覺喟然長嘆！門人問道：夫子何故興嘆啊？孔子道：我因有感於鴉！烏鴉是禽類中最仁慈的一種，也好比人類中的君子啊！無故被戕，所以興嘆！子夏問道：夫子何以見得鴉是禽類中最仁慈的呢？孔子道：鴉有反哺之心，故稱爲慈；你們不看剛才一鴉被獵人所戕，羣鴉就冒死追隨獵人之後，無一遠去；既拋棄在田中，又圍守其屍而哀鳴；直到農人埋之入土，方才安心而去。那一種不忍同類死亡，和暴露於野的心思，何等深切，這是二、三子所共見的啊！夫不忍之心，還不是從仁愛中所發出來的麼？方今天下擾攘，爭殺劫奪的加於同類，惟恐不急；看了這一羣烏鴉，怎不叫人興起無限感喟！二、三子也應自己三思，做了一個人，豈可以不如一隻烏麼？大家聽了，

也都覺愀然！原來孔子自從門弟子中死了顏回，仲由二人之後，非常悼傷，遇事易於興感！今番見了烏鴉，故又不免感到人類了！當下孔子同衆門人廢然而返。途中，孔子忽然又想起一個人來；你道此人是誰？卻也是他門下以德行著稱的一個，雖比不上顏回，可是孔子卻極爲器重，允爲有德君子。此人姓名有表字伯牛，本係魯國人氏，自幼卽好學不倦，一切行事，都本着仁恕之道，對人特別寬和，責己非常嚴峻，事尊長惟恐不謹，對幼弱惟恐保護不周，對於同學諸賢，尤敬愛彌篤，故同學也都敬重他，互相稱道他的德行。論理伯牛既是孔門高弟，又是世爲魯人，有此德行，正該出仕國家，輔佐魯君施仁行義，福國利民，卻又如何隱居不出呢？這裏邊卻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伯牛生性淡泊，不樂仕途；第二件便是他身有惡疾，容易惹人家的厭惡，故不願以贅疣之身，受公家的祿養，因此閉門家居，不預世事。但是伯牛所患的病症，究竟是甚麼

惡疾呢？爲何卻不能與人接近呢？原來他所患的，卻是癩皮瘋，此病卻並非由他而起，乃先世的遺傳病，他從出娘胎就有的。在起初呢，不過皮膚枯燥發癢，表皮上發生如魚鱗般一片片稜起的小片，偶然搔抓，便屑屑落下，可是已經感覺到十分討厭！覓藥醫治，也終於沒有效驗，如此經過了年數一多，這癩皮瘋的病，也自與日俱進，漸漸的皮膚迸裂，從裂縫中流出黃水，黏膩不堪，當然是取人家厭惡！他也自愧形穢，不敢與人家多交接，逢人常避道而行，好似恐怕傳染了人家一般。惟有孔子卻從未因他身有惡疾而厭惡他，並且常在門弟子面前稱道伯牛的德行，許與顏回並駕齊驅；一班門人，見夫子尙如此器重伯牛，不因有惡疾而見惡，故大家也沒有厭惡伯牛的心理。當下孔子歸途將半，忽然想起伯牛已經好久不見，未知他的病狀如何，恰好又是便路，到不如去探視他一下。打定主意，便命繞道往伯牛家中去。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第九十四回 冉伯牛惡疾纏身 端木賜片言歸地

話說孔子因見獵人射鴉而興起無窮感慨！掃興而歸，行至中途，忽想起了冉伯牛好久不相見了，他往時雖不喜與人交往，但我的地方卻是常來的，如今久不蒞止，想是他的病，發得更厲害了！恰好便路，到不如去探視他一下，也盡些師弟之情。於是便向衆弟子說道：我久不晤伯牛，很覺惦記他，今天這歸途之便，想去望望他，二、三子如不願同行的，儘可先行回去。因爲他家裏沒有人手，大家同去，招待自難周到，反而要使他不安，所以讓我獨去的爲妙！當下大家分道，孔子只帶了子有，回到冉有家中。應門的只有一個小童，引孔子有二人來到中堂，一面進去告知伯牛。伯牛聞報，感激涕下道：有以此殘廢贅疣之身，早已爲人所共棄，如何敢勞夫子視疾呢？於是便勉強扶病而起。原

來他那種癩皮瘋的毛病，越發越凶！起初皮膚迸裂，流淌黃水；後來迸裂之處，逐漸潰爛，濃血交流，臭穢觸鼻，初由四肢，繼及全身，竟至於全體麻木不仁，不能自由行動，臥牀不起，已有多日，如今聽見夫子親身到來，免不得竭力掙扎起來，向外迎候。畢竟他病得太深了，舉動都不由自主，好容易挨到房門跟首，已再支持不得，只好依牆而立，喘息的說道：「有是個殘疾之人，卻勞夫子下顧，真該萬死。」家中又沒人招呼，簡慢夫子，如何過得去呢？孔子道：「伯牛啊！你不必說這些客氣話，我只問你的病，現在是怎樣了？」伯牛便從頭說明，接着道：「此病是不會好的了！有生平受夫子教誨之恩，一些沒有報答，中心真是抱疚得很哩！孔子聽到這裏，心中一陣酸楚，幾乎沒掉下淚來，即伸手入牖，握住伯牛的手，默不作語者半晌，方才嘆息着說道：「這樣有德行的人，卻患這種惡毒的病症，還有甚麼話頭呢！只有委之於命罷了！」一面又向伯牛安慰了幾句，叫他

靜心休養，方與子有辭出，一路很無聊的回到家中，就有子夏子張等一班弟子相迎，不免問起伯牛的病狀，孔子微嘆道：他的病看上去是不救的了！但這種有德行的人犯此惡疾，真是令人感嘆係之哩！仁慈之烏，獵人乘之；賢德之人，惡疾乘之，這種事都是出於常理之外，毋怪要讒人高張，瓦釜雷鳴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欲行聖人之道，還可以得到麼？大家聽了，也都默默無言，各自退出，子夏向大家說道：我觀夫子近來遇事易於感傷，恐怕是精神衰頹過分所致罷；否則夫子近來的處境，比從前阨於匡，絕糧於陳蔡，已自大大不同，何以彼時夫子能安閒自樂，此時反多所感傷呢？子罕道：夫子的正道，不能行之於當世，親見天下太平之盛況，懷抱不能展，夫子的感傷，正是爲着天下哩！精神的過於衰頹，恐怕未必罷。子夏也並不與他爭辯，各自分手，不在話下。再說魯哀公與子貢叔孫州仇等帶了壯士來到舒州，那時齊晉宋衛諸君，已先後趕

到，越王勾踐也帶領文武百官，水陸軍馬，浩浩蕩蕩，來到舒州地界，五國君主出郊十里相迎，各各見過，一同到行館之中，分位坐下，自不免寒暄一番，略問各邦近况，設筵相待，當下各自歡敘而散。一宿無話，直到次日清晨，越王便帶了五國諸侯，一同前往視察祭台，布置得十分整肅威嚴，越王看了，甚爲滿意，當卽擇日預備舉行會盟大典，一面仍與五侯到行館歡讌，席間越王向大家問道：衆位可知道孤王此次會盟的意思麼？大家都說不知，願乞明示！越王道：孤王自秉政以來，歷觀中原各國，都各自爲政，但知自尊自霸，竟不復知有周室，不復知有天子，自專殺伐，以致弄得干戈不息，人民困苦，孤王宿所不忍，惟因越國僻處海濱，又受強吳的牽掣，雖有尊周攘夷的心思，苦於能力不及，未能與列國賢侯，共謀其成，殊深引爲恨事！今幸天假勾踐之手，破滅無道強吳，去了一大障礙，得與諸賢侯相會於舒州，願本初衷，與列國共尊周室，以安天

下，庶使中原黎庶，能共享昇平。須知今日之會，非比黃池，孤王絕不存絲毫自私之心，爲恐列國賢侯，有所疑慮，故今日先行將我意揭明，以免隔閡。以後願與會盟諸國，共本此旨，共策進行，凡有淪盟或不遵此旨的，共同討伐，決不寬容。齊、晉、魯、宋、衛諸君，聽了越王勾踐這一番說話，不由得一個個都欠身起敬，齊聲說是願守盟約。當下簽訂盟書，大家都畏懼越國的兵威，不敢有所爭持，自然一致推越王勾踐爲盟主。這也是他尊周攘夷四字說得響亮，以致能使人折服哩！閒言休表，再說魯哀公退回館舍之後，便向子貢問道：孤家只道越王勾踐，也如吳王一般的存着吞併的野心，不料他到是個明達之人，以尊周攘夷爲職志，畢竟雄霸之主，見識是高人一等的。子貢正色答道：以賜愚見，卻有不然。越王的所以如此說法，一來是杜人家的口舌，二來別具挾天子以領諸侯的深心，他表面上既說是尊周，到將來萬一有人違逆他的意旨，他就可

以假着天子之命，加以討伐，豈不是名正言順，無人能加以疵議呢？但他這尊周攘夷的四字，真是冠冕堂皇，絕不可以反對，如此一來，盟主之寄，就捨他莫屬了！可是他既說是不存私心，到可以要他割地以取信，不怕他不允啊！哀公道：如何要他割地取信呢？子貢道：此時且不必說，到了會盟之時，賜自有言語，說得越王勾踐應允便了。當下君臣二人，又談了幾句，子貢方才退去。時光容易，轉眼已是大典舉行之期，先期將祭壇打掃清潔，各國所貢珍品，羅列壇上，又斬了黑牛白馬，供設案上；那一日天方黎明，越王勾踐便率領了齊、晉、魯、宋諸侯，及相禮之臣，出了行館，同赴祭壇，各國司馬，率同甲士，分列祭壇之下，以資保護。各國君主，上了祭壇，分次序站定，爲首的自不消說是越王勾踐，其次是晉侯，第三是齊侯，第四是魯侯，宋侯居末。越王勾踐既執牛耳於壇，便率衆家諸侯行禮已畢，然後正容致會盟之辭道：「孤君勾踐敬於某年月日，與

晉齊魯宋四國之君，會盟於舒州之野，敢以至誠，昭告於皇天后土之靈曰：竊自諸侯割據，討伐自專，周綱不振，天子無權，循至兵革相乘，干戈不息，天怒人怨，竊柄之罪，實應共誅。孤君德薄，未能勸亂於既往，徒有尊周之心，亦無可表白於世。乃者天假其手，誅滅無道，始得成全初志，約晉齊魯宋諸君，會盟於舒州，以成尊周攘夷之誓；自今以後，願與晉齊魯宋諸君，同守此盟，如有渝盟或目無天子者，願併力討之，孤君如敢自私以炫人，甘受天討，區區至誠，神人共鑒！謹此誓盟。」致詞既畢，焚化了盟書，又行歃血之禮，禮畢，魯相禮端木賜上前致賀道：周道的衰微是很久了，難得大王義旅突興，創尊周之議，這是大王不世之業，賜當拜賀的啊！並且吳越世仇，爲各國所深知，當大王統率雄師，討伐吳國之時，世人也不過視爲私戰，不以大王的勝敗榮辱，繫天下之望。現在一經表白，始知大王的討伐無道，實乃大公無私，實足以使天下人歸心。但是

吳國的土地，甚爲遼闊，其中多半不是吳所舊有，都係侵奪而來，現在大王旣以不私爲言，故賜敢陳說：賜替大王打算，當吳國強盛的時候，憑着兵力，割他人的土地，據爲己有。時至今日，仍不能自保，究其不克終享的緣故，無非是只知自私。現在大王加兵於吳，而收爲外府，若也像吳王的知自私，擁爲己有，那末吳國覆亡之禍，行將重見於大王，這是賜替大王深慮的啊！讀者須知越王勾踐所以拿尊周攘夷四字爲號召，本來也是一付假面具，不過有了如此一個大帽子，好使各國諸侯，受自己的利用，子貢所說挾天子以領諸侯的見解，的確是不錯的，又何嘗真的是爲公哩！他如今一聽了子貢的話，說得井井有條，言言合理，針鋒相對，頗覺不易應付；躊躇了一會，反向子貢問道：大夫之言，甚合孤君之意，但依大夫的高見，應當如何措置，才算完善呢？子貢正容答道：關於此事，賜替大王圖謀的審熟了！吳國邊境各地，侵於宋，削於楚，掠於齊魯。

的地方，何止千里，故吳地日廣，而各國之地日蹙；現在大王若然一秉大公，不惜此區區千里之地，各依固有的地界，一一還給各國，使被侵之國，因爲了大王昭吳之功，不費兵戈之力，安然收回已失的疆土，那末各國君主，對於大王的感激，又當何如？他們既感激大王歸還失地之德，還有不望風歸附，永隸麾下的麼？大王誠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各邦歸附，只在此一舉。冒昧陳詞，還望大王明察！越王勾踐聽了子貢說出了這一篇大道理來，暗暗盤算了一下，不覺歡然色喜道：大夫賢良，謀其國而兼孤君，面面周到，正可算得天下的賢才了！如此忠盡之言，孤君雖萬分愚昧，也怎敢不聽，願依明教行事便了！當下經子貢這番遊說，說得越王勾踐允許歸還各國的失地，把同在壇坫的齊晉宋三侯，直歡喜得心花怒放，幾乎沒跳躍起來，心中對於子貢感激萬分！可是越王所以肯慨然允諾，也正有他的見解。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賀收地魯君問命 論損益曾子知機

話說晉齊宋各國君臣，聽了子貢侃侃而談，一席話，竟說得越王勾踐允許歸還各國被割的土地，自然歡喜萬分，對於子貢，心上異樣的感激！因為對於這一回事情，大家固然沒有想到，就是想到了，也恐怕越王以兵力相凌，不會昧然答應，徒討沒趣，要不是子貢肯不辭嫌怨，出頭說話，各國的失地，那有歸還的希望呢？究竟利害所在，人具同心，又怎教他們不心感子貢呢！在子貢呢，身為魯國相禮之臣，如何卻替各國出面說話呢！原來在從前泗水以東一帶地方，本是屬於魯國，後被吳人用強力奪去，佔爲己有，他若不趁此設法索回，那麼魯國往後去永遠沒有收回此等失地的希望！他早已計算妥當，又靠着天生的口才，所以折服越王；這也與魯國大有好處，因爲己而兼及別國，落

得示個結好之意。這原是不錯的，魯與各國，對於此舉固是有利的，那末在越王方面講，豈不是一個大大的損失麼？勾踐又不是傻瓜兒，如何會慨然應允呢？但勾踐又有勾踐的心思：他以為吳國的地方，本非越國所應有，徒一戰而勝，始收為外府，在越國的擴地，也可算得無出其右了！吳民在此時固不敢背越，但心中也決不樂於附越；本着小易治的老話，撫吳已感麻煩，況且邊境還多別國土地，在越更有鞭長莫及之勢。倘使一齊據為己有，將來吳民叛變，患在心腹，倒不如將邊境歸還各國，一則可以示好於列君，二來萬一吳民有變，可借各國以夾制，各國有變，亦可使吳民為前驅；那末越國到可以高枕無憂！何況這些地方，本來是各國所固有的哩！故勾踐對於子貢的建議，一諾無辭，落得示人大公無私，昭信義於諸侯啊！總而言之，三方面雖各有各的心思，但終不出於自利二字的範圍罷了！當下越王勾踐既答應了子貢的要求，就

向晉齊魯宋諸君說道：魯大夫端木賜之言，諒已共聞。孤君亦雅不欲據他國之地爲私有，今請以泗水以東的地方與魯，以前吳國所侵齊國的地方，還給齊國，所掠宋國的地方，還給宋國，以後希望大家能各保疆土，共圖富強，不要再有侵略的事情發現，這是孤君所深望諸君的，若寒此盟，神明共討。與盟各君，自然向越王同聲致謝，禮成而退，又不免大饗諸侯士卒。越王勾踐又將各國貢祭之品，擇其最珍貴的得若干色，修了本章，詳述舒州會盟之事，遣使前往朝貢於周，以盡君臣之分。可憐那時周雖係天子之國，只因諸侯爭霸，目無君父，已成了木偶朝廷，號令久已不行，何況諸侯的朝貢，自更不必說了！在久不被人重視的天子，現在忽有強國諸侯，遣使朝貢，自然出於意料之外，對於越王的重視，當然可想而知。故賜勾踐袞冕、圭璧、彤弓、弧矢，封爲東方之伯，以示殊榮，這是後話，我且不表。再說會盟禮成之後，各國諸侯，都收回了從前已

失之地，總算此行不虛，欣然辭歸本國。單說哀公回魯之後，深感子貢要盟之功，使魯國平增百里之地，欲拜爲上卿，子貢堅辭不獲，方才拜命，而爲魯相。退朝之後，就往闕里去見孔子，師弟小別重逢，自不免有一番寒暄，敷衍過後，孔子便問起舒州會盟之事，子貢將前後種種情形，從頭至尾，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孔子欣然含笑道：「賜啊！這也虧得你了！但幸而遇見的是越王勾踐，他欲假行仁義，以籠絡諸侯，才會成你的功勞，若遇向日黃池會上的吳王，那恐怕你就要徒勞唇舌，無功可言了啊！」子貢唯唯稱是，然後又問起夫子近日著作如何？孔子點頭微喟道：「我是衰老透了，對於著作一事，全靠二三子之力，幫着我整理，現在修改訂正的幾種書，大概已經觀成，獨有春秋一書，只記到哀公十年，中間還有幾年大事沒有記述，並且往後去，國家大事儘多着，我又恐怕歲不我與，記述不及，正愁沒有個結束哩！」子貢對道：「這可見夫子雖閒居，還不

肯偷安旦夕，而切心於國事了。春秋之作，正可以垂視後世，訓育儒士，豈可遽爾結束呢？師弟二人，又閒談了一會，子貢方興辭而出，又不免與同門諸子敘一番契闊，各自分手。次日清晨，孔子因魯國在這次會盟，竟能擴地百里，乃入朝往賀哀公，行過了君臣之禮，孔子致賀道：「丘聞此次會盟於舒州，賴我君的德望，及祖上的福澤，一行而得地百里，此實非常有之事。丘謹爲君賀，尤願我君能施仁德以澤民，永保此土，使世世屬於魯國，傳之百禩。」哀公賜坐，謙語相答道：「這都是賢高足子貢一人之力，可見夫子平日教育英才，備爲國用，才得子貢如此能言舌辯，爭榮壇坫，正是夫子的大功，孤正當向夫子致賀，夫子反賀孤家，是太謙抑了啊！但孤家德薄能鮮，還願夫子指迷解惑，以益智慧。」孔子答道：「我君如有所問，丘只要知道，又豈敢不告。」哀公道：「孤常聞人言，性命之道，竊所不解，敢請夫子明白指示，畢竟這命與性是如何解釋的啊？」孔子答道：

「分於道的叫做命，形於一的叫做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的叫做生，化窮數盡的叫做死。所以命是性的開始，死是生的終了，有了始必定有終的。人在始生時不具備的，共有五事，目不能見，不能飲食，不能行走，不能言語，不能化育。直到生了三月之後，然後眼睛能够流利，才認得清一切；生了八個月然後生長牙齒，才能咀食東西；生了三年，然後顚合，才會說話；十六歲而精通，才能化育。陰窮反陽，故陰因了陽而變動；陽窮反陰，故陽因了陰而化育，所以男子八月生齒，到了八歲就廢乳牙，而生永久齒；女子七月生齒，到了七歲而廢乳牙，變爲永久齒；十四歲而化育，一陰一陽，雙雙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的發端，就由此形成了！」哀公道：「孤聞此喻，已曉然於夫婦之義了！但禮言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又是甚麼道理呢？」孔子答道：「這不過說最遲的年齡罷了！實則男子二十而冠，已是爲人父的發端，女子十五許嫁，已有適人之道了！」哀

公道：然則娶婦之道，又當何擇！孔子說道：女有五不娶，七出，三不去；逆家子的不娶，亂家子的不娶，世有刑人子的不娶，有惡疾子的不娶，喪父長子的不娶，這便是五不娶。不順父母的當出，無子的當出，嬌僻的當出，嫉妒的當出，惡疾的當出，多口舌的當出，盜竊的當出，這便是七出。有所取無所歸的不去，與共三年之喪的不去，先質賤後富貴的不去，這便是三不去。凡此種種，都是聖人所以順男女的交際，重婚姻的開始的啊，所以大家都須遵守聖人之道，不可相違哩！哀公恍然大悟！孔子退朝之後，回到家中，曾子來見，便說道：我聽說夫子因魯國獲地百里，故夫子往賀於朝，敢問獲地果真是可以慶賀的麼？孔子答道：天下的事情，固然不可以一概而論，獲地如魯國，那是可以慶賀的。因為我們所取於人，並不傷廉，以力致之，以德守之，雖獲地千里不爲過，何況僅僅百里之地呢！若是以術取之，以強暴守之，雖萬里之地，也終不會保全幾時，必

然受人割宰，如此的正弔之不暇，又何論於賀呢？曾子聞言微喟道：這所以吳之終不自保啊！然則夫子往賀於朝，哀公又如何說法呢？孔子便將頃間問答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曾子道：哀公究不失爲賢明之主，若君權高於私家的話，到大可以與他圖王霸之業哩！只可惜目前的情形不同，但不知哀公心裏，又是作何感想！孔子道：哀公也未嘗沒有振拔之心，察他的意思，也念念在於抑私家，只因力不足以相制，故尙未發動；不過他抑私家的心愈切，私家的存心也越發不堪問，萬一走上極端，那才很可慮呢！因爲逼得公室不能容忍的時候，勢必捨己而求人，不顧利害，其患就不可知了！曾子道：現在哀公能用賢人，以子貢爲相，子貢究竟是聖門明達之士，一定能輔助君主，措國家於磐石之安的，這一層夫子未免過慮吧？孔子微喟道：參！你難道還不知道麼！老實的告訴你罷，「我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道：這又是甚麼緣

故呢？孔子道：商這個人呢！歡喜和比自己賢達的人相處，賜卻是不然，歡喜和不如自己的人相處。大凡不知其子的，只要看他父親，不知其人的，只要視他的朋友，不知其君的，只要看他的臣子，不知其地的，只要視他的草木。故古語說：與善人相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這就是與善人同化的意思啊！如其與不善的人相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也是與不善的人同化了啊！丹的所藏之處，一定是赤的，漆的所藏之處，一定是黑的，這種定例，是誰也不能相違的，故君子人對於相處的人，必定是特別謹慎的啊！子在魯雖有賢名，但這好與不如己者相處的脾氣，的確是平生最大的一個缺點。並且他畢竟是衛國之人，我死之後，恐怕他未必能終於事魯罷！曾子道：夫子誨人不倦，察人無隱，參於此益見夫子之道，足以震爍百世了！師弟二人默然相對，有頃，曾子方揖別出去，廢然回家。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藜蒸不熟曾子出妻 失雞不歸商瞿善卜

話說曾參揖別而出，不覺廢然長嘆！你道他嘆息些甚麼呢？只爲曾參此人，天性純孝，他與孔子，雖係師弟子，但他敬愛其師，不亞孝順父母，故孔子曾爲了他有孝經之作。在從前齊國聞他的賢名，用厚禮相聘，欲授他上卿之職，他卻堅辭不就道：人生所以貴有人子的意思，無非是老來奉事之計，現在我的父母，年紀已老，參又如何敢遠離呢！況且受了人家的俸祿，就該憂人之事，故我卻不忍遠離二老，受人家的役使，故終不出仕，在家事奉父母。可是他的從母，對待他非常刻薄，一些恩義也沒有，但曾子仍舊是孝順無忝，拱養不衰。有一次，他命妻子做藜蒸奉母，他的妻子一個不小心，沒有煮熟，被曾子知道了，大爲不滿，便立下休書，因此出妻。人家都以爲太過，向他問道：婦人須犯了

七出之條，方可出他，藜蒸小事，並不犯七出之條的啊！你爲何竟出妻呢？曾子答道：不錯啊！藜蒸的確是件小事，不在七出之例，我要叫他煮熟了奉母，他竟不聽我的命令，小事還如此違逆我的意旨，何況是大事呢？這種婦人，如何還可以留得呢？於是終不聽人家的勸解，把妻子出了，終身不再娶。他的兒子元請他續娶，曾子向他兒子說道：高宗因爲有了後妻而殺孝己，尹吉甫因爲有了後妻而放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足以比擬於尹吉甫，一旦有了後妻，又豈能自保不爲非麼？竟不聽他兒子的說話，從此曾子的孝名益震。他對父母是如此，他對待孔子，也十分恭敬；孔子在往常，素來達觀，雖在困厄之中，也未嘗有不悅之色。近來曾子因常聽見說不祥的說話，心裏很是疑慮！以爲一定不是好朕兆，故十分擔憂，今天又聽見孔子說起死後商日益，賜日損的話來，故越發顯得衰頹，更覺得中心悽切！故出門的時候，要喟然長嘆了！曾子

正在嘆息，忽商瞿迎面走來，二人不免各自招呼了；曾子開言道：子木恰從何來？近來久不相見，不知你如何忙碌？聽說夫子因你好易，故拿易理相傳，命你記述，不知可曾竣事否？商瞿道：路上非講話之所，我家離此不遠，還請枉步到寒舍，敘談一會罷。曾子也不推辭，二人便一同前行。原來商瞿表字子木，也是魯國人氏，於學無不窺，平生最愛好的，就是易經，研究極深，孔門之中，精於此道的，實是無出其右；他的卜易，應驗如神，也爲衆人所佩服。孔子對於門弟子，本來是抱定量才施教的宗旨，商瞿既然好易，夫子自然就拿易理來教他；故此次夫子歸魯之後，忙着修詩書，定禮樂，讚明易理的工作，便將易理述之於商瞿，命他記錄的。再講易經之理，最不易貫通，但是能够貫通了呢？凡是一切富貴窮通，吉凶禍福，都以占卜而知的。商瞿既然精通此理，占卜起來，自然宜有靈應了。他有一次與同學等約會出遊，臨行的時候，忽向衆宣稱道：今天出

遊，必然遇雨，本來可以作罷，無如這是成約，我們當該守信，縱知有雨，也不可以不往，但請各位攜帶雨具，以備臨時無可借取。當他說這話的時候，天日晴朗，雲點都無，毫無雨意；大家因為他是精於觀測之人，說話決不騙人，故各帶了雨具而行。一路上風和日暖，留連風物，直到晌午，還不見天公變動；衆人對於商瞿的話，正在疑信之際，不料片刻之間，東風加緊，雲氣漸漸四合，紅日漸隱，不滿半個時辰，果然大雨如注，下個不住，大家方才佩服！幸而有備無患，不然，許多人就難免要做落湯雞了！大家爭問其故？商瞿道：我昨夜見月宿於畢，所以知道今天一定有大雨啊！門人歸告孔子，孔子含笑道：學問之道，只要處處留心，就可以無所不格，何況天時晴雨的事，可以預占呢？瞿所以能知今日之雨，就是處處留心之故啊！詩經上不是說：「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這兩句不是二子所共知的麼？那末今日之雨，原是一定的道理，又如何只有瞿一

人知道呢？大家聽了此話，都自默然，從此一發深信商瞿。閒時大家或是列舉細事，或是藏了物件，來要求商瞿占卜；商瞿都婉言相謝道：占卜是鬼神之事，決不可以兒戲出之的啊！爲國家占興替，所以使人君修仁政；爲百姓占旱潦，所以使耕者知防避；爲一家占休咎，所以使庶人能齊家；故聖王在位，不問卜於鬼神。若以下爲兒戲，必違鬼神而致不祥，子等本無所事，又何必求於卜呢？大家對於他的話，甚爲佩服，以後非有疑難之事，不敢問商瞿，遇有疑難之事，又非去問商瞿不可！鄰有失雞的，去請商瞿占卜，商瞿道：你的雞何時亡失的，你可知道麼？鄰人答稱不知。商瞿想了一想道：這雞不得回來了！此刻正當巳時，大約已被大蛇吞食了。你家附近有馬廐麼？鄰人答報西鄰只有一個馬廐，但已廢置不用了。商瞿道：那末你不必遲疑，可以徑往那馬廐中去尋，一定能够得到朕兆。鄰人聽了，便去見了馬廐的主人，將商瞿的話，學說了一遍，請他

帶到馬廐中去搜尋，主人自答應了，一同來到馬廐。說也奇怪！那廐內的泥地上，果然一攤雞毛，雜着血迹；再向石槽裏望去，果有一條大蛇，盤伏在裏邊，見有人來，才蜿蜒游向屋角草地而去。那腹部異常飽滿，失去的一隻雞，還不是牠偷吃的麼？鄰人見商瞿的話，一一吻合，都覺得神奇不測！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商瞿善卜的名聲，鬧得婦孺咸知，當作神人看待，其實他的論事，無非根據易理罷了！一班無知愚民，就不免妄加附會。這都是已往之事，我也不必細表；再說當下商瞿將曾子引領到自己家中，在書房裏分賓主坐定，商瞿命童子烹茶敬客，一面向曾子說道：「子與我們一碰已多天不見了，你一晌好啊？但是我今天看你的容色，爲何很覺不豫啊？畢竟心中有些甚麼隱憂！可以告訴我，知道麼？」曾子聽了，心中暗想道：「到底子木不愧是個機警的人，善於察言觀色；但人子不忍言其親之死，做弟子的人，自然也當該不忍其師之死，那末我心

中之事，卻不容直告無隱，究竟應該用何說以回答他呢！繼又想道：子木是聰明人，此事正可以不必直告，只消隱約相示，他自會知道的。於是便說道：子木啊！你以為夫子近日何如？商瞿道：夫子自回魯之後，修詩書，定禮樂，讚易經，作春秋，欲述先王之道，以傳於後世，現在已差不多先後竣事，惟春秋一書，尚在著作；這些事，子與你是全知道的，為何卻問起我來，莫不是另有甚麼疑慮麼？曾子道：我欲知夫子的精神。商瞿道：子何所見之小也！夫子盡畢生之力，致於聖人之道，雖棲棲惶惶，所如輒左，但寧棄爵祿而不居，對於大道卻未曾因此而稍降；否則以夫子的聲望，又何求而不得，何至到老為世所遺呢？至於夫子之道，縱然今日不見用於時，卻可以傳之萬古而不滅，一遇有道之世，自能大行的。現在各書的著述，就是夫子精神的寄託，故夫子的精神，也就並日月，薄星辰，亘萬古而常存，與天地同其久遠，永永不會磨滅的哩！子須知夫子是一

代的大聖人啊！我們不能拿形骸與常人並論的啊！曾子聽了他這番隱而不露的言辭，心裏怎麼會不明白，便拱手說道：「參謹聞命了！」於是二人又談論了一會，曾子方才欣然告別，取道回家，路上卻又與梁叔魚相遇，不免又寒暄一番，才各分手。原來曾子恰從商瞿家辭出，梁鱣卻正是去往訪商瞿的。原來這梁鱣本是齊國人氏，表字叔魚，孔子當年居於臨淄，他因久慕聲名，才投在門下的。此人生性好遊，不樂仕進，故在齊國的名聲也很好！後來孔子去齊，往各國遊歷，好久不見，及聞孔子由衛返魯的消息，欲去拜謁，又因事不果，一直延擱到現在，方得分身，於是就束裝就道。到了曲阜，見過了孔子，又去拜訪同學諸子，他與商瞿本來也是舊時相識，又有同門之誼，自然不免先去探訪他，其實他探訪商瞿，並不是尋常的通謁，卻另有一件事情要和他商議哩！梁鱣此人，生在富有之家，有吃有喝，不愁甚麼，高興時便遊山玩水，以樂其志，無憂無

慮其樂陶陶，誰都欣羨他的安閒！但是天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情，他處境雖佳，可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自己年紀已在三十以外，膝下猶虛，沒有一男半女，父母在堂，又是抱孫念切，因此他深深引爲遺憾！這的確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啊！他因久知商瞿善於爲人決疑，故特地先造商瞿，將這個問題與他去相商，請他決斷一下，以便有所適從。當下他到了商瞿家中，投刺相訪，商瞿一見是位遠客，不好怠慢，卽忙迎將出來，二人相見，各自拱手行禮，道了久違；然後商瞿將他讓上中堂，分賓主坐定，自有小童送上茶來，商瞿道：「今日不料我子遠來，真令人喜出望外；夫子那邊，想已去過了？」梁鱣道：「正是，謁過了夫子，才到此奉訪的。」二人久闊重逢，少不得互道別後之事，絮絮長談，十分親密。寒暄既畢，梁鱣方才說出一番事情來，叩請商瞿替他決疑籌策，以便得到圓滿的結果。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決疑團叔魚憂子 設奇問徙宅忘妻

話說梁鱣往訪商瞿，大家寒暄了一番，梁鱣方才開言道：子木我往常聽得人家都稱你善卜，並且能爲人決疑擇策，此事果真有的麼？商瞿道：事情是有的，但不敢違理；今子以此相問，敢是有甚麼不愜於我的爲此麼？還望賜教！梁鱣道：我何敢不愜於子，但正有懷疑之事，願就商於我子哩！商瞿道：我們是同門友好，你有甚麼事，儘管說來，我能够解決，總沒有隱瞞的啊！梁鱣道：我來相訪，中途忽遇子與，因想起一件事情來了；子與不是出婦而終身不再娶的人麼？子與的孝，是我所知道的，但子與出婦之故，卻不甚清楚，請以相告！商瞿道：那是因爲蓼蒸不熟啊！梁鱣道：蓼蒸不熟，也犯七出之條麼？商瞿道：此事固不載於七出之條。梁鱣道：然而子與又何故出妻呢？他這種行爲，可以算得守

禮麼？商瞿道：「蔡烝以奉母，婦人有從夫之訓，今不熟以奉姑，是曰慢上，不聽丈夫之言，是失了三從之道，子與因此而出妻，也不能說他不合於禮啊！」梁鱣道：「婦人無子，可合於七出之條麼？」商瞿道：「那是當然的。」梁鱣又正容說道：「然則現在有一個人在這裏，年已三十以外，娶妻數年，無所生育，照此情形，留着呢還是出他？我因此懷疑！願我子爲我決策。」商瞿聽到這裏，心中已自明白，他所問的事情，完全爲着自己，當下就從容答道：「男子三十以外不爲老，娶妻數年不爲久，是當有待，不宜遽出。」梁鱣道：「我從前聽見夫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現在若依了我子的說法，不是兩下矛盾麼？子又何以解之呢？」商瞿道：「我沒說永不當出啊！不過叫你且待；因爲你正在壯年，娶了又不久，安見其永不生育呢？須知人生得子，遲早是不可一例論的。老弟呀！待我來講一件故事給你聽，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說話是不謬了！我與你訂交，不是在齊國的臨淄麼？」

你可知道我那一次所以到臨淄來的緣故？梁鱸答道：那時你既然沒有告訴過我，如今叫我怎麼會知道呢？商瞿含笑說道：不瞞老弟說，也就爲了子嗣問題，才避到齊國來的啊！梁鱸道：你的話越說越奇，真使人如墮五里霧中，無從測摸了！爲了子嗣之事，正該在家內謀解決的方法，爲何反路遠迢迢的避往他國呢？商瞿道：你且少安毋躁，讓我慢慢講來。那一年我正是三十八歲，娶妻已足足的十二年了，無奈他不肯生育，一男半女都沒有；做父母的人，替兒子娶了媳婦之後，抱孫之心是最爲深切的，我家二老，自然也是如此。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後年，終是沒有個影響，直望了十二年，依舊空空無有；至此，家母已焦急到忍耐不住了，便決定替我另行娶妻。我恐怕越禮犯分的事幹不得，母命又是違抗不得，弄得十分爲難，不得已去求教於夫子；夫子說道：這算甚麼一回事，同樣一根籐上的瓜，一棵樹上的果，成熟還有遲早，何況是人呢？你切

不可以另娶，你若恐違母命，我正要派人往齊國去，你就借此一行，便可避免了！我便回家拜別母親，說是奉了夫子之命，要往齊國去公幹，我母正預備給我另娶之事，聽了我將遠行，又如何肯放，一定要留住我！我說夫子有教育之恩於我，他偶有差遣，如何好意思回頭哩！母親沒法，便親自去見夫子，將前事細說一番，請夫子另派他人前往，一定要留下我來，夫子向家母說道：你不必憂慮子嗣的啊！瞿今年三十八歲，雖然結褵十二年，尙未生子；但依我看來，他並不是無後之人，待過了四十以外，宜有丈夫子五人哩！若過四十無子，再另娶，那時也不爲過遲啊！家母因夫子是當今聖人，既然他在如此說法，決不會有所錯誤的，當下就將另娶之事攔起，對於我赴齊國之行，也不再阻止。於是我就去魯而至齊，那就是你我二人訂交的那一年了！我在齊國與你相處的時候，大概有一年多罷，待我回國，已是三十九歲了，其時夫子恰是遊歷

各邦，止於衛國。到了次年，夫子所說的話，果然應驗了，荆人果真生了一個男孩子。家母見久不生育的人，忽然生了一雄，自然歡喜萬分，另娶之議，也就從此打消。從這一年起，說也奇怪！荆人竟是三年產兩頭，直到現在，整整的生了五個男孩子，這真深感夫子之教；要不然夫婦乖離，即使另娶，也未必能如此圓滿哩！故凡事不可性急，尤其是子嗣之事，更不可急求，水到渠成，切不可違犯自然之理的。叔魚啊！你的未得子嗣是我所知道的，今天如此大款段的設問，一定是有出妻之意，你我同門，又何苦多所隱瞞呢？梁鱸欠身致歉道：子木兄畢竟明察秋毫，小弟的設問，正是爲着自己之事，出妻雖有此意，卻又委決不下，故請我兄釋疑！商瞿道：既然如此，我就老實對你講了罷；我年三十八而無子，母親欲爲另娶，夫子尚且以爲未晚，不可遽絕結髮之婦；然而老弟今年，還不滿三十八歲，娶婦也未滿十二年之久，因目前無子，昧然遽絕結髮之妻，

與我當年的情況，兩兩相較，此事的行得行不得，你自己也不難明白了！還何用我替你決疑呢？梁鱣聽了他這一番話，不覺正容離席，拱手稱謝道：敬聞明教，茅塞頓開，願聽子木之言，等到了不惑的時候，再作計較。子木肯拿真誠的說話對我講，使我免做不道德的事情，那真令人感謝不盡哩！商瞿道：叔魚不必謝我，只你處事謹慎，能够反躬自責，這就不是無後之兆，你記着我的話就是了！當下二人又談了一回別的事情，商瞿因梁鱣是個遠客，時又晌午，便留他便飯，二人久別重逢，自然格外來得親暱。梁鱣聽了商瞿的解勸，竟絕了出妻之念，室家靜好，隔了數年，也居然得着二子，這是後話，我算一言表過，往後去恕不再爲提及了！再說當時哀公在位十多年，魯國雖有三家專政，只因哀公能任用賢能，如子貢、叔孫州仇之類，很能忠心任事，三家又互存顧忌，不敢過於跋扈，季氏又親於孔子，因此到頗有承平氣象。哀公在閒暇之時，或召孔

子入見，或逕造孔子，相與談論上下古今之事，以及堯舜三皇治平之道，到與弟子的執經問業，抱同樣的至誠；孔子本來是誨人不倦的，對於門弟子尙有問必答，有答必詳；現在見哀公，以國君之尊嚴，竟如此不恥下問，自然更來得興奮了！那一天哀公退朝無事，忽想起孔子已有多天不見了，欲待召他入宮講學，又因他年紀已老，來往諸多跋涉，心上有些過意不去，便命駕車，帶了兩個侍衛之人，坐了車輦出宮，直趨孔宅而來。行抵相近之處，孔宅司閭得知消息，便急去報知孔子，孔子聞說哀公駕到，即忙扶杖出迎，行過了君臣之禮，然後速駕入內，在堂上居中設了特座，請哀公坐了，自己便在下首設一偏坐相陪，衆弟子侍立背後。君臣二人，也自不免各致慰問之詞，孔子又說道：「丘不知我君駕臨寒舍，有何事見諭？」丘願聞其說。哀公道：「前天我聽得內侍們說一個笑話，據說從前有一個人，因爲急於搬家，一心一意的拾掇什物，結果卻將妻

子留下，忘記了帶他一同走，這種事情，不知天下果真是有的麼？還是內侍們的胡說啊！孔子聽了此話，欠身說道：這種事情，的確是會有的；但照丘看來，這個人所忘記的，還不算厲害哩！要忘記得厲害的，連自己的身體，也會忘卻哩！哀公道：這又是甚麼講究啊？到要請夫子說個明白呢！孔子說道：我君難道不知夏桀的事情麼？丘請爲我君述之：夏桀在當年，身爲天子，貴也貴到極點了，四海之內，都是他所有的土地，富也富到極點了；但他的富貴，並不是自己所致，乃是祖上留傳下來的啊！照理他就該行仁義之道於天下，依着祖上的典法，以保此富貴，使之永久。不料他卻忘了聖祖之道，破壞他的典法，廢除他世祀，這已經忘了本源。他所講求的，便是聲色和酒食，廣選美女，供他的淫樂，搜羅珍味，供他的口腹，酒色是耽，不顧利害。在當時朝廷上也未必沒有忠直之臣，加以諫阻，就逢彼之怒，遷摘殺戮，以至於弄得一班忠直之臣，都緘口不言。

於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就有一班諂諛之臣，非但不加勸阻，反從而附益之，想出種種方法去博他的歡心，興土木，增賦斂，勞民傷財，在所不顧。夏桀只管取樂，對於民間一切，全不放在心上，他還以為自己是無上之尊，人家都奈何他不得；可是百姓受了他的虐政，在積威之下，固然敢怒而不敢言，那口怨氣，積久愈深，終而至於一發不可遏止。卒至天下的人民，共同起來，誅戮了無道之桀，而有其天下，這才是連本身都忘卻的啊！倘使不然，又何至於亡國呢？我君頃間所說的那個人，不過因搬家之故，忘卻了妻子，與丘所講的事，兩兩相較，那搬家者的所遺忘的，正是細流末節，不足深責呢！當下哀公聽了孔子的一席答語，便斂容說道：「由此看來，可見為君上的不易了！如夏桀的為人呢，咎實自取，但當時所謂忠直之臣，在先不能導其為善，及至其君為惡，才加諫阻，這也未必能逃於罪罷！」孔子又說出一番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讀詩經惕然如懼 對君問暢論不祥

話說魯哀公聽孔子講夏桀忘身之事，便說道：夏桀的滅亡呢！固屬是咎由自取，但當時所謂忠君愛國之臣，事前不能導君於善，及至人君爲不善方才諫阻，已是嫌遲，何況又不能終爲諍諫，一見人君不聽忠諫，都逃罪不言，這也未免失卻人臣之道罷，寡人以爲是不容辭其咎的。孔子正容答道：我君之言固屬是責備賢者之道，但人臣非不欲忠事其君，君既不能用，而奸佞又滿朝，所以君子本明哲保身之旨，就不得不逃讒而去了！丘從前讀詩經，到正月六章，未嘗不惕然知懼！那些不達的君子，處世是十分危險的啊！他的行事，如從了君上之意，依了世俗之見，那末大道就因之而廢，如其違反了君上，離絕了世俗，那末大道雖不至於遽廢，可是己身的危險，又是十分迫切的。時不興

善，已獨由之，那就叫非妖即妄了！故賢能的人，既不過於天，恐怕是不能終命的啊！龍逢比干，這兩個人，可以算賢達之士了，但所遇的君上，卻是桀與紂，桀紂之世，非興善之時，他們二人卻偏要從興善上幹去，這就是不遇於天，故龍逢終被夏桀所殺，比干終被商紂所殺，不得終命，正是這一類啊！故詩經上說：「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躋。」這就是上下畏罪，無所自容的意思啊！我君能够對於此事深加體察，就可知爲人臣的不易了。哀公欠身說道：「謹聞夫子教言，寡人知所自勉了！但還須請教夫子，賢君治國之道，究竟以何事爲先？」孔子微笑道：「這件事呢！在昔仲由也如此問過，丘當時回答他道：「賢君的治國，雖則其道多端，但最緊要的，莫過於尊賢而賤不肖。仲由聽了我的話，有些不信，又問道：「我聽見人家說過，晉國的中行氏，可以算得尊賢而賤不肖的了，爲甚麼他的覆亡，很爲迅速，這又是甚麼意思呢？」仲由因中行氏而疑

及我的話，這也難怪他的，但他究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哩！哀公驢言道：仲由所問於夫子的話，也正是寡人所疑惑的啊，敢問如何卻說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呢？孔子答道：中行氏的尊賢賤不肖，爲各國所共知，在他也並不是沽名釣譽的虛僞作爲；不過名與實，須相輔而行，方才能成事，若是徒有虛名，不切實際，那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中行氏非但沒有得到尊賢賤不肖的益處，他的敗亡，還是由此自召的哩！須知他雖尊賢賤不肖的心思，意在尊賢而不能引賢人君子而爲己用，意在賤不肖，卻不能擯破不肖小人使遠已而去，這是他一個最大的缺點，也就是致亡之道；那一班賢人君子，見他表面雖尊敬親愛，終沒有引用之意，心中對他自然不免發生怨望，結果還是離之而去；那一班不肖小人，知他心中已經厭惡而賤視自己，就不免生了仇視之意，但在位不去，弄權愈甚；如此一來，怨仇並存於國，中行氏因有了尊賢賤不肖的名

聲，反弄得君子和小人，都變成敵視起來；怨仇並存於國，已足以致覆亡之禍，何況鄰國又構兵於郊外呢？如此一來，中行氏雖欲不亡，又怎的能够呢？有這幾種原因，丘才說仲由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故賢君治國，雖以尊賢賤不肖爲先着，但尊賢要能够引用賢人君子；賤不肖要能够掃除不肖小人；所謂進賢必衆，除惡務盡，那才有治平之望！否則徒擁五字虛名，有不像中行氏那般自取覆亡，我卻是不能信的。我君誠有望治之心，就當該留心及此，那末魯國現在之政雖不專，照此做去，將來一定有極大希望的啊。哀公聽了這一番話，避席拱手道：寡人謹聞夫子之教了，敢不以此自勵！但寡人今日之來，原不爲此，竟於意外聆夫子這一席話，實是萬分欣慰！這正種麥得黍了！孔子問道：然則我君枉駕，既不爲徙宅忘妻之事而來，必然另有他事，下問於丘，請明白見告。哀公道：我前次聽得季氏說過，東益的房屋，很是不祥，有害於公室，夫子

是博物君子，熟知一切，故敢請教，究竟東益到底是否不祥的呢？還是季氏的話，不足深信？還望夫子一言，以釋寡人之疑。孔子聞言，含笑答道：東益的不祥，我卻不知道啊！照我說來，不祥共有五事，東益卻是不在其內的。哀公道：那末，究竟是那裏五種呢？孔子答道：一個人不思上進，專門幹那損人利己的事情，行爲不正，這是身之不祥。一家人家，棄置老年的，不知敬孝，專門瞻愛幼弱，違背人倫，這是家之不祥。一國之中，放棄了賢人不用，反將重任委於小人之手，倒行逆施，這是國之不祥。鄉里之間，年老的人，不知教導子弟，年幼的人，不知從父兄去求學，上廢下荒，這是風俗的不祥。四境之內，有了聖人，不知重用，使他蟄伏無聞，反使愚魯之人，擅大權，秉國政，黑白混淆，這是天下的不祥。丘所知的不祥，只有此五事，東益卻是不在其內的啊！哀公道：然則季氏之言，不是信的了！孔子答道：東益之宅，何與於此，祥與不祥，亦惟在人；並且不僅東益

如此，即天下亦莫不如此。有道的人居之，雖原來不祥的，也會變祥；無道的人居之，雖原來祥的，也會變不祥；天下有道，就是不祥的事物，也一般是祥瑞；天下無道，就是祥瑞的事物，也一般的不祥。丘但願我君問有道與無道，不必問東益的祥與不祥。哀公撫掌稱善，當下便興辭而出，登車自回宮中不提。單說孔子送過哀公之後，回到中堂坐定，叔仲會侍側，向孔子問道：夫子之年逾七十，國君就而相問，這是古禮所當然的麼？孔子答道：從前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是天下的上王啊，雖所貴的不同，所尚卻是一般，沒有遺年的；年齒的貴於天下，爲時已很久的了！次於事親。故在朝廷上爵位相同的，以年長者爲尊，年至七十，即可扶杖入朝，國君有問，須先設下席次，使他就坐然後發問。年至八十，就不仕於朝，國君朝有事相問，卻須就而問之了。今丘年逾七十，卻又是不仕的閒人，國

君就而相問，雖係踰格，但因不仕的緣故而就問，也不能說是不合古禮啊。叔仲會又問道：今日哀公枉駕就問，其志在於東益的祥與不祥，而就決於夫子，卻不即問東益，而反先設徙宅忘妻之問，又是甚麼緣故呢？孔子答道：這恐怕是哀公欲徙東益之宅，而忘記他的不祥罷？叔仲會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但徙宅而忘他的不祥，那末不過是遺忘，東益的不祥，卻依舊是不祥啊；現在夫子善譬曲喻，不以東益爲不祥，而另舉五件不祥以相示，使人君知不祥之事在於彼而不在於東益，非但能够絕哀公徙宅之心，而保東益，並且釋哀公不祥之疑，夫子誠有功於魯的了！孔子笑道：祥瑞與不祥，原無一定的，但也與人事互有感應，並非完全託空，須知冲和之氣，足以致祥，乖戾之氣，就足以致不祥，這是由人事所召的。同一宅地，善人居住就祥，惡人居住就不祥，也是這個緣故。故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的事情發現，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端發現，這只

要觀列朝的興亡，便可以知道了。叔仲會欣然而退，將今天夫子所說的話，一記錄了下來，以便傳後。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最新編印
寫文言信百法
一册 洋裝 實售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

▲▲最新編印
寫白話信百法
一册 洋裝 實售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

書信為社交中之利器，格式詞句，偶一舛誤，便貽譏笑。上列二書，將寫文言信白話信之各種筆法百餘條，一一列出，文言信中且詳加說明和註釋，白話信中更附有標點符號之用法等。誠社交之南針，人人所宜備者也。

第九十九回 狩西郊君臣盡樂 見死麟聖賢道窮

話說光陰易過，倏忽之間，哀公在位，已經十有四年，幸喜國內平安豐稔，四鄰和睦，相安無事，百姓樂業。這年孟冬之月，哀公便定了吉日，西狩於野。這狩獵一件事，在當時是十分鄭重的，視爲國家大典，與郊天差不多隆重的。上自國君，下至微官末秩，都須一體參加，故當下大小百官，都忙着籌備盛典，到了那一天吉日良辰，五更時候，衆官已齊集於朝，哀公升坐受朝之後，便帶領衆官出宮登車，文武百官，乘車的乘車，騎馬的騎馬，前後擁護着，弓上弦，刀出鞘，干戈耀日，劍戟森嚴，一路上魚貫似出了西關，直往郊外而去。到了山野之處，哀公便命停了車騎，親率文武到森林茂草之中去，覓取野獸圍獵。遊騎四出，各縱弓矢，哀公手執弓矢，正在尋覓，忽見深林叢中，突然有一隻梅花鹿奔

出，掠身而過，其行如飛，哀公一見，如何肯平空放過，便縱馬追逐，引滿弓絃，覘得親切，聽的就是——箭，正是弓開如滿月，箭發若流星，弓絃響處，那枝箭已貫於鹿，一頭梅花鹿，已應聲倒在地，自有邏卒將鹿擡到哀公面前，羣臣見了，都前來稱賀哀公的武德，三軍們也自歡聲雷動。當下又各四下去覓取野獸，自辰至未，哀公便傳命停獵，大小百官，都將所獵得的野獸，到哀公馬前獻獲，獐麋鹿兔之屬，無所不有，而且爲數極多，哀公大喜，正待回車，忽見叔孫氏奔到馬前，向哀公行禮說道：「臣獵於山麓，忽見一隻異獸，出於林中，奔走極迅，非麋，非鹿，毛爛而角晶，發矢再三，都不能命中，幸而臣的駕車之士子鉏商，他力強而善走，臣因此獸大異，期在必獲，故即命子鉏商往捕，果然被他追着，將異獸砍斷了一足，始得捕獲。敬以獻於左右！」說罷，那車士子鉏商已背了異獸，獻於哀公馬前。哀公與羣臣仔細看時，只見那隻異獸，形狀大致像鹿，但比較大。

些，他的尾巴像牛，蹄又像馬，頭上長着一隻肉角，光亮滑潤，不同凡獸；背部的毛，都作掌大的旋輪，五彩繽紛，色澤鮮明；腹部的毛作淡黃色，沒有旋輪，分披左右，也極光緻，又有些像獅子。哀公看了，也不能舉其名，以問羣臣，也都不知所對。哀公道：「此獸若是活捉了來，養在苑囿之中，到很好玩！可惜如今已折足而死了。」季孫氏說道：「這種不常見的東西，突然出現，大概是不祥的罷，我主切不可帶回朝去，不如就棄在西郊，免致災禍。」子貢從旁插言道：「現在此物既不能舉其名，是否不祥，也無從斷定，不如暫放在此地，回朝之後，使人往告夫子，問個明白，如果真是不祥的，就棄而不取，要是祥瑞的，再行取他回朝，也不遲哩。」哀公稱善道：「子貢的說話有理啊，孔子是博物君子，無所不知，若去問他，定有分曉。」於是便將異獸安置西郊，一方便率衆回朝，大讌羣臣，讌畢，又將所得的野獸，依照官職大小，分別給與，然後命叔孫氏以全鹿賜於孔子，兼問異獸

的名稱與祥否？叔孫氏請子貢同行，見過孔子，送了鹿，叔孫氏方才開言道：今日哀公狩獵於西郊之野，我獵得一頭異獸，似麋而有角，毛色燦爛，不知究係何物，季氏恐其不祥，故言於哀公，故暫時放置於西郊之野，命我來請問夫子，畢竟此獸何名，是否不祥？孔子聞言，面現驚疑之色，良久方才說道：此獸丘既未目見，無從測知其名，更不知主何吉凶，須得親眼見了，方能斷定。於是便吩咐駕車，與叔孫氏及子貢同出西關，往觀異獸。不消片刻，到了異獸放置的地方，孔子下車將異獸一看，不覺失驚！暗然說道：咦！這是麒麟啊！爲何卻在此時出現呢？爲甚麼在此時出現呢？我道大約就此而窮了麼？叔孫氏一聽異獸是麒麟，明知是祥瑞之物，不覺欣然色喜！急命從人將死麟擡上自己車中，與孔子拱別，徑自回朝見哀公覆命，我且不敢表。單說孔子一見了死麟之後，心中十分感傷，不覺把衣袖掩面涕泣。子貢即將他扶上了車，一同回家，子貢見了此

等情形，心中兀自不大明白，因為自己隨侍夫子有年，從來不曾見過他的涕泣；就是當年顏淵死了，也只說是天喪予，子路死了，也只說是天祝予；現在見了一隻死麟，反說是我道窮矣，這真令人不解了！麒麟這東西，不是祥瑞之獸麼？他既出現，正宜歡喜，又為何反感傷泣下呢？只是在路上，不便多問，直到家中坐定，孔子卻又長嘆道：『我道窮矣！』子貢乘機問道：賜聞麟是仁獸，正是祥瑞之兆，夫子今天見了，竟至於泣下，這又是甚麼緣故呢？孔子答道：賜啊！你如何不想啊，麟固然是仁獸，然而他的出現，一定是明王在位，以示祥瑞於世，故帝堯的時代，麒麟遊於郊外，百姓知其為祥，不忍傷其生；周朝的將興，鳳鳴於岐山，萬民以為瑞，爭着圖他的形，麒麟也一度見於野；故此等物，必須遇到聖明之世，方才出現，不遇明王在位，就隱匿不見，因此自堯舜以至於今日，麒麟的出現，共只兩次。這一次的出現，卻是反常之事，因為現在並沒有明王在

位啊！出現不以其時，宜乎要折足而死於奴隸人之手了！叫我如何不因之而感傷呢？子貢道：夫子因獲麟而自怨道窮，又是何故呢？孔子嘆息道：丘猶麟啊！麟的出現，因不遇明王而遭害，丘的生世，也不得遇到明王，這我道的所以不能行於世，而終至於窮哩！言下不勝哀感！子貢道：夫子之道，宏大極了，故世莫能行，但目前雖然如此，久後必有行夫子之道的，傳之千秋萬禩，大道不替，夫子又何苦如此感傷呢？孔子終覺不豫，子貢告辭而出。當日無話，過了數天，孔子便召集了一班在魯門人，向他們說道：麟以出非其時而見害，丘因以知我道的終窮，我的著作，也可以從此絕筆了！好得所修訂的幾種書，早已完成，只有春秋一書，自平王東遷記起，直到現在，二百餘年的大事，也可算列舉無遺，雖則往後去的事情，正多如牛毛，那記述的責任，只好付與諸子了，我以獲麟爲絕筆之期，就算將此書結束，我的道終不行於當世，惟有希望後世有明王

出來，以行我的道，拿來傳於久遠的了！我自從二十歲以後，爲了欲行我之道，不辭跋涉風塵，奔走列國，無奈也正如這被害的麒麟一般，不遇聖明之世。強欲出現，非但不遇知遇的人，反被人所詆毀！故初次見厄於匡人，幾乎因貌似陽虎而遇危；次則在宋遇桓魋，嫉忌於我，又險遭伐樹之災；後適衛過蒲邑，又被公叔氏所困，亦係無妄之災；後又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幾乎成爲餓殍；回魯之後，往說盜跖，又逢彼之怒，暴性發作，幾乎喪了生命。凡此種種，都是諸子所共知的。丘的所以如此不避危難，正欲得事明君以行我道；無如舉世滔滔，人不我知；正如麒麟的不見知於魯人一般，幸而退隱得早，未危及身，比了死麟，已倖得多了。諸子對於出處之事，最須謹慎，還望你們大家能繼我之志，光大我道，使能永傳於世。丘就可無遺恨了！一班弟子，自然同聲應諾，孔子便將他所有的著作，交給衆弟子，命他們各自去傳抄，庶可各藏

一部，以免將來年久散失。因爲當時還是漆簡時代，沒有刷印之法，欲成一書，很不容易，一有遺失，就無從補苴了，諸弟子都受命而散。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明清
兩代

軼聞大觀

本書歷敘明清兩代之朝野軼聞，上面宮闈祕史，下面草野遺聞，莫不紀載，事事有根據，非嚮壁虛構者可比，係李定夷先生傑作。

全書二冊 廉售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第一百回 子貢聞歌喆人其萎 聖人辭世說部終篇

話說孔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絕筆，故春秋一書，起自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中間所記之事，共有二百四十二年，真是一部洋洋巨著，在當初漆簡時代，成此巨著，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啊！當下將修訂過的詩書禮易以及春秋孝經等書，分別交給衆弟子，命他們各自去傳抄了，加意保存，留傳後世，以免亡失；將來原本交由子思收藏，這也是孔子心思周密遠到，加人一等，故直到現在，做書的還能讀到聖經賢傳哩！倘使此等著作，傳抄不廣，當時又無刷印之本，一到了秦始皇時候，他聽信了李斯之言，盡焚天下之書，這一把無情孽火，豈不將聖經賢傳，燒個一乾二淨，如何還能夠傳到現在呢？只因當時因傳抄之本，各處都有收藏着，始皇雖下焚書坑儒之令，中原地大，一時究竟

燒不完許多，故儒生就不免祕密收藏起來，後世才得流傳哩！這是後事，我不必細表。再說孔子安排過了這一樁大事，心中才覺釋然，終日便清閒無事。那一班門弟子，見他老人家如此情形，明知不久人世的表徵，心裏都覺得非常難過，似乎師弟之間，從此相聚的日子，一天少似一天了，於是除了遠居異地的，無法聚首外，就近的如子貢、商瞿、叔仲會、子夏等一班及門弟子，每日必到孔子跟前，盤桓不去。孔子也深知他們的用意，心中也很感激他們的至誠，因此來往頻仍，到頗不寂寞。有一天子貢退朝之後，並不回家，一徑來看孔子；時光甚早，故門弟子還沒人到來哩！子貢一脚跨進大門，只聽得歌聲起處，他便停了脚步，側耳靜聽，細辨聲音，知是孔子。再聽他那歌辭道：「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喾人其萎乎？」子貢循聲看去，只見孔子負手曳杖，一邊歌，一邊走入內堂，當戶而坐，子貢聽了那幾句歌辭，明知不祥，便長嘆而言道：「泰山如其

是崩頹了，教我還敬仰些甚麼？梁木如其是毀壞了，叫我還何所靠託？喆人如其是萎化了，叫我又何所取法呢？今何夫子作如此的歌辭，大約是將要生病了罷！於是便急趨而入，見了孔子，行過了禮，侍立一旁。孔子一見了子貢，便愀然嘆息道：「賜啊！你爲何來得這樣遲呢？我因爲有事情要告訴你，故已等候你好一會了！」子貢道：「賜因朝罷而來，不覺稍遲，有勞夫子久候，罪過得很，但不知夫子有何見教，敢請明示。」孔子道：「我近夜常夢坐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卻還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我呢！是殷人啊！現在明王不興，天下又誰能宗我呢？夢境如此，我大概是將要死了！」子貢道：「夫子之道，聖人的大道啊，今世不行，後世也必有宗法的；夢寐之事，如何好作真？」夫子年雖老，精神還未衰哩，何至於遽棄賜等而去呢？」孔子默然不語，那時公西赤言偃等一班門弟子，也陸續到來，孔子又不免將

上述之事，向大家訴說一番，衆弟子自然加以譬慰！可是孔子自從這一天起，果然生起病來，臥床不起；衆弟子甚爲憂慮，延醫典藥，忙着調治，各人輪流看護，衣不解帶，如同侍嚴父一般。但是孔子一則年紀已老，經不起病魔的磨折；二來早年周遊歷國，受盡風霜勞苦，晚年又從事於著作，精力耗損過甚，故不病則已，一生了病，就再沒有回生之望。當時任那一班門弟子如何設法調治，孔子的病，始終沒有起色，藥吃下去，好像澆在石頭上一般，那裏有絲毫影響，弄得衆門人束手無策，惟有相對太息流涕罷了！孔子一病，直到第七天上，病勢突然加重，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牙關緊閉，連藥也灌不下了，大家知已無望，便準備身後之事，孔子果然就在那一天旁晚下世了！其時是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年七十有三歲。哀公聞知孔子去世，便爲誄文弔他道：「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子貢道：「公大約不沒於魯國罷！夫子曾經說過：『禮失則昏，名失則僇。』」
昏，失所爲僇。」夫子生的時候，國君不能大用，以行他聖明之道，如今死了，卻來誅他，這已經是非禮的了；誅中自稱余一人，也不是合名分的，因爲余一人是天子自稱之語，魯係諸侯之邦，不應有此稱謂，這是國君兩個失誤啊！孔子歿後，衆門人集議之下，便公推公西赤主殯葬之事，因爲子華此人，在孔門衆弟子中，最嫻賓主葬祭之儀，推他主辦此事，定能勝任無失。公西赤乃噲以疎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窆，設披，從周；設崇，從殷；綢練設施，從夏；兼用三王之禮。這所以尊師道，守古制啊！衆門人對於子華的此番措置，都很滿意，以爲非如此不足表彰夫子的令德，而盡弟子的微意。可是殮事已定了規章，自有人分頭去備辦，但衆弟子對於服制一事，又發生了疑問，究竟應當如何替夫子成

服，大家又不免加以討論。子貢道：「賜記得當年夫子因喪了顏回，如同喪了自己的兒子而無服；後來喪了子路，也是如此的，夫子喪了弟子，既然如喪己子而無服，現在我們喪了夫子，也就該如喪嚴父而無服，不知衆位的意下如何？」一班門人，聽他說得有理，自然都無異議，依了子貢的說話而行。於是弟子都穿了弔而加麻。各事既議定之後，便依時成殮，一切都依古禮。既殮之後，弟子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說道：「入宜經是可以的，若出而經，未免不經？」子游說道：「這卻不然，從前我聽得夫子說過的：『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於是大家都從子游的說數。孔子葬於魯國城北泗水之上，入地不及泉，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一衆門弟子，都宿守墓上，行心喪之禮，守了三年，期滿之後，方才決別，又舉行哭奠，盡哀而散；只有子貢宿於墓上，六年後才他去。自此以後，弟子及魯人移居在孔子墓旁的，共有一百餘家，此

地就改稱爲孔里。太史公會說：天下的君王，以及賢人，當世固然榮華，死後就一了百了；孔子布衣，傳了十餘世，學者宗法他，自天子王侯以下，中國講六藝的，都折於夫子，可以算至聖的了！孔子子孫，以後也代有封典，祀奉不替，時人都尊孔聖，不敢言他的名諱。及至唐朝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及門諸弟子，都追贈公侯伯等名號。宋朝大中祥符元年，加謚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大德十年，加謚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從祀諸賢，舊時所封的爵號都罷去。清朝順治二年，定文廟謚號，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到順治十四年，又改稱至聖先師孔子。至今仍延此稱謂，並未更改。至於孔氏子孫，在漢元帝時，孔霸封褒成君。平帝又封孔均爲褒成侯。魏文帝封孔羨爲宗聖侯。晉武帝改封孔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孝文帝封孔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爲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封

孔德倫爲褒聖侯。玄宗封他的兒子爲文宣公。宋仁宗改封爲衍聖公。以後歷元明清以及民國初年，凡孔子祀奉的嫡裔，都延稱爲衍聖公。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孔德成始免去衍聖公的名號，改稱爲奉祀官。至此我書就告一結束，請將唐玄宗詠孔子的一首五言律詩錄下，以當尾聲。詩曰：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接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笑話
千種
滑稽
魂

本書係李定夷先生所輯，歷敘無數滑稽之事，文筆簡潔，立意新穎，驟讀之可以使人捧腹，細味之有諷果回甘之妙，

▲全書二册 廉售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才子尺牘
四種

金聖嘆尺牘一册……廉售大洋八分

唐伯虎尺牘一册……廉售大洋八分

祝枝山尺牘一册……廉售大洋八分

鄭板橋尺牘一册……廉售大洋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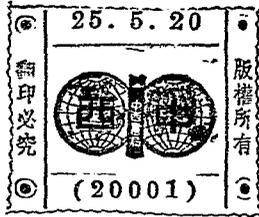
(寄費 每册 一分)

金唐祝鄭，四才子之名，為天下所共知，其生平所作詩文，固多佳趣，而其與朋儕往來之書札，則更有可觀，所惜不易見其真本，本局不惜重金，於私家購得，依照原版印刷，廉價發行，俾廣流傳，亦足以存四才子手蹟之不朽也。

▲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

本局最近出版版廉價發行

▲李笠翁閨房祕術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描金鳳全傳	售洋二角四分
▲李笠翁行樂祕術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雙珠鳳全傳	售洋二角四分
▲管理妻子法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玉蜻蜓全傳	售洋一角八分
▲管理丈夫法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落金扇全傳	售洋一角八分
▲(靜宜女士著)御夫術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珍珠塔全傳	售洋一角八分
▲情	售洋一角八分	▲(白話精本)真倭袍全傳	售洋二角四分
▲愛	售洋一角二分	▲(白話精本)玉堂春全傳	售洋八分
▲操縱愛人術一百條	售洋八分	▲(白話精本)西廂記全傳	售洋一角四分
▲選擇愛人術一百條	售洋八分	▲唐伯虎八美團圓傳	售洋一角二分
▲近代戀愛術	售洋一角二分	▲唐祝文周四才子傳	售洋五角六分
▲愛的誘惑	售洋九分	▲華海花本	售洋一角八分
▲戀愛神祕手相學	售洋一角八分	▲賽金花	售洋二角八分
▲靈肉回春祕話	售洋一角八分	▲(胡蝶主演)姊妹花	售洋四角八分
▲偵探福爾摩斯自殺奇案	售洋一角六分	▲(白話精本)四大皇后祕史	售洋四角
▲(哀情小說)沒字碑	售洋八分	▲現代青年戀愛史	售洋一角二分
▲(俠義艷情)絲繡平原記	售洋八分	▲現代青年離婚史	售洋一角二分



至聖
事蹟
孔子
演義

(全四冊)

定價大洋八元正

著	者	虞陽丁寅生
校	閱	者 吳毅夫
出	版	者 大通圖書社
發	行	人 吳雨江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